[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子（穿越前）
- 第一章 多难出走
- 第二章 长生公子
- 第三章 与天争命
- 第四章 迷奸之耻
- 第五章 锦瑟华年
- 第六章 命轮脱轨
- 第七章 逃之夭夭
- 第一章 冤家路窄
- 第二章 青丝曼绾
- 第三章 意外之逢
- 第四章 涟漪初起
- 第五章 盟誓心约
- 第六章 芳尊点选
- 第七章 雾昙验情
- 第八章 天音重逢
- 第九章 魂访解印
- 1人间极品
- 干卿底事
- 第三章 雷雨突至
- 第四章 惊天密谋

楔子（穿越前）

楔子（穿越前）

如果安青洛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妈妈交谈，她一定不会如此匆匆。可是，世事谁也无法预知，世上更没有后悔药。

暑期，这天安青洛刚看完穿越文，抱着布狗狗躺在床上喃喃自语。

“如果我能穿越，我也要穿到女尊国，最好是魂穿，附身到一个美少女身上，不用太美，只要清秀可爱、活泼健康就好；如果我能穿越，一定不要降生到皇家，自古皇家最薄情，皇家的女人命最苦。我只要穿到中等家庭，富足和睦，兄友弟恭，姐妹亲善……”喃喃中，安青洛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青洛！还不起床，不想去旅游了吗？”

妈妈的大吼声使安青洛从床上一跃而起，“啊！对了，今天要参团去黄山旅游！得快点儿出门！”匆匆刷牙洗脸，安青洛冲到厅里抓了个面包拿了瓶牛奶，又一阵风卷进房间，一边穿衣服一边咬面包，得空还喝口牛奶。

五分钟后，安青洛抓起昨天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包冲出门，“妈我走了！”

“小心一点儿，照顾好自己。防晒霜和帽子带了没有？”

“带了带了！”安青洛说着，已经冲下了楼。

如果安青洛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妈妈交谈，她一定不会如此匆匆。可是，世事谁也无法预知，世上更没有后悔药。

第一章 多难出走

第一章 多难出走

花弄影听到那声音心中不禁一颤：真真是诱惑之声啊，悦耳、低沉、磁性却又不可抗拒！她原本一直不敢正视黑袍少年，此时却不由自主转头凝视。

安青洛是被全身性的剧痛疼醒的，疼得她情不自禁地呻吟出来。

当她睁开眼睛，看到破败的草房、粗陋简单的木桌瓦盆，以及抱着她抽泣的布衣荆钗的妇人后，刮骨般的疼痛使她没法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是在做梦。因此，她只能承认，她很幸运又很不幸地穿越了。正郁闷，抱着她的手臂突然收紧，惊喜的尖叫穿透耳膜，安青洛很不争气地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悠悠醒转，有对男女背对着她坐在小木桌边低语，可以听见女子压抑的抽泣声。男子搂着她时不时轻拍安慰，夹着沉沉的叹息。

通过他们的交谈，安青洛知道了这身体的名字叫花弄影，今年五岁。他们正是她的爹娘。

花弄影的穷书生父亲花霖父母早亡，家徒四壁，和当地富商之女尹深秀因缘际会，相恋并私奔到这个小村子。因为不善生计，私奔时携带的一点儿银两首饰渐渐地坐吃山空。花弄影的母亲本就身体不好，怀孕时又与她父亲正在私奔中，早产生下花弄影，花弄影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匮乏。村里郎中一口咬定花弄影绝对活不过明春，若得不到精心调理则随时可能断命。如今尹深秀又怀孕了，生活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花霖书生意气，品性高洁自矜，一向羞于求人。而尹父吝啬爱财，刻薄寡情，尹母软弱胆小，对尹父唯命是从。早在他俩私奔时，暴怒的尹父就宣布与尹深秀断绝父女关系，如今即使向尹家低头乞求，也不可能得到援助。但即使如此，为了花弄影和尹深秀肚中的孩

子，花霖还是想去试一试。尹深秀的哭泣声再也压抑不住，纤柔的身体剧烈颤抖着。

花弄影（安青洛从现在起使用花弄影之名）静静地躺在冷硬的木床上，心中一阵惨笑：难道我穿越到这里，是专门来体验何谓拖累爹娘、何谓病痛疾苦，然后死去的吗?

一串泪珠滑下，花弄影一惊。不能哭，这身体承受不了悲伤。花霖和尹深秀决心向尹家低头，主要就是为了花弄影的病。但既然无论如何都活不长了，不如悄悄离开，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静静死去，免得他们伤心，又可省下一笔药费和口粮。

怎样离开才能让他们放心呢？花弄影看着屋顶飘摇的茅草思索着，连身体的病痛都几乎忘记了。

正想得出神，突然听见一声轻喊，尹深秀和花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床前惊喜地看着她，“小影，你醒了！”欣悦的神情，仿佛看到神仙降临一般。

花弄影看向尹深秀，尹深秀即使粗衣布裙亦不掩清丽姿容。一旁的花霖也微笑着，清秀温文，双眼中有喜色，但更多的是忧郁深愁，一袭青衣旧得几乎看不出原先的颜色。

花弄影努力止住欲夺眶而出的泪，扯着嘴角，尽可能地笑得自然，轻轻唤道：“爹爹！娘亲！”

尹深秀俯下身，轻抚花弄影脸颊，“小影，不疼了吗？头晕不晕？”

花弄影发现两人都紧张地盯着她，心中了然，“不疼了，头也不晕了。爹娘放心！”

花霖和尹深秀听了欢悦地笑起来。

经过十多天的伪装，花弄影已使爹娘相信自己病情大好，不必向尹家求助。她又故作天真地旁敲侧击，查知所处时空是异时空，现在地处大凌国，天庆十一年，龙姓为皇。附近还有几个国家，较大的有

莽突、夜厥、雪冀，但实力都不能与大凌抗衡。不过夜厥刚换了新皇，国力有所增强。

这里的语言与前世汉语相差无几，能听懂，沟通无间！但为什么文字就不一样呢？花弄影坐在花霖身边，笑眯眯地看他写字，头上却黑线一根根。

花霖一边讲，时而用树枝在地上划下几笔，一边温和地抚摸着花弄影的头，笑道："小影听得懂吗？"

花弄影听音强记，转换为汉字储存在头脑里。她露出甜笑笑容撒娇道："小影喜欢听爹爹讲啦，只要爹爹讲的都好听！"接着又道，"小影还要看爹爹玩木头啦！"

花霖笑着抱起花弄影，"好呀，我们一起去找块木头。这次我们雕个什么呢？"

小小的院子里堆满了造型各异的木雕制品，以及废弃的木块、木屑，连门口、街道上都是。花弄影咯咯笑着，走得摇摇晃晃，小手到处乱指，"金子！银子！好多哦！"

花霖笑着摇头，"傻孩子，这要真能变成金银，爹爹就打个跟小影一样儿高的小人儿给你玩。"

花弄影嘟起嘴，"真的嘛，不信爹爹拿到镇上去问。而且，一个月只能去一次，一次只能带一个金银宝宝去，要不其他金银宝宝就会变瘦哦。"

花霖笑着看她，满眼都是掩不住的疑惑和不解。花弄影在心里叹了口气。唉，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

妇人温柔的声音带着笑意响起："小影，什么是金银宝宝啊？"

花弄影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娘亲?"

尹深秀笑着将花弄影抱进怀里。转瞬间，尹深秀脸上笑意全消，脸色大变，"小影小影！你没事吧？为什么脸色这么……这么……"

花弄影扯出个虚弱的笑容，实在是太疼了，只怕这笑比哭还难看。"娘亲抱得太紧了，小影好难过。"

尹深秀连忙松开手，花弄影一下子瘫软在地上。在黑暗袭来前，她仿佛听见自己在说："娘亲，好困哦，我要睡……"

原来自己还活着。当花弄影醒来时，这是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她看着窗外冷冷的弯月，身上的疼痛使得她浑身抽搐，冷汗不停。她努力挪下床，这费了她不少力气。

来到小院里，花弄影借着月光找了根枯树枝。在小院的空旷处，她写了几行字："此女有缘，带走学艺。艺成当归，切勿牵记！"想了想，还是不留名讳了，更显玄虚。而且，想留也不会了，她只学会了这几个字。花弄影抓了一把木屑把那几行字圈起来，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出了那个形同于无的院门。

再见了，这个世界的爹娘，但愿我走后你们能生活得幸福些，还有我那尚未出生的弟弟或妹妹！

院外不远处的一户邻家，果然如预料的一般，门口停着一辆驴车，车上载着若干布匹、衣料及绣品。花弄影早已注意过，每隔十天半月，都有小贩来村里收购妇女织的布匹及绣品。收齐后，这个小贩就会找这个邻家主人灌黄汤，第二天才赶着驴儿晃晃悠悠半睡半醒地起程。她白天就听到了小贩那很有特色的鸭公嗓，现在那带篷驴车也一如以往停在老地方。

花弄影挪动身体，踏着堆砌的废弃木块无比艰辛地爬上驴车，钻进了驴车上的布堆里。为了顺利爬上这辆车，她让花霖捡了多少木疙瘩木材玩啊。在这过程中，花弄影也发现了花霖的树雕绝技，为以后贴补家用开辟了光明大道，就不知道书虫听懂她的暗示没有。

还是这里暖和舒服啊，花弄影抱着一匹布无声感叹。初秋的天气，已颇有几分凉意，对花弄影脆弱的身体更是难言的折磨。家里那四面透风的草屋、又薄又硬的破棉被常使她想作诗："茅屋非不幸，夜半数星星。狂风起时好，屋里不用扫。屋外雨倾盆，屋里盆接稳。秋冬富时节，布衾冷似铁。"

颠簸颠簸，摇晃摇晃。花弄影睁开蒙眬的睡眼呆愣了好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向车外张望。看日已近午，已经离小村很远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在什么时候下车合适？小贩很可能要停车吃午饭了，假如被发现就大大不妙了。要知道，这小贩常来村里，多半曾见过她及爹娘，到时入山学艺的谎言便会不攻自破。

眼看经过一片树林，花弄影咬咬牙，在身上裹了两匹柔软的布，缩起头脚，滚下了车。余势未歇，又在道边草丛里滚了好一段距离才停下。

驴车渐渐远去，花弄影趴在软软的草丛里不想动弹，也无力动弹。

好……饿……啊。昨晚因昏迷没吃，今天早上也没吃。一饿，不但疼痛更尖锐，明明肚子空空，却酸水上涌，一阵阵恶心欲呕，而脑中仿佛灌了铅，沉甸甸。痛苦到极点，花弄影不由得委屈地哭了。（以前可是不敢哭的，怕花霖和尹深秀担心，也怕这身体吃不消。要死也得死远些，不能让爹娘伤心。）

正泪流满面之际，似乎听到有什么声音，花弄影擦擦眼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抬眼望去，道上有半截黑塔踉跄而来，一手抓着个酒葫芦，时而仰头一口，一手在身上抓挠。花弄影本想求救，看这情形，又犹豫了。

但那酒鬼已经发现她了。他呆呆地看了花弄影一会儿，擦擦眼睛，又盯着她。花弄影心想，不好，难道他也认识这个身体？却见那酒鬼扔了酒葫芦，咧开大嘴嬉笑着一摇三晃地走来，“小小美人儿，跟大……大爷儿乐乐……”

花弄影一愣，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看着酒鬼。

酒鬼嘿嘿笑着，一边走一边脱着身上的衣服。酒气夹着体臭扑鼻而来，熏得花弄影头晕目眩当即跌坐在地。酒鬼已经来到面前，大嘴

流涎，黄牙参差，一边解身上仅剩的裤子，一边盯着花弄影怪笑，“小小美人儿……嘿嘿……”

这时花弄影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童癖，变态！在酒鬼的裤子滑到地上时，花弄影顺利地胸口一窒，眼前一黑，人事不知。不幸中之大幸！

为什么我还没死？重醒来，花弄影郁闷。这时，她发现抱着自己的那个男人服饰仍是这个世界的，但不是酒鬼恋童癖。这个男人相形之下要瘦小一些，但一样的体味恶臭令人反胃。正难受着，男人腾出一只手，擤了把鼻涕，狠狠甩在地上，然后在她身上擦了擦，又抱住她。再也忍不住了！酸水上涌，花弄影吐得泪流不止，咳嗽不止。

男人放下她，看着她手足无措，“你，你怎么了？”

花弄影看看他，长相普通，丢人堆里就找不到了，但也不是多奸邪的人。衣服也普通，怀里揣着两匹布，正是她从驴车上带下来的。从男人断断续续的嘟哝中，花弄影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大概她突然昏厥吓到了酒鬼，而且皮肤青里泛紫，酒鬼以为她死了，狂奔乱叫着逃走了。路过的此人觉得奇怪，过去察看，发现了花弄影。刚开始他也吓了一跳，一探鼻息，发现没死，就捡下布匹和花弄影盘算着发笔小财。

花弄影等他嘟哝够了，扯扯他衣角，“大叔，我饿了，还有，我要换身干净衣服。”病弱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

男人抱起花弄影，“好，前面不远就有个食摊，吃饱再买身新衣服。娃儿，叫我财叔吧，你的名儿呢？”

“……龙影。”迟疑了下，花弄影还是觉得不要说真名为好，这里离花霖家不知道到底有多远。

“嗯，就叫你小影好了！”财叔道。

在小食摊随便吃了点儿东西，财叔抱起花弄影继续走。一路无事。

天黑时分，到了个名叫简曲的小镇。一到镇上，财叔马上找了个成衣铺给花弄影买了套新衣服换上，然后带她去投客栈。吃完梳洗过后，财叔打量着花弄影，乐得眼睛都眯成缝了，“嘿嘿，换了新衣服，看起来果然值钱多了！至少五十个银英！我发财了！”

花弄影抿抿嘴，原来打这个主意，难怪那么好说话。“财叔，小影最少也值五金英，低于这个价钱不要卖。”出得起五金英买人的人家，肯定非富即贵，就算命不久长，能活得舒服点儿也好，死也要死得体面些。

财叔惊讶地看着花弄影，“五金英？！”五金英够普通人家生活一辈子了！

花弄影郑重道：“财叔，小影值这个价。”不值也得值。咦，门外好像有人走过？

财叔看着她不说话，半信半疑。

花弄影打了个哈欠，不理他，自行钻进被窝。虽然一路上都是财叔抱着走，但这个身体弱得很，还是感觉相当疲累。

然而当她再睁眼，看见的却是墨蓝夜空里弯弯的新月，而且，忽近忽远。花弄影被掳了！有人抱着她敏捷地腾跃。花弄影在心里哀叹命运多舛，决定一切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于是，她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当花弄影睡醒时，发现自己坐在车里。这车一看就是有档次的，宽大、舒适，跑起来快且平稳。车的主人很小心地在车里铺了厚实的褥子，给花弄影盖了床柔软暖和的被子，所以她才舒服地安睡到现在。不冷了，又睡得好，花弄影自觉身体状况比起平日颇有改善。

爬坐起来，正想张口，车帘被掀开，一个大胡子在车前扭头朝她笑，宽胖的身体几乎挡住了整个车门，所以花弄影只觉得他的脸很大。脸上胡子很茂盛，几乎覆盖了他的三分之二脸庞，很难找到眉毛鼻子眼睛。嘴巴倒是没问题，他正在笑，所以两排闪亮的牙齿周围是嘴唇。

“胡子大叔，我饿了。”睡得好，花弄影的声音恢复了几分力气。

“好！小姑娘好！不怕俺！”大胡子乐不可支。他这一笑就完全找不到眼睛了！大胡子的大手伸进车厢里一阵翻找，拿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若干糕饼点心，还有几个果子。“先将就吃吧。嘿嘿，俺知道你叫小影，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啥好吃的都有！”

“是，小影知道了。”花弄影乖巧地点点头。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花弄影专心地吃着，不理大胡子的絮叨，只大约知道他准备带她回去献给某贵人，到时若被赏识莫忘记多为他说好话之类。不过，他们等得到她长大吗？只怕是镜花水月罢了。

大胡子赶着车一路向北，日行夜宿。十几天后，近午时分，他们到了一个颇繁华的城镇。

车停在一家极富丽豪奢的酒楼前下。大胡子抱花弄影下车，得意地道：“这可是城里最大的酒楼，俺以前也没来过，今儿心情好，带小影尝尝鲜。”

一楼看起来普通些，大胡子抱着花弄影直上二楼。“小二！好酒来一斤，白饭三大碗，随便来几个菜！快快快！老子吃完还要赶路！再来碗肉粥，熬透些！”

楼上有几桌已经坐了些人，皆衣饰华贵，或气度不凡，猛听大胡子粗声大气，都微皱眉。

花弄影眼睛滴溜一转，落在靠窗一桌。

这一桌佳肴满桌，却只有一个黑袍少年坐着独酌。楼上锦衣人虽多，但与少年一比都显得庸俗不堪。些许阳光透窗洒入，少年白玉般的肌肤映着漆黑的长发犹如透明一般。少年旁边那一桌三人，其中一青衣男子年约二十，长相端正，眉宇间透出勃勃英气，眼睛灼亮；另两人看来身份略低，相貌普通，一副恭谨的样子，好似随从。

正瞧着，小二端着酒菜过来了，“客官，青荷酿一斤，白饭三碗，菜是‘双双翠鹦鹉’、‘白玉红梅香’、‘游龙戏珠’，肉粥稍候即上。”

花弄影攀上桌看了看，‘双双翠鹦鹉’的原料是青菜，‘白玉红梅香’的原料是红椒和豆腐，所谓‘游龙戏珠’的原料是白果和鸡丁。三菜两素一荤，虽是普通材料，但做得却是色香味俱全，摆饰得极美观大方。花弄影本就饿了，再闻着酒菜香气，不禁馋涎欲滴，可惜这身体无福享用。

大胡子大碗喝酒大口吃菜，一边连声夸赞：“好酒！格老子的，不愧是珍味楼，青菜也整得这么好吃！嘿嘿，这原来是鸡肉！”看看花弄影，夹了一块鸡丁，“小影，你也吃些？”

花弄影吞了口口水，摇头，“不要，吃了又会吐的。”

大胡子收回筷子，塞进自己嘴里，“小影好是好，就是比花儿还娇嫩。俺老子活这么大，还没见过小影这般的，什么都吃不得。”

花弄影郁闷地翻个白眼。你当我愿意这样啊？眼珠一转，正碰上黑袍少年点漆般的双眸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花弄影赶紧收回眼神，看着被大胡子风卷残云般迅速消灭的饭菜。

这时小二送上一碗清香扑鼻的肉粥，“客官，菜全部上齐了！”

花弄影拿起小勺浅尝一口，几乎把舌头都吞下去！吃了大半碗，她才慢慢了解肉粥的材?：香菇丁、里脊肉丝、虾干、瑶柱、笋丝等。想不到一碗肉粥的制作也如此精致细腻，难怪这般美味。

吃得干干净净，只差没把碗舔两遍，花弄影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小勺。她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胡子大叔，你确定你的银子够吗？”

大胡子瞪着眼看她，“放心，俺身上还有一个银英！”拍拍桌子，“小二，结账！”

小二端着个铜盘过来，满面堆笑，“客官，承惠两银英三十七铜英。”

“叭嚓！”一声巨响，大胡子坐在地上，椅子英勇就义了，“小，小二，你算错了吧？”

花弄影突然发现，大胡子脸色比平常白皙了不少。

小二面有愠色，“客官，青荷酿一斤两银英，这些酒菜也是常点的，不会算错。如现银不足，本楼也接受各大银庄的通用钱契。”

大胡子在地上呆坐了半晌，讷讷道：“赊账成不成？”

小二顿时变了脸色，“客官，本楼概不赊账，门口告牌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位客官若是来胡闹，可是找错地方了。”掌柜沉着脸从柜台后走出来，一挥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膀大腰圆、肌肉壮实的大汉，沉默地迫近。

花弄影叹了口气，早知此事无法善了，但一会儿大胡子打起来自己别受了池鱼之殃才好。只是如何才能从椅子上下来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转头四望，众人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黑袍少年也只看见他曲线优美的侧面。倒是那眼睛灼亮的青衣男子看了看她，薄唇勾起一抹微笑，原本只是端正的脸生动了许多，显得阳光又帅气。

花弄影极力扯出个可爱的笑容，向青衣男子伸出双手，“大哥哥，抱我下来。”

青衣男子放下酒杯，也没见他动，就已到了眼前，抱起花弄影，“小二，结账！连这桌的酒菜钱一起。”

小二看看青衣男子，又看看大胡子，脸上重新堆满了笑，“这位客官，你可遇到大贵人了！”掌柜算盘噼啪一阵响，小二伸头看了眼，向青衣男子一哈腰，“共承惠十七银英六铜英。”

黑袍少年掏出一块镂着繁复花纹的两寸见方的金色牌子放在桌上。

青衣男子将花弄影塞给一个随从，走到黑袍少年桌边，恭恭敬敬地弯腰施了一礼，捧起金色牌子交给掌柜。掌柜看了一眼，脸色大变，哆嗦着凑近青衣男子低低询问了几句，双手捧着金色牌子满脸喜色地小跑至黑袍少年身边。

黑袍少年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掌柜连忙后退两步，将金色牌子郑重地放在桌上，深深施了一礼，满脸堆欢道：“原来是……公

子。”瞧瞧满桌几乎没动过的菜肴，头上冒出冷汗，“菜肴可是太粗劣了？小的一定重金另行聘请名厨……”

黑袍少年淡淡道：“不必了，勉强过得去。”声音好似无月的暗夜里响起的箫声，悦耳、魅惑却又莫名地令人胆寒。

掌柜的却如同捡到一百金英般乐得眉开眼笑，连连哈腰道：“谢公子夸奖！谢公子夸奖！”

黑袍少年毫不理睬，站起来拂了拂袖，望了青衣男子一眼，翩然下楼。

青衣男子从随从怀里接过花弄影，向掌柜笑道：“肉粥熬得不错。”说完与另外两个随从一起准备离开。

大胡子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去抱花弄影，大嘴一咧，“嘿嘿，多谢兄弟了！改天……”突然又把嘴闭上，许是想起青衣男子他们一顿饭十几银英，不是自己负担得起的。

青衣男子仿佛没看到大胡子伸出的手，微一侧身便避开了，“不必多礼，我家公子只是觉得这小女娃有点儿意思罢了。”举步下楼，“你也来吧，我家公子有话问你。”

花弄影抿抿嘴，看这情形大胡子是不可能夺回她了，完全居于劣势，于是从善如流地抱住青衣男子的脖子，甜甜道：“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小影哦。”

青衣男子一笑，捏捏她的鼻子，“金嵘，金英的金，峥嵘的嵘。”

花弄影撅撅嘴，“为什么不是融化的融？”

金嵘笑，“为什么要是融化的融？有什么好？”

花弄影一本正经地道：“用融化的融，大哥哥以后一定能在商界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金嵘失笑，“真的吗？”

花弄影小下巴一抬，“那当然了！要想宝树开花，需听金融说话！”

跟在后面的两个随从哈哈地笑出来。金嵘也笑得双眼弯弯，“小影真会说话！”

两随从也报了名字，一个叫秦树，一个叫朱林。

大胡子一直被无视，不忿道：“喂，俺也有名字啊，咋没人问俺呢？”

秦树不耐烦地道：“你叫啥名字关我们屁事啊？！吵什么！”

大胡子喜道：“哎，你咋知俺叫官毕世？”

花弄影一时没忍住，笑喷。这下可惨了，不知牵扯到哪里，一阵钻心的疼，花弄影张了张口，没能发出声音，再次晕了。嘲笑别人会遭天罚，这回该信了吧。

她再醒来时，已经到了城外一处小树林。大胡子报了名字后，金嵘抱着花弄影狂抖，明亮的眼睛成了两弯弧线。秦树、朱林也极力才忍住。

黑袍少年淡淡道：“嵘儿。”

金嵘身体一震，“是！师父。”强止住了笑意。

花弄影的注意力顿时转移，一手指着黑袍少年，不可置信地盯着金嵘，“他是你师父？！”

金嵘连忙握住她的手拉回来，“是，公子是我的授业恩师。”

花弄影呆了一会儿，道：“你多大年纪？”

金嵘笑道：“今?二十有二。”

花弄影趴在金嵘耳边悄声问道：“那他呢？”

“师父的事我不能告诉你，小影若真想知道，需得亲自问我师父。”金嵘低笑。花弄影撇撇嘴，可也实在没胆量去问黑袍少年。

大胡子平日的大嗓门低了八度，“公子有什么事想问俺的尽管问，俺虽然是粗人，但也知道知恩图报。”

黑袍少年道：“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官毕世，你从哪儿拐来的这个女孩？”

花弄影听到那声音心中不禁一颤：真真是诱惑之声啊，悦耳、低沉、磁性却又不可抗拒！她原本一直不敢正视黑袍少年，此时却不由自主转头凝视。

修长的双眉斜飞入鬓，镶嵌在光洁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犹如刀刻，下面是如花瓣一样柔嫩鲜润的红唇，唇形美好，引人遐思。肌肤从面庞到握着青尊酒斛的手都白皙如玉，无可挑剔！一身的黑袍更映衬得他如玉雕一般美得匪夷所思。初秋的阳光透过叶隙斑驳地洒在他身上，却反被他夺了光芒。若不看他的眼睛，他美得宛如神仙！他的眼睛非不美，正相反，狭长的丹凤眼流光溢彩，天上最亮的星星在它面前也黯淡无光。然而，这样一双美眸嵌在那美丽的脸上，却诡异地组合出无限邪魅妖媚的风情，由神仙之姿幻化为妖魔之惑！

忽然呼吸困难，花弄影被迫回复清醒。一瞧，金嵘笑嘻嘻地捏着她鼻子，不由得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双手抱着他的手掌拉开。此时，大胡子正在说："……经过简曲镇时，看到一个普通男子抱着小影，两人长相一看就不像一家人，刚好跟俺投了同一家客栈。晚上俺到门口偷听，正听到那人要把小影卖了。小影不但不哭闹，还说她最少值五金英，低于这价钱不要卖。俺从没见过这么水灵聪明又大胆的女娃儿，寻思着把她带回去献给主子，一定能打赏不少。于是，当夜俺就潜进去把小影抱出来了。"

花弄影疑惑地自语："大胡子可真老实，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金嵘笑道："我还没见过在我师父面前不老实的人呢。"刮了一下花弄影的小鼻子，"就连你这五六岁的小女娃，看到我师父不一样被迷住了？"

花弄影张口结舌，很不服气却又无法反驳。黑袍少年虽然美得惊人，但他的妖娆邪魅只是对女子而言，不会有正常男子把他误作女子而起遐思。可事实上，大胡子在黑袍少年面前确实老实得不行，她正亲眼目睹。忽然，花弄影心中升起一个恐怖的想法：大胡子难道竟

是“那种人”？花弄影幻想了一下，不由得呻吟出声，酸水上涌，吐了金嵘一身。

“怎么突然就吐了？”金嵘苦笑着把花弄影放下，蹲下来一手轻柔拍抚着她后背，一手把被她吐脏的外衣扯了下来。

花弄影又吐了会儿才止住，站起身喘气。金嵘用脱下的外衣给她擦了擦，重又抱起。

黑袍少年对大胡子道：“你当一直都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见过小影和我们，转身直接回去吧。”

大胡子应了声是，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跑了。

金嵘叫了声：“师父！”

黑袍少年看看他们及吐脏的衣服，皱了皱眉，转过脸，“秦树，去买两床被褥，选柔软轻暖些的，再给小影选些轻柔保暖的衣服。朱林，打些水来让他们好好洗洗。”两人应声离去。

花弄影努努嘴，看他一脸厌恶的样子就知他有洁癖。

“叫什么名字？”冷冷的声音响起。

“啊？”花弄影眨眨眼，“小影啊，你不是知道吗？”见黑袍少年脸色沉了下来，赶紧赔笑道，“花，安，安青影！我叫安青影啦，冬至时满五岁。”心里不无恶意地小声嘟哝，“光问别人，你呢？不说以后就叫你小黑，哼。”

“小黑？”黑袍少年一脸冰霜地盯着她。

花弄影头嗡的一声响，天，难不成她竟不止在心里嘀咕，而是真说出来了？此时，她除了傻笑无计可施。

幸好黑袍少年只是用目光凌迟了她一会儿也就罢了，“你叫安青影？安乃雪冀国姓。除非你是雪冀皇室，否则不可能姓安。或者，你在撒谎？”

花弄影头大了一圈，没想到安姓在这个世界如此特殊。但话已出口，而且看他脸色，如果她敢说她在撒谎，一定吃不了兜着走，只好

硬着头皮赖到底了。“我没撒谎。不过我真不知道什么雪冀皇室之类的，我爹娘都是普通人。”

沉默对视了一阵，黑袍少年道：“安这个姓太引人注目了，以后你改叫雪影吧。”

“血影？我才不要！叫洛影还差不多，洛河的洛。”

黑袍少年拿着酒盏轻轻敲着车辕，注视花弄影良久，终于松了口：“好，洛影。”

洛影（花弄影从现在起用洛影之名）松了口气，笑起来。要从他那儿争取到这个小权利可真不容易。

“我姓步，步天音，平步青云的步，天赐佳音的天音。”黑袍少年遥望着远处，自斟自饮，似乎只是自言自语。

洛影笑了笑，娇嫩嫩地叫了声：“哦，是步叔叔啊！”步天音和抱着她的金嵘都同时抖了一下。

“你叫我公子就好了。”步天音修眉微蹙。

说话间，秦树、朱林各扛着什么巨大物什飞掠而来。到得近前一看，秦树的是两床锦被、两条毛褥子，另有一大包衣物。朱林则更夸张，居然是两大桶水，每个桶直径都有一米左右，而且水还是热气腾腾的！

“公子，要把这些被褥衣物放上车吗？还是另寻辆马车来？”秦树一手托着那两?被褥，另一手的一根手指抛着那一大包衣物玩耍。

步天音略一沉思，无奈地叹口气跳下车，“就这辆吧。一会儿你驾车，直接回庄。”

秦树微有诧异，但他知道主人脾性，没敢问。

朱林则利落地把水桶放在地上，向金嵘和洛影一笑，“嵘爷，小影，可以洗了。”边说边拿了床布，一端系在一棵树上，绕过那两个木桶，把另一端也系在一棵树上，便成了个露天澡堂。

洗洗搓搓，搓搓洗洗。洛影被金嵘翻过来倒过去像洗公仔一样上上下下洗了个干净，连头发都散开来揉了一遍。

最后朱林用毛巾迅速擦干了她，很快给她穿好衣服，又用一件雪白的小毛皮外套把她包起来丢上了马车。

货币兑换关系：1金英=100银英 1银英=100铜英 1铜英=100铁英

1铁英相当于现代的1角钱 1铜英相当于现代的10元钱

1银英相当于现代的100元 1金英相当于现代的10万元

另有，铜元子（10铁英）、银元子（10铜英）、金元子（10银英），铜角子（25铁英）、银角子（25铜英）、金角子（25银英）。

第二章 长生公子

第二章 长生公子

但洛影知道，步天音说的都是真的，比珍珠还真。他或许不是好人，但却不是伪君子。

洛影在毛褥上滚了两圈，好不容易挣脱了小毛皮外套，爬坐起来，一抬眼就看到了步天音，于是成了化石。因为，步天音竟然看着她，微微笑了。

金色的阳光温柔地投射在他身上，白玉般的脸颊娇嫩透明，吹弹可破。不笑时明明一副冷冷的样子，却又有妖魔般的邪美风情，一笑起来偏偏如天使般纯真无邪。

“起不来？”带笑意的声音，如箫一般悦耳，接着身体一轻，被抱进温暖的怀里。那双手又把小毛皮外套裹在她身上，“天将日暮，寒气渐重，小影刚洗浴完，可别着凉了。”那声音温柔得洛影几乎怀疑，这真是那个冷冷的步天音吗？

“嵘儿，你也坐进来，以后秦树驾车。”

金嵘答应了声，飞进车厢。车帘放下，秦树长鞭一挥，车渐渐跑起来。朱林骑马在侧，另带着一匹马。

“小影在想什么？”魅惑的声音在耳畔低语。

洛影吓了一跳，转头，正看见步天音如黑夜般美丽深邃的目光近在唇边。于是，她反射性地亲了他一下。结果，下一刻就被丢了开去。眼看要撞上车壁，千钧一发之时，被拉住了。金嵘抱住她，吁了口气，“忘记告诉你了，师父最讨厌别人碰他了。”

洛影转头，果然看见步天音一副恶心想吐的样子正在擦被她亲到的地方。洛影怒了，“既然讨厌被碰到，为什么抱我？”

金嵘笑道：“师父只是讨厌别人主动碰他，可不是讨厌碰别人。”

洛影无语，这是什么逻辑！

“但也不是任何人师父都愿意接近的，因为不讨厌小影，才会救你呀，会抱你就更难得了，呵呵。”金嵘摸摸她的头发，头发还有些湿，于是拿过一块干布帮她轻轻擦拭，“不过，即使这样，小影还是不能主动靠近和接触师父的身体，否则……”金嵘用手轻轻在洛影颈上一斩，“小影要是没了，嵘哥哥可是会伤心的。”

洛影看看步天音，他又恢复成平时那冷冷的样子了，神仙的姿态，妖魔的风情。

“嵘儿，恐怕你很快就要伤心了。”

“为什么？”金嵘诧异道。

“小影的身体不是一般的差。五脏六腑无一不虚，无一不损，先天不足，后天不继，本元极度虚弱。现在几乎任何药物对她而言都是剧毒，正常人的进补药食如人参、灵芝等物她吃了也只会更快死去，甚至许多美味膳食，对她也是催命符。”步天音歪在软榻上，手臂枕着头，斜睨洛影，幽深的丹凤眼里透出恶意的兴奋。偏偏即使如此，仍是风情无限，诱惑十足。

洛影咬牙切齿，“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把我从大胡子那里抢来？如果我马上就要死了，你要我又有什么用？”

步天音侧头看她，“你知道我救你的目的？”

洛影撇撇嘴，“算救吗？就算是吧。目的大概和大胡子差不多。”

步天音淡淡道：“不错。我既然救你，当然会想法让你活下去，只是，并无十足把握。”

金嵘喜道：“师父有办法救小影吗？”

步天音道：“你忘了师父的名号吗？”

金嵘恍悟，“长生诀！”

洛影扯扯金嵘衣袖，“他的名号是什么？”

金嵘捏捏她的脸，“师父现在被称为‘长生公子’，不过江湖上知道的人并不多，倒是早年名满江湖。若是武林中人知道‘长生公子’就是师父，怕又会不安宁了。”

洛影正想再追问，步天音冷冷的声音喝了声“嵘儿”。金嵘立时住了嘴。洛影知道其中必有蹊跷，但现在并不是知道的时候，便主动转移话题：“因为修炼长生诀，所以便叫‘长生公子’吗？”

“并不全是如此。不过，或许长生诀能帮助你活下去。”步天音闭上眼睛，“长生诀最大的作用便是修心养生，益体健身，能从本质上修复你快要油尽灯枯的身体。长生诀必须长期修炼才有效。但你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呢？寒冷、酷热都是你的生死难关。”步天音睁开眼睛，捡起榻上一根掉落的发丝，拉紧，“你的身体脆弱得就像这根随时都会断掉的发丝。”看着洛影，步天音面上露出戏谑的笑容，哧的一声，发丝断了。松开手，发丝飘飘摇摇落下。

金嵘抱着洛影，呆若木鸡。步天音缓缓合上双眼，再不理他们。

“小影别担心，小心些就没关系了。”金嵘轻轻拍抚着她的后背，安慰道。

洛影一笑，道：“嵘哥哥有什么名号吗？”

金嵘冲她眨眼，“当然有了，大大有名！”

“是什么？”

“‘青衣魔眼’。”

“‘青衣魔眼’？”洛影看看他身着的青衣，再看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叫‘魔眼’？嵘哥哥的眼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无论是谁，只要嵘哥哥看过一次，无论他如何变装，嵘哥哥都能认出。”

“哇，嵘哥哥好厉害！”

金嵘看她一脸兴奋，心想终究?小孩子，很容易就哄过去了。

但洛影知道，步天音说的都是真的，比珍珠还真。他或许不是好人，但却不是伪君子。

洛影转头看向侧躺在软榻上的步天音，长眉如黛画，卷翘浓密的睫毛在白玉般的脸颊上投下纤长的倒影，鼻如玉柱，唇如施脂，漆黑的长发或散落在身旁榻上，与身上的黑袍浑然一体。或许，因为他无

与伦比的美貌，大家希望他长生不老，永远愉悦大家的眼睛，所以称呼他“长生公子”？胡思乱想着，洛影迷迷糊糊沉入了梦乡。

嗯？脖子痒痒。沉睡中的洛影像乌龟一样缩了缩脖子，把身体向被窝里钻了钻，继续睡。咦？脸痒痒。闭着眼睛用手挠了挠，继续睡。啊？耳朵痒痒。洛影晃晃脑袋，伸出双手捂住耳朵，继续睡。隐隐约约有轻笑低语的声音，但这不影响她的好眠，洛影始终睡得像头猪一样。

鼻子痒痒。洛影皱皱鼻子，把头转到一边，继续睡。唔？还痒，痒得更厉害了！洛影翻个身，使劲摇摇脑袋，把头一低，将鼻子藏到了被子里。但有人硬是把她的头从被子里拉出来，洛影微皱起眉，有些不乐，却依然沉睡。可是鼻子痒得不行，终于打了个大喷嚏，醒了。揉揉惺忪的眼睛，洛影像只小狗一样爬起来，朦朦胧胧地呆看着两个笑得发抖的家伙，脑袋仍处在混沌状态。

“小影，来，嵘哥哥给你梳头。”一双手把她抱过去，抚着她的头发，轻轻梳理。洛影半眯着眼睛打哈欠，还没清醒。

“嵘儿，我来。”一个如箫声般好听的声音说，如玉的手伸过来。

洛影看了看那美丽的手，顿时清醒了，“我要嵘哥哥帮我梳！”

那双玉手僵在那儿，稍停，仍把她抱了过去，“嵘儿给小影穿衣服。”梳子轻轻滑过头发，温柔的手如微风般抚过。洛影知道他的心情很好，把她当作一件很好的玩具。这几天来，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起初都是金嵘给她梳头、换衣服、洗澡，甚至陪她去大小便，渐渐洛影也就习惯了这个“保姆”。但步天音看着看着就来了兴趣，有时也要给她梳头、换衣服或抱她玩。

最恶劣的莫过于——洛影好不容易挣扎着自己站起来了，正开心，步天音偏偏伸出玉指对她额头轻轻一戳，然后笑嘻嘻地看着洛影扑通坐倒在毛褥子上。虽然车里到处都垫着厚厚的毛褥子，旁边还有软绵绵的被子及软枕，绝对摔不疼，但那口气怎么咽得下！洛影怒，再爬起来，他又戳倒。火大！她再爬起来，他再戳倒！是可忍，孰不

可忍！再爬起来，当那白玉般的手指不出所料又戳来时，洛影先转脸避过，然后双手攀住那手臂，一口咬上去。没咬着。洛影抬脸恶狠狠瞪着步天音乐不可支的笑颜，恨得牙痒痒，第一次发觉那美丽绝伦的脸也有让她看着不舒服的时候。

其他例如故意把她抱坐在高处，不放她下来；又如她想拿什么东西，他便抓着举高，看她扑来扑去扑不到，乐得眉眼弯弯；再比如，揉她脸，揉成怪模怪样，叫她猪娃娃……不一而足。金嵘在一边也总是看得哈哈大笑。不过，好在他虽不敢阻止步天音欺负她，但也不会助纣为虐，偶尔洛影气急败坏时他还会抱过她哄得她破涕为笑。

不过洛影也渐渐明白了，这步天音，她越是生气他越乐，对付他的最佳方法便是无视他。他再戳倒她，她便不站起来了，坐着玩。

玩什么？当然是翻绳游戏啦。洛影早先和金嵘要了一根彩绳，绳两头系上，环绕在双手间，撑开，然后用自己的双手，或缠或绕，或穿或挑，把缠绕于双手的线绳在手指间绷出各种花样来，如面条、金鱼、吊桥、菊花等等，一个人也玩得乐滋滋。金嵘和步天音好奇地凑到她面前，也看得全神贯注。洛影不理步天音，笑眯眯地教金嵘玩双人翻绳：拉锯扯锯、牛槽变手帕、手帕变青蛙、青蛙变玻璃锤……金嵘总是翻不好，步天音在一边着急，恨不得抢过绳子替他翻。但绳子一到步天音手上，洛影便打个哈欠，开始睡觉，不玩了。看他一脸郁闷的样子，洛影心里那个乐啊。

后来又和金嵘玩了几次翻绳，金嵘的技术不见长进，倒是步天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多没见洛影翻过的花样也能翻出来了。不过，洛影始终是无论金嵘多逊，都耐心指导，无论步天音多厉害都视而不见，贯彻原则，只和金嵘玩。

但金嵘对一根绳子翻来翻去花样百出很快就头疼了，于是洛影也偃旗息鼓，趴在他怀里睡觉，无视步天音在一边灵活地翻着高难度的花样。

步天音一个人翻了一会儿，无人欣赏也觉无趣，把绳子丢在一边，从金嵘怀里抱过洛影报复性地捏揉她的脸。洛影睁开眼睛呆愣了一会儿，看清是步天音，马上向金嵘伸出双手，“嵘哥哥抱！嵘哥哥抱！”车厢狭窄，洛影小身子倾出，一下就够着了金嵘的脖子，于是便成了下半截步天音抱着，上半截却在金嵘怀里的情形。步天音呆了呆，讪讪然放了手。

洛影睡够了，便坐在金嵘怀里欣赏美男。毕竟像步天音这样的美男，别说来这个世界后前所未见，便是原先世界里那些青春偶像天王巨星也没人比得上。虽然碰不得，却看得。洛影眼睛骨碌碌转，用眼神把步天音从上到下吃了一遍。步天音也注意到她“吃人”的目光，看着她勾唇一笑。洛影顿时头晕：这妖魔，对我放电！虽然已经相处多日，渐渐有了抵抗力，但还是险些神魂失守。

“小影，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因为你?看。”

“那怎么不要我抱？”

“只许你碰我，不许我碰你，不公平。”

车厢里一阵沉默。洛影感觉金嵘的胸膛在颤抖。

又过了几日。这天在大酒楼用过早膳，秦树照例赶着车前行，朱林依旧带着匹马在侧。

洛影身上裹着白狐皮小长褛，披散着长发坐在车里让金嵘梳头。经过这段舒适的日子，肌肤的病态青紫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出了。小手胖胖圆圆，白白嫩嫩，也有了淡淡血色，在阳光下甚是可爱。

“好了！”金嵘放下梳子，抱举起洛影，洛影挥舞着小手咯咯笑起来。“小影真漂亮！”金嵘笑着在她脸上亲了下。洛影不甘示弱，也搂着他脖子在他脸上印了个湿湿的吻。两人笑成一团。

忽然洛影身子一轻，转眼间已到了步天音怀里。洛影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向金嵘伸出手，但这次还没来得及叫“嵘哥哥”就被步天音抓回了双手，“以后你也可以碰我，这样行了吧？”

洛影呆了下，没想到他会屈服。她眼睛转了转，仍道：“还是嵘哥哥好，我要嵘哥哥抱。”

“为什么？”步天音的声音里已带了丝不悦。

“嵘哥哥从来不欺负我，你老是欺负我！”洛影控诉。金嵘在一边已笑得打颤。

看看步天音的脸色已有些沉下来，洛影见好就收，“如果你以后不再欺负我，那就要你抱啦！”说着讨好地用小胖手搂住他脖子。刚环上时，洛影想起上次被“飞”出去的情景，心里还有些发怵。幸好步天音说话算话，身子虽僵了下，却没有动。

“师父，徒儿出去透透气。”金嵘好不容易忍住笑说道，一见步天音点头立即飞出车厢，好像火烧屁股似的。

车帘虽垂着，但洛影感觉得到车厢外那三人并不平静。

后来金嵘借口想看风景，再没进车厢，因此给洛影梳头、穿衣服的责任就落到了步天音身上。甚至抱洛影上下车，他也“玩”得似乎很愉快。但晚上睡觉、洗澡、带洛影上茅房的仍是金嵘，以步天音的洁癖，洛影没法想象他会陪别人洗浴，更别提上茅房！

有次洛影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公子介意和别人共用碗筷吗？”步天音斜睨她，一副看白痴的眼神。

秦林在驾驶位上笑道：“公子从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宾果！洛影顿时来了精神，“可是每次去酒楼用餐，那些碗筷……”

不等她说完，骑马在侧的朱林便接口道：“公子用的碗筷都是以前专门定制存放在那里的，只有公子来了才用。便是投宿的客栈里，公子所用的被褥也是专门置备的。”

洛影彻底无语，这家伙真不是一般的变态！怪不得每次用餐，那家伙都是独自一人一桌，房间也是特别的单间。不用说，浴桶便桶肯定也是专用的了。

“小影又在想什么？”一双手把她抱入怀里，在她脸上又是亲又是蹭的。

洛影不答，伸出小胖手狠狠捏他美得人神共愤的脸，只是体虚无力，在步天音看来倒好似在轻摸一般。洛影没捏几下就累了，这身体实在是经不得体力活。懒懒躺在步天音怀里，半眯眼，有些想睡了。

步天音摇摇她，“小影，来玩翻绳好不好？”洛影想翻白眼，这家伙玩不腻啊？

“不好。”看他要翻脸，马上道，“玩别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玩什么？怎么玩？”

洛影拿过一根彩绳，“天音结。”玩你没商量。

“天音结？”步天音眼中有明显的怀疑。

洛影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公子天人之姿，此结便是专门为公子所制。”先前的翻绳看他们完全不曾见过，这一路走来，也没见有类似中国结的绳结流传，那么流传就从我开始吧。

“是吗？”步天音露出几分兴趣和喜色。果然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高帽子人人喜欢戴。

洛影把细长的彩绳摊在垫上，双手翻飞，先编了双联结、双钱结，再迅速编了一个“心结”，形状像颗心，笑嘻嘻提起来，“这是公子的心，可以叫天音心结。”

步天音呆呆地看着他的“心”。估计洛影编得太快了，他还没了解“心”的构成吧。

洛影又用一根彩绳系上那颗“心”，编了个复式吉祥结和蝴蝶结（此蝴蝶结并非一般的蝴蝶结，以盘长结为主体，再以两边耳翼上各编一个双钱结当蝴蝶的翅膀而成，形似展翅欲飞的蝴蝶，也叫蝙蝠结），再用一根绳子系上蝴蝶结，最后编了个双联结做成长长的流苏。洛影把那串结系到步天音的腰带上，戏谑道：“公子可要系好你的

心哦，别弄丢了。”翻个身倒在毛褥上呼呼睡去，真倦了，这小孩子的身体实在太弱了。

步天音撩起那颗“心”摩挲着，若有所思，脸上有淡淡笑意。

这天秦树勒住马，道：“公子，已抵达迷踪山口，是否燃放信号弹让叶管家下山来接？”

步天音抱着熟睡中的洛影跳下车，略微沉思，道：“不用了。嵘儿，你与秦树、朱林返回去把未及巡视的酒楼店铺察看一下，如有状况可自行斟酌解决，回来后再向我禀报。”说罢纵身腾跃而去，留下三人面面相觑。

“公子竟然独自回去了，也没燃放信号弹。”

“师父提前这么多天回来，现下庄里的人必定毫无准备。”

“只能希望小公子今天没有出来玩。”

“放心吧，看师父对小影的样子，或许师父颇喜爱小娃娃也说不定。走吧。”金嵘拍拍秦树、朱林，转身离去。

云雾缭绕的迭幻峰顶，有一片飞檐绿瓦。宅邸门口有块巨石，上面“惊鸿山庄”四字铁画银钩入石三分。一条黑影悄无声息落在石上，只一微纵，如轻烟般飘飞入宅里，没有惊动一人。低头看看怀抱中的小女孩，仍在酣睡，步天音笑了笑，信步向宅中走去，步履轻捷无声。

走过雾迷庭，忽然怀中的小人动了动，醒了。

“叶咏！”步天音轻喊。

“公子！”一个蓝衣人倏忽出现，三十左右，中等身材，有几分清秀，看起来仿佛书生一样斯斯文文，但不知为何显得有些惊慌，“您，您回来了？！为什么不通知小的去迎接您？”

步天音显然也察觉了，冷冷道：“怎么了，庄里有事吗？”抱着洛影继续前行。

“公，公子！您刚回来，不如先到前厅歇歇，喝杯茶，小的吩咐人再把涵墨轩打扫一下……”叶咏更急了，额上似有汗沁出。

“我该怎么做还需你告诉我？”步天音的声音冷如冰块。

“不，公子，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叶咏冷汗涔涔而下。

“谷姨，那边是哪里？”一个童稚清脆的声音响起。

“小音，那儿不能去。”柔媚的女声焦急道。

一个锦衣小男孩出现在花径间，后面一个美丽少妇慌忙上来拉住他。猛见步天音，少妇脸色顿时惨白，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公子恕罪！公子恕罪！”

叶咏也一下子白了脸，跪在地上讷讷不能言，“公子……”

此时洛影却不合时宜地有几分兴奋：耶，又看到美人了！那少妇二十几岁的样子，即使脸色惨白，也楚楚动人，我见犹怜。那小可爱六七岁，眉目如画，面若敷粉，长大一定也是个祸害。咦？怎么越看越眼熟？啊，对了！这小可爱除了眼睛以外，其他都跟那妖魔似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步天音把洛影放下来，声音又冷了几分。

叶咏看看那少妇和孩子，欲言又止。少妇却只是趴在地上颤抖。

小男孩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水灵灵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洛影看了一会儿，冲她甜甜一笑，“你是谁？我叫步恋音，谷姨说，我爹爹是这里的庄主。以后你陪我玩好不好？”见洛影点头，小男孩转身拉住少妇，开心地说，“谷姨，谷姨，有人陪我玩了！谷姨，你为什么跪在地上不起来啊？”

少妇全身抖得跟筛豆子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洛影心里嘀咕：步恋音？庄主的儿子？惊鸿山庄好像只有步天音一个庄主吧？那他，是步天音的孩子？天，步天音看起来最多不过二十岁而已，竟有这么大的孩子了？可是那孩子好像不认识步天音，怎么回事？

“叶咏，你是要我问第二次吗？”步天音从袖里抽出一条银黑色的长索。

“公子息怒，小的全说。”叶咏向后跪爬了两步，一指小男孩，“公子，他是您的亲生骨肉啊。八年前，您从锦都带回倚云楼的花魁，入姬园后排位白露，生下小公子后她就去了。”

步天音冷哼一声，“小公子？谁准你们这样叫这个东西了？她不是已经喝下了红花汤吗？怎么还能生？”

叶咏擦了把冷汗，“小的也不明白。可能，可能白露体质特异或者那药年久失效……”

“纵如你所说，发现有孕时为何不立即除掉？看来你们都没把我放在眼里。”步天音冷笑。

叶咏颤抖着道：“公子恕罪！这孩子毕竟是公子的骨肉，小的，小的实在下不了手……”

“没经我许可生下的只是孽种。”步天音冷冷的目光扫过仍伏在地上发抖的少妇，“一直都是你在照料这东西吗？”

少妇停止了颤抖，抬起头，娇媚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却仍绽放出美丽的笑容，“是的。妾身谷雨，自白露妹妹去世后便悉心养育恋音。纵然公子对白露妹妹从不曾有一丝爱怜，但她却至死也爱着公子啊。她能有幸生下公子的骨肉，姬园数十姐妹，哪个不羡慕？”

嗖！一道黑影飞过，谷雨被卷至空中又重重摔在地上。呼的一声黑影缩回至步天音手中。“你们这些贱人！竟妄想生我的孩子，罪不可恕！”

谷雨倒在地上，嘴角不断有汩汩鲜血流出，挣扎着想爬起来，未果。

“谷姨！谷姨！”步恋音奔到谷雨身边，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是惊慌和恐惧。

谷雨抬手轻抚他的脸，“恋音，好孩子，你不是一直想见爹爹吗？那就是你爹爹，天下最美丽的男子。”

步恋音哭着摇头，“他不是！他好凶，是坏人！”

谷雨摇摇头，“好孩子，不要这样想，他是你娘亲和谷姨最爱的人。”转头看着步天音，露出无限温柔的微笑，“公子，公子……”缓缓合上了美丽的眼睛。

步恋音大哭，摇着谷雨的身体，“谷姨不要睡，快起来，快起来啊！”

嗖——黑影闪过，恋音飞至半空。

“小公子！”叶咏惊呼，身随声动，扑出接住。

“叶咏！你敢违抗我？！”

叶咏放下步恋音，讷讷道：“小的不敢。”在步天音冷冷的眼光注视下，叶咏一步步挪开身子，叹了口气转过身，闭上眼睛。

步天音手微抬，黑索又将甩出。

“不要！”一双小胖手抱住了他的手臂。步天音低头一看，原来是洛影。

洛影直视步天音，“恋音是公子的孩子，公子怎么能杀自己的孩子呢？”

“他不是我的孩子！他只是不该出现的东西！”步天音的目光又冷了几分。

洛影情不禁抖了几下，还是没松手，“这么说公子是不想要他了？”

“当然。”

“好！既然你不要，我要！从现在起他就是我的了！我的人公子你不能杀！”

步天音注视着洛影，冰冷彻骨的眼神使洛影差点儿脱口而出：你要怎么样便怎么样，我不管了！

“你要他做什么？”

洛影暗自吁了口气，“我要他当我的侍童，长大了保护我！”

步天音拂开洛影的手，松开长索，“可以，这东西就归你了。叶咏，明天起给他安排练武功课。”

叶咏应了声“是”，看着洛影的眼神里有惊异和感激。洛影也暗呼侥幸。

“这是小影。叶咏，叫人把掬月斋收拾一下，给她找几个伶俐点儿的丫头。另外，小影身体弱，经不得烦扰，不经许可，任何人不可擅入掬月斋。饮食也须吩咐厨房多加小心。诸事完毕后尽快到涵墨轩来，我还有事交代。”

叶咏连声应了，抱起洛影，牵了步恋音准备走。

“小影，给那东西换个名字。”步天音睨了步恋音一眼皱眉道。

他还真是很讨厌这孩子啊。“好，我的人就跟我的姓，以后他就叫洛秋水。”

几天后的掬月斋。

洛影无聊地倚坐在软榻上。转头看看屋里，琦玉在收拾整理器具，小柔在为她缝制新衣，嬷嬷柳香罗不在，大体是为她的晚膳操心去了。

那天叶咏把她和秋水（此后步恋音改名为洛秋水）送到掬月斋后，秋水没有哭。洛影曾试着和他说话，但他无知无觉，好像只剩下了空壳。洛影自叹命苦，自己也是个命如残烛的小小孩，却还得安慰另一个苦命的小毛孩子。努力打起精神说尽好话，但那小屁孩只是眼睛转了下，似看非看地瞄了她一眼，仍旧面无表情。洛影口干舌燥，筋疲力尽，心想：你不想哭我倒想哭了，臭小鬼！

叶咏安排的丫头还没有来，那小鬼又像块木头人似的，洛影只好自己找水喝。四处看了看，高台上有茶壶和杯子，但自己够不着。寻了把椅子，好不容易推到台边，再爬上椅子，累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歇了好一会儿，洛影伸手去够那茶壶，结果，是空的！在这种严重打击下，洛影哇地哭了出来。正哭得伤心，却听到扑哧一声笑，那真是一个字，怒！扭头一看，竟是秋水！他笑得前仰后合，眼如新月。

洛影呆了呆，看他笑得开心，也笑起来。秋水笑着笑着又哭起来，抱着洛影哭得那叫一个山崩地裂风云变色，把叶咏安排来侍候的

三个丫头一个嬷嬷吓得当即木在那儿成了化石。洛影除了轻轻回抱他外也别无办法。

好不容易渐渐平息下来，秋水抽泣着道：“你还没告诉我名字。”

好像是如此，“我叫洛影。你知道吧，以后你叫洛秋水，跟我一个姓。”

然后，小孩子哭倦了就是睡。

再后来，叶咏来了，告诉秋水从明天开始得去隐香阁习文学武，而洛影也必须到步天音住的涵墨轩学习修炼长生诀。

步天音人虽变态，涵墨轩倒是很有品位，高雅清幽，每样物什都极精致昂贵，却又没有一丝俗气。实在要挑什么毛病的话，只能说，干净整洁到一尘不染，简直不像人住的地方。

长生诀感觉和佛教原理有相通之处。摒弃一切杂念，心境空明澄澈，思想则是一株亭亭而立的莲。温暖的阳光暖暖地照耀，所有病痛在阳光下都化为轻烟袅袅离去。天上甘露轻轻洒下，身如莲花悄然绽放，承接滋润，每一滴雨露均化为生命源泉，流遍身体每一角落，凡流经处，生机盎然，活泼愉快，每一个毛孔都透出喜悦。虽然长生诀的经诀又长又古奥艰深，但是最后经步天音传授，洛影所理解的便是如此。

幸好修炼的姿势并非盘坐，可站可坐，实在不行，还可卧。据步天音所说，一切追求自然愉快，捏诀手姿也不拘一格，只要符合身心如莲的原理即可。只是每天早中晚至少得静心修炼一个时辰，不得缺误，其他则不论。不用说，洛影当然是修炼卧莲了。

步天音安排洛影在一间静室里修炼，自己回书房。洛影起初静不下心，总是胡思乱想，步天音见了，燃了一炉香。香气清淡近乎无味，但不可思议地，洛影心情就此收敛，渐入清境。此后洛影爱上了那种香，每次练功均要步天音燃香，虽然早已不需要燃香也能静心了。

修炼完后，洛影本想去隐香阁看秋水，但被告知，去了只会打扰秋水练武，完不成预定课程秋水是不能回来的，练不好还要受罚。为了他好，洛影只能乖乖回掬月斋等他回来。

想到此，洛影又百无聊赖地叹了口气。

将睡未睡之际，洛影听到负责看门的朵儿清脆的声音："小姐，秋水回来了！"

啪嚓门开，一件物什被推进来。

洛影睁开蒙眬的眼睛，见秋水正呆站在屋中间，明亮的眼睛眨啊眨，不知所措。洛影从榻上爬起来，向他招手，"秋水！"拍拍软榻，示意他坐。秋水略有点儿腼腆地坐下。

"秋水，今天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欺负你？有没有打你？中午都吃什么？累不累？学得懂吗？难不难？"

琦玉抿嘴一乐，"小姐昨天也是这么紧张地问，其实不用担心，叶管家一向很照顾秋水的。"琦玉将榻前小几收拾干净，摆上茶点，"先吃点儿点心垫垫肚子，一会儿就上晚膳了。"

洛影撇撇嘴，"那别人呢？"

小柔道："只要叶管家表明了态度，其他人都不敢怎么样的，小姐就放心吧。"

洛影仔细打量秋水，看他一脸笑意静静坐着，不像有被欺负的样子，便也松了口气。谷雨的死、父亲的残酷在他心中留下的伤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愈合的，只能慢慢等待时间的治疗。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时间无法战胜的。

"小姐，晚膳来了。"朵儿特有的清脆声响起。

嗯，不想了，吃饭最大！

第三章 与天争命

第三章 与天争命

然而，洛影还是没能用上步天音那可贵的专用便桶。因为，步天音才刚抱起她，她就尿出来了！理所当然地尿了步天音一身！

由于无聊，洛影提出识字，谁知步天音竟愿意亲自教授，这真是意外之喜。不说别的，对着这样美丽养眼的人物，学起一向头疼的“外文”痛苦也会减轻不少。他既愿意，何乐而不为?

识字课程安排在早中晚练功之后。秋水早晨出去后，要等晚上才回来用膳，没人陪洛影也甚无趣，索性中午也不回掬月斋了，就赖在涵墨轩。对此，步天音倒也没说什么。这样一来，洛影一天大半时间是在涵墨轩度过的，除练功外都是待在步天音身边。相处时间长了，敬畏渐渐减少，偶尔洛影也试着壮起胆子开开步天音的玩笑。

一次识字学习结束，该练功了，步天音正准备离开外厅回书房，洛影拉住他袖子，“公子，虽然没有拜师，但我们也算有师徒之实，可是每次都是公子看我练功，什么时候也让我看看公子练功？”瞟瞟步天音，见他没动静，心里勇气逐渐消失，气馁道，“说说而已啦，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小影想看，也不是不可以。”就在洛影失望到极点时步天音说话了，声音还颇温和，似乎心情不错。

“啊？真的可以？”洛影惊讶。

“嗯。”步天音俯身抱起洛影，走进他专用的练功室。练功室宽敞明亮，简洁大方，除此之外，就是干净到令人发毛。

室里铺了几块洁白的毛毯，步天音把洛影放在一块毛毯上，自己在另一块上坐下。“时辰差不多了，开始吧。”盘膝而坐，双手交叉，各捏莲花诀，头微垂，闭目不语。

一直以来，洛影暗地里都叫他“妖魔”，因为他的美充满了邪魅和诱惑，就像上天专门派遣来引诱世人堕落的邪恶天使，欣赏的同时，

紧紧关闭心门。但现在，在她面前，如莲般圣洁美丽的人是谁？纵使穿着与平日无异的黑袍，他身上依然散发出纯净无垢、清澈明晰的光辉，如同一株开在现世的墨玉莲花。无论尘世如何污浊，他自亭亭他自洁净。

“小影，你怎么还不开始练功？”步天音并没睁开眼睛，只是启唇轻语。

洛影吓一跳，脱口道：“你怎么知道？”

步天音轻笑，“你的气息起伏不定，缭乱不堪，若是在练功怎会如此？”

洛影不信，轻轻地爬到他身前，抬起头屏息凑到他面前，仔细欣赏。边看她边想：他睫毛这么长，若是偷偷睁开一点儿可不容易看出来。

近，再近，更近一点。洛影几乎将眼睛贴到他脸上。

“小影，不要偷袭我。”

这下可糟了，洛影正半跪着侧头看他有没有睁眼睛，步天音说话时唇几乎擦着她的脸，而且这内容太惊人了！洛影自问心无邪念，但听他这么说不知为何却心虚得很。心虚则气松，一直屏着的气吐出，人也跌下来，趴在步天音身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偷袭！

“小影，你可真调皮!”步天音笑着睁开眼睛抱住她，长长的睫毛扫过她的脸颊。

洛影尴尬地看着他无话可说。

步天音摸摸她的小脸，亲了亲，“好了，好好儿练功去。”一副给小狗喂了骨头的施恩样子。

洛影擦了擦脸，赶快离开。心里那个憋屈啊，要知道她的灵魂可是个双十的少女哦，被个男子怀疑她索吻怎么能不又羞又气？偏偏表面行动确实可疑，只好哑巴吃黄连。郁闷了一会儿，想起这身体才五岁，没什么好计较的。心结打开，舒畅了不少，很快便进入状态，物我两忘，全心全意培植自己的心莲。

步天音看着她微笑，重垂首闭目。

时日推移，已入深秋，寒意加重，处于迭幻峰顶的惊鸿山庄更是如此。洛影穿了厚厚的衣物，仍觉一丝丝凉意透骨，身体渐觉不适。

又过了些时日，天气更冷，洛影的身体愈加承受不住，除了头痛眩晕恶心欲呕，骨中还如有针扎，说不出的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面对着一张美绝人寰的脸心情也好不起来。

“小影，这个是‘忠’字。忠，可以是忠于国家，忠于主人，也可以是忠于感情的意思。”步天音的声音低沉悦耳，但此时听在洛影的耳中，却泛起一阵不快。

忠于感情？这妖魔也知道世上有忠于感情一说？那他又是怎么做的？小小年纪拈花惹草带回大批美女，却又不珍惜，关在姬园里，空费青春。洛影撅着嘴生闷气，根本没听步天音的谆谆教诲。

“小影，小影？”步天音叫了几声洛影都没反应，于是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小脸。

洛影正钻到牛角尖出不来，对步天音的情绪空前恶劣中，被他一拍顿时条件反射地嚷道：“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步天音诧异地看看自己的手，白皙如玉，纤尘不染。再看看洛影嫌恶的眼神，想想她口气中的含义，面色一沉，墨黑的眼睛深邃如幽潭，“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早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不要想蒙混过去。”

洛影冲口而出后立时就后悔了，但现在看步天音的神色已经没有后退余地，身体极度不适也使她的理智完全丧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脏！你一个人霸占着那么多美女，当心遭天谴！要真是喜欢她们也就罢了，不喜欢还留着，还不许她们生孩子，你有没有良心啊？好不容易有了秋水，却想杀了他，你疯了吗？”

步天音冷冷审视着她，淡淡道：“一个人霸占着那么多美女，你以为我想吗？不许她们生孩子，是因为她们没资格生我的孩子。我根本

不想要的孩子，为什么要留着？”伸手捉住洛影的脸，目光更冷，“倒是你，究竟是什么人？”

洛影无力挣扎，胆量却空前壮大。俗话说得好，如果对死亡都已经无所畏惧，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她轻蔑地对上步天音的目光，“我是什么人？我是来自异世的一缕孤魂，附在这身体上。怎么，你要不要把我烧了煮了？不过，用不着你动手了。”惨淡一笑，合上了眼睛。

……

头疼！胸闷！身体疼！咦，死了还有感觉吗？洛影一惊，意识瞬间清醒，眼睛睁开。左右环视一圈，还是在涵墨轩，苦笑：我怎么还没死啊？不但没死，还躺在步天音怀里。现在，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以为自己必死，才无所顾忌口无遮拦地说话，现在真是后悔。不过也没大碍，现在没死，但也离死不远，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步天音曾说，怀疑自己能否度过这个冬天，看来他所料一点儿不差，这银白的雪终将谱成为自己送葬的安魂曲。想着，洛影又欲缓缓合上眼。

“别睡！”有人轻拍脸颊。

洛影本就头痛欲裂，这一拍，简直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不由得恨恨然睁开眼睛，尽己所能狠狠瞪着他。

“先吃点儿东西，你已经昏迷两天了。”淡然的声音。

“朵儿，先给小影喝点儿清汤，喝完停一刻再吃粥，小半碗就好。”步天音一边吩咐一边缓缓把洛影轻移出怀，安置在榻上。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洛影也疼得冷汗直冒。步天音看看洛影，不再言语，转身离去。

朵儿把食盒打开，取出一个青花瓷碗，里面是半碗淡黄色的清清汤水，仍冒着热气，清香扑鼻。把汤放在小几上，朵儿小心翼翼地扶洛影坐起来，端碗喂她喝。

洛影疼得全身不听使唤地颤抖，哪有胃口吃东西。但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她只好闭上眼睛表示。

“小姐，喝点儿吧，为了这碗汤，柳嬷嬷在厨房守了一个时辰呢。不吃点儿东西怎么撑得下去呢？”

我本来就不想再撑了。洛影心想，谁要这么痛苦地活着啊，早一秒死都是幸福的。

“小姐，公子为了救你，两天都没休息了。朵儿知道你很辛苦，但你一定要撑着啊。”

那家伙两天没休息？怎么还干净新鲜得像刚剥壳的鸡蛋似的？不愧是妖魔！

“小姐，公子说，如果你死了，秋水就给你陪葬，因为秋水是小姐的东西……”

洛影倏然睁开眼睛。这妖魔！他是当真的！苦笑。原本想救秋水，现在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她无奈地张开嘴，头疼得好像有小鬼在拉锯子似的。

朵儿见她终于愿意吃了，开心地舀起汤喂下。

每一次吞咽都是揪心的疼。全身的神经都疼得麻木了，根本无暇留意食物的味道。喝完那半碗汤，洛影已泪流满面。

朵儿不再言语了，转身把碗收进食盒，轻轻擦去眼角的泪。回过身来，仍是笑盈盈，“小姐，休息一下再吃粥。”

吃完粥，洛影再没有任何多余的精神与体力思考，直接进入了黑暗中……

好像在混沌中飘浮，啊，现在不疼了，真好。只是很吵，吵什么呢，安静儿点，让我睡一会儿吧，累得很……

“师父！您休息一下吧，徒儿替小影渡气。”

“嵘儿，小影身体太虚，承受不了你的内力，只有长生诀才不会伤害她的身体。”

“可是，师父，天下只有您……”

“不错，这天下，只有我修炼了长生诀。”

……

“公子，小的请了隐医陆大夫前来，让他给小姐看看如何？”

“隐医陆微？他还活着？让他进来吧。”

……

“陆大夫，情况如何？”

“唉，小姐胎里受损，天生体质极弱，另又血气贫虚，风寒入骨，如今病入膏肓，死纹已现，纵集天下灵药也难以救她活命。即使多拖得十天半月，也只是令她多受苦痛而已，不若放她早去为好。”

……

“咦，等等！这位公子，可否让老朽把一下脉？”

……

“公子的体质老朽从不曾见，非凡人之躯。公子可是在修炼长生诀，并已修炼至化境？若如此，再得温玉床为辅，或有万一希望。”

“师父，真如此，到时师父也会元气大损，小影却不一定救得回来，不如放弃算了。这也是小影的命数，非人力所能抗拒。”

“公子，嵘爷所言在理。温玉床是夜厥国宝，如何取得？纵能借得，运到此处也已是夏末，小姐早化为枯骨了！”

“我自有考虑。你们都退下吧。”

……

“与天争命？或许试试也不错。”

痛！洛影皱眉。这是哪里？目光转动间看见一张绝美的脸，似曾相识。嗯，是谁呢？迷糊间又昏昏沉沉陷入黑暗。

载浮载沉间，似乎有人喂食，有时似有暖流从背心流向全身，令身体轻松不少。

再次醒来，看到的还是那张美丽的脸，想了想，啊，对了，是步天音那妖魔！呃，身体怪怪的，除了疼痛，下腹肿胀，啊啊，想上厕

所！洛影张了张口，却发现没能发出声音，急了，再不赶快就尿出来了！

“你想做什么？”步天音看她挤眉弄眼一副着急的样子，问。

啊，对了，这里是说茅房！再喊！终于听到自己蚊蚋般的声音：“……茅房……”

声音虽小，步天音还是明白了，“这里有便桶，我抱你去。”

然而，洛影还是没能用上步天音那可贵的专用便桶。因为，步天音才刚抱起她，她就尿出来了！理所当然地尿了步天音一身！不但他衣服前襟湿透，还有残液顺着他双手往下滴。看着他铁青的脸，洛影尴尬万分，“对不起……”

步天音抱着她颤抖了一阵，好不容易压下摔死她的念头。待心气平息下来，他才道：“也罢，你好多天没洗浴了，正好一起洗洗。”但一看，洛影已经又不知魂飞何处了。他叹了口气，咬牙切齿道，“你如果死了，我定要把你挫骨扬灰！”

“公子，这几日天气大寒，何不生炭火？”

“不行，小影身体受不了炭火热毒。”

“既如此，给小姐多添两条被褥吧。”

“不行，再多小影就无法呼吸了。”

“那，那把窗都关紧吧，这样暖和些。”

“不用了，空气太闷小影也受不住的。”

……

“师父，小影还好吗？换徒儿抱抱吧。”

“不必了，我正以长生诀维持她的生命，只要能度过这个冬天，她就能活下去。”

“师父为何对小影这么执著？她只不过是个捡来的女娃罢了，虽然确实聪明美丽，但也不必如此为她辛苦。”

“嵘儿，我就想看看，这天命究竟能否扭转。若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师父……”

啊，好暖和，好舒服。

洛影欣然睁开眼睛，咦，我怎么能飘？哈，真好玩！啊，我坐在步天音怀里？他在做什么？影洛仰头看去。

步天音像上次在练功房一样盘膝而坐，怀里抱着洛影，双手交叉，各捏莲花诀，垂首闭目。不见一丝妖娆，没有任何邪气，有的只是圣洁与肃穆、宁静与祥和，就像月光下亭亭的莲。

咦？洛影揉揉眼睛，再看。没错！步天音身体深处有一朵巨大的白莲，逐渐盛开，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耳边萦绕着似有似无的音乐声。

屋外，是满月。月华如练。

白莲的花瓣轻颤，满月的精华化为一道道淡金色的光练在屋中旋舞，凝聚，渐成一团金色的光球，把步天音怀中的洛影包裹住。

洛影看着金球，嘻嘻笑，一点儿也不刺眼，感觉非常暖和，舒服，就像在母亲的肚子里一样。

啊，金球缩小了？不对，是进入我身体里了！好热，但却不痛苦，金球慢慢进入了身体，再也看不见了！身体里热流涌动，奔腾不息。唔，好像有什么从身体里冒出来了。白汽，冰凉冰凉的，随着白汽蒸腾，身体里的热流渐缓，最后归于平静。但，无端地，感觉通体舒泰。

洛影想了想，啊，对了，那些白汽应该就是病气，它出来了，所以人就感觉舒服了。嘿嘿，太好了！洛影不禁喜上眉梢。

“小影，你醒了啊。”低沉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洛影一愣，身体一抖。咦？身体没在飘了。唔，身体还是很疼，很沉重，怎么回事？刚刚不是一点儿都不疼了吗？

一双手把她转了个方向，洛影看见了步天音的脸。她有些吃惊，步天音竟然看起来颇有几分憔悴，脸上有明显的疲惫之色，狭长的丹凤眼里有些血丝。

步天音淡淡笑着，“感觉怎么样？刚运功给你驱除了些病气，应该好些了吧？”

洛影突然想起上次醒来时，朵儿说，他两天没休息，那时他仍新鲜干净得像刚剥皮的熟鸡蛋。而现在，却是无法掩饰的疲惫与憔悴。

眼睛有些酸涩，水汽冒出，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

“小影，怎么了？”

洛影抬起脸，注视着步天音，“公子，我一定会活下去的，不只是这个冬天。”

步天音轻轻笑了，“当然。”

这一刻，他的笑容是如此绚烂，能照亮黑暗，轻易敲碎洛影心中对他一直固执的偏见。这美丽，化为永恒的花朵植在她心灵的圣地。无论他有多少的不是，无论他有多少她所不能接受之处，在这一瞬间，都如阳光下的冰雪般消融了。

洛影笑了，是从内心深处绽放出的笑容。

我会活着的，公子，我会让你看到长大后的我。

呜呜呜，好疼啊……从没想到吃也是这么痛苦的事，洛影含泪一口一口咽下朵儿喂的粥。说是粥，其实是粥糊。但即使如此，当它滑过洛影的食道时，仍像刀割一般难受，吞咽时更是令人痛不欲生。

可不可以少吃一点儿啊？洛影泪汪汪地看着朵儿，用眼神哀恳。

朵儿的表情有瞬间的软化，但马上板起脸，“小姐，不吃完是不行的。”

“吃多了会想吐。”洛影低声嘟哝，破碎的声音好像砂纸磨在玻璃上。

“吐了就再吃。”步天音坐在一旁软榻上，悠然喝着茶，手持书卷，眼睛瞄都没瞄她们一眼。

我被骗了！洛影恨恨地想。不过两天，那妖魔就又容光焕发得跟什么似的。自己当时竟然还因他的憔悴而感动，许了活下去的宏愿，现在成了那妖魔压迫自己的最佳借口。

“小姐，吃了才有体力才有精神啊。”

“小影，你原先跟我说了什么来着？”步天音支颐斜睨着她，似笑非笑。

又来了又来了！这几天还没说够？怕了你！

洛影认命地吞下朵儿喂来的所有粥，看到朵儿终于把碗勺收回食盒，感动得想三呼万岁。

精神一放松，就又昏昏沉沉地想睡。步天音抱起她，声音温和地道：“别睡。小影想不想听琴？”

洛影睁开眼睛，“想啊，公子要抚琴？”粗粝的声音好像鞋底磨着沙地。

“不，是霜降。”步天音道，稍停低低叹了口气，“声音毁了。”

一个袅袅婷婷的美人抱琴进来，每一步都如舞蹈一般优美动人。走至步天音前五步左右，美人柳腰一折，施了个礼，好像微风吹过风铃草，“霜降见过公子。公子想听什么曲子？”

步天音抱着洛影，一手轻抵背心，脸都没抬一下，淡淡道：“《春阳融雪》吧。”

美人低声应了“是”，略调试音，纤手一划，潺潺琴音如流水倾泻而出。琴音悠扬，如雪初融，如花初放，草长莺飞，蝶舞翩跹；琴音婉转，如歌如梦，如吟如唱，似豆蔻少女低回间的微笑，若青涩少年初晨里腼腆的牵手；琴音欢畅，如流云轻翔，如明媚阳光，如浅斟轻唱，如尘世芳香。

洛影虽是个音痴，却也听得心旷神怡，意驰魂悦。

一曲终结，霜降抬起螓首，盈盈妙目倾注在步天音身上，那温柔含情的脉脉风姿连洛影都深觉佳人不可辜负。然而步天音却淡淡道：“退下吧。”

霜降微踌躇，终于红着脸道：“公子，晚上可要霜降侍候？”

步天音修眉一皱，冷冷看了她一眼。

霜降苍白了脸低低道：“霜降告退。”匆匆离去，步态凌乱。

“好了，小影这会儿也该消完食了，去洗浴吧。”

“咦，不是前天才洗过吗？”洛影露出哀求的目光。

“昨天已经没洗了，今天一定得好好洗洗。”步天音在她身上嗅嗅，“有味道了。”一脸无法忍受的样子。

你属狗的啊？！洛影气结。不是她讨厌洗浴，而是，对如今的她而言，洗一次澡好比受一次大刑。

涵墨轩内室隔间，里面放着一大桶热气腾腾的水。洛影看着它，满脸恐惧。

步天音笑了笑，把她放在一边椅上，自己先除去衣服。虽然不是第一次看他脱衣服，但洛影还是觉得，看这妖魔脱衣服真是莫大享受，如果她不用下水，她愿意看他脱一百次衣服。有谁能像他那样，脱起衣服来既优雅又充满诱惑，既华丽又性感，兼具王子的高贵与妓女的放荡。哦哦！脱光了，长发也松开了！这妖魔的身材之美不亚于他的脸，长长黑发披泻下来，半遮半露就像月下昙花一样，在这冬季的冷月与雪光映衬下，透出神秘的美感。啊啦，可惜，还没看够，他就跃入浴桶了。洛影轻叹，微有遗憾。

“小影！”听到这声音，洛影情不自禁哆嗦了一下。

果然，步天音在浴桶中向她露出冥王一样的笑容，一招手，洛影便呼一声飞入他手中。为什么我总是成为“馒头”啊？洛影在心中哀泣。

咻，洛影身上的衣服飞回椅上，挂得整整齐齐。洛影咬紧牙关，全神戒备中。下一刻，她被浸入热水中。“啊……”洛影还是发出了凄惨的叫声。没办法，全身皮肤似有万蚁啮咬，内里骨中似有无数钢针向外扎出，欲穿透身体。

好在步天音也知道她的痛苦，双手迅速搓揉遍她全身，又把她的长发松开来洗过。不过眨眼工夫，又把她拎出浴桶，手一招，干巾包住她的身体转一圈，已经擦干，然后又手一招，衣服飞过来，三两下

给她穿戴整齐，丢回椅上。如果不是因为头发还有湿意，洛影会以为刚才她做了个梦。但就这短暂的噩梦也足够她胆寒了。

看步天音躺在浴桶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洛影也很享受，真人现场版美男入浴图耶。不过，时间太久就不美妙了，洛影身体渐渐开始发抖，冷的，也是疼的。

“公子，喂，公子，你没睡着吧？”

“啊，当然。”步天音看看她，站起来，跨出浴桶。

喂喂，这么限制级的场景，不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好不好？洛影赶紧闭上眼睛。

神思昏沉之际，洛影被轻抱起，隐约听见步天音唤仆从进来收拾整理，然后离开了水汽蒸腾的隔间。

回到床上，拥住轻软的被褥，真好，真暖和！洛影下意识地往里面拱了拱。有衣服解下披挂在架上的声音。一会儿，又有人躺上了床，伸手解她的衣服，轻得就像羽毛拂过，几乎感觉不到。再一会儿，她被轻轻抱入怀中，那人的呼吸有如兰的清香，却又透着莫名的诱惑，仿佛曼陀罗般令人迷醉。迷糊间，感觉有手掌轻抵背心，一股暖流缓缓流转全身，身体的刺痛感渐弱，胸口也轻松起来，脑袋上的沙袋像被人取下了。暖流一遍又一遍流过身体，锲而不舍，冷意离去，渐觉好像沐浴在阳光下。

原来冬末的阳光是如此的芬芳又温暖啊。沉睡前洛影的最后一分意识如此道。

冬去春来，天气回暖，在涵墨轩久居三个多月后，洛影终于被步天音扫地出门。

“太好了，小姐！”朵儿欢呼，“终于熬过冬天了。”

“嗯嗯。”洛影喜笑颜开。

叶咏抱着洛影走向掬月斋，“过了这个坎儿，小姐就算从阎王爷那里讨回命了。以后的冬天即使难熬，却有惊无险啊。”

说着就到了掬月斋，嬷嬷柳香罗带着小柔和琦玉含笑站在门口迎接，连秋水都在。

哇，原来柳嬷嬷也是个美女！虽年近三十，但风姿绰约，秀挺婀娜，有如青松翠竹。

“柳嬷嬷，抱！抱！”洛影向柳香罗伸出手，沾沾她的健康清朗也是好的。柳香罗微笑着走近，这时，洛影清晰感觉到，叶咏在颤抖，气息也粗了不少。

怎么回事？洛影狐疑。

柳香罗抱过洛影，向叶咏点头致意，“叶管家这些时日也辛苦了，多亏你找来隐医陆大夫，才寻到方法救回小姐的命。”

叶咏脸上有可疑的红晕，人也不似平常那么镇定，“辛苦的是公子，每天都为小姐运功护持。啊，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说着，一转身就嗖地飞走了。

“叶管家怎么了？慌里慌张的。”琦玉疑惑地道。

大家对视一眼，同感。

回到屋里，秋水便抱着洛影不放。

小柔笑道：“小姐这几个月生病痛苦，秋水也吃不香睡不甜。小姐要还不好，只怕秋水也得病倒了。”

洛影挣扎着想推开秋水，“放手啦，你这么抱着我很难受。”

朵儿笑着过来解围，“秋水，你再抱这么紧，小姐一会儿又晕了可怎么好？”好不容易才把洛影身上的八爪鱼扯开。

小柔笑着道：“秋水啊，小姐长大了就会嫁给别人哦，不可能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为什么小影要嫁给别人？不可以嫁给我吗？”

“哈哈，小傻瓜，你俩都是公子的孩子，小姐当然不可以嫁给你。”

洛影诧异地瞪大眼，“我不是公子的孩子啊。”难道庄里人都误会了？

“啊？”几个丫头同时惊讶喊道。

“你真不是公子的孩子？”柳香罗走过来，盯着洛影，眼中没有一丝笑意，百分百的认真。

洛影心中有一丝疑惑，如实答道：“的确不是。”

柳香罗叹了口气，似是欣慰，又似是失望。

“我一直想知道，他会真心爱的女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柳香罗苦苦一笑，“公子对你超乎常理的好，我以为，你的母亲就是他所爱了，原来却不是。”

洛影脑中隆隆响雷：不会吧不会吧，那妖魔竟然将柳嬷嬷都迷住了？！

看到洛影怪异的眼神，柳香罗了然地笑了，“早听说小姐灵心慧质，敏悟过人，果然不假。今天左右没什么事，不如给大家聊聊过去的旧事。”看看几个小丫头，“也给大家提个醒，不要重蹈我的错误。”

朵儿、琦玉、小柔都围坐过来。

“我可以算是公子收入姬园的第一个女子。”

“啊？”

“你们很惊讶？的确，公子看起来只不过刚及二十，我却已近三十，你们自然感觉怪异。但你们可知，公子十年前就是如今的样貌。”

十二年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绝美的少年，十七八年岁，善言喜笑，华衣美服，神仙般的姿容，妖魔一样的邪魅，人称“玉面天狐”。不久，他便名满江湖，被誉为武林第一美少年。而他，就是如今的“长生公子”步天音。

彼时的江湖，有近一半的年轻女子或明或暗地为他动心，倾慕于他，其中不乏已有婚约或已为人妇的女子。而另外的女子，和几乎所有的江湖男子，提起他都面有憎色，颇不以其为然，更不用说与他结交相伴同游了。

很快，“玉面天狐”便在武林中掀起了滔滔巨浪。武林盟主柳岩的女儿为他毁婚，千里追随，痴心苦恋；武林世家越炼堡堡主的儿媳公

然宣言要与丈夫离异，直言不讳她对“玉面天狐”的爱慕。随着这两桩风波而起的是，武林中爱慕“玉面天狐”的少女，胆大的四处追寻他的踪迹，胆小的暗暗探听，悄悄跟踪。

因为“玉面妖狐”而情事不顺或婚事动摇的江湖中人，莫不心头火起，怒发冲冠。最后，闹哄哄的武林组成了一股完整的力量，讨伐妖狐统一阵线，美其名曰：戮狐会。由武林盟主柳岩和越炼堡堡主淳于胜共同主持，号令江湖，齐心协力捉拿妖狐，寻回被他迷失心智的女儿、儿媳以及众多少女。

这下，有人慌神了，其中就有所谓被“玉面天狐”迷惑心智的武林盟主的女儿柳香罗。为了澄清步天音的清白，她冒险回去找父亲解释，无意中听到戮狐会设下陷阱要置步天音于死地。她欲回转示警却被发现并被抓住。她哭求，可父亲认为她被步天音迷惑了，更加恨之入骨。后来得知步天音果然一无察觉地踏入了陷阱，却仍然逃出生天。

苦心谋划下，柳香罗终于逃了出去，伪装成一个驼背瘸腿满脸斑痕的男子。她一路追寻步天音的踪迹，却听到许多令她大惊失色的传闻——

“玉面天狐”迷惑武林人心智，使之互相残杀！

“玉面天狐”摄魂食魄，令追随他的少女失魂癫狂！

“玉面天狐”惑乱他人心智，使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

武林为之公愤，连原先没参加戮狐会的几个先贤前辈也加入追拿。天罗地网，戮狐灭魂。步天音俨然在劫难逃。

柳香罗苦苦寻觅半月无果，就要绝望时，忽听到黑暗的桥下一个少年的声音说：“你就是‘玉面天狐’步天音，我绝不会认错的。”

柳香罗寻音探视，惊见一个褴褛瘦弱的小乞丐抓着他身边一个比他更脏臭十倍的乞丐，“我记得你，一年前你穿着很漂亮的绣有梅花的

白衣服，从那得月楼下来，还给了我五铜英。那时你身边还跟着几个俏姑娘，她们有的叫你步公子，有的叫你天音哥哥。”

那乞丐挣扎说：“我不是！你认错?了！”

小乞丐死抓着他不放，“不可能！我只要见过一次，就绝不会忘记。”

柳香罗激动得全身颤抖，低喊了声：“天音哥哥。”

那两个缠扭中的乞丐一起停了下来，看着她。

小乞丐兴奋地叫起来：“对了！你也是那天在得月楼跟着他的一个姑娘。”

柳香罗扑上去，想拉住步天音，没想到他突然挥手，退出十余丈远，“别缠着我，贱人！你们害我害得还不够吗？”

柳香罗吓呆了，以前步天音一向言语温柔，笑意盈盈，再加上惊人的俊美邪魅，才轻易俘获众多少女的心。但现在，那个恶言相向的人是谁?

步天音冷哼一声便欲离去。柳香罗迅即追上去扯住他破烂的衣袖，“天音哥哥，我相信你绝不会做那些事的！”

步天音一掌推开她，“哈哈，相信我？只因你们这些贱人整天缠着我，我便无端被人设计陷害。人人都道我摄魂食魄，迷乱心智，好色轻薄，淫人妻女。哈哈，既然我没做的也硬说我做了，我何不真做给他们看看？我倒要瞧瞧那些正人君子都是什么心思！实话跟你说吧，我其实对你们这些贱人厌恶得很。都给我滚远点儿！我宁愿与乞丐为伍也不想见到你们！”

柳香罗珠泪涟涟，既震惊又心痛。她正想再对步天音剖白自己的真心，忽听见一女子的声音道：“步天音往哪里走！”

一个年纪二十许的紫衣少妇飘然落在步天音面前，悄无声息。

柳香罗大惊，尖叫一声挥剑刺向少妇，想拦住她，好让步天音脱身。哪知那少妇连头都没转，一抬手，未触及剑身，剑却生生停住，任柳香罗如何使力，无法再进一丝一毫。

瞬时柳香罗惊出一身冷汗。这等武功，纵使她父亲武林盟主亲到，怕也无法在这少妇手下走过五招！

步天音也发觉不妙，展身欲掠起。少妇遥空一抓，他便落回地上。

“你到底想怎么样？想杀我便直说，你们这些卑鄙无耻自命清高的小人！”

少妇笑看他大骂，一点儿不恼，忽然道：“空云，你倒是也来看看，这孩子实在生得好，怨不得会乱了武林呢。”

一声温和的轻叹，“蒹葭，这孩子也让人怜，你莫作弄他了。”一蓝衣中年男子出现在少妇身边，干净温和的眼睛凝注在她身上，仿佛全世界只有她存在。

少妇轻笑，“好好，依你。”转而对步天音道，“听说你会摄魂食魄，你是怎么做的？”

步天音疑惑地看着少妇，又看了看中年男子道：“那些追杀我的人，我望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身边的人才是目标。那些女子，我跟她们说，我很讨厌她们，永远不想再见到她们了。还有一些人，骂我好色贪淫，我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不必压抑内心的欲望，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就变成那样了。”

少妇笑嘻嘻地注视了步天音一会儿，“这么漂亮的眼睛，看了真会失魂呢。”

中年男子听了不满地哼了声。

少妇忙转头拉住他衣袖，“不过，我还是觉得空云的眼睛更合我心意。”

中年男子低笑，搂住她的腰。

少妇看了看步天音，“你并非奸恶之徒，也受了不少不白之冤，但时至今日，你也并非完全无过。这江湖并不适合你，你还是离开武林隐居为好。”

步天音哈哈一笑，“我早就对江湖失望了，可如今即使我想隐居，他们会放过我吗？”

少妇拿出一块木牌，“你可到京城寻找龙三爷，他会为你安排。”

步天音接过收好。

柳香罗看得分明，急叫道：“天音哥哥，我和你一起去。”

与此同时，“我也要去！”那小乞丐也走近来，“步天音，你收我做徒弟，给我吃给我穿，我就不告诉别人你是‘玉面天狐’！”

步天音看着小乞丐笑了笑，“好。”却不理会柳香罗。

柳香罗哭叫：“天音哥哥！”

少妇轻叹一声，在步天音耳侧低语了一阵。

步天音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柳香罗，目光冰寒，“你真的要跟着我？”

柳香罗点头。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条件，就跟着吧。第一，你必须自废武功。第二，你要喝下红花汤。第三，跟了我后，无论为奴为仆，甚至被抛弃转卖，我的任何命令都不得违背，亦不可有所怨言。”

柳香罗呆了一下，却还是点了头。

“你真的不后悔？”少妇追问。

柳香罗道：“只要能跟着天音哥哥，我什么都愿意。”

少妇叹息，摇了摇头。中年男子安抚地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叹息声未消，两人已经没了踪影。

“以后你就叫立春，称我公子。我的名字不是你能叫的。”步天音冷冷的声音响起。

柳香罗面上有泪滑下，但她马上擦去，应道：“是，公子。”

众人听完柳香罗的往事，目瞪口呆。

“为什么你会答应那么刻薄的条件？”洛影不解。

柳香罗惨然一笑，“那时我想，只要能跟在他身边，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我的真心，会被我感动。”目光投向遥远处，“可是，并不是所有

的付出都能得到回应。不爱就是不爱。自我之后，公子对主动要求跟随的女子来者不拒，只要接受他的条件，他都收下。我是他第一个收来的女子，虽然他曾召唤过我两次，却始终不曾碰过我。三年后，我便被从姬园赶出，降为奴婢。时至今日，容颜不再，而公子风华依旧，这才真正死了心。”长叹一声，淡淡一?，“姬园前后有百十女子，与我同病者何其多，然公子真心至今仍不知遗落何处。”

第四章 迷奸之耻

第四章 迷奸之耻

洛影苦笑，叶咏是为了步天音的安危着想而答应出卖步天音的贞操，没想到步天音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福利，她倒是抢在前头了。

回到掬月斋后，洛影又恢复了以前的日常功课，如修炼长生诀、识字等。这天回去时自觉状况颇佳，洛影便让叶咏不必抱她，由她自己在清露苑走走、坐坐，过一会儿再来接她。

顺着春天争相竞放的花径漫步，蝶舞蜂嘤。走了会儿，微倦，洛影寻了个假山石洞钻进去倚坐歇息。回想起在原先世界时自己的健康快乐，恍如一梦。妈妈，您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希望您照顾好自己。还有这个世界的爹娘，过得如何？匆匆已半年，不知道弟弟或妹妹降生了没有。

渐犯起困，上下眼皮渐渐打架。有脚步声走近，莫非叶咏寻来了？

“没道理，你今天怎么总乐呵呵的，遇到什么好事了？”

“嘿嘿，霜降昨天叫碧樱告诉我，她答应跟我了。”

“她原先不是根本不睬你吗？怎么突然改口了？”

“嘿，我原也疑惑，不过碧樱悄悄跟我讲了。霜降进姬园已快三年了，公子一直没召唤过她。前些日子公子突然传她去，结果去了后，才弹一曲就将她打发走了。后来又知召她去弹琴，只是为了帮小姐消食而已！伤心半月余，霜降对公子绝望了，也就想到我对她的好了，嘿嘿。”

“唉，真这样我也得加把劲儿，我看上姬园的甲鱼很久了。”

笑闹中脚步声渐远。

洛影打着哈欠爬出洞，拍拍迷蒙的脑袋，有些好笑。做了个怪梦啊。东张西望，往哪边走好？

犹豫间，叶咏从天而降，“小姐，可找着你了！”抱起洛影，只几个纵跃，已落在掬月斋前。

“小姐回来了！晚膳已备好，再等可就凉了！”柳香罗站在大门口，一见他们就笑道，伸出双手接洛影。

这时，洛影又感觉到了叶咏骤然加速的心跳和粗重的气息。

叶咏匆匆告辞后，柳香罗抱着洛影进了屋。

“小影，小影！”静静坐在榻上的秋水一看到洛影眼睛就亮了，努力张开小手要抱洛影。

柳香罗笑着把洛影放到他怀里，“乖，抱一会儿就好，小姐要用晚膳了。”说完摸摸秋水的头转身离开。

“小影，今天叶管家说我学得很好哦，大有进步！”秋水水汪汪的大眼睛闪亮闪亮地看着洛影。

“嗯嗯，好棒！”洛影也开心，笑着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水汪汪的大眼睛凑近了些，秋水有点儿委屈地嘟起小嘴，眼神在说：奖赏呢?

洛影疑惑，还想要她摸摸他的头？再摸当心你秃头啦。

秋水抽抽搭搭道：“以前做得好时，谷姨都会亲我赞我乖的。”

洛影汗，我怎么知道这些规矩啊。她抱着秋水，“好好好！秋水好棒！”在他小脸儿上亲了一下。

秋水破涕为笑，“还有这边！”洛影按要求完成任务。

秋水笑得那个灿烂，抱着她吧唧吧唧地亲，“小影也很乖！”

洛影摸着满脸口水苦笑。

用过晚膳，洛影和秋水躺在榻上玩。玩着玩着洛影想起“没道理……甲鱼”，不禁又笑起来。

正在收拾整理的琦玉笑道：“小姐，乐什么呢？”

洛影笑着把在清露苑里打盹时听到的说了。

柳香罗边笑边摇头，“小姐，你可太顽皮了，人家名字可不是这样的。”

原来，“没道理”是梅焘力，“甲鱼”是姬园女子的排位“甲妤”。

姬园的女子排位在排满二十四节气后，就按月份排：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如此类推十二个。接着就按天干十二地支排位，天干排位分别为甲妤、乙妤等十个；地支排位则为子女、丑女等十二个。

“这个排位主意是谁想出的啊？”洛影笑累了问。

“叶管家。因为公子后来收的女子越来越多，叶管家为了方便就想出这取名法，不用为起名字伤脑筋，又好记。”

“姬园的女子可以随便嫁娶吗？”洛影有些奇怪。

“可以啊。姬园的女子虽是公子带回的，可是公子都没给任何名分，仿佛寻常富贵人家家中的女伎一般。庄里人若有与姬园中女子两情相悦者，只要报与叶管家核实，把排位去除，迁出姬园，公子并不过问此事。”柳香罗叹了口气，黯然道，“姬园女子入园之初，便须报上专长喜好特点，由叶管家编册。公子需要时，叶管家便报知公子传召。公子一向对姬园女子漠不关心，也从不踏足姬园，因此才会有秋水的事出现。”

“花虽有意，流水无情。”小柔在一旁道。

柳香罗幽幽道：“不错。姬园女子虽多，但公子难得传召侍候，纵召唤了，也几乎从不留下。叶管家规定三年都未被召唤的女子才退出姬园，即使这样仍有很多女子被退出为奴仆。”

洛影暗想，这么说秋水的母亲运气还真好，难得召唤一次就轮上她，而且喝了红花汤仍能怀孕，简直如有神助。

“柳嬷嬷，红花汤喝了还是有可能怀孕，是吗？”

“照理是不可能的。秋水的事我一直感觉蹊跷，只怕叶管家知道些什么。”柳香罗淡淡道。

洛影疑惑地看看柳香罗，她好像话中有话。难道秋水的出生并非偶然，而是有计谋的？

涵墨轩，晚上。

“为什么？！”洛影坐在一个大木盆里气愤地喊。木盆里装满热腾腾的药水，还盖上了盖，加上了锁，只挖了个洞让她的头露出来透气。浸在药水里的身体又痒又阵阵刺痛，有时骨头里还会酸麻，她几次忍不住想跳起来，都没成功。

“你身体里的寒气必须以此药水浸泡驱除，否则以后的冬天你还会品尝地狱般的滋味。”步天音坐在一旁优哉游哉地品茗，“这是隐医陆微为你开的方子。”

洛影回想起那生不如死的日子打了个寒战，但略一思索，又道：“你不是可以运功为我驱除吗？就像那个满月的晚上……”

“那种方法只有每年大寒日前的满月时才可用。”步天音没看她，又倒了一杯茶，“而且，对我的功力损耗很大，三年内我都无法再给你运功驱除病气了。”

洛影想起那夜他憔悴的面容，心里又不由得柔软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一直不敢问，只怕知道了真相会破坏珍藏在心中的美丽。

“你不是知道吗？”步天音轻笑了笑，“等你长大把你献给贵人啊！”

“不，不只是如此。天下的美女数不胜数，何必如此辛苦救我，而且还得等待十几年？”

“美女虽多，但像小影这样聪颖美丽的可不多见。”步天音托颐思索，笑，“在珍味楼时我就觉得你不像个普通的小女孩。”

确实不普通，五岁的身体双十的灵魂。

“还有呢？”好奇心不值得付出那么多。

“还有嘛，因为小影很有趣啊。”步天音笑，“天音结也编得很漂亮，几时再给我编个？”侧头看着洛影。

洛影几乎忘了这回事了。“啊，有空时再说吧。还有呢？”她没自恋到以为这样就值得人家付出了。

“还有啊，嗯，陆微说你命定早夭，我想试试能不能扭转天命，看看改变命数会有什么趣事发生。”步天音狭长的丹凤眼微眯，笑意盈然，异彩流光。

“哦，还有呢？”这是个不错的理由，但还不足以让他付出如此之多。

“这样还不够吗？”步天音端起茶轻啜了口。

“不够，你一定还有更深的理由。”

“你真的很聪明，小影。“步天音放下茶盏，注视着洛影，“你让我想起了我师父照顾我时的情景。”

“你师父？”

“我是师父在迷踪山采药时捡的孩子。那时，我六七岁左右，什么也不记得，而且身体极虚弱。师父清贫自守，为养育我，十分辛苦。虽然他总说，养我一个，比养十个其他孩子还累，但总是极力满足我所有任性的要求。”步天音望着天上的冷月，脸上却露出从未有过的怀念和温和。

“长生诀是我师门无意中得来的经诀，因为修炼后对武功并无什么帮助，所以几乎没人练它。但我师父发现它对养生益体、补元培本大有好处，正合我用。为了教我，他与我一起修炼长生诀。两年后，我在长生诀的修为上就胜过了师父，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了。”步天音笑了，如孩子般快乐无忧，“不只是长生诀，没几年，其他武功心法等等我也一一胜过师父，有时甚至会仗着武功高强戏弄师父。可师父总是笑得很开心，说他果然没看错，我一定会为师门增光添彩。”

“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洛影好奇。

“呵呵，他是个身材矮小红脸秃头的小老头儿。我那时就常叫他小老头儿，不好好叫他师父。师父也不生气，总是温和耐心地对待我、教我。师父一生孤独，年轻时曾有所爱，最终却被抛弃了，可仍一直思念着她，每年在她生辰那天都会上山采她喜欢的云鹤草花，即使无人可送。师父告诉我，对女子要温柔，不可拂逆使她们伤心，对男子

也要和悦为贵，诚心相待。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宁静快乐，我从不知道世上有什么烦忧。”步天音回忆着，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神情。

洛影不由得叹息。他的师父虽寂寂无名，却温和柔善，灵魂如天使般纯净，所以养育的步天音也是如此纯真善良，不通世事，不知江湖险恶。偏他长了张妖魔般邪气妖媚的脸，让人一看就怀疑他心怀不轨。他对女子如师父所说般温柔，难怪人家会缠着他不放了。男子却因他的长相，或妒忌，或误会，没人想和他交好。到最后无法收拾，忍无可忍，结果就完全扭曲了性情，变成现在的变态模样。唉，没想到原来我是沾了那个小老头儿的光，才被这妖魔另眼相待。

砰！一声巨响，把正在沉思中的洛影吓了一跳。一看，步天音的神情与方才判若两人，冰寒冷酷。

“师父离世后，我遵师嘱，进入江湖，光大师门。我对人人皆推心置腹，善意相待，纵委屈自己也不拂逆他人。然而，他人待我却并不如此。男子厌恶我，纵使我并无过错。女子皆对我别有所求，索取我无法给予的情意。最后，他们甚至设计谋害我。这等江湖，要那虚名何用？想来倒是最后那对男女所言合我心意。”

“他们说了什么？”洛影对那紫衣少妇在步天音耳侧说的话很是好奇，为什么他后来突然会愿意收下柳香罗？为什么会提出那些条件？

“江湖并不合适我。”步天音缓缓饮下茶，淡淡道。

“不是啦，我是问她在你耳边说了什么？”

“小影，你怎么知道她后来在我耳边说过话？”步天音走近，俯下身，似笑非笑盯着她。

洛影恍悟，说漏嘴了！嘿嘿傻笑企图蒙混过去。

“说，否则我就不给你开锁了。”步天音看着木盆道。

“别，千万不要！”洛影马上认输，“其实，我从柳嬷嬷那里听过你在江湖上的事。”

“柳嬷嬷？”步天音一脸不解。

“就是柳香罗啦。她原本是武林盟主的女儿，你收入姬园的第一个女子，立春！”

步天音开始仍未反应过来，过了好久才醒悟，皱皱眉，满脸厌恶。洛影真想为柳香罗大哭一场。她对他真情一片，他却根本不曾把她放在心上过，甚至早忘记了她。但能责怪他吗？他不爱她，他没有记住她的义务。这世上，感情是最不公平的。

“你既然知道了，告诉你也无妨，那女子是我除了师父外最敬重的人。她那时对我说，对于不愿接受的人，可以提出极艰难苛刻的条件让她们知难而退。如果即使这样她们仍接受，那么留着也无妨，她们不会伤害到我。”

果然是不会伤害到你，她们只是伤害了自己而已。同为女子，洛影为她们黯然。爱到深处已痴傻，失去智商与判断力了。这种爱是可悲的，洛影对此只有恐惧。

“你问了我那么多，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啊？”洛影没回过神。

“你原本究竟是什么人，是何来历？你曾说过你是来自异世的一缕孤魂，莫以为我不记得了。现在你的身体已无恙了，可得好好说清楚，别想再拿晕倒来搪塞。否则……”又看着木盆盖。

“呵呵，那是我当时随口胡说的，你千万别当真……”洛影嘿嘿笑。

步天音看了看她，淡淡道：“哦，是吗？那你今晚就这样睡吧，不用出来了。”说着站起来准备走人。

“别，别！”洛影急道，“我说还不行吗？”

步天音似笑非笑看了她一眼，拉过椅子坐在她面前，一副洗耳恭听的神色。

洛影想，以他的性情和态度看来，并不准备把自己怎么样，多半只是好奇而已，说了大概也无妨，便道：“告诉你可以，可不准说给别人知道哦。”

步天音笑了笑，“好。”

于是洛影便给他讲原先世界的种种。开始只是讲普通的日常生活，到后来，渐渐失去了防备心理，见步天音听得惊诧不已，心中得意，一种现代人类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便连消音手枪、雷达、大炮、核子弹、宇宙飞船等一口气都说出来了。“跟这里相比，我们那个世界可先进得太多了！对你们而言，或许就像神仙一样吧。”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是吗？原来神仙也成天钩心斗角，互相侵略攻击啊？”步天音丹凤眼微眯，淡淡道。

洛影呆住，这真的没法自我辩解。

“听你所说，你们好像住得很拥挤啊。”

“没办法，人太多了。”洛影苦了脸，原先世界地皮越来越贵，房价越来越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人那么多，岂不是很闷？那空气……”步天音皱皱眉。

“嘿嘿，是闷了些。”他还不知道现代世界空气、水源、土地、噪声等各种环境污染越来越侵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呢。

“你现在能和遥远地方的人通话吗？”

洛影愣了，“当然不行啦，现在没手机，就算有，没有传递信号的基站也用不了。”

“那你现在可以飞上天吗？”

“怎么可能，这里又没有飞机，就算有，我也不会开。我们那个世界的东西好是好，基本到了这里就没法用了。”洛影沮丧无比。

步天音轻笑起来，“是这样啊。那你这个神仙，到了这里也跟普通人毫无差别，甚至性命难保。”点漆般的黑眸内闪着戏谑嘲弄的光。

洛影彻底呆住，深刻体会了“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地不如鸡”的感觉。这家伙，纵然她是来自异世的幽魂他也不会异样看待。

“你在那个世界叫什么名字？”

“安青洛……影，呵呵，是安青影！”忽然想起刚遇见时自己告诉他的是这个名字，“嗯，安青影！”

步天音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多大？”

“二十一。”

“二十一？！”步天音微惊，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白玉般的脸上渐渐透出红晕。

小样儿！是你自己要在我面前脱衣服的，我可没逼你哦。洛影终于从心理劣势的低谷走出，暗暗有些报复的快感。

“你怎么会附体到这身体的？”步天音恢复了正常神色。

洛影自来到这个世界后，几乎没有安闲的时刻，从没想过这问题，这会儿一听，愣住了。自己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洛影完全想不起来。

步天音见她一脸迷惘神色，道：“不知道便罢了。安青影既是你原先世界的名字，那的确是与雪翼皇室没关系了。你现在附身的这身体叫什么名字？爹娘在何处？”

被他乍一问，洛影一时编不出什么来，而且步天音对她实在不错，应该不会对爹娘不利，便如实说了。

“好了，我全交代了。你该放我出来了吧！”洛影仰头可怜兮兮地望着步天音。

步天音好笑地给她打开锁，“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浸泡一个时辰，别忘了！”

“啊，不是吧？！”洛影惨叫。她以为就一晚而已。

“这种给你祛寒驱病的药水要泡一年左右。另外还有给你洗胎炼骨、强筋健体、补中益气的药水，全部完成大概要五年吧。”步天音笑眯眯地说。

绝对有幸灾乐祸的味道！洛影站在木盆里愤愤地想，趁步天音给她擦身之际使劲往他衣服上蹭。结果一脚踩在盆缘，木盆倾侧，药水溅起，洒了步天音满身。

“小影，你故意的吧？！”步天音边擦脸边瞪她。

洛影嘿嘿笑，真的不是有意的哦。不过有福同享，有药同浴，这才符合大道啊！

步天音无奈地捏捏她的脸，“你的灵魂真的有二十一岁吗？”

“不信你去我的世界查呀，去时别忘记带上我。”去得了我服你！

春日的涵墨轩。

“青影……青影……”

洛影伏在案上走神。

“青洛！”

“在！”洛影条射性地回应。不妙，被教授点名了！

“青洛？”步天音微眯起幽黑的丹凤眼盯着她。

糟糕！刚一恍神还以为在大学教室，听到那名字竟条射性地应了。洛影冒着冷汗赔笑看着步天音，感觉自己好像一只被眼镜蛇盯住的青蛙。

“说，你还撒了哪些谎？”步天音把她按倒在腿上，啪地打了一下。

“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骗你你是小狗！”洛影哇哇叫起来，护住小屁屁。

“你，说，什，么？谁是小狗？”啪，小屁屁又挨了一下。

“呃，是我是我！”被他听出来了，运气不好。洛影抚着屁股，小样儿，下手不轻！

正在这时，门外禀报：“公子，嵘爷回来了！”

洛影爬起来，笑逐颜开，“嵘哥哥，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当然有，小影！”抱起她，金嵘一脸喜色，“师父，找到大块温玉了！徒儿已买下，并着工匠雕琢为床，定可在今年秋初完成，运至此处。”

“温玉床？要它做什么？”洛影疑惑地问。

“有了温玉床，冬天睡在上面就不会那么冷了，再有师父的长生诀护持，小影今冬性命可无忧。”金嵘笑道。

“真的？！”有了那刻骨铭心的体验，洛影简直听到“冬天”两个字就心怯。

“嵘儿，这块温玉玉质如何？”

“虽然比不上夜厥皇室的至宝，但也相差无几。而且据说面积更宽更大，足可两人共卧。”

洛影惊讶得嘴巴里可塞进个鸡蛋了，“这么大的温玉，那得要多少钱啊？”

金嵘捏着她的小鼻子，“足够十万普通人家一辈子生计无忧。”

洛影张口结舌。

随着春天的一天天过去，天气越来越暖和，洛影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除了虚弱些外，几乎没什么痛苦。

“小影，小影！”秋水一迭声地叫着抱住洛影。

自从晚上要药浴后，洛影回到掬月斋时秋水常常已经被琦玉赶上床睡了。所以虽然同住掬月斋，秋水能见到洛影的机会并不多，因而逮着机会，他就会死死抱住洛影。

但洛影却最害怕他的拥抱。看见远远走来的叶咏，洛影忙大声呼唤：“叶管家！”

叶咏轻轻两个纵跃来到洛影面前，“小姐，秋水，用过早膳了吧？”说话间两眼到处扫视。

废话，按原先世界的时间，现在都八点多了。看叶咏还在磨磨蹭蹭偷眼往屋里看，洛影大叫一声：“柳嬷嬷！”

柳香罗急忙跑出来，“小姐，怎么了？”

洛影看看叶咏，他这会儿倒是两眼望着地，好像地上会长出金子似的。

“柳嬷嬷，叶管家他……”洛影边说边看叶咏。

叶咏脸涨得通红，抬头张皇不安又莫名其妙地望了望洛影和柳香罗。

柳香罗也疑惑不解，“叶管家怎么了？”

“叶管家偏心，秋水在，他就不抱我去涵墨轩了。我都站好久了。”

叶咏松了口气，又好气又好笑地道：“好好！我们这就走吧。”叶咏将洛影从秋水怀里拉出来抱起，秋水嘟着小嘴很不情愿地松开手。

洛影笑嘻嘻地，一手抱着叶咏的肩背，一手摇动与柳香罗和秋水告别。

“啊！”不想叶咏哼了一声，似乎是很痛，吓了洛影一跳。

柳香罗也微惊，随即了然，面有同情之色。

叶咏很快就恢复常色，抱着洛影飞纵而去，直奔涵墨轩。

“慢点儿慢点儿！”洛影拍拍叶咏的背。

“唔！”叶咏痛哼，停下脚步。

洛影看看他苍白的脸，缩回手，“你的背怎么啦？”

叶咏摇摇头，“没事。”随即闭上嘴，一副“你再问也没用”的表情。

洛影眼睛转了转道：“今天慢慢走过去吧，我想看看风景。”

“可是，公子在等……”叶咏犹豫。

“没关系啦，反正我没去他就看书喝茶，又不会特地等我。”见叶咏还踌躇，便道，“叶管家，其实我有事想请教你哦。”

叶咏见她一副内有乾坤的样子，狐疑地看着她不说话。

洛影趴到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叶咏惊跳起来，差点儿把她丢到地上，“你，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洛影心里一乐：宾果！蒙对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知道秋水现在是我的人，我肯定不会害他的。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别人不帮，却会帮一个青楼女子呢？”

叶咏沉默了一会儿，道：“她并不是青楼女子。”

洛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叶咏。叶咏却又紧闭起嘴，不说话了。

洛影眼睛骨碌碌一转，忽然奸笑道："叶管家，我知道哦，嘿嘿！"又趴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叶咏的脸一下子红透，连脖子都红了，"你，你不要胡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洛影嘻嘻笑道："你把秋水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教你得到佳人的绝招。否则，等柳嬷嬷知道你的心意，恐怕早已鸡皮鹤发，花都枯了。"

叶咏的脸越发红了，"你根本不像五岁女娃！"

"如果我只是普通的五岁女娃，公子会对我另眼相看吗？"

叶咏怔了怔，道："你说得不错。"过了一会儿，吞吞吐吐道，"你的绝招真有用？"

洛影差点儿笑喷，正色道："当然，百试百灵！不过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会教你。"

叶咏看看四周无人，又屏息察听了一会儿，才把洛影放坐在道旁椅上，"如果你发誓不告诉第二个人，我便和你交换条件。"

这人真是老狐狸！不过洛影也并不想掀起风波，于是答应了他的条件。

"秋水的娘亲白露其实是隐医陆微的孙女陆凝香。"

原来，十年前陆凝香也爱上了步天音。但她生性沉静腼腆，只是远远看着被众多美女包围的他，以至于步天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玉面天狐"如同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了，很多人都以为步天音必是在那次的陷阱中身负重伤，倒毙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了。陆凝香也信以为真，深悔不曾为自己的爱情努力过。

然而两年后的一天，陆凝香在街上无意中闻到熟悉的熏衣草香，又惊又喜，循味跟踪，发现了步天音及随从的叶咏等人。陆凝香曾有恩于叶咏，她暗中叫出叶咏，问得缘由，决心跟随步天音而去。陆凝香伪称是青楼头牌清倌，第二天便要被迫卖身，愿意接受步天音的条

件，请求收留，终于如愿来到惊鸿山庄。但来了后，却发现步天音极少召见姬园女子，即使偶尔传召，不过听曲清谈，毫无逾矩，与她所愿相违。

陆凝香天赋异禀，善辨细微味道，能调制异香。她将一种名为君子木的熏香交与叶咏，让他给步天音使用。君子木并不罕见，香味淡而清远，有凝神作用。步天音果然喜欢，常常焚用。在叶咏的帮助下，步天音再次传召姬园女子时，陆凝香出现在叠翠阁。阁中早已燃了君子木，而陆凝香身上，熏染了姹女魂之香。

君子木与姹女魂的香气融合，会混合成一种强效之香，这种香叫破功香。武林中人常有练童子功的，在功成之前不得行男女之事，否则功力全毁。于是他们的仇家就会千万百计引诱他们破戒。破功香可谓用者无不成。只因破功香不止有极强的春药效果，而且还有催眠作用，能使目标男子自我意识沉睡而本能觉醒。但姹女魂之香极难配制，知道配方的人少之又少。而陆凝香就是姹女魂之香的创制者，也是发现君子木与姹女魂混合后的奇效的人。破功香用者无不成，但也有其弊，它对男子是极强的春药和催眠香，对女子则是剧毒之香。女子连续呼吸其香味三刻钟时间就会香消玉殒，所以破功香又叫三刻断魂香，此毒无解。陆凝香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

一切如陆凝香所愿。两刻钟后，在叠翠阁外守望的叶咏看到陆凝香脸色苍白地跑了出来，连忙扶住她把她送回姬园。不久，陆凝香怀孕，支撑到生下秋水即离世。

“你与她有何交易？”洛影想了想道。

“小姐，真是瞒不过你。”

当初叶咏按规矩要陆凝香饮下红花汤，陆凝香拒绝。她劝诫叶咏，步天音长此以往，将无子嗣后继，并以祖父隐医陆微的下落为诱饵，说服叶咏帮助她。

“隐医陆微早已避世封医，即便寻到他也不会为人医治。只有持此信物前去者，无所不应，这是陆凝香的贴身玉符。”叶咏取出一个玉荷

印符，“小姐去冬病发，也是有此玉符方请得陆微上山。”

洛影苦笑，叶咏是为了步天音的安危着想而答应出卖步天音的贞操，没想到步天音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福利，她倒是抢在前头了。想到陆凝香为了怀上步天音的孩子而不惜以身试毒，魂飘九天，不禁长叹：这种爱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小姐，我说完了，你也该兑现承诺……”叶咏红着脸，讷讷道。

洛影好笑，附在叶咏耳边叽叽咕咕说了一大通，越说叶咏脸越红，到最后脸红得似乎要滴出血了。

“这样，真，真的行吗？”

“你听我的准没错！”洛影信誓旦旦地承诺。

叶咏还欲说什么，忽然脸色一凝，“有人来了！”

不一会儿，果然小径上远远有人分花拂柳而来。洛影呆呆看了好一会儿，问叶咏：“你说那人是谁？”

叶咏也有些呆住，“好像是嵘爷吧？”

金嵘手上拈着朵花，不知道在想什么，时而脸上是痴痴的笑，时而露出温柔神色喃喃自语，边走边嗅着那花，有时差点儿撞到山石上都不自知，整个儿丢了魂。

“叶管家，要不要找隐医来瞧瞧他？”

叶咏还没回答，金嵘已到近前，看到他们愣了一下，随即恢复正常，“叶管家，你今日怎么这么晚还没把小影送到涵墨轩，师父特地让我来催你们呢。”

“嵘哥哥，你刚在想谁啊？走路都不会了。”

金嵘脸一红，道：“还贫嘴，师父在等你们，你们却在这儿闲坐，当心一会儿师父生气。还不快走！”

叶咏应“是”，抱起洛影如飞而去。

到了涵墨轩，出乎意料地，步天音竟在门口站着，神情有丝焦躁。看到他们，他走上前来抱过洛影，道：“今日怎么到得如此晚？”

叶咏不敢言语。洛影搂着步天音脖颈嬉笑道：“来了这么久都没好生看过清露苑，今儿特地让叶管家慢慢走，好瞧瞧风景，没想到你真会等得急了呢。”

步天音不再理会叶咏，径自抱着洛影走进涵墨轩。

“公子，叶管家为什么背痛？”

“每日三十鞭，直至秋天。”

“为什么？”

步天音冷冷道：“与姬园女子合谋陷害我！”

洛影无语。原来他知道了，那他当时暴怒，是否因为想起了被迷奸之耻？

第五章 锦瑟华年

第五章 锦瑟华年

洛影几乎晕倒。这不正是她给叶咏传授的绝招吗？没想到有一天会报应到自己身上。

时日推移，炎夏到来。

“青洛，青洛，不可以，别这样！”

“哎，没关系啦。”洛影不顾阻拦，还是脱光了衣服，全身只剩一件小肚兜。

看着步天音脸红红的样子，洛影心里直乐，这身体才五六岁，有什么关系啊。他倒真是纯情。以前只知道这身体怕冷，结果热一样没有抵抗力。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洛影便感觉自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全身都似乎着火了。

“师父！”金嵘的声音传来，“师父，徒儿想下山去巡察一下。”

“往年九月才去，现在才七月，为时尚早。”

“呃，这个……徒儿觉得，偶尔早些去也好，说不定有意外发现。”金嵘支支吾吾，眼睛东张西望。

洛影扑哧笑了，“公子就让嵘哥哥去吧，他老早就有‘意外’发现了，再不去‘意外’可能就不理他了，嘻嘻。”

金嵘的脸立刻红了，却并不反驳。

步天音愣了一下，随即醒悟，也笑了，“即如此，嵘儿下山去吧，今年的巡察也由你做主。回来时把‘意外’带来让我看看。”

金嵘大喜，“谢谢师父！那徒儿即刻下山！”说完如飞离去，倒把步天音怔住了，半晌才摇摇头道，“什么‘意外’有这么好？”

洛影哈哈笑道：“是不是有种儿子被别的女人抢走的感觉，很不舒服？”

步天音笑着捏她的脸，“乱讲，我哪儿来这么大儿子。”

“咦……”洛影抱住他的手，“你的手真凉！”撩起他的衣袖，探上他的手臂，“哇，凉凉的，好舒服。”把脸靠上去蹭着，一脸幸福。

步天音推开她，“青洛，你是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都跟你说没关系啦。这身体不到六岁，不算女孩子。”洛影又凑上去，动手剥他外衣，“你的身体很凉，借我靠靠。”

“可你的灵魂已经二十一了。”步天音挡住她不规矩的手。

“那又怎么样？只要凉快，哪还管是二十一岁还是六岁！”洛影扑过去，钻进他怀里，扒开他的衣服，把光溜溜的背贴上他的胸膛，惬意得眉开眼笑。天然的寒玉床啊！

“决定了，从今天起到夏天结束，我都要跟你一起睡。”

“你，你！”步天音把她拎到一边。

“我们都一起睡了一个冬天了，再睡一个夏天，有什么差别？”洛影一离开步天音的身体就热得受不住。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空调呢？

“那时是为了用长生诀帮你护持心脉。”步天音把被她拉开的衣服掩上。

“那现在是为我提供清凉。公子，你也知道我怕热，怎么能坐视不管？要不你就给我找张真正的寒玉床来！”洛影热得快抓狂了，扯开步天音的衣服，抱住他的身体，脸贴在他的胸口。凉凉的触感传来，洛影才觉得自己快失控的灵魂安定下来。

“寒玉床？不行，真正的寒玉寒气太重，你的身体承受不了。”步天音轻轻扶住她的肩，思索着。

洛影只顾在他身上汲取清凉，根本没听他说话。

一会儿，步天音感觉怀里的小火球往下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不由得失笑。看看时辰已近午末，便抱起洛影入内室小憩。

嗯，好清凉，真舒服……洛影紧紧贴近身下的物什，感觉它好像略动了动，便连忙用小手摸摸安抚。

咦，这是什么？好像捏到粒圆圆软软的东西。洛影略睁开迷蒙的眼睛。

樱红色的小果子放在白玉的桌子上，有幽幽的芳馨沁出，就在她唇边近处。

洛影恍恍惚惚想：朵儿这丫头，看她睡着了就把果子摆在她唇边逗她，真调皮。什么果子？大概很好吃吧，要不朵儿也不会这么急着摆这儿。就是小了点儿，不够一口。

闭上眼睛，半睡半醒中小手捏着那果子轻揪了几下，竟然没拿下来。朵儿死丫头，一粒果子而已，还故意卖关子不给她。洛影有点儿愤愤然。反正就在嘴边，微侧脸，也不睁眼，洛影伸出小舌头舔了舔，不错，是在这儿！张嘴含住轻轻扯了扯，还是扯不下，算了，这果子跟糖果一样带着微微甜香，说不定含着含着就化了。洛影迷迷糊糊想，嘴里含着那果子轻轻吸吮舔咬，神思昏沉又要睡着。

忽然身体被抓离那清凉的桌子，嘴里的小果子脱口而出，洛影很是生气，睁开蒙眬的眼睛。

唔，不对，面前的好像不是朵儿。眨巴眨巴眼睛，揉揉，这人好像是步天音哦。咦，他怎么满脸通红？洛影晃晃头，半爬起身，凑到他面前瞪着惺忪的睡眼看他。这妖魔本来就美丽得不像人，脸红时更诱人，唔，嘴唇粉红水嫩，好像水晶之恋的果冻……困意袭来，眼皮耷下，但小舌头却忠实地履行了思想，伸出去舔那果冻。嗯，微甜，清香，凉滑……嗯，很好的口味……意识渐迷糊，身体滑下，双手本能地环住步天音的脖子，偎进他怀里。清凉，淡淡的兰香，适合甜睡的环境。

啊，好疼！洛影彻底清醒了，双泪盈睫，委屈地看着坐在前面的步天音。

步天音如玉的脸庞晕红，点漆般的丹凤眼比平日更加幽深勾魂，转瞬间风情无限。他瞟了洛影一眼，有薄嗔轻怒。

洛影摸着脸，呜呜呜，真的好疼！这妖魔真下得了手！

“干吗捏我？”犹豫了一下，洛影还是决定为自己讨回公道。

“问你自己。”步天音把脸转到一边，不看她。

“啊？”洛影莫名，“我，我睡得好好的，又没做什么……”

“睡得好好的？你的手、你的嘴都干什么了？”步天音双手齐出，狠狠捏住洛影的脸颊。

洛影扶着他的手，被迫回想。呃，手？好像睡梦中曾捏到粒果子。嘴？嗯，吃果子啊，后面好像还吃了果冻……这跟他有什么关系？眼睛无意间扫过，步天音只着薄长裤，白玉般结实的胸膛上镶着两粒红果，似乎很熟悉。脑中隆隆雷响。再往上看，步天音双唇嫣红如花瓣，粉红水嫩诱人。呃，天，该不会自己真的行动了吧？

想着，洛影心里无比发虚。瞄了步天音一眼，她再不敢抵抗，“呃，我刚才睡糊涂了，好像梦到吃果子果冻之类的，呵呵，对不起嘛。”

“就这样？”

偷瞄他一眼，好像不为所动。“人家真的以为是做梦嘛，所以就吃了，早知道是你，一定不敢的。公子你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回吧。”

没反应。

没办法，只好继续求饶，“下回不敢了啦。我保证，以后就算做梦，也一定不会使劲儿揪它的，就算吃，也一定不会把它咬下来。”说着洛影自己都汗颜。可是，真的不敢做更多保证，梦中的事谁说得准啊？

还是没反应。

洛影无计可施，哭丧着脸任步天音捏，嘴里小声嘀咕：“味道真的不错嘛，我以为是好吃的糖果……”

“扑哧！”步天音笑出声，松开了手。

洛影双手抚脸，见步天音轻笑着转过身去，脸上红晕又深了层。

奇怪的妖魔！不过总算把脸从他魔掌下解救出来了，万幸！

“快起来，该练长生诀了。”步天音下床，穿上襦衫，披上外袍，然后给她穿衣服。

“不要！好热！我穿了肚兜了！”洛影挣扎着不肯穿。

“不穿不行！”

“我就不穿，热死了。”洛影瞪眼，死死抱住他的腰。

步天音看了她一会儿，“好吧，那就在这里练，不出去了。”

“嗯！”只要不用穿热死人的衣服，在哪里练都好。洛影朝他露出甜甜的媚笑。

涵墨轩，晚上。

“啦啦啦……”洛影坐在大浴桶里的小椅上，心花怒放。

这个浴桶直径有一米五，高约一米，现在盛着迷踪山清泉水，七分满，飘着朵朵浴花。水清澈沁凉，洛影浸在里面，简直像上了天堂。

知道她灵魂的其实是二十一岁之后，步天音对她便有点儿拘谨。例如现在，不再和她共浴了，放好水后，给她安置了把小椅子，让她坐着自己洗。

洛影抓着布巾随便在身上擦擦便了事，接下来便是泡在水里玩。泉水很清凉，身体的燥热借此尽驱，每个毛孔都欣喜地张开，排除体内过多的热量。洛影坐在水里，几乎想就这样永不出来。

心情极好，需要宣泄。洛影无论好心情坏心情都是一个表达方法：作诗！至于好坏她是不管的。

“迷踪碧水石上流，迭幻沉香花底藏。明月如钩清辉满，闲情独坐浴桶中。”

“青洛，还不快出来！”步天音听见她优哉吟咏，在内室朝她喊道。

“不要不要才不要！”洛影正舒爽着呢，如何肯结束这幸福时光。

步天音在那边等了又等，终于忍不住走过来，“我也要洗，你快出来！”伸手抓她。洛影哈哈笑，溜下椅子，钻入水，撩起水泼他。

步天音没防备，衣服上顿时被溅上水痕，“青洛，别闹，快出来！”

洛影向他做了个鬼脸，“不要，这水泡着好舒服。”

“你不出来，我怎么洗浴？”

“你也进来不就是了。反正这桶够大，多你一个不多。”见他踌躇，洛影笑道，“你的身体我早看光了，还藏什么啊？一个大男人还这么不爽快。我这身体现在才六岁而已。告诉你哦，我们那个世界，女人和男人只穿一点点在大池子里一起泡水可平常着呢！”

步天音惊愕地盯了她好久，才确定洛影是认真的。

“你们那个世界的女人都那么不害羞？”

洛影在心里翻个白眼，“持心端正身化莲。莲花入水涤凡尘，何羞之有？”

步天音听了，微愣，一笑，“你说得倒也不错。”随即解衣入水。

洛影说得冠冕堂皇，但真看见步天音毫无遮掩的身体就在眼前，却不禁脸红，转过头去不敢看。

步天音笑着把她脸扳过来，“你不是说莲花入水涤凡尘，无须羞怯吗？那干吗还转脸？莫非你持心不正？”

洛影嚅嚅道：“就算持心正，难免还是有些不习惯。”

步天音轻笑起来，“我还以为你不懂得什么是害羞呢。”

洛影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怪物。”

步天音倚坐在另一头，浅笑斜睨着她。

美丽绝伦的脸庞，如玉肌肤，乌黑如锻的长发披散在水面上，遮住了大部分水面，白色的浴花点缀其间，金色的如钩月牙挂在他头侧。洛影呆呆看着他，已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半晌，她蹦出一句：“洛神影映，碧水沉香。”

步天音重复了一遍，然后道：“还有呢？”

“嗯？”洛影呆住。

“刚那两句，只有你的名字，还有我的呢？”

洛影想想，恍悟，只是碰巧而已，并未有意嵌入名字。但看他颇期待，她也不忍直说，脑中转了个圈，“天音响彻，乐舞飞花。”

“都什么意思？”

洛影只好把洛神与敦煌飞天的神话讲了一遍。

步天音丹凤眼轻眯，笑得好惬意，“在青洛看来，我像飞天乐神那样纯净美好吗？”

哎，第一句才是赞你的，第二句是被你逼出来的！但被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盯着，洛影情不自禁就点头应了，“嗯！”算了，反正都是赞美的内容，大同小异，何必拘于小节？

步天音不笑了，静静看着她。月影花香，乌发玉颜，相映生辉。

“为什么你的容貌一直没有变化？”在这样的氛围下，洛影却不期然提出了个煞风景的问题。

步天音一愣，想了一会儿才道：“我也不知道，可能长生诀修炼到化境便会如此吧。”

“真的？”洛影如获至宝，驻颜不老可是天下所有女人的梦想，以后得更加努力修炼长生诀才行。

步天音看她兴奋的样子，笑捏她鼻子，“这下可后悔平日没用功了？”

悔啊！肠子都悔青了！

呼吸困难！洛影挣扎着扯下他的手，结果用力过度，身体扑通跌入水中。小手乱扫扑腾，扒住步天音大腿，欲站起来。可恶的是那妖魔的腿居然那么光滑，她还没站稳就又滑倒了。

叭嚓！感觉手好像重重打着了什么，然后，她被步天音拎了起来。

呃，我会不会被他灭了？洛影看着他脸上的疼痛之色不由自主双手捂头眯眼。

等了一会儿，没事。悄悄睁眼，步天音一脸无奈地看着她。

“青洛，以后小心一点儿，我可不想绝后。”

洛影讪讪笑道：“你不会绝后的，不是已经有秋水了吗？”

糟！步天音的脸一下子黑得要打雷。

“不要再提那东西！”

“可是……”终究还是不敢再说什么。

沉默了一阵。

步天音轻轻道：“我的孩子，一定要是我所爱的人生的，否则我宁愿不要。”

他居然对所爱之人如此深情。洛影感动，被他深爱一定会很幸福吧。羡慕！

“一生一世一双人，相伴相依共白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涯海角有时尽，两情绻缱无分离。海枯石烂三更日，生当来归死相思。”日常所学的吟诵爱情的佳句源源涌出，令洛影滔滔不绝。只不过，把它们串在一起罢了。

步天音听得呆了，末了笑道：“原来青洛也与我一般想法。”

误会！纯属误会！美丽的误会！但在这时候，还是不要挑明的好。洛影只有嘿嘿傻笑。

步天音轻轻重复了一遍洛影的诗句，脸上浮现无限憧憬的神色。

“青洛有这样的人吗？”

“啊？”

“青洛在原先的世界有这样深爱的人吗？”

“没，没有人这么爱我啊。在原先的世界，我所挂念的只有母亲。”洛影深叹了口气。此生还有回去的可能吗？

步天音抱起她，“别伤心，在这个世界，你不是父母双全吗？还有我啊。”

洛影笑了笑，“也对。”

此时窗外月华如练，屋内碧水沉香。

那个夏天，洛影几乎整日黏在步天音身上。没办法，这妖魔冰肌玉骨，冬暖夏凉，而且还自然散发出幽幽的兰香。洛影本以为他用了熏香，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天生就有的，香香公子！这么棒的现成的冰枕，不抱白不抱，抱了也是白抱！多抱有益于促进感情，不抱是浪费

资源。除了他坐马桶时，洛影都极力黏在他身上。步天音也常叹息说她是个甩不掉的包袱，但看他神情含笑，估计是口不应心。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洛影恋恋不舍地爬下步天音的床回掬月斋，虽然步天音没开口赶她，但很久没见到秋水了，再不去哄哄他，只怕他真要哭了。离开前，洛影紧紧抱住步天音不放，真的好可惜啊，这么优质的抱枕很难寻的。这情形惹得来接她的朵儿好笑，“小姐，只不过回去睡觉而已，明天就又可以来公子这儿了。”唉，她哪知道其中奥妙呢？洛影一步三回头。步天音一直站在涵墨轩门口，直到她走出很远。

回到掬月斋，不出所料地，秋水泪汪汪上演了一出喜相逢，把她抱得那个紧，她就差喊救命了！那个秋天，秋水力排众议，爬上了她的床，夜夜抱着她睡。洛影暗自垂泪，她把步天音当抱枕，秋水把她当抱枕，真是一抱还一抱，反转版父债子还。

幸福的秋天一晃而过，再次迎来寒冬。虽然仍是不好受，但因为有了温玉床，又有步天音的长生诀夜夜护持，跟以前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对洛影来说并非不可忍受。而且，洛影也终于能再次把步天音当抱枕了。

另外，金嵘回来了，带着他的“意外”，请求步天音主婚。那个“意外”一身红，典型的红辣椒，性格也跟蹦豆子似的，爽朗得很。看到步天音她呆了一下，却很快笑了，不带一丝怀疑与迷惑。但眼睛一转到金嵘身上，她就温柔得跟水似的。她的名字叫易莱，洛影喜欢，这个女孩子有种正直光明的气质，就像夏日的晴空，她一定可以给金嵘幸福。

两人行过礼，只在庄上留了三天就下山了，以后长居山下的别庄。步天音把惊鸿山庄外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们打理，一心一意守着洛影，再不下山。

时间悄悄溜走，人与景物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

洛影识字已没有问题，便缠着步天音要学别的。步天音学识颇丰，灵思敏捷，洛影想学什么他都能教。对洛影讲的现代世界的观点理念，步天音也接受颇快，有时甚至能指出一些偏见和不足，常一针见血。得闲两人一起在书房安静地看书品茗，阳光花影茶香，一室温馨。

看书看得乏了，洛影喜欢趴在桌上盯着步天音看，美其名曰：养眼解乏，视觉美容。都说好花易谢，美人易老，用在这妖魔身上是不通的。洛影在悄悄长大，而步天音容颜依旧。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只能说他更美了，魔力更强了。使劲看，使劲看，把他的美貌吸过来！洛影直看得步天音脸红，转开头去。见此，她得意地在心里暗笑，赢了！第八十九次。

可是，渐渐地，这情形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何时起，当洛影再注视步天音时，他不再脸红，而是抬头，与她对视。最后，反而是洛影脸红而低下了头。步天音脸上带着浅笑和脉脉温情。

有一天，洛影在清露苑惊见叶咏轻搂着柳香罗，下巴啪地差点儿掉到地上。一问才知，叶咏终于追上了柳香罗，两人已确定关系，决定秋天洛影回掬月斋时就正式成亲。洛影不可谓不欣喜，毕竟叶咏的绝招是她传授的。

一晃五年过去，洛影身体大好，除体质稍弱外，基本与常人一样，冬天不再是她的噩梦，夏天也不再如火炉一般。药浴也已经结束，她可以回掬月斋用晚膳了。

那天，洛影准备回去时，步天音默默送到门口，在她欲转身时轻轻说："在这里用晚膳也没关系。"眼睛看着别处，面上被霞光映红。洛影注视着这妖魔般邪美魔魅的人，一瞬间，心里有如喝了酒一般。但看看不远处躲在花丛间的秋水，小鹿般的眼睛忐忑不安地望着她，充满期待。五年来，她没和秋水一起用过晚餐。秋水为今天高兴得夜里睡觉都笑，她怎么可以伤一个孩子殷切的心？所以，她终还是回去了。步天音那天一直站在门口直至月上中天，冰凉的晚膳原封撤下。

不知何时，姬园里已经被丫头嬷嬷充塞。洛影好奇地问起，朵儿瞪大眼睛望着她，“小姐不知道吗？因为公子总是不召见姬人，所以里面的女人都被降为奴仆分散到别庄了。这是很早之前的事了，大概去年夏天吧。姬园现在也不叫姬园了，改名叫拂绿园。哎，朱林来了，小姐，我过去一下。”

原来朵儿也有心上人了，真是重色轻主！想想，掬月斋几个丫头，小柔虽不漂亮，但自有一种温柔态度，前两年便发现总是有一个男仆偷偷来找她；琦玉爽朗爱笑，身板结实，前些日子主动宣布，她与别庄的一个管事有婚约，明年春天成亲。现在朵儿也有心上人了，掬月斋喜事不断啊。

“青洛，在想什么呢？”步天音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不用看也知道，他的目光柔情似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独处时，步天音总是叫她青洛。洛影一向知道，他对她很好，现在，好到让她害怕。

不久前，金嵘上山时闲谈中无意说出，她的父母现在过得很好。因为，早几年他就遵师父意思，高价收购花霖所有的木雕。花霖与尹深秀依旧住在简曲附近的宁静小村，但高屋大院，仆婢成群。花霖可以诵读喜欢的诗书，做文章，偶尔制作木雕，不愁生活。洛影走后第二年，尹深秀生下了一个男孩，名叫花开。尹深秀还是时常思念花弄影，故花开的小名叫念影。

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步天音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温柔，言语行为日渐亲密，一直以来的自我欺骗无法再维持下去。

“青洛，到底在想什么？”脸被托起，步天音美丽妖娆的面庞近得能感觉到他如兰的气息。

“天音，以前你曾说等我长大要把我送给贵人，那是谁啊？”几个月前，因步天音一再要求她唤他名字，好不容易才改过口来。

“你还记得啊。不过不必了，那人不久就要成亲。”步天音轻笑，拉着洛影坐到他膝上。

洛影好奇道：“那人是什么贵人啊？”

“当今太子。”步天音捧起她的脸，“青洛，不要再想不相干的人了，以后只要留在我身边就好。”花瓣般嫣红柔嫩的唇贴近，幽深的丹凤眼中情深似海。

“这么说如果他不成亲，天音就要将我送给他了？大坏蛋！”洛影突然伸出双手掐他的脸，挣脱他的怀抱，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跑。

步天音无奈地叹口气，“又逃跑了。”

清露苑花径。

“小影，小影！”少年的声音清澈如山泉，一迭声地叫着。

“秋水！”洛影笑了。

秋水十四岁了，已是个长身玉立、秀挺清俊的少年。他平时安静腼腆，温和少言，只是一见到洛影便如同换了个人似的，露出甜死人的笑容，双眼弯弯如新月。

“小影！”秋水如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紧抱住她，“小影，叶管家说，我的武功修为又更进一层了。”说完照例满怀期待地看着她。

“嗯嗯，太好了！”洛影也如同以往任何一次般称赞，然后，拍拍他的肩，示意他弯腰。他比她的身体年纪大两岁，现在身高已经比她高多了。老规矩：左边亲一下，右边亲一下。接下来，等他惯常的口水涂脸。

“小影……”秋水向她伸出手，遮住她的眼睛。

“嗯？”洛影眼睛在掌下眨着，睫毛刷着秋水的掌心。

唇上有东西覆上，柔?，湿润，有温热的气息吐在脸上。脑中依稀有答案欲冒出，但是不敢相信。

那东西在唇上辗转，吸吮，轻舔，并试探着欲进入。

洛影不能再欺骗自己了，猛然推开秋水，发抖，尖叫：“谁教你的？”

秋水明亮的大眼睛无辜地扑闪了下，“没人教我。有次看见叶管家和柳嬷嬷这样亲亲，叶管家说，对喜欢的女孩子就可以这样亲。还

说，该动口时就动口，该出手时就出手，男子汉大丈夫，先下手为强……”

洛影几乎晕倒。这不正是她给叶咏传授的绝招吗？没想到有天会报应到自己身上。

“秋水，我告诉你，这种亲亲不能乱用的，一生只能对一个女孩子这样（好像也不太对，不过不管了）。而且要等你长大后才行，现在太早了。罚你以后都自己一个人睡，做得好也不奖励你了！”终于找到借口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秋水委屈地看着她，“可是……”

“不听话就不要你了。”终极武器。

秋水美丽的大眼睛里有水汽氤氲，却不敢再说话，只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洛影狠狠心，不理他，自顾回去。

朵儿手上拿着梳子，呆呆望着洛影。

怎么了？洛影疑惑。

还在呆看。洛影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回魂啦，朵儿，病了吗？”

“啊，没有。”朵儿醒来，“小姐真好看，以前还好，现在看着看着就看呆了。哎，我要是有小姐十分之一的美丽就满足了。”

洛影咯咯笑起来，“再好看能比得过公子吗？”

“现在的小姐比公子还要好看得多，要不朵儿也不会看呆。”柳香罗在一边笑道。

洛影惊住，“拿镜子给我。”

一直以来，每天清晨穿衣梳头时洛影都闭目打盹，任由摆布，直到小柔给她洗好脸，坐到餐桌前才睁开眼。她一直知道，这个身体是美丽的，因此没刻意看过自己的长相。近两年，身体如小树抽芽般成长，只觉自己身体开始变得柔软，脸庞手臂也不再圆嘟嘟，但也没多在意，想着总之是个小女孩罢了。从没想到，这身体会如此之美。

镜子拿来了。洛影看着镜中人差点儿失魂。这种美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不是已知道那是自己，说不定洛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纳西塞斯一样，爱上过于美丽的自己。而且，这身体现在只十二岁而已。以后，她会更美丽。

洛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身体注定早夭。这种美不应存在于人间。那么，改变命运的步天音呢？强制扭转命数会遭到怎样的惩罚？

丢下镜子，洛影奔向涵墨轩。

呼呼，这身体还是虚弱啊，可恶！洛影扶着道旁山石喘气。苦熬五年好不容易扭转天命活下来，可天生身体就不适合练武，内功练七年都比不过正常人一年的份儿，只是走路跑跳略比常人快些而已，可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终于到了涵墨轩。

径自走入书房，步天音果然倚在榻上看书。看见她，步天音嘴角勾起轻笑，半支起身，把她拉入怀里，“来了？”

洛影微低头道：“天音，你可有哪里感觉不舒服吗？”

“怎么了，忽然问这个？”步天音微愣。

“你别管，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说着，抬头注视着他，心里绷了根弦。

“没有。倒是你，好像有些不对。”步天音托起她的脸，细细看她神色。

洛影推开他的手，“你真的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步天音一笑，“是啊，要不你亲自检查看看？”

洛影犹豫了一下，“好。”

步天音倒怔住了。

洛影也不理他，伸手剥他衣袍。

步天音脸微红，有几分羞意，却并不阻拦。

很快剥光他上衣，洛影仔仔细细察看他身体，从头颈一直到胸腹再至后背，不时用手按按，“痛不痛？麻不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觉？”一边按一边看他神色。

步天音窘得简直连背都红了，“没，没，你不用这样，真的没事……”

洛影还是不放心，将他长及膝盖的如缎乌发拂至胸前，完全露出背部，细细看过。

“咦？！”有发现！在步天音背部，隐约有一株兰草，纤长叶茎，姿态宛然，是墨色的。

第六章 命轮脱轨

第六章 命轮脱轨

洛影在京城里听闻最多的便是他了，今日才得见真人。但见了却希望自己从没见过他，如果可以，最好以后也永远不要见到。

“怎么了？”步天音道。

洛影一说，他讶然，“当真？”看来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见了！”原来位置依然白皙光洁如玉，连个斑点都没有，更不用说墨色兰草了。

“青洛，别逗我了。”步天音轻笑。

“才没呢。我刚才真的看到了。”洛影撅起嘴。说大实话却不被相信，那感觉真的不好受。

步天音只是笑，并不反驳，但看得出，他还是不信。

洛影郁闷，低头在他的肩膀咬了一口。

步天音疼得轻哼了声，回身捞过洛影，“小调皮！”

“才没有，我说的是真的！”洛影趴在他身上，瞪眼。

步天音笑看着她，“好，你说的是真的。”

“你又不是真相信我！”

“我信了，真的。”

“骗人！”

“没骗你。”

“假话！”

“没有。”

“就有！”

“真没有。”

“就有就有！”

“呵呵，好吧，你说有就有。”

“哼，你果然还是不信我！”洛影生气。

步天音狭长的丹凤眼里笑意盎然，眸光流转间荡魂摄魄，挺直的鼻梁如玉雕就，形状美好的双唇正欢快地笑着，唇角上翘，弧度也是那么优美醉人。唇色若春天最娇嫩的花瓣，轻红、柔软、透明、润泽，盛情邀约佳人品尝。

洛影抗拒不了这邀约，于是就品尝了。在她回神前，她的唇已经贴上去了，轻轻地，仿佛怕惊醒了正在沉睡中的花朵。

步天音有一瞬微惊，随即揽住她的腰，另一手扶在她的脑后，把她的唇压向自己，不给她撤离的机会。轻舔，吸吮，柔柔啮咬，很快步天音的舌便侵入洛影的口中，含住她的小舌，引它共舞。

洛影只觉自己好像飘在云层间，又仿佛沉浸在酒缸中，醺醺然，陶陶然。口中好像一直在吃着什么，柔软滋润，微甜清香，滑腻温暖。那好吃的东西一直主动进入，于是她便顺理成章就吃了。只是那东西也同时在啃咬她的唇，很轻很温柔，似极力爱怜着最珍贵的宝物。

很久后，洛影在步天音怀中清醒过来。

步天音凝望着她，唇红艳肿胀，白玉的肌肤仍透着几分轻红。微笑，那眼中的深爱差点儿把她融化了。他轻吻如羽，“青洛也爱我，太好了。”

轰！洛影脑中响起炸雷。我，我，终于还是对他下口了？难道，我真的对他动心了？顿时，面色惨白，身体僵硬如石。

“青洛，你怎么了？”步天音疑惑地望着她。

“没，没什么。我忽然想到，还没检查完……”

步天音轻笑起来，“你还要检查哪里？下面的等你长大再检查好不好？”丹凤眼里闪着妖异诱惑的光，玉颜更多一层红晕。

洛影也不由得脸一红，“你别乱想，我只是单纯的检查。真的！”强调反而更可疑，步天音不禁有些好笑。洛影有几分想退缩，但这时打退堂鼓不是坐实了自己原先有不轨想法?

洛影只好鼓起最后余勇，抓过被单盖在步天音身上，然后按住他，把他的长裤褪下来。她掀起被单一角，仔细察看他的双腿。不得不说，这妖魔连双腿都美得无可挑剔。虽本着相当光明正大的理由，也相信自己是无邪念的，但最后，还是感觉自己色心大起，对着那妖魔的美腿暗地里垂涎三尺。重盖上被单，洛影暗骂：这妖魔，连天使都会被他勾引下地狱。呃，虽然我不是天使。

“都看过了，有什么想法？”

“很完美！”洛影冲口而出，随即发现失言，连忙补充，“我是说，没发现什么问题。”

步天音看着她微微一笑，一副了然的样子。

洛影红了脸，转过身，“你把衣服穿好吧，我走了。”说着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涵墨轩。

清露苑。洛影独自走在小径上，虽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她却感觉如坠冰窖，身心皆寒。

必须离开了！一直告诉自己不可以，为什么还是陷进去了？妈妈的悲剧，绝不能重蹈。趁现在还来得及，尽快抽身。

哽咽，泪如雨下，不能呼吸，好久没这么痛苦了。在更痛苦前，走吧，青洛！

当夜，窗外明月高悬，室里的人儿却无声轻泣。

“为什么？”是妈妈愤怒的声音。妈妈初时的美貌已经被时间吞噬，眼角有了细细鱼尾纹。

“你还不明白吗？离婚，我已经填好了，也签了名，只差你的签名了。”那个本应该称其为父亲的人倒还是英俊潇洒，比以前更多了中年人特有的成熟魅力，扬着手中的两张纸，满不在乎地说道，根本不在意妻子的神色。

“我问的是，为什么要跟我离婚？我哪里不好，哪里做错了？”女人的声音里带着极力克制的颤抖。

“你没有哪里不好，也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我已经不爱你了。”依旧是冷淡的声音。

“哈哈，不爱了？你曾经发誓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至死不渝！”接近神经质的声音。

“那是以前。以前我确实爱过你，但那是很遥远的事了。”

“你说的永远不变的爱就只是这样？哈哈，至死不渝就只是谎言？骗子！”

“我没有骗你。当时对你说时，我确实是真心真意想要爱你一辈子。那时对你的爱是真的，现在不爱你了，也是真的。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人心也在变化，永远当然也会变。”男人的声音很冷静。

“哈哈，原来你说的永远，只是一点点。”

“你就是这样，总是那么天真。你以为你是梦幻公主吗？再美的花也会枯萎，再亮的星星也会陨落，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永远？男人说的话最多只能信三成，这你都不知道？恋爱时的甜言蜜语怎么能当真？可笑！”男人狠狠掐熄烟头，用脚踩碎，脸上是冷笑。

十三岁的青洛站在客厅角落发抖，但此时没人有余暇注意到她。

“哈哈！”女人狂笑，“我确实可笑！为了你，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帮你撑起公司；公司好转后又一心一意在家照顾你和青洛，替你看护多病的父母，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公司发展了，你腰包里充实了，我的青春也没了，你却对我说，不爱我了！”

男人厌恶地转过头看向窗外。

“好吧，你说，离婚后怎么安排我们娘儿俩？”女人惨笑。

“什么怎么安排？这家里一切都是我挣来的，当然都归我。不过我也不是无情的人，喏，这有两万块，拿去用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人要识趣点儿才聪明。”一叠钱被轻蔑地丢在茶几上。

“两万？当初结婚时我帮你开公司就出了五十万。连这房子也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是又怎么样？房子和公司方面我早处理好了，你一分钱也拿不到！老实告诉你，我一切都考虑好安排妥了才跟你挑明的。那两万是看在当初好过一场的分上才给你的，否则你什么也没有。”

“那青洛呢？青洛是你的孩子，你就一点儿抚养责任都不尽？”

“那两万里都包括了！你少啰唆，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男人不耐烦了。

女人还想说什么，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走进来，“还没解决？烦死了！你不是说要陪我去买衣服吗？”

男人立即温柔无限，殷勤地扶着女孩坐下，蹲在女孩脚边，“马上就好了，别急。”一转脸，又是一副冷淡的神色，“怎么还不走？等我找保安来赶吗？这房子我已经过户给小龄了，只要她高兴，可以告你们非法侵入民宅。”

“哈哈！”女人发出一阵狂笑，抓过离婚书签上名字，拉起青洛大步出门。

“喂，这两万你不要了？”男人在后面叫。

女人轻蔑道：“那钱你留着讨好小情人吧，我嫌脏！”再不回头。

人来人往的大街，女人紧抓着青洛的肩厉声道：“青洛，你都看到了吧，这世上根本没有永远！相信爱情就只会伤害自己。女人，只有依靠自己，只有自己爱自己才会幸福。男人是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爱什么都可以，就不能爱上男人。青洛，记住，他们全是骗子！骗子！”

青洛含泪点头。凄厉的尖叫在大脑里回荡。

洛影哭道：“妈妈，妈妈，我没有忘记！”

“小姐！小姐！”有人摇她。洛影皱眉，睁开眼睛，是朵儿。

“小姐，做噩梦了吗？梦中你一直在哭。”朵儿怜惜地看着她。

洛影轻“嗯”了声，没有说话。

朵儿轻巧地给洛影梳头，洛影依旧像往常一样闭着眼，任她所为。小柔打来清水，为洛影洗脸、净手。琦玉端了玉盅、软刷来，玉

盅里面是浸有香盐的温水，洛影含了漱口，取软刷擦拭牙齿，再含水吐了，洗漱完毕。

柳嬷嬷已经准备好早膳。望着满桌精致早点，洛影却一点儿胃口都没有。

真不想走。可是再不走，只怕最后会比妈妈更惨。想想柳嬷嬷、陆凝香她们，空付一腔柔情，却泪落飘零，有若漫天白花。步天音真会爱我？我不敢自恋地想是真的。即使是真的，这爱能持续多久？这身体是如此美丽，或许他爱的是这美丽的躯壳？可是，这身体是我偷来的。而且，无论多美的容貌，总有凋零的一天。那时，他的爱还会保留多少？与其将来痛苦，不若现在慧剑斩情丝。

想到此，精神振作了些，早膳也能下口了。洛影心中再无疑惑，阴霾尽去，脸上露出了坦然的笑容。考虑考虑怎么下山吧，下山后做些事，积善修德，希望能减轻步天音扭转命数的天罚。

行动，事不宜迟。

涵墨轩。

“青洛！你的头发怎么了？”步天音讶然道。

“呵呵，头发太长了太麻烦，还是这样清爽。”洛影掩饰地笑道。

这身体的头发发质很好，又黑又亮又浓密，仿佛最好的丝绸，原本长及脚踝。但下山后为免麻烦必须扮作男子，这头发就碍事了，所以，方才她让柳嬷嬷剪至肩下。看着迤逦一地的青丝，心中也有淡淡惆怅。但世上，向来是有舍才有得，不是吗？

步天音轻叹一声，沉默地把洛影拥入怀中。

如往常一样练功看书品茗，暇时结绳清谈，抚琴论画，好像一切可以维持到永远。

但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这天，洛影在案上留书一封。封上是：天音亲启。

天音如晤：

岁月匆匆七载，久居山上感觉烦闷，今下山一游，不必挂心。临行回念，天音终是我今生最重要之人，望万事保重。待我回归，愿卿风采依旧。秋水寄放庄里，愿暇时关照一二。

此命乃卿所赐，无论何时，皆可为卿而弃，卿勿须忧疑。今生今世，绝不伤害卿一丝一毫，当立此誓，如有背言，魂飞魄散，永无超生！

临别拜上，思绪纷零。

青洛

洛影梳着马尾，着黑色紧身男装，轻轻步出掬月斋。朵儿她们还在睡，晨星仍依稀闪耀，时辰尚早，庄里还没什么人。纵有什么人，看见她也不会多言，她毕竟是公子宠爱的小姐。

悄悄掠向拂绿园，翻过墙。悬崖上，秋水已把各种物什准备好。在庄里，秋水是最可靠的，只要是洛影要求的，他都会一一办妥。现在也是一样。

洛影再次检查了一遍：以最结实最强韧的布料缝制的降落伞，一柄锋利的匕首，一个内置油纸防水的包裹。匕首就绑在腿上，万一之时方便取用。包裹里有一金英、十银英、十铜英，还有一套换洗衣物，以及若干干粮和少许药品，这些旅途必备物品洛影是不会遗漏的。

秋水看着她忙碌，大眼睛里弥漫着雾气，“小影，我也要跟你一起走。”

洛影检查无误，把包裹缠在身上，又绑上降落伞，“秋水，你的武功还没大成，而且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所以你要好好努力，乖乖等我。”

“那……你什么回来？”

“不知道，或许一年，或许两年。”洛影叹了口气。等到我对天音死心，对他再无非分之想时，等到心门再次紧闭之时。

“如果小影一直不回来怎么办？我，我还是和小影一起走！”秋水泫然欲泣。

“不行！”此去并无必生把握。若不幸身死，便应了天命，免了天音的天罚。若幸存，也不知前路如何，绝不能连累秋水。洛影看秋水虽不语，但眼神仍固执，微踌躇，叹道：“好吧，如果我五年之内仍未回来，你可下山寻我，那时便到一家叫碧水居的店探问我的消息吧。”

她走到崖前，欲跳，却动弹不得。回首一看，秋水紧紧拽着降落伞的绳子不放。

“秋水，放手。我该走了！”

秋水不动。

“放手吧，秋水。以后还会再见的，乖。”

当洛影终于纵身跳落悬崖时，最后映入眼帘的是秋水哀凄的美丽大眼睛和纷零如雨的泪。

跳崖结果如何？

当然没死。死了就没戏唱了。只是，此时天下恐怕没人比她更狼狈。

降落过程一直很顺利，但快到底时，洛影发现下面是个大沼泽，如果落在那里她必死无疑。于是，她拉动绳索，紧急调整降落方位，在最后硬是又向前方飘了几十米，可还是在沼泽里。急中生智，洛影将降落伞的调整绳甩出去，缠在沼泽边一棵树的树枝上，总算阻止了下落。整个人倒悬在树上，垂落的发梢离沼泽咕嘟冒出的水汽只有几厘米。

抓住附近的树枝，洛影极力挣扎着起来。最后，人终于不再倒悬着了，可身上的包裹不知怎的散开了，里面的东西争先恐后往下落。

洛影吓坏了，急忙伸手去抢。人又一个倒栽葱，洛影赶忙一手抓住树枝，一手去捞最后在她面前闪过的东西。

幸运！是金英！包裹里其他所有东西都被沼泽吞噬了，只剩下她手心里那一金英。正乐着，听见咔嚓一声响，她抓着的树枝华丽丽地

断了。在重力作用下，她与沼泽亲密接触了。万幸的是，身上还绑着降落伞，而降落伞缠在树上，所以她没沉下去，不过全身都是泥浆，成了不折不扣的泥人儿。

怎么办？洛影想了想，把那珍贵的一金英含进嘴里，用手抓着降落伞，小心翼翼地向那棵树挪动。不能太用力，否则会越陷越深。等她爬到那棵树下，攀上树，她全身再无一处是干净的了，包括头脸，连眼睛都快被泥糊住了。

洛影带着降落伞从那棵树攀到另一棵树，此时已在沼泽之外，这才敢取出匕首割断降落伞。没了那沉重的包袱，轻松了许多，但身体还是比平常重了十几斤，全身上下都是厚厚的一层泥。但这附近没有水可清洗，就算有洛影也不敢下去，谁知道那水里藏有什么危险呢？还是等出去了再说。

吐出金英，洛影万分仔细地把它藏到贴身之处。这可是她唯一的财产了，往后吃住行发展都得靠它。目前问题是，她应该怎么从这片密林走出去呢？

两天后，一个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物什出现在迷踪山下的道上，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我终于出来了！"这东西，就是洛影了，别怀疑。

洛影在那密林里转悠了两天才走出来，又累又饿又渴又乏，但终于看到人，还是感动得不行，忍不住走过去，想问问这是哪里、附近有什么城镇。谁知那些人发出一阵恐慌的惊叫声，把手里的碗筷什么的朝她砸过来，纷纷落荒而逃。小食摊老板抖了一会儿，面无人色地操起一根木棍缓缓走近。

洛影愣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这是为什么。嘿嘿，没办法，这两天都是这脏乱状态，习惯了就没发觉有异。看来，不把自己弄干净点儿，没人会把她当人了。

近一个月后，大凌京城里多了个褴褛的小乞丐，浑身脏得随便一拍就能抖下两斤尘土，头发又短又乱，纠结在一起，脸灰蒙蒙附着厚

厚一层油泥，看不出五官本来面目。只一双大眼睛比暗夜里最璀璨的星星更明亮，比秋天最清澈的湖水更澄净，灵动生辉，顾盼间摄魂夺魄。

洛影随意倚坐在街边地上。这对以前的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却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她现在是乞丐。

呵呵，其实当乞丐也不错啊。洛影懒洋洋地坐在京城缘济大酒楼入口近处晒太阳，惬意地微眯起眼睛，打量着进进出出的达官贵人。

到了京城后，洛影发现当乞丐也收入颇丰。

不知为何，被她注视的人几乎没有不解囊的，或多或少，都会丢些钱给她，不到傍晚，她身前就堆了一堆钱。其他乞丐不禁嫉妒仇视地看着她。洛影被看得发毛，卷起那堆钱，离开，却发现后面跟了一群。

洛影笑笑，专往无人处走。到了一处僻静的巷子，回过身，看到七八个乞丐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你们想干什么？”洛影明知故问，笑了笑。

看到她笑，那几个乞丐更怒，“臭小子，把钱拿来，要不然今天有你好受。”

“你们想怎么给我好受？”洛影还是笑。

那几个乞丐不说话了，或卷起袖子，或捞起棍子，慢慢靠近。

洛影也不再言语，在旁边树上折了一根细枝。

当那些乞丐扑来，洛影轻巧闪过，手臂扬起，瞬间在他们身上各戳了一下。

“哎哟！”

“哎哟！”

……

痛叫声不绝，没一会儿，强袭的人全倒下了。

有犹豫着而没扑上来的，这下更不敢上前。

洛影笑，她虽武功薄弱，但对付几个乞丐还是不费力的。

“想弱肉强食，也得瞧瞧自己有几分斤两。本来就是弱者，还想欺凌同伴？”洛影踢了一脚刚才最凶狠的乞丐。

那些倒地的乞丐动弹不得，只得求饶道：“以后不敢了，放了我们吧。”眼里流露出乞怜的目光。

洛影淡淡一笑，树枝轻点，解开他们的穴道。众乞丐爬起来，忙不迭地要走。

“慢着！”洛影的声音虽轻，但听在他们耳中却像打了个雷，忙转过身，“有，有什么事？”

“我叫龙影，大家交个朋友吧。”

众乞丐不敢置信地互看了眼，点点头。

“我叫阿七。”

“柳临。”

……

洛影把今天得到的那堆钱摊到地上，“阿七，拿这些钱去买些吃食，大伙儿找个安静的地方吃饭吧。”

阿七应了，“城外有座破庙，我们常在那里聚集。只是这些钱太多了，够我们吃几个月了。”

洛影笑笑，“不只是我们几个。把今天没得着钱或没吃饱的伙伴都叫来一起吃吧。”

众乞丐欣喜地点头。柳临道：“我去！我的腿脚好，跑得快！”

洛影笑着点了点头。

那以后不久，洛影成了京城乞丐头儿。自然，再没有乞丐欺负她。所以，洛影当乞丐也当得颇得意。只是，无论什么时候，得意忘形都是不可取的，否则，报应即到。

因为春末的阳光晒得太舒服了，洛影不由得慵懒地伸展开四肢，张开的手啪地打在了一个正准备上楼的华服男子身上，华服上清清楚楚印了个乌黑的“仙人掌”。一时间，两人都呆住了。

而缘济楼上，正有两双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公子，那是京城里出了名的坏脾气头儿，屈将军家的二少爷屈潮。恐怕那小乞丐要倒霉了。”

“嗯，如果那孩子有危险，小君你去帮他一下。”

“我知道了，公子。”

洛影感觉不妙，很快回过神，爬起来行了个礼，“这位大爷，小的一时大意，脏了大爷的衣服，望大爷大人有大量，原谅小的这次。”说着，赔上一个大大的笑容，诚恳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自己认错在先，又送上了顶高帽子，他总不能自削颜面说自己就是个小人吧？万一那人实在受不起高帽子，好女不吃眼前亏，跑为上计。难不成他还满大街追一个小乞丐？思及此，眼里不禁涌起笑意，双眸越发波光流转，顾盼生辉。

“没，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屈潮。”

“呃？”洛影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莫名其妙地看着屈潮。他怎么脸红红的，倒好像颇害羞似的，奇怪了。“哦，我叫龙影。”

“龙影，这个，呃……”屈潮红着脸吭哧了半天，还是没能说出什么，最后转身快步上了缘济楼，把呆怔的洛影撂在了楼下。

“真是个怪人！”洛影下了结论。摇摇脑袋，把他丢之脑后，继续她的阳光浴。

不说洛影不解，其实楼上还有两个比她更吃惊的人。

“小君，今天屈潮生病了吗？”

“公子，那，那个小乞丐是女的！”

“当真？她说她名叫龙影，这可是个男子的名字。”

“嗯，穿着也是做男子装扮，可她真是个女子。公子，我们带她走好不好？”

“呵呵，小君喜欢？”

“……嗯。”

“好吧，我们下去看看，如果她愿意，就带她一起走。”

洛影张开四肢闭着眼睛倚在缘济酒楼墙角晒太阳，午后的阳光晒得她想打瞌睡。突然感觉眼前一暗，她狐疑地睁开眼睛，面前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紫衣少年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含笑望着她。

紫衣少年肌肤如玉，不同于步天音的妖娆妩媚，他美得如清风朗月，高雅脱俗，天然有种亲和感，让人一见便想与他多亲近。他的身姿、容貌，让人无话可说。因为，你所能想象的最美丽、最合适，都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完美恰当得让你想膜拜上天的造物之能。他的眼神温暖得令人如沐春风，他的微微一笑，让人感觉大地春回、百花盛开。这少年，真正是完美无缺玉无瑕！

那男孩，五官精致漂亮，微褐的皮肤细腻润泽，如同甜蜜的巧克力。他有双极动人的眼睛，琥珀色瞳仁，机灵黠慧，好像小狐狸一般可爱。虽然身形尚幼，但已可看出翩然姿态。

他们找她有什么事？经过步天音七年的美色强化训练，洛影虽然心中对他们赞不绝口，但已不会露馅。她眼睛滴溜溜在他俩身上转了几圈，回到他们脸上，眼神问："有何贵干？"

紫衣少年轻笑，"你叫龙影？"

咦，被他们听到了？他们肯定武功好得很！洛影点点头，"嗯，不错。"

"我是蓝田玉，他叫小君。蓝田是复姓，可曾听过？"

"蓝田日暖玉生烟？"

紫衣少年有些微诧异，"这句话形容得很好，不错，蓝田家向以暖烟玉传名于世。"

纯属巧合！我只是想起了李商隐的《锦瑟》罢了。"公子与我攀谈，不是为了讨论玉石吧？"

紫衣少年只是浅笑不语，看了看身边男孩。

"你跟我们走好不好？"男孩开口了，黠慧的大眼睛可爱地扑闪着。

洛影微微有些吃惊，"为什么？"

男孩噎了一下，满脸通红，急忙道：“反正，你跟我们走就是了！”说着伸手去拉洛影。男孩小小年纪，力气颇大，洛影硬是被他拉得向前冲了两步，险些撞上紫衣少年。

怒！洛影狠狠瞪住他，“我才不！我在这儿好好的，干吗跟你们走？”

男孩紧攥着她的手不放，“当乞丐有什么好！你跟我回去！”

“哼，当乞丐有什么不好？快乐逍遥无人管，东家送衣西家供饭，给个皇帝也不换。”

紫衣少年扑哧笑了，柔声道：“小君，既然她不愿意，便不要勉强了，走吧。”白玉般的手轻拂，洛影便恢复了自由。

“小影，后会有期。”紫衣少年向洛影微点头，携男孩含笑离去，衣袂翩然。他离去，仿佛春天也跟着走了。

男孩不断回头看洛影，大眼睛里满是不甘心。

呃，我可不可以后悔啊？洛影呆望着他们的背影。

正神魂不定，有个重物倒卧在她身上，险些把她压翻，而且带着浓烈的血腥味。

洛影转头一看，吓得僵在那儿。一个黑衣中年大汉，满身血污倒在地上，伤口还在汩汩冒血。洛影第一反应是：赶紧离他远点儿！

正想挪开身体，那黑衣大汉紧抓住她的脚踝，“救，救我！”不大却锐利的眼睛盯着洛影一眨不眨，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不答应就别想脱身。

洛影赶紧点头，“好，好！你先放开我！”

大汉的手终于松了，人也晕了过去。

洛影摸摸生疼的脚踝，哭丧着脸。忽然，她听得大街上传来急奔乱跑的声音，“御卫军出动了！说是抓钦犯，有人入宫盗药！”

洛影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八成就是这家伙！她怎么这么倒霉啊，现在不管也不行了！洛影赶紧掏出一个竹哨使劲儿吹。

四周一下子冒出许多乞丐，“头儿，什么事？”

“帮我把这人藏起来！快！”

众乞丐应诺，立即有人抬着那黑衣大汉离去，也有机灵鬼迅速擦去地上的血迹。

“今晚老地方聚会！帮忙的都有犒劳！”

众乞丐欢呼散去。

洛影四处看了看，周围人群早已散去，了无人迹，心中一凛，自己也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啊，糟糕，军队已经近在眼前了。

“你！为何在此？可看见一个黑衣大汉？”一个像是队长的军官喝道。

“当然看见了啊。”

军官大喜，“他往哪里去了？你带我们去捉拿！”

“唉，可是那么多黑衣大汉，你问哪个呢？”

军官糊涂了，“就只有一个黑衣大汉，哪儿来那么多？”

“大人，您这可就错了，从早上到现在，大街上人来人往，小的今天至少看见十多个黑衣大汉了啊。”

军官愣了一下，怒道：“你是存心搅和！我问的是刚刚才逃出宫的黑衣大汉，身上带伤，衣服上染了血。”

“大人，他肯定看到了！他身上的衣服有血！这里也有血迹！”一个军士眼尖，指着痕迹道。

洛影暗道不好。

军官冷冷道：“你这小不点儿倒狡猾，看来不吃些苦头是不会说实话了。”说着拔出佩刀。

洛影心里大叫：神啊佛啊不管谁都好，快救命啊！

上天好像听到了她的呼喊，正当那军官想动手时，一个威严浑厚的男子声音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一时众军士全哗啦啦跪下，“参见二皇子！”

洛影转眼一看，几乎无法呼吸。

这少年十七八岁年纪，被阳光晒得很健康的蜜色肌肤仿佛会发光一般。龙章凤质，卓尔不群，身上的银甲使他仿佛天神临世一般威武神俊，那气吞天下的威仪压迫得人呼吸困难。原来他就是二皇子龙擎天，传说中十五岁便威震三军、名扬各国的神威将军。虽说太子是大皇子龙慕天，但声名却远不及二皇子。洛影在京城里听闻最多的便是他了，今日才得见真人。但见了却希望自己从没见过他，如果可以，最好以后也永远不要见到。不知为何，见了他洛影就觉得心中惊惶不已，有种遇见天敌的恐怖感。

离京城万里之外的瑶决山。

一个白衣少年忽然面色大变站起身，“命轮脱轨了！勾陈星暗，未来凤星已陨落，天下将有大乱！”

“露，为什么会这样？”另一个青衣少年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逆天之人入世，与帝星相遇，扰乱了命轮。”

“呵呵，是吗？这样看来，这逆天之人是个女子喽？好玩！我要去看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嘻嘻笑道。

“馨，这可不是好玩的，如若处置不当，必将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白衣少年面有忧色。

少女笑道：“露，别担心，我们天狩门不就是负责纠正命轮的错误，代天行狩吗？泉，派你的鸟儿探听一下京城的消息。”

青衣少年笑着应了。

少女开心地在屋里转来转去，“太好了！师父一直说，没事不可以乱跑，现在终于有事了。泉、露，收拾行李出去玩吧！”

青衣少年和白衣少年相视好笑。

第七章 逃之夭夭

第七章 逃之夭夭

能在这人间仙境居住，又得世外高人传授，真是福气！花弄影暗想，这是我时来运转了吗？她不知道她离开后三老的谈话，否则只怕她立刻就会打包逃跑。

龙擎天锐利的眼睛扫过众军士及洛影，与洛影对视了三秒。只是三秒，因为洛影受不住他的威压而低下了头。

“卢怙，怎么回事？”只是淡淡的问句，却莫名让人感觉有无穷压力。

那军官抖着声音把过程交代了，龙擎天看了看洛影，正想说话，忽然有人急奔而来，“二殿下！翼遐郡主薨逝！乐林王请您速回王府！”

龙擎天听了对卢怙道：“放他走。”对来人耳语几句，随即大步离去，身后一群人紧随而去。直到此时，洛影才发现，刚才来的并不是龙擎天一人，只是他的存在感太强了，以致她没发现跟在他身后的一群人。

卢怙不再理会洛影，带着军士们扬长而去。

洛影拍拍胸口，大喘了口气，好险好险！她真是太感激那个什么郡主了，别人死就死了，她死了还能救人，真是生得伟大，死亦不凡。

周围人又渐渐多起来，有人窃窃私语。

“翼遐郡主竟然薨逝了！那么个花容月貌的巾帼英豪，可惜可惜。”

“对啊，我家小三儿在乐林王府当差，听说郡主在后花园练剑时突然倒下，然后就薨了，这可真透着邪门！”

“二皇子跟翼遐郡主从小青梅竹马，又有婚约，难怪他刚刚一听闻就匆忙离去，想必很伤心吧。”

“那是当然啦。不说别的，这桩婚事好处可多着呢。乐林王手握重权，不但是二皇子的师傅，又是泰山大人，当然是支持二皇子的了。而且翼遐郡主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军法谋略熟稔于胸，过门后也能助夫君厮杀战场。咱全京城谁不说他俩是天造地设、天生的一对儿。”

“可现在郡主竟先走了。太可惜了，世上哪还有谁能配得上我们二皇子啊。”

“唉，这大概是天妒红颜吧。”

……

洛影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离去的竟是这么个绝代红颜，心下不由得有几分可怜那个二皇子了，虽然刚刚还怕他怕得要命。

洛影一面为那薄命的郡主哀怜，一面站起来摇摇晃晃向城外走去。她神思恍惚，一点儿也没发觉有人在注意着她。

霞光隐没，银月初升。城外的庙里一片欢腾，众乞丐兴高采烈地或猜拳行酒令，或手舞足蹈地哼唱小曲，或独个儿蹲在一边吃喝，还有的躺地上啃鸡腿。

越过群情沸腾的众乞丐，洛影悄悄扯了扯柳临，小声道：“那人在哪儿？”

柳临也压低声音，“搁成思悟家了，头儿要去看看吗？”

洛影左右看看，“你通知参与的朋友，口风要紧，那人是个祸根子。近些日子，大家也别去成思悟家了。那件事，就当没发生过。”虽然龙擎天放了她，但她对他有种从心底涌上的恐惧感，总觉得事情没完。

柳临点点头，继续祭他的五脏庙。

洛影逗留了一会儿，吃饱喝足，跟众乞丐笑闹了一阵，离开庙漫步回城。天上明月照人归，后面有人紧跟随。她心里有事，也忘了妈妈曾交代，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要忘记常往后看看。人要常往后看，才能更好更安全地向前走。

回到城里已将近午夜，成思悟的家在城西。

说起这成思悟，名字起得好，吃饭吃到“撑死吾”，好命啊。可是运气相当不好。交友不慎，生意一败涂地，祖产赔光，气死老父，哭死老母，妻子跟人跑了。家里家丁都是人精，见势不妙，趁他睡着时偷了东西全跑了。等他醒来，只剩一所空宅。他呆愣后万念俱灰，解下腰带准备自杀，正巧被听说了他倒霉事的洛影和众乞丐碰上。

其实那时洛影也没安好心，只是想瞧瞧这个比她更倒霉的人是什么样，没曾想观摩了次现场版上吊。最让洛影笑喷的是，成思悟刚吊上去，那腰带就断了，他重重摔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爬起来就狠狠踢了那树一脚，骂道：“连你也敢欺负我！”洛影和众乞丐爆笑。结果呢，当然就被成思悟发现了，他气急败坏之下满屋子打转想找东西打他们，最后找了根擀面杖，气势汹汹地出来，却被柳临劈头抢了过去。成思悟气得大哭起来，哭得洛影他们也心酸，于是和众乞丐一起安慰他。最后，洛影掏出她一直珍藏的那宝贵的一金英，让他东山再起。而他家，也成了他们的秘密根据地。

快到成思悟家时，洛影疑惑地眨了眨眼，好像看到那叫小君的小美人哦。仔细看去，没错，他在远处的巷口向她招手呢。

才走近，小君闪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点了她的哑穴。没等洛影明白过来，他已经带着她轻盈飞奔过一个个巷口。稍停，四处张望了下，小君跃进一家高墙大院，这才放下她。

“回来了，甩掉尾巴了吧？”一个温润如玉的声音道。

“当然，我才不像某个笨蛋呢，被人跟了一路还无知无觉。”小君看着洛影嘻嘻笑道。

有人跟着我？好险！要是进了成思悟家，那黑衣人就死定了。

“小影，又见面了。”蓝田玉暖如春阳，柔如春风的笑容让洛影情不自禁回以微笑。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到要见的人，因为，他在这儿。”

啊？洛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受了重伤，在成思悟家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只怕有性命之忧。”见洛影还是不解，蓝田玉微微一笑，“现在京城里凡买治外伤药的人都会被带走盘问。”

洛影恍悟。

见洛影一直不说话，蓝田玉微怔了一下，伸手一拂。

洛影当即开口问：“你怎么知道是我藏了他？”

“下午在街上见几个乞丐神情不对，留意了下才知道你被军士留难，便猜可能与宫里追捕的人有关。后来见有乞丐在成思悟家出入，又有人尾随你，便确定了。”蓝田玉依然笑盈盈，“你为什么救他？”

“因为他入宫是为了盗药救人。”呃，跟这样的大美人说是被逼的，面上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这样啊。”蓝田玉含笑注视着她，“放心，他现在伤势已不要紧了。你现在已经不能再回去了，否则有危险。容貌也得变换一下才好。”转头看了眼小君。

“跟我来！”小君拉着洛影就走。

被拽到一间内室，迎面是一大桶热水，洛影本能地就想往后退，却被小君一把推了进去。“把你身上的泥好好洗洗。洗好了出声，我给你换水。”小君将洛影上下打量了一番，“没有五大桶水是不行的。”

洛影羞恼，“关你什么事！”

小君嘻嘻一笑，拉上门走开了。

洛影松了口气，还好是让她自己洗，她可不想被拆穿身份。

泡进热水，洛影深深吁了口气。其实她真的很想好好儿洗个澡的，如今也算歪打正着。闭上眼睛，在水汽蒸腾中，仿佛看见步天音妖娆妩媚的脸，如往日一般深情凝望着她。离开惊鸿山庄后，心情一放松就会忆起往昔。神思恍惚，洛影不觉在水中浸了许久。

“喂，你淹死了吗？”小君的声音在屋外响起。

“你才淹死了呢！”洛影怒。

小君哈哈笑，“既然没死，怎么还没洗好？水要冷了，快换一桶吧。”

洛影应了声，赶快三下五除二搓了搓，跳出来披上衣服开了门。

小君也没进来，只将一桶热水递进来就又关上了门。

洛影又跳进去洗。如此，果然换了五桶水才清澈。洛影嘿嘿笑，心想，前世朋友知道了恐怕下巴要全掉地上了。

穿上小君递进来的衣服，洛影变成了个干净漂亮的小公子，有再世为人之感。

走出屋时，小君见了她，变成了木头人。

“小影，他醒来了，一起去看看吧。”蓝田玉来了，看见洛影也略呆了呆，然后轻拍了拍小君，“走吧，再愣着都天亮了。”

没想到那黑衣大汉竟是离忧三老中逍遥老人的大弟子司空焰，他果是为妻子崔素娥的病而入宫盗药的。谢过众人，他便挣扎着想起身，却起不来，急出了一头汗。一问才知，崔素娥服药时间紧迫，他急需返回。

蓝田玉微一思考，“如今各城门出入盘查很紧，以司空大侠现状恐怕不易出城。但听闻三日后翼遐郡主大葬，那时或许城门会稍有松懈。我们可事先布置，到时见机行事，送司空大侠出城。”说完商量诸事。

这天京城人头涌动，街上人满为患。翼遐郡主大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家都为这早逝的巾帼英豪惋惜，因此怎能不来为她送行？虽如此，城门盘查仍很严格。

龙擎天陪着师傅乐林王护着棺往东城门而去，眼睛不经意间扫过，停在一个人身上。

那是个极美丽的小公子，白衣锦带，肤光胜雪，风姿翩然，意态若仙。最吸引他的是那双大眼睛，仿佛聚集了漫天星光，转盼间夺人心魄。小公子手执白玉扇，遮住了半边脸庞。而执扇的手，细腻莹润，白皙犹胜过玉扇。

小公子似乎也注意到他的注视，玉扇滑下，露出容颜，向他粲然一笑。龙擎天呆怔时，那小公子已转身离开。龙擎天当即吩咐身边的随从几句。随从应诺。龙擎天微笑着跟上送葬的队伍。原来是个女娃儿。

那小公子就是洛影，她此时正暗拍心口：可怕的家伙！突然看见他，吓得我扇子都拿不稳了，还好本能地笑了笑遮掩过去，否则就糟糕了。

洛影赶紧跟上蓝田玉他们，正与龙擎天的方向相反。

城门口的军士年纪大了，人又仔细又啰唆，挤了一大堆人在那儿还逐个儿盘查得一丝不苟。洛影心急如焚，再等下去龙擎天他们回城就麻烦了。听说这些天龙擎天常在各城门巡视，在他的眼睛下，苍蝇都别想飞出去。

好不容易轮到洛影一行人，那军士待详问，蓝田玉在洛影耳边低语："小影，笑。"

洛影莫名，咧嘴嘻嘻。

蓝田玉温言道："我等还有急事在身，可否放行了？"

那军士呆呆地点了点头。

于是洛影等人暗压住雀跃的心快马加鞭奔驰而去，逃之夭夭。

同路的有四辆马车。马车一出城门，蓝田玉转眼示意小君。小君了然，取出一套与洛影所穿相似的白袍换上，又把头发也束成与洛影一样。这么一弄，乍一看，两人还真有几分相像。

洛影冲着小君扮了个鬼脸，"小君，叫哥哥。"

小君回了她一个酷酷的眼神，"才不！笨蛋！"转脸不理她。

洛影无语。这?小孩，真不可爱！

蓝田玉在一旁轻笑。再明媚的阳光也比不上他的笑容让人心温暖、安宁，看到他，你自然而然会明白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这时马车已离城有一段距离，蓝田玉让车夫暂停，取来一盆清水，化入一颗丹药，那水便变成棕褐色了。

洛影好奇道：“要做什么啊？”

“小影你也得变换一下容貌，这是易容丹。”蓝田玉小心取了布巾蘸了那水给洛影擦脸，以及手臂脖颈等处。想了想，他将洛影抱下车，让她站好，闭上眼睛。一盆水淋到洛影身上，洛影顿时成了落汤鸡。

洛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睁开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蓝田玉。

蓝田玉微笑，“为防万一，最好也将身上的肤色也变了。”说着把小君叫下车，让洛影上车去换下湿衣服。

那脱下的湿衣服蓝田玉一揉一捏，就化为了飞灰，看得洛影嘴巴半天都合不上。

回到车上，马车继续前行。

洛影现在穿着一身小侍童服饰，肤色深褐如咖啡。蓝田玉又帮洛影把头发梳成垂髫小童样子。说起来，蓝田玉真的让人没法不喜欢他，无论洛影是小乞丐还是现在的美公子，他的语气态度都一如既往的温和。不止洛影，他和所有人接触，无论贵贱贫富，都一样，不愧“蓝田公子玉无瑕”的美名，在他身上还真找不出缺点。

世上确实存在一种人，会生生让你惭愧：同样是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到了一个岔路口，车停了下来。

“小影，到此便得分别了，保重。路上尽快换车速行。刀叔，你送小影到离忧谷，一路小心。”蓝田玉与小君跳下车，从另一辆装饰相近的马车上抬下司空焰，放到洛影车上。

车夫刀叔向蓝田玉颔首道别，驱车快马奔驰。

这样便分别了吗？洛影真的很不舍，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心中多眷恋，终有离别。聚，不是为了散；而散，却是为了下次的聚。

压住心中的惆怅，洛影回望，只见蓝田玉与另两辆外表较朴素的马车朝不同方向行去，渐不可见。那两辆外表朴素的车里是其他几个

乞丐，蓝田玉是想以此扰乱龙擎天的注意力。分向前行两天后，他们会在蓝田山庄会合，以后待在蓝田家为仆。

京城中其他人也做了安排。蓝田玉出资金让成思悟扩大生意，碧水居茶楼将隆重开业。蓝田山庄在京的财力也将照顾茶楼。如此，碧水居顺利实现了合资发展。

洛影也绞尽脑汁为茶楼的兴盛发展出谋划策。毕竟是现代人，虽然洛影原本是主修机械制造工艺，但工商管理方面也小有研究，还是拿出了不少好点子，让蓝田玉颇为惊讶。为此洛影心里暗自得意。嘿，终于让你刮目相看了吧。

而成思悟承诺若生意红火，将逐渐把城中有潜质的乞丐朋友招入碧水居工作，不必再当“伸手族”。

却说龙擎天回到城里，随从来报：“二殿下，那小公子不是京城人氏，已经离城去了。”

龙擎天一惊，“几时？”

“殿下出城不久，那小公子便由西门出去了，距现在大概已经两个时辰了。”

龙擎天眉头微皱，没想到她竟不是京中贵族女子。也对，以她那般容姿，若是京中人，早已名噪京都，自己不可能不知道她是谁。难道就这么失去了她的下落？

正烦躁间，听得不远处有人低语交谈。

“听说这几天满城的乞丐都遭了殃，官府到处搜捕一个眼睛明亮的乞丐呢。”

“呵呵，眼睛明亮？我今天倒是在西城门口看见一个容姿绝世的小公子，他那眼睛才叫明亮呢！看过他的眼睛，我觉得世上再没有其他人的眼睛能称得上明亮了。”

龙擎天脑中凝滞了片刻，忽然有条线连了起来，一切都想明白了。那小公子就是他一直追捕却突然失踪的小乞丐！只因肮脏褴褛的

小乞丐与华衣锦服的绝美少女相差太远，所以他竟没想到她们是同一人，以致让她就从他眼前错过了。

纵马狂奔，龙擎天带着随扈亲卫队追出城。

在岔路口。

“殿下，要分兵追寻吗？”

“好，若见有着白衣，肌肤特别白皙细腻，或容貌异常美丽的小公子就带回来，女孩也一样，年纪约十岁出头。追出百里！”

龙擎天追上了吗?

追上了。因为他的坐骑是有飞翼之称的神驹，据称快如疾风闪电。他追的正巧是洛影那个方向，不能不说，他真是她的克星。

“停！”一声如炸雷的吼声让洛影生生打了寒战，全身鸡皮疙瘩骤起。司空焰强忍着身体不适坐起来，准备应对。他此时已经大变样了，不止胡子剃了，连眉毛都被修细了不少，穿着淡蓝色行商衣服，生生比初时年轻了好几岁，也显得斯文了许多。

“军爷有何要事？”刀叔停了车。

龙擎天用长剑挑起车帘，倾身察看。

洛影低首跪坐在司空焰旁边，背对着龙擎天，极力克制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心里不停地祷告上天保佑。

司空焰做出害怕的神色，“军，军爷，小人是正当行商，为人一向本分……”由于重伤，司空焰眼神比平常暗淡不少，声音也因伤痛微抖，配合着目前的身份与情景倒是天衣无缝。

龙擎天扫了他一眼，转向洛影，“你，把脸转过来！”

洛影低垂着头缓缓转过脸。

“抬头让我看看！”

怎么办？怎么办？洛影手心攥出汗，死不抬头，一抬头眼神碰上就完了?

“快点儿！”龙擎天见她磨蹭有些不耐，就要伸手过来。正在此时，远处天空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

“殿下，丁廉溪他们已捉到人了。”同行随扈喜道。

龙擎天看看洛影，见她肤色深褐，便缩回了手，拨转马头离开。

洛影放下车帘松了口气，擦擦脸上冷汗。看情形，小君的装扮成功实现了诱敌。

刀叔再次驱车上路。

谁知刚行了几百米，又听马蹄得得追上来，呼一声响，车帘被挑起，紧接着洛影只觉背心一凉，衣服从背上被破开一大块。洛影惊叫一声伏在车里垫褥上发抖。

好一会儿，并无下文。洛影正奇怪，司空焰道：“他已经走了。”

洛影顿时软在垫上成了一摊泥，被吓的。

这次龙擎天再没回头。

一直到夕阳西下，都不再见有追兵，洛影终于确定，真的逃出了龙擎天之手。回想起来，洛影依然冷汗直流。蓝田玉果然想得周到，否则背上衣服被挑破，若肤色与脸、手臂不同，肯定骗不了龙擎天。洛影再次对蓝田玉倾心佩服。

“公子，小影应该已经安全了吧？”小君遥望着天边的云霞闷闷道。

“嗯。”蓝田玉脸上有淡淡微笑。

当时他们被强迫回城，但龙擎天一看小君就知道不是自己要的人，询问几句便放行了。瞧龙擎天一脸乌云、双眉紧锁的样子就知道他心中不爽到极点，可他没有证据，而且此时纵再去追也追不上了。

“公子，听说离忧谷景物奇美，我们几时也去拜访一下离忧三老？”

“小君，离忧三老向来不见外人，而且谷中布有奇阵，若非他们愿见之人，谁也无法硬闯进去。”蓝田玉轻叹一声，“离忧三老性情特别，若无要事，随意去找小影只会给她增添危险。”

小君不再坚持，但一脸不悦。

洛影一路顺利来到大凌国南部边境虞罔山离忧谷。这里地处大凌、莽突、夜厥三国边界交叉点，谁都管不着。

司空焰经多日休息，伤已大好，精神也颇佳。洛影所用的易容丹只能维持五日，此时早已恢复原本颜色，她也换回了白衣服饰。

刀叔在谷口停下车，“在下就送各位到此，请各自保重！”

洛影与司空焰下了车，道谢，与刀叔相别。

刀叔颇有侠风，也不过谦，扬鞭一笑驱车离去。

“龙小公子，多谢你仗义相救，并一路相送至此，如今也请一同入谷，还望不要推托为好。”

也好，送佛送上天，不差这几步路，而且，我现在真的是身无分文，不是假意客气的时候。于是洛影满口答应，扶着司空焰步入离忧谷。

在将入谷时，司空焰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号弹掷上天空，信号弹发出尖厉的啸声与银蓝的火花。

不多时，一个白影倏忽而至，笑道：“大师兄，我刚送了小师弟入谷，就又来接你。咦？”来人看着洛影不禁呆了。

洛影也正打量他。这人与蓝田玉年纪相仿，十五六岁，五官姣好，杏眼含情，红唇带笑，眉梢眼角都带着自信，肌肤白皙，身姿修长，有种天然的风流倜傥意态。

“宇元，这是龙影龙小公子，师兄的救命恩人。这次若不是他，师兄已入狱为囚。”司空焰介绍道。

“师兄的恩人便也是我的恩人，我姓苏，名宇元。龙小公子如此之美，真是惊为天人！”

“苏公子过赞了！”洛影嘿嘿，心中汗颜，这不是我真正的身体啦，偷来的！

苏宇元一手挟起司空焰，一手轻提洛影，仍脚步轻捷，很快便到了谷中居处。

“请在此稍候。”苏宇元把洛影放在一清雅竹阁，带着司空焰离去。

洛影眼睛骨碌碌转，四处打量。

这离忧谷确能让人出离忧苦。此时已是初夏，但谷中气候仍如春天一般宜人。芳草茵茵，佳木郁郁，奇花争艳，异草斗芳，怪石横卧，清流奔涌，蝶舞翩然，鸟啼婉转。这里是人间仙境，避世佳园。

正感叹间，洛影感觉有人在注视她。顺着视线望去，看见了一个与小君差不多年纪的男孩，粉雕玉琢，精致秀美不下于小君。小男孩正在柱后圆睁双眼呆呆看着她，一副“我很好欺负”的样子。

洛影怎么可能放过他，于是跑上前，笑眯眯捏住他的脸，“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龙御天。你呢？”

“呵呵，姐姐叫龙影。你多大了？”

“十一岁。”

好可爱哦！又乖又听话！洛影实在喜欢得紧，忍不住捧着他的脸啵了个。结果闯大祸了！

那一直任她摧残的小男孩反攻了，一把抱住她，在她脸上狂亲乱吻，那口水涂脸的功夫，比起秋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洛影被他吓住，呆愣在那里没法动弹。

好半天，洛影的脑子才开始运转。他叫龙御天？这名字听起来好熟啊，跟某个可怕的人物名字很像。啊，天，不就是龙擎天吗？他们是什么关系？

正在想，苏宇元进来了，看见龙御天抱着洛影狂亲的劲儿也吓了一跳，上前拉开他，“御天，不得对龙小公子无礼。”

“她不是龙小公子，她是龙姐姐。”小男孩脆生生地回答。

“咦？”苏宇元诧异地看着洛影，“你是女子？”

啊，糟糕！刚才得意忘形，无意间竟然对龙御天说出了真实身份。洛影只得嘿嘿笑，“为了方便，所以……”

苏宇元望着她的眼神有些微异样，“请随我来，师父及二老有请。”

那是三个仙风道骨、鹤?童颜的老人：逍遥老人、百禽大师和千草婆婆，看起来年龄都近百岁了。在这样的老人面前，洛影无法撒谎，如实说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及性别。

“孩子，你既已无处可去，不如留在此处。但看你根骨并不适合学武，与老身学习医毒如何？”千草婆婆慈祥地道。

唉，都是说根骨不适合学武。不过，下山的主要目的本就是想修德积善，为天音减轻天罚，学医倒是正中下怀。“好，以后请师父多多教导！”

“呵呵，乖孩子，你一路走来也累了，先去休息吧。”三老都笑了。

“是。”花弄影（洛影终于又恢复了真实姓名）乖乖道，随苏宇元退下。

能在这人间仙境居住，又得世外高人传授，真是福气！花弄影暗想，这是我时来运转了吗？她不知道她离开后三老的谈话，否则只怕她立刻就会打包逃跑。

“此女乃逆天之人，年方幼小，已是如此惊世之容，长大后恐怕会祸乱天下！”逍遥老人道。

“你的意思是？”百禽大师看着逍遥老人，眼中有些了然。

“不可，她如今已是我的弟子。”千草婆婆立刻反对。

“毕竟妇人心慈，你忘了十九年前‘玉面天狐’之乱了吗？当时整个武林鸡犬不宁，混乱不堪。”逍遥老人一拍几案，有怒意。

“这……”百禽大师似也想起，面上有几分赞同。

“而且，御天在此，我观御天有帝王之相，莫不要被此女扰乱天运。此女从京城而来，前些时日勾陈星突暗，未来凤星陨落，只怕便是此女之故。”

“但我看小影持心仁善，性情恬淡，欣然学医，愿造福天下苍生，不似会为害人间之人。”

“这世间，并非心存恶意方会为害，持心正而后果不善者众。为天下苍生计，应及早铲除不安定因素。”

“不行，如此对小影过于不公。现今她留居谷中，不若细察她言行举止，如确有不妥，再出手亦不为迟！”

百禽大师虽不语，但眼神中表示了对千草婆婆意见的支持。

“好吧，就如此。”逍遥老人沉吟良久，勉强同意。

于是，花弄影在离忧谷住了下来。

几月后。

“宇元，御天入门当日你就该出谷去了，为何延至今时仍迟迟未动身？”逍遥老人捋须问道。

“这……”苏宇元嚅嚅。

逍遥老人看了他一眼，面色不悦，“该不是因为花弄影，所以舍不得离开吧？”

苏宇元沉默。

“宇元，她乃逆天之女，虽有惊世奇美，却不是你所能触碰之人，还是早早断绝非分之想为好。师父还有件事情需交代你，你可能立誓办到？”

“师父但有吩咐，徒儿自当竭尽所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苏宇元跪下。

“好，很好！宇元，师父至今也只收了你们三人为徒。御天刚入门，而你师兄司空焰为人虽忠厚耿直，但在武学上进展一直不如意，所以师父只能把这事交托于你。花弄影现今虽只十二岁，但已颜容盖世，如此绝美非世之福，恐怕他日必将成为乱世之妖。到那时，宇元，你须得亲手斩杀花弄影，为众生灭此妖孽！”

苏宇元脸色苍白，惊惶地望着须发贲张的逍遥老人。

“宇元，快立誓！”

迟疑良久，苏宇元终于在师父的逼视下说道：“如果，如果有朝一日，花弄影以其容颜为祸人间，我必将竭尽所能，将她斩于剑下！”

逍遥老人满意地笑了，“好，宇元，你今日便出谷吧，莫再多留了。”

“是，师父。”苏宇元告辞出去。

出了门，踉跄了下，苏宇元惨笑。今生今世，我与你已结下不解之缘，纵然不是良缘。遥望花弄影所居的沁竹小筑良久，苏宇元最终清啸一声，飘然而去，泪洒碧草。

与此同时，京城里有三人伫立。

“露，那个逆天之女在哪里？好想看到她啊。”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道。娇憨的圆脸，圆圆的大眼睛，俏皮的小嘴，看着格外逗人喜欢。

身边的白衣少年静默半晌，道：“好像已经不在京城了。”清秀俊俏的脸庞，眼眸一瞬间闪过银光。

青衣少年聆听着天空的鸟鸣，笑道：“馨，真的不在京城了。那逆天之人据说拥有惊世之美，但年纪尚幼，暂时不会有什么危害人间的举动。”同样清秀俊俏的脸庞，眼眸却闪着金光。

少女嘟着小嘴道：“为什么不等等我啊？至少让我看看她长什么样嘛，亏我特地来见她。”

两少年轻笑，“馨，反正你也是想出来玩而已。既然她不在京城了，我们便回去吧。”

少女歪着脑袋想了想，“不好！既然她走了，我们便去找她嘛，一边找一边玩。”少女嘻嘻笑道，“已经来了京城，就先玩几天再回去嘛。”边说边开心地拍着手蹦蹦跳跳往前走了。

两少年笑着摇摇头，跟在后面。

同一时刻，惊鸿山庄。

叶咏近来很苦恼，因为小姐走了。

自从小姐走后，秋水练武学文都没精打采，总是苦着脸，看得他难受；自从小姐走后，他夫人柳香罗总是唉声叹气，担心小姐的安危，做的饭菜老是缺盐少醋，惹得他的胃也跟着闹脾气；自从小姐走后，他的主人步天音脸上没了笑容，几天也不说一句话，端去的饭菜常常动都未动，晚上见他是那个姿势，第二天早上还是原样，纹丝不动。叶咏有理由怀疑主人生病了，相思病。唉，得什么病不好，相思病可是隐医陆微也束手无策的啊。

“唉……”?人在长长叹气，可不是叶咏。

叶咏一瞧，秋水又坐在一边发愣了，“五年，还要好久好久啊，为什么不是五个月呢？”

“什么五年五个月的？”叶咏走过去。

“叶管家，小影说，如果五年后她还没回来，我就可以去碧水居打探她的消息。可是，五年好久好久啊！”说着泫然欲泣。可是，叶管家已不见踪影了。

叶咏以他最快的速度飞至涵墨轩，要快些把这消息告诉主人！

“此命乃卿所赐，无论何时，皆可为卿而弃……”长叹，“我无须你为我舍命，只要你长伴我左右。可是，通篇看遍，不见一个‘爱’字。青洛，你究竟为何离开？”

在轩外听着，叶咏心中也长叹。这些自言自语，他已听过无数遍。

“公子，叶咏有小姐的消息报告！”

“进来！”步天音的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

叶咏刚进入涵墨轩，果然看见步天音紧张地飞至面前，“找到小影了吗？她在哪里？”

“没……”叶咏摇头。

步天音失望地转过身，“还是我亲自下山吧。”

“虽然没找到小姐，但是已有可靠的消息。”叶咏将秋水所讲一一告知步天音。

步天音许久没有动弹，幽黑的丹凤眼中有很深很沉的哀伤，“她告诉了那东西，却不愿我知道。”难道青洛并不爱我？纵然如此，青洛，我爱你，此生不变。

“叶咏，立刻打听碧水居的消息，一旦寻到，立即报与我知道。”

岁月风霜皆无惧，只有相思催人老。

第一章 冤家路窄

第一章 冤家路窄

于是，花弄影坐在高高的屋脊上，上不得上，下不得下。看看四周，有甲兵巡逻，还有巨大的仓库，似乎是个军区。

四年后，离忧谷。

千树桃花，缤纷如霞。风吹花落，如幻如虚。在梦幻深处，青石上，酣卧着一白衣绝代佳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但已无言语可形容她的美丽。绚烂的桃花亦羞于她的容光，纷落如红雪。

有一白衣少年轻捷飘入林中，玉颜朱唇，秀美异常，十四五岁左右。少年翩然落至佳人面前，轻笑，俯身深吻。薄金的阳光在零落的花瓣间斑驳洒下，映照在两人相叠的白衣上。花飞如雨，此景如梦。

但很快，一声尖叫撕破了这美丽的梦境，“龙御天！你这猪头！又偷袭我！”着白衣的两人迅即分开。

“谁叫你醒时都不让我亲。”少年笑着避开少女追打，绕着花树腾跃如飞。

“可恶！”少女显然不若少年快捷灵活，总捞不着他的衣服，很快便气喘吁吁，扶着花树轻抚胸口。

少年不再逃，走近来，“小影，没事吧？”

少女突然急扑，逮住了少年，双手使劲捶打，“猪头猪头！下回再敢偷亲我打扁你！”

少年并不反抗，抱住她嘻嘻笑。

不一会儿，少女便打累了，扶着少年的肩只剩喘气的份儿，这回是真的。

“小影。”少年轻抚她的背。

靠着少年休息了一会儿，少女力气渐渐恢复。

“小影。”吻又欲落下。

“猪头！看招！”少女突然一扬手，一片淡红轻雾出现。少年身体晃了晃，倒下。

“哈哈，你就在这儿躺两个时辰吧。”少女得意地大笑，又嘬唇轻笑。

扑啦啦，飞来一群鸟儿。

“啄他啄他！把他的衣服弄脏！哦，别啄他的脸。”少女拍手笑道，“龙御天，我走啦，你慢慢享受！嘻嘻！”随即施施然离开。

“小影，不要，把这些鸟赶走啊！”少年的声音有些慌乱。

“哈哈，才不要！”远远传来少女开心的笑声，清朗而略低柔。

四年里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

那好色的龙御天是离忧三老之一逍遥老人的弟子，而且也是花弄影最怕的龙擎天的弟弟，大凌国三皇子。四年前她到离忧谷时，苏宇元刚将他接入谷中，前后脚而已。

因身体先天条件不适合练武，花弄影就跟着千草婆婆学医毒。花弄影一心想要济世救人，修善积德，为天音减轻天罚，所以在毒学方面只学解毒，不学施毒。又在能使人麻痹、昏睡的药物方面大下工夫研究，四年来颇有成效。

另外百禽大师善驭百鸟，花弄影也大感兴趣，跟着学，现今百禽技虽比不上百禽大师那般灵通，但还是能糊弄人。在花弄影长期软磨硬泡兼带阿谀奉承刻意讨好下，百禽大师把他多年驯养的铁翼鹤送了她作为逃生工具。那铁翼鹤站立时高达两米多，双翅展开近五米，可以负着她轻松在天空飞翔。第一次看到百禽大师的这只宠禽花弄影就垂涎不已，终于到手了怎能不欣喜若狂?

在谷中的生活惬意舒适，恬淡闲逸，花弄影身高由不足一米五窜到了一米六五，身姿袅娜娉婷，曼妙轻盈，纤襛得当，飘逸翩跹。有时洗浴，花弄影照水自怜，不用看脸，光这身体肌肤就美得够亡国倾天下了。

初到离忧谷时有时非常想念天音，但想起母亲的悲剧，想到天罚，终还是忍了。在漫漫时光消融下，强烈的思念渐渐升华转化，成为幽幽的牵挂、感恩和祝福。毕竟刚发觉自己的心动就已离开，虽有爱，但陷入不深。

步出桃林，竟意外地碰见逍遥老人。花弄影愕然之余本能地展颜一笑，“逍遥大师，您也来观赏桃花吗？”薄熙透明的阳光温柔笼罩在她身上，有如神佛临世一般。

逍遥老人微微一愣，竟也难得地冲她露出笑颜，“不，偶然经过。”

花弄影含笑告别，“我回沁竹小筑了，大师。”

逍遥老人点头，目送她离去，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现出无比的忧虑。

第二天，花弄影正在逗弄铁翼鹤，拿鱼虾喂它时，千草婆婆来了。

“花弄影啊，你到离忧谷也四年多了，医毒药学都已掌握，只是还欠缺经验。学医旨在救死扶伤，长留在谷中无用武之地。今日你便出师离谷吧。”千草婆婆面上颇有几分忧急。

花弄影呆了，这不是很明显地赶她走吗？虽然话说得婉转一点儿。

“今天就离谷？”花弄影重复了一遍。

“呃，是啊，反正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行李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即刻动身吧。”

花弄影嘴张得可以塞进个鸡蛋。即刻？！

“你容颜绝世，或易容，或扮为男子，千万莫过于引人注目。包袱里有些许银钱，你平常喜欢摆弄的轻小工具和常用药品也在。就算出谷也不要忘记，学无止境。”边说边拉着花弄影走出沁竹小筑。

花弄影一手提着千草婆婆塞给她的包袱，一手把剩下的几尾鱼喂给铁翼鹤。

铁翼鹤长颈一伸，啄去，仰仰头，吞下，跟上花弄影，再去啄她手里的鱼。就这样，花弄影到了谷口。

“去吧，以后别回来了。”

“可，可是，我还没向百禽大师和逍遥大师告别呢！”

“不必了，快走吧！”千草婆婆轻轻一推，花弄影便有如断线风筝般飘飘荡荡飞出十几米。

再回头，只剩一片浓雾迷茫，出谷的路却清晰无比。花弄影知道，阵法已经启动，除非谷中人有意放入，否则她绝对不可能进得去。

花弄影和身边那只巨大的铁翼鹤，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赶出离忧谷了。

为什么？

离忧谷中。

“唉，就这么把那孩子赶走了。”千草婆婆脸上有歉意。

百禽大师轻叹：“这也是为了救她。”

昨夜。

“以我修炼近七十年的功力，一瞬间也为之迷惑。此女不可留！真正祸世之妖，皆具有神佛之相，此女一笑，胜于千军万马。”逍遥老人愁眉深锁。

“可是，花弄影慈心善念，曾立誓绝不故意杀人，入谷以来只学医药解毒，平常连杀鸡杀鱼都不忍下手，怎会祸乱天下？逍遥兄多虑了。”千草婆婆道。

逍遥老人摇摇头叹气，“我亦素知她一片纯真，所以往常御天偷偷来见她我也装作不知。但她容貌之美非人世所应有，为争夺如此倾世之颜，纵非她所愿，亦将风云变色，白骨成山！”他站起来离去，“御天为将来帝星，不可毁于花弄影之手。她虽无辜，只怕不能不除！”

屋内，千草婆婆和百禽大师面面相觑。

“赶快让她走吧，否则逍遥兄或许真会出手。唉，那么好个孩子，为何偏生了这样的容貌。”百禽大师长叹。

却说花弄影在谷口愕然呆立良久，只得离开。铁翼鹤亦步亦趋。

走了几步，想起应该改装，花弄影打开包裹，里面果然有男装，是她一直喜欢的白色。找了个偏僻茂密的林丛，她让铁翼鹤挡在前面，自己躲于后面换了衣服。

又是个翩翩少年了，嘿嘿。强自打消毫无心理准备下被迫离开的沮丧，花弄影咧嘴笑笑。

初阳晨光，前路迷茫，何去何从?

向南，再向南。离简曲镇还很遥远啊。经过多日的思考，花弄影决定，先回去看看这个世界的爹娘。从她离家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虽然金嵘说惊鸿山庄的财力一直在照顾他们，可不亲自去看看，她心里还是挂念。

途经处，众人皆呆若木鸡。而花弄影已习惯。为了不过于显眼，她连铁翼鹤都打发它自己觅食去，让它在空中跟着她飞，她有召唤时才下来。

当过一回乞丐，她再没有当第二次的欲望。但如何减弱容貌引起的反应过度呢? 花弄影很是发愁。以前蓝田玉曾给她用过易容丹，虽不能改变五官，但把肤色变黑变粗糙，这容颜的光华也会稍弱。但易容丹是怎么做的、用哪些材料，花弄影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想到会如此突然地离开，否则，她会好好考虑做足准备的。世事难料啊!

起初，花弄影只好以巾蒙面，但后来天气渐热，不多会儿就大汗淋淋，自己也甚觉气闷难受，只得作罢。易容丹得尽快着手，花弄影在心底告诫自己。

花弄影想着心事，顾自走着。

“那些人都怎么了，像木头一样呆立着? ”一个浑厚磁性的声音道，声音里透着威严。

“是邪门儿。殿……二公子，小的前两天听说别的村镇也有这种状况，全村全镇人都呆了不会动。一问，他们都说遇见神仙了！据描述，那神仙十五六岁年纪，身着白衣，美丽无比，他们见了就丢了魂儿似的身体不知道动了。”

他们称呼的这位二公子，年约二十许，着蓝袍锦带，蜜色肌肤，颜容俊朗，气度卓绝，目光一扫就令人不寒而栗。

“听你说，倒不像神仙，而是妖魔了。”二公子笑道。

“呵呵，二公子，有时候神仙还是妖魔没见着前很难判断。”他身边一随从低笑，相貌端正，粗犷中透着细致，青衣短装。另还有十几个家丁打扮的人，但神情倨傲，只对那二公子显出恭谨。

二公子淡淡道：“这话也有几分道理。”

一行人一边谈笑一边信步走着。那些呆怔的人被他们惊动，回过神，交相喜道：“神仙降临了！今年我们镇一定大吉大利！”

随从问：“神仙往哪里去了？”

那人手一指，“那边！”

二公子一行人急步而去。

“公子，你看！”随从伸手示意。

四周之人皆如石雕泥塑，凝望着一个方向。

一个白衣锦带的少年徐步而行，身姿翩跹，若轻云飘曳，若浮光掠影，似兰摇夜露，似荷舞风吟。

“若非亲见，真无法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美丽之人！”随从惊叹道。

“不错，他是人，不是神！”二公子紧盯着那少年，眉头微蹙，在脑海中搜寻一个熟悉的影像。

咦，好像有人在说话，这跟平常情况有些不同。花弄影转脸朝发声处望去，顿时身体僵硬，脑子当机。

看到她的脸，随从变成化石。

二公子也呆怔了好一会儿，随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中光芒大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而花弄影的大脑终于重启成功。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天敌不相逢！这回我一个人，逃得了吗？

最初的惊慌恐惧过后，花弄影强自镇定下来，努力制止自己不听使唤颤抖的双腿。我为什么要这么怕他啊？呃，救司空焰的是个小乞丐，而且那时是小孩子，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他或许不认识了。我不要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

花弄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继续走她的，只是步伐快了不少。

龙擎天早从她神色里看出来了，心里很是高兴，轻轻拍拍近身随从的肩，“于若嵩！”

随从回过神，“是，二公子！”

“你去把那小公子请来，不要吓到他了。”龙擎天轻笑。

于若嵩应诺，轻掠而去。

花弄影极力压抑心中的恐惧，脚步越走越快，越走越急。当转过一个巷口时，她终于情不自禁地发足狂奔，哧溜一下，闯进了一户人家家里。

是因为她很聪明地想到躲进别人家里吗？非也。很尴尬的原因。在如此出人意料的情况下突遇天敌龙擎天，她被吓得尿频了！

正所谓人有三急，急不可待也！正常时候，花弄影就算慌不择路，也会有顾虑，不敢轻易光天化日之下闯空门。但比起当街尿裤子，闯空门怎么说也比较容易接受，毕竟这个可以事后道歉解释。因此，花弄影毫不犹豫地直闯进去，揪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以她有生以来最雄壮的气势逼问：“茅房在哪儿？”

那人被她惊呆了（不知是容貌或是气势），说不出话，只抬手一指。

“借用一下！”花弄影以她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当花弄影坐在马桶上身心舒爽时，于若嵩正站在人家屋顶上大惑不解地举目四望。奇怪了，明明看她武功稀松平常，怎么突然就不见了？难道她是故意装作武功不好？看不出她城府这么深。

花弄影解决完生理问题，大脑清醒了些。接下来该怎么办？刚才感觉好像有人追来，现在这副模样简直就是活招牌，得变变才成。歪歪脑袋，看见人家厨房，花弄影眼睛骨碌碌一转，嘿嘿笑了。

一盏茶的工夫后，一户人家后门出现了个头戴大斗笠，身着半旧灰布衫，佝偻着背，满脸锅灰的伙夫，迈着不太稳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朝南而去。

站在屋顶上的于若嵩眼睛扫过那佝偻伙夫，没停留，继续搜寻注意街上着白衣的翩翩少年。

行出十几里后，那伙夫向四周瞧瞧，没发现可疑人员，挺直背，举手比了个“V”，欢叫：“耶！胜利逃脱！”喜笑颜开，雀跃着向南边继续进发。

走着走着，花弄影拍了自己一下，“我真笨！不是可以骑鹤逃跑吗？”惊慌过头竟忘了！不过，想想当时情况，恐怕也寻不到时机乘上鹤背。

“哎呀，小哥，大娘这辈子没见过你这么俏的人！你要去南边？不要去啊，那边刚发完水灾，现在正闹瘟疫，去了就回不来喽。”

“大娘，您知道那瘟疫闹得怎么样吗？有什么症状？”

“唉，就前边那个村，十户空了四户，听说有个村的人全死光啦。这瘟疫啊，染上的人上吐下泻，发烧头昏，没几天就不行喽。哎，小哥，你这么俏，大娘可不想你去送死啊，怎么说不听呢？”

花弄影边快步走边想：夏季，水灾后的瘟疫，病情特征听起来很像是霍乱啊。真糟，霍乱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这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通过水、食物、生活接触、苍蝇等传播，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流行广、危害大的特点，如不尽快控制，将伏尸遍野，千里哀鸿。花弄影在脑子里回忆了一下原先世界所了解的

有关霍乱的知识，好像还记得一些。呃，该怎么救治呢？花弄影拍拍脑袋，竭力回忆。难道我穿越过来的历史使命就是拯救这次灾难？呃，那我如果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减免天音的天罚？

花弄影躲在树丛中边换衣服，边思索着治霍乱的首选药。记忆中好像是四环素，可这里哪儿来的四环素啊？花弄影僵在那里。就算知道怎么医治，但如果没有药或制不出药来，知道又有什么用？不管了，至少还可以帮些忙，毕竟我还算了解这种病。

换好衣服，把衣袖扎紧，救死扶伤一切以方便行动为准则。花弄影叹了口气，眼睛扫过，看见一棵树上缠绕着藤上开着娇艳的黄花的植物。黄？脑中好像闪过什么，有答案隐隐约约欲浮出。苦思许久，花弄影跳起来，大喜叫道："黄连！哈哈，黄连素啊！没有四环素，黄连素也可以将就。天降大任于我，我能拯救灾民啦！"

什么叫喜极而泣，花弄影从没此刻体会之深。生命可贵，救人最高，就算不为天音，作为一个没丧失良心的人，只要有一丝办法，也应尽全力挽救人命。何况，花弄影跟千草婆婆学了四年医，医学是她这一世的专业，医生的天职便是救死扶伤。

花弄影在脑中迅速整理出药方及备用药，嘬唇长啸，声传于空。不一会儿，上空响起振翼之声，有羽飘落。倏忽间，铁翼鹤落于花弄影面前，长颈屈伸，斜睨花弄影：有事快说，没事闪鸟！

一只鸟还这么臭屁！花弄影愤愤地想。拍拍它的背，铁翼鹤蹲低，花弄影跃上鹤背，用一根衣带系在鹤颈上用手拉住。小样儿，敢把我丢下去咱们就同归于尽！

一抖衣带，起飞！

史载：大凌国天庆二十二年，沅河大水，淹没两岸方圆近千里。繁华镇市成汪洋泽国，房屋倒塌，人畜漂浮，淹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其惨况不堪回首。大水退后，饥荒遍野，瘟疫肆虐，十户九空。小村落多有全村覆灭，静无人迹。许多镇乡，白日灵丧不断，城

门阻塞，夜晚泣嚎响彻，疑为鬼城。当是时，人们能够感受的，除了恐惧，?是恐惧。

一日天降巨鹤，白衣仙师翩然而临。以黄连为主药，补液为辅，救治患者，并授以隔离、沸水、熟食、灭蝇、净手诸法，以防瘟疫广播。由此瘟疫止播，控制，渐消。白衣仙师年十六七岁，天人容颜，莫可逼视。疫区称之为仙颜神医，或曰药师仙子。

“冼大人，镇中富户皆已开私仓放粮，但近来外来饥民病者日众，粮食马上将告罄。请冼大人开官仓放粮，救黎民于水火！”花弄影虽憔悴不堪，仍勉力支持。白衣残破，几乎看不出原本色泽。长袍下摆早不见了，成了短装。

“神医有吩咐，在下岂有不从之理。但在下所经管粮仓乃军用储备粮，不得皇命，不能擅动丝毫。非在下爱惜项上人头，实是此举干系甚大，若被知晓，圣上龙颜大怒，只怕这翰戍镇鸡犬难留。神医也无须忧急，再撑数日，朝廷必有赈济粮款同医药到来。”冼禹绀诚恳回答，满脸郑重与尊敬，尽管他已近五旬，须发半苍，而对面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花弄影又累又饿，没好气地道：“明天便无米下锅，如何再撑数日？如果天下黎民死绝，谁为皇帝去打仗？不如先开仓放粮，等赈济粮到了再补上就是。”

冼禹绀大惊失色，双手连摆，“万万不可！一旦开先例，以后便再难禁。”

花弄影也没气力与他多言，道：“明日午间粮食用尽，到时为了全镇老小性命，军需粮仓不开也得开！”

“哈哈，没有皇令，谁敢擅开军需粮仓！”张扬放肆的笑声充斥整个大厅，一个威武雄健的身影走了进来。他明明不是特别高大壮硕，可他一进来，原本宽敞的厅堂便显得狭窄拥挤了。他肆意无拘的笑容仿佛可照亮每个角落。

“二，二殿下！”冼禹绀惊喜交加。

花弄影自听见他的笑声身体便开始颤抖，无力回头。冼禹绀的话令她眼前一黑，咕咚倒下了。天大地广，为何总与他狭路相逢?

“神医大人！”冼禹绀急伸手去扶，伸出去的手却停在了半空。

龙擎天在看见她背影时已密切关注着，一见她晕倒便迅如疾风，虽远先至，将她揽入怀中。

冼禹绀看着龙擎天的动作心中颇狐疑，却不敢说什么。

“赈济粮同救治药物已经运达，明日随同的医者也将至，冼大人不必担心。为救助翰戍镇民众，冼大人不但开私仓放粮且倾尽家产购置医药，令全镇富户共为感佩效仿，翰戍镇美名远播，灾民奉为灾中圣地，竞相投奔。水灾复瘟疫，翰戍镇却无一人死于饥饿，为历次大灾所鲜见。冼大人如此良德可为朝臣表率！”

冼禹绀虽欣喜却诺诺：“小臣不敢居功，一切都是神医大人的主意。药方与防治都为神医大人操持，十余日来未曾好生歇息，晕倒想必是劳累过度所致。”说着悄悄看了一眼龙擎天怀里的花弄影，“神医大人便居于小臣侧院……”

龙擎天哈哈一笑道：“冼大人不必担心，本王这便带神医去休息。冼大人可去看看外面情况，若有疏漏之处及时谏言。”说着抱起花弄影扬长而去。

冼禹绀心中的猜疑至此落定。

花弄影迷糊中感觉身体摇晃，不由得心下大骂：破鸟！欺负我是不是？让你载我，你却摇晃，还故意降落在人家屋顶上，害我下不去。

脑中浮现初到翰戍镇的情景。

那天花弄影骑着铁翼鹤到达翰戍镇，从天空就可望见下面死殍遍地，蚊蝇嗡集，臭气熏天，还有将死未死的在蠕动。花弄影心里不由得恐惧，但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花弄影不是佛，可她或许是这个世界唯一掌握救治霍乱方法的人，她不去，谁去？强抑住心中的恶心，示意铁翼鹤降落。

谁知，它竟停在一幢高屋的屋脊上，趁花弄影不留神，把她抖落下来，飞至空中，得意地伸颈长啸一声，独个儿逍遥云外去也。

于是，花弄影坐在高高的屋脊上，上不得上，下不得下。看看四周，有军士巡逻，还有巨大的仓库，似乎是个军区。

在她无措时，下面迅速聚集了许多军士，呆愣许久后，吵嚷不已，哗啦啦跪了一地，“神仙请救救我们吧，否则这瘟疫不止，镇上人要死光了。”

“你们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不过我或许真能救治这瘟疫，但你们得先给我搬架梯子来，我下不去。”花弄影说着自己都觉得很难堪。

下面一阵漫长的沉默，近双百眼睛不相信地盯着花弄影，看得她浑身长刺。终于确信不是说笑，有人搬来木梯，让她下来。

“在下翰戍镇军需守备冼禹绀，神仙若能救我镇百姓，愿为您建庙，世世供奉，岁岁香火！”

哈，咸鱼干！花弄影忍住爆笑的冲动摆摆手，“都说了我不是神仙，我叫龙影，是个药师。你先让我看看病人，确定一下是不是我猜的那种病。”

看了，确定，霍乱，没错。

然后，花弄影发动全镇郎中药师共同治疗，号召全镇百姓配合，把病人按重症、轻度、疑似三种情况隔离。病患的粪便用专用器具盛放，再用生石灰完全覆盖粪便。对病患的衣裤、泻吐物等应进行有效的消毒，严禁在各种地面水源(江河、井、塘)洗涤。对可疑受污染的水源，必须经消毒后方可使用。

随后展开全民行动，集中焚化死尸，消毒净化食用水，极力灭蝇等等。同时，宣传卫生保洁习惯：水必煮沸，饭前净手，使用公筷，避免交叉传染等等。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执行时困难重重。例如，隔离病患一事，有些人家死活不肯交出家属，千求万恳要求到家里为之治疗。又如有些郎中亦畏惧霍乱传染，不肯帮助治疗，更有甚者把治疗主药黄

连居奇抬高价。再如患者死尸焚化问题，不少人家怎么也不肯，定要行土葬。诸如此类，都得花弄影在忙得晕头转向、累得喘不过气来时还要亲自跑去劝说。幸好众人视花弄影如神明，在她说明利害关系后都依从了。

在本镇防治同时，花弄影一开始便写出药方与防治之法、注意事项，交代冼禹绀抄写数份派军士快马送至邻近镇乡。救人甚于救火，早一秒说不定便能挽回无数生命。

花弄影自到镇上，几乎没有片刻消停，常忙得忘记吃饭、睡觉。十几日下来，她几乎没睡过，也没正经吃过一顿饭，更别说洗澡了。花弄影迅速消瘦憔悴，这下子倒不必特意遮掩容光了。

病患问题解决，粮食问题又爆发了。

镇父母官确是个清廉好官，没等皇令下来就主动开仓放粮救济百姓。但自从花弄影来了后，外来灾民蜂拥而入，人数十数倍于以前，那点儿粮食没几天就吃光了。为此花弄影建议冼禹绀开私仓，为民表率。冼禹绀二话不说，照办，甚至捐出家产为患民买药救治，重赏愿帮忙照顾病患的百姓。镇上不少富户闻风跟随。接下来花弄影又一家家寻上门，请求其他富户打开粮仓。有些人家被花弄影的眼睛看着，不由自主满口答应了，但马上又后悔，迟迟没有行动。花弄影不得不再次寻上门，连哄带吓加利诱，言道圣上已派了专门赈灾的巡察使，有三斩之令：贪污赈灾粮款者、囤积居奇者、哄抢财物为匪为盗者，斩！而主动开仓放粮救民者，灾后必有弥补与奖赏，功大者甚至可加官晋爵，光辉门户。如此终于骗得镇中所有富户心甘情愿开仓放粮，甚至派出人手帮助救治病患。

花弄影也悟出个道理，天大地大不过利大，就算敬畏神仙，没好处也不会买账。

这些天，实在是累，但充实无比。

实在太累了，花弄影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感觉仿佛回到了惊鸿山庄，步天音那个抱枕又回到了怀抱。

咦，天音什么时候胸肌练得这么发达了？摸摸，好有弹性哦。唔？这道是什么？伤疤？花弄影一下子惊醒了，“天音，你什么时候受的伤？”

“天音是谁？”低沉浑厚的声音。

花弄影抬起头，顿时吓出一身冷汗，“龙擎天！”

“很好，你竟敢直呼我的名字！”龙擎天抱着她，面上露出惬意的笑容。他裸着上身躺在榻上，蜜色的身体健美修长，肌肉饱满结实，但并不过于纠结，一丝赘肉都没有。说实话，除了过于吓人的霸气，他竟意外地俊美性感。

“喜欢我的身体？”龙擎天抬起她的下巴，拇指轻抚她的唇。

“才没有！”花弄影回过神，晃着脑袋想摆脱他的手，未果。

龙擎天轻笑，“说谎，你明明就对我的身体很满意！”说着俯下头，吻住她的唇，低语，“我对你的身体也很满意。”

花弄影耳边仿佛响起炸雷，大脑一阵空白。他说，对我的身体很满意？什么意思？

呃，嘴里有东西进入，搅动，吸吮她的舌头。

花弄影清醒过来，极力欲吐出嘴里的东西，但龙擎天紧紧堵着她的嘴，用他自己的唇。他的手固定在她脑后，令她无法动弹。柔软的舌舔过她嘴里每一寸地方，轻抚过每一颗牙齿，卷着她的小舌缠绵共舞。

当龙擎天终于离开她的唇，花弄影大口大口吸入宝贵的空气，差点儿窒息了！

龙擎天笑眯眯地看着她，一手环着她纤腰，一手轻抚她头发。

头发？花弄影身体僵硬。头发松散下来，如黑亮的瀑布倾泻，披在身后。在离忧谷四年，她没剪过头发，浓密的乌发又长及膝盖了。再看身上，也不是原来残破的白衣了。

换了衣服，身体也像沐浴过。那，是谁帮我洗的？有些怀疑但不敢确定，花弄影偷偷瞟瞟龙擎天。应该不会，他这么个自大的皇子，

怎会帮人洗浴?

龙擎天眼中笑意更盛，“不用猜了，我们一起洗的，衣服也是我亲手给你穿上的。”

铛！花弄影好像被百吨级重锤击中，脑中一阵嗡嗡，金鼓齐鸣。她双手撑着他的胸膛，想尽力拉开两人间的距离，“我们才见面，你就这样对我，不觉得轻薄无德吗？”

“我们不是刚见面吧？你姓龙，单名影。四年前，在京城，第一次见面，你扮成小乞丐，后来扮成一个白衣小公子，再后来又化装成一个肤色深褐的童子逃走。前些时日我们不是才又见过？呵呵，那时你到底是怎么跑掉的？以于若蒿的武功，你绝不是对手。”

“鱼肉松？”花弄影舔了舔嘴唇，好久没吃过了，“哦，你是说来追我的那个？哈哈，上次，是运气啦。”那个尿遁，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不过自己那些次改装他竟然都知道，着实让她吃惊不小。

“这次可没那么好的运气让你再跑了。乖乖待在我身边，回京后，我会给你个名分。”龙擎天轻抚她的脸，唇又贴过来。

停！花弄影双手挡住他的嘴。给个名分？哼，说得好像莫大恩惠似的，谁稀罕啊？想着，她面上不禁浮出轻蔑。

龙擎天拉下她的手，审视着她的神色，“怎么，不愿意？”紧盯着她的眼睛，声音也变得危险，“对了，天音是谁？睡梦中你一直在嘟哝这个名字。”

“我为什么一定要愿意？你是个皇子、王爷，府里女人没上百也有几十，我干吗?凑那个热闹？天音是谁你管不着，哼！”花弄影心里虽然胆怯，但还是鼓起勇气吼了出来，输什么都可以，不能输了气势。

“我府里的女人啊，可能真的有上百了，没细数过。不过，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这热闹你不凑也得凑。你的事，我当然得管！”龙擎天迫使她抬起头，逼视着她的眼睛。

“我，我才不是你的人！”虽然身体在发抖，花弄影还是挣扎着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只是眼帘垂下，使得那话气势全无。

龙擎天没理，再次吻上那娇嫩的红唇。花弄影无力抗拒，只得在心里大骂：你这条接吻鱼！这么爱亲嘴，改天拿个水壶给你，让你吻个够！

忽觉得身上凉凉的，一惊，才发觉已经被龙擎天压在榻上，衣裳半褪！这可真吓得她三魂六魄跑了一半，不说别的，这身体虽已十六岁，可连月事都还没来呢。天可塌地可陷，此身不能失！

极度恐慌中，花弄影忘了压在她身上的是什么人物，两手狠狠掐拧他裸露的肌肤，用尽平生之力，大吼："猪头！给我滚下去！"在她这雷霆之威下，她身上那具火热的躯体颤抖了下，还真扑通一声滚下了地。

花弄影急忙爬起来，拉过被单裹住半裸的身体，犹自惊魂未定，脸色苍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得尽快逃走。

龙擎天缓缓从地上站起来，几乎全裸，但纵如此，仍不减他王者气概。花弄影怀疑，说不定他坐在淤泥里，也是个淤泥国王！好在，他看起来已经恢复理智，微笑了笑，"差点儿前功尽弃。"深吁口气，闭上眼睛，再睁开，他眼中已清明无欲。

慢慢穿上衣，龙擎天复坐上榻，注视着花弄影，脉脉含情，轻叹了口气，"很可惜，现在还不能要了你。"

花弄影警惕地看着他，将被单裹得更紧了些，"当然不能，我现在才十六岁。"差点儿前功尽弃？什么意思？有一丝疑问闪过，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是这个缘故。大凌十六岁已经可以婚娶了。"龙擎天伸手轻抚她的脸，笑道，"没关系，不用等很久就可以了。"似乎想吻她，终还是忍住了，"把衣服穿好，起来吧。你也该好好儿吃些东西，跟上次见相比，你瘦了不少。"

龙擎天站起身，走出去，吩咐下人准备膳食。

"一定要煮透才行！"花弄影在榻上喊。

屋外有笑声传来，"听到了吧，药师仙子的叮嘱。"

“是，殿下！”

用过餐，花弄影急忙整理防治霍乱的诸般细节。因为她住在龙擎天院里，常人不敢打扰，这倒使她得以静下心来细细回想、记录所知道的霍乱治理措施。有些现在无法实行，花弄影绞尽脑汁想着替换方法，一步一步详尽写下来。

例如：水传播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如何对水进行消毒？现代通常是用漂白粉。但这个世界还没有漂白粉，用什么来代替呢？花弄影皱眉，苦着脸，咬着毛笔思考。想啊想，突然灵光一闪，有了！记得以前“非典”时，学校里曾用食醋或白醋洒在地面上消毒，或许效果不如漂白粉，但它应该也可以起些作用。醋在这个世界是很寻常的。

这里有些地方的水很浑浊，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水源，人们常常将就着用了。这样不成，对身体危害很大，一定要净化后使用。用什么净化呢？以前上化学课时，老师好像曾说过明矾可以做混凝剂，适量加入浑水中，用棍棒搅动，出现絮状物后静置沉淀，水就会澄清。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明矾没有？如果没有，用什么代替呢？

眨巴眨巴眼睛，又习惯性地咬毛笔。唔？不对。啊，呸！呸！花弄影赶紧吐出来。黑的！呜呜呜，难道我一直咬的不是笔杆，而是笔毛？花弄影跑到院里水池旁一照，天！那个满脸乌黑的是什么东东？我？

回头一看，龙擎天捂着肚子笑得快歇菜了。笑笑笑，笑死你！花弄影恼火地瞪他。他好不容易止了笑，拿着块雪白的毛巾过来，“已经用沸水煮过了，擦擦吧。”在她脸上抹了一圈，那块白毛巾就成黑毛巾了。

但花弄影的目光却紧盯着院子角落里的一株植物。仙人掌！这里也有仙人掌！有办法了！花弄影迅速跑回房里，记下净水方法。若无明矾，可用仙人掌、仙人球、马齿苋等捣碎加入浑水中，也有助凝作用。

再次把霍乱防治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顺便也点明了其他瘟疫在防治中的共通之处，命名为《瘟疫防治录》。得意洋洋再看了一遍，花弄影满心高兴，有了这，以后能救多少人啊。如此，大事已了，可以放心走人了！

花弄影正欢喜，猛然面前一暗，写的东西被人拿走了。原来是龙擎天那条接吻鱼！

看完，龙擎天眼里有惊喜，神色愈加温柔。

“果然如我所料，你不但有仙人容姿，而且智慧亦可泽被苍生。”龙擎天的手抚上她的脸庞，“或许，你是上天特别为我而造的女子，助我御临天下。”

花弄影一听，脸色顿时惨白如纸，双手连连摆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对权势谋略一无所知，完全不适合宫廷，你一定是弄错了。”

龙擎天一笑，“我觉得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不懂权谋没关系，那些我懂就够了。你只要陪在我身边，帮我照料天下百姓就行。”

“要照料天下百姓，不一定要在你身边呀。”花弄影嘀咕。

“那陪在我身边亦无不可。你是我的，这辈子都必须留在我身边。”龙擎天托起她的下巴，轻吻。

花弄影彻底火了，打掉他的手，怒道：“我是我自己的！我才不会留在你身边！”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更何况花弄影有时大脑会脱线呢。

“哦，留在我身边有什么不好？我答应，一定会善待你。”龙擎天玩味地看着花弄影。

“我不需要你的善待，你要善待的是你府里那些女人。”花弄影冷冷道。

龙擎天的脸上失去了笑容，锐利的眼神紧盯着花弄影，“真不愿意？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

“哪敢不满，只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要的是天下，金戈铁马，征战四方，众生对你俯首称臣。而我，只想悠游自在地过一生，醒赏

花开花落，醉卧月升月沉，胸中无忧事，坦荡笑人生。”看着他的眼睛，花弄影继续道，“而且，你只不过对我这身皮囊感兴趣而已。但你府里美人成群，又何须我锦上添花？况且，成大事者怎能为区区容貌所惑？”花弄影为说服他，真是使出了全身本领，恨不得舌灿莲花。

可惜，龙擎天并没因她的话而动容，如鹰双眼逼视着她，仿佛要看到她的灵魂深处，“你说了那么多，只不过掩饰而已。把你真正的理由说出来。”

此时，花弄影知道，她想凭几句言语改变他的决定，太天真了。她叹了口气，“好吧，我说。那确实只是掩饰，真正的理由是：我不爱你。无论你多好、多高贵显赫，只要我不爱你，就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不爱而相守，只是相互折磨而已。你若对我不是厌恶到极点，就请你放过我吧，我这辈子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天音？”龙擎天眼里射出冷酷的光芒，那是凛冽的杀气。

花弄影打了个寒战，连忙否认：“不，不是！我谁也不爱，这辈子都不可能会爱谁。”

“既然谁也不爱，那在我身边也无妨吧？”

又绕回来了。花弄影真想哭，白费那么多口舌，算了，找个机会溜走就是。

可惜龙擎天看得很紧，直到过了月余，花弄影才寻到机会。

“药师仙子要去何处？”花弄影刚走出院子，就被于若蒿拦住了。

不过花弄影早有准备，“有些物什存放在冼大人处，现今长居于此，需要将它们取来，都是些常用的东西。”

“何须药师仙子亲自去取，在下派个人过去便是。”

“不，里面有些东西须得我亲自察看。何况来此后多得冼大人关照，也理应向他亲自道谢才是。”见于若蒿犹豫，花弄影道，“于大人若不放心，跟我一起去就是了，我手无缚鸡之力，何须如此戒备？”

于若蒿看看她，终于点点头，但还是又叫了两个侍卫来，三人跟着花弄影向冼禹绀住处走去。之后，从花弄影向冼禹绀致谢告别到进去拿物什，他们都寸步不离。

花弄影把一切收拾好，笑眯眯转过身，招呼三人走近。闭住呼吸，花弄影纤手一扬，空中腾起一片粉红雾气。只听得扑通三声响，一会儿，花弄影笑意盈盈拉上门走了出去。小样儿，好好睡三个时辰吧！

出了城花弄影便召唤铁翼鹤，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铁翼鹤。花弄影大惑不解。时间一点点过去，花弄影身上沁出了冷汗。不妙！原本打着如意算盘，一出城就骑上鹤背，所以下的药时效不长，而且就算长也没用，接吻鱼回去发现她不在也会马上查找。当务之急是：快溜！

花弄影此时真恨不得多长两条腿，一个劲儿快跑，可惜没多久就不行了，上气不接下气，肋下隐隐作痛。真恨啊，铁翼鹤到底上哪儿去了？脑子里突然一个灵光，呃，怪不得它。因为附近瘟疫，所以她当初曾吩咐铁翼鹤放下她后远离，以免吃了染有霍乱病菌的鱼虾或水草一命呜呼。

花弄影哭丧着脸搬动双腿往前挪动，努力努力再努力！这辈子没这么辛苦过。脚上磨起了水泡，一会儿水泡磨破了，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花弄影突然深刻体会到了安徒生童话里小人鱼走在刀尖上的感觉。

忽然远远看见有辆华丽到变态的马车，还有那驾车的人，好熟悉。抑住狂跳的心，花弄影的眼泪真流下来了。就在她想出声呼唤时，背后传来嘚嘚嘚紧迫的马蹄声，快得如同追风驰电。花弄影回头一望，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接吻鱼！

不行，出声呼喊接吻鱼只会更快追来，到时说不定还会连累天音。捂住嘴，花弄影闪进了旁边的灌木丛中。

躲进去没一会儿，龙擎天就追上来了，从她躲藏的灌木丛旁飞驰而过。可是，只往前跑了几十米，龙擎天又拨转马头返回，开始在附近仔细察看，不时拔剑挑开灌木搜寻。

天敌啊天敌！花弄影哀叹。她眼睁睁看着天音的马车从眼前经过，近得几乎可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兰香与芳馨的呼吸。可是，离她更近的是龙擎天，此时他就紧挨着她，一掌之隔。她清楚地听见了他的心跳声，一声声震得她的心也跟着紧张地剧烈跳动。

“请问来路上可见有什么人独自行路？”是龙擎天在发问。

“没有。敢问将军，这一路上不见逃亡灾民，可是瘟疫已过？”回话的是秦树。

“不错。自药师仙子降临，广发疗方与防治之法于天下，疫情便得到控制，如今灾民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与安置，自然不会到处逃亡。”

“据闻药师仙子降于翰戍镇，是一白衣少年，年约十五六岁，姿容倾天下。将军从翰戍而来，可知传闻是否属实？”

“确是如此。为何问起？”

“在下主?有一故人，年貌与这传闻的药师仙子极似，多年前离别后音信全无。闻得此消息，特来一探。”

“令主人可否请出一见？”

“在下主人默默无闻，从不理世事，除故交向不见外人，请将军莫在意。”

“如此，你们不必再往前行了，药师仙子已经离去。”

“何时离去的？前往何处？”

“便在今日。往何处去，无人知晓。来时骑鹤从天而降，想必去时亦自云空而归。仙人踪迹，非凡人可猜度。你们来晚了一步。”

车厢中响起一声幽幽叹息。花弄影在灌木丛中焦急万分。天音，我在这儿啊！

“秦树，仍前去看看吧，我感觉她似乎就在附近，并未远离。”如箫般悦耳的声音轻轻响起。

“是。”秦树恭声道，向龙擎天抱拳一礼，“将军，告辞了！”

龙擎天微一颔首，勒马未动，将灌木丛中的花弄影急得抓耳挠腮。望着步天音的马车渐远，花弄影心中的希望一点点消失，直至完全绝望。可龙擎天，仍矗立不动，近在咫尺。花弄影那个恨啊，真想将他剥皮剔骨。

“你是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抱你出来？”低沉浑厚的声音在花弄影耳边响起，含有压抑的怒气。

花弄影一个哆嗦，目光微转，就与龙擎天对个正着。在他怒目注视下，花弄影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了，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大脑里一片空白。

龙擎天稍待了会儿，见她没动静，微叹了口气，下马，拨开灌木，把她抱出来。见花弄影一脸惊惶，龙擎天有种挫败感，“为何每次你一见我就要逃？我哪里对你不好了？”

仔细想想，确实他也没有哪里对她特别不好。只是，每次看见他，总觉得会被他一口吞掉，就像青蛙遇见了蛇一样。不过，这能直白地说出来吗？

“跟我回京吧，我立你为妃。”龙擎天抱起花弄影走向马匹。

“不！”肯定而坚决，完全不需经过大脑。

“为什么？！”龙擎天怒了。

花弄影不敢看他愤怒的双眼，低下头小声道：“早说过了，我们志趣不同。而且，我不爱你。”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志趣相同的夫妻？而且，你不是说谁也不爱吗，那嫁与我又有何妨？除非，你心里有喜欢的人。”龙擎天用手捏着她的下颌，抬起她的脸，逼视她的眼睛，面如寒霜。

“不，没有。”花弄影否认。

“莫非，就是刚刚经过的那车里人？天音？”龙擎天冷冷道，“方才那车里人说话时，你的气息特别粗重。你很在意他？”

花弄影吓了一跳，抬眼直视他，“不。天音于我有大恩，此生难报，自然关心他。”

龙擎天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不说话。

理理思绪，花弄影稍镇定了些又道：“你若有需我相助之处，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我必当竭尽全力。不爱而相守，必成怨偶，相互折磨，何苦来哉？”

“你怎知我便不爱你？若不爱，我如何数次亲自追来？”龙擎天柔声道。

愣了会儿花弄影回过神，失笑。如果她相信他，那她一定是傻了，疯了！

龙擎天恼怒地看着她，“你，不相信我？”

“哈哈，你如何让我相信？你爱我什么？这容貌？或是救治瘟疫的才华？再美的花亦会凋谢，再高的才华天下亦不会只我一人，你爱得过来这许多人吗？也对，帝皇之爱本就是如海广博。不过，恕我不愿做其中一滴水。”

“在见到你之前，为笼络群臣，我确实不会拒绝纳入众多女子。不过，看来你不喜欢如此。我可以答应你，今生只娶你一个。如此，你跟我回京如何？”龙擎天缓缓道。说这番话，他确实经过一番挣扎。

花弄影难以置信地盯着他。龙擎天眼睛眨也不眨地回视，没有丝毫心虚和动摇。

呆了片刻，花弄影又渐渐漾出笑容，笑容轻蔑而自嘲。只娶我一个，便是真爱我了？哈哈，不娶也可以纳入无数女子啊，只是不给名分而已！现在为了哄我跟他回京自然花言巧语，若我真信了他，到时哭都来不及。

龙擎天看着她脸上的嘲笑，怒道：“这样还不行吗？你到底要如何才信？”

“二殿下，你真的爱我？”

“不错。”

“即使我容颜不再？”

“既已爱了，无论你以后如何，都不会改变。”

“当真？”

“当真。”

“那么假若有一日我变成了一只癞蛤蟆，你还会爱我？”

“呵呵，你怎么会变成癞蛤蟆？”

“如果呢？”

“真有那天，只要你还是你，我当然仍爱你。”

“好！”鱼儿入网！花弄影指着旁边臭水沟里一只发呆的癞蛤蟆道，“你就当那是我变的，去亲它一下！”

龙擎天愣了，看着那癞蛤蟆。癞蛤蟆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话，鼓鼓肚皮，蹦过来。

“快亲啊！”花弄影忍住爆笑，催促。

龙擎天蹲下身子，用两个手指捏起癞蛤蟆。癞蛤蟆瞪着无辜而期待的眼睛望着他。龙擎天拈着它靠近自己的脸。

花弄影兴奋地紧盯着，哈哈，好戏上场！

就在癞蛤蟆与龙擎天的唇不到一公分时，停住了。

“怎么了，为什么不亲？”好失望。

“因为它不是你。”龙擎天笑望着花弄影，“我爱你澄澈明亮的双眸，可它没有。”

花弄影呆了。

龙擎天又柔声道：“小影，你一直很怕我，但现在没有，我很高兴。”莞尔，“让我亲蛤蟆，真调皮。”轻吻她额头，“跟我回京吧，我发誓绝不辜负你。”

花弄影摇摇头。无论如何，她也不想蹚进皇家的浑水中。

龙擎天的耐心被磨得快消失殆尽，正无计可施，忽听花弄影一声惊喜的尖叫，举目一看，远远又来了三骑人马。

为首一人淡紫衣袍，年近二十，肌肤胜雪，温润如玉，眉目含笑，如坐春风。沐着秋初夕照，翩然若仙。除了蓝田公子玉无瑕，还有谁人？花弄影面上浮起如梦的笑容，好想念同车的脉脉时光啊。

另两人，一个淡青衣裳，年约十八九岁，秋水明眸，无语亦盈盈，千言万语一顾间，却是秋水，他来寻她了？一个十五六岁年纪，微褐的皮肤如同甜蜜的巧克力，细腻润泽，琥珀色瞳仁，机灵黠慧好似小狐狸。

花弄影雀跃，正想扬手招呼，身上有股劲力透入，张了口却没声音出来。花弄影转头怒视龙擎天。

龙擎天面无表情地抱起她跃上马，用披风连头带脸裹住她全身，“四年前果然是蓝田公子助你脱逃。小小年纪，你倒是很能招惹男人，哼！”

三骑瞬息间驰近。蓝田玉拱手一揖，“请问前面便是药师仙子降临的翰戍镇吗？啊，原来是二殿下！”

“不必多礼，前面确是翰戍，但药师仙子已经离开。蓝田公子美誉盛传四国， 这次的瘟疫亦鼎力相助，小王还应多谢才是。”

花弄影听他如此说，口不能言，便极力欲伸出头。但龙擎天紧箍着的手微一弹，她便连挣扎亦不能了，只得恨恨地伏在他怀里咬牙切齿。

蓝田玉等人听闻，颇失望，但仍笑道：“既已到此，还是前去看看为好。多谢二殿下，告辞！”

临行，蓝田玉看了看龙擎天怀里鼓鼓的物什，刚才它好像动了动？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觉。但他生性不是多言之人，虽疑惑，仍然离去了。

“他们都去了翰戍，如此我们倒不可急着回去。”龙擎天稍打开披风，让花弄影透气，顺手解了穴。

“为什么？”花弄影怒瞪他。

龙擎天淡淡道：“你是我的人，我怎会让你和别的男子缠杂不清？”

“我是我自己的！放开我！”

“再吵闹就点穴。”龙擎天轻轻一句话让花弄影立刻安静下来。

是了，我真笨，与无理之人不可力敌，只能巧胜。花弄影伸手到怀里摸了摸，嗯，还有一包麻痹粉。悄悄瞥了眼龙擎天，他似乎没注意。花弄影悄悄地掏出那包药粉，心里涌起一股恶意的报复快感。接吻鱼，看招！

淡红雾气顺利腾起，花弄影屏住呼吸，从来没如此兴奋与期待随之将听到的扑通倒地声。

可是，等到雾气散去，龙擎天仍是好端端坐着，揽着她的腰，一丝将倒的迹象也没。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眼神在说：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这下子，花弄影真的寒毛直竖了，看着他讷讷道：“为什么？”

龙擎天笑道：“你没听过吗？天下任何蛊毒都对我无效。我自十一年前机缘巧合服了火灵芝后，百毒不侵，百蛊不犯，就算天下第一奇香破功香也奈何不了我。”

花弄影沮丧得想找块豆腐撞死，怎么就碰上这么条金甲接吻鱼呢？咦？等等。

“你说，十一年前？”花弄影惊愕。

龙擎天点点头，“有什么不对？”

十一年前，不正是她被天音从死亡中救活的时候吗？那时，上天就已经向她撒下了网？她的直觉是正确的。从第一次见他，她就感觉很怕他，就像他是她的天敌一样。原来，天网恢恢，无论如何挣扎，她终是要落入他手中。

瘫在龙擎天怀里，花弄影已失去了再次逃跑的勇气。然而，目光流转，她偶尔瞥见一物。它长颈纤足，铁翼白羽，顾自漫步在林木间，时隐时现。

“等一下！”花弄影大叫。

龙擎天勒住马，“怎么了？”

“我，我要去解手……”说着脸红了。

龙擎天失笑，“这种事你也好意思那么大声。”

花弄影嘿嘿，伸出手。

龙擎天微愣了愣，掏出一方洁白柔软的丝布放入她手里。

真是皇家人！贫家可能一辈子都没福气用上丝布呢，他们却用这么好的丝布擦屁股。心里不忿，被龙擎天抱下马时花弄影狠狠剜了他几眼，弄得他莫名其妙。

“你在这里等，不许偷看！”花弄影边跑入灌木丛边嚷道。

龙擎天微微一笑，果然立着不动。

耶！花弄影在心里比了个“V”字。

蹑手蹑脚靠近铁翼鹤，花弄影心里憋得紧紧的，毕竟龙擎天是上天派给她的克星，她真能如愿逃走吗？还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拍拍铁翼鹤，让它蹲下。直到爬上鹤背，花弄影的心始终是悬着的。当铁翼鹤展翅腾空，发出一声嘹亮的长吟，她的心才落回肚里。成功了！人定可胜天！绝地亦逢生！

但鹤吟也惊动了龙擎天，他长啸一声，迅如闪电般飞纵而来，叫道：“小影，不要离开我！”焦虑忧急的声音犹如利箭般刺入花弄影的心，令她身体颤了颤，几乎反射性答应。

鹤已飞向空中几十米，龙擎天如何腾跃亦不可能够着。他跃至树顶，飞纵起身，向铁翼鹤凌空击出一掌。

凛冽的掌风袭至，铁翼鹤身体晃了晃，差点儿将花弄影晃下去。花弄影大惊，紧抱住鹤颈。

“小影，跳下来！我一定会接住你的！”龙擎天跟着鹤飞的方向猛跑，望着空中大喊，浑厚的声音破空传至，震得花弄影心旌神摇。

“小影，回来！我此生绝不负你！”龙擎天只顾望向空中大喊，不防脚下一绊，踉跄了下，险些摔倒。

花弄影终是不忍，喊道：“别追了！我不会回去的！”

龙擎天仍不放弃，竭力追赶，“回来，小影！”

看着他狼狈的样子，花弄影心烦意乱，嚷道：“你别追了，我永远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此生此世你必是我的人，否则，你和谁在一起，我便杀了谁，决不留情。我龙擎天对天发誓！”

“你敢！你若伤害我身边的人，我绝不原谅你！”花弄影叫道，声音发抖。她知道，龙擎天说得出做得到。

“回来，小影，只要你回来，我不会伤害任何人。”龙擎天还在追赶，但鹤已渐远渐高，渐不可见。

“小影——”凄厉的呼唤直入云霄，犹如受伤的猛兽。

第二章 青丝曼绾

第二章 青丝曼绾

到得前厅一呆，除了蓝田玉，还有两个相貌奇特的人，都十八九岁的年纪，颇秀美，男子素衣白发红瞳，女子绯衣，淡红眼眸。

我快死了吗？大仇已报，再无牵挂，死了也好，去九泉之下侍候爹娘吧……

狐惘山鲤跃峡水泽边，有个伤者倒卧在水草间。

长空一声鹤吟，有羽飘落。

九泉也有仙鹤吗？伤者疑惑。

“呀！”一声尖叫，有脚步声走近。

“喂，你死没死？快回答我！”有人在拍他的脸。

死了怎么回答你啊？心下好笑，伤者极力睁开眼。啊，神仙……死前竟然能见到神仙。眼皮好沉重。

唔，全身麻痒，实在受不了！伤者睁开眼睛，还是在山里，但已不在水泽里。游目四望，一个白衣仙子翩跹而来，浅笑盈盈，容光照亮了深谷。

“醒啦？”神仙俯下身检查他身上的伤，“没有大碍了，休养一段时日就可痊愈。你叫什么名字？怎会伤成这样？”

“卫子浩。我爹娘生前遭人暗算而死，前几日我终于发现了仇人踪迹，将之手刃，但他临死发力一掌，我不提防着了道，坠落此处。多谢神仙相救之恩！”

神仙不高兴地努努嘴，“我不是神仙！你还有什么家人？”又嫣然而笑，“你的名字真不错！”

卫子浩苦笑着摇了摇头，“若有，也不至于我孤身复仇，落此地步。”

神仙托腮想了想，开心地笑道：“啊，那正好，我现在也是一人，你当我哥哥好不好？我叫花弄影。”

“好！”能当神仙的哥哥，这是几世都修不来的福气。

“嗯，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哥哥了，等你伤好后咱们就出谷。”神仙笑得灿若云霞。

花弄影开心啊，白捡了个现成哥哥。

那天骑鹤逃离龙擎天，在云空里听见他惨痛的狂呼，心弦震颤，感觉身体下部有温热东西汩汩流出，低头一瞧，红红的。正发呆，那红色液体已经流到铁翼鹤身上，染红了它背部白羽。铁翼鹤惨叫一声，身体晃动了几下，吓得花弄影魂不附体。

铁翼鹤猛然加速，比平时快了何止两倍，终于飞至一处山谷，下望有青碧水泊，丰茂水草。铁翼鹤急急降落，把她抖下背，飞扑向清清湖水。此时，花弄影方知，这铁翼鹤跟步天音一样，有洁癖！

撩起衣袍看看，那血从腿根顺着大腿流下来，裤子已经半红，但无痛无痒。迟来的月事！花弄影想到湖泊边洗洗干净，却发现有具尸体横卧，吓得尖叫。走近一看，还有气息，就顺手救了。

这几天在山谷，最头痛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没发明纸和卫生巾啊？！

无可奈何，花弄影只好拿跟龙擎天要来的洁白柔软丝巾凑合着用了，只是那东西没一会儿就湿透了，只好一遍遍洗干净烤干再用。上天保佑，救的那人一直昏迷未醒，醒了也动弹不得，否则可就尴尬了。

终于好朋友走了。花弄影长吁一口气，决定了，出谷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展造纸业，试着做卫生巾、卫生棉，造福天下的女同胞。嘿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造福自己。

在谷中待了十余日，卫子浩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这日花弄影收拾好包袱挂到卫子浩身上，嘻嘻笑道：“哥哥，我们朝南边走吧。”因幼时声带受损，声音不甜媚，但极柔和，有着中性的清朗和微微沙哑。

此刻的花弄影，红褐色的肌肤，而且看起来如砂纸般粗糙，眉目五官也精心修饰淡化了。谷里这些时日，花弄影试调了一种染肤汁

水，不伤皮肤，遇水不脱色，但不知道能保持几天。

噪唇长啸，天空出现鹤影。花弄影挥手一指，铁翼鹤盘旋两圈，展翼向南。

走啊走，走得花弄影的腿酸麻难禁，眼泪直打转。好几天了，还没走出狐惘山。有时卫子浩看她累得面色发青，要背她一段，她终是摇摇头拒绝了。让一个伤员背她走路，她虽好逸恶劳，但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

走着走着，卫子浩突然停了下来，“附近有人！嗯，速度很快，应该是练家子。”说着抓着花弄影的胳膊带她轻捷地一掠，两人到了来人近处。来人是两个女子。

转瞬人已到近前，花弄影精神为之一振。

年纪大点儿的女子约十八九岁，相貌并非特别出众，但自有一股天然的魅力。年纪小的约十三四岁，天生一张甜滋滋的脸，喜眉笑眼，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对她展开笑颜。

“两位姑娘打扰一下。请问狐惘山南面出山道路可是这条？”

“不错。两位迷路了吗？我们也要出山，这段路不妨同行。这位小兄弟似乎很累了，擦擦这药吧，会好很多。”年长的女子微笑着递给花弄影一瓶药。

淡青色小瓶子，摸着温润光滑。花弄影对她的好感大增，情不自禁向她粲然一笑，“敢问姐姐芳名？在下花弄影，这是我义兄卫子浩。我们正准备去南面探望亲友，不想在这狐惘山转了几日都出不去，幸好遇到两位。”

女子微呆了下，莞然笑道：“水无香，属水漓渡旁系无字辈。”又指着那年幼女孩，“这是武林世家烟云堡主的女儿，云甜儿。

“狐惘山山大岭重，林道交叠，若不识路，十几日都出不去，有‘狐到亦惘然’之称，故称为狐惘山。两位数日能到得此处已是不易。这位卫侠士久闻大名，今日方得一见，可谓荣幸！”

卫子浩淡淡一笑，“水漓渡人人俱是武林英杰，在水姑娘面前卫某不敢称‘侠’字。”又看了眼云甜儿，“这位小妹妹也是来历不凡，烟云堡在武林中亦是大大有名。”

云甜儿嘻嘻一笑，歪着脑袋看花弄影，“小哥哥真漂亮，要是甜儿有这么美就好了。”

花弄影一笑，心里很是喜欢她，“甜儿现在就已经很招人喜欢了。”

“真的？”云甜儿眨着圆圆的眼睛问，乐得眉眼弯弯。

说说笑笑就出了山，道别时双方都有种不舍感觉。但世上没有不散筵席，各人心里也是很明白的。

“小哥哥，有空来烟云堡玩哦。”云甜儿边走边回头叮嘱。

水无香也回眸嫣然，并不特别美丽的脸却风华无限。

花弄影心里忽浮起一句：真源无味，真水无香，修美于内，不染纷华。

这日来到一村镇，在茶摊歇脚，忽见几个满脸凶相的恶奴骂骂咧咧地押着一个十七八岁有几分姿色的村女，后面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哭着阻止，却不时被踢开。

花弄影有几分猜到情况，或许不该管闲事，但同为女子，看她受苦却不管，良心过不去。上前问后，基本情况跟所猜相似：女子父母早亡，为葬爹娘跟村中土豪借了高利贷，但因家计惨淡，又要拉扯幼弟，所以到期还不上钱，如今人家来拉人抵债了。

花弄影干了很恶俗的事：英雄救美！上门教训了土豪一顿，威胁他不准再欺压村里百姓，否则如何如何之类，好好恐吓了他一顿。

事情了结后花弄影本想一走了之，但那姐弟执意要跟着他们走。花弄影细想想，确实，如果姐弟俩再留下，以后难免出事。毕竟那土豪是地头蛇，明着不行，来暗的是防不胜防。于是，很俗套地收了两人。

在路上，从姐弟那里又了解到那土豪的诸多恶事。花弄影生气，既然如此，不如再多干一票！

一天夜里，那土豪家失盗，搜刮来的金银丢失大半。但土豪没敢报官，因为家里多了件东西，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将块布钉在他家柱上。布上书：知汝不义，特取赃财。如敢报官，汝首不保。

那姐弟俩，一个叫沈心，一个叫沈力。

“省心省力”，真不错的名字啊！花弄影失笑。

简曲镇附近的小村落三里原，还是很宁静安详，一点儿没受洪水和瘟疫影响，这让花弄影大大松了口气。高墙大院的花家很好找，花弄影到了附近，围着绕了两圈，泪湿衣襟。她很想见见爹娘，但又怕带去灾祸。现在爹娘弟弟在天音的照抚下生活无忧，又何必打扰?

“哥哥，你为什么哭啊？”一个清脆的声音问道。

花弄影一瞧，是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清秀，看着亲切熟悉。

“哥哥没哭，只是被沙子迷了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花开，小字念影。姐姐叫花弄影，很小的时候就被侠客带走学艺去了，但娘亲说，我姐姐很乖很可爱，看到我就会想起姐姐。”男孩讲着，露出了笑颜，像阳光下的向日葵。

“嗯，念影真乖，要好好孝顺爹娘哦，连姐姐的份一起。”

“当然了，我会好好保护爹娘的，到时姐姐一定会夸奖我。”男孩小脸满是自信。

花弄影也不禁露出了笑容，轻吻他的额，“念影是天下最乖的孩子。”心里是满满的温柔。

男孩有些羞涩，但笑得很甜，“我回去了，哥哥再会！”

当夜，两个人影轻悄悄地进到了花家庭院。一个人影守在院里，另一个在花家老爷、夫人的床前立了许久，不知为何，地面湿了一大片。那人离开时，桌上多了一包银钱、一张字条。字条上书：艺未大成，仍待时日，二老珍重，无须挂念。落款：花弄影同门。

那些银钱，是花弄影路上为人诊病所得。虽不多，却是她自己挣来的，略表寸心。

简曲附近的荥良城因靠近风光秀美的嘉坭山而热闹繁华。

这日珍味楼二楼上来一行四人，个个俊美风流，衣饰高雅。但楼上人只稍注目就视若寻常。

四人里最美的是个年约二十的公子，面上常带浅笑，笑如春风，令人心生亲近。他微扫视，目光停在了一淡蓝衣袍的少年身上，凝望许久。

随着他的目光，同行的其余三人不约而同地望去，同时轻吁了声。这三人，一个是有着小狐狸般黠慧眼睛的十五六岁少年。另两个是女子，一个十八九岁，衣饰简单而自然典雅；一个十三四岁，长相甜美可爱。

少年轻唤了声："公子，是她……"

两个女子却同时叫道："花弄影！"

那公子和少年诧然，"你们认识她？她叫花弄影？"两人相视一眼。

年长女子笑道："萍水相逢，一面之缘。"

女孩首先蹦起来，扬声叫道："小哥哥！"说着跑过去。

那淡蓝衣袍的少年闻声转过头，虽肤色红褐粗糙，但五官极秀美，特别是那双明眸，转盼间流光溢彩，动人心魂。只这转眸间，楼上一众人连坐在角落里的人心里都暗道：他看着我呢！不禁一阵脸红心跳。

"甜儿，又见面了。"花弄影微笑，又看看水无香，"水姐姐！"

眼光略转，看到她身边的紫衣公子和狐狸眼睛的少年，略一愕，踌躇：要不要跟他们相认？

"小影。"犹豫间紫衣公子已经先开声了，脸上依旧是柔如春风的笑容，只是明玉般的气质更加温润沉稳。

“蓝田公子，别来无恙？”花弄影微有些尴尬，想必刚才的踌躇他已看在眼里了，他虽没形于色，但旁边的小狐狸美人撅起了嘴，还向她飞了个眼刀，“呵呵，小君也还好吧？”

人家哼了声转过身不理她。花弄影只好自找台阶，“蓝田公子，这位是我义兄卫子浩。”

卫子浩作了一揖，“蓝田公子名闻天下，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卫侠士不必客气。既然都认识，不如坐下来再慢慢聊吧。”蓝田玉清润的声音悦耳如笛，花弄影听着如沐春风。真的很感激耶，世上就有他这种善于原谅别人的人，和他在一起什么时候都很愉快。

点了几个精致小菜，小二问要什么酒，蓝田玉看了花弄影一眼，“今日不饮酒，请上壶墨玉牡丹吧。”

云甜儿“咦”了声，“公子平日不都喜饮碧荷酿吗？”

蓝田玉微微一笑，“偶尔换换也好。珍味楼的墨玉牡丹茶亦是极好的。”

“墨玉牡丹？是花茶吗？”花弄影好奇，这里也有花茶吗？

小君鄙视地看了她一眼，“是红茶。”花弄影脸红，悻悻不语。

身侧的水无香笑着拍了拍她的肩，“小兄弟，别在意，最初我也曾以为是花茶呢，都是这名字惹的。”不知为何，水无香脸上的笑容没了，动作缓了下，似不经意地轻抚摸了下花弄影的肩背。

花弄影感激涕零，“谢谢水姐姐！呵呵，我真以为是牡丹泡出的茶呢。”

蓝田玉轻笑，“小影喜欢花茶？下回可到香远楼品尝。”

茶送上来了。汤色红艳浓厚，馥郁如蜜糖般甜香扑鼻。品其味，滋味醇厚，而回味无穷，口齿留香，令人精神顿时舒爽。观其形，芽叶完整，娇红嫩亮，如佳人带笑。

花弄影赞不绝口，一口气喝了几大杯。

蓝田玉淡淡微笑，小君可忍不住了，“哪有你这样喝茶的！茶是要细品慢尝才能知真味，这墨玉牡丹乃茶中珍品，有‘群芳最’之称，便

是有钱都买不到。你倒好，如牛饮水……”

还欲再说，蓝田玉轻道：“小君！”小君便生生住了嘴。

云甜儿听得忍不住嘻嘻一笑，笑后又觉不好，便为花弄影辩护道：“你家公子没言语，你个小侍童倒有意见了。小哥哥莫理他，爱怎么喝怎么喝。”

花弄影勉强向她笑了笑。

小君向云甜儿翻了个白眼，嘀咕：“和不懂茶的人讲茶，无异于书生遇兵。”

“人各有所长，小影不必在意。”蓝田玉微低头凝视着手中的白瓷杯，缓缓道。

斜阳轻投入窗，室里明亮温暖，连脸上细微的茸毛都清晰可见。花弄影瞧着对面的人儿发了呆。我道男子中天音之美为最，今日看蓝田公子却是丝毫不输。只是天音之美带有魔性，而蓝田公子如神佛一般圣洁，让人看着就觉身心如经天泉洗涤般得到净化，真是两个极端。

“酒靠饮，茶靠品。饮茶需得浅斟慢啜，方能品出心静与幽远；饮酒则需大口豪爽，于畅饮中深味激情与渴望。因而友情如茶，宁静深远；爱情如酒，甜蜜激烈。”水无香接口，含笑凝望蓝田玉，脉脉温柔。

花弄影瞧着呆了呆，心里偷偷笑了。嘿，原来水姐姐对蓝田公子有意。这两人我都喜欢，配着正好！想着脸上就露出了藏不住的笑意，越笑越乐，越乐越笑。

她这般笑，怎瞒得过别人？首先云甜儿顺她视线看去，了然地笑起来。然后是鬼灵精的小君，最后卫子浩也瞧去，瞧得水无香脸也红了。

蓝田玉微诧，瞟了水无香一眼，若无其事，抬手给大家都续上一杯茶，方温言道：“无香妹妹说得对。品茗听涛，味筝闻梅，乃人生乐

事。痛饮美酒，击案高歌，也是难忘之景。但无香妹妹此次出门已久，只怕姨父母要担心了。”

水无香脸色微一白，随即落落大方道：“说得极是，多谢玉哥哥想得周到。”

云甜儿大眼睛眨了眨，欲说什么，见水无香微微摇头，便住了嘴。

花弄影微愕，怎么，这表示他拒绝了？真是可惜啊，水无香可是难得配得上他的女子哦。

“刚刚蓝田公子称呼水姑娘为无香妹妹？”卫子浩道。这也是花弄影心中的疑问，显得即亲近又别有一种意味的疏远。

水无香微笑道：“我是他表妹。我娘亲是他娘亲的妹妹。”淡然自若，没有丝毫被婉拒的痕迹。花弄影暗暗佩服，这才是真正显现了女子的自尊与骄傲。你不喜欢，我不勉强，更不屑于纠缠。她自己都处之泰然，别人的怜悯反显得唐突多余。

“小影，听说你告诉无香妹妹的名字是花弄影？”蓝田玉突然道。

花弄影正陷于对水无香的崇拜中，猛听闻，呆呆点了点头，脑子还没从前一程序中抽出空来思考。

“云破月来花弄影，好名字。”蓝田玉轻笑。

花弄影惊喜不已，眼睛睁得溜圆，嘴微张，隔着水无香紧握住蓝田玉的手，激动得发抖，连茶碗打翻了都不自觉，“你，你！太好了！”

你也是穿过来的？！花弄影在心中大叫，只是出口前最后一分理智阻止了莽撞。这里人多眼杂，不是相认之所。啊，终于找到党组织了！

蓝田玉脸微红，手稍挣了挣，没能挣脱，就任由她了。?着花弄影，蓝田玉眼中微有讶异，浅笑，“小影，你……”声音温和里掺杂了一丝腼腆。

众人惊诧莫名地看着他俩。

“你干吗抓着公子的手不放？”小君最先开声，很是恼怒。

花弄影终于发觉自己的行为不妥，缩回手，笑着掩饰。

水无香从震惊中恢复，若有所思地瞧瞧蓝田玉，又瞧瞧花弄影，渐渐面上现起一种了然的神色，笑容不可捉摸。她附在花弄影耳边低语道：“要多多照顾我表哥哦。”

花弄影点头，那是当然的。同是天涯穿越人，相互照顾理所应当。

水无香起身向众人微笑告辞道：“刚听表哥提起，忽然十分想念爹娘，这便回去收拾返程。各位继续，无香却要失礼了！”云甜儿随之站起。

蓝田玉起身相送，“明日再起程不迟，我送你上路。”

“好。”水无香嫣然，携云甜儿翩然而去。

花弄影万分不舍，嘟囔道：“唉，多好的女子，可惜可惜！”

蓝田玉失笑，“小影似乎十分喜欢无香？”

花弄影诚实地点头，脸上无限遗憾。

“喜欢有什么用？你又不是男子！”小君撇嘴，斜眼睨她。

“为什么没用？”花弄影不服地回嘴，忽然一激灵，出了身冷汗，“你，你们知道，我是女子？”

“四年前便知道。”小君撇撇嘴。

四年前便知道了？呃，这么说那时让我独自洗浴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体贴？知道而不拆穿、不追问，不露出一丝异色，蓝田公子的温柔绝不是能做作出的，只有天性如此方能做到。连水无香都铩羽而归，不知怎样的仙女有福伴他一生。

稍后，茶色也淡了，小菜已吃得差不多，日薄西山，准备回去。花弄影站起来，想想，终是忍不住，“蓝田公子，呃，我有话想问你，一会儿可不可以单独谈谈？”

蓝田玉微愣，一笑，红晕浮起，“当然可以。我住来归客栈，小影呢？”

“呵呵，我们也是。”城里最大的客栈嘛。

“那正同路，回去中途有座怡然亭，不若在那儿小憩清谈如何？”

花弄影当然满口答应。

小君看看两人，小嘴撅起，狐狸眼睛难得地垂下，望着地板，沉默。

言笑间下楼，小二直送至楼口，望着他们的背影。

“是她吗？”

怡然亭。彩霞满天，缤纷绚烂。亭外芳草萋萋，霞光映照下如火焰般舞动。

小君和卫子浩在远处守望。蓝田玉和花弄影倚栏相对，含笑望着她，面上有淡淡红晕。

花弄影努力按捺住剧跳的心，但仍掩不住满脸的兴奋，“你是哪年穿过来的？我是2008年8月哦，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十多年了，我一直都没遇到同伴，还以为就我一人呢，原来你也是！太高兴了！你在现代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安青洛，深南大学的，你呢？”

她自顾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讲着，没注意蓝田玉的神情一直在变，从一开始的微红羞涩到惊诧莫名，再到疑惑不解，最后变成若有所思。

“你怎么不说话？放心啦，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你叫安青洛？”蓝田玉注视着她的眼睛，缓缓道。

“对啊，那是在现代的名字。你认识那时的我吗？呵呵，该不会是校友吧？”花弄影乐得满脸发光，毫无所觉。

“那花弄影又是怎么回事？龙影？洛影？哪个才是真名？”

“呵呵，花弄影是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的真名啦，龙影和洛影都是一时应急用的。”

“这个身体的真名？”

“对啊。哦，对了，你怎么会和秋水一起去翰戍镇？”

“听闻药师仙子的事，感觉与你有关系，前去探听消息。路上遇到洛秋水，聊过后发觉寻的是同一人，他言道你在惊鸿山庄时，名叫洛影。”

“是这样。那后来呢？”

“到了翰戍镇，果然如二皇子所言，药师仙子已经走了。因而相谈后约定，他向北方寻去，我往南方。你如何知道我曾与洛秋水一起前往翰戍镇？嗯，是了，那时我感觉二皇子怀里有人，便是你？如此，药师仙子当真是你了。”

“呵呵，我哪里当得起仙子的称号。你知道，我们现代对瘟疫早已有治理办法了，我只不过借用而已。那时，我看到你们好高兴，可惜龙擎天点了我的穴，没法说话也没法动。还好后来逃脱了，我可真是怕了他。”

蓝田玉默然不语，静静看着她。

“啊，对了，你不要把见到我的消息告诉秋水他们哦，我暂时不想见他们。”花弄影道。在没想出有效的对付龙擎天的方法前，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别见面的好。

“好。”蓝田玉轻轻道。

花弄影开心，“你真是个让人信赖的人！在现代你一定也很受欢迎吧？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在现代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穿过来的？”

“什么是现代？”

“呃？当然是二十一世纪啦，呵呵，你别装了，快说！”花弄影凑过去，笑着捶了他一下。

“二十一世纪又是什么？”蓝田玉微蹙眉。

花弄影失了笑容，紧紧注视着他的脸，一眨不眨。不是装的，他好像真不知道。这一可怕的认知彻底摧毁了她的CPU系统。

呆滞了好久，CPU部分修复，还是不能死心。如果不是，他怎么可能说出“云破月来花弄影”？或许他是更早之前穿过来的。解放初

期？虽然有代沟，总比我一个人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花弄影试探。

蓝田玉微愣，笑，“小影说话真有意思。”

不对，不应该是这反应。他来得还早？“鸦片战争？虎门销烟？”

蓝田玉莫名地看着她，“有这个战争？哪个国家发生的？”

天哪，那难道，更早之前？或者，他是张先转世？

“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这是张先引以为得意的三影之词，如果他是，在这世必定也会传扬于世，当有所反应。花弄影仔细看他神色。

他果然呆了下，微笑，“原来小影也善诗词。这几句都绝妙，只是放在一起词意似不太连贯。”

花弄影失望，仍不放弃，“这些不都是你写的吗？怎么忘记了？”

蓝田玉笑：“只‘云破月来花弄影’是听了小影之名一时顺口而得，其余可全不知晓。”

花弄影再无法继续了，颓然瘫软在地上。过度期待落空后，是极度的失望。

“小影，你怎么了？”蓝田玉轻轻扶住她，但她全身无一分力气，仿佛是个空壳。蓝田玉无可奈何，轻搂着她，柔声道，“身体不舒服？送你回去可好？”

花弄影完全没反应。来到这个世界十多年来，起初一直盼望有天醒来已回现代，回到母亲身边，但一次次失望后，又期待遇到同伴。这里虽然也有诗词歌赋，但并无现代世界所知的那些辉煌历史名人词句。她最初也怀疑这身体的父亲花霖是穿越人，但深思后，否决。所以，一听到传世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她的惊喜是无法言传的。结果，竟然不是，只是蓝田玉一时顺口吟出的。这，或许只能怪他的文采太好了？害得她镜花水月一场空欢喜。

夕阳已完全沉没，晚霞一片凄紫艳红。风仍在吹，亭外长草已成紫色，随风婆娑。亭中两人相依，远望去一片温馨，如诗如画。

在花弄影失魂时，蓝田玉也不好受。

原以为小影约单独相谈是欲倾吐思慕，却不是，为何心里甚是失望？她方才的言语好奇怪，而神色认真，绝非戏语。在现代时名字叫安青洛？这身体的真名叫花弄影？什么意思？她到底是什么人？

一声长啸响起，卫子浩举手示意有情况。

“蓝田公子，刚才我胡言乱语说笑，你可别往心里去。”花弄影此时只希望能蒙混过去，冒着冷汗干笑着打哈哈。

蓝田玉温和地笑笑，“别担心，小影。”手轻抚过她的发丝鬓角，有如春风拂过，吹散了她心中的惶恐不安。

“哥哥，小君，都过来吧。”花弄影扬手喊道，脸上是纯然的笑。

倏忽间两人已经来到。

“有人跟踪。”卫子浩沉声道。小君点点头，目光警惕地往来路上看去。

花弄影想起龙擎天，不禁打了个寒战，沉默了一会儿道：“蓝田公子，如果你的朋友会给你带来灾祸，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蓝田玉轻笑，“小影觉得我会是弃朋友于不顾的人吗？”

虽然已经暮霭沉沉，风起萧飒，但他温暖的眼神仍让花弄影感觉好像置身于春阳当中，情不自禁地摇头笑了。“可是……”

还欲开口说什么，蓝田玉抬手阻住了她的言语，“小影放心，既然你当我是朋友，我就一定会保你安全。”花弄影除了信任地微笑点头，已无语。

“小君，卫侠士，我们分三路回来归客栈，走！”轻叱一声，蓝田玉带着花弄影身如流星一闪即逝。

当蓝田玉在来归客栈落下时，花弄影还在呆愣中，呃，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就回来了？蓝田玉轻功太好了，完全没有坐云霄飞车的眩晕感。

第二天一大早，来归客栈就有两辆豪华的马车悄悄起程了。车刚走，就有人影紧追而上。

“蓝田公子猜得真准！”客栈附近的民房里有六人看着这一切。方才那两辆马车，一辆里面坐着水无香与云甜儿，一辆是空车，专为诱敌。

“时辰差不多了，我们也出发吧。”蓝田玉温和悦耳的声音响起。

简朴的马车，但跑得相当快、稳。车里坐着六个人：蓝田玉、小君、花弄影、卫子浩及沈心、沈力姐弟。

花弄影神游中。

以前在惊鸿山庄时过得太舒适了，一切都有天音为她准备好，她只要享受就行。但是，不能总依赖天音。在离忧谷四年，她下决心终生独身，断情绝爱，唯愿遍游天下，逍遥自在，了前世夙愿。

要想畅游，需有足够的财力，在这个世界，还得有强力护卫。嗯，哥哥当护卫是不错，但要防龙擎天远远不够。财力，就更不用说了。前些时行医的钱全给了爹娘，打劫土豪的钱是不能用的，不是自己挣的，脏。来之于民，只能回归于民。嗯，还有，得快快造纸，否则每月那几天可真难熬，而且写字用丝布太昂贵，用竹片太累赘。有了纸后，再弄炭笔、羽毛笔、墨水之类的。对了，活字印刷术，对民众利处更多。指南针这个世界已有类似的东西了。火药？这东西使用后不知道是利多还是弊多。最重要的四大发明就是这些了，其他的以后慢慢想。还有桃源计划，不过，钱呢？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是一样，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嗯，我怎么忘了，旁边就坐着个财神！

朝向蓝田玉，花弄影说话声音自觉柔和了几度，有求于人，不软不行。

“蓝田公子，你家好像是玉庄吧，还有别的生意没？”实在不成，就跟他商量无息借款吧，这算打着朋友幌子占便宜不？

“除了玉庄?还有田庄、茶楼、当铺、药铺之类的，各个行业都略有涉及。”

哇，真是财大气粗！花弄影知道蓝田玉一向谦和，他说的略有涉及，绝对是做得很大的意思。就如他说略了解，其实是精到不能再精。

“呵呵，蓝田公子，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我帮你家的店铺出主意，如果确实有效，那么多出的盈余里，我便提一成作为报酬，如何？”说着脸不禁红了。赚钱主意打到朋友头上，而且这个朋友还愿意为她承担未知的灾祸风险，这确实是很不好意思。

蓝田玉微怔，随即微笑，“好。”

“那个，你不多想想？”作为朋友之义，她至少得提醒一下他。

“小影的才智四年前便知晓了，我相信你。”

一贯温和的语声花弄影此时听着分外感动。有人这么全心信任她，她一定绞尽脑汁帮他家发展生意。当然，她的提成也会随之增加，嘿嘿。

“小影是需要钱吗？你想做什么？”

“嗯，有很多想做的事啊。”花弄影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地讲起造纸、印刷、笔墨等等，以及桃源计划。

“桃源计划是什么？”

“说起这个就复杂了。”花弄影眼睛闪闪亮。

这可是她在离忧谷中考虑了四年的大业。其中包括建立孤儿院、老人之家，成立护花会以及桃源大本营等，另外还有为这些非营利组织提供运转资金的财力来源，作为耳目的消息机构以保护自己的防卫系统等等。她曾想过，光靠治病救人能救几个人？人拥有健康的体魄固然是幸福的根本。但在这个还没发展起来的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民的不幸还是因为其他诸多原因。下山后，一路所见更坚定了她的想法。大凌算是富裕强盛的国家了，纵如此，路边亦有孤儿、饿殍，村里也有无依无靠的耋耄老人。

花弄影讲得眉飞色舞，好不容易把计划说了个大概，才想起，她是满足了演讲欲，可是人家有兴趣听吗？小心翼翼抬眼看去，蓝田玉

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她，容色温和，聚精会神，连卫子浩、小君和沈心、沈力两姐弟都没被她催眠，真是很给面子。

“这些都是为了别人，小影自己没有什么愿望吗？”

当然有了！其实刚才讲的那些也是为了自己。看着别人痛苦无视不管，她的良心会逼迫得她吃不好睡不香。为了自己舒服些，她不得不伸出援手。花弄影并非大慈大悲之人，就算做了别人认为的善事，也只是为了良心好过而已。

“如果以后有钱又有闲，我啊，一定要造辆最舒适的车，驾着它游遍天下，赏奇山秀水，尝美味佳馐。欲停便停，欲走便走，无拘无束，百无禁忌！”

“小影一个人？”

“当然不是啦！最好能和武功高强的人共游，呵呵，那样，有危险时就不怕了。”如此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讲着自己也觉羞愧，便小声补充了句，“因为我武功不行嘛。”

“小影游天下的愿望倒与我不谋而合。”蓝田玉轻笑。

“真的？那以后我们一起旅游好不好？”话刚出口便觉不妥。人家是个男子，以后自会有妻小，怎么方便跟她一起旅游？脸上讪讪，“呃，只是说说而已，蓝田公子不必在意……”

蓝田玉微笑，“从十五岁起我便开始遍游天下，但到如今也只去了些许地方，天下何其大，只怕一生也无法尽游。小影若愿望不变，也许真可以结伴共游。”

这次花弄影不敢接嘴了。好是好，只怕你的那一位会用眼刀砍我、用醋淹我。

一辆华丽奢侈到变态的大马车急急向西北驰去，主人似乎有紧要大事。风偶然卷起车帘，可见里面半坐卧着一个年约二十的黑袍少年，修眉微锁，忧郁冷淡的面庞却诡异地显出无限妖娆魔魅的风情。

“咦，那人是我们的同伴！”

“对，但他对我们毫无反应。”

“的确可怪，他似乎已有三千年修为，但妖力近于无。”

“妖力再低微，对同伴的感应是不会失去的，他的样子，好似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妖。”

“呵呵，若不是急于投奔主人，他的去向又相反，真想跟去查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车厢中的步天音此时心里不无疑问。

荥良城珍味楼传来消息，近日有疑为青洛之人出现。荥良城近简曲，据在花家任管家的仆人来报，花氏夫妇近期收到青洛同门来信，并些许金银。因此几乎可以确定，出现在荥良珍味楼的蓝衣褐肤少年就是青洛。追踪之人称她的马车疾驰入大暮山，她为何去那儿？她称为哥哥的男子又是什么人？她与蓝田家的公子是如何相识的？一切都待相逢才知。

这天，涤尘馆，清音苑。

“小姐，小姐！蓝田公子有请，须得尽快梳洗用膳！”

唉，虽然是我要她不要拘谨于主仆礼节，可现在我却常常被她管着。沮丧地想着，花弄影不得不搬动懒倦的身体爬起来。坐在梳妆台前闭眼任沈心所为，直到听她说要漱口了才睁眼。

早膳后，沈心给花弄影换上了一件洁白如雪的简单男式长袍。

涤尘馆已在蓝田山庄的势力范围，花弄影不必再刻意伪装。蓝田玉说换回女装也无妨，但花弄影还是觉得男装更方便不拘。衣色全是一尘不染的白色，这是花弄影的最爱。

在涤尘馆住下后，花弄影便开始与蓝田玉商量淘金大计，除了为他家商铺献计献策，也着手发展自己的事业，成日忙得不知今日何日。有时躺下后脑子里也在想着相关细节，半夜有了灵感便兴奋?爬起来记下，闹得同房的沈心也不得好睡。

这大清早的蓝田玉就来请，难道想到什么绝佳点子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装束好后，沈心上下前后打量一番终于开金口放行，于是花弄影欢欢喜喜向前厅走去。钱途光明，令人心情愉悦啊！

到得前厅一呆，除了蓝田玉，还有两个相貌奇特的人，都十八九岁的年纪，颇秀美。男子素衣，白发红瞳；女子绯衣，淡红眼眸。

“参见主人！”那两人齐齐向花弄影施礼，极是恭敬。

啊？花弄影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向蓝田玉。蓝田玉含笑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

“请两位别这样。我与两位素不相识，主人之说从何而来？”花弄影满头雾水，让他们先坐下再谈。

“主人或许不记得了，但以前我们见过。我叫薮春，住在离忧谷；他是月魂，居迷踪山，在路上偶遇才知道都是出来寻主人的，便一起来了。”淡红衣袂的少女笑道，性格活泼，不失娇柔妩媚。素衣白发的少年却甚是温柔安静，只是淡笑不语。

离忧谷，迷踪山，都是自己曾长居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自己也不可能会是什么主人。花弄影望着两人，眼神还是不无怀疑。

“主人不必担心，薮春之所以奉主人为主，是因为主人颜容冠绝天下，心向往之，愿终生侍奉！在此立誓，薮春愿以性命守护此绝丽华容！”红衣少女跪地发誓。

素衣少年也跟着跪下，“主人有恩于月魂，主人如有大难，月魂愿以命易命，保护主人安渡劫难！”纵高声立誓，面容仍是不掩温柔本质。

花弄影急急扶起他们，“我最不喜别人跪我，以后切莫如此。还有，你们愿意留下帮我，我很高兴，但不要叫我主人，我叫花弄影，我们以名字相称就好。薮春，月魂，谢谢你们！”无论是什么来路，既然愿意立誓保护，性命相付，至少对我绝对没有恶意，那么留下又有什么关系？向蓝田玉望去，他微笑着，眼中有相同意思。

薮春和月魂答应了，站起来，露出笑容。

“两位一路辛苦，青叔，先带他们去歇息吧。”蓝田玉柔和的声音响起。

青叔应了是，引薮春和月魂下去。

“青洛，昨夜相谈至深更，凌晨才睡，今日又晨起，想必体乏困顿，再去歇歇吧。午后才有约谈，不必忧心。”

花弄影开心得眉眼都成了弯月，“蓝田公子真好！那我回去睡了！”话未说完身体已经向居处走去。蓝田玉就是温柔体贴啊，呃，他什么时候开始叫我青洛的？为什么？挠挠头，莫名。算了，反正他不会害我的。

“青洛，以后你也不要称呼我公子了，叫我名字吧。”后面蓝田玉轻声说道。

花弄影一愣，随即粲然一笑，“嗯，玉。”

释然地把自己丢回被窝，花弄影呼呼大睡。

沈心看着蜷成团眉目舒展睡得人事不知无忧无虑的花弄影，满头黑线。这个时候，就算把她抬去卖了，她也一无所知。

这天，涤尘馆大厅。

“青洛，他们都在田庄多年，想必能明白你的建议。”蓝田玉向花弄影介绍众人。

花弄影一看，都是上了年纪的，久经风吹日晒，神色中显出农家特有的纯朴与善良，衣着朴素，但掩不住岁月磨砺过的眼睛中闪烁的智慧之光。

“各位老人家，远来辛苦！”花弄影和蓝田玉一起把那些老农让进前厅。

到了前厅，花弄影逐个向他们深深鞠躬施礼，请他们上坐，恭恭敬敬给他们奉茶。

她的恭敬有礼让老农们颇不安，一个个站起还礼，连声道谢。花弄影急急把他们扶坐下。好不容易都安置坐好，几乎出了一身汗，花弄影这才发现，所有人她都奉了茶，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被她遗忘

了。说起来，她好像喧宾夺主了？花弄影有些汗颜地悄眼看蓝田玉，却见他在身侧偷笑，但神色温柔，并无责怪她的意思。说起来，没见他对谁发过火，他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词叫“生气”？有种神色叫“发怒”？有时花弄影想，如果她把他家烧了，他会不会仍然微笑着说：“烧得好，烧了就不用再打理它了。”

“青洛，把你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听吧。”蓝田玉轻轻拉了下她的手。

“哦。”花弄影回过神，找了个位子坐下，开始细细阐述自己的构想，提议在农庄搞立体种植和立体养殖。

所谓立体种植和立体养殖就是以有限的面积和空间，尽可能充分利用，种植或养殖几种能相容甚至相互补益的庄稼或牲畜。立体种植和立体养殖的关键是要选对套种品种，且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充分利用作物生长的时间茬口、空间和阳光雨露。

比如说立体养殖：一片水塘，一般农户可能只是养一种鱼或虾，收入很有限。但如果立体养殖就不同了。在塘面搭建个高架棚，里面养猪牛鸡等，它们的粪便可以作为水面所养的水禽及塘里的鱼虾的食物。这么一来，同样一片水塘，充分利用了空中、水面、水下，收入可大大增加。当然，其中关键是：协调相互关系。

花弄影看电视时曾被这个例子震撼过，记忆深刻。

阐述完后见大家都深有所悟，花弄影心中松了口气。她只能提出建议，具体方法和细节就没辙了。

立体种植同理，除了空间，还可以利用生长季节的不同。

花弄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心情放松，悠然品茶。转眼看见蓝田玉望着她，笑得一脸温柔。当然啦，他家田庄那么大，如此一来，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啊！花弄影向他竖起一个手指，眨眼微笑：别忘了所增收益的一成是我的哦。

某夜，澄澈轻寒的月光柔和照耀，画檐下有一素衣少年静立。长发如雪，披散在素衣上，仰头望月，少年的脸庞柔和安详，就仿佛，

他遥望的是思念的故乡。

花弄影偷偷躲在暗影中看着，左思右想也没想出在迷踪山什么时候见过月魂。因此，她断定，这月魂大概不是人！

“喂，你在干吗？”声音就在耳畔，微热气息烫着她的皮肤。

花弄影吓得差点儿惊叫。安抚了一下剧跳的心，回头一看，原来是小狐狸美人小君。

退后两步，花弄影一指竖在唇上，示意噤声，朝素衣少年的方向指了指，“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妖。”

“妖？”小君诧异，歪头想想，有些了然，道，“如果他是妖，你怎么办？”

“像以前一样就好了。我只是有些好奇，他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对他怎么样？妖也有很多好妖啊。”

“咦，你不觉得妖很可怕？”

“有什么啊，就算长得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只要他心地好，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觉得他的红眼睛和白发都很漂亮。”

素衣少年转过身，朝他们藏身处微笑了一下，缓缓离去，披着一身银色月光。

花弄影跟小君都呆了。

“你说他看到我们了吗？”

“不知道，不过好像知道我们藏在这儿。”

“那不跟看到了我们一样。”

“还是有差别吧。”

花弄影朝天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他，转身回居所——清音苑。

小君在后面追着，“喂，你别走那么急，当心摔跤！”

被他的乌鸦嘴说中，花弄影绊到块石头，险些摔个狗吃屎，在脸亲吻大地的最后一秒前被小君拽住了。有一瞬间，花弄影感觉似乎被紧抱住。但是等她回过神，小君却背着手静静立在她面前，狐狸般黠慧的大眼睛里闪着莫名的光。

呃，刚才或许是我的错觉？花弄影懒得再想，继续朝前走。

小君追上来，“我送你，要不一会儿你准又摔了。”

花弄影怒，“你别乌鸦嘴了。”恨恨飞了他一眼刀。小君笑，紧紧跟着。

月影朦胧中现出一人身影，淡紫衣衫，清丽脱俗的绝世容颜如玉雕就，美得一尘不染，圣洁而又纯净。“不错，只要她是她，是人是妖是仙是魔有什么关系？”

一天。

“月魂，我到底对你有什么恩啊？什么时候的事？”花弄影终究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攥着他衣服逼问。

月魂但笑不语。

经过花弄影第N次威胁恐吓加利诱后，月魂终于开金口了：“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轻拂开她的手，含笑离开。

哎，人家现在就想知道啊！花弄影无力。

若干月后。

“哇，这……么多？！”花弄影惊讶得眼睛快掉下来了，转头望着蓝田玉，“你确定你没有多给？我只要增加的收益中的十分之一。”

蓝田玉轻笑，“哪有人嫌钱多的。”

“可是如果拿了不该拿的钱，吃饭会肚子痛，喝水会塞牙，走路会摔跤，睡觉会做噩梦。”花弄影愁眉苦脸，瘪着嘴趴在桌上看着那堆金英。

“放心，这些都是你该得的，田庄的收益还没算入其中。田庄部分每年结算一次。”蓝田玉轻抚她的头，柔声道。

“真的？”花弄影盯着他的眼睛。

蓝田玉含笑点头。

花弄影开心起来，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原先为了我家客栈的开张、廉医馆的设立、朝晖院（孤儿院）和夕阳之家（养老院）的建设跟玉借了不少钱，没想到一下子就可以还清了。

用手拨拉出一堆金英，推到蓝田玉面前，盯着剩下那堆花弄影又想开了。

目前，只在少数几个最需要的地方设有廉医馆、朝晖院和夕阳之家，规模也不够，现在有钱了得扩大才行。卫子浩哥哥说现在各个点都人满为患，财物粮食紧缺。想着，花弄影用手又拨出了一小堆金英。

对了，得提醒卫子浩哥哥，虽是慈善机构，非营利性质，但不要让用心险恶的人利用了。而且，应该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万万不能助长懒惰、依赖等坏习气。好心好意却办了坏事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嗯，收留其中的人必须观察其性情品质，再决定以后的安排。

在纸上记下要点，花弄影叹了口气。

原本想大力发展造纸业的，但事到临头才发觉，想得容易做起来难。

造纸工艺流程没问题，古代的工具设备在书上看过，现代到桂林旅游时也参观过，甚至自己还试着操作过。但是，材料却成了老大难。

造纸需要大量的林木。虽说稻草、禾秆也可以当材料，但草浆造纸加工容易，耗水大，质量差，造纸废水难以处理，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花弄影可不想蹂躏大地母亲。本来甘蔗也可以当原料，但这个世界竟没有甘蔗这种植物。有哪种树木又便宜又生长得快呢？花弄影发愁，蓝田玉也派人在查找，但至今还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

所以，目前只有几家小规模的造纸厂。用树皮及麻、破布等废弃材料，切断、捣碎，加入石灰进行碱液蒸煮，使植物纤维迅速分解，均匀分布，经过漂洗、化浆、定型、风干等一整套工艺流程就可以造出纸了。根据不同需要，可以在纸浆中加入一些香味剂（如香叶）之类，或染色剂，制成不同类型的纸。

纸一发行，就引起了轰动，需求量?大。但花弄影目前不敢大量生产，更严禁泄漏工艺流程。不是她想独赚这钱，而是，万一仿造之人

赚钱心急迫用了不合适的材料，这本来造福的事就成了祸害的事。现代世界已经吃够了苦头，这里没必要重演一遍。

“又为造纸材料发愁了？”蓝田玉的手轻抚她紧皱的眉，温柔的声音轻轻道，“别急，等事情稍微轻松一点儿，我带你去雪翼看看吧。雪翼以林木繁盛出名，一定能找到你要的树。”

花弄影抬头朝他露出明朗笑容，重重点头，“嗯！”

有玉在，一定能解决的。他总能带给她无比的信心和勇气。

在蓝田玉含笑的目光中，花弄影对剩下的金英也有了安排。慈善机构所需的大量运转费用必须有稳固来源，所以必须扩大赚钱机构的规模，增设茶楼、药粥馆。

哼着“要想皮肤好，大米煮红枣；要想双眼明，粥中加旱芹；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花弄影开始收拾桌面，把一堆堆金英按不同用途分装好。最后桌面只剩下最大的一堆，是还给蓝田玉的。

“玉，这是还你的。”花弄影嬉笑着把金英捧起来放到他怀里，叮啷啷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金光闪闪的金英如金雨般落下。

蓝田玉微笑，手轻挥过，所有的金英如有生命般飞起，在空中犹若舞蹈般划过美丽的弧线，争先恐后投向桌面，鸣唱着在桌上叠起金柱。细细高高，却始终不倒。

“青洛，你那些钱都打算怎么用？”

花弄影细细讲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蓝田玉很专注地倾听着，那温柔凝望的神情，让人感觉，被他含笑的明丽双眸看着真是一种幸福。在他的注视下，花弄影莫名其妙就红了脸。

好不容易说完，蓝田玉笑道：“我也加入。以后青洛想做的事，都算我一份。”

花弄影呆了呆，歪头想想，“好！”目前正是极需钱的时候，就不客气了，只当合营，到时利润按股分红就是。善事做得越多，天音受

的天罚就会越轻。这么想着花弄影脸上情不自禁露出惬意的笑容，眼睛看着蓝田玉，视线却投向遥远他方。

蓝田玉微愣，温柔的笑容不知不觉消失了，“青洛，你想起谁了？”

“啊？”花弄影回过神，“哦，呵呵，想起了抚养我长大的人。”

“如此……”蓝田玉重又现出了春风般的微笑，隐隐约约松了口气，心中泛起疑问，为什么？

与此同时，大凌锦空，有人正很不爽。

乌云密布，闪电狂雷。这是部下对他表情的形容。自从赈灾回来后，二皇子就是这种表情。明明皇上赞赏有加，赐予丰厚，可二皇子就是一脸被得罪了的神情。

到底谁惹他了？大家彼此暗地打听。可没人知道其中奥秘，除了一人。

于若蒿。

唉，自从药师仙子逃走后，二殿下脸一天比一天阴沉。摸摸下巴，于若蒿思忖。二殿下以前从没对哪个女子动过心，即使才貌双全的翼遐郡主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联姻。不过那药师仙子确是天人临世，真得到了，亦不知是福是祸。叹口气，于若蒿摇摇头。罢了，主子们的情感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往锦空去的官道上，一个少年骑马独自缓缓行路，青衣如水，颜容楚楚，只是修眉深锁，哀凄伤心。

小影，已经五年多了，好想好想你。惊鸿山庄一直关注着碧水居，可这些年来完全没有你的音信。翰戍镇的药师仙子是不是你？如果是，现在你又在哪里？为了寻你，自你来惊鸿山庄后，公子第一次下山。公子讨厌我，不许我跟着。小影，我是你的，如果连你也不要我，我该怎么办？

秋水明眸中有珍珠般的泪欲落未落，美丽的脸庞更加我见犹怜。

附近偷偷看他的女孩们瞧着好生心痛，犹豫了一会儿，有个略胆大的鼓起勇气策马靠近，“这位小哥哥，有什么伤心事吗？”

秋水闻言，抬起头。

一个鹅黄衣裙的姑娘骑着匹五花马，俏眉俏眼，神采飞扬，看着颇醒目。

这姑娘好像不是坏人。但小影说过，对不喜欢的女孩不能太温柔，不能让人家产生误解，所以，还是莫理她为好。于是秋水重新低下头，催马快行，对身后传来的呼唤声置若未闻。

“啊！”花弄影突然从睡梦中惊坐起来。

“小姐，怎么了？今天竟然不用叫就醒了？”沈心端着漱洗用具进来，笑道。

花弄影双眼迷蒙扫了她一眼，想着梦中秋水那悲凄的泪眼便连嘴都懒得张。沈心也是个心思玲珑的女子，见她情绪不对，也不再打趣她，默默给她梳头，洗漱，穿衣整理，一句话也不多问。

叹了口气，花弄影想，给碧水居传个消息吧，至少告诉天音和秋水，她现在一切都好。

涤尘馆书房。

春末温暖的晨光照耀，青玉花瓶里插着两枝正开得嫣然的云裳。云裳花形很像现代的百合，绰约五六朵，花心透着金黄，花瓣浅粉近于白色，或含露低垂，或倚仰扶摇，纤影妍妍，仿佛仙子轻舞婆娑。

桌上摆放着水晶茶壶与水晶杯，可以看见壶里的玫瑰薄荷正慢慢舒展开，淡淡香气静静弥漫在浅金阳光中。

蓝田玉优雅地坐在书桌一侧书写。淡紫轻衣，如玉肌肤，纤长的睫毛在阳光映照下镶上了金边，时而轻颤，在白得透明的脸庞上投下忽闪的阴影。仔细看，还可以看到唇上被光染色的细细微茸。阳光多情地吻着他的唇，唇色淡粉红，柔嫩，微干，让人想湿润它们。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无一丝滞顿?

这一切都很美很和谐，除了花弄影。

花弄影很没形象地趴伏在书桌另一侧看着他，一动不动，发簪松落，长发如瀑披泻，也无心整理。

“青洛，今天你似乎心绪不佳，可以说给我听听吗？”蓝田玉搁下笔，把桌上茶杯续满，含笑道。

花弄影眼睛扑闪了下，仍是默默无语。

蓝田玉也不逼问，拿出一管紫玉笛，放置唇边。

瞬即，清婉悠扬的笛音飘出，如严暑清风，如冰川温泉，如春阳融融，如甘霖涔涔；似曲径蜿蜒，似泉源流长，似情人私语，似轻舟急湍。轻快处若山泉叮咚，若莺啼深谷；激越处若电闪雷鸣，若狂涛击岸。忽而又低缓下来，悠悠然似春光三月，并辔共骑，信马由缰，看山花烂漫，看柳摇莺飞；适适然若初秋荡舟，湖平如镜，并肩仰卧，望云聚云消，望鹤飞青空。

笛音悦耳，笛音宜心，花弄影脸上渐渐有了生气，眉目活泛，唇角微微勾起，人亦支颐而坐，沉浸在天籁般的乐声中。

曲终音收，相视微笑。

花弄影轻叹了口气道：“玉，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很无能，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好。”说着忍不住沮丧地蜷成团，眼睛又黯淡下来。

“为什么这么觉得？”轻抚她的长发，蓝田玉低低道。

稍一犹豫，花弄影咬咬唇道：“在翰戍镇时与你们一起的那少年，秋水，他其实是被我收养的。可是，我并没有好好照顾他。”

蓝田玉微有惊愕，但仍是温柔地望着她，等她继续。

花弄影简单把自己收养秋水的经过说了。

蓝田玉微笑，“青洛这样做很好。”

“可是，我救他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难过，后来也没能给他更多的关心。因为某些原因，五年前还丢下他自己逃走了。他现在，一定恨我了吧。”花弄影眼圈一红，水汽迷蒙了眼睛。

“秋水现在能好好活着，总是由于青洛当年的努力，青洛也不是有心想丢下他不管的，对不对？秋水那么聪明，怎会不明白？”蓝田玉温

柔的手轻轻抚平她深蹙的眉，擦去她将落未落的泪，声音虽轻，却犹如最好的灵药，治愈她的心伤。

“在翰戍镇，秋水跟我们提起你时总是笑着，很快乐，一点儿也不像在恨你呢。”非但不恨，只怕，是刻骨的深爱和思念。蓝田玉不觉微皱了下眉，心中闪过一丝不悦。只是刹那间，花弄影没发觉，他也没注意。

“真的吗？”花弄影好似即将枯萎的花儿重新注入了生气，脸上笑意渐浓。

蓝田玉只是含笑看着她，不语，但这已经足够。

望望窗外明媚的阳光，花弄影忽然有展翅翱翔的欲望。虽无翼，却可以出游，放飞心灵。

“玉，我来了这么久都没出去过，今天咱们去玩玩好不好？”虽是问句，但她知道以玉温柔的性格绝不会拒绝，所以，话未说完，已拉着他的袖子急急向门外抬腿。

如此，蓝田玉只有笑着依了她，“当然好，不过你就这样出去吗？”撩起她的一缕青丝，笑望着她。

花弄影呆了呆，也失笑，张口欲唤沈心，蓝田玉轻道：“不必，我来替你绾。”

蓝田玉的手在她身后轻柔抚顺浓密乌亮如丝如缎的长发，发丝柔软光滑，似水般流过他的手，在指隙间依恋着垂下。

两人挨得很近很近，近得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蓝田玉的双手环在花弄影身后掬起那长及脚踝的浓厚青丝，她整个人便完全处于他淡紫的怀抱中。蓝田玉室中喜焚檀香，身上也总带着淡淡檀香，嗅着那若有若无的清香，花弄影感觉仿佛世界大同，心中祥和、安宁，所有烦躁苦恼都不翼而飞。

轻轻合上眼，感觉满头青丝在蓝田玉的手中柔顺地盘绕，最后，一支发簪将它们牢牢固定。花弄影张开眼睛，正对上蓝田玉柔如春水的双眸，那一刻，她的心不听使唤地剧跳，脸也突然发热。赶紧低下

头，花弄影很快冷静下来。因为她知道，蓝田玉的性情就是这么的温柔，并非只是对她而已。今天赶着出门，蓝田玉才会为她绾青丝，纵是看起来无比柔情，其实并无他意。

想清楚后，花弄影终于压下心头涌起的脉脉情思，暗里嘲笑自己：在原先世界时就是如此，明知爱情伤人，却仍最爱看爱情故事，特别喜欢情深意笃、生死相许的类型。当初就因对天音动了不轨之想才落荒而逃，下定决心断情绝爱，如今又心猿意马地幻想玉对自己有情?

等花弄影再抬起头，即使蓝田玉的双眸仍无比温柔，但已不为所动。她刻意漾开大大的笑容，“玉，绾好了，那我们可以出门了吧？”

瞬间，蓝田玉脸上似闪过一丝受伤的表情，但仍含笑应道：“嗯。”只是笑容略有丝勉强，眼中有迷惘。

“对了，玉，可以请人帮我传话给碧水居的成思悟吗？告诉他，若有人问起我，就说我一切安好，只是目前还不是见面的时机。如果可以，也请帮我留意一下秋水的消息。还有，啊，没了。”天音如果重在江湖行走，不知是否还会用原来的身份?

“好。”蓝田玉温润的声音答道。不知为何，听起来有点儿干涩。

繁华喧闹的街道，人声鼎沸。

花弄影戴着面纱兴致勃勃走在蓝田玉的旁边，东张西望，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走着走着，花弄影忽然想起什么，拉了下蓝田玉的袖子，“对了，最近怎么很少见到小君？”

蓝田玉微愣，轻笑，“小君年纪也不小了，该学着打理事?了。我一向把他当弟弟，而且我生性不喜拘束，平生理想，不过携爱侣畅游天下，笑傲红尘。蓝田山庄家大业广，众所钦羡，却非我所愿。可是，爹娘却只有我一个儿子，虽还有一个妹妹，但家族惯例，女子不当家。所以……”说到此停住，笑了。

花弄影早已意会，也笑起来，“呵呵，你想把这个重担交给小君？”

蓝田玉微笑，“或许，连妹妹也要交给他。”

花弄影一愣，醒悟，拍掌称绝，“妙极！妙极！小君若娶了令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管事务，不怕人说长道短了。玉如此品貌，令妹必如天人一般。丽人为伴，权掌蓝田，真是求之不得的甜蜜重担。”

正说着，听得前方一阵喧嚷惊叫。

“哇啊！你这臭东西！滚开滚开！脏了老子的鞋！”

“别过来！滚！打死你！”

花弄影与蓝田玉相视一眼，齐齐加快步伐。拨开人群，花弄影也不由得愣住。真的，怪不得人们惊乱，那几乎不能称为人了，只是一团蠕动的物体。虽见识过翰戍镇瘟疫的恐怖，但现在，她仍忍不住胆寒，浑身汗毛竖起。

那物体身上裹着看不出是什么的黑油油片状物，破洞处流出腥臭的脓涎，硕大的青头苍蝇嗡嗡飞舞，群集其上。他一动，地上便留下一些黑痕，蝇飞起。走近一些，可以看出，那些黑痕是他身上落下的黑蚁。

由于其他人的远避，花弄影和蓝田玉顺利到了他近前。

终于，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类的证明。那双眼睛虽赤红，泪流不止，但看得出来，是人类的眼睛。似乎是脸的部分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发出咝咝声。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能使花弄影向他伸出了手，但将接触到他时，内心的恐惧却使她的手微微一滞。这微微一滞使她羞愧欲死。因为，在这一顿间，蓝田玉那双洁净白皙的手已经扶起那物体，声音一如任何时候，温暖得可令大地春回，百花盛开：“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我们？花弄影脸更红了几分，幸好戴着面纱。她是个医者，却嫌弃病人的脏臭。这一瞬间，她的灵魂比刚才那些唾骂踢打他的人更黑

暗，令人鄙视、唾弃！蓝田玉的存在，更显得她无比渺小。

花弄影找到那物体的“手”诊脉。但终颓然，已经没用了，回天乏术。他即将死在眼前。

泪不断涌出，打在他颤抖不止的身体上，有几只黑蚁因而掉落。如果她能救回他，或许可以弥补刚才的错误，但他没给她这机会。因此，那成了她永恒的污点，永远在暗夜里诅咒她在那一瞬间灵魂的黑暗。

“青洛，青洛！”蓝田玉扶着那物体，永远含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忧急的表情。

“我，救不了他。没有办法。”花弄影声音哽咽。

那物体咝咝声更大，身体剧烈地扭了下。

花弄影和蓝田玉不约而同把耳朵凑近，终于听到几个发音：“杀……杀了我……求……”

对现在的他来说，活着就是最痛苦的事，能早一刻死便是幸福，除此，他已别无所求。

“好。”蓝田玉的声音仍是那么温润，毫无迟疑。

那物体赤红的眼睛流露出感激，咝咝声停止，合目。

蓝田玉一手贴在他背心，那物体身体一震，归于平静。

蓝田玉解下外袍，裹住那物体，将他抱起来，眼中看不出是什么表情。但花弄影知道，动手杀人，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

正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有人急奔而来。

“公子，棺木已经派人去订了，请公子把他交给小的吧！”说着从蓝田玉手中接过淡紫包裹。

“公子，请随小的去沐浴更衣。”有一小厮在头前引路。

花弄影正狐疑，蓝田家的仆人也太有效率了吧?

忽听见人群中有人私语。

“你瞧，那人头发雪白，眼睛却是鲜红……”

“那女子的眼睛也是红的……是不是妖怪？”

转头看去，果然找到两个熟悉的身影：月魂和薮春。侧头想想，花弄影向他们招手。

眼前一花，两人已经立在她面前，“主人！”

“是你们通知人来帮忙的？”

“是。”

“谢谢你们！薮春，月魂，可知道那人来历？为何他会如此惨状？”

“尚未知晓。但因主人所开廉医馆对无钱求医之人时常免费诊治，甚至赠药，近来常有别处伤病患者来此求诊，或许此人也是其中之一。”薮春道。

花弄影想了想，有可能。诊脉可知那人并无内伤，只是身上颇多外伤，都已严重化脓感染，细菌及毒素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脓毒血症，在这个世界无药可医，神仙难救。

正想着，月魂柔和的声音响起：“蓝田公子的属下已去调查他的具体情况，届时必会通知其亲人。我们也会留意，请主人放心。”

花弄影感动，她并没要求随同，而他们却主动跟了出来，并见机行事。

薮春笑，挤挤眼睛，附在花弄影耳边道：“蓝田公子在等你呢。”

侧头一看，果然，蓝田玉站在两步外，默默看着他们，脸上依然带着温柔的微笑。仆人也耐心等着。花弄影赶紧跟薮春和月魂道别，跑到蓝田玉身边，“抱歉，久等了！”

蓝田玉轻轻摇摇头笑，“青洛，不必与我客气。”

花弄影笑，转头再次挥手道别，蓝田玉也回头向月魂他们微笑。

离去时又听到有人窃窃私语。

“原来那两人与蓝田公子相识，那应该值得信任吧?”

“嗯，蓝田公子结交的都是可靠之人，不会错。”

“对啊，除了相貌有异，言行看起来也像是好人……”

花弄影心中偷笑，原来跟玉在一起，还有这样的好处。

在蓝田家一个管事的私宅里沐浴过后，有伶俐丫头帮忙换上新衣，也

第三章 意外之逢

第五章 盟誓心约

蓝田玉一言不发，扬起手掌，挥落下来。花弄影闭上眼睛，等待意料中的疼痛。结果，等到的却只是轻轻的触碰，他的手只是轻轻地擦过了她的脸。

“真要穿成这样吗？”花弄影颇有些不自然。此时，她身上穿的是层层叠叠的粉白轻纱所制成的荷叶霓裳。长发一半散开，一半与一长串粉红珍珠共挽成坠云髻，髻中插着一支大朵粉白荷花簪，一粒红珍珠正好垂在眉心，簪下还压着大幅粉白头纱，直披至腰下。

蓝田玉微笑，“水妹妹说，不这么穿水就只给你一半。”轻声低语，“青洛这样子很美。”

花弄影红了脸，心里却禁不住喜悦。她一向知道这身体是极美的，但蓝田玉并不为之所惑，几乎没赞过她的容貌。

她绝对相信，玉如果喜欢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其外表。正如肮脏恐怖也不能阻止他伸出援助之手一样。花弄影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蓝田玉杀的那个人，那是她心中永恒的耻辱。

有悠远的钟声传来，“当当……”

“时辰到了，快去吧。”蓝田玉抱起花弄影，身形微展，飞腾而去。

水漓渡渡主水中月三十寿辰大宴，在酒泉山暗香殿举办。

当花弄影和蓝田玉到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人声鼎沸。但他们一踏进暗香殿，所有的声音皆归于沉寂，所有的目光都凝注于一点。那是震惊，那是膜拜，那是时间停滞的一刻。

花弄影被众人的目光盯得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抬头看了蓝田玉一眼，他眼中满是温柔鼓励，脸上是春风笑意。花弄影也不由微微一笑，胆气壮了不少。

一直到走至大厅尽头，寿星水中月座前，四周仍是一片沉寂，鸦雀无声。

终于有人声响起，对花弄影来说，真是天降伦音啊。

“贵客何许人也？”水中月身侧侍立的少年道。清冷出尘的气质，秀雅俊俏的脸庞，静静站着也给人春寒料峭的感觉，感觉过于靠近会冻僵。

花弄影一笑，正想回答，已经有人抢着说了：“她是花弄影妹妹，我请来的。莲华哥哥，你不要那么冷冰冰的，吓到我的小影要你赔。”极甜蜜酥软的声音噼里啪啦说道，接着回转身张开手扑来，“小影，我就知道这件衣服你穿着会很美。”

幸好，蓝田玉深知她的心，抱着花弄影身子一侧，躲开了水中花的拥抱。水中花嘟着嘴嘟哝了几句，自知蓝田玉不放手，她是抢不到花弄影的，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

“月姐姐，这是我请来的花弄影妹妹，玉哥哥你也认识的。”水中花向水中月介绍道。然后，水中花拉着花弄影和蓝田玉转入宴厅。要进宴厅，必要经过一面巨大的镜子，只是那镜子很怪，它的镜面是由水构成的。远远望去，镜面透明，中有彩光流转，可透过水镜看到对面的事物。而走到近处，往镜中看去，镜中似有强大吸力，恍惚间神魂似要飞入其中，定定神再看，镜中似乎有大千世界无穷无尽。在镜前稍停，隐隐间，全身似有水光洗过，洁净无垢。

花弄影站在镜前，有些呆住。

水中花已走到前头，唧唧喳喳说着，没听见她回应，又返身来拉她。

“小影，这是天衍水镜，很神奇吧？据说，在这水镜前，所有事物都会显现出本相，就连易容化妆都会被洗去呢。如果是妖魔鬼怪，无法靠近十里内。呵呵，莲华哥哥说的。”

花弄影一个激灵，猛然想起薮春和月魂。他们执意不肯入水漓渡，难道是因为这个？当真是妖呀。不过，他们真的很好，是妖又有

什么关系呢?

花弄影现出淡淡微笑，心中反比平时更安然。蓝田玉握着她的手稍紧，花弄影看了他一眼，两人心意相通，相视莞然。

步入宴厅，里面分为客席与主席。

主席是水漓渡的直系与旁系众人。在水中花引见下，花弄影又认识了水中蛟、水中雷，她的哥哥们。不能不说，水漓渡的人真是天姿斐然，没有一个会让人望而生厌。

钟声又响，前厅人声熙攘，脚步拖沓，向宴厅而来。水中花把他们送到客席，负责接待的童子引他们坐下。

一会儿，前厅的客人也都纷纷入席。

蓝田玉和花弄影这桌不如为何，久久没人同坐。最后，终于有三个人在他们这桌坐下。这三人看起来都是异国人。其中两个肤色金栗如蜜，眉目浓丽显眼，一男一女，年约二十五六。另一个是个个头高挑修长、高鼻深目的白皙男子，颇为英俊，举止间优雅有礼，发色微褐。

最先开口的便是那优雅男子，“在下复姓孜屏，单名朔，来自莽突。可否请教两位高姓贵名？”

蓝田玉一笑，随即报上他和花弄影的姓名。

肤色金栗的男女也分别报了名字。他们来自以歌舞闻名的小国菩霖诺，男子是天下第一歌者尹利亚，女子是他的妻子天下第一舞者苏摩多。

由于尹利亚和苏摩多两人都极喜欢好酒，所以每年水漓渡交易节他们都会来，表演，外加饮好酒。这两人是著名的?者舞者，有钱都不一定请得到，因而水漓渡也很欢迎他们。

大餐在花弄影的万分期待中华丽上桌，每样菜几乎都与荷花有关系。不过想想也可理解，水漓渡盛产的就是荷花。

菜有荷叶粉蒸肉、荷叶糯米鸡、荷叶粉肉卷、清蒸荷叶鱼、荷叶香鱼、荷叶凤脯、荷叶豆腐、莲子香酥鸭、水晶蜜莲子、酸辣藕丁、

藕香露等。汤则是冬瓜荷叶汤、莲藕莲子排骨汤等。餐后点心有春香荷叶饼、荷叶包、碧荷莲子粥。

花弄影真想不到用荷花能做出这么多菜来。

宴罢，客席众人被引到前厅坐下，交易开始。

说来，水漓渡的交易竟类似竞标。水漓渡把要卖的物品报出，然后在座客人竞价，价高者得。花弄影咋舌，很聪明嘛，这样做，收益高，而且又不得罪人。

不过，花弄影没想到，身为水漓渡主的水中月，一年也只能分到五十桶酒泉水，接下来水中蛟、水中雷、水中莲都只有三十桶，而水中花却有六十桶。花弄影想了想，有些明白过来。水中月是在两年前非礼事件后继任渡主的，渡主有分配的权利，想必大家都感到内疚，这算是一种补偿吧？只是，纵使如此，当时造成的伤害也难以痊愈。

水中月今年只拍卖十桶酒泉水，一报出，前厅顿时哄抢，竞价此起彼伏，没有间断，最后竟有人报出每桶十五金英的价格。这价钱，跟最后酿成的极品酒价格接近了。水中蛟、水中雷和水中莲今年的酒泉水一桶都不卖。听见传报前厅一片欷歔，大失所望。议论纷纷后众人又将希望寄托于水中花，前两年总是水中花出卖的酒泉水最多。

谁知，报幕童子走出，清朗的声音清清楚楚地说："今年五小姐的六十桶酒泉水全部以一金英每桶的价格卖与贵客花弄影小姐，因此酒泉水至此售罄。接下来是玉藕的出售……"

厅里众人绝望的抱怨声几乎把屋顶掀翻了。

好一会儿后，大厅里恢复了秩序，众人开始竞价藕、莲子，最后还有清泉水。没有酒泉水，清泉水也可聊以自慰。清泉水可卖数量较多，但今年因为酒泉水量实在太少，所以清泉水也颇抢手，最后价格也达到一金英每桶。

花弄影汗颜，她以清泉水的价格买了酒泉水，感觉好像偷了水中花的东西一样，歉意与感激交集。

当所有交易结束，已是暮霭沉沉，夜星初现。接下来是歌舞欢宴清谈。

尹利亚引吭高歌，苏摩多婆娑起舞。为他们伴奏的是水莲华，弹奏水琴。说实话，尹利亚的容貌并不特别出众，苏摩多也只是中上之姿，然而在歌舞时，他们吸引了全厅的目光。

尹利亚歌声嘹亮，直冲云霄，千回万转尽如心意。苏摩多身体柔软如棉，屈伸自如，踏歌起舞，翩若午夜精灵。身上缀饰的小铃铛伴着舞步节奏敲击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摄人心魄。绚丽多彩的衣裳在舞蹈中旋转飘飞，夺目蚀魂。

水莲华是水漓渡的水之术师，据说善卜先知，没想到他还会弹奏水琴。水琴横长约三米，高四米左右，形如半月。整个琴身缠绕着莲花荷叶装饰，雕艺精美，色呈青碧，底座是鱼涌莲花，匠心独具，美妙绝伦。十三根喷射的水柱为弦，在水莲华指下奏出清冷美妙的乐音。银烛灯光映衬下，水弦发出奇幻彩光，坐在琴畔的水莲华冷冷的面容也多了几分梦幻色彩。

水漓暮 明月出
千尺莲华无翼飞渡
星光住 万众顾
行止同误 凝眸一处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寻经天涯何畏苦 只因依旧恋心如故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白骨烬 泪血和土 万疆狼烟不忍回睹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哦呀子喂 金戈铁马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倩影处 觅无路
烈风吹舞 天下旗鼓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歌曲名：《英雄谁属》(《太极宗师》主题曲)

起初歌声虽高亢，歌意尚好，但越到后来越显出杀伐之意，不知如何，最后竟萧萧然有悲鸣。苏摩多的舞姿也由激烈热情变得癫狂如魔，铃音如泣。水莲华的琴音戛然而止。

厅里一众死寂。水莲华面色惨白。

水莲华匆匆站起身走入帘后，隐约可见他与水中月附耳低语。然后有童子出来宣布宴会结束，明日起便请各位客人准备起程，水漓渡将暂时封渡。

花弄影虽然不善乐舞，但听歌意内容，也隐觉不妙，心中怔忡。抬头一看，蓝田玉面色也微变，美丽的眼睛里有着淡淡忧色，将她紧紧箍在怀中，仿佛怕她会突然消失一般。可是，不就是一首歌吗？纵然没唱好，又能如何？

蓝田玉看见花弄影的神色，轻道："尹利亚和苏摩多不是普通的歌者舞者，他们也被称为歌舞卜者。他们的歌舞，从不事先编排，都是即兴而起。而所歌所舞内容，常能预示未来。"

"那么，听方才歌意，似乎会有战祸？"花弄影讷讷道。

蓝田玉微微一笑，柔声道："放心，水莲华是水之术师，他懂得趋吉避凶，所以，才决定送走宾客封渡祈福。水漓渡拥有天衍水镜，又布有水华结界，不会有事的，青洛别担心。"

花弄影百分百信任蓝田玉，所以释然一笑，不再多想。却没看见，蓝田玉在她眼光离开后，眸中闪过深深忧意。

第二天，花弄影刚起床，蓝田玉便在房里等着了，说有客求见。怪了，这里相熟的只有水中花、水无香，但都不是需要如此郑重见面的啊。

?洗漱完毕，花弄影狐疑地随蓝田玉走至厅里，才知道，那客人竟是昨天同桌的三人。

他们倒是开门见山，直叙来意。

“小姐天人姿容，倾慕不已。今日一别，再见遥渺，因此特求一见，以慰此心。”如此之类的话，絮絮长篇。

花弄影刚起床，头脑尚未全醒，而且因怕客人久等，急急穿了衣出来，未用早膳。花弄影肚中饥饿，更不耐细听客套赞美言语，只是脸上拉开笑容，不断含笑点头表示心领好意。

结果最后竟听苏摩多大喜道：“真的？太好了！”

花弄影糊涂了，什么事啊？

人家可没空等她细想，拉起她的手如同膜拜般放到唇下轻吻。

花弄影顿时呆怔，这里也流行西方吻手礼？

在她发呆间，尹利亚也捧着她的手吻了一下。最后，是孜屏朔。

孜屏朔尤其郑重，单膝跪地，双手托起她的手，轻吻，时间比尹利亚加苏摩多的都长。

蓝田玉把她的手抢回握住，道：“各位已经见过了，如今起程时间将至，莫再耽搁了。祝一路平安。”难得温润的玉会如此不客气地赶人。

三人告辞离去。

然而不久天下盛传，莽突贵族孜屏朔拒绝皇室指婚，抛弃未婚妻离家，遁入深山修道。离去时桌上有一纸笺，上书《水漓天人咏》。

由是时，天下权贵，遍寻此天人绝色。

《水漓天人咏》

仙姿绝色何处寻？

菡萏香华天下倾。

玉骨香肌冰脂凝，

皎胜明月黯繁星。

流泉静，游云停。

万众魂摄噤无音。

清辉蕴，芳华新，

粲然一笑破千军！

尹利亚等三人走后，花弄影犹自呆愣。他们为什么要吻她的手?

蓝田玉低声道："这是菩霖诺的习俗，认为吻了所崇敬之人的手，生下的孩子也会具有相同的特质。苏摩多已经身怀有孕。"牵着花弄影的手走进内室起居间，"快用早膳吧，当心饿坏了身子。"

这一说，花弄影真觉得饿得紧，把疑惑抛诸天外，赶快吃早点。

刚吃完，就有水漓渡的侍者来请，告知今天将灌注酒泉水并准备装运。很显然，意思是早完成早走人。花弄影心里隐隐有什么想法，但不敢深入。

小船轻捷如飞，在荷花丛中穿梭自如。渐渐，竟可闻见香醇酒味。花弄影四处张望，也没见哪里有酒家或酒缸之类，而空气里却是漫天酒香熏人。

荷花渐稀，最后失去影踪。来到一片广阔的湖面，碧波荡漾，却连一丝水草也没有。空气中的酒香愈浓，细闻，正来自舟下湖水。

原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酒湖。

小船并没停，继续上溯，很快听到远远人声嘈杂，似乎正在进行大工程。

当小船终于停下，水面已经狭窄得只有五六米宽，酒香却浓郁得醺人欲醉。花弄影百分百相信，这水就算直接饮用也可很快使人醉倒。

靠岸后，蓝田玉抱花弄影轻跃而出。

岸上，堆着许多酒桶，有的已经装满，有的正在灌装中。装满密封好的酒桶很快被抬上船，船一满就离岸而去。

酿酒师兴奋地迎上来，"公子，就快装满六十桶了，车辆水漓渡也已经联系好，灌满即刻起程。"

"不，今天装满一百八十桶。渡主传讯，这次给足三年的份儿，往后两年不必再来。"一人驾驶小舟飞速而至，跳上岸后道。

花弄影一看，是水中蛟——水中花的哥哥。

为什么要这样？好像不希望她再来。肯定不是水中花的意思，水中花昨天还缠着她要她年年来，并许诺，只要她来，酒泉水都给她。那，这是渡主的意思？原因呢？花弄影心中有丝酸涩。这种情形好熟悉啊，以前好像也有过？就像，一年前，出离忧谷。

眼睛渐被雾气迷蒙。

蓝田玉轻叹一声，将她拥进怀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与你在一起的，所以，别担心。”

花弄影依在蓝田玉怀里，抓紧他的衣服，好似如此就可以赶走心里的不安。她相信蓝田玉说了就一定会做到。但如果会给他带来危险，她情愿孤身面对，无论心里多么恐惧。回到浮泽后，或许不再接近玉比较好？

花弄影临离去时，水中花来送行，比往日沉默了许多。天使般的脸庞不再笑意盈盈，手把玩着舟边的水和莲花，久久不发一言。

花弄影也不知该说什么，于是保持沉默。

“在这世上，莲华哥哥最重视的就是月姐姐，所以，他不会让任何危险靠近水漓渡。”水中花突然开口，却讲得没头没脑。

花弄影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么说来，是因为水莲华认为她会给水漓渡带来危险，因此至少近两年不许她再来？

水莲华是水中月的夫君，虽然，他年仅二十一，而水中月已经三十。

“可是，小影，我喜欢你，过两年，你还来看我好不好？”水中花抬头注视着花弄影，满是歉意和期待。

“好的。”花弄影微笑道。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水中花笑了，就像太阳出来阳光灿烂驱散了满天乌云。

花弄影确定，在这两年里，一定会发生什么，这是改变她一生的契机。水莲华是水之术师、水之卜者，必是知道了什么才如此决定的。

“小影，离开水漓渡后，最好不要再使用花弄影这个名字。”水中花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道，“对不起，我不该硬要你穿荷叶霓裳参加交易。不过，莲华哥哥说，水漓渡布有结界，他们出了水漓渡就会忘记所有与自己交易无关的事，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若是生具仙根，或同样拥有术之力，就无效。

花弄影点头答应，心中掠过一丝迷惘。今后，她究竟应该是谁?

水中花吩咐小船在荷花丛中穿行，指着种种美丽之处向花弄影和蓝田玉介绍。

除了先前两朵并蒂莲，另还有四朵同色并蒂莲。水中花极是欢喜，以前水漓渡从没有如此多的并蒂莲同年出现，更不消说异色同株的并蒂莲。

相送千里，终有一别。

在荷花丛里穿梭许久，水中花依依不舍地送花弄影和蓝田玉出了水漓渡，拉着花弄影的手又说了好一会儿话，最后才放手。

当花弄影与蓝田玉登上马车时，水中花冲着蓝田玉喊道：“玉哥哥，这两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小影啊！否则……”

否则如何，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小船渐隐入水雾莲丛，水中花纯净的大眼睛里有泪盈睫，眼里有说不尽的悲伤。

酿酒师们已经护送那一百八十桶酒泉水先行起程回浮泽了。

刀叔驱车，在薮春与月魂随侍下，花弄影与蓝田玉按计划前往芳菲谷。

在马车辘辘中，花弄影从蓝田玉口中了解了许多关于芳菲谷的事情。

很不可思议，芳菲谷或可以算是这个男尊世界中的女尊国。芳菲谷历代谷主只能由女性担任。内谷居舍豪华，只住女子，外谷相对简朴，住着谷中女子的男家眷，除每年交易期间之外，男家眷要进入内谷必须得到女子的召唤方可。谷中女子可以一妻多夫，当然，这些夫

通通住在外谷，只有得到召唤才能进去侍候。生育的孩子跟女子的姓，生的若是女孩，随母亲住内谷，若是男孩，随父亲住外谷。

花弄影听了蓝田玉的讲述，几乎成化石，讷讷问："皇家知道吗？他们不干涉？"

蓝田玉轻笑，"芳菲谷历代谷主都姓龙。据说，大凌开国皇帝的母亲便是芳菲谷主。所以，芳菲谷是皇家明令不可侵犯的圣地。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得谷主允许，军队不可进入芳菲谷。除了交易期，外来男子亦不得进入内谷。"

有这等好事？花弄影听了心中蠢蠢欲动，如果我也是芳菲谷中的女子就好了。有什么危险往芳菲谷里一钻，天不怕地不怕！

蓝田玉看着她面上神情，眼中有丝异光闪过，"青洛想一妻多夫？"

花弄影听了一愣，"一妻多夫？我才不要！不过，在那里倒是很安全，连皇帝都得忍让几分。"

蓝田玉听了似松了口气，笑容明亮如阳光，"青洛怕皇帝？"

"当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成了皇帝的目标，真的很惨啊！"花弄影苦了脸。

蓝田玉轻抚她的脸，"皇帝也有许多顾虑，并不能事事皆如心意。"

那倒是！花弄影笑，"若能逮住皇帝的弱点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威胁他了。

前往芳菲谷的路上，花弄影并不开心。

她并不弱智。由水莲华的举措可知，当时尹利亚的歌中所指人物即是自己，意指自己将引起战乱和灾祸。水莲华为了保护水漓渡和水中月，这才赶走她。据说，变数必在两年内发生，而自己也将遇大难，所以，水中花要求蓝田玉留在身边保护她。

只是，玉跟自己在一起，若发生什么事，必会连累他吧？花弄影苦笑。并且，据水中花的神色判断，绝对是攸关性命的大劫。忽然想

起薮春和月魂来寻她时，月魂也说，她将有大难。看来，她是在劫难逃。薮春、月魂她尚且不忍让他们为她遇险，更何况玉呢?

玉是如此温柔善良，圣洁纯净一尘不染，他不应受到任何伤害。如果可以，花弄影甚至希望自己拥有光之双翼好保护玉，让他永远露出春风般的微笑，温暖这个世界。蓝田玉已经动情，但即使像他这样神仙般完美的人，也不能消除她对爱情褪色后的恐惧。花弄影露出一丝凄惨的笑容。蓝田玉的爱和他的人一样，圣洁纯净。可她配不上那么完美的爱。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她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一定会失望的。

从芳菲谷交易完回浮泽后，就离开他吧。心中一阵撕裂般的绞痛，泪止不住上涌，但她极力忍住了。

花弄影蜷伏在车厢角落，闭着眼睛想，人为什么要有心呢? 没有心，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吧?

一双温柔的手把她抱起来，拥入怀中，温热馨香的气息吹拂着她鬓边丝发。是蓝田玉。

近两天，花弄影有意无意地拒绝他的拥抱，蓝田玉自是了解她的想法。他并不勉强，只是柔如春风的笑容里透出一丝丝淡淡的哀伤。

花弄影看着极不忍，但强自克制住想去抚平他微蹙的眉、吻去他悲伤笑容的冲动。心好疼，仿佛被利刃一刀刀剜着。现在不拉开距离，以后如何舍得分开? 现在只是如此，自己便已是如此痛苦。

蓝田玉轻吻着她的面颊、眼睛，花弄影心知应该狠心离开他的怀抱，可是，此时，却没有勇气睁眼面对。一睁眼，她就会泪流满面。一开口，她就会说出真实心意。

蓝田玉的温柔更使花弄影感觉疲倦，于是，在蓝田玉的怀里，她沉入了梦乡。

在意识的最后一刻，她想，如果能永远这样就好了。

只是，永远，到底有多远?

当花弄影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风声猎猎。有一瞬间，她以为自己被人掳了，但很快否决，因为所依靠的胸?那温暖芳馨的熟悉感觉不可能会认错。

“醒了？时间还早，再睡一会儿吧。”柔和悦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抱着她的手臂又紧了些。是怕她冷吧，他总是这么体贴。

花弄影“嗯“了声，合上眼睛，却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可以看到一些景物了。

原来他们现在是在高山顶上，难怪盛夏天气也会觉得有些凉。不过蓝田玉带她来时给她添了衣服，又抱着她，所以，她倒没觉得冷。

蓝田玉和她倚着一棵古松。那松形态奇趣古雅，针叶短粗稠密，枝干曲生，树冠扁平，显出一种朴实、稳健、雄浑的气势。远远望去，山上松树不少，皆是坚韧傲然，在长相、姿容、气韵上，又棵棵不同，独有一种奇特的美。只是，这些松树看着感觉有些熟悉。

花弄影哑然失笑，来这个世界后，她根本没去哪座山上看过松，怎会觉得熟悉？除非，是在现代世界看过。对了，现代世界里，黄山松很有名。自己穿越前正好是跟团去黄山旅游。穿越，是发生在到了黄山后，还是未到时？完全想不起了。算了，想起了又能怎么样?

蓝田玉带我到山顶，应该是来看日出吧？我那样对他，他仍对我这般好，心下不禁有些凄然。

近些天，花弄影面对蓝田玉，总是沉默。她不敢正视他温柔哀伤的美丽双眸，于是，低头盯着车厢上铺的褥子。蓝田玉与她说话，她的回应不是“嗯”就是无语。蓝田玉拥抱时她轻轻挣脱，他若坚持，她便睡觉。但，越睡越想睡，睡来睡去也仍不餍足。偶尔睡醒时，她便会见到蓝田玉带着淡淡忧愁的面容。花弄影很想告诉他，不要担心，她一直都是这样嗜睡，很想伸手抚去他面上的愁容。然而，终是无语，花弄影就又陷入了沉睡中。心，好疼啊，疼得神魂都像要飞散了。

记得以前曾对蓝田玉说过，凡有好看好玩好吃的，一定要带她同去。蓝田玉承诺了就会做到，她从来深信不疑。可她，却想要背叛约定了。

“青洛，我爱你。”蓝田玉温润的声音轻轻道，柔和而坚决，如同誓言一般。

花弄影身体微僵。这，她早就知道，但听蓝田玉亲口说出，还是很震撼。蓝田玉的性情极温柔，习惯用行动表示感情，对人虽温和，然而从不轻言爱憎。即使非常不喜，也只是微蹙眉不言语。相处以来，她从不曾见过他生气，也不曾见他对什么事物特别喜爱。因此，她知道，蓝田玉说爱一个人，跟其他任何人的表白意义都不相同。

花弄影一时无措。没想到，在现今状况下，蓝田玉仍会这样说。

蓝田玉抱住花弄影，微低头，温热的脸庞贴着她的鬓发，芳馨的气息吹过她的脸。“青洛，不要想一个人独自面对一切，也不要想躲开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蓝田玉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可是花弄影明白，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改变。

即使她不说，蓝田玉也知道这些天她在想什么。花弄影感动得泪水涌了出来。但越是如此，她越不想他以后受到牵连和伤害。推开蓝田玉站起来，花弄影感觉用尽了平生所有的气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都会在我身边？不可能的，我们毕竟是两个人，总有不得不分开的时候。”花弄影极力诡辩，“你是蓝田家的长子，有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怎么能总在我身边？你也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若有一天，我突然回去了，那时你又如何在我身边？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

想起现代世界里那个冷酷的男人说的话，花弄影忍不住露出嘲讽的轻笑。他是很冷酷，不过说得却很尖锐很真实。

“再灿烂的星星也有陨落的一天，再美的花儿也会枯萎，世界上哪有什么永远？人生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罢了。你的永远，又有多远呢？”

凌晨时分，夜黑如墨。

蓝田玉没有说话。

花弄影自知确实有些无理取闹。他会讨厌她吧？心如有锐刺扎入，痛不可当。惨然一笑，讨厌也好，如此，就会离开她，也就不会受到牵累了。

“青洛说得不错，人类的永远确实有限。但星星虽会陨落，流光仍会映亮天地；花儿虽会枯萎，余香犹在。我爱你，青洛，我爱你胜于这世间的一切。终我此生，我将永伴你左右，无论青洛在哪里。若青洛回了原先世界，那么，我的神魂亦将伴你归去。我的永远，便是如此。”蓝田玉仍是温柔轻语，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坚定。

花弄影纵然再硬的心，此时也不禁泪流满面。

就在这一瞬间，天空墨色褪去，显出湛蓝，东方亮起一线鱼肚白。

此时周围仍处在一片朦胧之中。

花弄影深为感动，同时，羞愧歉疚涌上心头。她因为怕受伤害，虽早知他的情意，却一直不敢面对，欺骗着自己。但蓝田玉已如此表白，她不能不面对了。如果可以，真的不想离开。可不离开的后果，便是会给蓝田玉带来灾难。该怎么办？

逆天之人，天不见存。如果我只能带给重要之人苦难与伤害，我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回报不了天音，配不上玉的深爱，如果还要牵累他们与天下百姓受苦受难，我活着又有什么用？

花弄影思绪纠结，悲观绝望，陷入心灵困境。

而此时，浅蓝的天空，鱼肚白逐渐扩大，也更明亮。逆光中的山峰，有如翠玉雕成，晶莹透明。天边轻薄如烟的云层，刹那间染上了瑰丽色彩，银灰、粉紫?金红、橘黄、明橙、暗褐，交织出绝美得惊心动魄的霞锦。

群山万树，一一显现。奇峰叠峙，危崖突兀，幽壑纵横。云雾缭绕在半山，沉积于谷壑，时聚时散，随气流而奔行环流，游移不定，变幻莫测。有些山峰甚至被云层淹没，只余山尖隐现，有如瀚海岛

屿，倏忽间风吹云涌，浪起涛惊，云雾上下回旋飘动，弥漫舒展，翻滚不息。

云空交接处，忽然现出一个红球，徐徐上升，时而被起伏的云雾遮掩。然而渐渐地，红球冲出云海波涛，绽射出万丈光芒，顿时霞光瑞气，照彻天际，云海波涛也镀上了奇丽七色，令人叹为观止。隐现于云海狂涛中的峰岛，此时身披彩衣，异光闪烁，整个世界沐浴在神圣华光里。

晨光雾海，奇山秀峰，绝顶俪影，这是真正的仙家圣景。

花弄影为此激动惊诧不已。这松、这峰、这云海，绝对曾经见过。原来，我是到了黄山后才穿越的。虽想不起旅游经过，但记忆中曾亲身体验过这景致。难道我是从黄山落崖而穿越的？那么，我再跳下崖，是否能回到原先世界？

一瞬间，母亲的慈容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她的影像甚至盖过步天音与蓝田玉。母亲孤身带着十三岁的青洛，抚养她，供她上学，是多么辛苦。可是，她却没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花弄影喃喃道："妈妈，妈妈！"泪珠不断滑下脸庞。

云雾就在身边轻盈环绕，望下去，似乎并不可怕，厚厚的云层好像一床极大的棉被一样蓬松绵软。跳下去，就能回家了！而且，天音和蓝田玉，还有这个世界的人民，就不会受苦了。心头闪过如此想法，花弄影含泪笑了。霞光里的容颜，绝丽不可思议，白衣也如仙衣霞锦。

纵身跃起，有风飒然。

下落过程中，或许因为雾气在身边弥漫，并不觉得坠落得很快，倒好似在轻缓飘荡。

眸光向上看去，蓝田玉扑面而来，一向温柔美丽的双眸中此时无比的惊惶、悲伤与决然。

蓝田玉也跟着跳下来了？！

花弄影被名为冲动的怪兽所吃掉的理智终于回来了，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这并不是回原先世界的通道怎么办？我死了不要紧，玉可不能这么冤枉丢了命啊！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在花弄影大脑恢复清醒时，蓝田玉已经将她揽入怀中，两人在云雾中继续下落。听着耳边呼呼风声，看着景物迅速移动，花弄影才知道坠落的速度有多快。花弄影紧抓着蓝田玉的衣服，脑中乱成一团。这不是回家的路！一眼望去，远处的楼宇景色仍是这个世界的。花弄影极度混乱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落地时，我一定要在下面，这样，或许玉不会死。诸位众天神，请保佑他，求求你们！

绝望中，花弄影紧紧抱住蓝田玉，泪湿衣襟。

忽然感觉蓝田玉借助什么使劲一踏，身形一顿，抱着她横飘飞出几米，下落速度减缓了不少。

一看，山石间横生着不少松木，从石壁侧伸出枝冠。刚才踏足的想必便是其中一棵。

果然，蓝田玉在横飞之际，又踏着附近的一棵松树借力侧飘，坠落速度减缓了不少。侧飘时他看准近旁树木或石壁渐渐降速，最后终于抱着她飘然落在一块横凸出的巨岩上。

花弄影心里的感激无法言表。“玉，太好了！没事了！”花弄影喜极而泣，抓着蓝田玉的袖子全身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刚才可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啊！

然而，蓝田玉完全失了平日的温柔，面色冰寒彻骨，双眸盛满怒火，花弄影被吓住了。

蓝田玉一言不发，扬起手掌，挥落下来。花弄影闭上眼睛，等待意料中的疼痛。结果，等到的却只是轻轻的触碰，他的手只是轻轻地擦过了她的脸。

诧异地睁开眼睛，花弄影看到此生最震撼的一幕。

蓝田玉哭了，脸上总是笑如春风的蓝田玉哭了。

漆黑深邃的美丽双眸流露出极度的温柔、哀伤、无奈与绝望，圣洁美丽、如脂如玉的脸庞挂着珍珠般晶莹的泪。泪一颗颗不断滑下，砸在岩石上，溅起细小的泪花。那悲伤撕心裂肺，大地山川同感其哀，环绕的山风也在呜咽。

花弄影大脑顿住了，恐惧与惊慌占据了所有的思维，无论是龙擎天抑或是天劫、战乱、灾祸都未使她如此害怕过。

花弄影紧紧抱住蓝田玉，哆嗦着嚷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玉不要哭，不要哭。"边说边吻去他脸上的泪，自己却禁不住泪落如雨。

"以后你会好好爱惜自己吗？无论什么时候！"蓝田玉的声音依然柔和悦耳，却带着哽咽。

"会的！会的！"花弄影抱着蓝田玉答道。只要他不再哭，只要他不再悲伤，无论要她做什么她都愿意。心好疼，玉的泪，一滴滴都打在她的心上，仿佛沸腾的钢水烙在心里。她永远不想再看见他的泪了。

"当真？"

"真的！为了玉，我一定会好好活着，我发誓！"花弄影举起手，"天地人神共鉴！"

蓝田玉含泪笑了，瞬间仿佛大地回生，山川草木发出欢笑，连天上悠悠的云儿也乐得飘飘游游。

握住花弄影举起的手，蓝田玉吻了吻，"你答应了我的，以后绝对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否则，我绝不原谅你！"最后一句语声凄厉颤抖。

花弄影自知不对，连连点头，"不会了，再不会了。"惶然看着蓝田玉的脸，抬起另一只手擦去他脸上残余的泪。

"我爱你呀，青洛。无论你要去哪里，我都跟你一起。"蓝田玉轻轻言道，紧紧拥住花弄影，仿佛要将她揉进身体里。

花弄影伏在蓝田玉怀里，身体犹自轻颤，“海角天涯异世遥，愿为君生伴君同。黄泉九天亦何惧，携手含笑生死共。”

“恋卿比翼永不离，红尘万物皆如泥。莫道战乱因卿起，护卿原以此身替。”蓝田玉轻吟，语声淡淡却坚定无比。

花弄影颤声道：“不，玉，我不要你替我受难。如果你死了，我绝不独活。”泪又奔涌而出。

蓝田玉轻笑，吻去她的泪，“傻瓜，只是说说而已，我不会死的。”

花弄影心中却抑制不住地恐惧。他，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她知道。抱住蓝田玉，她从没像现在那样希望自己强大，强大到能为蓝田玉张开双翼，保护他不受一丝伤害。

蓝田玉的吻落在她的额上、脸上，最后轻柔滋润着她的双唇，如同呵护世上最娇嫩的花朵。

花弄影没有再闪躲，轻舔蓝田玉的唇，回应他。

蓝田玉的舌头进入她口中，卷起她的小舌头缱绻戏舞，轻舔过她口中每一个角落。他的唇柔软芳香，花弄影轻轻舔咬，无比怜惜眷恋。两舌共缠绵，汁液清甜，互相追逐嬉戏起舞，互相缠绕舔咬品尝。

纵使天地凝固，万物成灰，此时他们眼中只有彼此。

花弄影紧紧攀住蓝田玉的身体，只觉自己全身绵软无骨，如饮醉酒般醺然陶然，又似乎飘浮在云空中。极致的甜蜜，幸福又安全，纵使就此死去亦无憾。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双唇终于分离。花弄影轻喘着伏在蓝田玉怀中，若不是他双手紧抱着她，她几乎已站不稳。

刚才发生了什么？花弄影只觉心中异常欢悦甜蜜，但头脑里一片混沌。抬眼看去，只见蓝田玉美丽的眼眸如火般热烈，散发出致命的诱惑力。天哪，温柔似水的人，也会有如此火热的眼神吗？好想吻那双眼睛！可是眼皮沉重，意识渐沉入梦神泽湖。

遥远处一山谷。

一少女携两少年或坐或立观赏遍地黄花漫山蝶舞。忽而狂风吹过，黄花零落，翩翩蝶舞瞬间委地成枯翼。

白衣少年大惊，双手变幻，喝道："疾！"

山谷依然暗寂，淡黄花瓣旋起，如哀歌痛哭。

白衣少年惨然道："原来，不是妖侵，而是玉王在哭。"

"露，怎么可能？玉王是可与天帝并列的极位金仙，他不能哭的。"青衣少年跳过来叫道。

少女也没了惯常的嬉笑，轻跃到白衣少年身边，"到底怎么了，露？"

白衣少年淡淡一笑，"玉王哭了，就这样。"

"玉王温润本无心，无心方无泪，无泪亦无瑕，博爱众生惜万物。完美无缺的玉王，竟流泪了，他有了心，便只是个坠入情网的普通男子。但他仍是玉王，大地之王，掌握大地山川灵脉。大地之王极哀泪流，天下万物亦同悲。"青衣少年长叹一声，神色黯然。

"大地之王变成了普通人类，这对天下是福是祸？"少女问道。

白衣少年呆了半晌，道："不知道。如果玉王常怀喜悦，大地同春，物产丰富；但玉王若极悲，大地共哀，万里荒凉。现在掌握玉王喜怒的是那逆天之女呀。"

青衣少年挠挠脑袋道："原本还想，她一死就天下太平了，如今不是变成她万万不能死了？"

白衣少年缓缓摇头道："也不一定。虽说她的生死攸关玉王喜怒，但她若死了，或许玉王可因此觉醒真身，断情绝心，回归天庭。只是，人间难免历经惨劫。"

青衣少年不悦道："这么说，逆天之女无论如何，总是会带来大灾劫了。"

少女拍了他一下，撅嘴道："怎么这样说，又不是她愿意的！"

白衣少年微笑点头，"不错，一切都不是她能控制的。"

初日照高林，南漠山下绿树成荫。林道上停着一辆简朴的大马车。

马车夫坐在驾座上悠然抿着酒，大红酒葫芦在手中滴溜溜转，时而在掌心，时而在指尖，被他玩得如同粘在手上般。

远远，一淡紫人影飘然而来，周围空气立即变得温和清润，生气蓬勃。

淡紫人影怀抱着一白衫仙子，脸上有淡淡喜悦，边走边不时打量着怀中人，眼神无比怜爱温柔，好似天地万物都及不上其分毫。

刀叔一看，心里立刻有数，脸上菊花朵朵开。嘿嘿，他家公子终于得到美人儿的芳心了，不枉他在山下等了一夜啊。

待蓝田玉抱花弄影上了车，不消吩咐，刀叔扬鞭驱车，“公子，先回客栈用早膳吧，薮春和月魂大概也准备好了。”

回答他的是一声轻快愉悦的“嗯”。

马车离去，道旁林荫里闪出一翩翩白衣少年，怔怔望着渐远的车影，风流俊秀的脸上泪痕未干，双目尚自红润，泪盈于睫。良久，少年露出苦涩的浅笑。

千里追随，满腹酸妒，可纵然如此，仍抛不开对你的眷恋。凌晨时分，蓝田玉抱你上南漠山华光顶，我也悄悄跟去了。当你跃下悬崖，蓝田玉即刻跟随而去抱住你，救了你。他确是深爱你，终得了你的心。而对我，你没有一丝一毫在意。你为蓝田玉的深情感动时，完全不知道，我也跳下了华光顶。当你和蓝田玉拥吻时，我就在附近。你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有多疼，而这疼将一直持续。

是否，今生，我只能如此遥望着你?

泪又滑下姣好的脸庞，少年惨淡一笑，身形一闪，追着马车离去的方向消失了。

此时的京城，闵亲王府。

龙擎天满脸喜色。

因为，刚得到于若蒿的消息，查到小影在浮泽建筑倾音园，必是打算久居浮泽，那么只要守在浮泽，定能捉住她，而且对她窥伺的不良男子也能趁机一网打尽。

另外，派去夜厥的使者也有消息传来，谈判很顺利，夜厥王也有联姻之意，不日使团即将带着夜厥王使者回归。

最令他惊喜的是，部下前日报说有人在西南深山活捕得一只特大金雕，钢爪铁喙，身高近一米五，两翼金羽展开近四米，凶猛异常，不但能抓捕虎狼，而且令其他鸟类望而生畏，闻风远逃。这只金雕现在正交给善于驯鸟的人在驯服，很快就会送入京。如此一来，他再也不怕小影骑鹤飞天了，哈哈！

浮泽。

步天音此时心情也极舒畅。

秦树、朱林时常有倾音园的进度来报，并且也联系上了青洛所谓的哥哥卫子浩，得知了青洛建设桃源之事。

青洛就是心慈，这世上也只有她会做这种事。步天音微笑起来，既然青洛想帮助那些人，我便助她一臂之力吧。步天音已经交代金嵘，除去所需正常开支，有多余利润尽数支持桃源发展，如此一来，青洛回来知道了，必定欢喜。想到青洛开心的笑颜，步天音狭长的丹凤眼轻眯，越发欢悦。

回想往事种种，步天音神色温柔，渐渐面上浮起淡淡红晕，眼帘垂下，是想起了什么？

而此刻，秋水正在卫子浩处听他讲桃源各项事宜。在我家客栈终日枯等实在无聊，于是秋水便主动要求帮手。卫子浩也不客气，所以，秋水倒是等得不寂寞。

前往芳菲谷的路上。

简朴大马车中，蓝田玉拥着花弄影轻声细语，花弄影低着头，不时点头微笑。说着说着，蓝田玉停下来，一手依然搂着花弄影的纤腰，一手轻托起她的脸。两人相互凝视了一会儿，花弄影很快投降，

垂下长睫，脸红了。果不其然，蓝田玉的唇轻覆上来，细细舔食她的唇，轻轻叩开齿关，进入口中，含着她的小舌共舞。花弄影脸越发酡红如醉，双手环住他的脖颈以免身体软倒，除了尽力回应他的吻，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好奇怪，她以前很讨厌别人吻她，可是玉的吻她非但不讨厌，还喜欢得紧。他便是一天吻她一百次一千次也不嫌多，甚至还想要更多。有时蓝田玉没吻她，她还忍不住主动吻他，每当这时，蓝田玉都显得极其欢喜。

对尹利亚和苏摩多的歌舞之卜，经蓝田玉开解，花弄影已经不再那么忧虑。看过了蓝田玉的泪颜，花弄影发现，其实天劫、战乱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可怕。正如蓝田玉所说，尚未发生的便可以改变，只要心里有准备，便可以回避或减轻。战争不可能单纯因她而起，她最多是引子、触发因素而已，无须把一切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即使战争真的发生了，也可尽力挽救。而且，玉一定会和她一起面对。

一路上，两情缱绻，如胶似漆。

这日，两人正吻得神魂颠倒，忽然听见刀叔一记响鞭，“公子，影小姐，芳菲谷到了！”

相视一眼，两人都是满脸绯红。

蓝田玉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弄影的唇，道：“刀叔，一路辛苦了，小憩一下再入谷吧。”

车外安静了一下。刀叔的声音应道：“是，公子。”不知为何，语声隐有笑意，似乎还听见了薮春和月魂的笑声。

花弄影看了看蓝田玉，脸火烧火燎般，外面几人肯定知道车里在干什么。

第四章 涟漪初起

第四章 涟漪初起

花弄影吓了一跳，一下子清醒了。第一反应是，完了！第二反应是，有没有办法赖账？第三反应是，吃了是要负责的，可是她好像负不起责。

花弄影动了动，睁开眼睛，眼前尚一片迷蒙。微微温暖，淡淡檀香。抬起头，看见一张含笑的脸，美若神仙，柔如春风，在他的眸光中，会有身处天堂的感觉，是蓝田玉。

这已成了习惯。有时花弄影明明是抱着软枕睡的，醒来时也一样是在他怀里。蓝田玉性情极温柔体贴，怕她睡着时滚来滚去撞到头，所以帮她固定。花弄影内心十二万分感动，渐渐地，也恋上了他的怀抱，不在他怀里便睡不安稳。蓝田玉的身体本是清凉的，被她抱久了微微温热，可仍是一点儿汗意也没有。凑近了嗅，檀香稍浓，闻着很舒服，就连沉稳的心跳也让人感觉很幸福。

一路行来，花弄影更印证了自己的想法，和蓝田玉相处是天下最愉快的事。

蓝田玉少年便游历天下，见识广博，口才便捷，文采斐然，听他讲各种趣事掌故常令花弄影陶陶然忘却时间。蓝田玉的声音犹如薄暮中的笛音，清润悦耳，令人心醉。

旅途中，花弄影最喜欢趴在软垫上支颐注视着蓝田玉，听他说以前游历各地时的所见所闻、风俗习惯与传说故事。花弄影时常听得悠然神往，直希望自己当初也跟着去了，所以听着听着就会插口："下回要带我去看哦！""啊呀，如果那时我在就好了！"

蓝田玉总是笑着连声答应。

花弄影还不罢休，一定要跟他拉钩才算数。

蓝田玉自然依了她，轻笑道："若到时是青洛没守诺言呢？"

"不可能，我一定会去的，除非你不带我去。"

蓝田玉微笑看着她，眼中是脉脉温柔，“只要青洛希望，无论何时都可以。”

花弄影拉住他的手摇，“你说的哦，不许反悔！”

蓝田玉顺势把她抱入怀中，“青洛也不许反悔。”

“青洛，睡好了？”蓝田玉柔和悦耳的声音道。

花弄影揉揉眼睛，眨了眨，发现蓝田玉正低头看她，仙子般绝丽的脸庞近在咫尺，眸光似水柔情，薄红美好的唇就在她眼前，极度诱惑。

花弄影一刹那红了脸，心跳怦怦重了几度，低垂了睫毛，轻声应了是。上天保佑，差点儿就吻上去了！

“青洛，这里离简曲很近，不若晚饭后去拜访一下伯父伯母可好？”蓝田玉帮她抚平睡皱的衣服，柔声道。自从花弄影真名被水无香他们揭破后，花弄影虽觉非有意隐瞒，但仍觉有愧于心，又相信蓝田玉的为人，所以就一股脑儿把身世都告知了他。

很近？花弄影疑惑，前往水漓渡的路线好像离简曲最近的地方也相距不下几百里吧？但蓝田玉既然说很近，应该不会错。

“青洛？”

花弄影回过神，连忙点头，“嗯，当然好！”她的心情有些雀跃，又可以见到爹娘了，还有那可爱的弟弟花开，想着笑容如花绽放。

当夜，银月如钩，星光灿烂。初夏的夜晚凉风习习，虫声此起彼伏。

一淡紫人影衣袂飘飘自夜空降落，朦胧如纱般的月光映着他美丽皎洁的容颜，恍如仙子临世。而在他怀里的，是一个真正的仙子！云鬟雾鬓，白纱轻衣。窥到她倾世之容，连明月也自觉羞愧，以云半掩。

“青洛，到了。”紫衣少年轻道。怀中的仙子长睫扬起，眸光流转间，漫天星光顿时黯淡失色。

仙子松开环绕他脖颈的手，脚尖轻轻落地，大地顿然生辉。

“真快，玉，你的武功好厉害哦。”仙子嫣然一笑，满天星星骤然间剧烈闪烁了下，似要为之倾落。清风徐来，吹起她的薄纱披帛，衣带飞扬，青丝曼舞，直如要临风飞举。

紫衣少年拥住仙子，阻止了她的飞升，“青洛，我们进去吧，再晚只怕伯父伯母要安歇了。”

仙子微笑，点点头，再次搂住了他的脖颈。少年含笑抱起她，那温柔的神色，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银月之光如雾如纱，星星在海蓝的夜空里窃窃私语低笑，看着这人间俪影成对，地上仙姿双绝。

淡紫轻影闪过，月下只余馨香悠悠。

花家主卧室的起居间，尹深秀正在灯下刺绣，花霖在一旁看书，时而抬头看一眼妻子，眼里是长年相濡以沫后的浓浓深情。

尹深秀忽然轻“咦”了声，“我好像听到小影在唤我？小影回来了！”

花霖一愣，细听，四下一片寂静，只有虫声鼓噪，哪有人声？

但尹深秀推开他，站起来飞奔到门边停住，微微颤抖，终于打开门。

门外，有两个仙人正自飘然而降，一淡紫轻衣，一白纱轻帛。

尹深秀呆愣看着，成化石。花霖本欲跟出来，见此情形，也呆了。

白纱仙子亲亲热热地握住尹深秀的手，甜甜唤了声“娘亲”，拉着她进了屋。紫衣仙子跟着进屋，重新关好了门。

“娘亲，”白纱仙子再次轻唤，并转头向花霖微笑，“爹爹。”

紫衣仙子也郑重向尹深秀与花霖施礼，“伯父，伯母！深夜冒昧打扰，多有失礼！晚辈蓝田玉。”

尹深秀呆呆看了白纱仙子良久，颤抖的手轻抚着仙子美绝人寰的面容，“你真的是小影？”

白纱仙子含泪点头，“是的。娘亲，您这些年容貌未改，仍是那么美，可小影却已经长大了，娘亲都不认得小影了。”

尹深秀抱住花弄影哭得几乎透不过气，“小影小影！娘亲好想你！十二年了，从你离家学艺到如今十二年了。你知道吗？你还有个弟弟，他叫花开。”

花弄影也不禁泪流满面，“娘亲，我也好想你和爹爹。我知道弟弟的事，他很乖。”

花霖从呆愣中恢复过来，终于明白此两人并非神仙降临，而是女儿带着友人回家了。花霖向蓝田玉微笑点头，眼神示意，两人一起走到尹深秀和花弄影身边，柔声劝慰。

好不容易两个泪人止住了哭泣，互相拉着手絮絮叨叨聊起来，都是一些芝麻琐事，却因此把两个男子晾在了一边。

花霖和蓝田玉对看一眼，无奈地笑笑，两人到一旁去聊男人的事。

尹深秀把花弄影带进内室，轻搂着谈了许久。

“小影此次前来，娘亲最好莫让他人得悉。这其中有些缘故，只是此刻不便细讲。”

尹深秀望望她美得不带一丝人间气息的容貌，心有所悟，长叹一声，“小影，太美了是祸不是福啊。娘亲什么也不指望，只要你能平平安安，找个良人幸福快乐地过日子。但如今看来，这也不容易。”

花弄影低声道：“娘亲不必忧心，小影会好好儿的，所以，娘亲与爹爹、弟弟也要好生保重身体。弟弟睡了吗？”

“刚睡，不碍事，我去带他来。”

不多会儿，一阵风起，花开兴奋地冲了进来，看见花弄影时也呆住了。尹深秀随后进来，笑着拍醒花开，“那便是你的姐姐，这是第一次见。”

花开口齿都不灵活了，“不，不是第一次。以前好像也见过。”

花弄影一笑，“念影还记得？”

花开脑中灵光闪过，叫起来：“对了！你是那个漂亮的小哥哥，那时你好像哭了。”

花弄影含笑轻抚他的头，“都说了，不是哭，是沙子迷了眼。”

花开狡黠地笑笑，“那姐姐刚刚又被沙子迷了眼？”

花弄影一愣，失笑，这小鬼很聪明嘛。尹深秀在一旁听得有些糊涂。

“娘亲，近年家里一切可都顺利？”花弄影轻搂着花开道。

尹深秀笑着点头，“以前虽然衣食不缺，但总觉得还是有些闷。自从去年田先生一家搬到附近后，你爹爹他有了知音，我也找到了可以叙家常的伴儿，就连念影也寻到了个好先生。除了小影你不在身边，其他都如意了!”然后不厌其烦地详细说了那田先生的好处：知识渊博，谈吐风雅，精善曲艺，连他娘子都是个温柔秀雅的纤柔女子，只是膝下还没有子女。

花弄影从尹深秀的言谈中可以听出，娘亲非常喜欢田家，而田家和村落里其他人家也很有些不同。花弄影心中有些疑惑，这两人明显不是常人，为什么会搬这儿来呢？就好像专程来给花家做伴并教导花开似的。说起来，花开比上次见面确是灵慧了不少。会是天音找的人吗？不对，若是天音，应该会在早几年，花开的教导应早几年就开始。自己也是刚刚听娘亲说了才想到，光是衣食富足人并不能得到完全满足，还需要学识上的共赏之友与精神上志同道合之士。如此地温柔关怀、细心体贴，会是谁呢？心中隐隐浮出一个淡紫飘逸的人影，笑如春风。

尹深秀见花弄影面显温柔之色，笑道：“想起同来的公子了？那孩子娘亲一看就喜欢，瞧他对小影也极是用心，小影可不要欺负人家。”

花弄影红了脸，道：“不是那样的。蓝田玉对任何人都很好，并非只是对小影。”

尹深秀大惑不解。任何人？

窗外夜色深沉，残星迷蒙，月儿也似睡着般闪着冷冷的光。

花弄影与蓝田玉拜别爹娘，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花家大院，漫步于静寂街道。两人牵手信步，整个星空月色皆归所有。

花弄影仰望夜空，天已有些发白，已是凌晨时分了。刚见了爹娘，又想起原先世界的母亲。爹娘想见还能见得到，可是，原先世界的母亲，今生今世，亦不知能否一见慈颜，这样想着心中黯然。

“明月何皎皎，星汉也迢迢。天公心无偏，天涯同此照。身魂愿有翼，飞觑慈母笑。 两心同感念，异世亦非遥。”不知不觉间，花弄影轻吟出声，有泪潸然。

在刚见过爹娘的此刻，吟此诗实在诡异。然而，蓝田玉没有任何追问，只是温柔地拥她入怀，“只要青洛过得好，无论伯母在哪里，都会欣慰的。”

玉，无论何时都会让她感觉轻松舒适，在他身边，她无须掩饰，可以尽情释放自己。抱着蓝田玉，花弄影哭了。妈妈，好想好想你啊。在那个世界，你过得好吗?

花弄影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回到马车里的，只知道自己那时哭得声嘶力竭，哭累了就伏在蓝田玉怀里喃喃自语，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哭过说过后，她感觉身心轻松了许多，轻得仿佛神魂都能飞翔一样。

如同以前无数次一样，这次醒来也依然是在蓝田玉怀里。蓝田玉微笑着凝望着她，也仍旧笑得温柔无比，但花弄影还是敏锐地感觉出一丝别有意味，直觉一定与睡前的自言自语有关。在反复犹豫后?花弄影小心翼翼地问：“那个，玉，我昨晚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吗？”

蓝田玉笑道：“青洛不记得了吗？”

花弄影诚恳地点点头，一脸无邪地直视他。

蓝田玉拥住她，在她耳边低笑道：“原来青洛不是妖。”

啊？花弄影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蓝田玉面上现出轻薄红晕，歉意地看看她，“我原以为青洛是妖。因为，青洛曾说，你是安青洛，而这身体的真名是花弄影，所以，我

当你是妖，占据了这身体呢。”轻笑，“昨日青洛说了才知道，原来青洛是另一世界的人。”

花弄影脑中响起炸雷，轰得她一阵眩晕。她知道昨晚一定讲了不得了的话，却没想到会掏出终级秘密，随即心中泛起一股无可抑制的感动。

蓝田玉一直以为她是妖，却始终对她毫无异色，给予她支持、帮助、鼓励、安慰和勇气，陪她度过创业初期的艰辛时期，甚至陪她奔走联系客户。因为他无论何时都会在她身侧，所以她才会无所畏惧，大胆自信，敢想敢做。他温柔含笑的眼神让她产生无限动力，却并不会代替她做她想做的事。他会似不经意般暗暗点出她的疏漏之处，却不会让她感到任何不快、气馁。他的目光让她越来越喜欢自己，也更舍不得离开他。她知道他对任何人都很好，但明知她非人类，却还能如此对她，着实令她震撼。要知道当初他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

感动之余，花弄影不禁问道：“你既以为我是妖，为何还对我如此好？我占据了这身体，你不怕吗？或许哪天我会吃了你？”

蓝田玉微微一愣，笑起来，“自我认识青洛以来，未曾见青洛做过任何坏事，如此，纵是妖又有何妨？占据这身体，我想以青洛的善良，必有缘故，并非强迫。青洛见别人受打，也会露出比那人更痛苦的神色，又如何吃得了人？”

花弄影听了不由得红了脸。有次花弄影与蓝田玉一起坐车外出办事，路上见到一小孩子不知做了什么被父亲大声呵责痛打。每一巴掌打在那孩子身上，花弄影都忍不住眯眼睑抽搐，不知不觉就抓紧了蓝田玉的手。记得那时蓝田玉抱着她失笑，温柔地拍抚她肩背，才令她渐渐平静下来。

“或许，能被青洛吃了，会很幸福也说不定。”蓝田玉轻笑，搂住花弄影，在她耳畔低低道，“青洛要不要吃了我？”

温热馨香的气息喷吐在花弄影脖颈，花弄影耳朵倏地红了，心跳加速。这话什么意思?

推开蓝田玉，花弄影结结巴巴道："还有人喜，喜欢被吃掉啊？怪，怪人！"却不敢注视蓝田玉。听见蓝田玉压抑不住的低笑声，一看，他身体轻颤，显是乐得不轻。她被戏弄了！

花弄影呆了下，忍不住生气。她可是一直都很相信他的话。你笑你笑，哼，好吧，让你笑个够！扑过去把蓝田玉压倒在软垫上，花弄影骑在他腰腹间，双手在他全身上下轻轻抓挠，特别是最敏感的腋下。

这下蓝田玉笑不可抑，全身剧颤。洁白光润的面颊透出桃花般粉嫩的嫣红，清朗温润的美丽双眸如新月般微眯起，漆黑纤长卷翘浓密的睫毛轻轻颤抖，犹如蝶翼一般，如玉雕就的鼻柱也染上了丝轻红，美好的双唇平时只是淡淡红润，此时却如盛放的玫瑰，娇艳欲滴，酡红诱人。

花弄影突然深刻理解了一件事，世界上确实有吃人族，因为有些人真的会让人产生吃人的冲动。就算他真的是神仙，就算吃了他会遭天谴，此时她也顾不得了。抱住蓝田玉，花弄影在他脸上狠咬了一口。

蓝田玉边笑边回抱住她，以唇迎接她将落下的第二口。

看着蓝田玉嫣红娇嫩的唇，花弄影大脑倒反而清醒了些，落下时微微一偏，两人的唇以极细微的差距错开了。

花弄影的牙齿轻咬着蓝田玉柔润的脸，恶狠狠地道："哼，下回再逗我，我真吃了你。"

蓝田玉笑，"青洛想吃便吃吧。"搂紧她，悦耳如笛的声音似梦呓般轻声道，"能成为青洛的血肉，我愿意。"迷蒙的眼中有淡淡失望，为什么会错开呢?

花弄影听着却忍不住汗毛直竖，他真当她是吃人肉的妖怪吗?呃，虽然刚才有一瞬她确实有这种冲动。

拥抱中沉默了一会儿，花弄影感觉脖颈湿湿痒痒的，有柔软温热的东西在那里蠕动。嗯，还咬她！花弄影吓了一跳，赶紧从蓝田玉身上爬起来，手往脖子那里一摸，咦？没有什么啊！抚着脖子发愣，却见蓝田玉眼中满是笑意，唇色艳红动人，柔嫩润泽。

“青洛。”蓝田玉轻唤，平日柔若春水的眼中此时却有丝异样的光，面上仍有轻红。

花弄影呆了呆，想想，也不由得红了脸。她还骑在蓝田玉身上呢！

不过既然已经骑上来了，就这么下来感觉面子上不太好看。于是眼睛一转，花弄影想到了个主意，邪笑道：“要我饶了你也可以，不过你得正确回答我的问题才行，而且只能以是或不是回答。”

蓝田玉低笑道：“我倒不想要青洛饶，不过青洛一直这样会有危险，且说说是什么问题吧。”

我有什么危险？花弄影颇不以为然，得意洋洋地道：“一个城中的理发师宣布，他只给那些不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那么，问题就是，他给不给自己刮胡子呢？”

嘿嘿，无论回答是或不是都是错的。如果他给自己刮胡子，那么按照规则，他不能给那些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按照规则，他就必须给不自己刮胡子的?刮胡子。这就是矛盾！花弄影坐在蓝田玉身上情不自禁抖起了腿，眉飞色舞。

蓝田玉眼神变得深邃，面色愈红，喘息也重了些。

花弄影愣了下，恍然。身上坐了个人，已是沉重，她再这么一抖，谁也受不了。她心下歉意顿生，停止了抖动。

蓝田玉神色缓了些，轻轻道：“换个问题好不好？”

“好呀。这个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换汤不换药，嘻嘻。

蓝田玉一听便笑了，“青洛到底想要如何，直说吧。”

“呵呵，我要你马上办成一件事。”谁要你戏耍我，哼哼，有仇不报非君子，虽然我本来就不是君子。

“什么事？”蓝田玉笑道。

什么事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呢？花弄影眼睛骨碌碌转，终于道：“我要白日参辰现，与星月同辉，天上赤日地上月，足踏群星非暗夜。”嘿嘿，不说别的，光是白天脚踏星星，哪能做得到？玉该求饶了吧？

可是蓝田玉听了后，略沉思了下便微笑道：“好。”

花弄影顿时目瞪口呆，怎么可能？

“青洛，你先下来好不好？”蓝田玉温柔的声音有一丝异样，似在压抑着什么。

是够他受的，花弄影连忙起身。却不料就在此时车颠簸了下，花弄影腿本就有些酸麻，这一颠簸又跌回到了蓝田玉身上。

啊哟！屁股被个硬东西戳得生疼。花弄影边揉屁股边慢慢从蓝田玉身上爬起来，坐到一旁，颇有些怨恨地想，没想到他身上也会带暗器，还刚好放那里，他是不是有意报复啊？心里郁闷，花弄影朝那突起的硬物拍了下，却听蓝田玉轻哼了声，面有痛色。咦，难道那东西也硌到他了？想帮他把那硬物拨拉一边，伸手一扫，那东西晃了下，又回归原位。

怎么这么麻烦？花弄影不耐烦了，正想干脆用手捉它，蓝田玉忽然翻身背对她，连耳朵都红了。花弄影诧异了会儿，也涨红脸，恨不得把手剁了。还好没抓到它，否则岂不尴尬死？

车厢里两人沉默了阵。花弄影是绝对不好意思先说话的。

“刀叔，停一下。”蓝田玉出声了。

马车应声而止。刀叔的驾驶技术不是一般的好。

说起来，刀叔这人真是个好仆人，一路上，无论她和蓝田玉在车厢里如何嬉笑胡闹，他都一声不吭，让你完全忘记了有这个人，但一旦有情况，他却又处理得干净利落。曾有些个小毛贼拦路抢劫，在花弄影好奇地探头张望时，他已经把他们放倒了，什么热闹也没瞧着。

“青洛。”蓝田玉轻声道，虽然已经极力装作若无其事，但脸上还是有淡淡红晕，“我带你去看地上的星星和月亮。”

花弄影低应了声，也颇不自在。

蓝田玉先下了车，又把花弄影抱下来。

“公子，老奴在哪里等你们？”刀叔问。随行的薮春与月魂也催马过来。

花弄影笑道：“到我家客栈吧，今晚就在那儿歇宿好了。”

刀叔一向无表情的脸也显出一丝笑意，“老奴明白。”长鞭一挥，马车奔驰而去。

薮春与月魂向花弄影一笑，“主人，早些回来。”

笑望着他们离开，蓝田玉抱起她腾身而起，“青洛，我们走吧。”

“呀——”花弄影抱着蓝田玉又跳又叫又笑，实在是太惊喜了。面前是无垠的碧野，碧野中有无数紫色的星星在风中摇曳闪烁。极目远望，有一弯淡蓝的月亮在星野中泛着潋滟的光。

“我要去月亮那里。”花弄影拉着蓝田玉的衣袖，一手指着遥远处的蓝月亮。

蓝田玉轻笑，“好。”说着抱起花弄影。

“可是，这么美丽的花，一路踏过去也太可惜……”将行，花弄影又有些犹豫。

“不会有事的。”蓝田玉轻抚她的头发，低声道。

淡紫身影一展，从紫色星星上飘过。过处，星星依然闪烁如故，看得花弄影心花怒放。耶，真的是足踏群星非暗夜。

蓝月亮倏忽便至，蓝田玉放下花弄影。看着大呼小叫兴奋不已的花弄影，蓝田玉面上浮现出无限温柔宠溺。

“玉，玉，快来啊，这水好凉哦。你也来玩嘛。”花弄影脱下鞋子，撩起长袍，卷起裤角，踩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乐得眉眼都成了新月。蓝月亮，其实是一湾月形的湖泊，正好镶嵌在紫星原野中。但

如此一来，却正合了花弄影的要求。或许是取巧，但花弄影早被这奇景迷得神魂颠倒，把所谓的要求抛诸脑后了。

见蓝田玉仍在微笑犹豫，花弄影踏水过去，硬把他拉入湖水中。

湖泊近岸处水很浅，只及膝而已，清澈见影。湖沙洁白似雪，细软若绵。无风时湖平如镜，倒映着天空的白云悠悠及空中飞过的翼影。

“怎么样？很舒服吧？呵呵。”就算你真是神仙，我也要把你拽入凡尘。

可怜蓝田玉还没来得及脱鞋袜，膝盖以下衣袍尽湿。

花弄影把衣袖也卷起，俯身玩水。肤光胜雪，莹白细腻如脂如玉的手臂浸在清滢滢的碧水中，薄金阳光下闪着梦幻般彩光。水中有细小的红色小鱼游过，游进那幻境，在白玉手掌中嬉戏游弋。

炎炎夏日，能浸泡在清凉的水中，真是幸福啊！花弄影羡慕地看着这些鱼儿，于是心生恶意，双掌一合，便把那红色小鱼掬在了掌心的小水洼中。

“呵呵，玉，你看！”花弄影捧起在掌中来回打转的红色小鱼向蓝田玉献宝，却见他痴痴地凝视着她，神魂早已不知所往。

“玉！”花弄影装作漫不?心的样子走过去，雪白纤足踏着绵细洁白的湖沙，光影摇曳，分外美丽。凑到蓝田玉身边，花弄影让他看掬在掌心的鱼儿，身体却朝他一撞。

花弄影力气小，若是平常，以蓝田玉的武功，就算站着不动随她撞也不会有丝毫动摇。但碰巧今日他失了魂，没有防备，因此居然被她撞得身体一晃。

花弄影一看居然没倒，又卯起劲儿使劲再撞去。这下可好，蓝田玉是如愿被她撞得跌倒了，可她用力过猛，自己也克制不住地扑入湖泊的怀抱。

蓝田玉本来能止住身形的，但看见她跌倒，反射性地伸手抱住她，于是，一起跌入了水中。哗啦！激起一大片水花，两人身上彻底

湿透。

花弄影没想到害人害己，自己也落得似落汤鸡一般，呆了一会儿，看看全身水淋淋的蓝田玉，再不似神仙一样了，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蓝田玉看见花弄影笑得如花轻颤，比阳光更耀眼，渐渐也荡漾起春风般的欢笑。

花弄影见他也笑了，笑得更欢，趁他一不注意，用手掬水，泼到他面上。

蓝田玉愣了下，估计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但随即回过神，迅速反击。

花弄影正得意，被水泼个正着，眼睛糊着了，揉了几下才重又看清事物。

“玉，我的眼睛疼……”花弄影可怜兮兮地道，同时煞有介事地扑闪着眼睛。

蓝田玉一闪，便到了她身边，捧着花弄影的脸，细细查看她的眼睛。

嘿嘿，花弄影心里的恶魔开始奸笑，双手使劲一推。结果推了个空，转头一看，蓝田玉笑着，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花弄影有些悻悻然，嘟嘴转身不理他，脚踢着水。哼，让我陷害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青洛。”蓝田玉柔声低唤，“衣衫湿透了，回去吧，当心一会儿着凉了。”

“不。”花弄影知道这样很任性，但仍是如此说了，“这里好美，我想多待一会儿。”不知为何，在这最无忧无虑最欢乐的时候，心中却有种淡淡的哀伤弥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骄阳下，蓝月亮上腾起淡淡薄雾，湖心处有几只白色水鸟时而轻掠过水面。更远处，紫星闪烁，无边无际。星月遍地竞相辉映。在淡蓝湖泊中，花弄影不觉轻轻吟唱旋舞。

花弄影并不擅长唱歌，所以，只是轻轻哼着旋律而已，她也不长于舞蹈，只是随心舞动罢了。舞着舞着，帽子掉了，发髻松了，长发倾泻而下，在空中舞出青色的弧。花弄影并不在意，继续发泄心中莫名的悲伤，以肢体动作表达心中感受。

偶然间瞥见水中倒影，却如水之精灵般清丽绝艳，摄人魂魄。花弄影被自己的身影吓住了，停止了舞蹈。随即，蓝田玉紧紧抱住了她，仿佛稍微松一点儿，她就会消失一般。

相拥静止了片刻，花弄影情绪平复了些，恶魔复醒，悄悄地伸出手，想挠他的腰腋。

就要触到时，蓝田玉在她耳边轻道："青洛，现在先回去好吗？晚上再带你来，夜晚时这里会更美。天上的明月倒映在湖里，紫星花莹莹发光，与星星争辉，空中还有金色光虫飞舞……"

花弄影的手停在空中，心情雀跃，"真的？晚上还来哦，就这么说定了！"花弄影紧抱住他的腰，神色都有些谄媚了。

蓝田玉脸上浮起红晕，柔声道："衣衫湿了，先弄干再回去。"轻抱起花弄影，蓝田玉飞回岸上。蓝田玉拥住花弄影一运功，花弄影只觉被一巨大热气团包围，身上水汽竞相逃逸。很快，身上衣衫复又轻盈飘曳了。

回到客栈时已是傍晚时分。花弄影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刀叔等人到达我家客栈时已经客满了，只给大老板花弄影保留了一个专用房间。说起这专用房间，是花弄影向步天音学习的成果。别人的客栈就罢了，自家的就享享福利，曾开玩笑地说过，卫子浩哥哥还真的给她留了。

我家客栈按照花弄影的经营理念，分为营利和薄利两类。我家小客栈是专为穷人开的，干净整洁而简单，饭食亦极低廉，不以赚钱为目的。我家大客栈针对富人，服务细致讲究，房间布置华丽高雅，所供餐点丰富可口，不过，价钱会让普通人咋舌不已。根据房间的品级，还有赠送服务，比如香纸笺。由于目前花弄影只开设了一个小型

造纸厂，所以纸张极其珍贵，有香味的精品纸更是被当作稀罕物争抢，常被作为赠送佳礼。因此，我家大客栈推出这个赠送方案后，最高级的房间被预订到了一年后，很多人是为了得到香纸笺而特意去订房的。

唔？花弄影忽然灵光一闪，有了主意，找来掌柜叽叽咕咕说了一通。掌柜点头离去，不一会儿笑眯眯回来，跟花弄影附耳一说，花弄影不禁喜笑颜开，果然成了。

原来，花弄影想到目前纸张极其稀罕，有钱也买不到，因此从这入手，让掌柜找两间高级房的客人谈谈，如果他们愿意让出房间，就赠送一束香纸笺，并且帮他们安排入住其他客栈的上房，房钱由我家客栈负责。如此，客人欣然同意，欢欢喜喜而去。

有了房间就好安排了，花弄影与薮春共住专用房，蓝田玉住一间，刀叔与月魂住一间。接下来便洗浴、用晚膳。

晚膳后，蓝田玉遵守诺言，果然又带花弄影到了月湖。

蓝色星空下，有许多金黄色的光点或快或慢流动，金色月牙与淡淡星光倒映在月湖中，水光潋滟，美不胜收。无边无际的碧野里不可计数的紫花发出淡淡荧光，风吹花?，如紫星乱窜，与夜空的满天星光交映，如梦如幻，犹若身置仙境。

因为美得超出想象，花弄影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切，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蓝田玉含笑把花弄影带到月湖畔一块平整石头上，陪她一起静静坐下。

不知过了多久，有雾悄然弥漫，星野月湖的美景更加梦幻。光虫在薄雾中载浮载沉，金色尾光时明时暗。紫星花沾了雾气荧光愈显清冷。月湖上空雾气犹重，使得原本清晰的月形半掩，倒好似美女含羞，轻纱掩面，越发风姿诱人。

初夏之夜微有凉意，蓝田玉把花弄影拥入怀中，替她挡住了风寒，所以花弄影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只感觉被温暖包围，鼻端所及是

蓝田玉身上所特有的淡淡檀香，无限安心。

在蓝田玉察觉之前，她已经启唇轻唱出声——

夜悬金钩星灿烂

初夏乘兴喜流连

不知光萤何往还

难辨湖月谁更弯

唱着唱着有悠扬笛音响起，正是所唱曲调，就在身边响起。

不必转身去看，花弄影知道，肯定是蓝田玉。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温柔甜蜜的感觉，玉，他总能知她心意。

花弄影本不太善于唱歌，可有了这笛音伴奏，信心勇气倍增，原只是低声轻唱，此时声音也放开了。如少年般清朗和润的歌声飘荡在夜空，伴金色光萤一同飞舞，与婉转笛音共徜徉。

忽至月湖岸

轻雾裹流萤

人语惊虫鸣

紫星戏和风

忽至月湖岸

轻雾裹流萤

星野原 随梦远

恍如天际却眼前

星野原（那个）星野原

梦入星野原

紫华金萤

碧野明月

梦入星野原

星野原（那个）星野原

梦入星野原

流光飞舞

幻境仙地
梦入星野原
月照湖泊星照原
风舞紫华未成眠
莫道夜深应睡去
光萤点灯已先前
赏心仍眷恋
此意犹缠绵
若使天得闲
我愿待月圆
赏心仍眷恋
此意犹缠绵
星野原 随梦远
疑是幻梦却人间
星野原（那个）星野原
梦入星野原
紫华金萤
碧野明月
梦入星野原
星野原（那个）星野原
梦入星野原
流光飞舞
梦境仙地
梦入星野原

（此歌配《梦入桃花源》曲调，很好听，有兴趣者可从网上搜得）

一曲毕，四野寂。相视而笑，两心如一。相知相依，何须言语?

天上金钩地上月，雾中光萤原里星，默默含笑，共看着天地胜境这双绝丽妙人儿。温柔和风轻起，吹拂过他们绻缱的衣。心意相通凰遇凤，此时无声胜有声。

蓝田玉拥着花弄影浴在月光轻风中，心中被满足与幸福充塞。

从与青洛相遇后，以前从来无欲无求、心静如止水的自己，也渐渐有了普通人的情感涟漪。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只愿从此永不离，相伴天涯长相依。

蓝田玉笑了，从未有如此动人，漫天星月皆为之倾倒，在夜空里羞涩无语。

“青洛，青洛。”蓝田玉低唤，满心柔情蜜意。

“嗯。”花弄影模糊应了声，依在他怀里不动。

如此良辰美景，温香美人抱满怀，又是全心所爱恋之人，蓝田玉生理无缺陷，自然情动。把花弄影抱坐在怀里，轻托起她的脸，倾身轻吻。这次花弄影没有避开，反似闭目期待。蓝田玉又惊又喜，一直压抑的深情被无限的温柔甜蜜所解放，化为火热的吻烙在花弄影的脸上唇上。

良久，蓝田玉才发觉有点儿不对，花弄影一直都沉默地接受，却没有回应。仔细一看，那个失望！她竟然又睡着了。也就是说，他刚才所有的热情绻缱尽付与了睡神。

天堂与地狱，往往只隔一扇门。

清晨，初日高照。

刀叔早已将马车准备妥当，即将起程。薮春与月魂也上了马，随侍在侧。

蓝田玉先把花弄影抱上车，自己正准备上去，刀叔唤了声公子，递给他一束纸笺。

蓝田玉接过，展开迅速浏览了一遍，心中五味杂陈，呆了半晌。

秋水已经寻来了，正在浮泽等着青洛。另有不肯道明身份的神秘人来寻青洛。二皇子也已注意到廉医馆，派了许多耳目在浮泽，只怕

如今已经落实了青洛的消息。回去后，青洛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在意青洛的人有许多，青洛也不会只在意我一人。我深爱着青洛，可是，青洛……

一种酸涩感油然而生，不知为何，此时竟然颇不喜秋水，对那不知姓名的神秘人也心生厌恶，二皇子更使他皱眉，另有一种莫名的恐慌隐隐，这些情绪都是蓝田玉平生第一次体验。霎时，蓝田玉有些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处理这些陌生的心绪。为什么会这样?

强使自己镇定下来，蓝田玉纷乱的头脑终于逐渐理出了点些绪。他在嫉妒，他害怕其他爱着青洛的人会把青洛从他身边抢走。哑然失笑，蓝田玉面上有些自嘲，心情却轻松了许多。世上本没有事物能吸引他的注意，青洛却令他产生了强烈的独占欲。万丈红尘，唯有青洛，才是他无论如何也想得到的，纵?毁天灭地，在所不惜。

淡然一笑，蓝田玉一捏纸笺，再张开手，初晨轻风扬起纸灰，袅袅飘散在空中。

青洛，你爱不爱我，如今已经不重要了。我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纵身化飞灰，神魂也不离不弃。

轻纵上马车，蓝田玉面上仍是惯常的微笑。

花弄影在车里等了好一会儿才见蓝田玉上来，颇是诧异。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花弄影问道："怎么了，这么久？"

"有消息来报，洛秋水来涤尘馆询问你的消息，现在在我家客栈等你。"边说边注视着花弄影神色，心跳快了几分。

花弄影愣了愣，取出一块缀了穗子的圆木牌道："玉，请着人帮我把这桃源绿令带给秋水好吗？并传话给卫子浩哥哥，代我照顾秋水。"

蓝田玉接过令牌，笑着点头，心下微松了口气。青洛重视他多于秋水。

桃源令有红令绿令之分。红令一共只有三块，是最高权力象征，花弄影自己有一块，给了蓝田玉一块，还有一块仍收着。绿令有五

块，仅次于红令，如今拥有者有卫子浩、沈心、沈力，现在即将拥有者还有秋水。

马车终于辘辘启行，初夏阳光微热，不知如何却让人觉得带着一丝浅浅悲哀与无奈。

车行不远，道旁闪出一翩翩白衣少年。望着马车，少年黯然不语，俊秀风流的脸庞上有隐藏不住的忧郁与哀伤。

小影，我本以为跟着你、看着你，就能满足了。可是，不是这样。早在浮泽，我已知道，你与蓝田玉互有情意，我应该放弃，可我的心却放不下。我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然而命运却注定，我们必须刀剑相向。看着你们两情依依，我的心痛如刀割，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愿意看着你，看着你笑靥如花，纵然，你不是对我笑。小影，是不是，只有死亡才能使你属于我?

“朱林，怎么了？”

“公子，不知为什么，这些天一直都在相同地方打转。不管往哪个方向行，最后总会回到这里。”

华丽奢侈到变态的大马车车帘被掀起，一黑袍少年探头出来。少年神仙容姿，却有着妖魔般的媚惑风情，年仅二十许。

向四周略张望，黑袍少年神情渐凝重，跃出马车，手掐灵诀，踏着奇异步伐，口中低念莫名咒语。过了一会儿，他挥手喝道：“散！”

四周景物闪了闪，地面浮出一个透明的阵图，滴溜溜打转。黑袍少年一惊，后退两步，皱眉道：“原来是离忧谷的人布下的，难怪如此厉害。”沉默半晌，叹口气道，“朱林，驱车回去吧。”

这阵图他虽认识，却无法破解。布阵之人兼有道术与妖力，下定决心阻拦追踪，不放弃也只能原地徘徊。没想到青洛身边竟有如此阵法高手，而且是离忧谷之人。青洛还会回浮泽吗？回去能等到青洛吗？黑袍少年美丽妖娆的脸上忧郁又深了几分。

朱林应声驱车往回路行，心里也长叹口气。这寻寻觅觅要到何时方休?

十多天后，浮泽来归客栈。

“公子！公子！”朱林兴冲冲在门口喊道。

步天音缓步出来，“有消息吗？”

朱林掩不住喜色，“不错！公子，小人刚遇到洛秋水小公子……”见步天音眉头微皱，面有不悦，连忙往下说，“从他那儿得知，小姐托人带了口信回来，不久后必定会回浮泽。而且，小姐正在附近建园子，好像叫……对了，叫倾音园，应是打算在此地久居……”

步天音一直忧郁的脸上显出喜色，仿佛乌云消散，明月初窥。倾音园，倾音，是倾心于我吗？青洛，并没有忘记我，而是，爱着我。

“朱林，着人多多注意这园子，有任何消息速速回报！”

“是！”朱林见步天音果然欢喜，也满心高兴。他听到这园子的名字里有音字，就打量公子或许会喜欢，果不出所料。

远在锦空的龙擎天此时也一样又喜又忧。看着于若蒿送来的情报，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

只是一年多的时间，小影就构建了如此庞大的组织，最重要的是，没想到造纸业竟也是小影所有。虽知小影冰雪聪慧，不料竟至如此。这样的女子，除了我，谁配得到？！只是小影如今情丝不定，对我不假辞色，或是受到妖人迷惑，须得尽快将小影找回来，让她知道我的一片真心诚意，方能心甘情愿成为我的妃。

想着又不禁皱眉，有消息道，蓝田玉出游了，但浮泽却还是探查不到小影的消息，难道小影竟与蓝田玉一同出游了？心下不由得妒火中烧，面目都为之扭曲。蓝田玉虽无官爵，但其人容貌风仪极其出众，为国人称道。长期相伴下，或许小影真会为他所惑。前往夜厥的使者已派出，不久将有回报。

瀑布如银龙直下，在石壁上激起朵朵水花，水汽弥漫，如雾如纱。阳光直射，彩虹随波涛飞舞，奇丽无比。

有三人不惧险滑，站在瀑布近侧观赏，言笑自若。

“都说此女逆天，我倒觉得她真是个仙子。”少女笑道，轻盈立于瀑布中流一突起的石上。

白衣少年微笑，“逆天之人不一定就是奸恶之辈，只是会使天命改变，天下大乱，祸起人间。”

“不错。从所得消息看来，这逆天之女非但不恶，还是个少见的善良之人。夕阳之家、朝晖院、护花会、廉医馆等等，皆是一片慈心。”青衣少年笑道。

“纵然如此，也可窥见祸乱之端。此女如今与蓝田公子行迹亲密，大凌二皇子亦为之倾心，前些时‘玉面天狐’也为寻她重入红尘。□些人物皆非小可，稍有不当，必有血腥杀戮，并非小祸。”白衣少年轻叹，面有忧色。

青衣少年也道：“二皇子是帝星，帝星一怒，血浸三百里，天下苍生命运大改，确实可虑。”

“对啦，那蓝田公子是何等人物，可查知了吗？”少女仍是嬉笑如常。

白衣少年道：“他天生具有破术去邪之力，前世必处上位金仙。但据我所知，近些年并无上仙转世。”

“我的鸟儿称他为玉王，露，你可知玉王之事？”青衣少年道。

白衣少年略一深思，脸色煞白，“玉王竟然投生了？！”

少女与青衣少年见此，齐纵到他身边，“露，玉王究竟是什么厉害人物？”

白衣少年轻叹道：“传说上古天地初成时有一块灵玉同生，但其玉魂一直在天庭曦宫沉睡，即使天帝呼唤亦不理睬。他的品阶可与天帝并驾齐驱。没想到，他竟会投生人间，爱上逆天之女。这天下，大乱之日不远矣！”

青衣少年也失了笑容，“帝星与玉王，一旦冲突起来，天下苍生只怕尽灭。”

少女见两人沉重神色，笑道：“事情还没个影呢，你们何必这么急着忧虑？”嘻嘻一笑，“既然有我天狩门，自然不会让这种惨剧发生。”

现在看到蓝田玉，花弄影总会忍不住脸红。他的眼神，仿佛最醇的美酒，令人不知不觉间沉醉。他的微笑，那样美好，花弄影常妒忌地想，如果只有她能看到就好了，她不愿意让其他人见到这样的他啊。他的声音，使她心跳加速，为什么以前就没发现，蓝田玉的声音也有如此大的诱惑力？被蓝田玉拥在怀里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愿意这样，直到永远。

心里隐约知道了什么，但是，不愿去想，不愿承认。

花弄影依在蓝田玉怀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嗅着淡淡檀香轻轻合上眼，感受到他温热馨香的呼吸吹拂着额前秀发，唇边不禁露出微微笑意，不知不觉间，她的手也环住了他的腰。

她自己虽没觉察，蓝田玉却笑了，心中一阵欣喜甜蜜，低头轻吻花弄影的额、面颊。将至唇时，却见她呼吸均匀，睡得香甜。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终是忍住了，玉调整了下姿势，让她躺得更舒适。抱着花弄影，蓝田玉脸上露出极温柔的神色，眉梢眼角皆是脉脉柔情，纵是春水亦自愧不如。

接下来的旅途就在花弄影的脸红心跳与蓝田玉的温柔含情中飞快而过。

这天正午已过，在马车奔驰中花弄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清淡荷香。不一会儿，车停了，刀叔道：“公子，影小姐，水漓渡到了。”

蓝田玉抱着花弄影轻跃下车，依然轻搂着她，而花弄影也不觉异样。

出现在眼前的是烟波浩瀚的浅碧湖水、青翠欲滴的重重荷叶，以及亭亭的颜色各异姿态万千的莲花。湖上雾气迷茫，远处隐隐有房屋建筑，但看不真切。

刀叔一声长啸，须臾，荷丛中驶出一艘小船。

小船上是两个面目端正神清气朗的年轻人，初见花弄影，他们呆了好一会儿。

花弄影说明来意，两个年轻人态度立刻恭敬了许多，“原来两位公子是花小姐邀请来的，多有得罪！请上船！”

刀叔道：“公子，老奴就在这儿守着车，不进去了。”薮春与月魂也道就在此处看看，不想进去。

花弄影心中虽觉诧异，但也不想勉强别人，嘱咐几句后，与蓝田玉上了小船。

水声起，小船离岸，驶入荷海中。

香气越发浓，但清而沁心。许多地方看似无路，然而小船稍转，却就钻了进去。时而惊起群群水鸟，抖落数根彩羽，在阳光中绚丽无比。

随着船的深入，水面已经没有多少地方露出亮影，全被密实的荷叶覆盖。青绿云丛中，不时有白色、粉红、桃红、淡黄、淡紫或有彩文、镶边的荷苞顶出，盛放，在薄雾缭绕中犹似披纱少女，含情幽幽，又如天庭仙子降临，凌波曼舞。团团荷叶承露，好似绿玉盘上滚珍珠。又有荷箭突起，精神抖擞，就像朝气蓬勃的孩子充满笑意。

忽见一茎上竟长了两朵荷花，一紫一白，紧紧相贴，亲密无比，犹似深爱的恋人相拥相依。

“啊！”花弄影惊喜得说不出话，只是拉着蓝田玉指向那并蒂莲。

掌船年轻人也被惊动，顺着望去，露出欢颜喜色。

并蒂莲是荷花中的极品，盛开几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属千瓣莲类，植物中难得一见的“双胞胎”，集莲荷精华于一身，象征着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如今花弄影竟有幸目睹这奇花，怎不欣喜过望?

蓝田玉初也讶异，随即拥住花弄影，含笑清吟道：“炎夏轻舟过湖中，奇莲并蒂清影动。莫羡鸳鸯皆比翼，与卿愿共此花同。”

花弄影听了脸酡红，但见那并蒂莲，一紫一白，恰与两人衣色同，确是奇事。她纵再纯再钝，此时也无法装糊涂，一瞬间心中转过

无数念头。婉拒？漠视？装傻？终是什么也没说，只是极力忽视心底涌起的浓浓甜蜜，身体却如醉了般，依在蓝田玉怀里。

那两个年轻人听了蓝田玉的吟咏，惊异地注视了花弄影一会儿，恍然，露出欣悦的笑容，转过头去，任他们尽情相偎，共此好时光。

船行甚快，不多时到达水漓渡水上城堡——莲华界。莲华界的房子全建在水上，距水面高约半米，以粗大圆木构成地面，屋宇也皆为木构，装饰清雅，别具一格。木头表面皆涂有一层厚厚的树脂，估计是用以防水。

往来交?工具皆是类似的轻捷小舟，男男女女，无论年纪大小，俱是面貌端正清秀水灵，气质清爽，天然无雕饰。有些船上也载着衣着装饰神情面貌不同的人，应也是外来访客，气质差异明显。

小舟并未停下，从屋宇间荷花水道径直往里划去。纵在这狭窄水道，船速依然飞快，灵动至极。

渐渐地，望见一绿树蓊郁的山影，依稀可见傍山而建的华屋高阁，雕梁玉柱。再近些，葱茏林木，鸟鸣山幽，荷花渐稀。

小船靠岸，蓝田玉抱起花弄影轻跃上岸，马上有一个二十来岁的明丽少女含笑迎上来，“欢迎来到水漓渡，我是水中莲。请跟我来。”

水中莲将他们带到水漓渡的客栈水云轩，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看着花弄影微笑，“听说影小姐是水中花妹妹邀请来的，花妹妹这两年心情不大好，希望影小姐能多与她聊聊。”语气恳切，眼中有着真实的关怀，还有一丝内疚。

花弄影点点头，心知大概是因为当年的非礼风波。“花姐姐回来了吗？”

“再过两三天就能到了，五天后是我们月姐姐的大寿庆典，同时也是水漓渡一年一度的交易期。这几天影小姐与蓝田公子可随处游览，出门自有舟使侍候。”

正说着，远处有人在唤：“莲姐姐，有客！”水中莲向两人歉意一笑，匆匆告辞离去。看来，她是专门负责接待宾客的。

花弄影与蓝田玉居水云轩的白水阁，这里已经住了他们先派遣来水漓渡研究酒泉水质与制酒工序的几位酿酒师傅。闻得蓝田玉到来，他们一起过来迎接，并说了他们这些天来的考察意见，决定酿制花酒，即以花为制酒材料主要成分之一，如芳菲谷的百花酿。只是如此一来，便还得上好的花做原料才行。

蓝田玉笑道："三月、十月正是芳菲谷的交易期，取得酒泉之水后再赶赴芳菲谷正好。"

几位酿酒师傅也点头欢喜。

花弄影眼睛滴溜溜转了转，道："准备酿哪种花酒？那个，有没有适合女子喝的酒？"

酿酒师一听呆了呆，笑道："饮酒豪爽者大都是男子，所以准备酿造的酒大都也以男子为买家。仙人醉这名头不就是冲着男客来的吗？"

花弄影嘟囔："好酒都是酿给男子喝，不公平，也酿一些给女子喝嘛。"因她对酿酒技术一窍不通，所以没胆子大声嚷。

但蓝田玉自然听到了，微笑道："好。说得也是，至今极品好酒都是适宜男子喝的，酿些宜于女子的酒或许正能打开销路，供不应求。不过，取个什么名字好？"

花弄影喜道："天仙玉露！"其实是她自己想喝酒，但又怕酒的辣涩，所以就想制些甜甜的酒喝，又能助于美容或调适身体等。

蓝田玉看着她兴奋的样子轻笑，"好名字！那么就如此决定了。"

几个酿酒师颇不理解，这么珍贵的酒泉之水分去一部分酿女子适宜的酒真可惜，摇着头直叹气。

此后几天，花弄影和蓝田玉在水漓渡等待交易期，并游览景色独异的风光。

夏季是水漓渡的卖水季节，过了夏季不卖。水漓渡的水质特别好，除了酒泉之水，其他清泉水也能酿好酒，但属酒泉的水最好。而水漓渡正是以卖水、酿酒为主要收入来源。以酒泉之水酿出的极品酒青荷酿荷香四溢，饮后齿颊余香七日不绝。略次为碧荷酿，是以酒泉

流入酒湖后的水制得。这酒湖，是酒泉之水与其他清泉水混流而成，品质略低。

另外水漓渡也做其他买卖。水漓渡整个被荷花包围，这生意自然也离不开荷花。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可治多种疾病。水漓渡的玉藕之美味大凌无人不知。

有时花弄影和蓝田玉也会再去看那紫白两色的并蒂奇莲。它由含苞的菡萏逐渐盛放，美丽清雅，犹若凌波仙子浴纱起舞。花弄影盯着它，久久不能眨眼。蓝田玉总陪着她，不言不催，只是含笑脉脉。

那时的吟诗算表白吧？花弄影心中本有些忐忑，不知以后如何面对，可蓝田玉言笑晏晏，温柔体贴，一如往常，并不逼问要她回答。于是花弄影大大松了口气，自欺欺人地想：或许他只是对景赋诗，并无特别含义在内。虽明知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也使她能暂时如平时一般与他相处。

水云轩还有其他客人，但因为起居休息习惯不同，花弄影并不常遇见。

花弄影喜欢睡到日上三竿，美其名曰美容觉。她起床时，蓝田玉都不知道做完多少事情了。其他酿酒师早已出门办事去了，只有蓝田玉留在那等她起床洗漱用早膳，从不催促，更没有丝毫不耐神色。

花弄影心里那个感激啊，为什么世上就有玉这么好的人呢？这样的人，就算一辈子在一起，也不可能会生厌吧？想着，花弄影笑了。

水中花果然在渡主水中月寿辰的前一日回来了。

那天花弄影还正在半睡半醒中，隐约听见房外蓝田玉清润的声音轻声道：“她还在睡，再等等……”

“才不要，我好想小影，你让开啦。”接着门嘭地打开，一个娇俏人影扑进来，咯咯笑道，“快起床！小影你真懒，我都回来了你还不起来。”

花弄影睁开蒙眬的眼睛，头脑还处在空白状态，转而身上的被单不见了。

“水妹妹！”蓝田玉想阻止没来得及。

花弄影被吓醒，条件反射地双手抱胸，“水中花！”

“呵呵，小影还记得我，真开心。”最清脆的银铃也比不上她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在蜜里浸过一百天。

撑着慵懒的身体花弄影勉强爬起来洗漱吃饭，没睡足头就会疼，这身体一直是这样，倒不是她有意偷懒。这些年来虽不再畏惧寒冬，可比起普通人来总是差了些。

花弄影有些懒倦地小口吃着饭，没睡好，连胃口也不好。

水中花坐在对面，目不转睛地支颐看着花弄影，忽然道：“小影真美，连不开心的样子都这么动人，难怪玉哥哥那么喜欢你。若我是男子，也一定不会放过你。”

啪嚓！花弄影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上。

“水妹妹，不要胡说。”坐在花弄影身边的蓝田玉拾起筷子，微皱眉。

水中花根本不怕他，笑嘻嘻道：“玉哥哥是说什么不要胡说？”

蓝田玉重新递了双筷子给花弄影，道：“水妹妹，你来有事吗？若没事，让小影吃完再睡一会儿。”蓝田玉轻抚花弄影的额，眸中掠过一丝心疼。

花弄影将他的手拉下来，贴在脸上。蓝田玉的手指微凉，掌心温热，就像他的人一样，让人感觉非常温暖安心，靠着就不想离开。花弄影看着蓝田玉轻轻笑道：“没关系的，玉，晚上早点儿睡就好了。”只要玉在身边，不舒服也会减轻许多。不知不觉间，花弄影人已依在他怀里，面上是娇柔的浅笑，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

蓝田玉一手搂着她，一手拿起筷子挟了珍珠元子喂她，花弄影就着吃了。蓝田玉含笑凝望，眼里是脉脉柔情，根本不记得还有个水中花就在对面看着呢。

水中花笑得眼睛都看不到了，嚷道："我还在呢，玉哥哥，小影！"

花弄影和蓝田玉转过头来看她。

水中花站起来道："小影，我给你带了套衣服来，明天我月姐姐寿辰时穿给我看哦。不然，我的水只给你一半，呵呵。对了，还有发簪，也要戴上。"说着人已经到了门外，回头嘻嘻一笑，比天使更纯洁，"玉哥哥，我把小影让给你，要帮我保护好她哦。"不等回答就咯咯笑着跑了。

屋里两人呆了呆，继续未完成的事业：一个喂，一个吃。

吃饱后，花弄影就倒在蓝田玉怀里睡着了。

蓝田玉唤了人进来收拾，自己抱着花弄影回到床上，倚坐着望着花弄影香甜的睡颜，不知何时也进入了梦乡。

当花弄影醒来时，日已近午。

她身上盖着薄被单，蓝田玉半倚着坐在旁边，人还在睡梦中。

花弄影爬起来，揉揉惺忪的眼睛，然后，看着蓝田玉呆住了。

近午的夏日阳光透窗而入，蓝田玉洁白温润如脂如玉的脸庞仿佛透明一样，又隐隐现出粉嫩的轻红，好像春日最鲜艳的桃花漂浮在牛奶上。长及腰下的乌发随意披散在肩背，漆黑亮丽，与如雪的肤色相映，头发越显黑顺，肤愈加娇嫩。青眉如画，星眸轻合，鼻若玉柱，唇似含丹。

照耀到他，阳光也显得神圣起来。淡紫轻衣映着蓝田玉美丽皎洁的肌肤也平白让人感觉纯净无比。似乎与他同在的一切事物都将得到祝福。

发呆中，花弄影逐渐凑近蓝田玉，糊里糊涂地，她的唇吻上了他的唇。花弄影动作极轻，犹似蝴蝶在膜拜最美丽的花朵。一下又一下，花弄影吻着蓝田玉的唇，好像蝴蝶在汲取花蜜。此刻，她心中并无情欲，反而比任何时候都圣洁。这时她大脑尚未清醒，只是身体自发的行动。但肌肤的感触传递给大脑后，是极致的欢悦、喜欢，希望

得到更多。于是，轻吻加深了，唇瓣轻碾压，小舌头伸出来，舔着蓝田玉嫣红柔嫩的双唇。香甜滋润，淡淡清凉，感觉好像香草冰淇淋。

正想索取更多，忽然感觉正在舔食的蓝田玉的唇动了动，也舔了她一下。花弄影吓了一跳，一下子清醒了。第一反应是，完了！第二反应是，有没有办法赖账？第三反应是，吃了是要负责的，可是她好像负不起责。

惊慌失措时忽然发现，蓝田玉的眼睛并未睁开。他好像还没醒！这一发现让花弄影感觉上天真的是在保佑她，在心里大大赞美了下天上诸神。然后，该怎么办？蓝田玉似乎马上就要醒了。

花弄影被吓得身体发软，手撑不住，往下滑去。瞥见蓝田玉的睫毛在颤动，似乎马上就要睁眼了。花弄影急中生智，依在他怀里装睡。

却说蓝田玉睁开眼睛后有一瞬的迷惘，看看怀里似乎睡得正熟的花弄影，摸摸自己的唇，不无疑惑。细想想，再看看花弄影，发现她鼻息均匀，但脸颊不是一般的红，睫毛微微抖动，愣了下，恍然，悄悄笑了。

“青洛，青洛，醒醒。”蓝田玉柔声唤道，眼里是掩不住的笑意。

花弄影不动。

蓝田玉笑，轻吻她的面颊、眼睛。“青洛，醒了，该用午膳了。”

花弄影这才“醒”来，嘟哝：“这么晚了？”但眼睛盯着地板，根本不敢看蓝田玉的脸。心虚得很，脸上直发热。

蓝田玉好像真的完全没发觉，温柔扶她起来，为她整理睡乱的衣服头发，一如往常。或许常为她绾发的缘故，蓝田玉现在的绾发技术很好，她的长发在他手里无比温顺，随他心意盘曲自如。

花弄影悄悄地抬头偷瞄了眼，蓝田玉含笑的眸子让她不禁又心虚了下，重低下头，心里嘀咕，他到底发现没有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费思量。

正在此时，水中花甜蜜的声音伴着轻快的脚步远远传来：“小影！小影！起来没有？快，我们一起去看奇莲。”说着已经闯进来了。

但这一次花弄影无比感激她的莽撞，正好将她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天知道她现在多怕单独面对蓝田玉啊，想想贼面对失主的境况……于是花弄影以最友善的笑容道：“什么奇莲？如果是一紫一白的并蒂莲，我和玉早知道了，而且去看过很多次了呢。”

“咦，这个已经看过了？呵呵，不过还有更奇妙的呢，有一朵荷花中心包含了两个金黄色莲蓬，我们长老都说从来没见过呢。”水中花兴奋得在房中直蹦跶，拉着花弄影直往外拽。

花弄影和蓝田玉、水中花及费斯一起坐船进入莲华世界，水碧天青千叶莲，凌波照影人如仙。

幽香随风送，有人暗销魂。如今花弄影就是如此情景，依在蓝田玉怀里，醺醺然，陶陶然，虽未饮酒人自醉。蓝田玉拥着她，只是静静坐着，不似水中花与费斯他们俩，一路唧唧喳喳个没完。不过基本上都是水中花在说，费斯多是宠溺地看着她笑，偶尔附和几句。

终于找到那朵奇莲了，水中花跳起来招呼花弄影，差点儿把小船弄翻了。

不过确实值得惊讶。那是朵双藕同心莲，荷瓣紫白相间，还只是初放，但可窥见花心里的两个金莲蓬，清丽雅致却又娇艳无比。花弄影与蓝田玉看着那莲都呆了。

“怎么样？小影，玉哥哥，我说得没错吧，这莲真是美极了！”水中花探身出去，手轻抚同心莲。

费斯倾身过去，在她耳边嘀咕了什么，看看蓝田玉与花弄影，微笑着。

水中花也愣了一下，看看蓝田玉与花弄影，再看看同心莲，咯咯大笑。清脆甜蜜的笑声惊起荷丛深处的水鸟，扑棱棱飞起，在空中飞旋一圈，慢悠悠又钻入某荷叶底下。

花弄影狐疑地瞧瞧水中花，再转头看看蓝田玉，打量一下自己，盯着紫白相间的同心奇莲想了想，终于明白水中花的笑中深意，顿时红了脸，可心里却涌起阵阵甜蜜。蓝田玉轻牵起她的手，与她十指相扣，将她环在怀抱中。荷叶荷花同葳蕤，紫衣白衣共缱绻。虽无语，但他的脉脉心意已表达了十分。

花弄影觉得自己身体绵软无骨，在他怀里仿佛即将融化了一般，只能紧依着他，让他为支撑着自己。心中有个感觉已清晰浮出，可花弄影仍无视，只是享受着蓝田玉的温柔。

在这一刻，幸福如潮水，淹没了两人。

第五章 盟誓心约

第五章 盟誓心约

蓝田玉一言不发，扬起手掌，挥落下来。花弄影闭上眼睛，等待意料中的疼痛。结果，等到的却只是轻轻的触碰，他的手只是轻轻地擦过了她的脸。

“真要穿成这样吗？”花弄影颇有些不自然。此时，她身上穿的是层层叠叠的粉白轻纱所制成的荷叶霓裳。长发一半散开，一半与一长串粉红珍珠共挽成坠云髻，髻中插着一支大朵粉白荷花簪，一粒红珍珠正好垂在眉心，簪下还压着大幅粉白头纱，直披至腰下。

蓝田玉微笑，“水妹妹说，不这么穿水就只给你一半。”轻声低语，“青洛这样子很美。”

花弄影红了脸，心里却禁不住喜悦。她一向知道这身体是极美的，但蓝田玉并不为之所惑，几乎没赞过她的容貌。

她绝对相信，玉如果喜欢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其外表。正如肮脏恐怖也不能阻止他伸出援助之手一样。花弄影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蓝田玉杀的那个人，那是她心中永恒的耻辱。

有悠远的钟声传来，“当当……”

“时辰到了，快去吧。”蓝田玉抱起花弄影，身形微展，飞腾而去。

水漓渡渡主水中月三十寿辰大宴，在酒泉山暗香殿举办。

当花弄影和蓝田玉到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人声鼎沸。但他们一踏进暗香殿，所有的声音皆归于沉寂，所有的目光都凝注于一点。那是震惊，那是膜拜，那是时间停滞的一刻。

花弄影被众人的目光盯得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抬头看了蓝田玉一眼，他眼中满是温柔鼓励，脸上是春风笑意。花弄影也不由微微一笑，胆气壮了不少。

一直到走至大厅尽头，寿星水中月座前，四周仍是一片沉寂，鸦雀无声。

终于有人声响起，对花弄影来说，真是天降伦音啊。

“贵客何许人也？”水中月身侧侍立的少年道。清冷出尘的气质，秀雅俊俏的脸庞，静静站着也给人春寒料峭的感觉，感觉过于靠近会冻僵。

花弄影一笑，正想回答，已经有人抢着说了：“她是花弄影妹妹，我请来的。莲华哥哥，你不要那么冷冰冰的，吓到我的小影要你赔。”极甜蜜酥软的声音噼里啪啦说道，接着回转身张开手扑来，“小影，我就知道这件衣服你穿着会很美。”

幸好，蓝田玉深知她的心，抱着花弄影身子一侧，躲开了水中花的拥抱。水中花嘟着嘴嘟哝了几句，自知蓝田玉不放手，她是抢不到花弄影的，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

“月姐姐，这是我请来的花弄影妹妹，玉哥哥你也认识的。”水中花向水中月介绍道。然后，水中花拉着花弄影和蓝田玉转入宴厅。要进宴厅，必要经过一面巨大的镜子，只是那镜子很怪，它的镜面是由水构成的。远远望去，镜面透明，中有彩光流转，可透过水镜看到对面的事物。而走到近处，往镜中看去，镜中似有强大吸力，恍惚间神魂似要飞入其中，定定神再看，镜中似乎有大千世界无穷无尽。在镜前稍停，隐隐间，全身似有水光洗过，洁净无垢。

花弄影站在镜前，有些呆住。

水中花已走到前头，唧唧喳喳说着，没听见她回应，又返身来拉她。

“小影，这是天衍水镜，很神奇吧？据说，在这水镜前，所有事物都会显现出本相，就连易容化妆都会被洗去呢。如果是妖魔鬼怪，无法靠近十里内。呵呵，莲华哥哥说的。”

花弄影一个激灵，猛然想起薮春和月魂。他们执意不肯入水漓渡，难道是因为这个？当真是妖呀。不过，他们真的很好，是妖又有

什么关系呢?

花弄影现出淡淡微笑，心中反比平时更安然。蓝田玉握着她的手稍紧，花弄影看了他一眼，两人心意相通，相视莞然。

步入宴厅，里面分为客席与主席。

主席是水漓渡的直系与旁系众人。在水中花引见下，花弄影又认识了水中蛟、水中雷，她的哥哥们。不能不说，水漓渡的人真是天姿斐然，没有一个会让人望而生厌。

钟声又响，前厅人声熙攘，脚步拖沓，向宴厅而来。水中花把他们送到客席，负责接待的童子引他们坐下。

一会儿，前厅的客人也都纷纷入席。

蓝田玉和花弄影这桌不如为何，久久没人同坐。最后，终于有三个人在他们这桌坐下。这三人看起来都是异国人。其中两个肤色金栗如蜜，眉目浓丽显眼，一男一女，年约二十五六。另一个是个个头高挑修长、高鼻深目的白皙男子，颇为英俊，举止间优雅有礼，发色微褐。

最先开口的便是那优雅男子，“在下复姓孜屏，单名朔，来自莽突。可否请教两位高姓贵名？”

蓝田玉一笑，随即报上他和花弄影的姓名。

肤色金栗的男女也分别报了名字。他们来自以歌舞闻名的小国菩霖诺，男子是天下第一歌者尹利亚，女子是他的妻子天下第一舞者苏摩多。

由于尹利亚和苏摩多两人都极喜欢好酒，所以每年水漓渡交易节他们都会来，表演，外加饮好酒。这两人是著名的歌者舞者，有钱都不一定请得到，因而水漓渡也很欢迎他们。

大餐在花弄影的万分期待中华丽上桌，每样菜几乎都与荷花有关系。不过想想也可理解，水漓渡盛产的就是荷花。

菜有荷叶粉蒸肉、荷叶糯米鸡、荷叶粉肉卷、清蒸荷叶鱼、荷叶香鱼、荷叶凤脯、荷叶豆腐、莲子香酥鸭、水晶蜜莲子、酸辣藕丁、

藕香露等。汤则是冬瓜荷叶汤、莲藕莲子排骨汤等。餐后点心有春香荷叶饼、荷叶包、碧荷莲子粥。

花弄影真想不到用荷花能做出这么多菜来。

宴罢，客席众人被引到前厅坐下，交易开始。

说来，水漓渡的交易竟类似竞标。水漓渡把要卖的物品报出，然后在座客人竞价，价高者得。花弄影咋舌，很聪明嘛，这样做，收益高，而且又不得罪人。

不过，花弄影没想到，身为水漓渡主的水中月，一年也只能分到五十桶酒泉水，接下来水中蛟、水中雷、水中莲都只有三十桶，而水中花却有六十桶。花弄影想了想，有些明白过来。水中月是在两年前非礼事件后继任渡主的，渡主有分配的权利，想必大家都感到内疚，这算是一种补偿吧？只是，纵使如此，当时造成的伤害也难以痊愈。

水中月今年只拍卖十桶酒泉水，一报出，前厅顿时哄抢，竞价此起彼伏，没有间断，最后竟有人报出每桶十五金英的价格。这价钱，跟最后酿成的极品酒价格接近了。水中蛟、水中雷和水中莲今年的酒泉水一桶都不卖。听见传报前厅一片欷歔，大失所望。议论纷纷后众人又将希望寄托于水中花，前两年总是水中花出卖的酒泉水最多。

谁知，报幕童子走出，清朗的声音清清楚楚地说："今年五小姐的六十桶酒泉水全部以一金英每桶的价格卖与贵客花弄影小姐，因此酒泉水至此售罄。接下来是玉藕的出售……"

厅里众人绝望的抱怨声几乎把屋顶掀翻了。

好一会儿后，大厅里恢复了秩序，众人开始竞价藕、莲子，最后还有清泉水。没有酒泉水，清泉水也可聊以自慰。清泉水可卖数量较多，但今年因为酒泉水量实在太少，所以清泉水也颇抢手，最后价格也达到一金英每桶。

花弄影汗颜，她以清泉水的价格买了酒泉水，感觉好像偷了水中花的东西一样，歉意与感激交集。

当所有交易结束，已是暮霭沉沉，夜星初现。接下来是歌舞欢宴清谈。

尹利亚引吭高歌，苏摩多婆娑起舞。为他们伴奏的是水莲华，弹奏水琴。说实话，尹利亚的容貌并不特别出众，苏摩多也只是中上之姿，然而在歌舞时，他们吸引了全厅的目光。

尹利亚歌声嘹亮，直冲云霄，千回万转尽如心意。苏摩多身体柔软如棉，屈伸自如，踏歌起舞，翩若午夜精灵。身上缀饰的小铃铛伴着舞步节奏敲击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摄人心魄。绚丽多彩的衣裳在舞蹈中旋转飘飞，夺目蚀魂。

水莲华是水漓渡的水之术师，据说善卜先知，没想到他还会弹奏水琴。水琴横长约三米，高四米左右，形如半月。整个琴身缠绕着莲花荷叶装饰，雕艺精美，色呈青碧，底座是鱼涌莲花，匠心独具，美妙绝伦。十三根喷射的水柱为弦，在水莲华指下奏出清冷美妙的乐音。银烛灯光映衬下，水弦发出奇幻彩光，坐在琴畔的水莲华冷冷的面容也多了几分梦幻色彩。

水漓暮 明月出
千尺莲华无翼飞渡
星光住 万众顾
行止同误 凝眸一处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寻经天涯何畏苦 只因依旧恋心如故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白骨烬 泪血和土 万疆狼烟不忍回睹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哦呀子喂 金戈铁马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倩影处 觅无路
烈风吹舞 天下旗鼓

战军如虎 当此解戍

歌曲名：《英雄谁属》(《太极宗师》主题曲)

起初歌声虽高亢，歌意尚好，但越到后来越显出杀伐之意，不知如何，最后竟萧萧然有悲鸣。苏摩多的舞姿也由激烈热情变得癫狂如魔，铃音如泣。水莲华的琴音戛然而止。

厅里一众死寂。水莲华面色惨白。

水莲华匆匆站起身走入帘后，隐约可见他与水中月附耳低语。然后有童子出来宣布宴会结束，明日起便请各位客人准备起程，水漓渡将暂时封渡。

花弄影虽然不善乐舞，但听歌意内容，也隐觉不妙，心中怔忡。抬头一看，蓝田玉面色也微变，美丽的眼睛里有着淡淡忧色，将她紧紧箍在怀中，仿佛怕她会突然消失一般。可是，不就是一首歌吗？纵然没唱好，又能如何？

蓝田玉看见花弄影的神色，轻道："尹利亚和苏摩多不是普通的歌者舞者，他们也被称为歌舞卜者。他们的歌舞，从不事先编排，都是即兴而起。而所歌所舞内容，常能预示未来。"

"那么，听方才歌意，似乎会有战祸？"花弄影讷讷道。

蓝田玉微微一笑，柔声道："放心，水莲华是水之术师，他懂得趋吉避凶，所以，才决定送走宾客封渡祈福。水漓渡拥有天衍水镜，又布有水华结界，不会有事的，青洛别担心。"

花弄影百分百信任蓝田玉，所以释然一笑，不再多想。却没看见，蓝田玉在她眼光离开后，眸中闪过深深忧意。

第二天，花弄影刚起床，蓝田玉便在房里等着了，说有客求见。怪了，这里相熟的只有水中花、水无香，但都不是需要如此郑重见面的啊。

洗漱完毕，花弄影狐疑地随蓝田玉走至厅里，才知道，那客人竟是昨天同桌的三人。

他们倒是开门见山，直叙来意。

“小姐天人姿容，倾慕不已。今日一别，再见遥渺，因此特求一见，以慰此心。”如此之类的话，絮絮长篇。

花弄影刚起床，头脑尚未全醒，而且因怕客人久等，急急穿了衣出来，未用早膳。花弄影肚中饥饿，更不耐细听客套赞美言语，只是脸上拉开笑容，不断含笑点头表示心领好意。

结果最后竟听苏摩多大喜道：“真的？太好了！”

花弄影糊涂了，什么事啊？

人家可没空等她细想，拉起她的手如同膜拜般放到唇下轻吻。

花弄影顿时呆怔，这里也流行西方吻手礼？

在她发呆间，尹利亚也捧着她的手吻了一下。最后，是孜屏朔。

孜屏朔尤其郑重，单膝跪地，双手托起她的手，轻吻，时间比尹利亚加苏摩多的都长。

蓝田玉把她的手抢回握住，道：“各位已经见过了，如今起程时间将至，莫再耽搁了。祝一路平安。”难得温润的玉会如此不客气地赶人。

三人告辞离去。

然而不久天下盛传，莽突贵族孜屏朔拒绝皇室指婚，抛弃未婚妻离家，遁入深山修道。离去时桌上有一纸笺，上书《水漓天人咏》。

由是时，天下权贵，遍寻此天人绝色。

《水漓天人咏》

仙姿绝色何处寻？

菡萏香华天下倾。

玉骨香肌冰脂凝，

皎胜明月黯繁星。

流泉静，游云停。

万众魂摄噤无音。

清辉蕴，芳华新，

粲然一笑破千军！

尹利亚等三人走后，花弄影犹自呆愣。他们为什么要吻她的手?

蓝田玉低声道："这是菩霖诺的习俗，认为吻了所崇敬之人的手，生下的孩子也会具有相同的特质。苏摩多已经身怀有孕。"牵着花弄影的手走进内室起居间，"快用早膳吧，当心饿坏了身子。"

这一说，花弄影真觉得饿得紧，把疑惑抛诸天外，赶快吃早点。

刚吃完，就有水漓渡的侍者来请，告知今天将灌注酒泉水并准备装运。很显然，意思是早完成早走人。花弄影心里隐隐有什么想法，但不敢深入。

小船轻捷如飞，在荷花丛中穿梭自如。渐渐，竟可闻见香醇酒味。花弄影四处张望，也没见哪里有酒家或酒缸之类，而空气里却是漫天酒香熏人。

荷花渐稀，最后失去影踪。来到一片广阔的湖面，碧波荡漾，却连一丝水草也没有。空气中的酒香愈浓，细闻，正来自舟下湖水。

原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酒湖。

小船并没停，继续上溯，很快听到远远人声嘈杂，似乎正在进行大工程。

当小船终于停下，水面已经狭窄得只有五六米宽，酒香却浓郁得醺人欲醉。花弄影百分百相信，这水就算直接饮用也可很快使人醉倒。

靠岸后，蓝田玉抱花弄影轻跃而出。

岸上，堆着许多酒桶，有的已经装满，有的正在灌装中。装满密封好的酒桶很快被抬上船，船一满就离岸而去。

酿酒师兴奋地迎上来，"公子，就快装满六十桶了，车辆水漓渡也已经联系好，灌满即刻起程。"

"不，今天装满一百八十桶。渡主传讯，这次给足三年的份儿，往后两年不必再来。"一人驾驶小舟飞速而至，跳上岸后道。

花弄影一看，是水中蛟——水中花的哥哥。

为什么要这样？好像不希望她再来。肯定不是水中花的意思，水中花昨天还缠着她要她年年来，并许诺，只要她来，酒泉水都给她。那，这是渡主的意思？原因呢？花弄影心中有丝酸涩。这种情形好熟悉啊，以前好像也有过？就像，一年前，出离忧谷。

眼睛渐被雾气迷蒙。

蓝田玉轻叹一声，将她拥进怀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与你在一起的，所以，别担心。”

花弄影依在蓝田玉怀里，抓紧他的衣服，好似如此就可以赶走心里的不安。她相信蓝田玉说了就一定会做到。但如果会给他带来危险，她情愿孤身面对，无论心里多么恐惧。回到浮泽后，或许不再接近玉比较好？

花弄影临离去时，水中花来送行，比往日沉默了许多。天使般的脸庞不再笑意盈盈，手把玩着舟边的水和莲花，久久不发一言。

花弄影也不知该说什么，于是保持沉默。

“在这世上，莲华哥哥最重视的就是月姐姐，所以，他不会让任何危险靠近水漓渡。”水中花突然开口，却讲得没头没脑。

花弄影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么说来，是因为水莲华认为她会给水漓渡带来危险，因此至少近两年不许她再来？

水莲华是水中月的夫君，虽然，他年仅二十一，而水中月已经三十。

“可是，小影，我喜欢你，过两年，你还来看我好不好？”水中花抬头注视着花弄影，满是歉意和期待。

“好的。”花弄影微笑道。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水中花笑了，就像太阳出来阳光灿烂驱散了满天乌云。

花弄影确定，在这两年里，一定会发生什么，这是改变她一生的契机。水莲华是水之术师、水之卜者，必是知道了什么才如此决定的。

“小影，离开水漓渡后，最好不要再使用花弄影这个名字。”水中花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道，“对不起，我不该硬要你穿荷叶霓裳参加交易。不过，莲华哥哥说，水漓渡布有结界?他们出了水漓渡就会忘记所有与自己交易无关的事，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若是生具仙根，或同样拥有术之力，就无效。

花弄影点头答应，心中掠过一丝迷惘。今后，她究竟应该是谁?

水中花吩咐小船在荷花丛中穿行，指着种种美丽之处向花弄影和蓝田玉介绍。

除了先前两朵并蒂莲，另还有四朵同色并蒂莲。水中花极是欢喜，以前水漓渡从没有如此多的并蒂莲同年出现，更不消说异色同株的并蒂莲。

相送千里，终有一别。

在荷花丛里穿梭许久，水中花依依不舍地送花弄影和蓝田玉出了水漓渡，拉着花弄影的手又说了好一会儿话，最后才放手。

当花弄影与蓝田玉登上马车时，水中花冲着蓝田玉喊道：“玉哥哥，这两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小影啊！否则……”

否则如何，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小船渐隐入水雾莲丛，水中花纯净的大眼睛里有泪盈睫，眼里有说不尽的悲伤。

酿酒师们已经护送那一百八十桶酒泉水先行起程回浮泽了。

刀叔驱车，在薮春与月魂随侍下，花弄影与蓝田玉按计划前往芳菲谷。

在马车辘辘中，花弄影从蓝田玉口中了解了许多关于芳菲谷的事情。

很不可思议，芳菲谷或可以算是这个男尊世界中的女尊国。芳菲谷历代谷主只能由女性担任。内谷居舍豪华，只住女子，外谷相对简朴，住着谷中女子的男家眷，除每年交易期间之外，男家眷要进入内谷必须得到女子的召唤方可。谷中女子可以一妻多夫，当然，这些夫

通通住在外谷，只有得到召唤才能进去侍候。生育的孩子跟女子的姓，生的若是女孩，随母亲住内谷，若是男孩，随父亲住外谷。

花弄影听了蓝田玉的讲述，几乎成化石，讷讷问："皇家知道吗？他们不干涉？"

蓝田玉轻笑，"芳菲谷历代谷主都姓龙。据说，大凌开国皇帝的母亲便是芳菲谷主。所以，芳菲谷是皇家明令不可侵犯的圣地。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得谷主允许，军队不可进入芳菲谷。除了交易期，外来男子亦不得进入内谷。"

有这等好事？花弄影听了心中蠢蠢欲动，如果我也是芳菲谷中的女子就好了。有什么危险往芳菲谷里一钻，天不怕地不怕！

蓝田玉看着她面上神情，眼中有丝异光闪过，"青洛想一妻多夫？"

花弄影听了一愣，"一妻多夫？我才不要！不过，在那里倒是很安全，连皇帝都得忍让几分。"

蓝田玉听了似松了口气，笑容明亮如阳光，"青洛怕皇帝？"

"当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成了皇帝的目标，真的很惨啊！"花弄影苦了脸。

蓝田玉轻抚她的脸，"皇帝也有许多顾虑，并不能事事皆如心意。"

那倒是！花弄影笑，"若能逮住皇帝的弱点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威胁他了。

前往芳菲谷的路上，花弄影并不开心。

她并不弱智。由水莲华的举措可知，当时尹利亚的歌中所指人物即是自己，意指自己将引起战乱和灾祸。水莲华为了保护水漓渡和水中月，这才赶走她。据说，变数必在两年内发生，而自己也将遇大难，所以，水中花要求蓝田玉留在身边保护她。

只是，玉跟自己在一起，若发生什么事，必会连累他吧？花弄影苦笑。并且，据水中花的神色判断，绝对是攸关性命的大劫。忽然想

起薮春和月魂来寻她时，月魂也说，她将有大难。看来，她是在劫难逃。薮春、月魂她尚且不忍让他们为她遇险，更何况玉呢?

玉是如此温柔善良，圣洁纯净一尘不染，他不应受到任何伤害。如果可以，花弄影甚至希望自己拥有光之双翼好保护玉，让他永远露出春风般的微笑，温暖这个世界。蓝田玉已经动情，但即使像他这样神仙般完美的人，也不能消除她对爱情褪色后的恐惧。花弄影露出一丝凄惨的笑容。蓝田玉的爱和他的人一样，圣洁纯净。可她配不上那么完美的爱。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她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一定会失望的。

从芳菲谷交易完回浮泽后，就离开他吧。心中一阵撕裂般的绞痛，泪止不住上涌，但她极力忍住了。

花弄影蜷伏在车厢角落，闭着眼睛想，人为什么要有心呢? 没有心，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吧?

一双温柔的手把她抱起来，拥入怀中，温热馨香的气息吹拂着她鬓边丝发。是蓝田玉。

近两天，花弄影有意无意地拒绝他的拥抱，蓝田玉自是了解她的想法。他并不勉强，只是柔如春风的笑容里透出一丝丝淡淡的哀伤。

花弄影看着极不忍，但强自克制住想去抚平他微蹙的眉、吻去他悲伤笑容的冲动。心好疼，仿佛被利刃一刀刀剜着。现在不拉开距离，以后如何舍得分开? 现在只是如此，自己便已是如此痛苦。

蓝田玉轻吻着她的面颊、眼睛，花弄影心知应该狠心离开他的怀抱，可是，此时，却没有勇气睁眼面对。一睁眼，她就会泪流满面。一开口，她就会说出真实心意。

蓝田玉的温柔更使花弄影感觉疲倦，于是，在蓝田玉的怀里，她沉入了梦乡。

在意识的最后一刻，她想，如果能永远这样就好了。

只是，永远，到底有多远?

当花弄影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风声猎猎。有一瞬间，她以为自己被人掳了，但很快否决，因为所依靠的胸怀那温暖芳馨的熟悉感觉不可能会认错。

“醒了？时间还早，再睡一会儿吧。”柔和悦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抱着她的手臂又紧了些。是怕她冷吧，他总是这么体贴。

花弄影“嗯“了声，合上眼睛，却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可以看到一些景物了。

原来他们现在是在高山顶上，难怪盛夏天气也会觉得有些凉。不过蓝田玉带她来时给她添了衣服，又抱着她，所以，她倒没觉得冷。

蓝田玉和她倚着一棵古松。那松形态奇趣古雅，针叶短粗稠密，枝干曲生，树冠扁平，显出一种朴实、稳健、雄浑的气势。远远望去，山上松树不少，皆是坚韧傲然，在长相、姿容、气韵上，又棵棵不同，独有一种奇特的美。只是，这些松树看着感觉有些熟悉。

花弄影哑然失笑，来这个世界后，她根本没去哪座山上看过松，怎会觉得熟悉？除非，是在现代世界看过。对了，现代世界里，黄山松很有名。自己穿越前正好是跟团去黄山旅游。穿越，是发生在到了黄山后，还是未到时？完全想不起了。算了，想起了又能怎么样？

蓝田玉带我到山顶，应该是来看日出吧？我那样对他，他仍对我这般好，心下不禁有些凄然。

近些天，花弄影面对蓝田玉，总是沉默。她不敢正视他温柔哀伤的美丽双眸，于是，低头盯着车厢上铺的褥子。蓝田玉与她说话，她的回应不是“嗯”就是无语。蓝田玉拥抱时她轻轻挣脱，他若坚持，她便睡觉。但，越睡越想睡，睡来睡去也仍不餍足。偶尔睡醒时，她便会见到蓝田玉带着淡淡忧愁的面容。花弄影很想告诉他，不要担心，她一直都是这样嗜睡，很想伸手抚去他面上的愁容。然而，终是无语，花弄影就又陷入了沉睡中。心，好疼啊，疼得神魂都像要飞散了。

记得以前曾对蓝田玉说过，凡有好看好玩好吃的，一定要带她同去。蓝田玉承诺了就会做到，她从来深信不疑。可她，却想要背叛约定了。

“青洛，我爱你。”蓝田玉温润的声音轻轻道，柔和而坚决，如同誓言一般。

花弄影身体微僵。这，她早就知道，但听蓝田玉亲口说出，还是很震撼。蓝田玉的性情极温柔，习惯用行动表示感情，对人虽温和，然而从不轻言爱憎。即使非常不喜，也只是微蹙眉不言语。相处以来，她从不曾见过他生气，也不曾见他对什么事物特别喜爱。因此，她知道，蓝田玉说爱一个人，跟其他任何人的表白意义都不相同。

花弄影一时无措。没想到，在现今状况下，蓝田玉仍会这样说。

蓝田玉抱住花弄影，微低头，温热的脸庞贴着她的鬓发，芳馨的气息吹过她的脸。“青洛，不要想一个人独自面对一切，也不要想躲开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蓝田玉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可是花弄影明白，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改变。

即使她不说，蓝田玉也知道这些天她在想什么。花弄影感动得泪水涌了出来。但越是如此，她越不想他以后受到牵连和伤害。推开蓝田玉站起来，花弄影感觉用尽了平生所有的气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都会在我身边？不可能的，我们毕竟是两个人，总有不得不分开的时候。”花弄影极力诡辩，“你是蓝田家的长子，有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怎么能总在我身边？你也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若有一天，我突然回去了，那时你又如何在我身边？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

想起现代世界里那个冷酷的男人说的话，花弄影忍不住露出嘲讽的轻笑。他是很冷酷，不过说得却很尖锐很真实。

“再灿烂的星星也有陨落的一天，再美的花儿也会枯萎，世界上哪有什么永远？人生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罢了。你的永远，又有多远呢？”

凌晨时分，夜黑如墨。

蓝田玉没有说话。

花弄影自知确实有些无理取闹。他会讨厌她吧？心如有锐刺扎入，痛不可当。惨然一笑，讨厌也好，如此，就会离开她，也就不会受到牵累了。

“青洛说得不错，人类的永远确实有限。但星星虽会陨落，流光仍会映亮天地；花儿虽会枯萎，余香犹在。我爱你，青洛，我爱你胜于这世间的一切。终我此生，我将永伴你左右，无论青洛在哪里。若青洛回了原先世界，那么，我的神魂亦将伴你归去。我的永远，便是如此。”蓝田玉仍是温柔轻语，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坚定。

花弄影纵然再硬的心，此时也不禁泪流满面。

就在这一瞬间，天空墨色褪去，显出湛蓝，东方亮起一线鱼肚白。

此时周围仍处在一片朦胧之中。

花弄影深为感动，同时，羞愧歉疚涌上心头。她因为怕受伤害，虽早知他的情意，却一直不敢面对，欺骗着自己。但蓝田玉已如此表白，她不能不面对了。如果可以，真的不想离开。可不离开的后果，便是会给蓝田玉带来灾难。该怎么办？

逆天之人，天不见存。如果我只能带给重要之人苦难与伤害，我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回报不了天音，配不上玉的深爱，如果还要牵累他们与天下百姓受苦受难，我活着又有什么用？

花弄影思绪纠结，悲观绝望，陷入心灵困境。

而此时，浅蓝的天空，鱼肚白逐渐扩大，也更明亮。逆光中的山峰，有如翠玉雕成，晶莹透明。天边轻薄如烟的云层，刹那间染上了瑰丽色彩，银灰、粉紫、金红、橘黄、明橙、暗褐，交织出绝美得惊心动魄的霞锦。

群山万树，一一显现。奇峰叠峙，危崖突兀，幽壑纵横。云雾缭绕在半山，沉积于谷壑，时聚时散，随气流而奔行环流，游移不定，变幻莫测。有些山峰甚至被云层淹没，只余山尖隐现，有如瀚海岛

屿，倏忽间风吹云涌，浪起涛惊，云雾上下回旋飘动，弥漫舒展，翻滚不息。

云空交接处，忽然现出一个红球，徐徐上升，时而被起伏的云雾遮掩。然而渐渐地，红球冲出云海波涛，绽射出万丈光芒，顿时霞光瑞气，照彻天际，云海波涛也镀上了奇丽七色，令人叹为观止。隐现于云海狂涛中的峰岛，此时身披彩衣，异光闪烁，整个世界沐浴在神圣华光里。

晨光雾海，奇山秀峰，绝顶俪影，这是真正的仙家圣景。

花弄影为此激动惊诧不已。这松、这峰、这云海，绝对曾经见过。原来，我是到了黄山后才穿越的。虽想不起旅游经过，但记忆中曾亲身体验过这景致。难道我是从黄山落崖而穿越的？那么，我再跳下崖，是否能回到原先世界？

一瞬间，母亲的慈容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她的影像甚至盖过步天音与蓝田玉。母亲孤身带着十三岁的青洛，抚养她，供她上学，是多么辛苦。可是，她却没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花弄影喃喃道："妈妈，妈妈！"泪珠不断滑下脸庞。

云雾就在身边轻盈环绕，望下去，似乎并不可怕，厚厚的云层好像一床极大的棉被一样蓬松绵软。跳下去，就能回家了！而且，天音和蓝田玉，还有这个世界的人民，就不会受苦了。心头闪过如此想法，花弄影含泪笑了。霞光里的容颜，绝丽不可思议，白衣也如仙衣霞锦。

纵身跃起，有风飒然。

下落过程中，或许因为雾气在身边弥漫，并不觉得坠落得很快，倒好似在轻缓飘荡。

眸光向上看去，蓝田玉扑面而来，一向温柔美丽的双眸中此时无比的惊惶、悲伤与决然。

蓝田玉也跟着跳下来了？！

花弄影被名为冲动的怪兽所吃掉的理智终于回来了，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这并不是回原先世界的通道怎么办？我死了不要紧，玉可不能这么冤枉丢了命啊！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在花弄影大脑恢复清醒时，蓝田玉已经将她揽入怀中，两人在云雾中继续下落。听着耳边呼呼风声，看着景物迅速移动，花弄影才知道坠落的速度有多快。花弄影紧抓着蓝田玉的衣服，脑中乱成一团。这不是回家的路！一眼望去，远处的楼宇景色仍是这个世界的。花弄影极度混乱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落地时，我一定要在下面，这样，或许玉不会死。诸位众天神，请保佑他，求求你们！

绝望中，花弄影紧紧抱住蓝田玉，泪湿衣襟。

忽然感觉蓝田玉借助什么使劲一踏，身形一顿，抱着她横飘飞出几米，下落速度减缓了不少。

一看，山石间横生着不少松木，从石壁侧伸出枝冠。刚才踏足的想必便是其中一棵。

果然，蓝田玉在横飞之际，又踏着附近的一棵松树借力侧飘，坠落速度减缓了不少。侧飘时他看准近旁树木或石壁渐渐降速，最后终于抱着她飘然落在一块横凸出的巨岩上。

花弄影心里的感激无法言表。“玉，太好了！没事了！”花弄影喜极而泣，抓着蓝田玉的袖子全身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刚才可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啊！

然而，蓝田玉完全失了平日的温柔，面色冰寒彻骨，双眸盛满怒火，花弄影被吓住了。

蓝田玉一言不发，扬起手掌，挥落下来。花弄影闭上眼睛，等待意料中的疼痛。结果，等到的却只是轻轻的触碰，他的手只是轻轻地擦过了她的脸。

诧异地睁开眼睛，花弄影看到此生最震撼的一幕。

蓝田玉哭了，脸上总是笑如春风的蓝田玉哭了。

漆黑深邃的美丽双眸流露出极度的温柔、哀伤、无奈与绝望，圣洁美丽、如脂如玉的脸庞挂着珍珠般晶莹的泪。泪一颗颗不断滑下，砸在岩石上，溅起细小的泪花。那悲伤撕心裂肺，大地山川同感其哀，环绕的山风也在呜咽。

花弄影大脑顿住了，恐惧与惊慌占据了所有的思维，无论是龙擎天抑或是天劫、战乱、灾祸都未使她如此害怕过。

花弄影紧紧抱住蓝田玉，哆嗦着嚷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玉不要哭，不要哭。"边说边吻去他脸上的泪，自己却禁不住泪落如雨。

"以后你会好好爱惜自己吗？无论什么时候！"蓝田玉的声音依然柔和悦耳，却带着哽咽。

"会的！会的！"花弄影抱着蓝田玉答道。只要他不再哭，只要他不再悲伤，无论要她做什么她都愿意。心好疼，玉的泪，一滴滴都打在她的心上，仿佛沸腾的钢水烙在心里。她永远不想再看见他的泪了。

"当真？"

"真的！为了玉，我一定会好好活着，我发誓！"花弄影举起手，"天地人神共鉴！"

蓝田玉含泪笑了，瞬间仿佛大地回生，山川草木发出欢笑，连天上悠悠的云儿也乐得飘飘游游。

握住花弄影举起的手，蓝田玉吻了吻，"你答应了我的，以后绝对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否则，我绝不原谅你！"最后一句语声凄厉颤抖。

花弄影自知不对，连连点头，"不会了，再不会了。"惶然看着蓝田玉的脸，抬起另一只手擦去他脸上残余的泪。

？"我爱你呀，青洛。无论你要去哪里，我都跟你一起。"蓝田玉轻轻言道，紧紧拥住花弄影，仿佛要将她揉进身体里。

花弄影伏在蓝田玉怀里，身体犹自轻颤，“海角天涯异世遥，愿为君生伴君同。黄泉九天亦何惧，携手含笑生死共。”

“恋卿比翼永不离，红尘万物皆如泥。莫道战乱因卿起，护卿原以此身替。”蓝田玉轻吟，语声淡淡却坚定无比。

花弄影颤声道：“不，玉，我不要你替我受难。如果你死了，我绝不独活。”泪又奔涌而出。

蓝田玉轻笑，吻去她的泪，“傻瓜，只是说说而已，我不会死的。”

花弄影心中却抑制不住地恐惧。他，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她知道。抱住蓝田玉，她从没像现在那样希望自己强大，强大到能为蓝田玉张开双翼，保护他不受一丝伤害。

蓝田玉的吻落在她的额上、脸上，最后轻柔滋润着她的双唇，如同呵护世上最娇嫩的花朵。

花弄影没有再闪躲，轻舔蓝田玉的唇，回应他。

蓝田玉的舌头进入她口中，卷起她的小舌头缱绻戏舞，轻舔过她口中每一个角落。他的唇柔软芳香，花弄影轻轻舔咬，无比怜惜眷恋。两舌共缠绵，汁液清甜，互相追逐嬉戏起舞，互相缠绕舔咬品尝。

纵使天地凝固，万物成灰，此时他们眼中只有彼此。

花弄影紧紧攀住蓝田玉的身体，只觉自己全身绵软无骨，如饮醉酒般醺然陶然，又似乎飘浮在云空中。极致的甜蜜，幸福又安全，纵使就此死去亦无憾。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双唇终于分离。花弄影轻喘着伏在蓝田玉怀中，若不是他双手紧抱着她，她几乎已站不稳。

刚才发生了什么？花弄影只觉心中异常欢悦甜蜜，但头脑里一片混沌。抬眼看去，只见蓝田玉美丽的眼眸如火般热烈，散发出致命的诱惑力。天哪，温柔似水的人，也会有如此火热的眼神吗？好想吻那双眼睛！可是眼皮沉重，意识渐沉入梦神泽湖。

遥远处一山谷。

一少女携两少年或坐或立观赏遍地黄花漫山蝶舞。忽而狂风吹过，黄花零落，翩翩蝶舞瞬间委地成枯翼。

白衣少年大惊，双手变幻，喝道："疾！"

山谷依然暗寂，淡黄花瓣旋起，如哀歌痛哭。

白衣少年惨然道："原来，不是妖侵，而是玉王在哭。"

"露，怎么可能？玉王是可与天帝并列的极位金仙，他不能哭的。"青衣少年跳过来叫道。

少女也没了惯常的嬉笑，轻跃到白衣少年身边，"到底怎么了，露？"

白衣少年淡淡一笑，"玉王哭了，就这样。"

"玉王温润本无心，无心方无泪，无泪亦无瑕，博爱众生惜万物。完美无缺的玉王，竟流泪了，他有了心，便只是个坠入情网的普通男子。但他仍是玉王，大地之王，掌握大地山川灵脉。大地之王极哀泪流，天下万物亦同悲。"青衣少年长叹一声，神色黯然。

"大地之王变成了普通人类，这对天下是福是祸？"少女问道。

白衣少年呆了半晌，道："不知道。如果玉王常怀喜悦，大地同春，物产丰富；但玉王若极悲，大地共哀，万里荒凉。现在掌握玉王喜怒的是那逆天之女呀。"

青衣少年挠挠脑袋道："原本还想，她一死就天下太平了，如今不是变成她万万不能死了？"

白衣少年缓缓摇头道："也不一定。虽说她的生死攸关玉王喜怒，但她若死了，或许玉王可因此觉醒真身，断情绝心，回归天庭。只是，人间难免历经惨劫。"

青衣少年不悦道："这么说，逆天之女无论如何，总是会带来大灾劫了。"

少女拍了他一下，撅嘴道："怎么这样说，又不是她愿意的！"

白衣少年微笑点头，"不错，一切都不是她能控制的。"

初日照高林，南漠山下绿树成荫。林道上停着一辆简朴的大马车。

马车夫坐在驾座上悠然抿着酒，大红酒葫芦在手中滴溜溜转，时而在掌心，时而在指尖，被他玩得如同粘在手上般。

远远，一淡紫人影飘然而来，周围空气立即变得温和清润，生气蓬勃。

淡紫人影怀抱着一白衫仙子，脸上有淡淡喜悦，边走边不时打量着怀中人，眼神无比怜爱温柔，好似天地万物都及不上其分毫。

刀叔一看，心里立刻有数，脸上菊花朵朵开。嘿嘿，他家公子终于得到美人儿的芳心了，不枉他在山下等了一夜啊。

待蓝田玉抱花弄影上了车，不消吩咐，刀叔扬鞭驱车，“公子，先回客栈用早膳吧，薮春和月魂大概也准备好了。”

回答他的是一声轻快愉悦的“嗯”。

马车离去，道旁林荫里闪出一翩翩白衣少年，怔怔望着渐远的车影，风流俊秀的脸上泪痕未干，双目尚自红润，泪盈于睫。良久，少年露出苦涩的浅笑。

千里追随，满腹酸妒，可纵然如此，仍抛不开对你的眷恋。凌晨时分，蓝田玉抱你上南漠山华光顶，我也悄悄跟去了。当你跃下悬崖，蓝田玉即刻跟随而去抱住你，救了你。他确是深爱你，终得了你的心。而对我，你没有一丝一毫在意。你为蓝田玉的深情感动时，完全不知道，我也跳下了华光顶。当你和蓝田玉拥吻时，我就在附近。你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有多疼，而这疼将一直持续。

是否，今生，我只能如此遥望着你?

泪又滑下姣好的脸庞，少年惨淡一笑，身形一闪，追着马车离去的方向消失了。

此?的京城，闵亲王府。

龙擎天满脸喜色。

因为，刚得到于若蒿的消息，查到小影在浮泽建筑倾音园，必是打算久居浮泽，那么只要守在浮泽，定能捉住她，而且对她窥伺的不良男子也能趁机一网打尽。

另外，派去夜厥的使者也有消息传来，谈判很顺利，夜厥王也有联姻之意，不日使团即将带着夜厥王使者回归。

最令他惊喜的是，部下前日报说有人在西南深山活捕得一只特大金雕，钢爪铁喙，身高近一米五，两翼金羽展开近四米，凶猛异常，不但能抓捕虎狼，而且令其他鸟类望而生畏，闻风远逃。这只金雕现在正交给善于驯鸟的人在驯服，很快就会送入京。如此一来，他再也不怕小影骑鹤飞天了，哈哈！

浮泽。

步天音此时心情也极舒畅。

秦树、朱林时常有倾音园的进度来报，并且也联系上了青洛所谓的哥哥卫子浩，得知了青洛建设桃源之事。

青洛就是心慈，这世上也只有她会做这种事。步天音微笑起来，既然青洛想帮助那些人，我便助她一臂之力吧。步天音已经交代金嵘，除去所需正常开支，有多余利润尽数支持桃源发展，如此一来，青洛回来知道了，必定欢喜。想到青洛开心的笑颜，步天音狭长的丹凤眼轻眯，越发欢悦。

回想往事种种，步天音神色温柔，渐渐面上浮起淡淡红晕，眼帘垂下，是想起了什么？

而此刻，秋水正在卫子浩处听他讲桃源各项事宜。在我家客栈终日枯等实在无聊，于是秋水便主动要求帮手。卫子浩也不客气，所以，秋水倒是等得不寂寞。

前往芳菲谷的路上。

简朴大马车中，蓝田玉拥着花弄影轻声细语，花弄影低着头，不时点头微笑。说着说着，蓝田玉停下来，一手依然搂着花弄影的纤腰，一手轻托起她的脸。两人相互凝视了一会儿，花弄影很快投降，

垂下长睫，脸红了。果不其然，蓝田玉的唇轻覆上来，细细舔食她的唇，轻轻叩开齿关，进入口中，含着她的小舌共舞。花弄影脸越发酡红如醉，双手环住他的脖颈以免身体软倒，除了尽力回应他的吻，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好奇怪，她以前很讨厌别人吻她，可是玉的吻她非但不讨厌，还喜欢得紧。他便是一天吻她一百次一千次也不嫌多，甚至还想要更多。有时蓝田玉没吻她，她还忍不住主动吻他，每当这时，蓝田玉都显得极其欢喜。

对尹利亚和苏摩多的歌舞之卜，经蓝田玉开解，花弄影已经不再那么忧虑。看过了蓝田玉的泪颜，花弄影发现，其实天劫、战乱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可怕。正如蓝田玉所说，尚未发生的便可以改变，只要心里有准备，便可以回避或减轻。战争不可能单纯因她而起，她最多是引子、触发因素而已，无须把一切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即使战争真的发生了，也可尽力挽救。而且，玉一定会和她一起面对。

一路上，两情缱绻，如胶似漆。

这日，两人正吻得神魂颠倒，忽然听见刀叔一记响鞭，“公子，影小姐，芳菲谷到了！”

相视一眼，两人都是满脸绯红。

蓝田玉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弄影的唇，道：“刀叔，一路辛苦了，小憩一下再入谷吧。”

车外安静了一下。刀叔的声音应道：“是，公子。”不知为何，语声隐有笑意，似乎还听见了薮春和月魂的笑声。

花弄影看了看蓝田玉，脸火烧火燎般，外面几人肯定知道车里在干什么。

第六章 芳尊点选

第六章 芳尊点选

临行，蓝田玉有事稍离，花弄影正准备先上马车，忽然发现不远处树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向她比了个奇怪的手姿，笑得很灿烂。

踏出车厢，便可闻到浓郁的花香。

刀叔长啸一声，从谷中跑出几骑，当前是一个英姿飒然的青年女子，洒脱地抱拳一礼，“各位也是来交易的吗？请！”先头领路。

步入芳菲谷，花弄影被所看到的惊呆了。无边无际的花海！漫天蝶舞！

青年女子将他们送到谷中，另有人迎上来。

“我是龙湘儿，欢迎各位来到芳菲谷！”那少女眉目娟秀柔弱，身姿亦纤细如柳，好似风吹就倒，言语虽大方，可语声极娇嫩，整个人只让人感觉心生怜意。

龙湘儿领着他们徒步，马车自有谷中其他人员安置妥当。

花弄影对这“林妹妹”极有好感，挨着她边走边聊。蓝田玉握着花弄影的手微笑随行。

谷中客人不少，川流不息，一群群都有芳菲谷中的接待使者陪同。

两人走着走着，花弄影不知不觉便牵了龙湘儿的手。龙湘儿身体微一震，反手捏了她一把，抬起头仔细盯了她一会儿，咯咯低笑起来。

花弄影莫名其妙。蓝田玉笑，附耳道：“人家知道你是假公子了。”

果然，龙湘儿一下子对她亲热了不少，挽着她的手臂，“呵呵，小公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呃，洛影，水各洛，倒影的影。”

“洛影，很好听的名字。我叫你小影好了，你也叫我湘儿吧。”龙湘儿笑起来也楚楚怜人，让人只想保护她。

咦？！花弄影身体一顿，视线凝结了。

狭窄的小径边遍地是不知名的娇艳花儿，其中有耸立的花架，花架上是朵朵碗大的蓝色鲜花，颇似牡丹，娇艳瑰丽，但却是爬藤植物。一个胖大肥重的身影一脚深一脚浅蹒跚地踩踏着，朝花架走去。所过之处，一路香泥，花残委地。到了花架下，那胖大身影毫不怜惜地揪着朵蓝花使劲一扯，连花带藤，扯下了一大缕。

花弄影心中一疼，本能地张口怒喝：“你，你干什么？住手！”怒喝过后，花弄影才发现四周一片寂静，人人都哑口无言地瞪着她，连同那个采花贼。

呃，我又喧宾夺主了。花弄影心里有一丝尴尬与后悔，不过既然已经多管闲事了，就得管到底。于是，花弄影仍壮起胆子道：“真男儿怜花惜花，好男儿爱花护花。这位客官看起来心胸宽阔（确实宽阔），应是个数得着的人物，为何却踩踏花草不合时宜？莫非是被这花香迷失了心窍，被满眼芳菲模糊了眼睛吗？”她虽装得满面笑容，脚却发软。

还好，那人呆愕了一会儿，转头看看四周人群，再瞧瞧手中扯下的一大把花藤，咧嘴一笑，“小哥儿说得不错，果然是一时鬼迷心窍。嘿嘿，还请多多见谅……”边说边打哈哈，准备走出花田。然而他大脚一抬，满地花儿又在他脚下成了香泥，花弄影心里直抽。

突觉臂膀一松，眼一花，一个素色人影飞过，接着花田中那胖影子不见了。

“哎呦！”空中一声大叫，接着一个清亮的男子声音不满道，“湘儿，你干吗又不说声就丢肉包子给我？！”

“呵呵！”娇柔笑声特别动人，“不错，小临子，这次你总算接住了！”貌似以前都没接住，那么，下场可想而知……

但最惊讶的是花弄影。那胖大个儿少说也有一百公斤，龙湘儿居然毫不费力就把他丢出去了！就凭她那娇怯怯柔弱弱的样子?

蓝田玉紧了紧握着花弄影的手，低低一笑，轻声道："说得好。"

有了这句话，花弄影心气恢复，回了蓝田玉一笑，步履轻快了许多。

龙湘儿把他们送到芳菲谷客栈就走了。毕竟交易期客人众多，她还得去接待其他客人。临走时龙湘儿向她掩口一笑，细声道："小影，我师父会来找你谈的。"

啊？花弄影一愣，她的师父是谁？找她谈什么?

很快，花弄影就知道了真相。

龙湘儿的师父便是芳菲谷谷主，芳尊龙思渺，人称渺尊，年约三十七八，是个艳若桃李而又冷如冰霜的美妇人，风华最茂时必定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

龙思渺只接见花弄影，蓝田玉被拦在了芳华殿外。

示意花弄影坐下后，龙思渺并没说话，只是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花弄影，看得她全身汗毛直竖。

殿里并不只有她们两人。龙思渺身旁陪坐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身着明黄服饰，风流俊俏，华贵中有着不羁。另外，她身后还坐着两个素衣男子，三十多岁，面貌端雅，一个温和沉静，另一个面带微笑，有几分温润样子。

"他们都是我的夫君。这是正夫龙游天。"龙思渺介绍时神色很冷淡，连瞟都没瞟他一眼。龙游天望着龙思渺，毫不掩饰脸上的悲伤。

花弄影很奇怪，虽然龙游天比龙思渺年轻很多，但看起来颇钟情于她，为什么她反而对他如此冷淡?

"这两位?侧夫，陆吟宵，石岚。"龙思渺在介绍身后两个男子时眼神倒是温柔了不少。

"你们的意见如何？"龙思渺清冷的声音道。

"长得很好，特别是眼睛很勾魂。"龙游天笑道。

龙思渺皱了皱眉。

陆吟宵微笑，“这孩子不错，兰心蕙质，只是性格弱了些。”

“那不要紧，让我们袖儿帮一下就好。”龙思渺这次倒笑了笑。

“这不是她的真容。”一直温和安静的石岚忽然道，伸手向花弄影一弹。

花弄影感觉面上一凉，湿漉漉的有液体滑下，还有几片花瓣飘落。手在脸上一抹，满手红褐，糟糕，易容术被破了！

对面几人都僵如化石，眼睛呆直。

最先恢复神智的却是龙游天。“用了易容丹还那么美丽。”转头向龙思渺温柔笑道，“如此倾世之容，最合渺渺的要求了。”

龙思渺淡淡道：“不错。”

只是两个字的回答，龙游天却如获至宝，喜上眉梢。

“听湘儿说了你的事。今日请洛小姐来，便是想瞧瞧究竟合不合。”龙思渺的声音冷冷的，神色也极淡，但偶然一笑，却让人感觉春花绽放，所有寒意全消。年轻时，以她的魅力，大概没有几个男子逃得过她的轻颦浅笑。

龙思渺在说，花弄影却在想八卦。

“芳尊继任者历来由上一任指定，除了要求真心爱花惜花外，文采武功、品质心性也要求颇高。最要紧的一条便是，容貌当为花中第一。洛小姐甚为适当，就此决定了。”龙思渺回身向陆吟宵道，“你去把袖儿唤来。”

陆吟宵点头站起身，走出芳华殿。

啊？花弄影越听越不对劲，疑惑地看着龙思渺。

“我有一子名唤展袖，才貌颇佳，心性也好，但芳尊正夫必须是大凌皇子，我的袖儿只好为侧夫，望洛小姐善待。袖儿敏慧善断，必可为贤内助。”

“啊？不，不！”花弄影急急摆手，“我不是芳菲谷的人，怎么可以当谷主？历代芳尊不都是姓龙吗？我姓洛。”而且正夫必须是大凌皇

子？花弄影想起龙擎天，忍不住激灵灵打个冷战。

“芳尊无须为谷中人，实际上这里本就是由外来人聚集而成。你继任后我便赐你龙姓，从此你便叫龙影。”

“不，不。”花弄影惊叫，脸色苍白。天哪，龙影不就是她的其中一个化名吗？当时只是取弄影的谐音，可难道冥冥中天意已定？

正在此时，殿门处传来明朗的少年嗓音；“娘亲！”

一个十八九少年走进殿，活泼阳光，容貌与龙思渺有五分相似，绝对上乘。

少年跑近前忽见花弄影，惊得脚步僵在半途，保持着一个奇怪的跑动中的姿势，眼睛定定地看着花弄影。

花弄影被逗乐了，扑哧一声笑出声。

随着进来的陆吟宵笑推了少年一把，把他按坐在龙思渺身旁，自己回到原来的位置。少年却仍盯着花弄影目不转睛，仿佛一眨眼梦幻就会消失。

“这是我的长子龙展袖，今年十九岁。”龙思渺说着又转头对少年微笑道，“这位是洛影小姐，娘亲把你许给她为侧夫，可愿意？”

少年惊愕了一下，随即大喜，脸微红，向龙思渺连连点头，脸上是无法抑制的笑容。

花弄影急了，冲口道：“不行！”说完才想起龙展袖也在，忍不住歉意地向他看了一眼。果然，龙展袖漂亮的眼睛里满是受伤与哀怨。

轻叹了口气，花弄影狠下心转头向龙思渺道：“对不起，我真的无法胜任芳尊之职，也承不起渺尊的好意。若没有其他事，就此告辞。”

龙思渺没想到花弄影如此坚决，也甚为失望，但仍道：“洛小姐莫急于拒绝，此事容后再谈吧。”龙思渺送她出殿，龙游天等人跟在后面。

“渺尊御下，莫忧有要事需禀。”殿门外除了蓝田玉，还有个年轻女子候着。这女子十分惹眼，天生眉目艳丽浓郁，仿佛经过精心描画修饰一般，身上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活力，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莫忧凑上前脆生生地说了一大篓子话，但花弄影心里颇疑惑，为什么感觉她看向龙游天的时间更多呢？而且，似乎眼神热烈？

蓝田玉见花弄影的易容术被破了，微一怔，轻搂住她，看了龙展袖一眼，眼中有了然之意。方才他与陆吟宵一起进去，蓝田玉自然看到了。

花弄影向他笑笑，轻道："我没答应。"说完又懊恼，他又没问，为什么要特别解释？

蓝田玉笑了，神色里有说不尽的愉悦与温柔，轻吻了一下她的唇，柔声道："我知道的。"虽然知道，但你亲口告诉我，我很欢喜。

这一来，花弄影的懊恼不翼而飞，情不自禁双手环住他的腰依入怀中，双眸弯成了月牙儿。

两人正携手准备离去，龙思渺道："两位的交易可与莫忧细说，一定给以最优价格。"可不知为何，此刻她的面色竟比任何时候都冷，寒彻骨髓。说完龙思渺没再看任何人，顾自转身离去，走得极快，好像想极力逃开什么似的。

龙游天追上去拉住她衣袖，"渺渺！"

"别碰我，脏！"龙思渺挥袖一震，把他拂出丈余，摔在阶下。龙游天额头磕破了皮，有血渗出。

众人都呆住了。

龙思渺也一惊，瞬间眼中闪过悔意和心疼，手微抬，似想扶他，但看了眼莫忧，最终缩回，冷冷道："记住，永远不要碰我，你很脏！"说完再无回顾，径自离去。

陆吟宵与石岚看了看龙游天，稍犹豫，快步追上龙思渺，一起走了。

龙展袖望望相依相偎的花弄影与蓝田玉，眼中透出绝望，脸色惨白踉跄奔出殿，根本没有看龙游天。

花弄影看看龙游天，心下踌躇，怎么办？

莫忧走到龙游天身边，“殿下……”语声极是柔腻，好似掺了几斤蜜。

“滚开！”意外地，龙游天语气极为粗暴，根本不领她的好意。

花弄影与蓝田玉对视了一眼，点点头。这其中似另有奥妙，别人的家务事，不宜掺和，于是相携离去。

此后几日住在芳菲谷中，一切如意。要说有什么不满的，就是香气太浓，而且花草多了虫子也多。花弄影最怕小虫，虽然房中点了驱虫香，虫子不敢靠近，但她总要出去。走在花径间见到一只只小虫，花弄影心里还是毛毛的，身子极力躲进蓝田玉怀里。

交易谈得很顺利，毕竟，有芳尊特别关照嘛。有时不得不感叹，上级一句话，胜过舌绽莲花。

那一百八十桶酒泉水，一百二十桶酿制仙人醉，六十桶酿制天仙玉露。

其中仙人醉为菊花酒，用甘菊花煎汁，加入地黄、当归、枸杞诸药。喝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明目、轻身、利血，有治头昏、降血压、补肝气、安肠胃之妙用。

天仙玉露为兰花酒。兰花全草均可入药，其性平，味辛、甘，无毒，具有养阴润肺，利水渗湿，清热解毒等功效，而且滋养阴液，生津润燥，顺气和血，利湿消肿，对妇科诸症很有疗效且有养血美容之效。这酒可真正是专为女子酿制的。

因为以酒泉水酿制的酒价格奇高，恐怕常人买不起，所以他们同时也购买了几百桶酒湖清泉水，配方相同，酿成后价格却较低廉，可供普通人饮用，名字分别为仙人饮和香兰露。

想着酿成后的巨大收益，花弄影就忍不住喜笑颜开。忽然，她想到，芳菲谷不可能单靠卖花赚钱，花似乎也可以做许多营生。比如说：花可以吃，可以做成花茶，可以酿酒，可以制成胭脂水粉香精油等化妆品，可以药用。美丽的花也可以制成干花，这样就不是一时之美了。脑中冒出众多花的用途，花弄影心情有些亢奋。

向莫忧一打听，果然，芳菲谷的交易中也包括这些。不过，却没有所谓的干花。

交谈过程中，莫忧不知为何心神不属，时常魂游天外，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花弄影专注交易，未免感觉诧异又焦急。最后莫忧自动解职，唤了另一个女子过来跟花弄影商谈，她自行离去，走时两眼空洞无神，好似魂已不在。

花弄影本来全神贯注在交易上，但见她如此古怪，不禁有些怔忡。有种预兆，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这回换成她神不守舍，听不进人家的话了。

蓝田玉轻捏捏她的手，笑了笑，向厅外看了眼，站起身。花弄影会心一笑，放下心来。有蓝田玉跟着，应该不会有事，于是收回心神谈交易。

完满达成目的！嘿嘿，以后，桃源将代理芳菲谷的胭脂水粉香精油和花茶，甚至花药，利润五五开。嗯，回去后就开家脂香院，呵呵，女人的钱最好赚啊。还可以开家干花艺术店，就取名“刹那芳华”好了。钱啊钱啊，来得更猛烈些吧！桃源用钱之处众多啊。

“……如果有纸……”

“什么，纸？”花弄影太高兴了，刚才没听人家说话，这会儿耳朵捕捉到一个关键字，连忙问。

“对，纸。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近来世间流行的‘纸’是桃源所造。这纸实在很好，可惜价格昂贵，量又极少。如果你能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我们所需的纸，我们可以答应，以后只由你们代理芳菲谷胭脂水粉等物，并且三七分成。你们所需要的花，我们也优先卖与你们，并保证是最好的质量、最优惠的价格……”

“成交！”花弄影跳起来，迫不及待地答应。这样的好事，不快点儿敲定夜长梦多啊。“对了，你们需要多少纸？”

结果人家一说，花弄影傻了。按目前的生产规模，生产出来的纸就差不多得全给芳菲谷了。可是，自己所需要的也不少啊。还有，已

经答应了一些合作的生意伙伴，要送他们一些的。这么一来，数量就差得远了。

为了吞下芳菲谷的饵料美食，得马上找到适合大量生产纸张的原料木材。

蓝田玉回来后，花弄影急忙跟他讲了交易商谈结果。

“这么看来，得马上赶去雪翼了。”花弄影叹道。马不停蹄地奔波啊！

蓝田玉轻抚抚花弄影的脸庞，微笑，“如果累了，就先回浮泽歇息一阵再去。”

“不累。”和他在一起怎么会累呢，“对了，莫忧没事吧？”

“她回了内谷居处，我不便跟入。”蓝田玉轻轻道。

花弄影了然。莫忧神色不对，可是，按芳菲谷规矩，外来男子即使在交易期，也不能在没有得到邀请下擅自进入内谷女子居处。

两人心下微有不安，却没想到，预兆来得这么快。

花弄影才走出交易厅，就发现外面人群嘈杂，私语纷纷。

龙游天死了。在他外谷的住处，自杀。

随后，莫忧也死了，在她自己的房间，同样是自杀。

龙思渺一夜间好似老了十岁，那明显的憔悴仿佛失去了半个灵魂，虽请了花弄影来，却久久无语，神思恍惚。

花弄影叹了口气道：“你是爱着他的吧。”

龙思渺终于有了反应，“不，我不爱他。我怎么会爱一个比我小了十岁的男子？”凄然笑了笑，却比哭更难看，“我只是内疚误会了他，害死他而已。”

“误会？”花弄影惊讶。

“我一直以为他与莫忧有私，再也不召唤他，甚至不许小雪去看他。”龙思渺茫然看着前方，却没有目标，“小雪是我与他的孩子。”

“为什么？”

“三年前的交易期，游天他们照例来陪我处理事务。午时左右，游天疲乏先行歇息。可当我回到居处时，却见他躺在后院逍遥椅上，莫忧正弯腰与他相吻。我没惊动他们，却再也不理他。可我知道，莫忧时常偷偷去外谷看他，还送东西给他。他们私下也见过，哈哈。”龙思渺笑得有几分癫狂，目光凌乱，“那时我想，果然年纪相近才相配。”

花弄影看着她，不知为何，很理解她的想法。龙思渺不相信龙游天爱她，也不敢承认她对龙游天的爱，因为年纪差距，深深的自卑在啮咬她的心。

“那，你又怎么知道误会了他？”

龙思渺惨淡一笑，“他们死前都留了信给我。游天指责我，因为他被莫忧偷吻了就嫌弃他。而莫忧告诉我，她自游天来到芳菲谷就爱着他，那天她经过我居处时见游天睡着了，情动才偷吻。但我离开时，她觉察了。后来我对游天冷淡，也不说原因，他为探听消息，与作为我近侍的莫忧私下见过几次面。前两天，莫忧被游天严拒，才告诉他真相。

“那日我伤了游天，回去后悔妒交集，心气烦闷，便下令，非死他永不许在我面前出现，也不得传递音讯。”龙思渺笑了笑，却无端令人寒毛直竖，“我没想到，他真的会死。他一向言语轻浮喜笑，莫忧与他年貌相当，为了他一直未娶夫，他便是移情别恋也是情有可原。我虽打算装作不知成全他们，但心里妒苦，无论如何没法好好待他，终逼得他自尽，莫忧也负疚而去。”

花弄影听到“移情别恋”时，突然僵住了。她苦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了解龙思渺的想法。因为她也一样，很自卑。

六年前天音爱上她时，她选择逃走，便是因为不相信天音会一直爱她。她害怕，如果天音不爱她了而她还爱着天音，就会陷入跟母亲相同的悲剧。

当年母亲虽离开了那个男人，但很长一段时间，仍深夜哭泣，明知那是个冷酷刻薄的男人却摆脱不了对他的思念以及对往昔幸福的追

忆。为了克制自己不去找他，母亲用水果刀在手臂上划下道道伤口，看着鲜血流出，笑得满面是泪。“青洛，记住，女人恋旧，而男人总觉得新的比旧的好。若被抛弃了，宁可死也决不能低头乞怜。要想不被抛弃，就不要爱上任何人。只要爱了，就可能会被抛弃。”

母亲的话和那血淋淋的伤口烙在她记忆深处，如火鲜明。假若那时她没有对天音动情，便不会逃走。不爱，便无谓抛弃。

可现在，她爱上了玉。花弄影笑容凄惨。她对不起天音，害怕他移情别恋而逃走，可是她自己却移情别恋了。她也对不起玉，他对她的爱纯净无瑕，而她即使接受了他的爱，仍惴惴不安，除了自卑，还有对爱情时限的怀疑。这爱，到底能走多远?

“……怎么样？”

“啊，什么？”花弄影处于恍惚中。

“我已无心再继续芳尊的职务，洛小姐可否接任？”龙思渺的声音缥缈。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对这一点，花弄影倒是清醒的。

“洛小姐姿容绝世，若没有强大势力保护，恐难逃强权豪贵的追逐。所以，我劝洛小姐还是答应为好，芳菲谷虽非尽如人意，却大抵能保你安全。”龙思渺语声清冷得没一丝人气，“大凌皇室系出芳菲谷，夜厥皇后是芳菲谷的女子，在莽突、雪翼，也有芳菲谷的势力。”

花弄影想想，她的话她信，但被逼迫心下仍是极不情愿，咬唇不语。

龙思渺注视着花弄影，缓缓吟出一首诗：“仙姿绝色何处寻？菡萏香华天下倾……此诗名为《水漓天人咏》，所咏就是你吧。如今此诗已传遍天下，四国都在寻找诗中天人。除非你永不露出真容，否则，此生无法安宁度日。”

花弄影呆怔半晌，道：“是否芳尊一定要娶大凌皇子为夫？”

“不错。这是芳菲谷与大凌皇室的协议。”

花弄影摇摇头，苦笑道：“不成，我还是不能答应。”

“洛小姐如不喜欢大凌的皇子，自可另纳合意之人为侧夫。侧夫并不限制身份与人数。”龙思渺的声音冰冷沉稳。

花弄影淡淡道：“既然如此，龙游天死了，你为什么不多纳几个代替他？为什么变成现在活死人这般？”

龙思渺一怔，半晌说不出话。

花弄影不再理她，自顾站起走出，却听见身后龙思渺发出狂哭一般的大笑，没来由地也泪流满面。

已经对不起天音了，至少，不要再让玉难过。今生，宁愿他伤我、对不起我，我也绝不想看见他的泪。天音，对不起！希望你已经忘了我，已经爱上了别人。天音，如果可以，我愿意把命还给你，纵然你杀了我，我也绝不伤你一丝一毫。

踉跄走在花径间，花弄影止不住泪。千思万绪缭乱，满心凄惶。对天音的歉疚怀念，对玉的爱恋彷徨，对未来的恐惧不安，在脑中交织，令她几欲疯狂，无法呼吸。

“洛公子，你走错了，蓝田公子在兰韵苑等你，应该往这边走。”有人拉住了她。花弄影随他而去，脑中一团糨糊，什么也无法判断。

走着走着，闻到一阵清雅的香气，理智恢复了些。触目是纤叶婆娑的各式兰花，风韵高雅，袅袅而立。

?青洛？”温润的声音里透着深切的关心与担忧，有人将她揽进怀中，那怀抱透着淡淡檀香，令她感觉温暖又芳馨。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放心地呼吸了。花弄影抓着蓝田玉的衣服，把脸深埋在其中。

天音的影像淡了，未来的恐怖也浅了，只有玉的微笑如同春风，吹拂过心间。以后会如何，不知道，但是，现在，有玉在，这样就好了。

花弄影极力调整气息，把哀伤压下，抬起头向蓝田玉微微一笑，“玉，我想你了。”

蓝田玉眼中有几分忧疑，但她不说，他也不追问，只是拥着她，轻轻拍抚，仿佛要为她拍去所有烦忧。

有谷中人在讲述各种兰花的不同功用。但花弄影有看没有见，有听未入耳。眼睛如视无物般扫过，停在一片感觉熟悉的植物上，“那是什么？”

“公子真是好眼光，那是上佳品质的素心兰。”

“有黑色的吗？”

“黑色？公子是说墨玉素心兰？那种极品素心兰整个谷中也不过两株，都在渺尊夫君石岚室中，普通人轻易见不到……

“我见过……”花弄影笑容如梦幻般。隐约浮现那年春末，在一间洁净得一尘不染的书室中，一个妖娆魅惑的男子，乌漆般的长发被捋至胸前，裸露出白玉般的背。在他背上，出现一株兰草，茎叶纤长，姿态宛然。

起伏错杂的情绪使她的身体负担超荷，意识陷入黑暗。

似乎挣扎在极深的梦泽中，无法醒来，隐约有温热的水滴在脸上。

终于睁开眼睛，望见蓝田玉粲然的笑容，好似漫天下起了黄金雨，闪亮得让人眩晕。可是，温柔美丽的眸子却是湿润的，“青洛，醒了，喝些热汤吧。”

花弄影依在蓝田玉怀里就着他的手一口一口喝着汤，脑中有些混沌，但渐渐还是理清了思绪。

“玉，不要担心，我没事的。”喝完汤，花弄影浮出大大的笑容，搂着蓝田玉的腰道。

“嗯，青洛在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蓝田玉搁下碗，抱住花弄影，抚着她柔顺的长发轻轻说。

花弄影听着，心却禁不住一沉，眼睛发酸。玉，玉，我不要你这样。花弄影曾有仙颜神医之名，对自己的身体当然清楚。这身体，情况最好的时候也还是比不上寻常人，这两年更是每况愈下，纵使吃药

也毫无效果。就算没有天劫，她最多也撑不过三五年。逆天之人，天不与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难道她还真能引得天下大乱？这样想着花弄影不禁失笑。去雪翼寻找到合适的造纸木材，扩大造纸业，然后就推行活字印刷，这两项是配套的。接下来，得回一趟惊鸿山庄，见见天音，如果能得到他的原谅，就和玉寻个僻静的地方度过最后的时光吧，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一定要劝玉，即使我不在了，还是要好好儿活着。

生意已经谈好，蓝田玉留了精干人手处理后续事务，浮泽那边也派了人通知接应，并做好酿酒准备。

为了尽快解决芳菲谷的纸张供应问题，花弄影决定马上起程前往雪翼。虽然蓝田玉极力劝她多休息些时日，但花弄影自觉时间不多，恨不能赶快把一切该办的都完成了好归隐山林，于是含笑堵住他的唇，以吻封缄。

蓝田玉知道她决心已定，轻叹一声，无可奈何。后来不知想起了什么，他微微一笑，释然，也赞同立即起程。

临行，蓝田玉有事稍离，花弄影正准备先上马车，忽然发现不远处树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向她比了个奇怪的手势，笑得很灿烂。

花弄影愣了一下，原来是沈力。呵呵，居然能找到她，不愧是倚侧风中、袖舞天下的听风馆馆主。

轻跑过去，花弄影很开心，“沈力！”笑嘻嘻伸手捏他的脸。

沈力红着脸避开，两人退到树后，“姐姐很想念小姐，叫我来看看。”

“我也很想念大家呀。浮泽没事吧？一切都好？”花弄影想起沈心的管家婆样，笑意浮面。现在有一大帮人让她管，该过足管人的瘾了吧？

沈力也笑着，低垂着头，“都很好，生意兴隆，我姐老嚷着要再开几家分店，多招些人手之类的。小姐说的粉笔和黑板也制成了，只是

那粉笔，先生说用不太习惯。不过这方法真的很不错，一边讲一边写出重点，教学效果显著。私塾也照小姐说的，免费入学，男女皆可。

“还有，洛秋水少侠向卫子浩哥哥担保引荐了一个叫秦树的人，他的主人叫步天音。”

“天音，天音来了啊。”轻轻淡淡的语声里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情，思念、愧疚混杂着遥远的甜蜜记忆，在惊鸿山庄温馨平静而又脉脉如水的日子浮于眼前。花弄影迫切想见他，却又惧怕见他，一瞬间，万千想法涌上心头。

“另外，还听说了一件事，呵呵。圣上降旨，赐蓝田公子与夜厥公主苏玎成婚，以表两国修好之意。据说这圣旨已经下到蓝田山庄，只是公子不在，所以庄主说等公子回家才能正式领旨。现在蓝田山庄里的人都在找蓝田公子呢！”

正说着，沈力突见花弄影身子晃了晃，“小姐！”沈力伸手扶住花弄影。

忽然一阵轻风吹过，花弄影到了另一人怀里。

“沈力见过蓝田公子！”

蓝田玉拥着花弄影微微一笑，“原来是沈力。浮泽可有事？”

“一切都好，只是，最近浮泽来了不少闲人，整日闲逛闲聊，对小姐和蓝田公子似很有兴趣。”沈力笑。

蓝田玉轻笑，“是否是从京城而来？京城人才会如?闲逸。”

沈力眨了眨眼睛，“蓝田公子所料不差，正是如此。”

蓝田玉仍是笑如春风，而眼睛里却多了一份思虑。

“沈力，烦劳你将这块红令交与步天音公子，并替我传与众人知道，无论步公子想要如何，一切皆如他之意。”花弄影取出一块令牌递给沈力，虽已经极力控制自己，声音中仍有一丝轻颤。

“小姐！”沈力忍不住惊声低呼。桃源红令，代表最高权力，无上权限，就这么交给一个陌生人？而且无论他想怎样都不能违抗?

“青洛？”蓝田玉轻轻唤道，眼中也闪过一丝惊异。

“沈力，就照我方才所说的。”花弄影淡淡道，“握有红令者，就是桃源的主人。”

“可是，小姐，在我们心中，只有你才是主人，无论是不是有红令。”沈力沉声道，跪下磕了个头，“小姐的吩咐我会遵照。”但如果胆敢伤害到小姐，无论是谁，桃源绝不会放过。沈力站起身，后退几步，奔入风中。

望着他的背影，花弄影耳边仍回荡着方才沈力说的话，脑中一片雷鸣，阵阵眩晕。

“青洛！”蓝田玉拥紧她，从他眼瞳里，花弄影看到自己脸色惨白。

轻轻隔开彼此的距离，花弄影深吸了口气，转头低声道：“玉，对不起，我是个很坏的人。”

蓝田玉沉默了一下，缓缓道：“你如此说，是因为那步天音公子吗？”一向温润的声音有丝慌乱。

“是的。他对我很好，我曾动过心，最后却自私地逃跑了。”花弄影横下心，将一切和盘托出。

蓝田玉静静听着，长睫低垂，凝注地上，看不出神情，但双手紧紧环住她的纤腰，没有一丝放松之意。

“我既然对他变心，或许，以后也会对你变心。这世上没有永远，所以，玉，你也不必遵守诺言。以前说的那些，就当没有发生过吧。”这次玉会讨厌我了吧？为什么幸福总是如此仓促而又短暂？酸涩之意涌上眼睛，泪差点儿不听使唤地溢出。

“青洛那时为什么要逃走？”蓝田玉轻轻道，“是怕不能永远吗？或者，怕不能永远的伤害？”

花弄影呆了一下，笑，只是这笑透着凄凉，“不错，我怕，所以就丢下他逃走了。可是，他现在在浮泽，他来找我了。”

“那么，青洛不和我去雪翼了吗？”蓝田玉的声音虽然平缓，却隐有一丝颤抖。

“不，当然要去！”造纸的事一定要解决，这对以后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且造纸发展了，活字印刷术才能发展。

“刀叔他们在等着呢。”蓝田玉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欣喜，“青洛，我们走吧。”

花弄影一惊，向谷口望去，果然刀叔、薮春、月魂都已经各就各位，就等她们了。

“玉，回去了！”花弄影抓住他的衣袖。

蓝田玉轻笑，抱着她飞到车上。

刀叔一声清啸，长鞭甩出响脆的噼啪声，马车缓缓向前移动。

不知是不是因为感觉幸福的时日不再长久而特别珍惜，前往雪翼的旅程似乎过得特别快，虽然出发时还是秋天，到达雪翼却已是初夏。

进入雪翼后，明显感觉到地域的区别。

这里到处林木森郁葱茏，马车大半时间都是在被枝叶遮蔽的阴暗林道间行驶，速度不得不放缓许多。刀叔的鞭子也不常甩了，大概是怕一挥就会缠到树枝上吧。

这天来到雪翼国都森眚，虽也是树木郁郁，但这里还是房子和人多过树。森眚的建筑别有一种韵味，有种莫名的神秘和肃穆，虽然很华丽堂皇。

透过车帘望出去，发现远处类似寺庙的高大建筑物群里有一株极大极美丽的树，树身与枝叶竟是紫色的，阳光下发出耀目光辉，却又一点儿也不刺眼，让人感觉无比安心和幸福。

“玉，你看，那是你的树！”花弄影惊喜地嚷道。真的，那树感觉和玉很像。

蓝田玉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微笑道：“那是雪翼镇国之宝——雾昙木。不久它就要开花了，到时我带你一起去看，好不好？”

不开花时就已经如此美，开花时岂不是美到令人眩晕？如此奇景怎可错过？花弄影当然是满口答应，求之不得。

街道上人流越来越拥挤，马车渐行渐缓，最后，不得不停了下来。

蓝田玉抱着花弄影下了车步行。一问，他们才知道，正赶上大集市，怪不得街上如此拥挤。

花弄影边走边看，对雪翼的木艺手工叹为观止。蓝田玉牵着她的手，十指紧扣，含笑看她东张西望目不暇接没口赞叹。

走着走着，忽然一个踉跄，花弄影险些摔倒。花弄影一手揉着后背，脸有点儿抽搐，好痛啊，谁撞我？可恶！转身一看，花弄影一下子呆住了，我是在梦境中吗？否则怎么会看到天使呢？天使原来是银发紫眸啊……

站在花弄影面前的是两个银发紫眸的年轻男女，男子二十二三岁，女孩儿十八九岁，跟花弄影年龄相仿。

眉目如画，肌肤白皙透明如远古冰川上的雪，银色的长发没有梳绾，直接披拂在背后，轻盈飘舞。鼻梁高挺，眼窝微凹，很有立体感，让花弄影想起了现代世界的俄罗斯人。如此白皙的皮肤，却配上如血殷红的唇，实在有些诡异。但他们淡紫的眼眸仿佛杜衡初开之色，并且气质出奇得淡雅出尘，只要不开口，委实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天使雕像。

但他们开口了。首先是那女孩儿，伸出两手往花弄影脸上拍揉，“漂，漂亮的，科，科……”她说话口齿不清?口水沿着嘴唇滴落在地上。

花弄影大惊，天使雕像轰然倒塌了一座。仔细打量了一下那女孩，心里的怜惜油然而生。很显然，这女孩儿智力残障，虽然身体已经十八九岁，但智力只在三岁左右。

那女孩儿捏着她的脸，天真地笑着。男子拉下女孩儿的手，向花弄影和蓝田玉歉然地笑了笑，笑容如冬天阳光照射在冰峰上。

女孩儿委屈地瘪了瘪嘴，流着口涎望向男子，“科，科科坏……”

“呵呵，没关系。”花弄影笑道。

男子忽然伸手抚上花弄影的脸，花弄影一惊。

对不起，我妹妹没有恶意的，她只是喜欢你。不小心撞到你，抱歉。我是安冰零，我妹妹叫安冰凌，你呢?

那声音在她大脑里回响，男子的唇丝毫未动。

我？花弄影心里将答案转了几个来回，是告诉他安青洛，还是花弄影？还是洛影吧。

“我叫洛影。”花弄影回答道。

却见那男子眼眸中有讶意和惊喜，好似万年冰川都要溶化一般。

安，青，洛？你也是姓安？太好了！请一定要来碧芫宫做客。

男子取出一块小小的木牌，拉起花弄影没有与蓝田玉相握的那只手，把它放在她手心。

一定要来碧芫宫找我，我叫安冰零，记住了。

“啊？”花弄影很是疑惑。

但男子笑了笑，略弯腰施了个礼，优雅至极，牵着女孩翩翩而去。

“喂，不去会怎样？还有，碧芫宫在哪里啊？”花弄影喊道。可是那男子没有再回头。

蓝田玉轻叹一声，道：“青洛，他听不见的。”

花弄影如被惊雷劈到。天哪，两个天使都有残缺，一个是白痴，一个是天聋地哑。那安冰零，使用的是心灵传音？或许，这世上真正完美无瑕的只有玉了，但他却是属于夜厥公主的。纵然刻骨相爱，终究无法相守。玉是蓝田家的长子，为了家族，他不能违抗皇旨。从雪翼回去，我们就得分离了。这次，无须我犹豫，无须我逃避，玉却不得不离开我了。原来，即使爱没有褪色，也可能失去。每当白天与黑夜交替，而我们相守的日子就又减少一日。风缓缓吹过，我们相拥的时光渐渐流逝。

雪翼不愧是以林木繁盛出名的国度，没多久，就寻到了符合花弄影要求的树木。那是种俗称“砍不死”的树，生命力极强，生长速度非

常快。只是由于长得过快，木质绵软虚浮，根本不能用于家具制作或建筑，而且易被虫蛀，所以被雪翼国人蔑称为“废木”，其实它的正名叫闵树。

雪翼人讨厌它，可花弄影听了简直欣喜若狂。千金难求，造纸极品木材，除了易被虫蛀这个缺点外，其他完全符合造纸要求。不过虫蛀问题容易解决，造纸过程中添加防虫剂就可以避免了，或者在存放的地方投放些防虫药丸也可以。最重要的是，闵树生长环境适应性好，对土壤几乎没有要求，只要有足够的水，生长就极快。因此，花弄影根本不需要从雪翼采买木材，只要带些闵树种子回去就行了。只是，种了闵树的地方，其他树木就无法生长了。不过，这倒无所谓，花弄影本就想专门种植这种树木。

雪翼之旅不虚此行！

关键问题解决，本该立即返回。可是，回去了就得分离，花弄影心里难受，迟迟不提归程。而蓝田玉似乎也在等待什么，只字不谈回去的事。每日里，两人牵手上街，或品鉴木艺手工，或尝食雪翼小吃，或单纯只是闲逛赏景，悠闲度日，就如同这样能持续到地老天荒。

雪翼林木森郁，虽是炎夏，但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投下的阳光已不足为惧。

蓝田玉与花弄影时常十指相扣，漫步在长长林荫道上。树影斑驳，薄衣飘飞，温言细语，浅笑轻颦。每一次眼波流转，每一个笑靥低回，只语相顾间，俱是甜蜜温馨。

花弄影身体虚弱，走不了多远就会喘息，蓝田玉总是半扶半抱，寻了树靠着，让她依在怀里歇息。枕着蓝田玉的胸膛，花弄影听着他沉稳的心跳，嗅着他身上特有的淡淡檀香，恍然间不知身在何处。这里是天堂吗？要不，为什么会如此幸福？

“青洛，今晚雾昙木开花，我们用过晚膳便去柃光寺。”蓝田玉柔声道。

花弄影向他嫣然一笑，点点头。

用过晚膳后，蓝田玉果然带着花弄影来到柃光寺，就是那有株极大极美丽、枝干树叶皆发出淡紫光晕的巨树的寺庙。

柃光寺位于国都森眚的东南角，林木蓊郁、风光旖旎的溪郦山上，四周群山合抱，古木参天，景致清幽。庙宇用雪翼国所特有的一种绿岩筑成墙体，鎏金拱顶，殿宇巍峨，飞檐翘脊，金碧辉煌，轩朗而宏丽。

蓝田玉抱着花弄影飞掠过座座殿堂寺宇。盛夏夜风清凉舒适，吹拂过脸庞。

暮鼓夕霞尽，薄烟飞鹭消。夜幕低合时分，蓝田玉与花弄影来到一座大殿，匾上书着“雾昙殿”。

一落足，殿里迎出一位白眉长垂的老僧，面含微笑，双手合十道：“两位施主远来，可是要拜谒七艺鸟？”

“不错，请大师引领。”蓝田玉也躬身双手合十。花弄影微愕，不是说去观赏雾昙木吗？怎么成拜谒七艺鸟了？

老僧看了花弄影一眼，“这位女施主也进去吗？”

“是的。”蓝田玉微笑。

老僧和颜悦色，“请往这边走。”蓝田玉牵着花弄影跟上。

经过无数曲曲折折的甬道，来到一座好似富家花园的庭园门口。

老僧双手合十?：“贫僧引路至此，接下来便看两位施主缘分如何了。”说完转身离去。

花弄影抬头一看，园门口上书：七艺园。站在园口，可听见如仙乐般的悠扬琴音，似乎有什么人正在弹奏乐器。什么人住在佛寺的园里？花弄影有些疑惑。

蓝田玉轻笑着牵花弄影踏入园门。

一道彩光闪过，面前出现一只彩羽缤纷、极其绚烂华丽的大鸟，从头翎到爪高几乎有一米，而身长合尾羽近三米。金喙红翎，腹部银白，头颈处是泛着金属光泽的蔚蓝色绒羽，背部是金红银白相间的彩

羽，闪着熠熠光辉。最耀目的是它展开后长近两米的尾上覆羽。这些羽枝细长，犹如金红色丝绒，末端还有一圈圈彩环，艳丽夺目。

那大鸟瞥了两人一眼，长尾一摆，大咧咧地就挡在园门口，摆明了是不让两人进去。

花弄影微愕，这只大鸟感觉很像现代世界的孔雀啊！不过，漂亮很多，也大不少。

“这是雪翼的国运鸟，必须得到它的认可才能进去。”蓝田玉轻道。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它的认可？”

“不知道，只能想法试试了。”

花弄影盯着国运鸟，想起“孔雀照水，顾影自怜。”它比孔雀还绚丽，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自恋情结？想着花弄影忍不住笑起来，一下子好似春风吹拂过大地，百花逐一盛开，万里晴空天舞彩练。

花弄影正笑着，嘭的一声，国运鸟展开了巨大的尾羽，恰似一把极鲜艳华美的大扇子。那缤纷的彩羽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耀目生辉的光芒，真是美不胜收。

可惜，它的举动正如花弄影所料，因此反而令花弄影更加止不住笑。花弄影笑得如花枝乱颤，几乎喘不过气，蓝田玉在一旁也被感染，欢笑起来，搂着她轻轻拍抚，低声道：“当心呛着了。”

花弄影“嗯”了声，好不容易止住笑意。

咦？国运鸟已经让开道了？国运鸟那绚丽的羽屏也收起来了，整个有点儿蔫，一摇一摆地走入草木丛中。

花弄影拉着蓝田玉欢欢喜喜步入园中。园里草木繁盛，奇花异草数不胜数，异香扑鼻，熏人欲醉。

此时，在门口听到的琴音越来越清晰，花弄影不禁扯着蓝田玉的衣袖好奇地循声而去。蓝田玉含笑随着她在花径间绕行。越往前琴音越响亮悦耳，一座屋宇出现在面前，琴音就是从那里面传出的。屋匾上书：琴阁。

踏入一看，是一个大厅，厅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乐器，林林总总不下几百件。大概举凡这个世界所有的乐器这里都收藏了。厅里空无一人，并没有人在演奏，只有一只鸟在漫步。然而此时琴音却分外清楚，很明显，奏琴者就在此厅中。

花弄影惊异莫名，到处张望，这弹琴的人到底藏在哪儿？难道他有隐身术？

正疑惑，乐声停了，那只鸟儿翅膀一拍，扑啦啦飞到他们面前，逼得花弄影不得不仔细打量它。

这鸟儿全身金黄，有条华美无比的琴形尾。中间有六对银白色的线条，银白色羽枝稀疏较短，窄而硬，相当于琴形尾的琴弦。最外侧的两根琴弦末端向两旁卷曲，上面有许多金褐色的新月形斑纹，构成“琴”的两臂。整条鸟尾竖立时与竖琴极为相似。

鸟儿尖喙一张，顿时熟悉的美妙琴音重又在大厅回响。原来那仙乐不是人演奏出来的，而是这只鸟的鸣叫声。

琴鸟似乎很满意花弄影的惊讶，鸣唱声歇了歇，张开喙，拍了拍双翼，得意洋洋地昂首踱步，“哈哈！”琴鸟居然发出如同人类男子般高昂洪亮的大笑声。

花弄影汗毛一根根竖起，天，这是什么世道！一只破鸟也敢这么嘲弄人类！花弄影扯了扯蓝田玉的衣袖恨恨道：“玉，你吹笛子啦，把它比下去。哼，看它还这么得意!”

“好。”蓝田玉轻笑道，取出紫玉笛放在唇边。

清音出，静流影，万物屏息皆聆听，在这一刻，天上的云儿都停止了移动。

蓝田玉吹着笛，双眸却凝注在花弄影身上。脉脉情思尽无限，悠悠笛音传痴心。

花弄影望着蓝田玉，听得浑然忘我。她当然不知道，那时她脸上的微笑是多么温柔甜蜜，神色是多么和悦幸福。

在两人含情相视中，笛音越发轻快婉转，悠扬空灵，忽而又缠绵幽清曲折如意。乐声嘹亮直入霄汉，后又从天而降，返回人间。

万籁此俱寂，唯闻玉笛幽。

曲中有琴音插入共奏，合音而鸣，是琴鸟。它在两人身周拍翼旋舞飞跃，琴尾竖立，尖喙开合，琴音悠悠而出。

可惜，蓝田玉和花弄影都没注意它，沉浸在两人世界里。

曲终，蓝田玉缓缓放下紫玉笛，花弄影笑着环抱住他，无须言语，自是灵犀相通，情意互知。

琴鸟垂下绚丽的长尾，长颈曲回，显得有些垂头丧气。而后琴鸟硬喙一张，吐出人声："算你赢，请前往棋阁吧。"

哈，真不爽快，输了嘴上还不肯服软。

琴鸟左翼一拍，只听沉闷的咯咯声响，大厅石壁上现出一道门。有光闪过，琴鸟消失。

诧异过后，花弄影与蓝田玉相视一眼，笑了。前往下一站！

不出所料，到了棋阁，里面也是一只鸟。

不同于先前，这只鸟羽色单纯，白羽上有些微黑斑，看起来毫不起眼。见两人进来，这鸟飞立到一巨大玉石棋盘上，羽翼一展，轻鸣一声，似乎在说：来吧，杀一局！

嘿嘿，这只鸟倒是直性情！或者该叫它棋鸟?

花弄影凑过去一看，居?是围棋。棋盘旁边有两个玉碗，分装着白子和黑子。

唉，遗憾！花弄影在现代就对围棋一窍不通，对她来说，那些白子黑子给她玩抓石子还差不多。因此，她现在除了依在蓝田玉身边，嗅着他身上的淡淡檀香外，什么也不能做。

棋鸟倒是颇有高手风度，柔颈屈伸，慢条斯理衔了黑子放入棋盘，纤足笔直，头上白翎立起，好似对自己下的那一着很满意。

蓝田玉始终面带浅笑，不急不躁，三指夹着白子轻落在棋盘上，手指与白玉棋子一般莹白光润，不细看几乎分不出。亮光下，蓝田玉

的手泛出令人心跳的淡淡轻红，色如初春绽放的第一朵桃花，好想抓过来咬一口哦。花弄影感觉口中生津，暗咽了口口水。

你来我往，但渐渐棋鸟焦躁起来，低低鸣叫，头上白翎忽立忽塌，纤足交错支地，久久不落一子。终于，棋鸟伸颈长鸣，右翼展开一挥，将玉石棋盘上的棋子通通扫落在地。

花弄影正惊愕，一道光闪过，棋鸟消失了。

不是吧，这样耍赖都行?

这时，石壁上又出现了一道门。下一站会是什么?

哈哈，这只鸟跟棋鸟是兄弟不成? 羽色也是那么单纯，白色为主，尾羽为黑色，长颈纤足。这鸟头上有一撮细长雪白的羽翎，看起来感觉倒是优雅得很，好像一个儒雅温文的书生。叫它书鸟如何?

大厅石壁上悬着许多字帖，一幅幅龙飞凤舞，气韵宏大，给人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之感。

看到花弄影与蓝田玉，书鸟轻吟一声，飞起，在空中微一盘旋，长吻一喙，石壁上一卷空白字帖滑下展开。

立在空白帖前，书鸟双翼一拍，长吻向帖一指，意思是：请亮一手！

左右一看，厅角里有一巨大笔架，上面各种毛笔都齐全，软毫硬毫兼毫，笔杆有大如扫把小如细针的，笔杆材质有竹木制、牛角制、象牙制等，不一而足，美观大方，各具特色。总之，不管你是多挑剔的书法家，都能在此找到得心称手的笔。

不过，这书法家当然不包括花弄影在内。她只擅长硬笔书法，用钢笔。

架旁还有一巨大砚台，里面有半池墨，墨香沁鼻。

蓝田玉显然也没有让她上阵的意思，从架上取了支竹木中号毛笔，在砚池里蘸了墨，信手便在空白帖上笔走龙蛇。

花弄影对蓝田玉有足够的信心，此时自是笑眯眯地看着。

蓝田玉的字以行草为主，挥洒随意，自然不拘，体度庄安，气象雍裕，任天机流露，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丝毫无夸张、造作、扭捏之俗恶姿态。清婉多姿，温润如玉，似春风，若流水，行云飞霞，真正是字如其人，人如其字。

待蓝田玉收笔，花弄影已笑逐颜开，新月晏晏，喜不自胜。

书鸟上下翩飞鸣叫，似也赞赏不已。

鸣叫声中，石壁开，又现出一道门。书鸟隐去。

看到这只鸟，花弄影立刻便知道它的名称了：画鸟。因为它羽毛绚如彩虹，色彩分明好似调色盘。

厅正中有一巨大石桌，上铺着雪白画布，旁边还有颜料盘和大大小小的画笔。

花弄影一看，嘿，心里那个高兴，绘画可是她的拿手好戏。虽然她不擅长国画，但她会画卡通图。想着她就准备上前去拿画笔，可被蓝田玉轻轻拦住了。

“青洛，必须都是我来比试才行的。”蓝田玉柔声道。

啊？我来不行吗？花弄影用眼神问。

蓝田玉含笑点头。

真奇怪，那我跟进来什么都不用做，只有看的份儿？但玉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画鸟转颈瞥了他们一眼，微张张翼，满不在乎地慢慢踱到石桌前，亮翼剔剔羽，然后喙喙画布，又看了他们一眼，眼中隐约有些轻蔑，似乎在说：水平不要太差了哦。画鸟的行为看得花弄影牙根痒痒，真想在画布上画出它那小样儿让它自己也瞧瞧。

蓝田玉牵着花弄影的手走到画布前，温柔地吻了一下她的发丝，拿起画笔。

笔落如风，未经多长时间，画已成。

这是一幅水彩画。画的正是当初花弄影与蓝田玉在南漠山华光顶上观日出的情景。

初升之日如薄纱般轻柔和煦，霞光万丈。松林峰峦间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虚实远近感和层次明暗，精确而又逼真。色调温馨淡雅，笔触柔美自然，构图和谐完美，这对水彩画来说已经很难，但蓝田玉却处理得毫不费力。看着蓝田玉的画，感觉仿佛在读一首清新优美的诗，或正在领悟人生至上的真谛。曾听说王维的画被誉为画中有诗，如今，花弄影在蓝田玉的画中了然了这种感觉。

当初情景在脑海重演，不知不觉间，花弄影脸上浮起了幻梦般的微笑。而蓝田玉，已经放下画笔，轻拥住了她。

画鸟在空中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终于昂首发出一串莫名的长吟，随之消失。同时石壁上又打开了一道门。

貌似过关了？花弄影与蓝田玉相互看看，微笑。

花弄影心下暗自侥幸，还好没献丑，她那几笔卡通，画出来可能会让玉喷饭。

这道门后是一只全身白色的鸟，静静立在厅中，见了他们轻吟一声，仿佛欢迎，态度甚是温和。

终于碰到一只懂礼貌的鸟了！不过全身白色，是什么鸟？花弄影暗自猜测。边想边游目四顾，忽然看见厅角有灶台、锅碗瓢盆、瓜果蔬菜肉鱼蛋鸡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嘿嘿，原来这里全身白色的不是代表医生啊，确实，全身白色也可以是厨?啊。

厨艺，这对花弄影来说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通。那玉呢?

玉懂厨艺烹饪吗？不会吧，从没见过他进厨房啊。这下怎么办?两人都不懂。花弄影背脊有汗渗出。转头看向蓝田玉，却见他仍是微笑如常，没有一丝紧张慌乱，拉着她的手也是轻柔镇定如初。

“玉，这个，下厨，你行吗？”花弄影第一次质疑蓝田玉的能力。实在是没法想象他下厨的模样。

蓝田玉轻笑看她，点了点头。

啊？花弄影被惊雷轰到了。

蓝田玉松开她的手，走上前去，轻松自如地操持运用，无一丝滞碍。洗、拣、切、剥、煎、煮、爆、炒，如行云流水，优雅从容，看得花弄影下巴都要华丽丽砸地上了。从没见过一个人煮饭炒菜也能如此雍容，叹为观止啊。

很快一桌菜做好，五荤四素一个汤，另有饭后甜点和一盘水果，色香味俱全。菜式摆放那个漂亮啊，一碟碟好似艺术品一般，赏心悦目，光是看着花弄影就忍不住猛吞口水。再闻那香味，花弄影似乎听见了肚子里的叫声。如果有幸尝一尝，真是神仙的福气，花弄影很想问，我能吃吃看吗？可惜在她开口前，那原本温和平静的白鸟已经猛扑上桌，立在珍馐菜肴之间的空当里，快喙猛喙，每个菜都被它尝遍，连汤都没放过。

花弄影再怎么样嘴馋也不能跟只鸟争食，只好恨恨地放弃了。心下仍是难以消解，只好拿蓝田玉出气。她使劲捏住他的手，小声怨道："哼，原来你还精于厨艺，为什么不告诉我？"

蓝田玉反手握住花弄影的手，低笑道："你也没问过我。"

呃，这倒也是。以玉的性格，绝不会见人就炫耀自己长处。没问，他确实不会说的。就算问了，他最多也是微笑着说，略知一二。玉就是这种人。"那，以后你要做菜给我吃哦！只许做给我吃，好不好？"摇着蓝田玉的手，花弄影现在是百分百的撒娇加无赖。

蓝田玉笑着吻了吻她的颊，"好。"轻柔但肯定。对她，他总是如此，没有任何犹豫。

花弄影忍不住笑由心生。

而石壁之门，不知何时已经开启，有婉转歌声传出，令人沉醉。

进入此厅，花弄影吓了一跳。这是什么鸟？

那算鸟吗？它有一张美人的脸，从脖颈以下为鸟身，黑羽如同暗夜一般。人面的额心有一颗金砂，赤眉明眸，玉鼻朱唇，娇美无限，短短的火红发丝夺目惊心。

正在莺歌浅唱的人面鸟看到他们莞然一笑，竟颇娇媚。花弄影只觉神魂几乎一荡，心里暗惊，危险！她想起希腊神话中的海妖，能以歌声勾魂，使船只沉海。

“我们来比唱歌吧，谁跟我比？赢了可以去下一厅，输了就得留在这里。”人面鸟娇声说道。

花弄影大惊，输了就得留在这里？！额头有汗沁出。

蓝田玉温柔地笑看了她一眼，仿佛在说：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花弄影心中虽不无疑惑，玉也会唱歌？没听过！但他的安宁自若却感染了她，心中渐渐平静下来。玉既然觉得没关系，就不会有事的。

蓝田玉放开她的手，走到厅中。

人面鸟笑道：“是你？”飞到金色鸟架上，用翅膀抚了抚火红短发，“我们俩一起唱歌，谁要是唱跑调去跟了别人的调就算输！”

蓝田玉微笑颔首。

人面鸟嘻嘻一笑，嘴一张，极清婉嘹亮的歌声缓缓而出，美妙无比。

花弄影忍不住转头去看人面鸟。

这时，蓝田玉清润柔和的歌声响起，瞬时吸引了她的注意。

京都繁奢旖旎春光破
暖阳午后初遇我
明眸光转衣褐面如墨
嬉笑莞然烟尘落
轻车长谈千里亦不多
燕语珠玑轻颦浅酌
比肩共坐历历皆如昨
白衣锦带惊鸿若
流光转 时日过
重相逢 话契阔

珍味楼头 品茗言语错
萋草长亭软香罗
皇子英名卓 觅芳踪意求索
卿心莫顾 巧计竟逃脱
居涤尘 同起卧 出入双 影婆娑
皎月光照步阡陌
青丝绾 晨光朔
牡丹妍 情不惑
天涯明月简曲谒岳伯
幽香未觉路蹉跎
雾夜星花烁惊情痴 动心魄
水漓并蒂窃吻卿心获
华光顶 定盟诺 芳菲谷 情似火
雪翼意浓不需说
江流无绝繁星易陨落
永远多远卿忐忑
生死红尘情思应脉脉
倾世相随神魂锁
伴卿永生终不辍
（曲调用《子陵·周郎顾》）

蓝田玉凝眸于花弄影，深情歌唱，倾诉衷肠。

如天籁般清亮的歌声仿佛来自于天上，纯净透明如高山流下的清泉水，令人感觉灵魂都得到了洗涤净化。但最动人心弦的却是他歌声里的真诚和炽烈，连万年冰川都会为之融化，金石当此亦为水。不用说，花弄影早已心跳如鼓，双颊如火，身体柔软如棉。除了玉，她看不到其他任何事物，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世界只有她与玉存在。甚至，她自己都不存在了，只有玉，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当蓝田玉歌歇声停，花弄影犹自呆呆凝望着他，眼波盈盈脉脉如水。直到蓝田玉笑着把她拥入怀中轻吻，才如梦初醒。

人面鸟早已无影无踪。

石壁上的门开了。

这一厅布置得异常华丽，地面皆铺着锦绣红毯，垂下无数帘幕，半圆月形平台下是一阶阶梯级，仿佛一个漂亮?侈的大舞台。

舞台正中，是一只锦羽耀目的鸟，一见他们，一翼前伸，一翼展开，踏前一步，颈项轻点，竟如彬彬有礼的绅士小姐一般施了个优雅的见面礼。

花弄影与蓝田玉步上舞台，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次，应该是比试舞技。如今，蓝田玉就算精于裁衣织布绣花，花弄影都不会再惊讶了。吃惊太多，已经麻木了。

蓝田玉上前，舞鸟轻拍双翼，仿佛在欢迎他。

“这次竟然来了两位，那么比舞规则就这样定吧。我们一起跳舞，谁能吸引这位姑娘走近自己就算赢。”舞鸟尖吻开合，没有听见啼声，却有一温厚的男子声音在脑海响起。

蓝田玉含笑点头。

舞鸟彩翼一挥，身体轻旋，有如天空霞落，绚美夺目。

与此同时，蓝田玉望着花弄影微微一笑，手腕抬起一翻一勾，身姿轻扭，那一刹那，神仙坠落成魅妖临世，一颦一笑说不尽的妖娆勾魂风情媚惑。

花弄影僵成化石，眼睛无法离开蓝田玉。看着蓝田玉的舞蹈，花弄影感觉空气中似有无声乐调奏响，那音乐缠绵委婉。蓝田玉深情凝视着花弄影舞动，眼神极尽温柔妩媚。看着他髋部款摆，淡紫轻衣飘拂，舞步婆娑，双臂舒展变化，花弄影目不转睛。

什么叫性感？什么叫诱惑？现在花弄影脑中只回荡着一句话：他在勾引我！他在勾引我！不由自主地向他走去，花弄影感觉自己不只

是双颊如火，连身体都要燃烧了，只有靠近他，投入他怀中才能获得救赎，只有他，是天赐的甘露，可以浇熄不可见的火焰。

终于如愿以偿紧抱住蓝田玉，花弄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化在他怀抱中。

蓝田玉的吻落在她的额、颊和唇上，轻柔、甜蜜，有如雨润花瓣，有如风恋絮柳。

除了接受，花弄影别无选择。

情思迷乱中，身边的景已变。

圆月当空，薄雾弥漫，而那株紫色巨树近在眼前。

月光如纱缥缈，笼罩着雾昙木。近看更觉此树非同一般，冠盖可达上千平方米，主干数十人方可环抱，枝叶皆淡紫银亮，在月光里显现出一圈圈光晕，仿佛在吟咏着光之乐章。

如今，他们便在雾昙木下，与它相比，显得极其渺小。

巨木之下也是一片淡紫之光，踏上去发出簌簌轻响。低头细看，原来是雾昙木之叶铺就。叶片如钱币般大小，轻薄干燥，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踩着柔软如被褥毛毯般。

蓝田玉扶花弄影坐下，把她拥在怀中轻吻。轻柔细碎的吻星星点点印遍她的颊、额，犹如虔诚的膜拜，又若神圣的祈祷。

花弄影此时全身绵软无力，燥热难当，肌肤泛着轻淡的微红，倚在他怀里不愿动弹，只觉蓝田玉的吻令她衷心欢喜，脸上便诚实地浅笑盈盈，手臂也搂住他的头颈，以求更贴近他一些。脑中什么也无法思考，眼里所看到的，只是美得凄迷妖艳的银紫色雾昙木，以及薄雾如纱飘曳的浅蓝夜空，还有那轮金黄幽冷的圆月。夜风凉如水，却吹不散浑身的烦热与欲望。玉，为什么会如此美好呢?

“玉……”花弄影低声唤了一声，把脸埋入蓝田玉的颈窝，“玉……”蹭蹭他的脖子。蓝田玉的脖子莹白光洁，柔腻如脂，在如水月光浸润下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花弄影忍不住轻咬了一口。

听见蓝田玉似乎轻轻呻吟了声，花弄影迷迷糊糊地想，是不是咬痛了他？于是带着淡淡歉意舔了舔。

正舔着，咦，景物怎么倾侧了？啊，躺在地上了。不过没关系，地上的雾昙叶又软又厚实，躺着很舒服。这样看雾昙木与月亮，更美丽，美丽到不真实。轻笑着眯眼透过雾昙木巨大的树冠枝叶缝隙看夜空，视线却被挡住了。

蓝田玉柔软的唇堵上了她的唇，舌尖轻轻挑开齿关，寻到她的小舌共缠绵。

嗯，喜欢！花弄影迷糊的头脑得出结论，并作出反应，伸臂抱住了覆在身上的躯体。

炽烈的吻彻底点燃了两人。

究竟是谁先脱了谁的衣服，或是同时互相脱的？后来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记得，当夜风吹拂起雾昙落叶如花飞舞时，她与蓝田玉已经赤裸相拥。

银紫色铜钱般的雾昙叶在空中轻轻旋舞，如诗如吟，透过枝叶间隙看蔚蓝的夜空与金黄圆月有如一梦。

花弄影止不住身体的轻颤，并非寒冷，而是因为，与蓝田玉的肌肤直接接触，那种幸福与兴奋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

缓缓闭上眼眸，以便更好地聆听蓝田玉在她耳畔梦呓般地低喃：“青洛，青洛，我爱你，我爱你，青洛。”语声虽低，却异常坚定。玉的身躯也在轻颤，是因为冷吗？

花弄影紧拥住蓝田玉，仿佛想温暖他。“玉，玉，我也爱你！”轻轻地，好似怕惊醒了这美丽的梦。

蓝田玉的唇舌再次与花弄影的唇舌相互滋润追逐，嬉戏缱绻。他的喘息很重很热，肌肤亦如着火一般将要焚化她。

花弄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可是心中没有一丝不安，相反，满溢于心的是期待与甜蜜。搂住他的头颈，让吻更深更浓烈。或许，此时她已经醉了，被深醇的爱所醉倒。

当蓝田玉缓缓进入身体，花弄影只觉幸福甜蜜的浪涛一下子淹没了她，身魂飘荡在云空，极致的欢悦令她陶醉忘我。充实、幸福，仿佛身体的缺憾终于得到了弥补，再无所憾。

迷蒙中似乎有什么轻轻破碎了，可是，一点儿也不疼。有时，破碎是为了寻求更正确的圆满。

爱河荡?，良久之后，花弄影蜷伏在蓝田玉的胸膛上，媚眼如丝，吐气如兰，手臂环绕着他的腰，脸庞贴着他白玉般结实的胸脯。

而蓝田玉仰躺着，一脸吃饱餍足的幸福微笑，无限温柔地拥抱着花弄影，时不时轻吻她的鬓发，抚摸她光裸的背。

不知如何，花弄影心头忽然浮起几句词——

第七章 雾昙验情

第七章 雾昙验情

花弄影只当未闻，转身疾步走出那堂皇屋宇，强忍着的泪终于不听话地流下。花弄影发足狂奔，泪落纷零。

当雾昙木下两人终于穿好衣服相拥而坐时，金黄圆月已升至中天。这时巨大的雾昙木忽然发出璀璨的淡紫色光芒，那光亮映照得树下的花弄影和蓝田玉纤毫可见，仿若白日一般。

花弄影看得呆了，实在壮观！整株树好似用紫色通透的琉璃铸造的一般，通体晶莹发光，每一片叶子都在发光。

但更壮观的还在后面。

仿佛瞬间挂上了无数花灯，雾昙木枝叶间绽放出一朵朵美丽的蝶形紫花，六片花瓣，三簇花柱，小碗般大，还发出紫莹莹的光，就像现代街道上的花灯。

花弄影边看边赞叹，欷歔不已。

蓝田玉轻笑着拥住花弄影，看着她又兴奋又激动的样子，不禁吻了吻她的脸颊，“雾昙木十年开花一次，每次花开只有一个时辰，这回我们正赶上了这盛景。”抱紧她，两人相偎相依，坐看头顶淡紫琉璃花树与金黄圆月争辉，天空的蔚蓝也被光照成了浅浅的蓝白。

静听，可听到远处雪翼国人激动的欢叫声。

幸福时光易过，一个时辰很快飞逝。

雾昙木轻轻抖了抖，通体的琉璃光亮渐暗，花灯也一盏盏灭了，凋零的花瓣漫天飞舞而落，好似下了一场紫色花雪。

咦？花弄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还有一朵雾昙花没谢，而且好像被托着一般袅袅飞升至树顶。

“青洛，你在这里等我，我去采花。”蓝田玉附耳低语。随即腾身而起，有如飞烟般轻悄无声地跃上雾昙树顶。

紫光闪过，树顶出现一个银发紫眸、身着白衣的绝美少年。

“我是雾昙木之神幽罗，你能得到国运鸟的认可，并战胜七艺鸟，可与我订立替身契约，锁魂而守护你所爱的人。”少年的声音清冷如冰川之水，没有一丝感情，“契约分十种。第一种，锁魂今世，代替恋人承担二分之一重创三次。第二种，锁魂两世，代替恋人承担二分之一重创六次。第三种，锁魂三世，代替恋人承担二分之一重创九次。第四种，锁魂四世，代替恋人承担四分之三重创三次。第五种和第六种如上类推。第七种，锁魂七世，可完全代替恋人承担重创三次。第八种和第九种如上类推。第十种，是极致替身术，永世锁魂，不计次数，完全代替恋人承担任何外来肉体伤害，直至身死魂灭。”幽罗冷冷叙述着，面无表情。

树下的花弄影呆呆看着树顶的蓝田玉和幽罗。那银发紫眸的人是谁？怎么会凭空出现？什么也听不到，一个人孤单单在这儿，好无趣。但她的武功极其有限，绝对上不了树顶，因此除了干叹气无可奈何。

“我选择第十种。”蓝田玉微笑道，语声轻柔却毫无迟疑。

“你可想清楚了？！”幽罗冰冷的面庞上出现了一丝裂痕，“即使你真能战胜我，但从此将永世锁魂于现在的恋人，生生世世跟随她，即使转生后她再也记不起你，甚至爱上别人。而你，除了她，与所有人的缘分都被斩断，再无姻缘。”

“我知道。”蓝田玉仍旧微笑着道，面色丝毫未变。

“选择第十种，我将倾尽全力与你战斗，你若败了，身魂都将为我吞噬，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幽罗紫色的眼眸盯着蓝田玉，闪过一丝异光，“即使你是玉王，但现在，你只是凡人之躯，毫无神力。”

“玉王？”蓝田玉微有诧异。

幽罗美丽而冰冷的脸上浮起一丝淡笑，“若能吞噬玉王，我的神力大增，将更能保我雪翼子民昌盛繁荣，很好。”目注于蓝田玉，“另外，树下那女子颜容倾世，难怪你们能双双得到国运鸟的认可，进入此园。你是否打算带那女子一起签订契约？如此契约效力将更强，你

们之间的灵魂之锁也将更牢固。但，我将得到更大的力量与你战斗。战斗中，若你对她的爱有一丝动摇，便会为我所食。你可决定了？”

“是的。”蓝田玉浅笑，毫不犹豫。

幽罗现出妖异的笑容，举手一挥，一个巨大的淡紫光团包围了两人。“在此结界中，一切战斗不损及外物。但是，你若不能打败我，就永远出不去。”

树下，花弄影看着淡紫光团中的蓝田玉和幽罗，迷惑，“他们在干什么？”夜深了，得快点儿回去了哦。明天，玉会陪我去哪儿呢？想着，花弄影面上现出轻轻淡淡的微笑，温柔而又甜蜜。

幽罗右手握拳，以拇指抵额，喝道：“天熠变！”瞬间，身体闪现五色光环，白衣化为银紫铠甲，头束银冠，手持银剑。

幽罗银剑一指，那朵一直悬浮着的雾昙花飞过来，飘在他面前。

“这是雾昙木的力量所凝，汲取了千百年的日月精华而成。雾昙十年开花一次，只有这朵永不凋谢。”

低低念着奇异的咒语，雾昙花绽射出万道光芒，这光变幻了九次，最后，全部被吸入银剑中。银剑骤然变成银紫色，剑身亦变得狭长锐利，流动着紫芒。雾昙花随之消失。

“恋虐煎！”幽罗右手持剑，左手中食二指扫过剑身。

银剑发出红绿蓝三道光，绕剑飞舞。

幽罗脸上笑容冰冷，“此剑名为试情剑，但凡情心有一丝不定、动摇，此剑便能趁隙而入，断魂食魄。因你带同恋人前来一起签约，那么她对你的情感也将一并用来考验你。”将剑向花弄影方向一指，那三道光奔入花弄影体中，又瞬即钻出回归。

幽罗看了看，面有得意颜色，“这三道光分别代表爱情中的三种酷刑：嫉妒、移情和猜疑，你的恋人都具备了。她不相信你对她的爱能长久，她心中除了你还有别人，而且，她还嫉妒着你将来的爱人。如此，你还能坚定不移地爱她吗？”

蓝田玉静静伫立着，淡淡笑道：“这些我都知道。青洛性情柔软善良，她不相信永远，一定是因为曾受过可怕的伤害，我会慢慢为她医治。除了我，她心中还一直惦念着对她有抚育之恩的人，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青洛不忘旧情，正是她的温柔之处。她会嫉妒，证明她深爱着我，我很高兴。”轻浅的微笑，却如春天到来了一般温暖。

幽罗愣了一下，冷笑道：“真能如你所说的一般毫无动摇吗？且待战斗中验证！”左手凌空向蓝田玉虚抓，从他体内拉出一柄淡金色窄刃薄剑，悬在面前，“这是以你的爱铸成的恋剑，你对恋人的爱越深此剑威力越大，越坚定则此剑越坚韧。然而有一丝动摇，此剑就会有裂痕而断折。”

蓝田玉含笑握住恋剑，面容仍镇定沉稳，毫无惧色。

幽罗银紫剑一挥，望着蓝田玉冷冷道：“她既然不相信你，自然也不会全心爱着你，总有一天，她会背叛你。”说着身如疾风，剑若流星，刺向蓝田玉的心窝。

蓝田玉微笑着侧身闪过，恋剑轻格，挡住了银紫剑的攻击。“青洛是我选中的人，无论她是否爱我，我都爱她。她若不能属于我，就让我属于她吧。”恋剑反转，削向幽罗。

幽罗的银紫剑轻哧一声，破了个切口。

与此同时，幽罗飞退三丈。

“哼，说得好听。看着她与别人相拥相抱，你心里能不疼吗？能不恨吗？不会想独占吗？”幽罗喝道。左手一扬，一大团焰球击向蓝田玉。

蓝田玉恋剑一挥，面前出现一片光墙，挡住焰球。

“自然心里会疼，但不会恨。我爱她，当然想独占她。可是，我更希望看到她幸福。只要她能幸福，即使痛彻心扉，我也会忍受，站在她身后守护她。”蓝田玉的声音很温柔，却夹杂着无法言传的哀伤。他的言语，化为无数白色光球，飞袭向幽罗。

幽罗手一抬，一道淡紫光芒化为无数紫箭击碎了光球，“纵使今生她属于你，以后无数世，她都不记得你，她会爱上别人，你就这么永生永世看着她与别人相恋相爱，这苦如何挨得过？不若现在就放弃吧！”蓝色冰钉如雨般扑射向蓝田玉。

蓝田玉舞动恋剑将冰钉全部斩碎，“她若不再记得我，那么我便让她重新认识我，爱上我！”欢悦的笑容化做朵朵紫莲漫天旋舞，将幽罗包围，“我爱青洛，生生世世，也只要青洛。总有一天，我会治愈青洛的心伤。”

幽罗挥舞银紫剑格斩紫莲，然而随着紫莲的粉碎，剑也逐渐断裂成无数星光碎片。

幽罗大惊，双手一合，将星光聚集成团，“你如此深爱她，她却对你并不固执，只需一个简单原因就会轻易放弃你，这般不对等的爱，你又何苦继续？她配不上你的满腔深情！”

巨大光团以泰山压顶之势罩下。

“爱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也无所谓配不配。既然我爱她，她便是世界上最好的。青洛不固执，并非她不爱，只因为她的心太柔软，总是为别人想得太多而苦了自己。我爱她，也爱她所有的缺点。”

蓝田玉全身绽射出淡紫光华，如巨大紫莲盛放，光团一遇上即被吸收消融。

恋剑一指，蓝田玉道：“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个，青洛对生并不执著，只怕在往后的事件里会轻易舍弃生命。因此，我必须未雨绸缪，订立替身契约，守护青洛。”

恋剑发出锐利金光，穿透了幽罗的身体。

幽罗笑了，不再是冰冷的笑，而是愉悦的、解脱的笑容。

“安心，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终于可以去找你了。你，还记得我吗？为了你所爱的雪翼，我守护了一千五百年。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清冷如冰川之水的声音，此时也有了微微的温度。语声中，幽罗的身体化为无数银紫星光，在夜空里闪了闪，没入蓝田玉的身体。

蓝田玉身体的紫莲消失，而银紫剑所化光团袅袅升起凝聚成一颗耀目的光豆。恋剑飞起，与光豆合为一体，变成一个闪耀的淡紫色透明六棱锥体落到蓝田玉的手中。

蓝田玉握紧，舒心地淡然一笑，整个夜空为之明亮了许多。轻纵落地面，蓝田玉微笑，“青洛，我回来了。”就犹如刚去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一般。

花弄影喜笑颜开，扑上去抱住他，“玉，你回来太好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孤单哦。”

蓝田玉轻笑拥住她，“是啊，我知道，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回来。”

花弄影抬起头，脸上有一丝疑惑，“玉，那个银发紫眸的人和你说什么呢？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光团包住了你们，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光团消失，那人也就不见了。”

蓝田玉柔声道：“他是雾昙木的守护神，我要采花须得经他允许。”

“那他同意了吗？”

“当然。”

“呵呵，太好了！玉，玉！雾昙花呢？我要看！”

蓝田玉含笑张开手掌，掌心有一淡紫色透明六棱锥体。

“咦，怎么是这样的？不像刚才看到的雾昙花啊。”花弄影疑惑。

“这是雾昙花之实。只要养育它，它就会开花。”

“真的？怎么养？”

蓝田玉轻笑，“以后养时你会看到的。”

有稠密的银雪飘落，纷纷扬扬，如同一场千年的泪。

花弄影抬头一看，惊叫起来：“玉，雾昙木枯了！”

不错，雾昙木上已是枝丫光秃枯干，再无一片叶子。

“啊！”怔忡间，花弄影再次惊叫，比先前更震撼，拉着蓝田玉的袖子，指着前方说不出话来。原本记得是从一间华丽的厅阁里出来

的，而现在，雾昙木周围只有大片葱郁的林木花草，哪儿有什么楼阁？七艺鸟所居的厅阁已全然不见踪影，雾昙木也枯萎了，昨夜的比试与辉煌恍如一梦。

或许，这真的是一场美丽而苍凉的梦。花弄影呆立着。

蓝田玉轻叹一声道："青洛，我们回去吧。"抱起花弄影飞掠至七艺园门口。

花弄影离开他的怀抱，看着园门上匾额"七艺园"三个大字，才确信昨夜自己并非在做梦。

花木间一阵簌簌声响，一只极绚丽的大鸟钻了出来。

"哈哈，国运鸟！"花弄影忍不住笑起来。看到它，更可以确定了，昨夜一切都是真的。

谁知，国运鸟瞪视着她半晌没反应，忽然发出尖厉的叫声，一头撞死在园门口，有几滴血溅在花弄影的脸上。

花弄影的笑僵在脸上。

蓝田玉伸手擦了擦她的脸，柔声道："青洛，雾昙花开时你的易容术已经被破解了。雾昙花开，百态呈真。"有几乎听不见的喟叹，"青洛，这不是你的错。不要伤心。"蓝田玉紧抱住花弄影。

许久，花弄影终于恢复神智，勉强向他笑了笑，"玉，我们离开雪翼吧。"

"好。"玉的回答从来不会犹豫，从来不会让她失望。

花弄影依在蓝田玉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腰。只要有玉就好了，只要有玉在，她就不怕。

蓝田玉轻抚她的发丝，柔声道："青洛，出去了。"

花弄影才想到，她这么抱着玉，玉怎么走路？哑然一笑，花弄影松开手。

当他们回到雾昙殿时，老僧乍见花弄影有一瞬惊色，随即沉默地双手合十送他们出殿。

目送着两人俪影远去，老僧叹道：“国运乌死，雪翼将灭。万没想到，这般天人容色，却是雪翼灭国之妖！”

花弄影早就完成了在雪翼寻找造纸原料的任务，如今要出发自然是分分秒秒可动身。但是，好像忘记了什么？坐在马车上，花弄影抱头苦思，到底忘记了什么？可一直想不起来。唉，算了，想不起来，大概不重要吧，花弄影最后如此安慰自己。

此时雪翼国的碧芫宫，有一个银发紫眸的少年正自苦闷：已经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她还没来？安青洛。

马车里，蓝田玉半裸着上身，如玉肌肤，光润若雪，结实的胸膛上两粒粉红色花蕾诱人遐思。

“玉，一定要这样吗？”

“嗯，接着，来。”蓝田玉柔声道。

“可是，很疼的。”花弄影讷讷道，眉头蹙起来，“唉，早知道，当初就不要了。”花弄影后悔不已，撅嘴道。

蓝田玉轻笑，“不怎么疼的，青洛别担心。”

“哦。”花弄影不情不愿地做好准备，咬紧牙关，“玉，轻点儿啊，不要太用力，真的会很疼啊。”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好。”蓝田玉忍住笑，右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在自己心口处轻轻一划，顿时血流如注。

花弄影用一个小瓷杯接住流出的血，眼睛不敢看，眼泪汪汪。“呜呜，很疼的啊，为什么非要这样养那雾昙花呢？我不想看了，玉，我们不养了好不好？”

“不疼的不疼的，青洛不要哭。”蓝田玉柔声道，强忍住笑意，“再养些日子就可以了。”

“到底还要多久呀，玉？这样子都快三个月了！”花弄影快崩溃了，每天看他割破心口取血喂食那所谓的雾昙花之实，真是精神折磨。

“就快了。青洛要是心疼我，今天晚上……”蓝田玉凑到花弄影耳边含笑低语。

花弄影飞红了脸嚅嚅道：“每天不都这样吗？反正你都会来。”

眼看血要注满一瓷杯，花弄影急叫起来：“够了！够了！玉，快止血！”感觉比流她自己的血都心疼。

蓝田玉应声在伤口周围点了几下，血渐止。

花弄影放好瓷杯，慌忙拿过干净的毛巾按住伤口，脸上泪痕犹在。

蓝田玉轻拥住花弄影，脸上是满满的笑意和幸福。

过了一会儿，松开毛巾，伤口的血已经完全止住，花弄影取出一盒药膏细细抹在伤口上，仍是一脸痛楚不忍，“玉，还是不要养那雾昙花了吧，这花好怪异。”

蓝田玉轻轻摇了摇头，微笑。他取出一个细颈青玉瓶，拔开塞子，往瓷杯的血中滴入几滴透明液体，缓缓摇匀。不一会儿，瓷杯里的血颜色变浅，渐渐凝固成半透明的晶块。然后，蓝田玉拿出鸽蛋大小的淡紫色透明六棱锥体——雾昙花之实，将它埋入血晶中。

花弄影嘟嘴看着，沉默不语。

这雾昙花之实，最初只不过小指甲盖大小，养了近三个月，已经长成鸽蛋大小了，细看，已经能隐隐看到里面有花的雏形。但是如果可以，她真想把它丢掉。它是喝玉的血长大啊！可恶！具体说，是靠玉的血和冰泠花汁培养长大的。

花弄影现在才想到，出芳菲谷时玉曾离开过一会儿，想必就是去交易冰泠花了。养这雾昙花，得以人心口血与冰泠花汁的混合液为土壤。那时，玉就已经决定要采这花了。

雾昙花虽美，但是，有这么重要吗？花弄影微有疑惑。

蓝田玉吻上她的唇，低笑道：“青洛在想什么呢？”把她抱坐在腿上。

“啊，当心你的伤。”手臂用力，要是伤口裂开了怎么办？

“不要紧的。青洛，回去后我们马上成亲，可好？”蓝田玉拥着花弄影柔声道。

花弄影心一跳，差点儿马上应“好”。可是，脑中也立刻反应过来，一回到浮泽，玉就得奉皇命与夜厥公主成婚，心中一阵苦涩。

“等回到浮泽再说吧。”花弄影低低回答，不敢看他，只怕泪会忍不住奔涌而出。

有几不可闻的轻浅叹息，蓝田玉的声音如薄熙晨光中的笛音一般轻柔悦耳，“青洛，除了你，我不会娶任何人的。”

花弄影一怔，抬头，正对上蓝田玉温柔清亮的眼睛，里面是无可置疑的坚定。

她相信玉的心，可是，在皇命之下，为了家族，玉能不屈服吗？她不愿意玉夹在责任与爱情之间左右为难。而且，她是逆天之人，只会给玉带来灾难，更何况，她已经命不久长，怎能让玉孤独痛苦那么久？她也更不愿意玉追随她赴死。

低垂下眼睫，花弄影轻轻道：“不，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悲欢离合。虽然我们相爱，但人在世间，有许多责任与义务，并非只有爱情而已。玉，虽然我们有了亲密关系，可是，你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我们那边，男女之间有这种关系很寻常的，你不需要因此对我负责任。”

抬头，不出所料，连一向以镇定沉稳著称的蓝田玉，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其实，花弄影也说得稍微夸张了点儿。是有，但并不是很寻常。至少，她自己在现代世界时就不跟这种风潮。

好一会儿，蓝田玉才恢复正常，沉默了一阵，轻叹道：“青洛，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我想娶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会处理好一切的，你放心。”面上又浮现出柔若春风的微笑，仿佛阴霾尽去，晴空万里。

花弄影也不禁想，或许，真的会有办法？正自露出轻轻浅浅的笑容，马车忽然停了。

“刀叔，怎么了？”蓝田玉温言道。

“前面有群山民聚集哀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待老奴前去问问。”刀叔回道。

花弄影一路乘坐马车正觉得腿酸腰痛郁闷无比，难得遇到事情，立刻兴奋道：“玉，我们也下去看看吧。”

蓝田玉含笑点头，抱她下了马车。

这是在大山脚下的一条山道上，一眼望去，入目皆是巍峨的崇山峻岭。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民自然依靠山扒吃扒喝。

刀叔前去与山民交谈，花弄影与蓝田玉就在附近走走看看，薮春和月魂也在附近随意走动。

“咦，这里的石头好奇怪，黄澄澄的，好像金子一样。”薮春笑道。

花弄影一听，马上奔过去。如果能发现金矿可就发大财了！可是在看了又看、闻了又闻之后，花弄影失望了，“不是金子啦，这是硫黄矿石罢了。”不过这天然硫黄矿石含硫量很高，好好儿开采利用也能赚大发了。这里已经是大凌国内了，想办法取得开采权吧。

正在盘算，刀叔回来了。

“公子，影小姐，那些山民是附近小村落的。他们哭泣是因为村里有个翻越山壁到镇里交换生活用物的年轻人掉下来摔死了。这已经是两年来第五个了。”刀叔沉重叹息，摇摇头。

“为什么要翻越山壁过去？干吗不走道路？”花弄影诧异。

“从山路到最近的城镇有两三百里，走路来回得好多天，而翻越山壁，如果成功，只需不到一个时辰。因为那山壁背后就有个镇。”刀叔道。

“这样啊。”花弄影睁大了眼睛。

“不错，如果贴着山壁，有时还可以听见那镇里的叫卖吆喝声。那山壁最薄处可能只有十几米吧，不过高度却有几百米，又陡峭险峻。”

确实，近到可听见说话声与走几百里路相比，诱惑太大了！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就算知道有生命危险还是会忍不住有侥幸心理的。

山壁最薄处只有十几米？花弄影不由得沉思，有没有办法打通？如果能成功，这村落的人就不必那么辛苦走几百里地去镇上交换生活用物了，也不会再有年轻的生命因为攀爬山壁而死了。

“青洛想到办法了？跟这硫矿石有关吗？”蓝田玉温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哈哈，不错，跟硫黄有关！”青洛看看橙黄的山石忽然灵光一闪，大喜。

要打通山壁，最好莫过于用炸药了。而古代没有炸药，但黑火药却是易制的。火药由硫黄、硝石和木炭混合而成。硫黄手边有现成的，虽然还得经过提纯制取，但根据她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已经懂得冶炼术，所以要提取硫黄并非难事。至于硝石，在这个世界称为地霜，也是常用之物，很容易买到。木炭就更不用说了，随处可得。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不知道配制方法与比例而已。

虽然有了办法，但是火药发明后，对这个世界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火药虽然可用于凿山、挖壁、挖洞、制作爆竹，但它在军事上的用途更广更多。火药虽然最早由中国发明，然而十四、十五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后，西欧人把火药用于枪炮中，利用它摧毁欧洲封建骑士阶层，并倚仗它作为征服世界的强大武器。甚至最后，初始的发明国家中国也深受其苦。

想着，花弄影不禁愁眉深锁。到底要不要公布火药的配方呢？

“青洛？”蓝田玉轻唤。

花弄影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思虑。

蓝田玉想了想，微笑，“任何事物皆有利弊两面，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只要利用得当，便是好事。你所说的火药，现在用于凿山、挖壁，利于通行，是大好事，而用于战争，也不一定是坏事，要看这战争是侵略还是保卫。”

花弄影觉得有理，而且枪支弹药的制造与配制比黑火药难多了，只要她不讲，或许没人想到把火药用于战争。当初中国人发明它时，也没想到啊。于是释然，把黑火药的配制比例与使用方法细细讲了，叮嘱刀叔教与山民中聪明灵活的人。刀叔应诺而去。

花弄影长舒了口气，开通山路，发展经济，说来也算功德一件吧。心里一高兴，花弄影轻展手臂转了几圈。斜阳照影，人如仙。

随着时日过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而一旦回了家，蓝田玉就得奉旨成婚。想起这些，花弄影就情绪烦闷，心如刀割。相处得越甜蜜，分离就越痛苦。

一日，到达某客栈，才下马车，就有个青衣人过来，向蓝田玉恭敬施礼，并递上一纸笺。无须看内容花弄影也知道上面写什么。转头不看他的表情，花弄影心中酸劲冒得那个厉害，连自己都忍不住鄙视自己。既然已经决定放手，既然已经决定不让他为难，又为什么如此在意、如此吃醋?

不知不觉间，泪落缤纷。

“青洛，青洛！”蓝田玉捧起她的脸，在他瞳中，花弄影看见了哭得一塌糊涂的自己。

“你果然知道了。”蓝田玉轻叹，吻去她的泪，“可是，青洛，我也早知此事，已经派人回禀爹娘拒婚了。只是，爹娘定要我回山庄一趟，当面说明。如此也好，我多年未见爹娘，爹娘也还未见过你。青洛，跟我一起回去吧。”

花弄影微惊，原来玉早就知道了，还拒绝赐婚。违抗皇旨可是大罪，惊吓过度，花弄影忘记了哭。心中五味杂陈，惊、喜、忧、惧、迷惘，忐忑不安，脑中一片混浊，只是任由蓝田玉牵她进去。

“青洛，雾昙花开了哦，你看。”把花弄影按坐在椅上，蓝田玉含笑拿出一淡紫透明六棱锥体，它比鸽蛋稍大，里面如今已可清晰看见一朵怒放的雾昙花，娇艳绝丽，不愧为雪翼国花。

花弄影看着这朵由蓝田玉的心血喂养出来的花，不知是恨是喜，但看他那么高兴，也轻笑赞道：“真美。”

“青洛想把花戴在哪里？”蓝田玉托着那无根无枝的雾昙花道。

花弄影眼睛转了转，指了指额心，促狭道：“这里！”不可能啦，哈哈，看玉怎么办。

哪知蓝田玉微笑道：“好。”三指捏着六棱锥体，把尾尖刺向花弄影额心，按进额头里。

花弄影清晰感觉有东西挤进额里，却没感觉到疼痛。她吓呆了，玉真把那雾昙花给她戴在额心了！伸手摸摸额头，咦？光滑如初，哪有什么花啊？

大惑不解，转头看蓝田玉，但见他春风笑颜，清丽无双，圣洁纯净，没有一点儿恶作剧的影子。花弄影心下疑惑，于是在屋子里打转，找镜子。

照了镜子后，花弄影大大松了口气，凝脂的额头如昔白净，一丝斑痕都无。原来，玉是在开玩笑啊。

花弄影对着镜子傻笑。蓝田玉走过来抱住她，一起看向镜中。

双双俪影，颜倾天下。

她转过身，伏在蓝田玉怀里。嗅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气，花弄影忽然微微思疑，不对，好像跟以前的味道有点儿不一样。他身上以前是清淡的檀香，现在却变了，变成了一种莫名的甜香，若有若无，空灵悠远。细想想，其实近些日子玉身上都是这味道，只是她没细想罢了。好像去雪翼的路上都还是檀香味，而回来时就变成这种无法细说的甜香了。

“玉，你最近用的什么香啊？从来没闻过，不过味道很好呢。”花弄影从蓝田玉怀里抬头。

蓝田玉轻笑，“最近没有用香了，因身上自然带了种味道，再用混着反而怪。”

“咦，什么时候开始的？”

蓝田玉红了脸，只笑不说。

怪了，到底怎么回事？花弄影好奇心大起，双手挠他腋下，“说不说？不说还挠你！”

蓝田玉禁不住大笑，捉住花弄影的双手道：“带你去看雾昙花后就这样了。”

咦，我也看了，为什么我身上就没香味？可恶！花弄影愤愤不平，抱住蓝田玉使劲嗅。多闻闻也好啊，说不定闻多了，身上也会自然有香气了。

抱着抱着，花弄影脸红了。正想松开手，花弄影被蓝田玉抱了起来，“青洛要负责哦。”神佛般美丽的面容此时艳胜桃花，双眸燃烧着深情爱欲，性感无比。

花弄影被他看着，身体不受控制地热起来，心跳快了几拍，情不自禁吻上他轻红娇嫩的唇。不用说，最后两人吻着吻着就吻到床上去了。

极度欢愉后，花弄影难得头脑有瞬间清醒，发现此时玉身上的甜香特别浓郁。灵光闪过，天哪，难不成玉是因为跟她有了关系，所以从此身体自然散发出香气？

这算什么啊？上天也太偏心了吧。

忽然想起天音，天音自然具有淡淡兰香，冰肌玉骨，冬暖夏凉。在惊鸿山庄时，冬夏她最喜欢和天音一起睡。那时她的身体还是孩子，所以，两人在一起很纯洁。只是，天音抱着她总是会微微脸红。她暗地里总是好笑，唉，跟个小孩子睡也会脸红，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那么纯情。现在天音怎么样了？托沈力带去的桃源红令交给天音了吧？天音还在等她吗？已经七年不见了。五岁时相遇，同住了七年，分离了七年。

花弄影神思恍惚，躺在蓝田玉怀里一阵迷惘。

再见到天音，应该用什么表情？很想念天音，想念在惊鸿山庄的脉脉时光，想念秋水，想念柳嬷嬷、叶咏，还有朵儿她们。可是，在

她逃走七年后的现在，如何再面对她们？愧疚与哀伤同时浮上心头，泪几乎夺眶而出。无颜再见昔日视为亲人的他们了。想必，他们也不愿再看到她吧。天音又是怎么想的呢？还有秋水。如果重逢，该以什么表情？重逢之日越近，她心里越害怕，既期待又恐慌。

“青洛。”蓝田玉轻唤。

花弄影迷蒙的眼睛看见他脸上有清清楚楚的受伤神色。花弄影一惊，不好，伤害到玉了。

“对不起，玉，我，只是想起……”

蓝田玉轻叹道：“是想起天音了吧，那个抚育你长大的恩人？”蓝田玉总是明媚如春光的美丽脸庞难得出现了忧伤之色，“青洛，我好妒忌，为什么是他先认识你？他陪伴你度过了痛苦的幼年，并且，最早进入你心里。可若非他，我就见不到青洛了，因此，必须感谢他。”

花弄影返身紧抱蓝田玉，轻吻他的眼睛，“是的，玉，我曾爱过他。他是我今生最重要的人，我发誓永远不伤害他，无论何时，我都愿意为他而死。可是，玉，今生今世，我只为你而活，只有你，能让我放弃原先的世界，留在这里。玉，我爱你，不要难过，看见你伤心，我比什么都害怕。”

“既如此，只要他不伤害青洛，我也绝不伤他分毫。”蓝田玉柔声道。

花弄影笑了，“天音不会伤害我的。”天音本性纯真善良，即使她负了他，他也不会忍心伤害她的，只是，他会很伤心吧？如果，他仍爱她。

心中飘过一片惆怅伤感的云。天音，我该如何做，才能减轻对你的伤害？我该如何做，才能补偿你？

客栈内花弄影顾自思虑，而客栈外，同样有人心损神伤。

夜幕初降，夜星依稀，春初的晚风尚有些寒意。有个白衣少年倚在客栈外一株大树下吹笙，发音清越高雅，柔和幽怨，胜似黄莺泣血。

幽幽乐声远播，喧闹的客栈竟渐渐安静下来，进进出出的旅人轻言细语，掌柜计账小二待客也手脚轻悄，以免扰到乐声。

听着听着，掌柜双泪垂，小二眉峰蹙，旅人面容哀，行人止步叹息悲从中来。

花弄影与蓝田玉也听到了笙声。

“好忧伤的笙声，真是催人泪下。听者尚如此，奏者岂可量？”花弄影伏在蓝田玉怀里叹道。

蓝田玉轻抚她背脊道：“人间多少悲欢事，付与箫笙对月哀。”

笙，宇元师兄也会吹奏，但他从不会吹这种哀调。在离忧谷时，虽只和宇元师兄相处了几个月，却也知他的性情明朗欢快，言语活泼风流，偶尔吹笙，曲调俏皮机灵，轻越快活。现在这吹笙的，不可能是宇元。花弄影心下释然，不再细究。

只是那凄怨的笙声，直吹奏了一夜，吹得整个客栈的人伤心落泪。终于有人受不了，披衣出去，想寻那吹奏之人劝慰，然而出了客栈门，笙声却停了。明月皎皎，风凉叶萧，杳无人迹，只有一树哀凄。那人不知为何就泪流满面，掩上门心里念叨，明天就回家去，抱老婆暖坑头，再也不奔波外地了。

同一刻浮泽的步天音，却极是欢悦。

倾音园已建成，隔日就可迁入。他在园里寻了个雅致之处取名天青阁，待青洛回来共居。步天音对桃源的其他事务都不在意，只关心倾音园。桃源红令除了让他睹物思人，以及用于照料管理倾音园的建设进度之外，也没有其他用途。以前建设惊鸿山庄时，全是叶咏操劳，这次他倒是全心投入。为了让天青阁的布置更理想，最后干脆让金嵘把涵墨轩里的大小细软通通搬了来。

青洛喜欢这里，他便陪青洛住在这里好了。抚摸着桃源红令，步天音微微笑了。今年青洛的身体也有十九岁了，待她回来便成亲，新房设在天青阁正好。想着，步天音白玉般的脸颊透出鲜嫩的红，卷翘

的长睫低垂，嫣红的唇却勾起，止不住满心的欢悦。从青洛身体五岁，守候到现在，已经十四年，恋情终于可以圆满了吧?

仰望天空，是一片无云的晴朗，正如他的心情，连身上的黑丝软袍，看着都显得喜气。

同是浮泽，秋水此刻正举头望月，思念纷呈。

秋去秋又来，到浮泽一年多了，虽是住在小影曾住过的地方，可是却连小影的面也不曾见过一次。每次问卫子浩，他只说快了快了，可具体什么时候能见到小影，他也说不准。

平日里关心照顾孤寡老病弱残，帮助卫子浩和沈心打理生意，有时也去造纸坊参观，但是无论做什么，心里都在想着你，小影。因为这些都是小影你想做的事，所以我也努力去学，为了能跟上你的脚步，为了能理解你的思想。我知道公子爱你，你也很在意公子，可是，我只要能跟着你就好了，只要让我待在能看见你的地方，小影，我就满足了。

而在锦空闵亲王府的书房内，龙擎天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小影和蓝田玉出游怎么还没回来？而且请父皇下旨赐婚蓝田玉的事也不太顺利，据卧底的人传来消息，蓝田玉已经派人回话拒绝。他居然胆敢抗旨！龙擎天不禁咬牙切齿。

现在他们到底在哪里？大凌国内搜遍，也没见有他二人的影踪，难道他们竟去了别国？龙擎天蓦然一惊，糟了，竟忘记了这个可能。

停下脚步，龙擎天冷静细想，渐渐又漾出笑容。不要紧，他们总是要回来的。倾音园已经派了人手潜伏在内，只消小影他们回来，便可收网抓鱼。而且，据说，在倾音园建设过程中，有一神秘人物特别关心，莫不成就是那叫步天音的妖孽?

“于若蒿！”龙擎天喝道。

“属下在！”一道淡青人影闪现，跪地。

“多派几个耳目精灵、身手高强的去浮泽，好好给我查查，特别关心倾音园的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人？只要有关，事无巨细，一一报与我知。另外，一旦有药师仙子的消息，立即速呈，无论我睡着醒着，马上报与我！”

“是！”

花弄影知道蓝田家非常富有，庄园必定很大，但没想到大到这个程度。

从第一个类似仆从打扮的人发现他们的马车施礼问候开始，一路上不断有人出现惊喜欢呼：“公子回来了！”结果一嚷，周围冒出了更多人拦路施礼问候，马车几乎无法行进。好不容易经过刀叔解释“公子要在晚膳前到达庄主住处，不能耽搁行程”之类的，马车才算顺利继续前进。他们虽不再拦路，但望出去，道边站满了恭恭敬敬侍立的人，目光崇敬地望着他们所乘坐的马车。

像玉这样的人，难怪大家那么喜欢了。这么棒的人居然会爱上自己，花弄影喜上眉梢，抱着蓝田玉的胳膊，依在他身边。

蓝田玉转头含笑看看她，把她拉进怀里。

花弄影静静依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想问已经很久了：“玉，在七艺园时你跳的那个舞……”

蓝田玉的脸一下子红了，好像被朝霞染过一样。

啊，其中必有蹊跷！花弄影一下子来了精神，非逼问出结果不可。“说啦，那个舞到底怎么回事？”花弄影伸出双手做出要挠痒痒的姿势。

蓝田玉抓住她的手，脸更红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出缘由。那个舞是蓝田玉周游各国时，在一个小国观赏祭典时学到的，是那个国家的男子模仿禽鸟求偶创造的向恋人表白爱恋的舞蹈，据说一生只能跳一次。

这么说，那时玉是在向她求爱？想起玉那时妖娆魅惑的眼神，花弄影的心又不禁狂跳。可惜，一生只能跳一次，以后看不到了，遗

憾！

“青洛，换上这套衣裳吧。”蓝田玉取出一套纯白衣裙，式样简单大方，高雅出尘。

花弄影不禁喜笑，玉就是懂她，她最爱这类型的了。换好衣裳，蓝田玉又帮她绾发髻，没有过多的首饰，只簪了一支而已。吁了口气，花弄影再次感觉，玉真的很了解她。

玉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能有玉这样的孩子，他父母必定也很了不起吧？肯定的，因为，连山庄的家仆都那么让人喜欢。花弄影努力回想，以前，玉曾简单介绍过他家里的情况。父亲叫蓝田若风，母亲叫水灵，本是水漓渡的水之术师，妹妹叫蓝田恬。

恍惚间，不知时辰过去多久。

马车缓缓停下，刀叔道：“公子，影小姐，暖烟山庄到了。”

暖烟山庄倚山而建，由向阳山坡层层修建，高低错落，与水光山色交相映衬，在缥缈云雾间隐现，犹似仙宫玉阙。蓝田玉从小就在这里居住，却舍得离开，带着小君周游天下，而且对贫苦之人无半分歧视，和颜悦色，亲切伸手相助，真是奇迹。

花弄影最佩服的还不是他的乐善好施，而是他愿意亲自伸出手，扶起肮脏褴褛浑身脓疮的患者。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已经对他动心了，即使欺骗自己也想留在他身边，直到，即使明白也离不开他。今生，与他相爱过，足矣。纵然真不能相守，也无悔。

花弄影原本忐忑的心，忽然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轻轻淡淡优雅自如的微笑。

此时，花弄影才发现，园里静悄悄的，周围不是没有仆从，而是，那些人全如中了定身术，呆呆站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她。见惯不怪，花弄影轻笑，挽着蓝田玉的臂膀依着他。

蓝田玉倒微微皱了皱眉，抱起花弄影飞掠而去。

好一会儿，到了一处优雅精致的屋宇，蓝田玉放下花弄影，柔声道：“这是我父母的住处。”

正说着，一个爽朗磁性的声音笑道：“玉儿，八年了，你终于知道回来了。”

随即一个柔媚入骨的女子声音轻哼道：“若不是用皇旨逼他，他今日还不会回来呢！”语声中，两个人出现在眼前。

男子玉树临风，容貌俊雅，虽过中年，不减丰仪。女子蛾眉螓首，俏鼻朱唇，眉心有粒红痣，眼波盈盈，纵无语亦动人。

“许久未见，二老身体康健如昔，孩儿不胜之喜。这是孩儿钟爱之人，名唤花弄影，还望父亲母亲爱屋及乌。”蓝田玉握着花弄影的手，向她温柔含笑示意。

“花弄影拜见伯父伯母！”花弄影深深施礼，却久久未闻话语，诧异抬头，却见两人都呆望着她。

稍停，蓝田若风笑道：“天下竟有如此美丽的妙人儿，我家玉儿还真会找。”和蔼微笑，“小影不必拘礼，只当这里是自己家就好。”

水灵回过神来，却盯着花弄影哼了声，看看两人交握的手，显然颇不满。

“进去坐下来谈吧。”蓝田若风笑道，拉住蓝田玉的手走向房里，众人随后。

在厅里坐下后，蓝田若风和颜问起他们相遇相识的经过，以及父母情况、家住哪里等等。

花弄影一一作答，间或蓝田玉也会答两句。

蓝田玉从初见父母到进入厅里，始终握着花弄影的手，一直含笑看着她，给她以无比的勇气。

蓝田若风细听着，神色里渐渐有些了然，向水灵笑道：“我说前几年玉儿为什么突然来信，向我索要小五夫妇，还要他两口子迁到简曲三原里，原来如此，哈哈！小五他们在那里也住得很惬意，与花家甚是相合，还收了个得意弟子，乐不思蜀。”

水灵面色仍有不悦，道：“那又怎么样，不过一个还算开窍的小童罢了。”

花弄影这时完全听明白了，那对夫妇果然是玉派去陪伴爹娘教导弟弟的，心下对玉更是感激。

蓝田若风笑着摇摇头，“花开如何，我没见过，可是小影就在眼前，你总得承认，珠明玉秀，天上有人间无吧。”

水灵冷笑道：“不错，确是姿容冠天下。你应该就是《水漓天人咏》中所赞誉的天人吧？不过，我想，称为逆天之人应该更合适。”最后一句已是声色俱厉。

花弄影身体一抖，没想到水灵竟一语揭开了她的伤疤。

“逆天之人？”蓝田若风一怔。

“对，她是逆天之人，她的绝世美丽是会带来厄运和灾祸的。她是不祥的种子，祸世之妖！”水灵锐声道，漂亮的脸上全是憎恶。

“母亲！”蓝田玉喊道，温润的声音此时有丝怒气，“桃源就是小影所创，做了许许多多造福人民之事。而且近些年山庄各项收益大增，也是小影的主意。她如此温柔善良，怎可能为祸天下？”

“若是如此，可谓奇女子！”蓝田若风大为惊异。

蓝田玉轻笑道：“当初水灾瘟疫，也是小影想法控制并治疗善后的。翰戍的药师仙子就是小影。”

蓝田若风站起身向花弄影深深一揖，“原来竟是药师仙子！”

花弄影大骇，忙起身回礼，“伯父过奖了，小影实不敢当！”

蓝田若风哈哈一笑坐回原位，“我那一揖是替大凌所有遭遇水灾瘟疫的人民，非为我自己，小影不必客气。需知那些遭灾百姓中，也有不少是我蓝田山庄的人啊！”

水灵面色稍缓，但仍不好看。

后面渐渐谈到婚事，说起皇旨赐婚，蓝田玉坚决拒绝，理由不用说，自是因为花弄影才是心爱之人。

水灵却道可以娶夜厥公主为正妻，再娶小影为妾室，两全其美。

蓝田玉蹙眉不语，却可以清晰感觉到他的怒气。从来温柔和悦的玉，生气了。

水灵只当没看见，还笑问花弄影：“小影冰雪聪慧，应能体谅，不会为争正室之位让蓝田山庄陷入困境吧？”

花弄影苦笑，她是不会争正室之位，因为如果有正室侧室之分，她就全不要了。

“小影只是蒲柳之质，不敢与公主相提并论，更不敢同在一个屋檐下。”

“哼，如此说来，你是仗着玉儿喜爱你而威胁我了？”

“伯母过虑了，小影微贱之人，怎敢奢想踏入蓝田家高门大槛？玉秉性温柔，因往日之谊带小影来一见伯父伯母慈颜，如此足矣。小影虽卑微，但也希望得一心之人，若不能如愿，宁可孤独终老。”微笑站起，花弄影挣脱蓝田玉的手，向蓝田若风与水灵深施一礼，“有幸一见，终生不忘，就此拜别。”

“青洛！”蓝田玉唤道。

花弄影只当未闻，转身疾步走出那堂皇屋宇，强忍着的泪终于不听话地流下。花弄影发足狂奔，泪落纷零。

心好疼，玉，我终于还是只能失去你吗？终于，只能看着你另娶他人。撕心之痛，失去之痛，并不一定是因为被抛弃！玉，玉，没有了你，以后的日子我该如何走下去……似乎有风声响起，迎面而来，但是痛钝的身心不知回避。生又如何，死又如何？没有了玉，这身体只是一具破败的躯壳，不值得珍惜。

远远有惊喊声：“小影！”声音有些熟悉，似曾相识，而风声已近。有什么撞击在身上，然而额心一热，紫光耀眼，蒙眬中似看见蓝田玉张开手臂含笑抱住了她，于是，什么疼痛也未觉得。

玉，玉，你还是来寻我了吗？你真的不娶那公主吗？心中一宽，笑颜如花绽放，花弄影身体一软，晃晃悠悠倒下。

“小影，小影！”有人在耳边大嚷，头好疼。花弄影的神智挣扎着从黑暗沼泽中爬起，缓缓睁开眼睛。眼前是一张俊秀的脸，微褐的肌

肤如同巧克力一般甜蜜，灵动的双眸顾盼传神，犹若狐狸一般黠慧机灵。好熟悉，是谁呢?

正当她努力回想时，那张漂亮的脸上现出明显不悦的神色，“才两年你就忘记我了！我却一直想着你，可恶！”

两年?

在她迷惘间，眼前一暗，身体被紧紧抱住，有柔软之物覆在唇上。

一切发生在刹那间。花弄影呆了一下，立刻清醒，极力推拒。

可惜，她的抵抗对那人来说有如蚂蚁撼树，他微一加力，花弄影就动弹不得。轻轻舔吮她的唇，终于心满意足了小君才喘息着松开她，美丽的狐狸眼睛晶亮润泽。然而一看花弄影，小君大惊，“小影小影！”

花弄影满面是泪，眼中是耻辱恼怒。一扬手，清脆响亮，在他脸上印了个仙人掌。

“小君，两年不见，你就变成会强迫人的无耻之徒了吗？”花弄影冷冷道。

“你想起来了？我，我只是太想你了。”小君苦苦一笑。

“思念能成为非礼的借口吗？我不知道小君是如此不懂礼貌的人。”气急，转过身，花弄影不想再理会他。

“等等！”小君拉住她的衣袖。

花弄影怒，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小君讪讪放开手，漂亮的狐狸眼睛湿润了，“小影，对不起。我，我想问一下，你的额头，那朵花……”

额头？花？花弄影奇怪地伸手抚额，但什么都没摸到。

“额心的花纹，淡紫色的，六瓣，三簇花柱……”小君边说边用手比划。

“雾昙花？”花弄影喃喃道。

“雾昙花？”小君重复了一遍，眼中渐渐显出了然，露出凄楚的笑容，“公子竟为了你与树神幽罗订下了替身之约……”

“替身之约？”花弄影耳朵捕捉到了关键字眼，“到底怎么回事？小君，快告诉我！”

小君反问道：“这花用公子的心血养了多少日？”

“大概三个多月，一百多日吧。怎么，有什么不同吗？”花弄影一边回想一边道。

“一百零八日，呵呵，永世锁魂，完全替身，公子对你的爱，竟至如此。”小君惨笑，泪流。

花弄影一惊，抓着小君的手臂使劲摇晃，“你说清楚一些，什么意思？玉会有危险吗？！”

在她的狂喊下，小君断断续续说了前因后果。花弄影呆住，大脑一片空白。

玉的深情竟至如此！她哪有那么好，哪里配得上！遇到挫折困难就想放弃，软弱胆小如她，怎么配得上玉的刻骨铭心、永世追随？她若不珍惜自己，玉就得替她承受伤害。那样温润高洁、美丽神圣的人啊！刚才，刚才好像有什么撞击身体，可身体毫无损伤，难道，被玉代替了？那玉伤得如何？

花弄影转身奔向来路。

小君望着她的背影，泪潸然而下。小影，我比公子更早喜欢你啊，可你从没注意过我。今生今世，我只能遥望你了吗？

“母亲，为何如此逼迫小影？以前母亲不似今日这般言语无礼。”蓝田玉望着花弄影奔出，眼中是无法遮掩的痛楚，沉声问道。

水灵眼看着花弄影跑出，面上神色倒是欢悦了许多。

“玉儿，我说的可都是实情。我们蓝田家富可敌国，但树大招风，现今皇家正愁找不到把柄，如果硬抗皇旨，那就是实打实的藐视，皇家大可借此理由治罪。为今之计，唯有先娶公主为正妻，再娶小影，才是上上之策！”

蓝田玉轻笑摇头，站起身，“八年不见，母亲，你可真不像以前的母亲了。我绝不会娶小影以外的人，如果母亲担心会连累蓝田家，那么，从今日起，世上再无蓝田玉此人。以后，我只是玉！父亲，母亲，请容孩儿最后一次向你们二老问安！”

蓝田玉跪下，向蓝田若风与水灵叩首三拜。站起身，衣袍飘飘，翩然向门外走去。

“站住！你想就这样一走了之吗？！”水灵怒喝道。

蓝田玉回转身，微笑，“母亲还有什么吩咐？”

“我们生你养你，蓝田家照顾你二十多年，你就为了一个空有其表的小姑娘抛弃这个家？而且，那姑娘心里还有别人！今生今世，就算你能留在她身边，她也不可能只属于你一个人。玉儿，你才貌绝世，贵为天下第一公子，何必与他人分享？她会给你带来无穷尽的苦难啊！玉儿，你一向聪明，怎么此时愚鲁不堪？”

正说着，忽然蓝田玉轻哼一声，臂膀渗出鲜血。“青洛……”转身望向门外，蓝田玉眼中有几分焦虑。

“母亲说得不错，生身养育之恩，至今未报。日后若蓝田家有难，只要不伤及小影，玉儿自当尽力相助。关于小影，玉儿其实已清楚母亲所说全部。但红尘万丈，而玉儿心魂唯系小影。只要能与小影在一起，足矣！”

转身，蓝田玉再次走向门外。“小影可能有险，孩儿要走了！父亲，母亲，请自珍重！”

“你给我站住！”水灵再次大喝。

“母亲还有什么事？”蓝田玉的声音微微变了，有丝急怒。

“你一定要走也可以，既然你已经不愿意再当蓝田家的人，就把蓝田家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水灵面色冰冷，补充道，“包括，你身上的衣服。”

这下，不仅蓝田玉，连蓝田若风都惊愕了，“灵儿，这……”

水灵手一抬，阻止了蓝田若风下面的话，眼睛冷冷地盯着蓝田玉，“做得到，你从此与蓝田家一刀两断，再无关系。做不到，就娶夜厥公主为妻。”

如此，蓝田玉反而笑了，“好。”首先取下头上发簪，黑亮柔顺的长发如瀑布一般倾泻至膝。再一件件脱下外袍、内衫、襦衣。

蓝田若风看着，颇是不忍，几次欲开口，都被水灵挡住。水灵注视着，默不作声，面上神情如同冰川一般寒冷。

蓝田玉身上只剩下了襦裤，但身体被浓密长发散盖住，好似披了件黑色外袍，没有丝毫外露。

“你考虑清楚，即使娶了公主，你还是可以再娶小影的。此后，你宠谁也没人拦你，公主就当摆设也罢。”水灵淡淡道。

就在此时，“玉！玉！”随着凄喊声，花弄影奔进门来。

“青洛，借你的外袍给我好不好？”蓝田玉微笑，拥住扑进怀的花弄影。

而花弄影也发现，所抱住的蓝田玉，光溜溜的。疑惑地看了看蓝田玉，又看了看蓝田若风与水灵，花弄影心下有几分了然。

努力绽出笑容，花弄影轻道：“好。”脱下外罩白袍给蓝田玉穿上。

蓝田玉温柔笑笑，附在花弄影耳边低语道：“乖，别哭，这没什么的。”

花弄影轻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眸。怎么可能没什么？与父母反目，心怎能不痛彻？玉只是安慰她罢了。

蓝田玉微微叹息，抚抚她的长发，笑了笑。他一手拉紧衣袍，一手从袍下抽出襦裤，“再无蓝田家的物什。父亲，母亲，就此别过了。”搂着花弄影飞掠出门。

蓝田若风和水灵呆怔看着他们离开，厅里有半晌寂静。

“哈，哈哈，灵儿，你真厉害，演得可真像啊！”蓝田若风面上有悲伤之色，干笑道。

“谁说我是演的？我是真的很生气！玉儿在山庄十几年，恭恭敬敬叫你我父亲母亲，客气疏远，连对恬儿这唯一的妹妹也是亲切而不亲昵。我看，他对我们这些家人亲眷和对路边的草感觉差不了多少。但你也看到了，对那小姑娘，他可亲热得紧，我稍一凶她，玉儿马上就变了脸。你说，我心里有多难过。亲情、养育之恩还比不过认识两三年的！”水灵委屈道，娇俏的脸微微发红。

蓝田若风轻叹道：“不是和路边的草差不多，而是完全一样。玉王温润本无心，博爱万物，众生平等，救一个人和救一只受伤的鸟兽在他看来没有差别。记得八年前，你因为听说玉儿想放弃继承家业仙游天下，默许甚至怂恿小蝶勾引他，结果反而使玉儿马上离开了山庄。我们十几年的努力也不能使他拥有人类的心，而小影却做到了，你不是应该欢喜吗？”搂着水灵轻轻拍抚。

水灵抽泣道：“我让小蝶勾引他，是想他留在家里啊。可现在，他为了小影却要彻底离开这个家了，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蓝田若风笑道：“但是，我们早先不就商量好了，为了保全山庄和玉儿，只能逼他离开的嘛。而且，还要大大羞辱一番，传遍天下，好堵住皇家的嘴，让他们无法借口我们管教不力治罪啊。”

水灵怒道：“都是你！舍不得打骂玉儿，害我不得不当恶人，呜呜，现在玉儿讨厌我了！都是你害的！”双拳攥起，好似敲鼓般打着蓝田若风的胸膛。

蓝田若风笑着捉住她的手，“离开山庄时玉儿的武功就与我不相上下了，现今打起来，不定是谁赢呢。而且，要是我真打伤了玉儿，到时你一心疼，戏就唱不下去啦。”

水灵虽然早就明白，可还是不忿，挣出手来继续打，“反正就是你不好！呜呜！”

蓝田若风也随了她，轻搂住她道：“别哭啦，玉儿给你找了个那么漂亮的儿媳妇，你还没想想送她什么见面礼呢。”

“那个我早就准备好了，已经派人送去了。还好她性格软弱，却有几分骨气，方才她若真答应了做妾，我可就要轻视她了。”水灵叹气，“玉儿为了她还订了替身约定，以后有得苦头吃了。呜呜，今天我欺负了她，玉儿肯定会恨我啦。”

“玉儿聪明，一定明白其中缘故，不会当真讨厌你，放心。我今晚下厨做菜给你吃，补偿你，想吃什么？”蓝田若风笑着哄道。

水灵一听，立马止泪，喜笑颜开，“我要吃……”哗啦啦流水般报出一长串菜名，不下几十个。

蓝田若风苦笑道：“你先说今晚想吃的菜吧，一餐哪能吃那么多。”

“哦，那我再想想。”水灵专心思考，全神贯注。

蓝田若风微笑摇头。

却说蓝田玉抱着花弄影回到暖烟山庄入口处，薮春与月魂诧异地看着他们。

“公子，弄影主人，刚到就要离开吗？而且……”公子怎么穿着主人的外袍？他自己的衣服上哪儿去了？

花弄影从蓝田玉怀里下来，勉强微笑道：“嗯，要马上离开。对不起，你们一路奔波，都没能好好儿休息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原先的马车是蓝田山庄的，自然是不能再乘坐了。不知道附近能不能买到马车？而且，谁来赶车呢？薮春和月魂都不会。

正发愁，一记响鞭噼啪，刀叔赶着马车来了。

“公子，影小姐，上车吧。老奴已向庄主辞行，不再是蓝田山庄的人了，这马车庄主作为多年的酬劳赠与了老奴，正好合用。公子原来的衣裳，庄里没人合穿，庄主让老奴丢掉，老奴丢车里了，公子就请取用吧。”

花弄影听了一惊，随即笑起来，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果然……望向蓝田玉，蓝田玉也正含笑望着她。或许，他早就猜到里面有蹊跷了吧。

“哦，另外，夫人有些古旧的首饰衣物也托老奴一并丢弃，老奴也丢车里了。影小姐就把它拾起来吧。”

“公子，影小姐，要去哪里？”刀叔坐上驾驶座，问道。

“简曲。”蓝田玉道。他已经穿好了衣裳。

随着一记响鞭，马车重新出发。

“简曲？”去简曲做什么？花弄影疑惑地望着蓝田玉。

蓝田玉搂住她，吻了吻她的脸颊，轻笑：“拜见伯父伯母后，我们就成亲吧。”

“可是……”太突然了，爹娘一定会吓到的。

“放心，青洛，伯父伯母应该有准备的。”蓝田玉笑道。

咦？这话里有话！花弄影瞪着蓝田玉，“说，怎么回事？”

“我们上次不是去过吗？那时，我向伯父提亲，伯父也同意了。”蓝田玉轻声道，面染霞光。

花弄影吃惊不已，那时玉就已经确定心意了吗？她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一事：她返回去找玉的原因。

“玉，你哪里受伤了？”花弄影在蓝田玉身上一阵乱摸，边摸边看蓝田玉神色。摸到蓝田玉左肩时，花弄影发现蓝田玉的眉毛轻跳了一下，便确定了。

小心翼翼解开蓝田玉的衣裳，果然看到一道新伤，还隐隐渗着血。那本应是她该受的伤。泪涌上眼眶，但花弄影终忍住了。玉不会喜欢看到她哭的。

“你，知道了？”蓝田玉轻问。

花弄影点点头，长叹一声，“可是，我真的配不上你啊，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看到那道伤，花弄影心里一痛，忍不住凑上去，轻舔。记得口水好像也能治疗伤口的。

空气里甜香渐浓。

“爱没有配不配得上的说法，我觉得值就值了。”蓝田玉把花弄影的脸扳过来，吻上她的唇，手轻悄地剥去她的衣裳，抚摸她柔软香

腻、光滑如丝缎的美妙身体，轻而易举地点燃她的欲火。

两人倒卧在软褥上，相拥相吻，缠绵销魂。很快，春色旖旎不可看。

帘外，刀叔扬鞭赶着车，脸上有着隐隐笑意。

公子好好努力啊，老奴还指望着以后再给小公子赶车呢！

一路上，心心相印，甜蜜不可言说。

到了简曲，依旧是在入夜时分由蓝田玉抱着花弄影进了花家大宅。

果然如蓝田玉所说，当爹娘听了她二人要成亲的消息时，并不如何惊讶，欢欢喜喜请了所谓的邻居田先生夫妇来主持婚礼并当证婚人。

尹深秀给花弄影换上大红的新娘礼服，细心地为她挽上每一缕头发，轻叹道："小影，今日终于要把你嫁出去了，娘心里很欣慰。蓝田公子娘第一眼看见就觉得他是个可靠的人，一定能给你幸福的。小影你也要好好对待他，莫负了蓝田公子一片深情，惹他伤心。"

花弄影甜甜笑道："娘亲，看你说的，好像我很坏心似的。我爱他，自然会好好儿待他，否则为何要嫁与他呢？"

尹深秀也笑了，"也对，记得上次来时你还不承认呢。"

花弄影脸红了，"那时人家还没确定心意嘛。"

尹深秀在水灵所赠的首饰中拣了两支为花弄影簪上，道："好了，出去吧，蓝田公子他们要等急了。"

出得厅堂，盛妆之下倾世容光更为震撼，令满屋人呆怔许久，纵然是蓝田玉，也过了会儿才醒神，搂住花弄影微笑，"青洛，你真美！"

蓝田玉也身着大红吉服。这是花弄影第一次看到他穿紫色以外的衣裳。神仙就是神仙，连红色都能穿得高雅华贵，雍容不凡。

在田先生主持之下，婚礼在一早就布置好的厅堂里完成了。

待送进洞房时，天已将亮。而此时，花弄影和蓝田玉也得离开了。这次他们也是悄悄而来，不打算惊动乡里。

和爹娘牵手说了会儿话，晓星沉，月色淡，已不能再耽搁，含泪拜别，两人匆匆离去。

第八章 天音重逢

第八章 天音重逢

忽然一阵强烈杀气袭来，两人不禁一怔，即将胶着的唇分开，同时望去。

由于成亲那晚刚送入洞房就急急离开了，并没真正意义上“洞房”，所以回浮泽的路上，蓝田玉总说应该补偿他。于是无论住宿抑或在车里，花弄影都被他以此名义吃得干干净净，骨头都不剩。

次数多了，花弄影也曾想，或许会怀孕。不过，蓝田玉的孩子她也很期待。只是，从雪翼雾昙树下初次结合，到现在，大半年时间了，可她完全没有怀孕迹象，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庆幸。要说玉有问题，打死她都不信，那自然就是她有问题了。身体不禁僵直，她是逆天之人，天不与寿，又怎会允许她繁衍后代?

花弄影脸上露出惨笑。她的命已不长久，本还想，如果能为玉生个孩子，那么当她离去时，有孩子牵挂，或许玉不会固执地陪她同赴黄泉。但现在，这个愿望已不能实现。玉这么好的男子，竟无法传承血脉，想着就心里绞痛。但，若说让别的女子为他留，莫说自己心里堵，玉也绝不会答应的。那，该怎么办呢?

花弄影一筹莫展。

“青洛，在想什么呢？”蓝田玉悦耳的声音响起，不必转头，就可想见他温润如美玉的脸庞，绝丽出尘。以前，他只是单纯的神仙风姿、圣洁纯净，如今，却是个让人想扑倒的神仙。

缓缓转过脸，正对着蓝田玉幽深的美丽双眸，花弄影顿时感觉口中生津口角流涎。好想吃掉他！心里想着，身体也自觉付诸行动，一手攀上蓝田玉的脖子，拉下他的头，吻上嫣红娇嫩的唇。无意间发现蓝田玉眼底俱是笑意，心里微怔，敢情中了他的美男计？算了，不管，反正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自家夫君嘛。

到最后，究竟是谁吃谁，就很难分辨了。

再漫长的路也有尽头，离开浮泽近两年，终于回来了。

忽然，路边冒出一个人，笑嘻嘻地拦住了马车。

通常，路匪都会被刀叔一鞭抽去见晕神，可是这次，刀叔居然乖乖停下了马车。

花弄影一看，惊喜地叫道："沈力！"

沈力走到车窗旁，施了一礼笑道："见过小姐。小姐这一去，好长的时间，卫子浩哥哥成天数着日子，我姐姐天天念着你，害我耳朵都变厚了许多。小姐不在，桃源就失去景仰的神明了。"

"哈哈，真正的神明在这里呢！"扯扯蓝田玉的衣服，花弄影笑道，"我成亲了，他是我夫君。"

蓝田玉拥住她，微笑。

沈力瞧了他们一眼，轻轻嘀咕了句："早就猜到了。"略犹豫了下道，"小姐，公子，回到城里最好不要先回涤尘馆。另外，倾音园已经建成，一切按照小姐的设计行事。小姐上次托转交的桃源红令已经交至故人手中，他对倾音园的建设非常关心。"

看了看蓝田玉，沈力颇怪异地笑了笑，又道："小姐回倾音园时，也须多加小心，现在浮泽有许多闲散人士。"再次向花弄影一施礼，转身离去，好似从不曾与她们倾谈过一般。

花弄影疑惑，现在的浮泽，好像很危险?

马车进了城后，他们投宿在我家大客栈。

夜星闪烁，夜月微冷，两条人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浮泽倾音园里。

其中一个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欢喜地嚷道："太好了，果然和我最初想的一模一样！"拉着另一个的袖子道，"看，那边莲池中间的楼阁叫玉洛轩！那里，种了很多翠竹的叫水碧馆。还有……"

"玉洛轩？青洛建园时就想到了吗？"有轻笑声低低响起。

花弄影一愣，脸不期然红了。那时，自己真的完全没发觉对玉的感情吗？恐怕不是。或许那时，心底就暗暗期望能与玉结良缘了吧。

蓝田玉含笑拥住她，在耳畔柔声道：“我们一起住那里吧。”轻吻花弄影的额、颊，渐移至唇。

忽然一阵强烈杀气袭来，两人不禁一怔，即将胶着的唇分开，同时望去。

几步开外，立着一个黑袍男子，浅淡月光下，可以看见他白皙如玉的肌肤如同浸过水一般散发着幽幽寒气。

男子的容貌美得惊心动魄，狭长的丹凤眼幽黑如深潭。因为这双眼睛的缘故，原本清丽如神佛的脸庞诡异地显现出妖魔般的魅惑与勾魂，在薄如轻纱的初春月光下，更增加了几分幻异，仿佛月下兰妖，摄人心神。

“天音！”花弄影呆立许久后，终于喊了出来。

因为背光，看不清楚步天音的神色，他一直沉默伫立着，在月光中。

有极轻的喟叹吹拂过发端，蓝田玉的声音轻轻道：“原来，他就是天音。”搂着花弄影的手臂更紧了些，完全将花弄影圈在怀抱中。

月光在移动？不，是步天音在动，他走过来了，仿佛能聚集星光月光一般，当他走近，花弄影感觉，月亮也移近了些。

花弄影不敢看步天音的脸，只是盯着他的黑袍。虽是黑袍，可在如洗的月光下，却怪异地让人感觉很干净，甚至比白色更干净。袍上用银线绣着兰花草，兰花本幽雅高洁，但此时却分外妖娆妩媚。

“还给我！把青洛还给我！”步天音的声音清冷如浸过冰水的玉箫，虽悦耳却寒意透骨，“青洛是我的！”

花弄影感觉蓝田玉抱得更紧了一些，似乎她马上就会消失一般。

“青洛是我娘子，我们已经成亲了。”蓝田玉的声音虽柔和却无比清晰肯定。

“那又如何？青洛，始终是我的！”步天音脸上现出妖魅的浅淡笑意，似嘲似讽，向他们缓缓伸出手，“青洛，过来，回到我身边！你说过，会回来的！”

花弄影身体不禁一颤，脑中一阵迷惘。是啊，临别时她曾说过，会回去的，惊鸿山庄。

忽听见蓝田玉低低的声音："不要，青洛，不要离开我。"极低，带着轻轻的颤音，就在耳边响着，仿佛心灵之声。花弄影一怔，转头看去。蓝田玉从来淡定自若的美丽双眸，此时竟有微微的慌乱。花弄影心里一时柔软无比，轻声道："不会的，玉，别担心。"

望向天音，花弄影虽仍有无限歉意与内疚，但主意已定。

"对不起，天音，我，我已经成亲了，玉是我的夫君。我对不起你，我的生命本是你所赐，今生今世，除了爱，无论任何事，我都愿意为你做……"花弄影一边说着，一边看见天音的脸色变得冰寒无比，知他内心必定痛极，自己也痛苦得几乎要死去，可是，若不说明白，以后只会更痛苦，玉也会受到伤害，她只好咬牙继续。

"哈哈！"步天音仰天发出狂笑，如同疯魔一般，忽而停住，一字一字道，"青洛，错了，你爱的是我！你只是被他迷惑了而已，回到我身边，你便会明白的。"

从袖里抽出一条银黑的软索，步天音冷冷看着蓝田玉道："放开青洛！"

花弄影只觉寒毛一根根竖起，步天音浑身散发出的冷意使人如坠冰窟。

蓝田玉一手仍拥着花弄影，一手从腰间摘下紫玉笛，声音平和沉稳："步公子，你现时气息缭乱，不是我的敌手。而且，这里是倾音园，动起手来，只怕会破坏园中景物，不如……"

"小影！"忽然有清冷的少年声音响起，打断了蓝田玉的话。随即，一个青衣少年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不远，还跟着一大群人：卫子浩、沈心、沈力、田欣等。

"秋水。"花弄影正不知如何是好，蓝田玉和步天音，哪个受伤都不是她愿意看到的，因此，秋水和大家的出现真是让她惊喜交加。先过了今晚再说，能拖一时是一时。

“小影！小影！”秋水一迭声地喊着飞扑过来，如果不是他的身形已完全长成，如翠竹般挺拔秀逸，她会以为，朝她扑来的仍是当年那个有着小鹿一样纯净眼睛的小男孩儿。

然而，秋水最终还是没能如以前一样抱到她。因为，同一时间，蓝田玉搂着花弄影轻轻往旁边一带，避开了秋水，而步天音的银黑长索也无声无息袭向秋水。

“啊！”秋水轻喊一声，花弄影的心也跟着一颤。急看去，花弄影松了口气。秋水，到底是长大了。

银黑索如灵蛇妖舞缠卷，秋水身姿轻如飞鸟，在索影间隙里翻避，虽惊险，却终无虞。闪躲中，秋水目光仍凝注于花弄影方向，终于找个空子绕到她身后。

步天音收回长索冷冷道：“小影不是你能碰的。若再敢擅行无礼，就算你是小影的东西，我也必取你性命！”如箫般悦耳的声音却冰冷彻骨。

花弄影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她知道，天音是当真的。这么多年了，天音对秋水，除了漠视与厌恶，没有其他。望向秋水，花弄影心里无限怜惜。

但秋水只是笑着看她，仿佛完全没听见步天音的话一般，眼睛里是纯粹的欢喜与兴奋，就好像上天把整个世界都放在了他面前。

一切发生得太快，当卫子浩等人来到面前时，什么异样也没发觉。大家团团围住花弄影与蓝田玉，问候欢笑，吵吵嚷嚷，不绝于耳。而花弄影与蓝田玉，到底被人群分开了。

“小姐小姐！”田欣挤过来，“小姐出去这么久，比以前更美了！幸好现在是晚上，要是白天，看到小姐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太耀眼了。”

她的话让大伙儿笑起来。

“你这小妮子，两年不见嘴倒是变甜了，说，今儿晚上偷吃了多少蜂蜜？”花弄影伸手去掐她脸。

田欣哈哈笑着躲开，“人家说的是实话啦，不信小姐问大家，看是不是跟我一个想法？”朝大家眨着眼睛，意即“快附和我”。

花弄影好笑，不理她，转头寻找蓝田玉，却见他正走来，心里一阵甜蜜。忽然手臂一紧，她被拽进一个怀抱，那怀抱有着淡淡的兰香。

“天音！”花弄影微惊，轻叫，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这身体，曾是她最喜欢的抱枕，千金不换。身体的主人深爱着她，她也曾动心。但时过境迁，往日如烟，如今，对他，她只剩下满心的歉疚。

“青洛！”蓝田玉惊唤，瞬间飞掠至眼前。

然而，步天音紧抱着花弄影，紧得让她感觉有些疼，“青洛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声音里有着难以察觉的颤抖和痛楚，好似涉死的幼狼对月长嘶哭嚎。

蓝田玉轻叹一声道：“我知道，步公子对青洛也是一片至诚。可是，我与青洛心心相印，只好请步公子退出。放开青洛吧！”

步天音无动于衷，冰冷的声音缓缓道：“青洛真正爱的人是我，对你只是一时迷惑，你才应该放弃。你离开这里吧，只要你离开，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蓝田玉摇摇头，轻道：“除了青洛，我什么都不想要。”微微一笑，温柔而又哀伤，“对你，也是一样吧？”

蓝田玉望着花弄影柔声唤道：“青洛。”

花弄影环视四周，很尴尬。

大家都望着他们沉默，只是眼中并无讶意。想起城门口沈力诡异的笑容，恐怕大家早就知道天音的心意了吧？也早料到会有这一幕。花弄影一时间心里千回百转，该怎么办？玉是她倾心深爱之人，而天音，也是她绝对不愿伤害之人，可如今，必须做决断了。总有一方，无论有多不忍，终会被伤害到。犹豫再三，花弄影终于道：“玉，你先回玉洛轩等我好吗？我须得对天音说明白。”心里长叹一声，苦涩无比。

蓝田玉微微一笑，“好，我等着你。”

看着蓝田玉与众人一起离去，花弄影心中忽然涌起莫名的恐惧，很想抓住玉，抓紧他，不让他离去。脸上，不知何时，已被泪浸湿。

步天音搂着她无语前行，而花弄影仍不时回头看着蓝田玉离去的方向。

到了一处幽雅楼阁，步天音放开她，“这是天青阁，青洛，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他的声音轻柔如水，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仿佛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花弄影心弦颤抖，想说什么，却没能开口，心底涌起无法言喻的哀伤。天音啊天音。

步天音牵着花弄影的手步入，轻笑着絮絮说阁里的物什是如何从遥远的惊鸿山庄搬来的、途中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等等。

“青洛，你看，这个软枕是你一向喜欢的，以前在涵墨轩时你总抱着它。除了我，你抱它最多了。”步天音笑着拿起一个淡红软枕，上面绘着两只可爱的小兔，是青洛闲时自己绘上去的，经过这么多年，布色早已发黄，陈旧不堪。步天音的衣裳从来不穿第二季，无论何时，光鲜亮丽，衣饰华奢。他身边竟然会有那么陈旧的东西，当真令人惊讶。

花弄影眼里有泪珠在打滚，呆立在厅中。

“青洛，”步天音拿着软枕走过来，“青洛不在时，我也常抱它呢。你闻，它现在带有我的味道了。”

花弄影接住，果然有淡淡兰香。泪珠滚落，打在软枕上，一下子就消失无踪。

“青洛怎么哭了？”步天音拥住花弄影，吻去她睫上的泪珠，“你忽然就走了，而且走了这么久，青洛，你真狠心！”虽是责怪，但语声温柔，更多的是相思。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知我心意已变，为什么还这样对我？

步天音的吻柔如羽，轻轻落在颊上，渐移至唇。

“不！”花弄影身体一颤，用力推开他，“不要，天音，我现在爱的是玉。惊鸿山庄的事，我已经忘记了。”其实没有忘记，看见天音，那脉脉的时光如同花开一样重现心头，一丝一毫历历在目。只是，对于现在的天音来说，忘记比记得更好。

“青洛，你爱的是我，是我！你对那个男子根本只是一时迷惑而已，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步天音抓住花弄影的肩轻摇，低喊道。

花弄影不敢看他的脸，转头低声道：“天音，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我的确曾对你动过心，至今你也仍是我最重要的人，无论何时，我都愿意为你付出生命。可是，我最爱的人，是玉。”

“不可能！青洛，你是爱我的，你真正爱的人是我，否则这园为什么叫倾音园？”步天音紧攥着花弄影的肩，声音里有着痛楚的挣扎。这或许是他最后的稻草了。

花弄影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苦笑。

她与天音之间，总有些美丽的误会。只因在涤尘馆时，她住的是清音苑，一时偷懒，将新建的园子取了谐音：倾音园，其中也有怀念与蓝田玉同住时光的意思。而如今，却导致了天音的天大误会。

想解释，但看着步天音哀极痛极的眼神，花弄影几次张口，终是无声。

“青洛，忘记那个人吧，把下山后的日子全忘掉。你是我的，你爱的只有我！想想在惊鸿山庄时，我们是多么快乐。青洛，你爱的是我啊！”

两人双眸对视，步天音的声音有如暗夜魔箫，低而充满魅惑，仿佛催眠曲一般温柔悦耳，美丽妖异的丹凤眼中闪过淡蓝的光。

花弄影神思一阵恍惚，眼睛微微闭上，身体轻轻摇晃。

“青洛！”步天音抱住花弄影。

重新站稳，花弄影缓缓睁开眼，疑惑地扫过四周，最后落在步天音身上。她微怔，随即轻轻漾开笑容，仿若春到花开，冰雪尽融。“天

音，这里是哪里啊？感觉和涵墨轩有些不像呢！咦，我的小兔抱枕怎么变得这么旧了？”

步天音有一瞬的呆怔，紧接着是狂喜，“青洛，你终于回来了！”

花弄影呆了，拍拍脑袋，“对啊，我记得我乘降落伞跳下悬崖，然后……不记得了。反正，被你找到了，呵呵。”莞然而笑，一如昔日。

步天音欢悦地拥她入怀，“青洛，不要再离开我了。”

熟悉的带着轻淡兰香的气息，只是，感觉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到底是哪里不对呢？花弄影在步天音怀里狐疑地想着，微蹙眉。

步天音紧拥着花弄影轻吻，带着失而复得的欣喜和久别重逢的思念，嫣红的唇膜拜过花弄影的额、颊，终止于香润娇嫩的樱唇。

啊，又接吻了，第二次。花弄影有些被动地承受，但也不讨厌。步天音的吻好炽热，就似要燃烧彼此一般，她心里有些害怕，可也不想推拒，兰香的气息令人沉醉，就此坠入深渊也无悔。咦？花弄影一惊，有些迷蒙的神思清醒过来，身上沁出薄汗。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跳崖出逃便是因为害怕与天音的爱最终没有善果。可现在，我对天音的吻并不抗拒，心中有脉脉情思，却并不恐慌。是谁？是谁为我治愈了心伤？是谁安抚了我恐惧的灵魂？又是谁，在暗夜里用温柔的目光温暖了我的心？

一阵迷惘，思念的感觉充斥心头。我到底忘记了什么？

“青洛？”步天音微离开花弄影的唇，馨香的气息吹吐在她耳畔。

是天音吗？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爱着我的天音。是他吧？

“天音，都是我不好，让你找了很久吧？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逃走了。”依在步天音怀里，花弄影轻轻道。

“太好了，青洛，要记着你说的哦。”步天音低笑，轻咬她嫩白如玉的耳垂，手抚过她柔软美丽的身体。

啊！花弄影被异样的触感羞红了脸。一直觉得不对劲，原来如此！跳崖时身体只有十二岁，而现在，这身体已经彻底长大了，肌肤滑腻，骨肉丰匀。我到底离开了多久？五年？七年？在这漫漫时间

里，我做了什么？又遇见了怎样的人？想要细思，然而，脑中只有一片迷雾，茫茫不可追寻。

“青洛，我们成亲吧。”步天音的声音带着魅惑的喘息，甜美悦耳，低沉温柔，好像地中海的歌妖一般能令人失去理智的判断。

花弄影一瞬间恍惚了一下，差点儿失口答应。“不，太急了吧，我们才刚重逢，而且，下山后的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步天音轻笑，却有一丝哀伤，“可是，我们从相识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青洛，我等得好苦。”搂着她的纤腰向里走，一边低声道，“青洛，我爱你，我一直在等你长大。自你七年前逃走，我日日思念你，夜夜无法安睡，除了想你、寻你，我什么事都无法做，也不愿做。好不容易找到你，我再也不愿失去你了。青洛，我爱你，你也爱我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成亲？”

是啊，即使失去了一些记忆，但天音如此爱她，丰仪又如此令人心醉，为什么不能成亲呢？虽然天音个性中有冷酷的部分，可对所爱的人，却是极好、极专注，为什么她就不能爽快地答应呢？不知为何，心里总是有些忐忑，莫名地感觉不妥，可到底哪里不妥，却又说不出。

踏入居室，花弄影呆住了。

记得天音是个极爱奢华的人，但居室布置却并不喜俗红媚绿，艳金庸粉。然而这次，整个起居间，一眼望去，尽是喜气洋洋的红。好像新房，咦，真的，还装饰了红绸。这，这是谁的新房？天音？天音跟谁成亲了？

花弄影看着步天音，傻傻的，眼神里是无声的疑问。

“这是我们的新房，青洛。在得知你即将回来时，我便布置好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亲手做的。”步天音微笑，手抚过一个绸结。

没法想象天音亲自打绸结、铺床、张灯结彩。以天音的个性，布置好了后，必定不许任何人踏入，那么，他也得亲自打扫卫生了。想到天音拿扫帚扫地，就暴寒……

还是老脾气，起居室上下干净得找不到半点尘埃，整洁得令人发毛。花弄影相信，这里的地板比大多数人家的床还要干净得多，就好像天音用的马桶，比很多人家的锅碗还干净。这么说，感觉实在有些变态，但天音就是如此的人。

“青洛，你看！”步天音打开柜门，取出一套红衣裳，上面绣着双凤喜鸳、彩云缭绕，华丽精致无比。步天音走到花弄影身边，把衣裳披在她身上，喜滋滋道，“这是我亲手绣制的，青洛喜欢吗？”

啊？花弄影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就算听说太阳打西边出来都没如此惊讶。

步天音合衣拥紧她，低低道：“青洛不是曾说，将来要嫁给能亲手为你缝制嫁衣的男子吗？为缝制这套嫁衣，我可耗费了三年时间呢。今天，青洛终于可以穿上它嫁给我了。”步天音轻笑，笑声里透着欢悦幸福，令花弄影再也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

不错，她的确说过那样的话。在最初，她发现天音对她别有情思后，便有意无意地婉拒。说要嫁给能亲手为她缝制嫁衣的男子，只是为了让天音知难而退，因为，她觉得，像天音这样骄傲而心性高洁的男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拿起绣针的，更别说缝制一套嫁衣了。她相信，在这男尊女卑的世界，没有男子会为女子缝绣嫁衣，而她，那时本就没打算与任何人相恋，算是自绝婚途吧。

天音啊天音……花弄影感觉心融化了，全化为泪流出。

步天音笑着吻去她的泪，道：“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怎么能哭呢？”步天音给她穿好大红金绣嫁衣，自己也穿上新郎红衣，“这件也是我缝制的，青洛，漂亮吗？”丹凤眼顾盼神飞，颇为得意。

花弄影不禁扑哧笑了，“第一次听说新郎会自己缝制婚衣的！”不过，真的很美。天音穿黑袍固然魅惑无比，但穿大红衣裳映衬得玉面红唇宛若桃花，愈加俊美妩媚，妖娆诱人。

步天音笑，走过来抱住花弄影，“为了娶青洛，我便当这天下第一又如何？”在她额上轻吻，“青洛，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望着花弄影

低笑，“成亲好像是要拜天地的。”

花弄影想了想，“嗯，先要拜天地，然后是拜高堂，最后是夫妻对拜。不过我们的高堂都不在。”轻叹，原先世界的母亲今生只恐都无缘得见，今世的爹娘远在他方。

“那我们便望空遥拜高堂，日后如果得见青洛的母亲或爹娘，那时再补上就是。青洛，今晚我无论如何都要与你成亲，不许你说不！”步天音紧拥住花弄影，斩钉截铁，语声坚决不容置疑。

花弄影心下有几分狐疑，为什么天音这么急呢？或许真的等得太久，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十四年，确实足够磨去所有的耐性。

“好的，天音，我愿意嫁给你。”花弄影伏在他怀里轻轻道。可是，这么说时，内心最深处，不知为何，微微抽搐了一下，有丝丝痛意。但追究，却不知原因。

步天音笑了，容颜有如春天盛开的最娇艳的花朵，亮丽动人。

点上双红烛，满室红香，温馨喜气，相对脉脉。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没有司礼，没有主持，没有证婚人，这个婚礼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因此，仪式很快结束。

“接下来，是要进洞房，我知道！”步天音抱起花弄影在她耳边低笑，笑得花弄影满脸通红，浑身发热，心跳加速。不过，既然成亲了，总是要走到这一步的。

红烛高照，帷幕低垂。

拥着她，步天音满足地睡着了，花弄影却泪流不止，却不明白为什么。

才合眼没多久，花弄影隐约听见外面有嘈杂声。

“不行，不能进去！我们公子和小姐还未起……”

“啊！你，你怎能硬闯？”

接着听到急促地脚步声，有人直闯进房来。

砰！有东西被撞倒了。

到底是谁这么没礼貌啊？花弄影心里颇有些不悦。

极力睁开睡意浓重的双眸，花弄影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是个身着淡紫轻衣的神仙？只是，这神仙，为什么如此悲哀？煞白的脸庞，美丽的眼眸仿佛聚集了世上所有的忧伤与痛苦，身体颤抖，唇色苍白，嘴角有一丝血迹蜿蜒而下。

看着他，花弄影不知为何就泪流满面，喃喃自语："不，不要哭……"心有如万刃穿刺，痛不可当。

花弄影想站起身走过去为他拭去唇边的血，才发现，天音还压在她身上，两人俱是一丝不挂。

瞬时全身的血都涌上脸庞，花弄影想尖叫，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泪都吓止了。她的动作弄醒了步天音，他长卷的黑睫微微动了动，缓缓张开了眼睛。

花弄影手忙脚乱地推他，"快，快起来！"

步天音低笑着抱住她，"时辰尚早，天还未亮呢，多睡会儿。"

花弄影看着那淡紫轻衣的少年脸色愈发惨白，心直如被捏成碎片，使尽全力推开他。"还有别人在这里呢！"

步天音终于发现了那紫衣少年。他愣了一下，玉脸轻红，但瞬即点漆般的丹凤眼中闪过一丝恶意的神色，"为什么那么惊讶？早跟你说过，青洛是我的。"

紫衣少年缓缓走近，脱下外袍披在花弄影身上，悦耳的声音缥缈而又空灵："青洛是我的娘子，永远都是。"惨白的脸庞没有一丝表情，极哀的双眸仿佛即将死去一般。

花弄影听了他的话一怔，失声道："我是你的娘子？你，你是谁？"手抓住他的衣袖，不禁发抖。她对这人有种天然的信任与亲切，似乎非常怀念，好想好想抱住他，让他再也不要伤心难过，看到他悲伤的神色她比死还痛苦。

紫衣少年也微怔，凝望着花弄影惊惶凄然的神色审视了一会儿，似有所悟，眼神恢复了生气，柔声道："我是玉，是你的夫君，我们在简曲成亲的。"

“玉……”好熟悉的名字，念着就感觉心里甜蜜。夫君？他是我的夫君？真好，这样的人是我的夫君。正想微笑，花弄影忽又脸色苍白。他是我的夫君？！可是昨夜我与天音成亲了，而且，现在这情景无论谁见了，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望着少年哀伤而又温柔的脸，泪汩汩而下，“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怎的，忘记了很多事……”伸手拭去他唇边的血，泪越发汹涌，大滴大滴打在地上。

“这不怪你的，青洛，不是你的错，别哭。”蓝田玉轻叹道，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却怎么也擦不尽。

蓝田玉微微叹息，轻抱了抱花弄影，“我们回去好吗？回玉洛轩。”

花弄影还没回答，腰上一紧，步天音从后面搂住了她的纤腰，“青洛，你说过不会再离开我的！我们昨夜刚成亲！”

花弄影看着床榻边那件绣了三年的大红金绣嫁衣，心里也不禁疼痛。

“步公子，你明知青洛已是我的娘子，却使用摄魂术令她忘记我，如此作为，委实卑鄙！”蓝田玉天人般的面庞上有着明显的怒意，低叱道，拥着花弄影的肩头想要把她从步天音的禁锢中拔出。

步天音哪里肯放手，紧紧环住花弄影腰，嘴上也不退让，冷笑道：“我与青洛七年前便已两心相知，若非青洛一时糊涂逃下山，你如何有识得青洛的机会？更从何谈起成亲？”又在青洛耳边温柔低语，“青洛，这天下只有我为你缝制嫁衣，你嫁我才是真正的嫁，他的不能作数！”

他虽是细声轻言，但以蓝田玉的武功修为哪能听不到？微怔，蓝田玉眼中有淡淡诧异。

步天音斜睨他，面有得色。“青洛没有告诉你吗？青洛说过，只嫁给能亲手为她缝制嫁衣的男子。”微眯起眼缓缓一字一字道，“因此，青洛嫁的是我，我才是青洛唯一的夫君！”

花弄影感觉蓝田玉拥着她肩膀的手颤了一下，略松，随即又紧紧拥住。

“不对！我与青洛是在简曲花家成的亲，经过双方爹娘的承认，明媒正娶，有证婚人。你使用邪术迷惑青洛，骗她成亲，你的才不能作数！快放手！”一手仍拥紧花弄影，另一手袭向步天音。

步天音侧身避过，一手环住花弄影，一手回招。“经过双方爹娘承认？哈哈，天下盛传，蓝田公子拒绝皇上赐婚，被蓝田庄主光裸逐出，难道是假的吗？”

花弄影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对吵，满头雾水。

此刻那两人倒是没法顾及她的神色，正自斗得凶。掌风呼呼在花弄影身周来回。

“久闻‘玉面天狐’精于摄魂术，妖魅惑人，今日得见，果不虚传！”蓝田玉原本惨白的面色此刻微红，美丽的眼眸有些许怒意。

“哈哈，人人都道蓝田公子玉无瑕，言笑如春风拂面，我却觉有些名不副实了！”步天音毫不示弱，笑声里有明显的嘲弄。

呼呼掌风变缓却更令人胆寒，里面已带了丝杀气。

“住手！住手！”花弄影嚷道，同时出手推开两人。

“青洛！”蓝田玉与步天音同声唤道。

“玉，对不起，以前的许多事我都忘记了，又与天音成了亲，真的很对不起。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我想，我一定真的爱过你。”否则，我的心不会那么痛。花弄影望着蓝田玉轻轻道，想到刚才他惨白如死的神色，泪又几乎涌出。

急忙转头看着步天音，花弄影百感交集。“天音，对不起，你救了我，为我付出了许多，可是我却因为恐惧而逃走了，让你等了那么多年，非常对不起。天音，你真的，对我用了摄魂术吗？”

步天音怔了怔，缓缓点点头。“或许，我不知道什么是摄魂术，可是，与人双目对视时，有时我说的话便会成真。昨晚，我曾对你说，希望你忘记下山后的所有事，然后，你便真的忘记了。”

花弄影微笑。天音虽有时会戏弄会坏心，可是他不会说谎。他本性并不坏。“天音，我的生命是你赐予的，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我永远不会恨你。可是，如果伤害到玉，我会伤心的。”轻轻叹息。

“青洛。”步天音低唤。

花弄影截住话抢先道：“虽然我昨晚与你成亲了，可是在之前我与玉已经成亲，所以，一切要重新考虑。”又转头对蓝田玉道，“我相信你本是我夫君，可是发生了昨晚那样的事，我想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便是休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步天音一听，面有喜色。

蓝田玉轻叹口气，柔声道：“青洛，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又如何会怪你？我们回玉洛轩好吗？”伸手待要牵住她，花弄影退后一步，避开。

“不，我完全不记得这七年的事了，而且做了那么过分的事，现在的我，怎能再与你坦然同住？”花弄影轻笑着望着蓝田玉与步天音，笑容里有淡淡哀伤，“你们都很好，无论伤害到哪一个，我都很难过。现在，我们就当刚认识吧，像朋友一样相处好吗？我，我另外找处地方住。然后，我也需要了解，我忘记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我应该做什么。”

花弄影攥紧身上的淡紫轻衣，上面轻淡若无的甜香令她的心绪渐趋平静。

“谢谢你的衣裳，先借给我一阵子。”花弄影向蓝田玉一笑，旋身往门口走去，“天音，我走了。”

“青洛！”步天音唤道，想追上前，蓝田玉拦住他，“青洛现在需要独自静静，先别打扰她。”有轻不可闻的叹息。其实，他又何尝不想追上去？

青洛，即使你已经忘记了我，我也一定会让你再次爱上我。

淡淡忧伤的脸上露出温柔的微笑，犹似初融的冰河荡漾着春天的花朵。

门外，花弄影泪眼蒙眬。天空仍暗蒙，晓星闪烁。

失去的记忆，失窃的七年，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玉与天音，她都伤害了。以后，还能重新开始吗？脑中一片迷茫。

凌晨春风萧瑟，微有寒意，花弄影略抖了抖，思绪清醒了些，忽然失笑。人生在世，难道只有爱情吗？如今情况，越想越烦乱，不若不想，做些与感情无关的事吧。花弄影甩甩头，有如抛却所有烦恼，轻松许多。

“弄影主人！”面前凭空落下两人。

一个淡红衣淡红眼眸，娇俏喜笑。一个白发素衣红眸，淡雅温文。

“你们是谁？”花弄影笑问。

薮春与月魂对视了一眼，讶异道：“你不认识我们了？”

花弄影微笑，“是的，最近七年的事我都忘记了。我们重新认识好吗？”

薮春与月魂轻笑，道：“当然。我是薮春，他是月魂。我们是主人的侍从。”

花弄影笑，“我应该说过，不要叫我主人吧？我们互唤名字就好。谢谢你们一直帮我。”

薮春嘻嘻，“就算忘记了过去，主人的性情却是不会变的。”向月魂使了个眼色道，“我将近两年的事仔细跟你说说，月魂且到附近巡巡，近些日似乎总有可疑人物在盯梢这园子。”说着拉着花弄影便走。

月魂轻笑了笑，待她们走远，轻跃上天青阁顶。

他刚跃起，有一淡紫轻衣的少年走出，望着花弄影的方向，露出温柔的神色，轻叹一声离去。

玉王走了，嗯，我瞧瞧这里住的到底是什么妖，可会对主人不利？

趴在阁顶向窗里张望，看见步天音独坐在桌旁，神色忧郁，修眉微蹙。咦，这不就是前两年在道上遇见过的那个人吗？他为什么会在

这里？不过既然完全没有妖力，倒是不必担心他对主人不利。

月魂轻纵落地，松了口气。主人天劫之日越来越近，已是迫在眉睫，不得有丝毫疏漏。

花弄影独坐在晓寒楼发呆，手中拿着一个做了一半的枪械模型。

那日听薮春讲了大概情况，后来月魂又寻了亲近的众人来重新介绍认识，从大家的言语里，证实了蓝田玉确是她的夫君，那是她亲口对沈力说的。蓝田玉和步天音，得哪一个都是三生有幸，但两个一起遇到，而且两人都对她那么好，那么刻骨深情，就不是福薄的她能承受的了。

郁闷中还真凭记忆把“枪”做出来了！

在原先世界里曾拆装过玩具枪，研究过它的构造原理，毕竟她原本学的是机械制造工艺，对这些东西容易上手。花弄影弄了些竹木签子，浸上麻药，充作子弹。这样，击中敌人后能迅速使敌人昏迷或手足无力，既能保护自己又不会伤人性命。做出模型后，花弄影又让卫子浩找了几个巧手工匠一起研究，想把“枪”改造得小巧精致些，提高射程与准确度。

她一出晓寒楼，蓝田玉与步天音便紧紧跟了上来，花弄影待要拒绝，又不忍，叹了口气，不再言语。要跟便跟吧，反正她只是去研究枪械。

在原先世界时她就对古代工匠的巧手赞叹不已，如今亲眼得见，真让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许多现代高科技仪器都无法雕琢制造出的精致细巧物品，而古人却能凭双手造出。古人的坚忍与耐心实不是现代浮躁的人类所能比的。因此，花弄影对那些工匠格外尊敬有礼，言必称师傅，见面必行深礼，让他们受宠若惊，更加尽心于枪械的改良与制造。花弄影但有所思所想，便与他们一起讨论，相谈甚欢。

在与匠人钻研工艺时，全神投入，有时真的忘记了蓝田玉与步天音，但大多时候是刻意忽视他们的。

偷眼看他们的表情，步天音很诚实地露出抑郁与焦躁，而蓝田玉却一直保持着春风般的微笑，很认真地听她与匠人讨论，有时还插口问几句或提出自己的看法。过了些日子，步天音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专注听她对机械制造方面的想法。不过，显然，他听不太明白。其实蓝田玉也一样，只是更有耐心。

卫子浩私下里告诉她，那些工匠对她死心塌地，发誓忠诚于她。她无语，她只是表现了普通现代人对专家能手的敬意而已。这些工匠招来了更多的巧手匠人，不多时日竟聚集了好几十人，而且不久将有更多人来到。花弄影安排他们居于一座别馆，命名为奇技馆。

蓝田玉轻笑，说道全大凌的名匠巧手都快齐聚于此了。有此意料之外的结果，花弄影也不禁高兴得喜笑颜开，心情雀跃。既然如此，接下来，不若开始研究一下地震仪的制造。未雨绸缪，总有用得上的那天。

在她组建奇技馆的过程中，蓝田玉常温言提示一些遗漏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步天音，全神凝注于她，温柔脉脉，他似乎只要能伴着她看着她就好，对其他的都没兴趣。

回到晓寒楼，花弄影常自叹息。

她是个性情软弱胆小的人，虽自私地想保护自己，却没有伤害别人以保全自己的勇气，因此，对这种棘手的情况不懂如何处理才好。但短短时日的相处，她也渐明白内心的感情。她果然是爱玉的。玉的一言一行都契合她的想法，他也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即使她不说，他也明白她的心。有他在旁边，她便有了无比的勇气，做什么都有自信不会畏惧。玉这样的人，是她梦寐以求的，也只有他这样的人能治愈她的心伤。但对天音，她也非完全无情。他的轻愁浅叹牵动着她的心。他的目光凝注在她身上，虽让她感觉沉重，但也有些欢喜。看到他，便会想起惊鸿山庄的日子，温馨脉脉。

长叹一声，花弄影开始想沈心跟她说过的事。

桃源的人越来越多，已成规模，必须建立一个大的居住区，这便要买块大的地皮才成。可要在大凌国内买大地皮谈何容易？就算有，价格也不菲。桃源现在虽然有些积蓄，可要买那么大的地，还是囊中羞涩。

花弄影蹙眉沉思。

“在想什么呢？”有温润悦耳的声音轻轻响起。

“哦，在想买地的事，哪儿有又便宜又大的地呢？”

“大凌国内要找这样的地很难，但若是域外小岛，倒是容易。”

“小岛？很好啊！最好是无人岛，可以按照自己的构想重新开发建设。”花弄影大喜，跳起来。问题胜利解决！对啊，何必一定要在大凌国内买地呢！

“咦，玉，你怎么进来的？”花弄影惊讶。她原是委婉地要求他们不要来晓寒楼找她的。

蓝田玉轻笑，有如春风拂面，“刚才小糖放我进来的。”

晓寒楼有两个服侍她的使女：小糖、小果。

小糖喜欢偷懒溜号，多半是唤了她两声见她没反应，懒得再唤，便放了蓝田玉进来跟她说话。也好，顺便为她解决了难题。

“有什么事？”花弄影让小果上茶招待。

“奇技馆新来了一位老匠人，善雕刻，他正在刻你前些时说的活字版，准备过些时日投入印刷。但他异常怯寒，此时已是仲春，常人不过着夹衣，而他非棉衣不可，并且没两三件不行。我想，青洛不若给他诊治一下。”蓝田玉的语声柔和，有如玉笛轻奏，听着极舒服。

“好的，我们这就去吧。”听说前些时她与蓝田玉去雪翼寻了适合扩大造纸业的树种回来，造纸业发展了印刷术当然得跟上。这匠人是负责活字刻版的老师傅。说是老师傅，其实也就四五十岁年纪，不该怕冷怕成这样，身体必有病症。

花弄影站起身，蓝田玉含笑牵起她的手。

花弄影心下想，应该拒绝，可想是一回事，做却是另一回事。话在喉头打转，就是讲不出。被玉拉着手，感觉真的很好，很舍不得放开啊。

两人才出晓寒楼，就见步天音立在前面，看着他们交握的手皱起了眉。他的神情很明白地告诉她们，他很不高兴！

“天音。”花弄影见步天音那神情，手轻轻挣了挣，然而蓝田玉却握得更紧了。

“步公子，我们正要去奇技馆为一位匠人师傅看诊，你可要一起去？”蓝田玉微笑言道。

蓝田玉的微笑令步天音略僵了下，冷冷道：“自然。”又看了下他与花弄影相握的手，低喝道，“放手！”

蓝田玉笑笑，并不理会。

眼看步天音的脸更寒，花弄影急忙向他展开大大的笑容，“天音，要出去了，别忘记戴上面巾哦。”

步天音脸上的坚冰终于融化了，唇角轻勾，“嗯。”从袖里抽出黑色银绣的丝绸面巾戴上，只露出狭长幽黑的丹凤眼与漆黑秀挺的长眉，格外妖异媚人。

花弄影看着步天音轻笑，感觉玉轻捏了捏她的手，转头看，却只见玉仍是微笑着，只是那笑却有丝酸意。恍然，脸上微热。

忽觉另一只手一紧，一看，步天音牵住了她另一只手。

三人行在倾音园中。

走了几步，花弄影感觉浑身发毛。好奇怪的感觉！找了个借口把两人的手都挣开，心下才平静了些。

出了园门坐车，蓝田玉自然而然抱着花弄影飞跃入车厢，步天音随后跟入。花弄影一眼看出，他又在郁闷了，没办法，只好轻拍了拍自己尚空的一侧笑道：“天音，一起坐吧。”

如此，步天音摘下面巾，笑了，坐到花弄影身侧，欢悦的笑容有如天使般纯净无垢。他的快乐就是这般简单、容易。花弄影看着，有

淡淡的心酸。

同一时间，锦空冈王府。

“特急传报！特急传报！”一骑飞驰而至，举起红色令牌高喊着冲入府门。

进府后来人举着令牌直接跑向龙擎天的书房，一路通行无阻。“浮泽有消息到！”

侍卫统领于若蒿问明后大喜，让他下去休息，自己敲了敲书房窗格。

龙擎天正与几个朝廷要员商议国事，听后站起，“今日且议到此，改日再议。以后仍需诸位多加护持！”端起茶来饮了口。

那些朝廷官员个个是人精，虽然事情正议到关键，但见龙擎天如此神色，心知此刻不宜扰他兴致，于是都端起茶一饮而尽，告辞离去。

好不容易待他们走净了，龙擎天急道：“快说！药师仙子可是回来了？如今何处？”

“回来了！这消息是潜伏在倾音园内为仆役的属下传回的。药师仙子现居于倾音园晓寒楼。蓝田公子也住在倾音园玉洛轩。另外，殿下一直追查的妖孽步天音也寻到了，正是对倾音园特别关注的神秘人，他现今也正留居倾音园天青阁。殿下英明，此次可谓一网尽捕！”

龙擎天一边听一边掩饰不住内心狂喜，尽展脸上。“天助我也！于若蒿，马上安排出发，本王要亲自去迎接药师仙子回京。另外，多找些武功高强的侍从随行，也须得有精通术法者。”

“是，殿下放心！”于若蒿的声音特别响亮。

离忧谷，逍遥老人居处。

一个白衣锦袍的俊秀少年侍立。

“御天，你来谷里也七年了。”逍遥老人捋须笑道，“武艺术法都已学成，该出谷了。今日便动身吧。”取过一个小包袱，“这是我毕生心

法，回去后需得好好儿体会，再行提高。出谷后须即速回京，不可旁骛！”

龙御天接过包袱，跪下磕了三个头，“师父，此后您老人家要自己多多保重，徒儿不能再侍候您了。”站起，后退至门外，再次弯腰施了一礼，方才转身掩上门离去。

门里传出逍遥老人悠长的叹息。

龙御天心中的疑惑也很浓重。三年前小影突然被逐出谷，而今他也没有任何预兆地出了师，是否有什么重大之事即将发生？而且师父特别强调，须得直接回京。若非如此，他真想去寻找小影的下落。

当他离开后，屋内逍遥老人静静伫立一会儿，自言自语道：“我也该出谷了。妖孽不除，天下难以安生。”摇摇头叹口气，“宇元果然坠入情网，眼看着妖孽制造火药枪械，却毫无动静，终还须得我亲自动手。幸得在他身上施了镜视术，能借他眼观事物发展，否则灾祸难以免除。”

说到苏宇元，他此时正尾随花弄影乘坐的车辆，向奇技馆而去，心里是又酸涩又凄婉。

自重遇小影后，一直暗中追随，千里守护，深心爱恋，无日休止。然而这份深情，小影一无所知。在小影心里，他只是师兄。他也曾想向小影表白，但是，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他，又如何能坦承这份感情？何况，小影眼中除了蓝田玉，看不到别人。否则，在客栈外吹笙一夜，她如何听不出是他，不曾出来看看。心碎，魂亦摧。纵如此，还是舍不得离开，即便只是远远看着她，也好。

颜憔悴，谁人知。此生未尽，情已殇。

一路平静无事。只是没有大事。

途中步天音想握花弄影的手，而花弄影知道，他一握，蓝田玉必定也会握另一只手，她可不想再发生同样诡异的事，所以把手缩回来互握着，放在腿上。这样，无论步天音还是蓝田玉，都只好打消念头。

好不容易马车到了奇技馆，花弄影大大松了口气。

?步天音重又戴上黑色银绣面巾，看见蓝田玉抢先一步抱花弄影下了车，冷冷扫了他一眼，可是蓝田玉没理他，只含笑看着花弄影。花弄影为避免纷争，也只当没发现，领头走进奇技馆。

那刻活字版的雕刻师傅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康叔，花弄影习惯性地恭敬喊了声“康师傅！”喊完一愣，极力忍住心底涌上的爆笑冲动，康师傅方便面！

“公，公子来了！坐，坐！”康师傅颤颤站起，想给他们找椅子。然而这小工作室里堆满了刻成版、空白版以及废木料等，除了他自己的一张粗陋小凳，一无所有。

花弄影把他按坐下，笑道：“康师傅不必客气，听大家说您老比较畏寒，我略通医术，来给您看看。”上下打量两眼，他的确不是一般地怕冷。

现今正是仲春末近季春时节，天气暖热，温度在二十四五摄氏度左右，但康师傅身着厚厚的棉袄，里面还穿着两件单衫，襦衣不计。居室门窗紧闭，极为闷热，花弄影进来站了一小会儿已经忍不住汗流浃背，康师傅还在隐隐打冷战。

听见蓝田玉温和的声音道：“青洛，坐。”接着被轻轻按坐下来。不知道蓝田玉几时出去找了椅子来。花弄影转头看见蓝田玉淡淡的微笑有如夏日清风，顿觉热气全消，向他报之嫣然一笑。

步天音轻哼了声，还未开口，却见蓝田玉又拉过一把圆木小椅递给他，和颜悦色，于是话被堵在喉里。

他不接，蓝田玉便轻笑着把椅子推给他，自己也坐下来，听花弄影看诊。

步天音踌躇了下，看看那把空椅，皱皱眉，掏出条丝巾擦了又擦，终于坐下。那条丝巾也不要了，顺手搭在一旁木架上，拍拍手，这才开始凝神听花弄影说话。

“康师傅这是阳虚怕冷之症。宜用温中散寒、祛寒回阳之策，须得慢慢调理。可常食羊肉。例如：羊肉六两、当归三钱、生姜五钱共煮。将羊肉洗净切块，放沸水中焯一下捞出，然后把肉、当归、生姜放进砂锅中，水大约两倍左右。明火煮开，再微火煮一个时辰左右。七日里如此煮食一至三次。如遇咽喉发炎、上火、风热外感则不宜，此时可按摩气海穴。常言道气海一穴暖全身。这气海穴在肚脐下一寸半，约即两指宽处，康师傅可用拇指、中指慢慢揉，每刻钟三十至四十五下。”说完一笑，轻拍拍康师傅的手，“康师傅，只需如法治疗，明年春天您老就不必再穿棉袄了。”看看紧闭的窗户，她的衣裳快全湿透了，“到时这窗户也可以打开了。”

康师傅感激道：“我这小毛病您也费心特地赶来为我看诊，我……”

花弄影轻笑站起，“康师傅您就别客气了。您愿意留在桃源负责活字刻版这样的艰巨工作，我们感激您都来不及呢，何况只是举腿之劳？生活上有任何困难只管说，我们必定尽快为您解决。”

“没，没困难！自我来到奇技馆，吃、住、行，连同家里，一切都有人为我打理得仔细周到，实在是太感谢了！您放一万个心，别的我不敢说，这活字版，就交给我了！”

花弄影大喜，握住康师傅粗糙的双手，“康师傅，有您这句话我再无忧虑。不过您老也要注意休息，莫累坏了身体。”

“一定，一定。”康师傅连连点头，眼眶都湿润了。

花弄影再次把康师傅按坐在椅上，“不必送了，康师傅，您老多歇歇。”向他微笑行了个礼，带着蓝田玉和步天音离开。

将出奇技馆时，花弄影又嘱咐了馆主几句，让他多注意馆中各位师傅的身体状况与生活起居，若人手不够，可报告上来，增派人员。

奇技馆的馆主，并不是工匠师傅，负责带领其他若干人员照顾馆中工匠的生活需要。

出了奇技馆，花弄影着实站在通风处好生吹了阵风，那小屋实在热得她受不了。

蓝田玉看着她微笑，眼中有赞许之色。花弄影知道，他是因为她在那小屋中没有显出不耐之色而欢喜。

步天音眉头蹙起，不悦道："青洛何必亲自为此等卑贱之人出诊？随便遣个医者过来便是。快回去吧，这里到处拥挤脏乱，令人烦心。"四处看看，眼中有厌恶之色。

确实，奇技馆附近堆积了许多废木弃料，地上还有木屑之类，风吹屑飞，没一会儿就能把衣裳沾得一身黄。对于步天音这样有洁癖的人来说，待在这里实是酷刑。

"好。"花弄影笑，风也吹够了。

三人正要往回走，蓝田玉附在花弄影耳边细语了几句，花弄影笑着点了点头，跑回馆里。一会儿出来，花弄影身后跟着几个馆里的杂役人员，拿着大麻袋和扫帚等清洁工具。

步天音疑惑道："做什么？"

花弄影嘿嘿一笑，"把那些木屑装起来啊，堆置腐熟后成为发酵木屑，再与园土对半混合配制，可以栽培各种盆花哦。"

木屑为锯截木料时所留下的屑状颗粒物质，具有较高的输导水分的能力、湿度均匀、来源方便和使用经济等优点。

蓝田玉轻笑道："冬日也可以撒在冰上，防滑。"

花弄影冲步天音扮个鬼脸，"最重要的是，我们天音就不会被弄得一身脏了，呵呵。"

步天音不禁笑起来。

三人向马车走去，蓝田玉轻轻掸拍花弄影衣服上沾的木屑，低声道："今日东门有市集，难得出来，不若去看看？"

步天音冷冷道："那种人多眼杂又脏乱的地方，适合去吗？"

蓝田玉只微笑，不说话。

花弄影看看两人神色，扯扯步天音的衣袖，“有市集呢，我好像还没逛过这里的市集呢，去吧去吧。”蓝田玉突然说要去，必有蹊跷。

步天音见花弄影露出向往的表情，眼神柔和下来，“青洛想去，那偶然去一次也好。”

蓝田玉转头看向别处，面有笑意。

到了马车前，这次步天音抢先抱花弄影上车，喜笑颜开。蓝田玉随后上去，坦然坐在花弄影身边，并无丝毫异色。

在东门下车，人潮鼎沸。

吆喝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嬉笑谈话声响成一片。服饰色彩缤纷的商者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顶顶五彩的帐篷前面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市集。花弄影用眼神询问蓝田玉。

蓝田玉轻笑道：“这是米陀国的旅行商队。他们喜爱旅行，途经各国都要购买商品再卖给另一个国家，用赚取的钱再旅行。青洛可看看，若有合意之物便买下。”

步天音对拥挤吵嚷很不适应，蹙眉陪在花弄影身边，看她好奇地东张西望，兴致勃勃地细看各种各样的精致小巧物品。

蓝田玉似乎也没明显的购物意图，只是含笑跟在旁边，眼睛却在商队中搜索。忽然一顿，俯身向正低头看一个雕刻娃娃的花弄影道：“青洛，我过去一下。”

“啊？”花弄影诧异，“你去哪儿？我也去！”蓝田玉有兴趣的东西，可得好好看看。

“好。”蓝田玉微笑。

花弄影去，步天音自没有不去的道理。

来到一座镶嵌着金顶的别致帐篷前，帐篷前同样也堆满了各色奇巧物品，但蓝田玉看也没看一眼，直接向卖家道：“可以请朵依玛公主出来一下吗？”

卖家一惊，随即站起向蓝田玉施了个礼，“原来是蓝田公子。请稍等。”

走入帐篷，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二十上下的年轻女郎，衣饰华美，相貌普通，但自有种颐指气使的威仪，看见蓝田玉咯咯笑道：“蓝田公子，难得你还识得我的帐篷，我怎能不出来一见故人。”

蓝田玉微笑，“朵依玛公主的金顶帐篷天下只有一顶，如何会认错？今日来，却是要请公主割爱，将科索木的香脂球转让于我。”

朵依玛呆了呆，笑道：“科索木的香脂球天下仅有两个，可避一切虫蚁毒物，纵然你是天下第一公子，突然要我转让，也是不成的。”

蓝田玉笑，“公主没有香脂球也无妨，在下的一位朋友却极怕虫蚁，需要香脂球防身。请公主考虑一下好吗？公主但有所需，在下也当尽心办到。”轻淡自如的笑容如同春风拂面，温和的言语恳切入心。

朵依玛微犹豫，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看到步天音呆了呆，笑道：“你们三人是同来的吗？好，如果这位公子让我亲一下，我便把香脂球卖给你。”纤指点着步天音方向。

这话着实让花弄影呆怔了一会儿，好豪放的要求！

步天音虽戴着面巾，也可看出他实是怒极，面寒如冰，双眉打结，丹凤眼射出杀人的光。如果这时四周无人，或许他真会动手。

但即使如此，也不减他异样魅惑、邪美风情。因此朵依玛虽然打了个寒战，却并不收回要求，仍期待地看着他们。

蓝田玉轻笑，“这不行，朵依玛，换别的吧。”

朵依玛失望地又看看步天音，步天音干脆转过身背对她，连看都不让她看。

确实没戏！朵依玛无奈地耸耸肩，歪头想了想，看着蓝田玉诡异地笑了，看得花弄影浑身汗毛直竖。她想干什么？从她对天音的要求看来，难不成……花弄影的心紧缩起来。

第九章 魂访解印

第九章 魂访解印

冷澈的声音，偏偏听起来极温柔，但言语内容却又是不容置疑的命令与强硬。

“三位公子都丰仪出众，然我看却是这位小公子最为俊美可爱，但不知为何感觉不能亲他。”朵依玛蹙眉很是苦恼的样子，随即嫣然一笑，“如此，便请蓝田公子代劳，替我亲一下这位小公子如何？”

此话一出，三人全愣了，完全意料不到。

花弄影回过神来脸直发烧。偷瞟蓝田玉，他一向怡然自若的清丽颜容也染上了红晕，淡淡的微笑里隐着一丝羞涩，眼角余光似乎也在偷看她。

这一瞬间两人之间荡漾起脉脉甜蜜与温馨，有陶陶然醉意，以致没察觉到附近寒气骤起。

见他们没有言语行动，朵依玛又笑着丢下一颗炸弹，“要不小公子亲一下蓝田公子也行！”然后两臂互抱，睁大双眼盯着他们，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花弄影看了看蓝田玉，踌躇。

蓝田玉微笑不语，缓缓走近。

“不行！”有人爆发了。当然是步天音。他一把拉过花弄影抱在怀里，冷冷瞪了蓝田玉一眼，“休想！”

蓝田玉似乎早已料到会如此，淡笑着叹口气，“我知道了，你也放开青洛。”眼光转过四周。

周围一片寂静。大家都以不可思议的目光沉默地看着步天音，包括曾很垂涎步天音的朵依玛。

花弄影愣了一下，挣扎低叫道：“放开我，让大家误会了啦。”

步天音莫名，“误会什么？”兀自抱着不放。

“我现在穿的是男袍！”花弄影有点儿急了。现在人潮攘攘，而且绝大多数是浮泽人，别要从此在浮泽留下桃源主人是断袖的怪闻才好。

步天音还在思考中，蓝田玉的手迅如闪电般轻拂过，花弄影顿时重得自由，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呵呵，刚刚是闹着玩儿的，大家莫当真。”

人群无声的“哦”了声，原来如此！重新各干各的事去，集市又沸腾喧嚣起来。

朵依玛颇怀疑地看看他们，似乎在说：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吗?

蓝田玉微笑，“看来还是得换别的要求。”

朵依玛撅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吧，我再提一个，还不行就算了，香脂球不卖给你！”

蓝田玉轻道：“你说说看。”

朵依玛眼睛转来转去，缓缓道：“你跳个舞吧，就在这里！”眯起眼睛笑道，“天下第一公子市集跳舞，也可谓为奇观了！这样香脂球卖给你，也算不便宜。”

花弄影一怔之后心下微有恼怒：她是存心想羞辱玉吗?

“好，就依你所说。”蓝田玉向朵依玛道，握了下花弄影的手，微笑，“只是跳个舞，不要紧的。”轻柔和悦的笑容，仿佛能够带来春天。

走前几步，蓝田玉到一处略空旷的地方站定，对旁边一位手抱类似曲颈琵琶乐器的米陀老商人唤了声“尼玛”，用花弄影听不懂的语言温和说了几句。

“弥喀索丝？！”老商人一惊，点了点头，右手五指套上琥珀色拔片，将形似琵琶的乐器立于胸前，左手持琴，食指、中指、无名指按弦取音，拨动五弦。

几声清脆的“叮咚”过后，先是一阵隐约细微的幽音，渐而悠扬，又变为虚音暗暗，接着奇峰突起，乐音铿锵，饱满而透亮，有金石之

声。

蓝田玉随乐起舞，淡紫轻衣，袖影飞扬，舞姿优雅高贵，意态翩跹如仙，圣洁纯净，华美而又朦胧。

看着他的舞蹈，时而轻悄灵动，仿佛可以感觉到春日暖阳的清晨，嫩绿草木上滚动的水珠，晶莹而剔透；时而低回婉转，有若春花初放、月影轻拢，细雨微洒，醇酒轻醉，颦笑间意味深长；时而诡黠神秘，缥缈绮丽，仿如薄云蔽日，雾笼幽谷，苍穹星落；又时而明快开朗，动作舒展流畅，节奏激烈奔放，气势磅礴威武，好似不败将军笑傲战场，驰骋四方，睥睨天下，又如天神挥锤，震击天地，开山破流。

四下里静如无人，可听到针掉落的声音。

花弄影屏息凝望蓝田玉，只觉神魂随之而舞，非复自己。

曲终舞住，万众噤声。相望间恍惚，不知今时何时，是己非己，久久方暴出雷鸣般掌声。

花弄影笑了，使劲拍着手。确实不要紧。纵是朵依玛初时确有羞辱之意，但此时，谁会对玉有异样想法、不敬眼光？天下第一公子，蓝田公子，任你绞尽脑汁诚心羞辱，他也自能化为洋洋赞誉。

朵依玛脸上再无一丝嬉笑戏谑，只有庄重与尊敬，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向蓝田玉弯腰施了个礼，以花弄影听不懂的语言说了什么。米陀商队的其他商人也聚拢在周围，一起向蓝田玉弯腰施礼。

蓝田玉淡然微笑一如之前，张开双手示意大家不必多礼，以相同的语言轻轻说着什么。

众米陀商人笑着点头，渐散去。

朵依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匣子，打开，里面是一粒比鸽蛋还略小的淡黄透明小球，顿时有股难以言明的幽香弥漫空气中。

“这便是科索木的香脂球，现在是你的了，蓝田公子。”朵依玛把匣子递给蓝田玉。

“谢谢你，朵依玛公主。我该付多少金英？”蓝田玉接过匣子顺手塞给花弄影，含笑问道，语声温和，一如先时。

朵依玛笑道：“蓝田公子已经付过了，便是刚才那支舞。若还想付更多，那么蓝田公子可愿与我做朋友？”

蓝田玉微笑，“能得朵依玛公主为友，实是在下荣幸。”

朵依玛咯咯笑起来，“既然如此，以后只要有朵依玛能帮得上忙的事，千万莫忘记唤我相助。”边说眼睛边骨碌碌上下打量花弄影，看得花弄影浑身长刺。又怎么啦？

蓝田玉轻笑，“一定不会忘记的。”

“哈哈，好！蓝田公子，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说着突然扑上来抱住蓝田玉，还朝花弄影别有深意地眨了眨眼。

花弄影当即成为化石！她是有意的！赤裸裸的挑衅！脑中瞬间崩出前所未有的陌生感情和冲动：冲上去把这该死的女人拉开，一脚踢到火星去！敢抱我的玉？！

一切的发生和想法都只在电光石火间。如果蓝田玉没有马上把朵依玛推开，花弄影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控制得住冲动。

朵依玛抱住蓝田玉不到一秒钟就被一股柔力推开了，或许应该说，她只刚沾到他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感觉衣服质料如何。

“朵依玛公主，我不习惯米陀的礼节，抱歉。”蓝田玉微笑道，有礼而淡然，令人不会有受拒的难堪，却能明白彼此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哈哈！”朵依玛朗声大笑，丝毫不为蓝田玉的婉拒而尴尬。“我明白！我和这位小公子说句话可以吧？”说着拉过花弄影附耳轻道，“原来你比较喜欢蓝田公子。我觉得那个黑袍公子更吸引人呢。可惜他不喜欢我，太遗憾了。”

花弄影再次呆住。难道她刚才是在试探？她发现她是女子了？

在朵依玛含笑的眼睛中，花弄影得到了准确无误的答案。

“阿拉，我们也当朋友吧？”朵依玛向花弄影伸出手。

花弄影毕竟对她刚才的行为心有芥蒂，犹犹豫豫地握住她的手。就算是要试探，也不必一定要用抱玉的方法吧。想着心里就堵！忽然心头一惊。唉，自己几时变得如此善妒，独占欲如此强烈？竟把玉视为个人专有，别人连碰一下都记恨在心？冷汗涔涔而下，这一瞬间，花弄影觉得自己无比丑陋。花弄影勉强笑了笑，对朵依玛轻道了声“好”。

朵依玛并没发现她的异样，兴致勃勃地又向步天音伸出手，“喂，我和他们都成了朋友，你既然跟他们一起的，那我们也做朋友吧？”

哪知步天音冷漠而又厌恶地轻瞥了她一眼，理也不理。他转开头，径自走到花弄影身边，掏出一个彩绳编织而成的精致美丽的小小绳囊，拉起她的手把香脂球放入囊中，轻笑道：“我编了这香囊正想给你，好巧就用上了。你看，这香脂球放里面刚合适！”

花弄影本就喜欢那绳囊的精美可爱，又如何能抵抗步天音的笑容，于是欢欢喜喜点头收下了，“这是你编的？好厉害，居然能以天音结编出绳囊。”犹自抚着绳囊美丽的花结微笑，眼角余光发现蓝田玉右手握拳，指缝间露出淡紫色丝料。他拿着什么？

眼光上抬，蓝田玉仍是淡然微笑，只不知为什么，笑容中有丝落寞哀伤，纵然仲春的阳光也无法抚慰。对了，玉一向细心，今天他像是有意要来向朵依玛购买这香脂球的，自然会想到准备装香脂球的小囊。难道，他手里握着的就是？可是，在他拿出前，天音已经先给了她绳织小囊，他自然不会再说什么。

有些歉意，花弄影不敢对上蓝田玉温柔的目光。

“什么是天音结？”倒是蓝田玉开口了，语声仍旧柔如春风，可是花弄影感觉其中似有一分受伤。

花弄影讷讷不知该如何解释。

倒是步天音笑着说了：“这是青洛专门为我设计编织的绳结，只为我一人编织，也只教我一人。”言语欢悦，虽只是淡淡的微笑，却犹似天上所有的福光皆笼罩在他身上。

“原来如此。”蓝田玉淡淡道，目光轻轻扫过垂挂在花弄影胸前的精巧绳囊。

花弄影只觉胸前好似着了火一般，烫得受不住。

“真漂亮！”被忽视了很久的朵依玛，啧啧称赞着，想伸手摸摸绳囊，终在步天音锐利冰冷的眼刀下讪讪缩回了手。

“青洛，回去吧，这里好吵。”步天音柔声道，轻搂着她的肩回身往马车走去，旁若无人。

花弄影转头向朵依玛道：“朵依玛，谢谢你的香脂球，改日再会！”又唤道，“玉！”

蓝田玉向朵依玛笑笑，“有缘再见。”跟上花弄影。

“蓝田公子，记着我说的话。”朵依玛倒甚为爽朗，不把步天音的无礼放在心上。

蓝田玉淡笑点头，一揖而别。

简朴的大马车中，三人如先前那样排排坐，然而气氛却与前不同。

花弄影胸前摇晃着缀着流苏的精致绳囊，散发出幽幽香气。

步天音看着那绳囊，妖娆的脸上展露的却是天使般的笑容、纯粹的喜悦。他时时在花弄影耳边低低谈起天音结的编织，以及以前花弄影为他所编织的天音结，轻轻笑着。

花弄影局促不安，一边回答步天音，一边偷偷看蓝田玉的神色。

蓝田玉坐在她另一侧，目光低垂，一直盯着车厢内的垫褥，似乎对它很有兴趣。

如此过了一阵子，蓝田玉始终没有说话。花弄影的不安到达极点。

“玉，刚才你和那个弹奏乐器的大叔说的什么话啊？尼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跳完舞他们突然对你恭恭敬敬？”找了个空隙，花弄影向蓝田玉搭话。

蓝田玉看了花弄影一眼，微微一笑，还未说话，步天音插口道：“他们说的是米陀语，尼玛是对上了年纪的男子的敬称，就是大叔或大伯的意思。他跳的舞在米陀称为弥喀索丝，也就是‘神临’的意思。”幽黑的丹凤眼瞟了蓝田玉一下，又接着道，“跳得确实很好，恐怕米陀的大祭师也未必有此技艺。”

花弄影听得呆了，拉拉步天音的衣袖，“天音，你也懂米陀语？好厉害！”

步天音轻笑，“不懂。我只是了解米陀的风俗人情，由此猜测罢了。”

蓝田玉微笑道：“你猜得很准，全说对了。”

花弄影无语，猜也能猜得头头是道，不愧是妖魔。

“闻说天下第一舞者是菩霖诺的苏摩多，但今日看来，这名号得让与蓝田公子。”步天音缓缓言道。

蓝田玉轻笑摇头，“不。苏摩多得天下第一舞者的称号，并不仅是舞技超绝，而是能以舞占卜。”

步天音轻倚着花弄影思索，“米陀崇拜自由与舞蹈之神，弥喀索丝最是难学，你能跳得如此高明，难道专门跟大祭师学过？”

“过誉，以前旅游途中有幸观摩过一次米陀大祭师的表演。”蓝田玉淡笑言道。

花弄影瞪大眼睛惊异地看着蓝田玉，那么复杂的舞看一次就能学会，脑袋是什么做的？

蓝田玉笑了笑，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我记忆力确实比常人稍胜。青洛，你说想买小岛，可想好要买哪座？”

“没有。”花弄影皱眉。虽知道大凌附属的小岛，但不了解具体情况。

步天音半伏在花弄影肩头低笑道：“想买什么样的？说来听听，说不定可以帮你决定哦。”

花弄影转头几乎与他的脸撞上，吓了一跳，心脏都停了一瞬，结结巴巴道：“你，你对地理也熟稔吗？小岛的地形、气候之类的，适不适宜居住等等……”

挨得实在太近了，他这般姿势，似乎有勾引的嫌疑？再仔细看看，确定。步天音狭长的丹凤眼轻眯，盛着盈盈笑意，纤长卷曲的睫毛犹如蝶翼一般轻轻扑闪着，嫣红柔嫩的美好双唇勾出醉人的弧度。眼神对视间，步天音眼波流转，媚态丛生，极尽妖娆魅惑。

花弄影呆了，感觉仿佛被他施了定身术，无法动弹。眼看步天音本来就离得极近的红唇靠近，而自己却连转开脸都做不到。

“青洛，你不说要求，我如何参谋？”步天音魔箫般的声音低沉悦耳，说话间芳馨的气息喷吐在脸上，微热。而他的唇，就要与自己的相触上。

花弄影心底警钟狂响，不行不行！虽说曾成过亲，可是现在自己还未恢复以前的记忆，而且，还有玉这个夫君呢！

虽这么想，花弄影却无法转开视线，步天音的目光锁住了她。

忽然有人轻捏了捏她的手，花弄影顿时感觉自己的神魂被召回了，身体也听使唤了。是蓝田玉，花弄影知道。

千钧一发之际花弄影假装若无其事地转开脸，道：“玉，玉也了解小岛情况吧？不若大家一起讨论看看。”笑对坐在另一侧的蓝田玉说。

蓝田玉看着一脸郁闷的步天音轻笑道：“好。”

于是花弄影把对小岛的要求简单说了下，三人经过一番思考、比较、淘汰后，还剩两个小岛。淘汰的那些岛其实最大的原因是，那些岛要不就太小了，没有什么发展价值，要不就是太大了，买不起。

剩余的两个岛，一个大些，名叫星岛。全岛陆地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海峡最窄处不到二十公里。岛上风光秀丽，河流也不少，三分之一是山地，三分之二是丘陵平原，适宜发展种植业。但因地处南方，天气炎热高温，多雨多风，长年夏季，春秋冬都短。这对一直生

活在内地的人们来说，可能不太适应。而且，时常有海盗光临劫掠，因此此岛虽大，人口却不多，零零星星分布着。

另一个岛较小，名为萤岛，陆地面积约四千多平方公里，离陆地很近，是个冲积岛。地势低平，形态简单，海拔只有几米，在岛屿四周围绕着广阔的滩涂。土地肥沃，林木茂盛，物产富饶，水洁风清，海滩芦苇成林。由于良好的地理状况和安居条件，岛上人口较密集。

到底买哪个？星岛大，但有海盗骚扰，而且要去住还得先适应那里的气候。萤岛很好，可是小了些，而且桃源大众去了后，如果再有后代就麻烦了，拥挤。

花弄影皱眉想了又想，最终还是决定，买星岛！

气候只能慢慢适应，这没办法。既然打算长期居住发展，总得有心理准备。海盗，没问题，来时好好教训一顿，能驯服就驯服，不能的话，哼，看谁的拳头硬了！而且因为他们，还可以和朝廷讨价还价，压低价格，省钱。毕竟桃源这么大组织，总不能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投进去，别的地方也要用钱啊。地广人稀，正好繁衍后代，桃源目前人口年龄较年轻，后劲强着呢。

花弄影讲了自己的理由，蓝田玉和步天音都笑了，点头称是。

步天音哧哧笑得眉眼弯弯，全身轻颤。

花弄影莫名看他，满腹疑惑。有什么好笑的！细听，仿佛嘟哝着："地广人稀，正好繁衍……"想想，脸有些红。不过，这是事实嘛。转头看蓝田玉，只见他眼中也带了丝笑意。

唉，有这么好笑吗？想要不理，可是步天音偏偏一直笑，一直笑！明明没什么好笑的！

花弄影忍了一会儿，到底心胸狭窄，偷偷伸手在步天音腰间狠掐了把。

步天音低低"哎哟"了声，终于不笑了，倚在花弄影身上，面上仍是如桃花般的浅红。步天音对花弄影附耳悄语笑道："若我们同住，便买个无人的小岛罢，才好肆无忌惮地繁衍。"

花弄影红了脸，在他腰里使劲掐狠命掐。步天音抓住她的手，又笑起来，狭长的丹凤眼，无比妖娆。

唉，算了，不理他！玉是神仙，玉很纯洁，玉就不会想这些！花弄影重新升起信心。

却见蓝田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花弄影轻摇了摇他的手，“玉，想什么呢？”

“青洛，以后我们也买个小小的岛屿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蓝田玉轻道。

“为什么？”花弄影讶然，细看蓝田玉，他眼中别有深意，恍悟，脸火烧火燎。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上妖仙同样色。

忽然马车停了下来，隐约有哭声传入耳中。

“怎么了？”花弄影道。

车夫禀道：“有个女子跳河被捞上来，但已经没有气息，在哭的是她的未婚夫。”

溺水者常有假死的，或许还有救！花弄影急急下车。

车外人声嘈杂，河边聚了一大群人。尚未靠近，便听见一个悲愤的声音道：“这回你满意了吧？！她死了，她把命还给你了！我们再也不欠你什么了！”

花弄影拨开人群，看见一个相貌朴实无华的年轻男子搂着一个少女冲着旁边一个肥胖的锦衣中年男子恨恨嚷道，泪流满面。

那少女的脸浮肿青紫，但仍看得出五官清秀娟丽，衣裳湿漉漉的还滴着水，年轻男子也全身尽湿。

锦衣中年男子面色沮丧，在年轻男子怒吼下倒退了两步，喃喃道：“我满意什么，我也不想她死的……”转身灰溜溜离去。

这其中有故事！花弄影尽管好奇，但是救人要紧，因此扑过去嚷道：“我是大夫！请让我看看，或许还有救！”扒开眼睑一看，瞳孔已散大，糟！又捏脉，失望。虽知多半已经没救，但仍想尝试一下。

于是花弄影一腿跪地，一腿屈膝，将女子腹部横放在大腿上，头下垂，接着使劲按压她背部，然而努力了半天，只有少量水流出。抱起女子腰部，使她背上头下，又倒了一点儿水出来。在这么捣弄过程中，女子如死尸般，一无动静。

将女子仰卧平放在地上，花弄影嘶声道："现在没时间和你解释，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是！否则她就死定了！明白？！"

青年男子被她的气势压倒，惊怔之下只会点头。

"好，你听着——"花弄影教那男子，一手捏住女子的鼻子，另一手托住她下颌，深吸一口气后，用嘴贴紧她的口吹气，使她胸腔扩张，然后嘴和捏鼻的手同时放开，等她胸腔回缩后再重复吹气。

男子听了脸红，有点儿犹豫，花弄影气急骂道："你不想救她吗？！"一掌把男子推过去。男子终于按她说的忠实执行。

而花弄影则跪在女子身旁，双手相叠，掌根按在女子胸骨下端，身体前倾，借助身体的重量稳健地下压，使她胸骨下陷三四厘米。然后，放松双手，但掌根不离位。如此反复做胸外心脏按摩。

那男子看了欲言又止。花弄影明白，无非因为她身穿男装，一个男子去按女子胸部，实是大非礼节。但现在，人命重要？礼节重要？

旁边围观人群喧嚷起来，指指点点。但花弄影与男子都顾不上听他们说些什么。

人工呼吸与心脏按摩持续了许久，女子始终没有动静，花弄影绝望地想，他们真的是在对死尸做无用功吗？

然而眼光瞥见女子脸上青紫已淡，心里急跳了两下，还不敢置信，再次扒开她的眼睑，果然，放大的瞳孔缩小了。凝神静心，可感觉有细微的脉搏振动。

花弄影狂喜，便是天上下金子也没这么激动。

"还有救，快，继续！"花弄影对那青年男子嚷道，手下也努力按摩，虽然双手早已酸麻难当。

男子听了兴奋异常，加紧吹气。

如此又过了盏茶工夫，女子喉头喀喀作响，张嘴吐出口气，缓缓睁开了眼睛。

“汐！汐！”男子唤着，拥抱住女子，泪又流下。

“不，不要太用力，她现在，现在还很虚弱。回去后，先喂她喝一些红糖姜汤或，或浓茶水，好好休息。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马上来找我，我住在倾音园。”溺水严重有可能引起吸入性肺炎或其他后遗症。

花弄影断续说着站起来，大汗淋漓。一阵眩晕，感觉好多星星在笑，花弄影脚一软，身体摇晃。天音的呼唤听起来好遥远，倒下前她想。

有一双温柔的手扶住了她，“青洛，青洛！”

花弄影闭目合眼半晌，神志渐清明，人语声也感觉近了。睁开眼，花弄影微微一笑，“玉，天音，我没事，只是有点儿累，歇歇就好了。”

“可是你的面色好苍白……”步天音脸上是明显的担忧，平日妖娆的丹凤眼此时格外忧郁。

“真的没事。”花弄影道，又回身向扶着她的蓝田玉笑。蓝田玉却没有笑，抿着唇，目光里有一丝哀伤。

“我叫赵诚，她是我的未婚妻黎汐，请恩公记住我们的名字。日后若有需要之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青年抱着溺水女子道。

“不要叫什么恩公，你应该尽快把她带回去休养，不要再拖延了。现在虽醒了，但不能保证以后几天?事。”花弄影言语中有责备，但声音很轻，乃身体疲惫无力之故。

“是！”赵诚终于抱着黎汐走了，花弄影松了口气。“恩公”这两字压在心上真是沉重啊，希望以后不用再看见他们。想是这么想，但世事常不如意。

上了马车，花弄影再也顾不得惹到哪个不满意，随便靠在一人身上闭目睡去。好累，要吵要闹什么的等她醒了再说。

昏昏沉沉间想，前些日子感觉身体好像好了许多，难道只是错觉？不知为何，心里隐约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大限在即。原本幻想六七年，太奢侈了。

回到倾音园时，花弄影醒了，鼻端闻得淡淡兰香，是天音，她依在天音怀里。睁开眼睛，果然看见步天音笑得一脸灿烂。

“已经到晓寒楼了，再不醒就把你抱到天青阁去。”步天音笑，幽黑的丹凤眼里有着半真半假的戏谑。

花弄影挣扎下地，脑中尚有一丝眩晕，转眼看见蓝田玉静立一旁默然无语，心里有莫名的忧伤划过。

“今日让你们陪我这许久，多谢了。我回去休息一下，天音、玉，你们也歇歇吧，一会儿该用晚膳了。”花弄影微笑告别。

“青洛，我有话要跟你说。”步天音轻道，拉住她的手，瞟了一眼蓝田玉，其意不言而喻。

蓝田玉淡笑道：“那么，我先行一步。”声音柔和轻淡，却不知为何，听着心里却揪得慌。

“天音，有什么事呢？”

“青洛，今天你救的那女子，是被她的救命恩人逼得自尽的。”步天音面有寒意。

“啊？”花弄影好生奇怪。

在步天音讲述下，花弄影渐渐明白了其中原委。

她救黎汐时，步天音和蓝田玉也从围观群众口中得知了有关详情。

黎汐去年秋天经过一水塘时不慎滑入溺水，被方才赵诚怒吼赶走的肥胖锦衣中年男子宋仕用一根长竹竿把她从塘中拉上岸。宋仕见黎汐有几分姿色，竟以救命之恩为由，要求黎汐以身相许，做他的第九房小妾。黎汐与赵诚已有婚约在前，且两情互许，自是不允。宋仕便挟恩威胁，说黎汐的命是他救的，今生便是他的人，并与官府勾结，几次欲上门抢人。黎汐和赵诚气恨羞怒交加，迫于恩情无可奈何。黎

汐灰心绝望下跳河自尽，欲以命还命。所幸被赵诚发现捞起，又恰遇花弄影。

花弄影很是愤怒，过后又觉奇怪，天音特意跟她讲这事是为什么？花弄影疑惑地望着步天音。

“青洛，前些日子你同意嫁给我，是否因为我曾救过你？”步天音犹豫着道。

花弄影怔了一下，轻笑道：“如果是，你是否取消婚约？”

“不会。青洛，我当初救你时，不曾想过会有今日。但是，时至如今，我爱你，青洛，所以，你必须属于我！”步天音的声音比平日提高几度，美丽幽黑的丹凤眼紧盯着花弄影，里面有焦急、迫切、固执，手不知不觉握住了花弄影的肩。

肩头有些疼痛，花弄影微蹙眉，捉住步天音的手，“天音，我不会只因为报恩而许嫁。”纵然那可能是部分原因。

“那么……”步天音欣悦地笑了，神情就似孩童得到了世间的奇珍异宝一般，是很单纯的欢喜。

“但是……”花弄影欲言又止。因为爱一个人，所以那个人就必须属于他，这种想法好像不对吧？

“但是什么？”步天音紧张地注视着花弄影。

花弄影叹了口气，没说话，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惊鸿山庄的日子。

步天音将她搂入怀中，轻吻着她的头发，喃喃道：“青洛，我的青洛。”

花弄影轻轻推开他，低眸道：“天音，还记得你的师父吗？”

“当然，师父的养育授业之恩，永世不忘。”步天音疑惑地望着她。为什么突然提起他？

“天音，我觉得，你现在的许多想法与作为，都与你师父教你的不同。”花弄影轻轻道。

“不错。师父为人太过善良，所以一生抑郁。我原本一切都听从师父，却在江湖上备受欺凌。因此，我虽仍敬重师父，但再不会按师父的想法去做。我只会对我喜欢、我爱的人好，其余人等皆如尘土。而且，我想要的，我会尽全力得到，如此，便不会落得与师父一般，孤独黯然。”步天音轻笑言道，凤眼微眯，修眉飞扬，漆黑长发映得夕阳薄暮下桃花般的脸庞美丽不可逼视。

一瞬间，花弄影有丝迷惘。天音变了，这种改变是好还是不好？花弄影无语长叹，对未来一片茫然，但是想到心中不良预感，不禁笑了。

“天音，世事难料，有时即使我不想离开，也或许不得不离开。”花弄影轻笑，笑容有一种异样的美丽和粲然，仿佛花开最后一季。

步天音一怔，重新抱紧花弄影，“不！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离开我！”

花弄影摇摇头，轻叹道：“天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淡然一笑，“天音，回去吧，该用晚膳了。”轻推开天音，步入晓寒楼。

步天音在晓寒楼前惆怅了一会儿，慢慢向天青阁走去。

草草吃了点儿，花弄影就停了箸。身体里有种异样的感觉，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但就是不舒服。

夕阳尚未完全沉落，天边是一片凄紫艳红，无限绚烂。倚着晓寒楼栏杆，看着远处晚烟孤鹜，会有种苍凉之感。

“咦？”花弄影目光停在离晓寒楼不远处的一丛花木里，蓝田玉坐在花树中，仿佛雕塑一般凝固不动。看起来，他好像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了。

花弄影跑下楼，向蓝田玉的方向走去。

将近，放轻脚步，轻轻，轻轻靠近。吓他一跳，嘿嘿。从没见过蓝田玉受惊的样子呢。想着花弄影不觉偷笑起来。

然而，看清蓝田玉的神情后，花弄影的笑僵住了。蓝田玉脸上总是如春风般抚慰心灵的微笑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种难言的忧郁，淡淡的，却如丝如缕萦绕心间，令人同感凄恻哀恸。玉并非不会忧伤，玉并非不会痛苦，他只是，一直掩饰得很好，从不在她面前表露出来。要如何做，才能让他不那么难过?

“青洛。”蓝田玉发现了她，忧郁消失不见，面上重又浮起柔若春风的微笑，向她伸出手，“青洛，你来了。”

“玉。”花弄影轻唤着，走近，凝视着他含笑的双眸，但再找不到刚才的轻愁浅忧。看到她，他的所有哀伤全部消散了。

在心中低叹了声，花弄影微笑道：“玉，我给你编个绳环好不好?戴在手腕上的。”

蓝田玉将她拉入怀中抱住，“好，青洛准备编什么样的绳环呢?”轻笑着，可以感觉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愉悦欢笑，仿佛刚才花弄影所看到的忧郁全是幻象。

花弄影散开长发，轻轻拔下几根揉在一起。

蓝田玉看着笑了，松开花弄影，也拔了几根自己的头发，交给花弄影编织在一起，合成长长的一缕。“结发共枕席，白头永不离。鸳鸯无单飞，鸾凤不孤翼。青洛，我与你，就如同此发，缠绵在一起。”

花弄影眼中浮起雾气，轻轻“嗯”了声，摘下一只耳环，拿过那发绳，将耳环套入其中编织成一个简单的手环。她捋起蓝田玉的衣袖，将发环系在蓝田玉的右手腕上。

在她做着这些的时候，蓝田玉含笑看着，柔情脉脉。

在他的目光下，花弄影脸发热，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春风中嫣然的花朵，身心柔软。花弄影轻依入蓝田玉怀里，搂住他的颈项，有淡淡甜香弥漫，熟悉而又甜蜜。

“重相见，迷离间，往事俱云烟。纵使相逢已不识，幽情暗香印心田。棲霞里，花树妍，青丝络曼编。结发鸳盟从斯定，比翼双飞不羡仙。”低低吟着，随着语句流出，内心的忧惧也渐消失，即使知道时日

不多，也再无恐慌。只要有玉在身边，不知为何，她就无所畏怯，心里安宁祥和，温馨无限。

“青洛。”蓝田玉柔声唤道，紧紧拥住她纤柔香软的娇躯，轻托起她小巧精致的下颌，吻上轻红润泽的樱唇。

霞光已经完全隐没，夜幕低垂，晚星初现。仲春的晚风微有凉意，然而花树间两人相拥相吻，柔情蜜意，温暖彼此，哪会感觉一丝寒冷？

许久之后，从深吻中暂歇的两人默默相依，虽无言语，但两心相知，情意如一。

忽然天空一声鹤唳，有洁白之羽飘落。

仰头，只见一只大鹤在倾音园上空盘旋，低吟张望，长颈曲回间似乎瞥到花弄影，巨翼一拍，疾往她在的地方飞掠而来。

要撞上了要撞上了！花弄影脸色苍白，情不自禁将头藏入蓝田玉怀中。

蓝田玉轻笑道：“别怕，它是你的坐骑呢。”

哦，好像听卫子浩说过，但完全没印象。思考间，大鹤已至，坚喙戳上她前一瞬，两翼一收，纤足稳稳立在她面前。柔颈一伸，在她衣服上啄了两下，轻吟几声，剔剔羽，又瞥瞥她，似乎在说：哎，两年不见就陌生了？亏我还挺想你的，没良心。

花弄影看着拽拽的铁翼鹤，寒毛直竖。这家伙，确实是老友了！它这德性，熟悉得很啊！

嘿嘿干笑两声，花弄影伸手抚抚铁翼鹤颈背，很小心，因为感觉这家伙并不是个可以随意亵玩的宠物。出乎意料地，铁翼鹤很配合，还温和地用头颈摩擦花弄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念她。

花弄影高兴了，抱住铁翼鹤，使劲摸它的羽毛，好舒服好舒服！

铁翼鹤轻轻挣脱，扬颈低叫了几声，垂下来轻触自己的肚腹，斜眼看她，竟颇有媚意。

花弄影呆了呆，恍然明白过来。这死鸟！原来这么温顺，只不过因为肚子饿了而已！想要吃的才讨好她！

虽恼怒，可摸也摸了，抱也抱了，总不成这时候翻脸不认账。花弄影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轻拍拍铁翼鹤的头，没好气道："好好！我就带你去吃鱼，爱吃多少就吃多少。"撑死你好了！

听见蓝田玉在一旁轻笑，花弄影心下大为尴尬。她竟然被一只鸟利用了！花弄影转头红着脸道："玉，你尚未用晚膳吧？莫再耽搁，当心饿坏了身体。我也带这鹤去找些吃的。"

蓝田玉低笑应道："好。"站起走过她身旁时，蓝田玉略停，为她重新绾好青丝，含笑离去。此时夜空云疏，星月淡淡，他的身姿翩跹，有如一梦。

想起方才的缱绻，花弄影低眸微笑，纵是梦，得与玉共，也是极好的。她尚在出神，旁边的铁翼鹤不耐烦了，用尖喙扯扯她的衣服，轻吟，意思是：人家都走远了还发什么呆，快快给我找鱼去。

花弄影身上的汗毛可以当钢刷了。这年头，一只鸟都能使唤人类，天理何在！无奈地摇摇头，花弄影往晓寒楼走去。

铁翼鹤跟在垂头丧气的花弄影身后，长颈柔回，修足慢踱，不紧不慢，气宇轩然，倒好像被小兵领着观礼的将军一般。

回到晓寒楼，小糖见了铁翼鹤极喜，自告奋勇带它去厨房找鱼吃。

小果见花弄影面有疲色，便给她铺床安寝。花弄影确实累了，倒在床上便陷入梦之沼泽。

过了月余，这天一出晓寒楼，花弄影便见月魂与薮春神色严峻地迎了上来。

"弄影主人，近日请不要离开倾音园，切记！切记！并且，无论您要去哪儿，请一定与我们同行。"薮春道。

天空乌云密布，隐有风雷之声。

花弄影看看天空，想想，笑了笑，“好。”回身走进晓寒楼。月魂与薮春守候在楼外。

不必他们多加解释，她也大致明白怎么回事。花弄影心里发笑，还用得着来杀她吗？这身体就算锦衣玉食地供着也撑不到半年了。白日里处理桃源的事务，常力不从心，极易疲惫，到近日，便是多走几步也不成了。因此，很多事都是请蓝田玉和步天音帮忙。

没办法，桃源这几年发展迅速，营利性的如我家客栈、碧水居茶楼、飘香药粥馆、青翼纸业、刹那芳华干花艺术馆、仙人醉酒业、代理芳菲谷胭脂的脂香馆等由于生意兴隆都增开了不少分店，赚钱多了，但事务也多了。非营利性的机构如夕阳之家、朝晖院、廉医馆、免费学堂、护花会等也扩大了规模或增设了站点。另外还有半营利半科研机构如奇技馆、消息机构听风馆、保卫机构神武馆等。由于组织巨大，为了能安置好众人，正跟大凌皇家商议购买星岛。

这一切繁琐事务，千头万绪，纵使卫子浩和沈心以及下属已经分担了大部分，呈递上来的是较重要无法独断的大事，但仍让人烦不胜烦。便是花弄影身体无恙，看着这些也会头晕，何况如今身体极弱，往往是略翻几页便头晕胸闷、恶心欲呕，只得合上书简。

自从那天蓝田玉来晓寒楼找花弄影被步天音撞见后，花弄影不许他二人进入晓寒楼的规矩不攻自破，步天音与蓝田玉天天估摸着她起床的时间来陪她，几乎总是同时到。

蓝田玉与步天音既来陪她，自然也帮她处理事务，见她疲累，便拿开书简，抱她到卧榻休息，替她完成剩余工作，有疑问便与她讨论解决。此时两人倒是相安无事，不吵不闹，有时还能谈笑几句。

文件帮她批阅，需要出门的事自然更不会让她劳累，但尽可能留一人陪在她身边。两人似乎商量好了，今天是蓝田玉出门，明天换步天音，轮流着来，倒也公平。碰上不得已两个都得出门的情况，他们便格外吩咐小糖和小果好好照料她，而且一解决完事务便会马上赶回来。

对她的状况，他俩也是知道的吧，虽然没有明言。事已至此，死亡将替她做出回答。只愿到时，深爱着她的这两人不要过于哀恸。

初时，蓝田玉与步天音脸上都能发现隐藏的忧伤，而且，她知道，他们都在暗暗寻访灵丹妙药，并装作若无其事地呈到她面前，让她服用。但花弄影微笑着告诉他们，没用的，她已经试过了，无一丝一毫的效果，吃了也是白费。拗不过他俩的坚持，她吃了几次所谓的灵药，果然，毫无用处。

在如此事实面前，步天音妖娆的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哀凄。花弄影惊异地发现，这妖魔极度悲伤时反而比平日更美！他一向喜着黑袍，那黑袍更将他的忧哀衬托得愈加怜人。

而蓝田玉，明了情况后，却令人费解地表现出反常的平静淡然，行动举止一如她身体还算正常时。小糖小果私下里便说蓝田玉对她一定没有步天音情深，花弄影轻笑摇头，长叹息。她虽将赴黄泉，却绝不愿别人舍命相陪。

于是，某日两人来时，她似不经意言道，桃源是她耗尽心力所建，如今正是发展壮大时期，她若有不测，光是卫子浩与沈心等人只怕撑不住，希望两人能够替她照顾桃源事业，否则纵在地府，她也难以心安。

“你们会答应我吧？”当时花弄影笑眯眯问道。

蓝田玉与步天音互看了看，神色不定。

最后蓝田玉轻笑了笑道：“会有人照顾桃源的，你放心。”终究是没有答应。

这日正巧步天音与蓝田玉都出门办事了，她想出去走走，却不料被薮春与月魂拦住。

不能出去也罢。天气不佳，身体不适，真出去也做不了什么。只是蓝田玉与步天音都不在，又看不进书简文件，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打发时间呢？以她目前的情况，什么是她能力所及的？呵呵，花弄影笑了，以谈话的方式工作。

想了想，花弄影交代了些话让小糖告诉卫子浩。

于是，当蓝田玉与步天音回来时，便看到倾音园前厅坐满了农人，而花弄影则坐在他们中间。

蓝田山庄虽扬言已将蓝田玉逐出家族，但花弄影以前与蓝田玉订下的条约仍有效。蓝田山庄所有采用了她的策略营利增长的店铺田庄，至今也是把增加利润的十分之一分给桃源，这成了桃源发展的重要资金之一。

花弄影这次想到了改良动植物品种。使农作物增产的方法很多，改良品种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改良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由于水稻容易倒伏减产，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得到秆强、穗大的品种。假若常去稻田里观察，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稻株都会倒伏。有的倒伏得厉害，有的不倒伏。不倒伏的并非穗轻而小，而是稻秆硬。我们可将稻秆硬的稻子选出来，第二年用这些种子下种，避免与别的种子混杂。经过若干代的选择，就有可能获得稻秆硬、不易倒伏的优良稻种。这种称为选择法，很有效！

也可以用杂交法。例如：我们取稻秆较硬的品种，即使它的穗较小也不要紧，再取穗大容易倒伏的品种相杂交。它们的后代会有几种不同的性?，其中便有可能兼具穗大秆硬两种优点的。取这种兼具两种优点的作为种子，便可改良品种。

另外还可采用改变环境的方法以及远缘杂交法。

如果是树木，还可以用嫁接方法。首先，确定需要改接的品种及母株。最适于树木劣质品种改良的嫁接方法有两种：一是劈接；二是插皮接。

品种改良不止可用在植物上，还可以用在动物上。

虽然培育一个新的优质品种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成功，然而一旦成功，带来的利益就是巨大的。

花弄影想到成功后能带来的好处，兴奋得双目生辉，精神振奋，舌绽莲花，滔滔不绝。那些农人也是个中好手，自然晓得其中利害，

都听得激动异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也有人不安道："公子这计策虽好，但做这种尝试要花很多时间，也需要开辟出专门的小块田地或者有富余的牲畜以供实验。我们都是穷人家，又有家小老少要养，哪有那些闲工夫闲地去弄这些？"

这人一说，原先群情激奋的大厅立刻如当头淋下一盆冷水，静下来，众人眼中有戚戚然之色。

花弄影倒一时忘记了这点，想了想道："不要紧，我将新开设一个禾生馆，专门研究品种改良，各位若有志于此，可报名参加。得到录取的馆员，将按月发放一定的俸薪补贴以供家用，研究所需的物资田地将由馆里提供，若品种改良成功，所获利益也将得到分成。"

她这一说，厅里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震耳欲聋。

花弄影虽极疲乏，但仍不禁露出欢悦之色。为了民生改善与科技发展，确实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啊。

蓝田玉在远处看着，面上是淡淡的微笑，理解、欣赏、爱恋、宠溺与心疼。

步天音见花弄影虽笑着，但累得几乎趴俯在软榻上，周围团团围着的农人却顾自兴奋地嚷嚷议论，大声交谈，完全没注意到他们的喧哗让花弄影的笑容里透出了一丝痛苦。

步天音怒了，抓起手边一个茶盏往地上一掷，清脆响亮的碎裂声盖过了吵闹声。

大厅里瞬间安静下来，众人齐转头看着步天音。

"都出去！没看见公子已经很累了吗？！"步天音冷冷喝道。

厅里气氛冷了下来，一众农人此时才注意到花弄影神色不对，讷讷致歉，悻悻然欲退出去。

花弄影笑了笑，撑起身道："禾生馆的事近日就会有消息，各位如有意进入馆中，可多留意。今日暂且谈到此，由于身体微恙，不能远送，失礼了！"

蓝田玉走过来笑道：“诸位长谈辛苦，聚珍楼备有酒席相候，请前往小酌。若急于赶回，园外亦备有车马，随时可起程。”

蓝田玉这么一说，众农人脸上笑容复现，气氛重又热络起来，但也注意压低声音，以免过于吵闹。

这时有负责接待的仆侍进来引众农人出去前往聚珍楼，于是他们一起向花弄影与蓝田玉、步天音告辞离去，络绎退出。

“青洛，你身体都这样了，怎还与这些卑贱之人搅和，不多休息？”步天音抱起花弄影，眉头微皱，颇有怨怼之意。

花弄影微笑了笑，轻道：“是呀，我都如此了，你还要责怪我吗？”眸光流转，顾盼生怜。

步天音看看她，满腹的气一下子消散了，只好叹道：“你不爱惜自己，难道也不顾惜我们的心吗？看你如此，我们有多难过，你知道吗？”虽低声轻言，却蕴含着说不出的哀痛。

花弄影看看他又看看蓝田玉，低头轻声道：“对不起。不过，我能撑得住的，只是说说话，没关系的，不太累。”

“不太累？！你话都快说不出了还不累？刚才被那些卑贱之人吵得头又疼了吧？哼，若你有不测，我便把他们的舌头通通割了！”步天音怒道，面寒若冰，丹凤眼里透出的冷酷之意令花弄影打了个寒战。

“步公子，青洛须得尽快用晚膳，否则会误了歇息时间。”蓝田玉温和的声音插进来，有如寒冬里吹进了一股春风。

花弄影向蓝田玉微笑，目光对视间心领神会，有种温暖流过心间。

步天音听见蓝田玉的话也恍然，抱起花弄影如飞掠至晓寒楼。楼外，小糖已经在等了，月魂与薮春也迎了上来。

“小姐，再不回来饭菜要凉了，快用膳吧。”小糖扶过花弄影。

“嗯。”花弄影揉揉困倦的眼睛，在步天音怀里只窝了那么一小会儿就差点儿睡着了。

“天音、玉，你们也累了，快回去用了晚膳休息吧。”

步天音道：“我就在你这里一起用膳，晚膳后给你用长生诀运运功。”

花弄影摇摇头笑道：“谢谢，天音，可是真的不用了。我自己也修炼了长生诀，而且先前你也试过了，你的功力进入我的身体，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影踪，再试也只是白白浪费而已。天音，能遇见你，我好开心。”握住步天音的手，花弄影声音有些颤抖。

“青洛……”步天音还想说什么，却被小糖一把将花弄影抢了过去。

“行了行了，再说就没完没了了，小姐还要用晚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小糖说着，半拖半扶地把花弄影拉进晓寒楼，留下步天音与蓝田玉目瞪口呆地站在楼外。

好强悍的侍女！

这天，花弄影与平常一样，晚霞余晖未尽便睡下了。

“安青洛，安青洛。”有如冰湖般澄澈清冷的声音在脑中回荡，使她的意识不得不从迷梦湖泊中浮上来。

“谁？是谁在叫我？”□着疼痛欲裂的头，花弄影努力撑开眼睛向声音来处看去。

面前站着一个银发紫眸的美丽少年，气质出奇的淡雅出尘，淡紫的眼眸仿佛杜衡初开之色。银发披拂，无风自舞，有一瞬间花弄影以为在她面前的是一尊天使雕像。

你不认识我了？我们在雪翼见过。

少年的唇并未动，但花弄影听得清清楚楚。

“对不起，最近几年的事我都忘记了，所以不记得你。你是谁？”

少年诧异地看着她。然后抬起手，两掌之间渐渐蕴集了一团蓝紫光焰。

少年掌心一推，光焰飞向她。

糟！花弄影大骇，想跑，却发现全身已经被光焰包围。可是，一点儿也不难受，或者说，毫无感觉。然而，脑中似乎有什么被烧熔

了，露出被包裹着的内容。

啊，原来如此！从惊鸿山庄逃走后，我经历的七年是这样的……花弄影微笑，心中漾起无限温柔缠绵。玉，我深爱的人，我差点儿忘了你。可是，再遇见，我又爱上了你。

“是你，我想起来了。你是，是……”花弄影努力回忆，“对了，你叫安冰零！”

少年笑了！

太好了，你还记得！

但笑容很快收敛。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我说过，请一定要来碧芫宫做客！也给了你通行令符。你为什么不来？

虽然他一直没再开口，但花弄影听得明白，他生气了！花弄影起初本能地有些害怕，因为那少年天然有一种清雅华贵气质，高高在上，被他严厉的言语神色呵斥，着实令人心生怯意。但她虽个性柔软，可就算兔子被逼急了也会蹬两腿反抗，在起初的哑口无言后，不知怎的，心一拗就毫不掩饰地冲口嚷道：“你叫我去我就得去啊？凭什么？”虽然脚吓得发抖，可是，表面看花弄影似乎一脸淡然无畏，与安冰零对视。

有几秒的静寂。花弄影心中在敲鼓。

当冰湖般冷澈的声音再次响起，花弄影感觉心终于回到了身体。

就凭你姓安，我是雪翼这一代的主祭，你必须服从我。

安冰零凝视着花弄影，雕像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若不是有声音在脑海回荡，根本没人相信他是有思想的活人。

花弄影疑惑地呆看了他一会儿，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为什么我姓安就得服从他？主祭是什么东东啊？忽然灵光一闪，她连忙道：“也许你不知道，我虽然姓安，可是我跟你们雪翼皇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因为，我来自于异世界，在我们那个世界，安是很平常的姓氏。我不是你们雪翼皇家的人，不用听你的吩咐……”

她不说还好，一说，安冰零露出了极度惊喜的神色，再也不似雕像了。

花弄影只觉眼前一花，就被安冰零紧紧抱住了。

伟大的神女安心，您终于派来了拯救没落雪翼的新任神女了吗？雾昙木枯，我们雪翼的先祖幽罗已经逝去，他去寻你了吗？在遥远的异世，也请保佑雪翼，我们神圣的国土，您所创建的家园！

花弄影呆了。安心，来自异世？是她创建了雪翼国？她是怎么来的？最后回去了没有？脑中能想到的只有这些。

神女安心从天而降，建立雪翼后，与树神幽罗订立契约，孕育子嗣为雪翼皇族，某日突然消失。幽罗说，她回到异世了。

安冰零淡紫的眼眸看着花弄影，有浅淡的笑意。

我得走了，灵力即将用尽。安青洛，你一定要来雪翼找我。你姓安，注定是我们雪翼皇家的女子。从此地到雪翼国不过四五个月的路程，我等你一年，若你还是不来，我就将你掳走。

冷澈的声音，偏偏听起来极温柔，但言语内容却又是不容置疑的命令与强硬。

花弄影听得莫名其妙，又好气又好笑。为什么姓安就是他家的女子？我不去他就将我掳走？他在雪翼我在大凌，说什么大话啊？！

忽然一凛，想到，那他现在怎么会出现在我面前？我在倾音园，他是如何进来的？

大惊之下，全身一震，猛然睁开眼睛，却见窗外疏星淡淡，明月高悬，一屋柔柔月光。除了她自己，哪儿有什么人？

花弄影怔了一会儿，失笑，原来是南柯一梦，只是梦太真实了。笑着笑着，她身体一僵。不对，虽是梦，可是，自己真的想起了忘却的那七年。

玉！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玉！玉！

花弄影顾不得添衣穿鞋，只着轻薄的襦衣裙赤脚跑出晓寒楼，奔向玉洛轩。

然而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玉洛轩时，却被告知，蓝田玉不在。

服侍的童子红着脸低眉道：“方才天青阁的步公子来寻公子，说了些话，然后，一起出去了，好像是说，是说要到城外的碧荔山较量一下。”童子不太确定地歪头回想。

较量？花弄影脸顿时白了。玉曾说过，只要不伤害她，他是不会动天音丝毫的。那么，这较量……不行，一定得阻止他们。

虽然身体好似快散架般痛苦，可是花弄影一想到两人的较量就害怕，极力压榨身体的最后一分力气，向园门奔去。

“弄影主人？！”隐约听见薮春惊唤，也终于想起他们的警告，可是，与蓝田玉和步天音相比，她自己的性命安危算什么！

当她的脚跨过园门的瞬间，闪过一道诡异的蓝光。随即，花弄影的身影凭空消失了。

紧接着一道白影闪过，也消失在蓝光里。

第十章 天劫到来

前方的空中出现了一朵墨色兰花，缓缓开放、增大，直到大至米许方圆，露?花心。花心里出现一个黑袍黑发的男子，他轻瞥了眼花弄影，微微一笑，花弄影顿成化石。

“月魂！月魂！弄影主人出园了！”薮春惊慌地喊道。

白发素衣的月魂奔出来，一向安静温和的脸也显出几分慌乱，“快！快追！”

“不行！园门外布有阵法，不是布阵者同源之人或阵法邀请之人是无法进入的。”

月魂略一凝思，道：“你快去主人屋里寻找一下，或许能寻到主人的发丝或日常随身之物，若有，我便可借以施法找到主人。”

“好！”薮春应道。红光一闪即逝。

不过呼吸间，薮春又出现，手中拈着两根黑亮柔软长发，“找到了！”

“太好了！这样便能尽快进入阵法寻找主人。”月魂露出微笑。

白发素衣在薄纱般的月光下发出淡淡朦胧的光晕，月魂合目轻轻吟唱着莫名的咒语，双手变幻复杂的结印。

那两根长发悬浮在空中，流动着七色光芒。

蓦然间，月魂张眼喝道：“疾！”右手骈指挥向悬浮长发。

长发燃烧起来，冒出银蓝色火焰。

随之，出现一个暗黑空洞，空洞的那边，景物与园中大异。

“快！薮春！主人就在那里！”月魂边说边闪身进入空洞中。

言语间，空洞已在缩小。

薮春疾飞掠入，她的脚刚过去，黑洞便消失了。

从出现到消失，空洞的存在不过一秒钟。

与此同时，浮泽另一处有人正调兵遣将，意欲趁夜围剿。

龙擎天带着数千劲装军士向碧荔山出发，面有笑意。真是天相助不可违。昨日刚抵浮泽，方安顿停当，今夜便接到密报，那两个眼中钉竟然一起离开倾音园去了碧荔山。这实是上佳机会！他正烦恼如何除去这两人而又不让小影得知伤心，上天便给了他如此良机。在外面悄无声息杀了那两人，再去倾音园接小影回京，没了那两人的迷惑，小影便能敞开心扉接受他了。

此次同行的皆为武林高手、术法能人，无论妖孽或乱臣，都不可能逃出生天。

龙擎天微微一笑。而且，还有自己呢，大功炼成后，师傅曾道，放眼天下，已难寻敌手。

神功炼成，也可以亲近小影了，呵呵。

城外碧荔山，其实只能算是座小山丘，高不过三四百米而已。山上树木零落，以低矮灌木居多。但在疏淡星光月影的掩映下，日里无甚引人之处的景致也显出几分清雅怡人。

山顶开阔处，伫立着两道挺秀身影。

一着淡紫轻衣，清丽绝尘，圣洁纯净，只是淡淡的微笑，却已让人感觉春风拂面，花开娇艳。他只是静静而立，却使大地寰宇因此充

满欢喜，周围的空气也发出愉悦的气息。

一着墨黑衣袍，袍以银线缀边，绣着银色樱草，衬着如雪肌肤相映生辉。有如仙佛般美丽的容颜，却因那双狭长幽黑的丹凤眼显得无比妖娆魅惑。虽是冷冷的神情，却愈显出别样的邪媚魔力。

两人相视一会儿，紫衣的始终含笑，而黑袍的面色越来越冷。

终于，黑袍少年手一扬，一条银黑长索妖舞夜空。

“我再问你一次，蓝田公子，你愿不愿离开青洛？青洛所剩时间已不多，难道在这仅余的时光里，你还要插足吗？！”

紫衣少年的微笑透出一丝哀伤，缓缓抽出腰间的紫玉笛。

“步公子，我不会走的，原因跟你一样。我与青洛两情相许，两心如一，黄泉九天，生死相随，如何称得上插足？”

黑袍少年一怔，大怒道：“你，你！青洛生时你横刀夺爱，就连死你也要横插一足？不行！青洛去后你须得好好活着，照顾桃源！我去陪青洛！”

仰望疏星冷月，黑夜般的丹凤眼露出无限哀凄，“生不能一生一世一双人，死但愿成双成对成鬼侣。”注视着紫衣少年，言语里有一分恳求，“就让我与青洛在地下厮守，你不要去打扰，好好活着吧。”

紫衣少年略侧脸，避开他的目光，“我不能答应你。我爱青洛，青洛所在之处，便是我身魂福祉，生生世世，永志不渝。”

黑袍少年再也无法克制盛怒，身形飞跃，长索挟着银黑流光袭下。

也不见紫衣少年如何作势，眼看长索要卷住他，然而紫影轻飘，人已在十丈开外。

黑袍少年挥掌击出，紫影却如风吹飘絮，全不受力。随他如何施为，银索翻卷，劈山碎石，拳掌变幻，紫影轻若鸿羽，只是闪避腾挪，并不与他交手过招。

黑袍少年也瞧出端倪，停下来冷冷道：“为何不回击？难道我步天音不值得赐招吗？”

紫衣少年淡然笑道：“你于青洛有救命之恩，青洛此生誓不伤你，我又如何能动手伤你惹青洛伤心？”

黑袍少年静默了一会儿，冷笑道：“天下第一公子，哼，莫不成你自信武功也是天下第一吗？你不动手我便让你非动手不可！”

手掐灵诀，脚踏罡步，口中轻吟咒语，银黑长索展开，发出莹莹幽光，画出方圆十丈面积。

“如此，除非你战胜我，否则你出不了这个圈！这么小的空间，我倒看你如何再躲而不迎招？”

当蓝田玉与步天音在碧荔山顶缠斗时，他们自想不到花弄影已陷入危境。

花弄影踏出园门的同时，便一脚踩进了死神的掌心。

园门的蓝光闪过后，花弄影发现，她确实出了倾音园，但不是她所熟悉的倾音园外景物，而是一处陌生的山头。

“不是吧，倾音园门几时成了时光通道？这到底是哪儿？”?弄影百思不得其解，“黑沉沉的，看不清楚四周景物。”她边自言自语以此驱除心中的害怕，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心中有种寒栗的感觉。这里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如同她所预料的，没走几步，一个黑袍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高大，挺拔，淡淡的月光投射下来，黑袍人的身影完全盖住了花弄影。

花弄影仰头看着黑袍人，怔了一会儿，露出笑容，“逍遥大师！您怎么在这儿？对了，这是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了。呵呵，还好遇见您。”

然而逍遥老人只是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看得花弄影失了笑容，惶然，讷讷道：“逍遥大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这里，是浮泽南面百里外的楼蓝山，也是你的葬身之地。”逍遥老人缓缓道，骤然出手，掐住了花弄影的脖子。

他的手掌阔大，单手捏着花弄影纤细的脖子便将她提了起来。看见花弄影眼中透出的不解与惊愕，他沉声道：“可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杀你？”

是不明白！虽然知道逍遥老人不喜欢自己，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杀自己，到底为什么？！

“因为你是逆天之女、灭世之妖！”逍遥老人眼中浮出诡异的淡淡红光，“你的存在，将使山河变色、血流成河。杀你，乃是为民除恶、替天行道。”说着他手中一紧，花弄影顿时眼前一黑，心中大悲。万万想不到，自己竟是被扼死的。最后只能庆幸，死得快没多少痛苦。

然而，花弄影终究没死成。

在意识断绝前的最后一瞬，她感觉额心发热，气息忽然顺畅。随即听到一声悲凄呼喊，“小影！”接着捏着她脖子的手一松，花弄影猛然坠落在地！

勉强撑着乱石遍布的地面爬起来，花弄影抚着脖子咳喘，虽有些难受，但似乎一点儿事都没有。朝发声处望去，她立时吃惊地张大了口。

宇元？！他怎么也来了？还跟逍遥老人也就是他的师父打了起来？不过，明显落下风。

就在她思绪间，逍遥老人一掌击出，苏宇元飞了出去，正落在她身旁。苏宇元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全洒在她的白衣上。春末夏初，襦衣裙很单薄。苏宇元的血即使透过衣服也让她感觉很烫很烫。

在她呆愕间，苏宇元又接连吐出几大口血。

一定很疼吧？花弄影心里说。他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有心想过去看看苏宇元的情况，可不知为何，手脚绵软无力。又大又圆的泪珠一颗一颗滚落，砸在草石丛间。

苏宇元嘴角仍渗着血，看着她却笑了，“小影，对不起，我好像，救不了你。”拖着身体极力向她靠近，沾血的手指颤抖着向她伸出。

花弄影吓软了的身体恢复了一丝知觉，握住他的手，“宇元……”

“孽徒！当年在我面前立的誓，全忘了吗？！”逍遥老人冰冷的声音响起。背着月光，他的脸处在黑暗中，只见他眼中射出寒光，却看不清五官面目。

“师父，徒儿跟踪小影这些年，并未见她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为何师父执意要杀小影？”苏宇元脸上冷汗涔涔而下，显是痛极，但仍咬牙争辩。

“哼，你已被这妖女迷惑了心，陷入情网，哪还看得清事物本相？这妖女发明的火药，瞬间可死伤百千人；这妖女制造的枪械，可杀人于无声无息间。你不立时置她于死地，老夫亲自出手，你还胆敢逆师与我过招？！”说到恨处，拎起苏宇元又将他摔了出去。

只见苏宇元撞在山石上血染白衣，身体颤动了几下再无动静。花弄影大悲之下反而镇静无比，终于明白了逍遥老人杀她的真正内情。

缓缓立起，花弄影直视着逍遥老人，“我发明的火药只是为了开山采矿，凿洞挖壁，打通道路，并无恶心邪意。制造枪械，只为保护自己。所用竹签浸染麻醉药剂，并不伤及人命。逍遥大师何故指摘我祸乱天下，伤天害理？”

逍遥老人缓缓提起手掌，但挟带的气劲却使周围草木簌簌作响，令近旁的花弄影衣袂飘飞。

“那火药虽便利交通，但马上便被人加以特制提升威力用于打斗争抢，命名为‘雷神怒’，即时引起了皇家注意，不久的将来，战争中必会加以利用。你那枪械，小巧精致容易隐藏，枪子细小，可以连发，若枪子上涂以致命毒药，近距离内猝不及防，则必死无疑。此等武器若用于战争，天下苍生尽在囊中。这般奇祸临于天下，妖孽你可知罪？！”逍遥老人的手掌已举至花弄影头顶高悬，沉声喝道。

掌劲压得花弄影几乎透不过气，但强自镇定，凝视着逍遥老人道：“照大师说来，发明铸铁术者岂非也该万死？因为他才有了刀剑。但是，铸铁术也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无比利益。有了锐利的刀剑，人们才能更好地防御野兽、披荆斩棘、锯木造屋。虽也有用于战争中，但

是，能使保卫家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又有什么不对？纵使没有刀剑，难道战争就能消弭吗？战争的起源是争权夺利，而非刀剑本身！”

见逍遥老人神色似若有所思，花弄影边悄悄后退离开他的掌力范围边趁热打铁，“我的火药与枪械也是同理，恶不在于它们，而在于如何使用。以之为恶则恶，以之为善则善。并不能因为它们可以用于恶而把它们视为奇祸，真正祸害天下的是利欲贪念、邪恶之心。丹顶鹤身有剧毒，但能说它是孽禽吗？它并不会主动害人。箭毒木见血封喉，但若人类不以它树汁制毒下毒，也可相安无事。纵是剧毒，若妥善使用，?能为人治伤疗病，带来益处……”

眼看即将完全脱离逍遥老人的掌力范围，花弄影心下暗喜，挪动的步子稍大了点儿，不想正踩着一块碎石，趔趄了下，惊醒了

1人间极品

1人间极品

于是，花弄影第一次看到步天音冰冷的脸破碎了，想吐又吐不出，痉挛着从袖筒里抽出银黑的长索。

迷梦湖。

千朵紫莲在夜萤幽幽的冷光中亭亭而立。

湖心处，莲台上，沉睡着一个白衣佳人，容光令满湖紫莲失去颜色。

幽光中一朵墨玉素心兰开放，现出一黑袍男子，发长及踝，浓密漆黑，如缀满星辰一般闪亮。姿容邪魅，眸光流转间勾魂摄魄，荡心夺智。

凌空御虚，黑袍男子飘到莲台畔，伸出有如白玉雕琢的手掌，向白衣佳人轻一弹指，佳人便悠悠醒来。揉揉尚蒙眬含泪的眼睛，佳人看看黑袍男子，“妖王？”

妖王微微一笑，撩起长袍坐下。

佳人愣怔着看了他一会儿。妖王也并无话，只是含笑托颐看着她。

“你来有什么事？”到底还是她沉不住气。

妖王淡笑道：“来观赏我的装饰品。”

佳人呆了一下，怒道：“就为了这把我弄醒？我要睡觉，你自便。”说着又卧下，合眼翻身，不再理他。

有一股莫名的力迫使她转过身来，面对妖王。

“你叫什么名字？”妖王饶有兴致地笑问。

翻了个白眼，花弄影老大不愿意，最后还是说话了：“你能知过去未来，还用问我？”真是纯心消遣人，闲得无聊。

妖王似乎感觉很有趣，媚惑的黑眸轻眯，美好的唇角微勾，“我虽知道，却还是想听你告诉我。”

没事找事的类型，但还真不能太忤逆他。毕竟是法力无边的妖王陛下，身体的主人。“花弄影。”懒得多说一个字，再度合上眼睛。就算不能睡，闭目养神也好。

安静了一会儿。

这厮终于知道不招人待见了？走了？走了便走了，哼，省得浪费我的睡眠时间。花弄影安下心，渐将落入梦泽深处。

什么东西？脸上痒痒的，花弄影下意识地伸手揩去。结果，抓到一只手，清凉滑润，触感极好。

心下一惊，花弄影睁眼一看，果然，是妖王的玉手，于是赶紧松开。偷眼瞥见妖王妖娆的黑眸闪过一丝不悦的冷光。有微汗冒起。

这厮果然跟天音以前一样，只能自己碰别人，不许别人碰自己。有毛病！于是微皱眉，默不作声，闭眼。

谁知，脸上又痒痒。花弄影极力忍住心中的不快，不予理睬。一会儿，那痒痒又滑至脖子。再忍。可是，那痒痒并不因为她的忍耐而稍有自制，继续下滑。

花弄影真是忍无可忍！豁然坐起，她扬手打去，“你到底有完没完？！”竟然摸她的胸！

她当然没能打到，反而被拉入怀里。

“呵呵，真有趣！”妖王笑得很愉悦，一手还摸着她盛怒的脸，“生气了也很好看，果然是个美好的装饰品。”

花弄影无语向天。鸡与鸭没有共同语言。沉默吧沉默吧！跟此人无话可说。她挣出妖王的怀抱，卧倒，睡觉，双手抱胸自我保护。

妖王倒也没继续不轨，只听他微带笑意的声音道：“你不问问我吗？”

从眼皮缝隙间看见他轻笑斜卧莲台侧，黑发如水般迤逦身旁，即使幽暗中也闪烁着淡然星光。身上黑袍比黑夜更黑，却更能衬出他长发的亮丽柔软、丰茂浓密。一片黑色中，他的手、他的脸，白净无瑕

耀人眼，惊心的媚艳妖娆，形成鲜明对比。这副景象烙在花弄影心底，永生不忘。

闭紧双眸，将他逐出眼瞳，花弄影闷声道：“问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他倒是很有闲聊的兴趣。

可惜找错了对象，更弄错了时间。但偏偏他是个得罪不得的人物——不，是妖物，总还得稍微敷衍一下。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无聊的问题。然而，就这简单的问题却似难倒了妖王，他竟沉吟了一会儿。

花弄影好奇心大起，睁开眼睛盯着他。难不成，他竟没有名字？哈哈，可怜的家伙！如此一想，心情好了许多。

“我的名字具有极大力量，不能告诉你。以你人类的身体，若念出我的名字，会魂飞魄散的，这美丽的躯壳也会化为飞灰。”妖王缓缓道，蹙眉。

啊？花弄影大吃一惊。真的假的？但看妖王神色，显然很认真。

妖王望着花弄影粲然一笑。这瞬间，花弄影猝不及防下，心跳快了一拍，红了脸。不管怎么说，他的魅力指数是七八个天音加乘，电力十足。

“对人类来说，名字只是呼唤的特别指代。那么，以后你便唤我北羽滟吧。”妖王轻瞟着花弄影微笑，那神情，妩媚无比。

花弄影呆了一下，大脑迅速做出判断。他并无勾引之意，只是天然的风情、天生的妖媚，就如天音，魔魅来自于风骨，无关心性。

“哦，知道了。”花弄影又闭上眼。

又一次安静了片刻。

“为什么不爱理我？”

“因为我要睡觉。”花弄影很诚实地回答。

“呵呵，步天音对你很重要吗？”

花弄影立刻睁大眼睛，刷地爬起，“怎么？他有什么危险吗？”

妖王笑得很媚惑，“看来，确实很重要。”他轻眯起眼睛，“你求我，我便告诉你。”

这死妖怪！花弄影恨得牙痒痒，可是对他毫无办法。心里斗争了一会儿，花弄影终于放下自尊，挤起一脸媚笑，“求你告诉我吧！”

“我是谁啊？”妖王悠然道。

花弄影真想撕破他那华丽丽的脸！强忍住痉挛的手，她继续媚笑，“尊贵的妖王北羽滟陛下，求您告诉我天音的事吧！”

“呵呵！”妖王很愉快地笑起来，笑得花弄影差点儿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步天音逆天救了你的命，你可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知道还用得着求你？！“不知道。”花弄影乖巧地笑着，把唇咧得恰到好处。

“他虽在化身人形时遭到石击以致妖力尽失、记忆全无，但总算是修炼了三千年，灵根慧质犹在，所以后来修炼长生诀事半功倍，以妖体修得半仙之身。继续修行本有望列入仙籍，却因救你逆天，名字被永远从仙籍上划去了。原本他还要遭受天雷灭魂之劫，所幸你下山之后修德积善、普救天下，因而免了他的天雷之劫，贬为凡身。”

花弄影听得半懂半不懂，怔怔地消化了半天后道：“长生诀与修仙有什么关系？我也修炼了长生诀啊。贬为凡身？可是天音的容貌这些年一直没有变呀。”

“长生诀便是一修仙的道术。以你的资质，便是炼到老死也无法得窥门室。”妖王的眸光带着轻谑之色，“步天音虽被贬为凡身，但仍保留了驻颜之力，现今容色可维持至老死。”

花弄影没顾得上为他的轻蔑生气，心里被歉疚填满。

她正自怔然，妖王却不甘被冷落，用一根纤纤玉指轻挑起她的下巴，如琉璃般透明清澈的悦耳声音道：“在想什么？”

花弄影被迫抬头与妖王对视，在妖王幽幽黑瞳里看见了自己空洞的双眸。她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地看着妖王媚冠寰宇的脸。此时，妖

王的美丽被她无视了，满脑袋想的都是由妖王一根头发变成的步天音。

但渐渐地，她的精神不得不拉回来正视妖王。因为，他的脸放大了，越来越近，在他的眸中，花弄影看到了热烈与陶醉。不过，那热烈与陶醉无关男女之情。刹那间，花弄影想起了缔结契约前妖王说的话："没想到，人间会有比我更美丽的人，我对你的躯壳很有兴趣。"原来，这妖王也是外貌协会的，而且狂热程度比较起来，如果花弄影是会员，他就是会长。一时间，花弄影满头黑线。但是，说起来，她还得感谢妖王这个癖好，否则引不来妖王，蓝田玉与步天音早就命丧于龙擎天的埋伏了。

紧接着，花弄影又想起了妖王刚才的抚摸。原来，他的抚摸只是仿佛玩赏雕塑艺术品一般，完全无关情欲。

一想到此，花弄影又不禁感到无比屈辱。不被作为人，不被作为生命对待，没有尊严与自我，所以，妖王认为，他的抚摸就和把玩一件喜爱的玉器一样，无须过问她的感觉。泪瞬时涌上眼眶。

但随之又想到，也好，只是作为装饰品，如此便无须担心会受到侵犯。毕竟，没有人会爱上一件雕塑，更不会想侵犯一件雕塑。想着，花弄影不觉松了口气，脸上现出笑意，而泪珠犹在眼眶里打转。

妖王好奇地欣赏着她多变的表情，双手捧着她的脸，轻轻舔去她的泪珠，咂了咂舌头，眼睛微眯，"有点儿咸。"望着她，妖王抚摸着她的面目五官，"真是美！"那神情就像在称赞一件工艺品，"打造得真精致！"

很安全！花弄影想，笑得更轻松灿烂。忽而想起什么，她连忙抓着妖王的衣袖问道："那日你除了改变道路使他们不相遇外，还做了什么吗？二皇子好像撤军离开了浮泽哦。"原本担心他会来倾音园找麻烦的，结果几天下来完全没事。

"我那浓雾不仅隔离了视线，而且还抹去了他们来浮泽的目的和有关你在浮泽的消息资料，改为只是来浮泽巡察民情。"妖王松开手，唇

边泛起淡淡笑意。

法力高强就是拽啊，花弄影感叹，但想想又不满足地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抹去他对我的记忆？这样我以后就再无顾虑了。"

妖王摇摇头叹道："他是帝星，天生拥有防御及抗术之力，并有七星守护。而且，他对你的执念很深，我光是抹去他此行目的和已掌握的资料已是不易。"说着笑笑，"而且，保留他对你的记忆与眷恋也不无用处。"

花弄影迷惘，不无用处？

"今天就鉴赏到此。"妖王玉指一弹，花弄影就陷入迷梦湖底。

脸上微痒。又是妖王那厮？！花弄影恼怒。猛抬头一看，满面怒意化为一腔欢喜与无限柔情。

"玉，玉，你醒了？！太好了！"花弄影喜极而泣。

那天夜里，蓝田玉和步天音寻到她时，蓝田玉的紫衣已经完全成了血衣。确定她安然无恙后，蓝田玉一口气松懈下来，立时晕倒在她怀里。一向洁癖的步天音，知道是苏宇元救了她后，虽眉头紧皱，却也扶抱着苏宇元回了倾音园。而薮春与月魂，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美丽的笑容了。

得了妖王千年妖力的花弄影，看起来有如常人一般精神健朗，连拖带抱把蓝田玉弄回倾音园玉洛轩后，赶紧为他医治。然而，蓝田玉的脉息极弱，纵然她施尽一切手段，他虽没断气，却也始终没有醒转。

花弄影含泪吻着蓝田玉的手，希望让他恢复原来的温暖与生机，低声唤着"玉"，把他抱在怀里，心里是满满的柔情与爱怜。在这一刻，她清楚地知道，就算蓝田玉化为白骨，对她来说，也珍贵胜于世上一切。

想起曾看过的一个故事。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在爱人死后，夜夜睡在她的坟畔，犹若生前夜夜睡在她身旁一般。那时安青洛无法理解他

的感情与感受，此时却完全领会了。若蓝田玉再不能醒来，她也愿意抱着蓝田玉的尸骨永眠。黄泉九天，永世相随。

哭泣中迷糊睡去，想不到醒来时蓝田玉也醒了，真是天赐之喜。

蓝田玉微笑看着她，美丽的眼眸一如她所熟悉的温柔深情。只是，好像还是有些改变了？仍是清雅出尘的面庞，圣洁纯净，温润高雅，但不知如何，肌肤透出一种柔和的光泽。熟悉的绝丽容貌，却又无端感觉，其美更胜于往日，让人目眩神迷心旌摇摇情难自已。不知如何，花弄影脑中冒出一种想法：蝴蝶每一次蜕变，美丽都会远胜于前。

忽然想起自己跑出晓寒楼的原因，花弄影连忙握住蓝田玉的手道："玉，我想起来了！以前的事我全记得了！"说着露出甜蜜的微笑。

蓝田玉笑起来，有若春天瞬间来临，繁花争艳。轻轻把花弄影拉入怀里，他低低道："无论是否记得，你永远都是我的青洛，即使你忘记了，我也会替你记着。"

依在蓝田玉怀中，淡淡甜香弥散在鼻端，花弄影情不自禁莞尔。是啊，即使忘记了过去，对他的爱却刻印在骨头里，因此再次爱上了同一个人。

蓝田玉轻吻着花弄影的发际、脸颊，不放过一处，温柔的手抚过她的脊背，令她脸红轻颤。

"那个，玉，你，你的伤怎么样了？而且，昏迷了这些天，现在，该饿了吧？我去给你拿碗粥过来……"花弄影说着急忙跑出去。

平静了心绪，花弄影从厨房端了碗熬得近乎浓汤的鸡肉粥回来。

蓝田玉倚在床榻上含笑看着她。凌晨时分昏暗的房间因他而显得明亮温暖，仿若天堂。

花弄影红着脸坐到床边，用白玉汤匙轻轻搅了搅青瓷碗里冒着热气的鸡粥，舀了一匙，小心地吹了吹，唇微触，感觉温度正好，便递到蓝田玉面前，示意他张嘴。

蓝田玉一直含笑看着她，让她的脸愈来愈热，不敢与他对视，只好目光低垂，看着递到他唇边的汤匙。

蓝田玉伤后的唇色很淡，轻浅的红，让人不胜怜惜。唇微启，含住汤匙，隐约看见樱色的舌轻卷，把粥纳入口中，随后白玉匙被轻顶出来。樱舌微探出少许，在轻红柔嫩的唇上很快舔过又瞬即缩回。好可爱，好诱人！

“青洛？”蓝田玉温柔悦耳的声音轻轻响起，好像初晨薄雾中的笛音。

“青洛。”蓝田玉的声音有微微的笑意，“我吃完了。”

“啊。”花弄影清醒过来，脸更红了，又舀了匙鸡肉粥轻吹吹，递到蓝田玉唇边。

若有若无的甜香弥漫室中，脉脉时光便在一喂一吃中悠悠而过。

最后一匙粥也刮净喂完，花弄影惋惜道：“没有了。”

蓝田玉仿佛知她心意，轻笑道：“我还要吃。”

“嗯，我再去端一碗。”花弄影说着便欲起身，心中窃喜：太好了，可以再去喂玉了。

“不吃粥了。”蓝田玉拉住她，把碗和汤匙放到一旁几上。

“那，喝点儿汤吧，厨房里有很鲜的鸡汤。”这些天厨房都会熬些汤，并且总是温着，预备给蓝田玉与苏宇元醒来喝。嗯，对了，一直都待在玉这儿，还没去看过宇元，不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蓝田玉低笑，把花弄影整个儿拥在怀里，轻咬着她粉嫩的耳垂道：“也不喝汤。”

“那你想吃什么？”花弄影才说完便醒悟过来，感觉全身都红了，“不，不行，你的伤……”

“已经好了。”蓝田玉吻过她的柔颈，继续向下。

花弄影不信。怎么可能？！先前还奄奄一息，怎么可能一醒来便没事了。但摸蓝田玉的脉搏，的确沉稳有力。

呆了呆，花弄影把蓝田玉按在床榻上，扒开他的衣裳，解下缠绕的绷带，定睛细看。蓝田玉白玉凝脂般的胸膛上有一处淡淡的粉红痕迹，在心口位置。除此之外，别无瑕瑜，更勿论伤疤。

脑里有刹那的迷雾飘过，花弄影恍惚了一下，揉揉眼睛，又看了看，伸手摸摸那粉红之处。会震动，心跳起伏有力，似乎，真的复原了？太好了！

花弄影正呆笑着，身体已经被蓝田玉抱紧压倒在床榻上。

“玉，轻点儿，当心撕裂伤口。”刚愈合的伤口很脆弱的。

蓝田玉笑着吻了吻她，低语：“那青洛在上面好不好？”浓郁的甜香气息袭人，火热肌肤透出诱人的轻红。

花弄影羞窘得全身都快着火了，但是，内心深处未尝不想，又须得顾虑蓝田玉的伤，因此，只得接受蓝田玉的建议。

看看窗外天空，已些微发白，花弄影有些犹豫，“天快亮了。”

蓝田玉封住她的唇，含糊道：“没关系，还有许多时间。”

深吻中两人的衣衫褪去，初夏黎明前的微寒空气也因相拥相依而温暖芳馨。

爱是人间至醇的美酒，饮过的人无不沉醉其中。

花弄影与蓝田玉在这旖旎光阴里恣意纵情，竭力爱着对方，也全心接受着对方的爱，灵与欲完美结合，身与心合一。

当他们肆无忌惮地相爱时，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玉洛轩门口。

“请让我进去，我有急事要报与小姐！”

“不行，苍缡，我们公子刚醒，小姐正在照顾他。你这样急慌慌进去若惊到我们公子就糟了。”

“可是苏公子醒来后见不到小姐，食水不进，也不吃药，已经两天了，再如此又将陷入危境。我先回去照看苏公子，请你务必代为传报！”

“嗯，好吧。”

云收雨散后，侧卧相拥，躯体交缠，丝发混成一片，难分你我。

蓝田玉清丽纯净的面庞上漾着幸福满足的浅笑，肤光胜雪，原本就光润有如明珠，此时更添了层柔和的辉晕，整个人都似在发光一般。

欢愉过后，两人在青瓷砌成的温水浴池里共浴。

这青瓷浴池，是花弄影费心设计的，只因一直觉得古代的浴桶用着不够舒服。

水映青瓷，碧波微澜，雾气缭绕，浴花飘香，青丝曼曼纠缠。

“青洛，在楼蓝山时，发生了什么事？”蓝田玉柔润清朗的声音响起。

花弄影微愣了一下，立时明白，蓝田玉也发觉她的身体变好了。微犹豫了一下，她还是如实一一讲了，包括与妖王的契约。对蓝田玉，她总是能全心信任，无所隐藏。只不过，她没说订契约是为了救蓝田玉与步天音，而改成为了延长生命。也不算说谎，因为，那契约确实使她垂死的身体得到了挽救。

“青洛要求陪伴我们直至离世？”蓝田玉若有所思。

“嗯，对啊。因为我想，妖王或许真能办到，改变命轮，令我延寿。玉，我想在你们身边。”花弄影从后面环抱住蓝田玉赤裸的身体。好光滑，触感真好。

蓝田玉微笑，回身抱住花弄影。“按照你的要求，只要我们活着，你就不用执行契约了。青洛真聪明，呵呵。”

玉似乎话中有话？花弄影疑惑。

蓝田玉只是笑，拿过澡巾为她洗浴。

清澈透明的水流过冰玉凝脂般的肌肤，似乎也带了隐隐的香味。轻轻揉搓过后，雪白中透出轻淡的微红，犹似牛奶上漂浮着春天最娇嫩的桃花。

擦着擦着，蓝田玉的气息渐急促，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甜香。青瓷浴池里，忽而波涛汹涌，雾气蒸腾，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蓝田玉睡后，花弄影走出玉洛轩，守门的小厮急忙迎上前行礼，询问蓝田玉的情况，接着传了苍缡的话。

“谢谢，我知道了，现在便过去。”花弄影微蹙眉。无声叹息，心里有如压了块砖。

苏宇元现今似乎只是因为对她抱着爱情期望所以才有生存意志，如果不接受他，后果不堪设想。花弄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重见步天音时的烦闷心境。

“啊！”花弄影不小心撞进了一个人怀里，有淡淡兰香气息，是很熟悉的怀抱。

“青洛，怎么走路这么不小心？若非我挡着，你便踩到沟里去了。”如箫般悦耳的声音，透着淡淡的疲倦。

花弄影抬头，看见了步天音。

这些日，由于蓝田玉垂危昏迷，她完全无心过问桃源及倾音园的事，因此，大大小小的事务便全交给了步天音一个人处理。这也罢了，因苏宇元为救她而被逍遥老人打成重伤，步天音遂以长生诀助他疗伤，必定损耗不小。两项加在一起，不累就怪了。

轻叹一声，花弄影怜惜地抚上步天音的脸庞，“这些时日累坏你了。”

步天音握住她的手，一笑，轻道：“青洛，蓝田公子已经醒了？”

花弄影低声应道：“是的，刚醒。不过，看情形大抵是没事了。”

沉默了会儿，步天音将她搂入怀中，“青洛，看在他为你施了替身术，我可以容许他成为你的。但是，你是我的，青洛，你是我一个人的。”

花弄影有一瞬的糊涂。这话什么意思？

“但是那苏公子不行。他虽救了你，可是我也救了他，两不相欠。”步天音闷闷地说。

此时花弄影才恍然明白过来。天音，这是同意她同时拥有玉与他？她从来没想到，以天音的高傲与洁癖，会允许这种事发生。花弄

影眼睛里雾气浮起，湿润了脸庞。

无声长叹，花弄影歉疚地回抱步天音。

“步公子！步公子！”远远传来女子的高声呼唤，声音焦急慌乱，很快到了近前，“苏公子昏迷了！请您速到星宇楼来救治，迟了苏公子恐有生命之忧。”

宇元？！花弄影大惊，身上冒起冷汗。宇元为了她弑师，因而怀有死志，若真的就此离世，她一生将不得心安。

花弄影心急如焚，扯着步天音与方才呼唤的苍缡一起飞掠到星宇楼，冲进去，果然看见苏宇元面色苍白，无一丝生气地躺卧在床上。

“宇元！”花弄影扑到床前，惊喊。急抚脉，幸好，脉息虽弱，但尚无性命危险。

步天音扶起苏宇元，手掌抵在他背心，输入内力。

过了好一会儿，苏宇元缓缓醒来，看到花弄影，眼睛倏然变亮，“小影！”然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步天音脸色阴得像要打雷，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冷冷盯着苏宇元。

苏宇元虽然重伤体弱，神气不凝，但也感觉到了他不友善的气息。望望步天音，垂下头，却并不松手，反而加力握紧。

步天音自也知道他的意思，面色更是冰寒。

可巧这时卫子浩进来，向步天音施了一礼道：“步公子，关于星岛的交易，有了新的消息，须得请您移步一谈。”

步天音气恼地看了眼卫子浩，又狠狠瞪视苏宇元，最终恋恋不舍地望望花弄影，无可奈何地跟随卫子浩离去。

步天音走了，花弄影松了口气，但又感觉有种难以描述的哀伤。她勉强扯出笑容，柔声道：?宇元，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你受了重伤，需要好生将养，否则我可要生气了。”

苏宇元把玩着她的手，轻笑道：“你一直不来看我，我以为你还是不肯接受我，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活着。”虽是笑说的，但言语中却有

十分的认真。

花弄影无语，只能在心中长叹。末了，她轻声道：“现在我已来了，你可要好生用饭睡觉，按时吃药。”示意苍缡端来鸡肉粥。

苍缡大喜，舀了便要喂苏宇元吃。然而，苏宇元偏开了脸。

苍缡一愣，手僵在空中，看看苏宇元，又看看花弄影。

花弄影也诧异，“宇元？”

苏宇元望着花弄影，眉梢眼角，俱是风流。

苍缡红了脸，垂下头，把粥碗放在几案上。

花弄影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是要她喂。

略犹豫了下，无可奈何，花弄影只好端起碗，“就这次，以后你要自己来。”

苏宇元的笑容很明媚，仿佛阳光照耀在琉璃瓦上一样。没待花弄影把勺子递到唇边，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口，好像要吃什么稀世美味般。

一碗粥喂净，苏宇元意犹未足，但他饿了两天，花弄影一下子不敢让他吃太多，便吩咐苍缡收拾退下。

正想设法开导苏宇元，花弄影感觉身上一沉，苏宇元大半身体都依着她了。

好重！可是又不敢推开。花弄影暗暗叫苦。

“小影，我不要苍缡，把她换了。”苏宇元低声道。

“为什么？”苍缡人又漂亮，做事又利索，而且颇有担当，性情爽朗大方，在倾音园众侍从里算是十分出挑的。

“为什么，小影不知道？她不是你派来的吗？”苏宇元抬头注视着花弄影。

花弄影疑惑地摇摇头。

苏宇元立时便笑了，那种欢悦，便似乌云尽散，晴空蔚蓝。

花弄影心下大奇。他到底在高兴什么？细细思索了会儿，顿悟，不禁又无声叹息。

那两日她守着蓝田玉，什么也不理。倾音园里能随意调动人员的只有步天音了。想是步天音为了避免苏宇元掺和进来，就把苍缡调派来照顾苏宇元，希望苏宇元伤病中感情脆弱，能接受苍缡，对她死心。而宇元误以为是她派去的，明示不要他，所以才那么伤心，拒绝食水，一意求死。

花弄影轻轻将他挪回床榻上，极力若无其事地道："宇元，你且好好将息，我明日再来。"转身便要走，苏宇元却拉住了她衣袖。两人默然对视片刻。

"明日，我等着你。"苏宇元轻若无声地道。

但花弄影知道，若等不到，他必又不会进食水。

点点头，花弄影快步离去，酸楚已涌入眼底。

花弄影在园里低着头疾走，心绪烦乱。此刻她深深体会到，被过多异性挚爱深情以对，绝非幸事。真正的幸福，是自己深爱的人也深爱着自己，这便足够了。多了，少了，都是痛苦。

上天似乎要回应她的心声，正想着，又撞上一个"多了"的人。

"秋水！你怎么了，为什么哭？"花弄影手忙脚乱找丝巾擦拭秋水脸上的泪，心里不无疑惑，不是把秋水派出去巡视东南一带的事务了吗，他怎么会这么快回来了？而且还哭着，难道被谁欺负了？

如此一想，花弄影便急忙拉着秋水上下细细打量一番。结果并没看到伤处。松了口气，她柔声问道："巡视过程中可遇到什么麻烦？"

秋水泪痕未干的秀美脸庞微怔了怔，皱皱眉，面有恶色，挤出两个字，"没有。"

哈，果然遇到麻烦了，还不承认！花弄影暗自好笑。于是微笑道："那你哭什么呢？难道被沙子迷了眼睛？"

秋水明亮美丽的大眼睛扑闪了几下，看看她，犹豫不决，但面有委屈之色，楚楚怜人。

"到底怎么了？连我也不能告诉吗？"花弄影故意板起脸，装作要生气的样子，作势转身要走。

不出所料，秋水拉住了她。

秋水从没拂逆过她的意思，即使是他最不情愿的事。花弄影可以不相信自己，但却百分百相信秋水，绝对不会背叛她。

“肯说了？”花弄影微仰起头，睥视。

秋水蔫蔫地看了她一眼，低垂下头，“小影，你骗我。你说，两人若从小一起长大，产生的便不会是爱情。可是，我这次出去，听说不少夫妻都是青梅竹马。”秋水边说边注视着她，眼睛清澈无比，映出她惶然的脸。

“那，那个，我没有说绝对不可能，我只是说，多半是亲情是依恋。”花弄影左看右看，就是不敢对上秋水的眼神。发现秋水的感情后，她确实如此哄过他，还故意派他离开倾音园。

“如此，小影，你承认我是爱你的了？”秋水紧逼不放。

花弄影不语。

“小影，为什么不要我？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秋水声音提高了些，引来近走过的仆从的侧目。

花弄影急忙伸指竖在唇边，示意噤声，“秋水，我们到冢园去吧。”

秋水瞧瞧左右，点点头，搂着她的纤腰飞掠而去。

冢园就在倾音园一角，里面有薮春与月魂的冢墓。只要有空，花弄影便会来这里坐坐，与薮春和月魂说说话。冢是新冢，但花弄影感觉他们仿佛离开了很久，非常怀念。薮春的娇俏活泼、月魂的安静温柔，历历在目，却已隔黄泉。

知道薮春是山茶花妖、月魂是玉兔精后，花弄影终于想起，她当初跳伞离开惊鸿山庄后，在崖下树林里曾救过一只险些被狼吞掉的小白兔。而离忧谷畔，有一株巨大的山茶，她常坐在枝丫上闲梦或远眺。就只是如此浅薄的情，却使他们付出了这般巨大的牺牲。

花弄影把薮春烧焦的残干与月魂的身体运回倾音园，安置在冢园。薮春与月魂是她的家人，应该住在家里。她总想，或许有一天，

薮春与月魂会醒来，重新对她露出盈盈笑脸。

抚着冢碑，花弄影脸上有淡淡微笑。如果薮春与月魂醒来，发现回到了倾音园，一定会很开心的。

秋水从身后抱住花弄影，将头倚在她肩窝，“小影，你早就知道我爱你了吧，为什么骗我？”

花弄影叹息了声，试图挣脱，但这次秋水很固执，紧抱不放。

“秋水，我希望你对我只是亲情和依恋。这样，我们仍可以像以前一样相处。否则……”否则如何，她也说不上来。

秋水静了会儿，道：“小影，我知道你爱蓝田公子，对公子也不一般。因此，我只求你让我留在你身边，让我爱你、保护你。而你，可不可以也爱我？哪怕一点点也好。”

“但是，秋水……”花弄影努力搜集一切可能的言辞，希望能劝服秋水放弃。

秋水捂住她的唇，“小影，即使你真的不能爱我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不要我，也不能否认我对你的爱。小影，今生今世，我生是你的人，死亦是你的鬼。此心上天可鉴！”

花弄影黯然。她相信秋水说的是真心话，但正因为如此，更让她难过。“秋水，我一直把你当弟弟，以后也不会改变。天涯何处无芳草，秋水你如此美丽优秀，爱你的人会比天上的星辰更多。只要你认真考虑，一定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子。无望的执著并不是好事。”

秋水仍旧紧抱着花弄影不放，“小影，对我来说，除了你，天下没有女人，也没有其他能让我在意的人。即使真如小影所说，但在我看来，所有星辰也不如小影一根指头，世上所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小影重要。”说着，秋水笑了，笑得那样纯真无垢，就如天使一般。

望着他，花弄影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园外传来呼唤声：“洛公子！洛秋水公子！”人随声到，“园外有个女子说是来寻你的，可要请她进来？”

没等他说完，秋水已经一迭声道：“不，不！快把她赶走！以后也绝不要让她进来！”满脸的厌恶，外加冰冷的眼神。这一瞬间，花弄影发觉，他真的跟步天音很像，毕竟是亲父子。

但花弄影一心想把秋水推出去，又如何肯错过这大好机会？轻轻一笑，她叫住正要走的园侍，“洛公子不愿招待，我却想看看是怎样的女子呢。把她请到宜览居，我一会儿便去，莫怠慢了客人。”

园侍应诺而去。

秋水撅嘴，一脸郁闷，“小影为什么要让她进来？”

花弄影笑，“我只是想看看，有胆量追到倾音园来的，是什么样的女子。”说着站起走出冢园。

秋水仍跟着，想要搂住她。

花弄影回眸一笑，道：“我可是要去宜览居哦，秋水也想见她吗？”翩然而去，心情有几分雀跃。这女子正在她极度纠结时到来，莫不是上天派来为她分忧的？

经过晓寒楼时，忽想起自己目前是女子装扮，见外人还是扮作男子身份较安全。于是花弄影进去换了男装，又精心易了容。

将到宜览居时，却见五六个侍者洒扫都坐在居前花丛畔闲谈，时而摇头叹气。

“你们不在里面侍候，怎都在这里闲坐呢？”花弄影疑惑地道。

“这个……”园侍们面面相觑，欲言又止，“公子请进去吧，见了那位客人便知。”

花弄影满脑子问号：难不成来客相貌非常奇特？如果这样，就怪不得秋水接受不了。

踏进前厅，花弄影还真呆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如此景象。

厅里有个女子。

她很不普通。

她很醒目。

首先，她的装扮很醒目。红裙绿裳，头上像开花展一样戴了许多绒花，满身假首饰。劣质胭脂涂得脸像猴子屁股，金鱼唇像刚喝了血。虫眉豆眼，下面搭配着典型的塌鼻梁。圆饼脸，身材也溜圆。年纪倒是很正常，二十左右。

其次，她的行为很醒目，让花弄影瞠目结舌。她蹲踞在厅中间，周围堆满了原应该摆饰在四周的各种古玩珍品，甚至还有字画、椅垫。这女子在地上铺了一大块包袱皮，正把那些东西一股脑儿往里面装。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一声大喝。不是花弄影发出的。

那女子突然发现有第二个人在现场，猛转头怒吼。一瞬间，花弄影差点儿失口道歉，以为自己误闯入别人家了。

“我是这里的主人，也是你要找的洛公子的朋友。请问小姐芳名？”花弄影镇定了下心神，微笑道。

那女子直勾勾地盯着花弄影，脸上露出一种痴迷的傻笑，褐黄的牙齿上还沾着绿绿的菜屑。

花弄影忍不住微皱眉，侧脸，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女子掸掸衣裙站起来，比着兰花指，用衣袖半遮脸，不住地眨着豆眼用一种由下向上的视线看花弄影，并用憋得尖细的声音羞羞答答道：“公子太讨厌啦！奴家名叫黄花姑，今年才十九岁。奴家虽然已经是洛公子的人了，但偶尔跟公子亲近一下也没关系的……”

“你，你说你已经是洛公子的人了？！什么时候的事？”花弄影扶着身旁的几案颤抖着道。

黄花姑扭着看不出腰的身体娇滴滴嗔道：“哎呀，公子怎么问这么羞人的事嘛！奴家不依啦。”边说边眨着豆眼向花弄影抛了几个秋波，让她生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去年冬天，奴家差点儿被一辆马车辗着，是洛公子救了奴家。虽然爱慕奴家的公子很多，但奴家还是决定以身相许报答洛公子。”黄花

姑半低着头，用大黄牙轻咬着血红丰厚的下唇，不胜娇羞，“奴家已经与洛公子关系不平常了……啊呀呀，好羞人哦。”黄花姑用粗短黑黄的双手捂着脸，很努力地来回扭动她难以分辨的腰，“奴家又想起被洛公子紧紧拥抱的感觉了，还有被他深情注视的时候……”

花弄影腹中一片翻江倒海，打死她也不能相信，秋水会对黄花姑深情注视，紧紧拥抱。难道，酒醉乱性？！

花弄影正发呆，忽然袖子被人轻轻扯了扯。转头一看，禁不住连退三步！

黄花姑正抿着丰厚的金鱼唇，豆眼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你，你有什么事？”花弄影被她吓住了。

黄花姑羞答答掐着兰花指半掩面，一手紧抓着她的衣袖，“奴家虽然已经是洛公子的人了，但公子对奴家深情厚谊，奴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嫁给公子你。”拉起绿油油的袖子拭了拭豆眼，语声哽咽道，“可怜洛公子要伤心欲绝了。唉，奴家这么美丽迷人真是老天的过错啊。”

花弄影彻底石化，开始怀疑，秋水到底对黄花姑做过什么？她强挤出笑容道：“黄姑娘，可以告诉我，洛公子是怎么拥抱你的吗？”

黄花姑尖叫一声，吓得花弄影惊跳起来，“公子你，你这么在意吗？那时奴家就要被马车撞到，洛公子对奴家爱深情重，奋不顾身甩了一根草绳缠住奴家拖出险境，就像用他有力的双臂紧抱着奴家……”

原来如此！花弄影已经没心思再听她抱着身体一脸陶醉的絮叨了。

“黄姑娘，再请问一下，仆侍们可有失礼之处？”

黄花姑立刻一脸愤慨，“公子，那些奴才太不识好歹了！我看这些小玩意儿还合意，想带点儿回去用，他们竟然拦阻，还非礼我。你可要替我做主啊，我是你最爱的夫人啊。”哭泣着欲扑过来抱住花弄影，吓得她奔逃出门，“黄姑娘，我突然想起有急事需办，失礼了！”

门口众仆见她逃出来，一脸意料中的神态。

花弄影倒不禁红了脸，脚步缓下来，开始冷静思考对策。

跟黄花姑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但她毕竟是个女子，虽然性格奇特，可也没做什么坏事，对她太粗暴于心不忍。如果能让她忘记关于秋水和倾音园的所有事就好了。灵光一闪，花弄影眼睛亮了。天音会催眠术哦！

她立马唤了个小厮过来，吩咐他去寻步天音来此。

花弄影露出笑容，心下大大松了口气。实在是怕了黄花姑啊！

缓步踱到槿花影里，时逢盛夏，木槿正开得繁盛。白、粉红、紫红、淡紫，不一而足。无论单瓣重瓣，皆汇集成云霞锦色，遮蔽云空。

正陶醉于繁花盛景，忽然有魔音穿脑——

“你们这些死奴才，居然敢扎堆儿躲这里偷懒！快给老娘端些美味吃食过来，待我填饱了肚皮再扒你们的狗皮！”那彪悍又尖厉的声音，正是黄花姑所特有的。

没等花弄影出面，已经有仆侍忍不住回嘴了：“这位客人，即使我家主人也不曾对我们大声呵斥过，你凭什么处置我们？”其余仆从纷纷出言附和。

“老娘可是你们公子的夫人！”黄花姑的圆饼脸抬得高高的，双手叉腰，豆眼斜视，颇有睥睨天下的气势。

众侍从聒噪道：“你刚才还说你是洛公子的夫人，怎的又成了我们公子的夫人？”

黄花姑不胜娇羞地竖起兰花指，“你们公子非要强娶我，我只好依从了他。”

“我家公子怎会强娶你？就算有心，也无能为力吧？”那群仆侍爆笑。

“请不要污蔑我家公子清誉，否则我们要代公子逐客了！”仆侍中有一人忍笑正容道。

黄花姑扑上前又撕又打，破口怒骂道：“你们这些狗奴才，当老娘我是软柿子！”

仆侍举手一格挡，黄花姑便大声哭嚷：“非礼啊！我不活了，连这下贱东西都敢欺凌我。”边撕扯仆侍的发鬓，边抓挠他的脸。

“住手！”为了仆侍不被毁容，花弄影只好站出来。

“公子啊，这些死东西非礼你夫人我，不狠狠惩治他们你还算男人吗？！”黄花姑用粗短的手指捂住脸，放声大哭。

“何人喧哗？！”如箫般悦耳的声音冷冷道。随之出现一个黑袍男子，纵使神情冷漠淡然，然而顾盼间自有一种媚极妖极的风情。

黄花姑盯着步天音，血盆大口半开，有道涎水淌过嘴角。

花弄影心里毛毛的，拉过步天音附耳低语了几句。

“公子，奴家与这位公子一见钟情，你不要破坏我们的亲事。”黄花姑以袖半遮面，豆眼含情脉脉。

“啊？！”花弄影怎么也没想到，她与步天音一句话也没说，就存在亲事了！

步天音面寒如冰，冷冷看着黄花姑缓缓道：“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把这里的人和事全部忘记！”

黄花姑呆呆地望着步天音，一动不动。

花弄影纳闷，照理说，她应该立刻转身出园才对。步天音眼中也闪过一丝讶然，重复了一次。

这次黄花姑有反应了。

“你要跟我回家？哎呀，好羞人哦，刚见面就成亲太快啦！但你既然等不及，奴家只好依了你。”黄花姑羞答答道，豆眼秋波连连。

于是，花弄影第一次看到?天音冰冷的脸破碎了，想吐又吐不出，痉挛着从袖筒里抽出银黑的长索。

花弄影抓住他的手摇摇头。黄花姑虽性情奇特，但也不能草菅人命。步天音的催眠术居然对她无效，这倒是意想不到。既然此路不通，那么只能另想办法了。

见黄花姑口流涎水直盯着步天音，花弄影心里好像吞了条毛毛虫一样。眼珠转了转，浮出个恶意的点子，向黄花姑笑道：“黄姑娘天仙绝色，这位公子相貌虽佳，但还是配不上你啊。”

黄花姑喜笑颜开，“公子说话真诚实！但没有其他更好的，我只能勉为其难和这位公子凑合一下了。”比着兰花指扭动浑圆的身体转了个圈，挑挑虫眉，抿着血红丰厚的金鱼唇冲他们眨了眨豆眼，自觉美丽无限。

步天音捂着眼睛转过身去。花弄影勉力挤出笑容。

“黄姑娘的风姿独绝天下，无人可比。”这是大实话，“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位男子堪与黄姑娘相配，只是他目前不在此处，待我改日见了，一定为黄姑娘牵线做媒。”

“他真的比这位公子还美？”黄花姑兴奋地眨巴豆眼。

花弄影努力保持笑容，“当然！那位公子名唤史尚无，比这位公子美多了。但是……”她故意为难地看看黄花姑，“那位公子特别喜欢吃醋，如果在这里看见黄姑娘，一定会以为黄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那就好事难成了。”

黄花姑一听，立刻瞪大豆眼，“奴家冰清玉洁，哪有心上人！公子一定要告诉他，奴家只爱他一人。”

“当然当然！那么，黄姑娘……”花弄影忍住即将爆发的喜笑。

“奴家马上离开。”黄花姑冲进宜览阁，一会儿又如飞箭般冲出来，背上扛着个大包袱。

花弄影估计，就是刚才地上那堆古玩字画之类了，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拦住了她，“黄姑娘，那位公子常来此处，若看见那些物什，或许会误会姑娘与在下有私情……”

黄花姑眨眨豆眼，经过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把包袱清空，但却不肯马上走，看着花弄影，金鱼唇抿啊抿。花弄影知其意，掏出几个银英，“黄姑娘远来不易，这些银英就做路上盘缠吧。”

黄花姑这才接了如飞般奔出倾音园。

望着她的背影，花弄影拭了把汗。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再遇到了！

然而，世事皆能如人心意吗?

不能。后来，花弄影不但又遇到了黄花姑，而且，还真实现诺言送了她一个美男子。这也是她现在万万没想到的。

干卿底事

第二章 干卿底事

花弄影呆愣地看着微笑中又显出认真的步天音。报应真快！

“青洛，你怎么让这种东西进了园子？脏了这块地！”步天音唤过园侍，吩咐须得好生清洗黄花姑站过的地方，并且薰香去味。

花弄影好笑，末了道：“她居然能抵住你的术法，也是异数啊！”

步天音皱眉，“不要再提那东西了，好生可厌！”牵起花弄影的手，柔声道，“时已近午，一起用膳吧。”

花弄影轻笑点头，两人沿着槿花如霞的甬道漫步。

“小影！”卫子浩在前方唤道，“正寻你呢。有几个人希望小影见一下，跟他们谈谈。”

“谁？”花弄影诧异。

原来，桃源组织执行一夫一妻制度。这几年来，虽偶有人想违例，但经劝告剖明利害，最后都还是遵守了制度。但这次却例外，有一男二女，无论如何劝说都坚持初衷，并提出要见最高首领请求同意他们共同生活。卫子浩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们带来了。

与步天音用过膳，花弄影来到谱翠轩。垂柳如丝万缕，倚看碎萍红鲤。

那一男二女长相并无奇特之处，实在要描述，只有两个字：普通。男子唤作卜易贤，女子名为丁咚、穆彤。

花弄影心里酝酿着该怎么说服卜易贤三人，但自己目前也因为蓝田玉与步天音的事犹豫彷徨，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可订立的规章制度若不能妥善执行，以后就难以规范其他人，整个组织势必成一盘散沙。

花弄影蔫蔫地叹了口气，先把卜易贤支出去，想了想，决定还是单刀直入，“为何你二人执意要共侍一夫？”

两女子相视一笑，细眼大鼻厚唇的穆彤笑道：“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阿贤啊，而且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极好，不愿分开。三人共同生活是最圆满的方法。”

穆彤说话时眉飞色舞，自信昂扬，平庸甚至有些微丑陋的脸生动活泼，让人备受感染，忘记了她容貌的不足。

丁咚微笑看着穆彤，神情温柔，对她是完全的信任。

“但爱是自私的，难道你们不想独占吗？不会妒忌吗？”

穆彤和丁咚笑起来，说话的还是穆彤：“如果是别人，我不会同意，但若是咚咚的话，我愿意把所有好东西都给她。她开心我也开心！”

丁咚点点头，露出“我也一样”的表情。两人手牵手，真的毫无芥蒂。

花弄影没想到会是这种回答，也不由得呆住。停了一会儿，花弄影又道：“现在你们虽想得开，但时间长了，或许会改变，到时后悔就迟了。又假若，卜易贤只对你们其中一个好，或者好的程度不同，另一个不会难过吗？”

这次两人倒是静静思考了一会儿，花弄影也终于感觉正常了些。

穆彤先道：“我不会后悔的。咚咚于我有救命之恩，没有咚咚我根本不能活到现在。阿贤对咚咚更好，我可以接受，因为咚咚是天下最温柔可爱的女子。”

“不，不！”丁咚摇头，“小彤从小，小就照顾我，我，我才，才欠你，小彤最，最好了！如果阿贤对小彤不，不好，我就不喜欢他，他了。”说着泪落纷零，紧抓着穆彤不放。

穆彤慌了神，抱着丁咚拍抚安慰道：“咚咚不哭，你知道阿贤的，他怎么敢对我不好呢？他这人心最软了。”

丁咚兀自抽泣不已。

花弄影一旁看着，无声长叹，让她们出去，又唤了卜易贤进来。

“卜易贤，看你也是个忠厚人，怎么会想违背规定呢？”花弄影先声夺人，存心欺负人家老实。

果然卜易贤涨红了脸，结结巴巴解释道：“不，不是我想违背规定，只是……”

就像花弄影所猜测的，卜易贤进入桃源后认识了丁、穆两姑娘，他对两人一样喜欢，哪个愿意嫁他都感激不尽。但两姑娘丁不离穆、穆不离丁，要嫁就都嫁，要不嫁就都不嫁，他无可奈何。但他也觉得这两姑娘心地善良，发誓对她们不分彼此，真诚对待。

花弄影苦笑，瞟瞟步天音，却见他一副无聊的神色，坐在旁边把玩着她的衣带，似听非听。再看卜易贤，一脸诚恳无辜。

花弄影虽然可以理解易卜贤的立场，但心里还是不忿，眼珠转了转，浮起恶意的微笑，“卜易贤，你去把她俩也唤进来。”

一会儿，三人排排坐在对面。

“桃源规定，一夫一妻，虽然你三人都是心甘情愿，但规定就是规定，不可轻易打破。”花弄影说着看看他们，只见三人都面有凄色，话锋一转又道，“我再提一个问题，根据你们的回答考虑是否给你们一个机会。”

卜易贤三人重新振作，互握着手，“请令主说吧。”

“卜易贤，假设你三人中只有你会游泳，而她俩不慎落入河中，请问，你先救谁？无论你先救哪个，另一个都会因为你救晚了而死去。”

其实这一刻的花弄影，真的是满怀恶意，无论他回答救哪个，都会伤到另一个。或许，这也可以帮他判定，他到底真爱哪一个，同时让两女子了解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

花弄影这问题一出，两女子同时瞪大眼睛盯着卜易贤，连步天音都转脸看了过来。

卜易贤还真为难了一下，挠挠头皮，皱眉思索了下，然后露出憨厚的笑容，“两个一起救。”

“啊？怎么可能两个一起救，你会分身术？”花弄影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不是，我先扔块木板下去，让她俩都抓着，然后我下去把木板推上岸。这样两个就都没事了。”卜易贤笑得好灿烂。

丁咚和穆彤也都开心地笑起来。

花弄影呆了下道：“我没说旁边有木板啊，而且她俩掉下水后一人一个方向。”

卜易贤认真思索了会儿，“我先大声喊，喊来路人一起救。”这次不等花弄影说话便道，“能先救上哪个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路人，我先救离我近的，送到安全处再去救另一个。没全救上来，我也不会上岸。她若死了，我便陪着。”

纯朴的脸庞，却有着最真实的诚恳；毫不修饰的言词，却渗透着真挚。

“阿贤……”丁咚与穆彤同声唤道，眼中有晶莹的泪。

花弄影也颇受震撼，几乎想松口答应，但一想到这关系着未来整体的制度，又狠狠心道：“还是不能做出决定，换一个问题好了。假若她俩都中了剧毒，而你只有一个人分量的解药，那你救谁？还是同理，无论你选哪个，另一个都会死去。”这次可没有什么木板、路人之类的让你混过去了，两人在不在一起也不会有影响。

本以为这次卜易贤没辙了，谁知，他反倒马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我把药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这样两人都会死的！”花弄影嚷道。

“不会。”卜易贤憨笑，“一人一半，可以延长毒发时间。我能闻药味马上配出一样的解药，这样肯定不会死的。”

花弄影听了真愣住了，“你，你说的是真的？！光闻味道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药？”这是什么鼻子啊！

卜易贤点头，眼中是一片坦然，“我对味道比较敏锐，现在在廉医馆负责药检。”

真没想到存心刁难的问题对他来说反而易如反掌。花弄影叹息。虽有心想放他们过关，但一想到对其他人的影响又犹豫了。

那三人也看出她的踌躇，面有忧色。

“为，为什么一定不行啊？我，我们自己愿意，干吗非，非要拆散……”倒是文静的丁咚先发牢骚了。

“咚咚！”穆彤连忙阻止，但丁咚仍是满脸的不服。

“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想一想。”花弄影颇有几分尴尬。

“是。”卜易贤躬身施礼，领了两女子转身离开。丁咚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讲着。

“……小梨和阿遥，遥都喜欢，欢宁禄，本来宁禄也喜欢她们的，可是桃源规，规定只能娶一个，宁禄只，只好选了阿遥，小梨就跳，跳了井！宁禄和阿遥，再，再也不笑了！”

花弄影木然坐在谱翠轩，一身冰凉。她原是为了保护女子的权益，才定下一夫一妻制度，现在反被怨怼。

花弄影凄然苦笑。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或许丁咚说得对，她们自己愿意，她何必多管闲事？她们以后是幸福或不幸，未可知。但现在，不同意她们共侍一夫，对她们而言，就是现成的不幸。

谁说现代的规章制度和理念移到古代就一定会人人欢呼称赞？一切都要因地制宜。花弄影黯然长叹。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在古人身上，是她幼稚了。

“青洛，干吗因为那些无趣的人不高兴？”步天音托起她垂头丧气的脸笑道，“你不是曾经讲过你们世界里的‘一国两制’吗？”

花弄影一听大喜。对啊，也没必要废除一夫一妻制度，像卜易贤这样的还是很少的，弄个特例申请制度就好了。任何事都无法一蹴而就，观念要慢慢改变。

“谢谢你，天音，没想到你还记得我那么早以前讲过的事。”花弄影笑逐颜开。

步天音丹凤眼微眯，轻笑，既妖媚又温柔，“青洛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唉，男人的甜言蜜语！花弄影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唤进卜易贤三人，花弄影正式宣告同意他们的共同生活申请。欢呼声令丝丝翠柳在风里飘摇飞舞。

花弄影笑了，有点儿哀伤有点儿无奈，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三人行，真能幸福吗？对他们放行了，是否也可以对自己放行？

卜易贤三人走后，花弄影趴在栏上看着柳摇蝶飞，莺鸣花舞。有几丝翠柳长垂至水面，便不时有红鲤浮起、吞咬，发现不是饵食又很快吐出，重新沉入水中。

“青洛，若我与蓝田公子都落了水，你先救谁？若只一份解药，你给谁用？”

花弄影呆愣地看着微笑中又显出认真的步天音。报应真快！

花弄影笑着叹了口气，“天音，你与玉都武功高强，怎么会落水？若连你们都不得不落入水中，又怎么是我能救的？”望着步天音嘻嘻一笑，“不过，若真有万一，我会先救你的，天音。解药也是。”因为，欠你的深恩无以为报。而蓝田玉，无论生死，我都会与他一起。

步天音浮现出欢悦的笑容，将花弄影拥进怀中，“青洛，我也是，全天下人我想救的只有你。其余人会如何都与我无关。”

而花弄影垂头不语，心里却是深深的歉意。她知道，天音必定以为，先救他便是更爱他的缘故，但真实缘由却无法解释。

正想着，园侍进来报说有事务要请步天音相谈，花弄影正好抽身离开。玉现在该醒了吧？去看看。

初夏的夕阳非常柔和，花弄影慢慢走在气息芬芳的林道间，此时彩霞满天，孤鹜低飞。

走着走着，花弄影忽然变了脸色，背脊一僵，头皮发麻，紧张地四处张望了下，没什么人。于是挟着屁股小跑着奔向晓寒楼。哦，天

哪，地呀，怎么这时突然来了！还好不是在外面，否则渗出来就惨了！

回到晓寒楼，花弄影终于松了口气，急急洗浴更衣，特别注重下面的问题。并并腿，感觉很安全，重新露出笑容，施施然前往玉洛轩。

到了玉洛轩，蓝田玉果然已经醒了，倚在软榻上，笑望着她。

花弄影情不自禁回笑，心里满是温馨和柔情。有玉在的地方，便是她的天堂。

唤了服侍的侍从过来，吩咐传晚膳，蓝田玉还不能吃大鱼大肉，因此，多是流质与易消化的食物。

花弄影仍是端了喂蓝田玉。蓝田玉看起来确实恢复了，虽不拒绝花弄影的喂食，却伸手将花弄影半揽于怀中，边吃边温柔脉脉地看着她，看得她脸越来越热。

“青洛也吃。”蓝田玉说着，含了口食物喂花弄影。

花弄影待要推拒已来不及，蓝田玉唇已覆上她的唇，将食物渡入她口中，之后还轻舔过她的丁香小舌，在她口中逡巡一圈才退出。

看花弄影的脸彻底红透，蓝田玉轻笑，俯耳低语：“今晚……”

“不，不行！我，我那个来了……”花弄影急忙道。

蓝田玉抱住她，把头搁她肩窝里，身体颤抖，有压抑的笑声。

花弄影疑惑，为什么？

稍停回过神来，大窘。玉没说今晚要做什么啊，她却直接往那方面意会了。

“亲热不行，那一起赏月可好？”蓝田玉眼中仍有笑意，柔声道。

正要回答，“青洛！”步天音的声音在轩外响起。紧接着，侍从在门口道：“步公子请小姐到天音阁用晚膳。”

怎么办？哪个都不忍拒绝，花弄影一时迟疑。

蓝田玉是何等敏慧之人，立知她的踌躇，轻道：“也好，青洛今晚便陪陪步公子吧。这些日子，青洛一直在我身边，他必定十分想念青

洛了。”含笑望着她，蓝田玉美丽的眸子是深深的柔情与理解。

花弄影再三确定，但找不到一丝伪装与假意。玉真的同意她去陪天音？如此，便是愿意与天音分享了？不知为何，虽然可以顺利地同时拥有玉与天音了，心中却没有一丝欢喜与兴奋。

花弄影环住蓝田玉的腰，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心里越来越沉，甚至有些微想哭的感觉。

“去吧，他在等你。今晚正逢十五，宜于赏月。”良久后，蓝田玉轻推开花弄影，声音很轻很柔。

一步一步走出，在门口回望，蓝田玉仍站在原地，微笑。

当花弄影终于完全从视线范围内消失，蓝田玉颓然坐倒在榻上，笑容尽失，神色凄然。

因为花弄影的身体原因，那天晚上，步天音只能郁闷地抱着花弄影睡觉。但纵是如此，花弄影还是看到他露出了极少见的幸福笑容，看得愈发心酸。若可以，她真想让玉与天音都幸福啊！但是，她只有一个，能两全其美，谁都不伤吗？一妻二夫，真能行得通吗？而且，还有宇元师兄，该怎么办？

在淡淡的哀伤与思虑中沉入梦潭，那里有紫莲千朵。

睡梦中忽觉有异，睁眼一看，果然，又是妖王北羽滟那家伙！狠狠盯了他一眼，花弄影翻身继续睡。

那家伙又把她翻过来正对着他，笑眯眯伸手抚摸她的脸。

这外貌协会的会长！花弄影敢怒不敢言，只好恶狠狠瞪着他，好像一只即将咬人的猫。

只可惜她这表情根本不能威胁到妖王。他闲适地坐卧在她身侧，悠然含笑赏鉴着她的怒容，一手捉了把她的长发玩弄。

花弄影瞪久了也觉眼睛累，只好丧气地合眼，自我安慰：好女子不与妖一般见识！看吧看吧，反正也不会看少一块肉，不理他就是了。

接下来无论妖王抚摸还是说话，花弄影都闭眼不语，全当他是空气。

最后北羽滟也觉无趣，把她整个儿捞起来抱在怀里，轻拍着她的脸道："我们订了契约的，你怎能不搭理我？"

花弄影仍合着眼，道："契约里只说我这身体成为你的装饰品，可没说我必须陪你聊天。装饰物只需静静存在就好了。"气死你！谁让你总来打扰我睡觉！

有一会儿的沉静。

"你说的也没错。不过，你若不陪我说话，我如何观赏你更多的美丽？"妖王悦耳的声音缓缓道，清澈透明如阳光下的溪泉。

你观不观赏得到关我什么事？最好从此不来了，我可以安心好眠。

她的沉默使妖王不悦了，"步天音是我的一根头发变成的，我随时可以将他收回。"

花弄影大惊，睁开眼，"你也曾说，天音修炼三千年，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思维，又何必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收回他、毁去他的幸福？堂堂妖之至尊，竟如此卑劣吗？"

妖王毫不在意她的指责，支颐笑道："我妖族便是因为随心所欲，视伦理道德仁义为无物才被视为邪、称为妖，采天地之气日月精华修行而无所回馈，因此要遭受天雷之劫。我身为妖王，已历经九十九次天劫安然无恙，从此与天地同寿。卑劣于我何碍？只消能达到目的便好。"

花弄影听得目瞪口呆，从没见过如此坦然自承卑劣并不以其为耻的人，不，是妖。但正因此，她反而哑口无言。半晌，她沮丧道："好吧，我们再订个契约如何？以后但凡你来，我必定好生搭理你，可是你再不许以任何理由将天音收回。"

妖王轻笑，眼中闪过得意之色，显然，他的威胁就为了这结果，"可以。"

契约成立，而花弄影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敷衍北羽滟。

“步天音、玉王，他二人外貌不相上下，为何你却态度不同？”妖王抚着下巴若有所思。

花弄影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态度决定于感情，并不只是看外貌。”

妖王诧异道：“喜不喜欢不就由外貌美丑来取决吗？”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是外貌癖啊！呃，虽然我也很重视容貌，不过，爱情并不只由脸判定。玉纵使失去现在的美貌，也一样是我最爱的人。

想起蓝田玉，花弄影脸上不禁荡漾起甜蜜笑意，整个人也变得温柔如水。

妖王怔怔看着，手抚上她的脸，“为何突然变得如此美丽？而且，你还没回答我。”

花弄影打掉他的手，“外貌只是一个因素，但爱情的产生是由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正确的时间、地点，遇见正确的人，爱情才能茁壮成长。否则，即使爱了也会夭折，甚至成为悲剧。此外，爱情也会使人更加美丽，”她嘿嘿一笑，“没听过‘为悦己者容’吗？”

北羽滟迷惑道：“喜欢不就是爱情了吗？什么又是正确的时间、地点，什么又是正确的人？爱情为何会使人变美丽？为悦己者容？难道平常不‘容’吗？”

说实话，理论花弄影会讲，但要具体分析她也是无能为力。有句话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于是对北羽滟的疑问攻击，她张口结舌，呆了呆怒道：“你自己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难道你活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爱过吗？”不知为何，对着如此绝美之姿的妖王，她就是没好心气，不耐烦。

“确实没有。不过我喜欢你的躯壳。”妖王倒是好整以暇，笑对她的心烦气躁。

花弄影瞪视了妖王半晌，才恍然醒悟。以妖王极度的外貌主义，若非容貌能超越他的，他是不可能会喜欢的。而他的悲哀就是，他长得太美了，所以找不到喜欢的人。想到他因此孤独冷清无聊地活了漫长的时间，不禁有些可怜他了，于是放柔了语气道："爱和喜欢是不同的。喜欢的可以是很多的人和事物，但是没有也没关系。而爱，是重视那个人胜于世上的一切，只要看到她（他），就感觉非常幸福，愿意生死相随。"望着惊怔的妖王笑了笑，"当你非常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外貌了。"

"这是你的亲身体会？"妖王道。

花弄影含笑点头，"爱，有时甜蜜有时苦涩，但能与相爱的人相伴，却是世上最幸福的事。"见北羽滟陷入沉思，花弄影闭目小眠。

正要睡熟时又被妖王摇醒，花弄影心情差极，"又有什么事？"

"你到底爱玉王还是爱步天音？"北羽滟正色问道，"或是两个都爱？"

花弄影一愣，火气上冲，"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北羽滟满脸迷茫，"什么意思？"

花弄影一肚皮气顿时都泄了，有气无力道："我爱哪个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想知道啊。"妖王一本正经道。

花弄影懒懒道："知道如何？不知道又如何？"

"我看了你的过去，你为步天音做了许多事。从离忧谷出来直到现在，基本上所做一切皆是为了步天音，随时可为他弃命，看到他也非常开心。按照你所说的爱的定义，你应该是爱他的吧？但你见了玉王便总是露出方才那般美丽的笑容，并说过他若死了你绝不独活，与你方才说的'生死相随'符合，因而你也是爱玉王的。"北羽滟疑惑道，"可以同时爱两个人吗？"

怔了怔，花弄影苦笑道："这世上有些人确是能够同时爱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但那是非常辛苦的。只爱一个人比较幸福。"

稍停，花弄影问道：“为什么你总是称呼玉为‘玉王’？”奇怪好久了。

北羽滟惊奇道：“你不知道？他是玉王转世。玉王即大地之王，正称应为地皇，是可与天帝并列的极位金仙。”见花弄影呆若木鸡，北羽滟笑捏她脸颊，“原以为你早知道了，看来是完全蒙在鼓里。”

花弄影毫无反应，任他捏揉。脑中狂雷乱轰，根本没听到他后面说什么。地皇转世？与天帝并列？开玩笑的吧。原本就自觉配不上玉，现在知道了玉的真实身份，更觉自己羞于站在玉的身侧了。

“……回天……归位……”

隐约间耳朵捉到了几个字眼，花弄影一激灵，大脑从混乱中苏醒，抓住北羽滟的黑袍道：“什么回天归位？谁？”

“当然是玉王。他现在的肉身凡体死后，就会失去人世间的一切记忆，回到天庭，重归地皇之位，也不再拥有人类的感情。”北羽滟绚丽一笑，“玉王本就无心，无心方能无情，平等待众生。不仅是他，上位金仙职掌重权，都须得抛弃情欲，六根清净，如此才可冷眼看大千世界，公正执法，胜任其位。”

花弄影怔怔然，“玉以后会忘记我？”

妖王斜卧莲台，笑道：“自然。不只是你，一切关于这世间的记忆都会消失。”

如玉手指轻点她额心，“他为你订立的替身契约也将在玉王苏醒时强大的仙力下损毁，从此与你再无牵绊，形同陌路。”

妖王比黑夜更幽深、比漫天星辰更明亮的美眸轻眯，似笑非笑地望?花弄影，“若非我早知这一切，又如何会答应你陪伴他们直至他们死去？”

这一瞬，花弄影感觉自己仿佛妖王掌心里的一只小虫，命运完全掌控在他一念间，毫无反抗之力。

呆怔许久后，思绪渐渐打开，方才由于玉震撼性的身份而产生的震惊与自卑慢慢消退，头脑清醒了不少。无论玉是凡人或仙人，玉便

是玉，是她所深爱的玉。纵然玉以后会忘记她，但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且玉与天音寿尽后，她须得执行契约成为妖王的装饰物，如此，玉不记得她或许会更幸福。最重要的是，替身契约会被破除，玉不必再为她生生世世锁魂，可以重得自由。这样，有什么不好呢？能拥有玉几十年，已是不尽的幸运。只要她一直记着玉、爱着玉就够了。

想着想着，花弄影笑了，笑得无比绚烂。晶莹的泪珠缓缓划过脸颊，光辉照亮了迷梦湖，紫莲轻轻摇曳，空中有不知名的香气弥漫。

北羽滟凝望着她，看呆了。

“好美，为何会如此美丽？爱情真有这样强大的魔力吗？”喃喃说着，妖王捧起花弄影的脸，轻啜那不断溢出的泪珠，“好苦涩，但又好甜蜜，这就是爱情的味道？”

后来怎么样了，花弄影不知道。不知何时，她坠入了黑暗深处，只模糊感觉，自己一直泪流不止。旁边似乎有人，为她温柔擦拭，好似对待珍爱的装饰物一般。

第二天醒来后，花弄影惆怅了一会儿，决定当作不知道，仍如往日一般。玉应该也并不自知。既然并非人力所能改变，那又何必多一人为遥远的未来忧伤？况且这都是死后的事。花弄影淡笑。活着时便努力活得幸福，并尽可能让别人也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吧。必须慎重考虑玉与天音，还有宇元的事了。选择一夫一妻，就要狠下心来伤害其余几人。而选择一妻多夫，心爱的人就要忍受与其他人分享的痛苦。无论哪个选择，都不可能百分百的圆满。

花弄影叹了口气，总得做出选择的。好好想想，一旦决定，就不能再犹豫了。然而还没想清楚，就又来了个麻烦人物。

这天花弄影正与蓝田玉共坐莲塘拈香亭品茗，忽然小侍来报，小君来访。

花弄影与蓝田玉相视一眼，又惊又喜。蓝田玉脸上还有一份若有所思的凝重，微微叹了口气道：“青洛，我想，你须得给小君安排个长

住之处才是。”

花弄影惊疑道：“为什么？小君不是要继承蓝田山庄吗？”

“我放弃了，但会有其他人继承的，放心。”人随声到，上飞的狐狸眼轻眯，薄唇抿出甜蜜的弧度。

花弄影疑惑道：“其他人？谁？”

“是花开弟弟吧。”蓝田玉轻道，微笑，“前些日听闻恬儿妹妹去简曲接了岳父母一家及五管家夫妇回庄，我便想或许会是如此，今日见了小君，可确证了。”

啊？花弄影惊讶之余大脑缓慢转动，又想到了一件事。外人继承蓝田家，须得娶了他家女儿才名正言顺。这么一来可有趣了，做兄长的娶了姐姐，当妹妹的嫁了弟弟。这般想着，花弄影看向蓝田玉，见他眼中也笑意盈盈，估计想一处去了。

相视间心意相通，柔情蜜意尽在不言中。

眸光流转，花弄影无意中瞥见小君，大吃一惊。

此时的小君，脸上完全没有笑意，漂亮的狐狸眼中只有寂寞、孤独、哀伤与一种难以描述的坚决。

看着他，花弄影忽然想起暖烟山庄的一吻，以及他怨怒不悦的言语：“才两年你就忘记我了！我却一直想着你，可恶！”如今，他居然放弃继承蓝田山庄，特地来倾音园见她，又是那异样的眼神。她虽不自恋，但诸此种种联系起来，脑中还是隐约得出了结论：莫非，小君也爱着我？！

仿佛要印证她的结论，小君一字字清楚地道：“公子，我有话想对小影说，可否暂避一下？”

蓝田玉毫无讶异，微笑道：“好。”衣袂飘然而去，留下花弄影与小君在拈香亭默然相对。

“小影，我爱你。”小君一开口就是正题，倒把花弄影轰得睁大眼睛瞪着他说不出话。

小君说着，凝望花弄影，踏前一步。而花弄影则情不自禁地后退一步，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米许的距离。

“小影，你打算如何对我？”

“这，这个，你早知道，我已经与玉成亲了。”花弄影偏开脸，望着亭外荷塘。微风吹过，荷香阵阵。

“不错。可是，你与步天音公子、苏宇元公子又是什么关系？”

花弄影惊望着小君，一时无言以对。

小君迅速迫近，抓住花弄影的双肩，注视着她的双眸，一字一句道：“若你坚持只要公子一人，我便放弃。但如你还有其他人，那么我也要加入。”

花弄影呆了好一会儿才惊异地问道：“你不觉得，与其分享，不若另寻佳偶吗？我有什么好，值得你如此做？”

她一说，小君也摸着下巴皱眉思索。

花弄影暗暗心喜，好好思考吧，能想通最好。悄悄地退出几步，准备趁他不注意走人。

她正喜滋滋抬脚，却被小君一把抓住胳膊。

“想不出你有什么好，不过，就是喜欢。没办法，只好委屈自己了。所以，小影，你要对我加倍好才行。”小君嬉笑着，一脸狡黠。

花弄影满头黑线，“你不用委屈自己，真的。也没人要求你委屈自己。”使劲想把自己的手臂抽出，可小君虽满脸笑，捉着她的力道却很大。

“确实没有人要求，可小影你不觉得我这?乖巧应该奖赏吗？”

“就算你们愿意委屈自己，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愿吧？”

小君不说话了，只是抓着她不放。

想了想，花弄影决定先行缓兵之计，放柔了声音道：“小君，你先住在东华阁吧，再仔细想想，这事不可儿戏。我也需要时间考虑的，以后再做决定吧。”

“你真的会考虑？”小君追问。

“嗯嗯，一定会的。”先脱身再说。

“答应了？”

“答应了！”反正只是考虑一下而已。

小君笑起来，犹似初晨阳光照耀，“好，你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反悔。”在她脸上重重亲了下，松开手臂。

花弄影还没来得及生气，就见小君轻盈地飞掠上荷花荷盖，灿烂的笑容耀人眼目。“小影答应我了，呵呵！答应了！答应了！！”兰衣翠盖粉荷花，美丽的图画。

略呆了下，花弄影回过神来，探头嚷道：“我只答应考虑，可没答应别的哦。”

小君向她扮了个鬼脸，嘻嘻笑道：“答应了就是答应了，再狡辩也没用。”长笑着轻点过朵朵荷花，倏忽消失影踪，唯有风吹送来的笑语缭绕空中，“就按你说的，我去东华阁了！”

花弄影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

唉，这条路好像通往星宇楼的，那就顺便去看望一下宇元师兄吧。宇元的身体经过精心调养后好了不少，但感觉有些微蹊跷，一会儿得好好检查一下。

而此时京城闵亲王府书房内，龙擎天正支颐皱眉沉思。

回来路上便一直奇怪了，前些日为什么要去浮泽巡察？那里明明并无特别之处，而自己竟然在风起云涌、父皇极可能更换太子的关键时刻离开京城，亲自前往浮泽，还带着大批武林高手及术士。仅是巡察绝不会令自己做出如此大的举动，但记忆里却分明只有这么简单的原因。难道，其中有什么蹊跷？又或者，自己中了高人的幻术？！

龙擎天站起身，冷笑一声。

想来必是这般原因，否则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是这高人也忒厉害，不仅自己，连同行所有人员皆众口一致，言道是去浮泽巡察，应是全体中招了。如此更须得对浮泽好生调查，为何对方要花费

这般大的心力？浮泽必有重大秘密。只可惜此番回来，京城里气氛愈加沉重，大变迫在眉睫，实在抽不出身亲往。

推开门唤了于若蒿来，吩咐特别留意浮泽动静，细细筛查。于若蒿应声而去。

龙擎天在书房里踱着方步，面上渐渐浮起笑意。

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小影了，她现在应该更美了吧？不知会是何等惊人的丰姿。说来也纳罕，派去打探她消息的人手竟然过了这么久也没有确实可靠的进展，实是一群酒囊饭袋。

想着龙擎天不由得皱了皱眉，脸色难看了几分。但又踱了两圈，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闪烁。以自己对部下的了解，绝不至于如此窝囊。那即是说，他们也同样中了幻术？这两件事或者是有关联的？小影极可能就在浮泽！

“于若蒿！”龙擎天的声音兴奋得微微发抖。

一道青影闪过，于若蒿跪在地上，“属下在！”

龙擎天对他附耳低语了一番，于若蒿点头，一闪即逝。

轻掸掸衣袖，龙擎天面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小影啊小影，你终是属于我的！

而此刻的花弄影，正毫无危机感地前往星宇楼，去看望苏宇元。

到了星宇楼，新换的小侍女墨炎奉上香茗后在苏宇元的眼神暗示下机灵地退避，躲得无影无踪。于是，客厅里只剩花弄影与苏宇元两人。

明明空座多的是，苏宇元却偏过来与她挤在一起，趁她凝神诊脉时不住抚摸、偷吻，扰得花弄影送了他老大个白眼，微嗔道：“别捣乱！”把他那毛手拍开。

苏宇元笑，改摸她的衣带。

花弄影松开手，心里暗叹口气，果然没有料错。若不能尽速修复他受损的经脉，宇元的武功就要尽废，以后只能如常人般慢慢行走，

手无缚鸡之力。这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比死更难受。所以，她不敢让宇元知道。

但苏宇元还是看出她神色不对，笑问："怎么了？我身体有什么问题？"眼中有丝探究。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有什么药可以让你恢复得更快一些。对了，宇元，在我说可以之前，不许运用内力，那会使药物失效的。"花弄影极力让自己显得自然。

苏宇元看了看她，点头笑道："知道，你每次把完脉都这么说。若小影能多陪我，我必定会好得更快。"

"青洛！青洛！"才说着，楼外传来蓝田玉和步天音的声音。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俩怎会一起来找她？

花弄影心里惊疑，站起迎出，"玉、天音，发生了什么事？"

"青洛，有桩交易需要你亲自出面，是关于造纸业的。"蓝田玉微笑望着她。

步天音向厅里瞟了瞟，冷冷地看了眼苏宇元，"这里怎么连个侍候的人都没有？"

"我去给小姐沏玫瑰玉露香片了，现在方沏好。步公子，蓝田公子，可要一起坐下品茗？"墨炎突然端着茶具冒出来，口齿伶俐、喜笑颜开道。

"不了。青洛，走吧，一起去见那商家。"步天音拉了花弄影便往楼外走。

花弄影无可奈何，回头含笑向宇元挥挥手，"宇元，抱歉。"

蓝田玉也向苏宇元颔首致意，微笑告别。

三人一起离去。

马车上。

"那商家是怎样人物？"花弄影道。

"商家姓武，名开疆，年约二十出头，是独子，深居简出，不喜与人交往，是个老实厚道的本分商人。几代一直只从事粮食、药材买

卖，这次突破常规，想要涉足造纸，倒是难得。”蓝田玉微笑。

花弄影嘿嘿笑道：“现在造纸业可是必定赚钱的行当，供不应求嘛。”

由于找到了廉价的造纸木材闵树，所以造纸成本大大降低了。本着穷家也可用上、富家不浪费、造福女性的原则，花弄影着重研究生产手纸、普通纸、高级香笺纸及女性月纸四种。

随着造纸业的发展，桃源也开始推行活字印刷术。奇技馆的一批刻字工匠在康师傅带领下，耗时几个月，终于雕刻出了第一版比较完整的活字版，准备在近期进行试印。花弄影首先便想将时下青少年的教育类资料印出，原先的丝绸版及竹简版不是太贵就是太重。纸质版本轻巧又便宜，出外旅行也可随身携带阅读。活字版也要加以完善并多刻几版，还要考虑提高技术简化工艺。可惜不知道现代的机械式印刷机构造，否则就更完美了。

花弄影兀自沉思，不觉时间流逝。

“青洛，到了。”蓝田玉轻轻摇她，抱她跃下马车。步天音系上黑色纹绣的蒙面巾也跟着下了车。

眼前是一座大凌常见的富家豪宅，宅外有几株槐树，树下有几块大石。

看到出来迎接的主人，花弄影顿时心下发毛，生生打个冷战。

为首的是个高大魁梧的蒙面人，大半个脸都被面巾遮住了，但便只是露出的眉眼部分已足够让花弄影望而生畏了。犹似杂草丛生的扫帚眉非常浓密，双眉在眉心处几乎连成“一”字，下面是对铜铃眼，眼白多，瞳仁小，偏生转动灵便，看着人时直如有利剑刺来，令人心生寒意。肤色铁黑，毛发色淡，像枯草一样发黄。

目光落在蒙面人身旁那人，立刻感觉眼睛轻松了不少。其实他只清秀而已，但和蒙面人站在一起就有如天仙一般。那人年约二十许，颔首微笑，似不经意般轻扯了扯瞪着她发怔的蒙面人。

“桃源贵客大驾光临，不胜荣幸！鄙人武开疆，这是管家乐业。”出乎意料地，他的声音虽略低沉，但不粗豪，甚至可说是中性的声音。

乐业躬身施了礼后，请大家入内相谈。

经过树下大石时，武开疆微蹭到，顺脚踢到一边。花弄影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一时却说不上来。

坐下后，仆人上过茶便回避，主客进入正题，开始商谈造纸技术传授与权益问题。

作为正主的武开疆对生意内容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心不在焉，似听非听，身体转来转去，铜铃眼骨碌碌乱转，东看西看。倒是管家乐业很仔细地听着，详尽记录并提出疑问。到了后来，武开疆斜倚在扶手上，连连打哈欠，毫不掩饰对交易的厌恶。

乐业低低唤了声：“疆疆。”声音虽轻却带着些微严厉，又有几分亲昵意味在其中。

这一声倒真有效，武开疆坐正了身体，伸手擦擦眼角渗出的困泪，咧嘴向他们嘿嘿而笑。

而花弄影已经石化，被吓僵的。因为武开疆不小心把蒙面巾弄掉了，原形毕露。

眉眼花弄影方才已经见过不提。武开疆的鼻子阔大，鹰钩鼻，双唇薄如纸而狭长，齿白而参差不齐且外翻暴突，撑开薄唇外露，显得狰狞可怕，下巴微凹前钩。五官面目搭配上他铁黑肌肤，枯黄的毛发，过于高大魁梧的身躯，着实有如罗刹妖鬼。不仅能吓哭孩童，他一瞪眼，就是大汉都要倒退三步。他在笑，可那笑容却让花弄影浑身僵硬。

她这神情当然逃不过武开疆的铜铃眼。武开疆敛了笑容，一拍扶手，哼道：“以貌取人！”随后一屁股坐倒在地。

客厅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武开疆的椅子被他自己那一拍拍散架了！扶手部分更是碎成齑粉。椅子为了报复他的虐待，让他华丽丽

地与地板亲密了一回。

“疆疆，你又忘记控制力道了。”乐业声音提高了几分。

武开疆悻悻站起，向乐业赔笑道：“一时气愤，忘了。”拍拍屁股，神色自如，似乎已经习惯了。

见花弄影还盯着他面有惧色，武开疆挥拳龇牙怒道：“看什么看！俺生下来就这样，又不是俺自己愿意的。”又转头冲着乐业嗔道，“早跟你说俺不出来算了，你偏说俺是正主，不出来不行。”愤愤然拂袖而去。

“疆疆！”乐业急喊，追着出去了，留下花弄影三人独自在大厅里。

“深居简出，不喜与人交往”，原来是这原因造成的。想起武开疆临走时的言语，花弄影也深觉羞愧。他虽容貌特别，但自己没能控制住情绪，露出异色，却伤害了他。

定了定心神，花弄影轻道：“我想我应该向他致歉。另外，商谈也还没有确定结果。”

“我们陪你过去。”蓝田玉柔声道。步天音自无异议。

于是三人循着武开疆、乐业的方向寻去。

追寻过程中，花弄影终于发现这宅的异常之处。这么大个宅院，却甚少家仆。他们一路穿行直达后园，却没见什么人影。

武开疆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

忽然蓝田玉轻扯扯她，微笑，竖起食指在唇，示意噤声，轻抱起她前行。天音随后跟上。

嗖嗖！嗖！细听不远处传来阵阵异常的风声，花弄影好奇心大起。

很快那声音便近了，蓝田玉放下花弄影。花弄影从花树缝间望去，园中有块空地，角落有武器架，而中心有人身着铠甲，正手持长枪挥舞，迅如云雷，整个人连枪成一疾转的光团，那异常风声便是由此而来。

“疆疆，别生气了，他们也不是坏人，初次见面不太习惯，看久了就不会这样了。”空地边上有人喊道，正是乐业。

那，练枪的人就是武开疆了！

正想着，光团止了，那人骂道：“乐业你什么意思？他们不是坏人，那我就是坏人了？！因为我丑我就是坏人，你就这么认为的是不是？哼，总说你不在乎容貌，根本就是骗人的！”因为气急，声音显得颇尖厉，好像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而事实上，花弄影也终于看清楚，那人确实是个女人。她着的铠甲是女式的，而且有胸部。

乐业焦急地辩解，但武开疆根本听不进去。

武开疆是女人？！花弄影惊呆了。不过知道她是女人后，原先的恐惧倒消了大半。女人是多么在意自己的容貌，花弄影能体会，这样便更加理解她的心情了。花弄影再看武开疆的脸，虽还有些发寒，倒能坦然直视了。

“谁？！”随着暴喝声，一柄长枪挟着厉啸飞来。

若非蓝田玉把她抱到一边，她肯定会被长枪贯穿！望着没入土里尺许，枪尾犹在颤抖的长枪，花弄影心有余悸。

武开疆如风掠至，看到他们惊讶道：“是你们？”随即脸一沉，拔起长枪冷冷道，“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用走了。”

花弄影一惊，明白武开疆说的是她女扮男装的事，外面传闻的都是武家是独子武开疆，不存在女儿。她大脑紧张地运转，想着要怎么脱身才好。武开疆已经挥枪袭来。蓝田玉把她推到步天音怀里，迎上武开疆。

两人的速度都极快，只见光团分合闪烁，不见人影。

不一会儿两人分站空地两侧，蓝田玉仍淡然微笑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而武开疆的长枪已断为三截，武开疆提着一截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你，你使诈！”武开疆怒吼。

蓝田玉笑着摇摇头。

武开疆不服，从武器架上抓了一把大刀冲向蓝田玉，光团重又追逐滚动，不时有撞击声响起，听得花弄影心惊胆战。

不过片刻，再次分开，武开疆的刀已卷得像麻花。

“你使诈！”武开疆大吼。

“为什么这么说？”蓝田玉轻笑。

武开疆讷讷道：“要不为什么我总砍不到你，可你一碰，我的刀枪就坏了？一定是诈术！”

蓝田玉笑道：“我的速度比你快，你自然砍不到。”

花弄影解释，纸张生产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乃至婴幼儿，因此必须控制在大自然能够消化的范围内。闵树虽易生长，但是它的侵略性很强，种植一定时间后，地下长满它的根须，其他植物再也没法生长。如果闵树大量种植，大凌的土地很快就会被它占满了。

乐业听明白后拉了武开疆过来，郑重发誓遵守约定。

武开疆言道要去京城考武将官，乐业略犹豫后便说要跟她一起去，反正京城也有武家生意要打理，纸业便在京城开业好了。

两人卿卿我我，把花弄影三人完全晾在一边。终于注意到他们时，两人已经做好决定，兴致勃勃地准备打点行李上路了。

出了武家庄园，花弄影感叹，真爱无敌，在有情人眼里，无盐也会变天仙。这时她完全没想到，以后武开疆还会和她有什么交集，并且不是生意上的。

未来会怎么发展，谁能预知呢？

第三章 雷雨突至

第三章 雷雨突至

花弄影高兴地叫了一声，冲过去，将它拔起！太过激动，力使大了，手臂后仰，晨光正照耀在蓝花上。一阵轻烟腾起，小草化为乌有。

这天花弄影醒来，呆愕了半晌，以为自己还在惊鸿山庄的梦中。因为，朵儿、琦玉、小柔正坐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

正糊涂，一群小娃儿闯进来，绕在她们身边唧唧喳喳。等小糖小果给她穿戴梳洗好，又进来两个久远记忆中熟悉的人：金嵘、叶咏。

好不容易花弄影才闹明白，不是梦，是故人突然来访。朵儿她们带了娃儿来看她。柳香罗给叶咏生了对可爱的双胞胎，因为又有孕，没能一起来。金嵘的女儿名字很强大，叫金钱！

欢聚谈笑间，花弄影却见负责照顾苏宇元的墨炎急匆匆跑来。

“墨炎，怎么了？”

“小姐，苏公子，他……”墨炎面有忧色，眼睛湿润，“他神情不对，希望小姐能去宽解一下。”

花弄影微愣了下，了然。

苏宇元从小便在离忧谷长大，名为逍遥老人的弟子，实际上与千草婆婆、百禽大师也极为亲近，自也对医药颇有造诣。或许自己总是叮嘱他不可运用内力，反引起他思疑，终于察知了功力渐行消散的秘密。一个练武之人，全身功力将失，不啻为晴天霹雳。

叹了口气，花弄影随着墨炎去了星宇楼。

一切，果然如她所料。

苏宇元平日风流妩媚的眸子，失去了光彩，定定呆望着一点，纵使看到她，也没有笑容。再三劝慰后，他方吐出一句话：“我原本就配不上你，如今，连留在你身边的资格都没有了。”

花弄影这才明白他的心情，轻叹口气柔声道：“宇元，就算你的武功尽失，也还是我喜欢的宇元师兄。而且，我已经想到方法阻止你的功力消散了。我可是名震天下的‘仙颜神医’哦，千草婆婆的嫡传弟子，难道你不相信我？”说得信心满满，其实心下虚得很。真有十足把握，就不至于拖到今日了。苏宇元五脏六腑受重创，经脉也大损，换了别人本是必死，只因得到步天音的长生诀护持才获救。经花弄影这些日子医治调理，性命虽是无忧，但以前聚集的内息随气血运转间由破损的脉络溢出消散，功力渐退。若按寻常方法慢慢养复，待得经脉完好，他的武功早已尽失。

花弄影虽绞尽脑汁想了个迅速修复经脉的办法，但危险很大，其中几味药药性相克，闹不好宇元反会经脉胀裂喷血而死。她考虑了几天总寻不到能有效调和各味药药性的中和剂，最多只能实现部分调和。本就没十足把握，又要用到跟自己很亲近的人身上，花弄影心里不无忐忑，迟迟不敢行动。可现在，却也只能这么安慰他。

苏宇元紧搂住花弄影的身体，把脸埋在她怀里，身体微微发抖，仿佛要从她身上汲取生存的力量。

“宇元，我会尽速配齐药方，近两日就可用药。相信我，到时你仍是弹剑江湖、笑傲红尘的翩翩少侠！”花弄影轻轻拍抚着苏宇元的肩背，柔声劝慰。

良久，苏宇元终于松手，任她扶坐到床榻上歇息静养。

花弄影心情抑郁地走出星宇楼，有人在外面等着，却是叶咏。

“那个，小姐，您浮泽的廉医馆需要人手吗？呃，我有个熟人想进去。嗯，这个，他是很可靠的。不过，他希望能住得离倾音园近点儿，最好能住在倾音园里……”叶咏笑得很诡异，甚至有讨好献媚之意。

花弄影望着叶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叶咏见她无语，急了，“小姐，您放心，他真是个可信之人。而且我可以跟您保证，他的医术也非常好……”

“你说他医术非常好？！”花弄影惊道，直视着叶咏，大脑迅速转动。

叶咏一直是惊鸿山庄的管家，几乎没下过山，他认识的医者，而且医术能称得上非常好的，只有隐医陆微。那陆微为什么突然要出来行医？他原先除了因为叶咏持有孙女陆凝香的信符而给自己诊治过外，从不为任何人诊治，隐匿世间不知生死，如今却要拜托叶咏帮忙进入廉医馆？还有那奇怪的要求，倾音园有什么陆微在意的东西？还是……人？

灵光闪过，花弄影笑了。能让陆微在意的，不就是陆凝香的儿子——秋水吗？不过，他是怎么知道的？哼哼，定是叶咏说的了。

于是，花弄影望着叶咏，嘿嘿奸笑起来，“叶管家，你说的这人，是隐医陆微吧？”

叶咏嘿笑道：“小姐就是聪明！”很明显的讨好神情。

判断正确，再接再厉！“而且，他是为了秋水出来的吧？”

“呵呵，是的，小姐你怎么知道？”叶咏冒汗了，笑得更媚更假。

花弄影眯起眼睛，“叶管家，你嘴巴不牢哦，居然泄漏了秘密。天音知道会生气的。”

叶咏转开头目光游移不定，“我，我怎么会泄密呢，呵呵。”

还不承认？！花弄影眼睛骨碌碌转。也是，为什么叶咏会平白无故说出秘密？眸光流转间，望见与小朵的女儿薇薇在嬉闹的双胞胎叶张、叶弛，花弄影茅塞顿开。

“因为柳嬷嬷啊，为了你那可爱的小张、小弛。我没说错吧？叶大管家。”花弄影笑道。

叶咏沉默了下，拭拭脸上的汗，笑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小姐。我就跟你实说了，只是莫让公子知道。”

花弄影自然应承。

原来，陆微只有一独子，不幸的是儿子媳妇双双早逝，纵他医术通神也无法挽救。陆凝香是他唯一的孙女，自小由他带大，感情极

深。哪知有一天陆凝香却不告而别，失去影踪。直到叶咏拿着她自小随身佩戴的信符出现，他才得知她的音讯。当时由于秋水为步天音所忌讳厌恶，叶咏不敢告诉陆微关于陆凝香真正的死因与秋水的事。后来柳香罗高龄怀孕，又是双胞胎，难产大出血，幸得陆微救治，母子平安。叶咏感激涕零之下，和盘托出真相，令风烛残年的陆微重新对生活有了依恋。那时花弄影早已逃出山庄，步天音沉浸在对花弄影的思念中，所有事务皆由叶咏一手操办。因而，叶咏便时时找借口让陆微偷偷入庄，虽目不能视，但听听秋水的声音也好，以慰老人孤独的心。

但自四年前花弄影在翰戍镇现身后，步天音与秋水都迫不及待地下了山，从那以后，陆微就一直没能听到秋水的声音了。老人实在想念曾外孙，因此甘愿匿名隐入廉医馆，只为能离秋水近点儿，有机会多接触他。叶咏深感他救妻救子大恩，这次来倾音园，当然极力想满足他的心愿。

花弄影听后，默然良久。陆微与秋水，两人都是彼此唯一的亲人了。虽然，原本还应加上天音，可是天音绝不会承认他们的。天音的性格就是如此，若非真爱，宁愿永世孤独。他孤傲、冷僻、残酷，却又有纯真善良的一面，只对所爱之人展开笑颜。

“叶管家，这事不告诉天音，你做得对。”花弄影轻轻道。

叶咏欲言又止，终还是轻叹口气道：“当年，为给公子留下后代，答应与陆小姐交易，看来是我错了。”

花弄影勉强笑道：“有些事情，很难一言断定正误。叶管家，因为你的交易，当年隐医陆微才肯给我诊治，于我而言，不是坏事。”只是对天音来说，真的让他很生气。

“叶管家，隐医陆微现在近旁吧？可否立刻请他过来？我有个急诊需要马上向他请教。”正为宇元的事伤脑筋，这就看见了曙光！

叶咏大喜，“小姐，你同意了？”

花弄影讶然，“当然，为什么不同意呢？陆微妙手回春、医术卓绝，能成为倾音园的专属医者，实是求之不得！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就住在水碧轩让秋水就近照料吧。陆微有空时若能顺便指点秋水医术，那就再好不过了。”肯定会指点吧，曾外孙啊，但对外人说时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较好。

“我这就去请他过来。”叶咏如飞离去。

很快叶咏领着发须皆白但步履犹健的陆微过来了，与她介绍完，叶咏便自离开了。

陆微目盲，花弄影扶老人家到一处通风凉爽的亭里坐下。略寒暄，花弄影急忙进入主题，将苏宇元的病况提出来请教。

陆微细听后，沉吟半晌道：“小姐药方已是拟得极好，考虑周详。但这许多种虎狼之药，要想调和所有，几乎不可能。非得如此快速地修复经脉吗？”

花弄影长叹一声，应“是”。

陆微捋须不语，陷入深思。

花弄影陪坐着，不敢惊动他。

过了许久，陆微忽然道：“曾闻京城东边的遗香山落雁峰绝顶生有一种开蓝花的莫婆草，此草可调和所有药性，为中和剂之最。你可以试试看。”

“莫婆草？”花弄影诧异地重复了一遍。从没听说过，而且，能调和所有药性？不是开玩笑吧！

“这药草我也只是听闻，并不曾真见过。因此，世上是否确有此莫婆草，不得而知。”陆微淡淡道。

花弄影哭笑不得，他真的是说笑！

陆微又道：“你若非要用这快速修复脉络的方子，只有一试。然遗香山距此地千万里之遥，往返的时日漫长，即使真有此药草，待你取得，也为时晚矣！”

“不，我骑鹤前往，往返两日即可。在此期间，还望陆老前辈多留意苏公子的病情。”花弄影咬咬牙，听说了不去找找看总不能死心。

花弄影让仆侍小心侍候陆微，送他到秋水所居的水碧轩。想了想，花弄影又修书一封，告诉秋水，陆微是他至亲之人，让秋水好生照顾老人家。

其时已过傍晚，花弄影回怡情轩与朵儿、小柔等人用过晚膳，倾谈了一会儿便离开。宇元的事不能耽搁，走至倾音园空旷处，花弄影嘬唇望空长啸，声音扶摇直上云霄。

不久，薄暮青空里出现一点白影，渐近渐大，巨翼拍拂，鹤影盘旋，在夕霞中分外矫健美丽。最后，铁翼鹤翩然落在花弄影身前，低吟几声，曲颈宛转，仿佛在说：小样儿，想我了？

花弄影干笑着摸摸铁翼鹤的头颈。

铁翼鹤蹭蹭花弄影的身体，低鸣几声，望着花弄影的眼神颇有媚意。

花弄影抖抖身上的鸡皮，慨然道：“好，好，让你吃鱼吃到饱。”吃饱了好使唤你啊，要连续飞一天呢！

花弄影把铁翼鹤送到厨房，吩咐给它喂足够的鱼。吩咐完花弄影往晓寒楼走去，准备去收拾出行的行李。

快到时，却见蓝田玉立在她回晓寒楼必经的道路上，向她淡然微笑。盛夏晚风吹拂起他淡紫轻衣，飘然如仙。

“青洛，有件物什想让你看看，到玉洛轩去好吗？”蓝田玉迎上来牵住她的手，柔声道。

对着蓝田玉温柔含笑的眼眸，花弄影哪有抗拒的力量，自然点头了。

到了玉洛轩内室，花弄影心里思疑着蓝田玉要给她看什么呢，还这么郑重其事特地去等她？

蓝田玉看她神情即知她心意，笑着把她按坐在软榻上，到隔壁房间捧了个大木匣过来，放在几上，“青洛打开看看。”

花弄影狐疑地慢慢打开，取出一看，泪与笑并存于脸上。

那是一件纯白的纱衣，样式就如蓝田玉一向的格调，简洁高贵，优雅大方，是她最喜爱的类型。俏致可爱的荷叶领口缀饰着几朵淡紫色纱花，腰身处以紫色系带交叉修束，宽大飘逸的荷叶袖与长裙下摆则绣着细碎的紫花。除此之外，还配有一个纱制头饰，由紫纱与白纱绾制成一朵美丽的头花。整套衣饰，霓裳云衣，就如现代的婚纱。蓝田玉曾听她说起过现代的婚礼服饰。

“玉，这是你亲手所制的？”花弄影捧着霓裳的手发着抖，“为什么？”

蓝田玉抱住她，在她耳畔轻声细语：“因为，你只嫁给亲手为你缝制嫁衣的男子。”

“我，我那话只是说来搪塞的，并不是当真的。”花弄影说着语声哽咽。可是，天音当真了。玉听了天音那天的话也一直放在心上吧，所以纵使和她早已成亲，还是悄悄缝制了这霓裳云衣。玉包容她、接受她的所有，对她从未有只字片语的责怪，但温柔微笑的背后，他默默咽下了多少伤心难过呢？违抗皇命、拒绝赐婚而被裸身逐出蓝田家，虽是父母演的一出戏，可面对天下人的明里暗里的耻笑与皇族压力，他真的毫无感觉吗？她一直享受着他的温柔与爱，可对他又付出了多少？

蓝田玉微笑着轻抚她的长发，“我知道的。青洛别哭，穿给我看看好吗？”

“嗯。”花弄影含泪笑了，搂住他的脖颈附耳低语，“玉帮我。”

“好。”蓝田玉脸上闪过一丝红晕，笑允。

蓝田玉为她轻柔褪去外衣，又一一着上霓裳云衣戴上头纱，脉脉情愫荡漾在呼吸间，室里有轻轻淡淡的甜香弥漫。

“青洛真美！”当花弄影穿好霓裳云衣，在蓝田玉面前轻笑旋舞时，他情不自禁地赞叹。

蓝田玉虽极爱花弄影，但他生性恬淡，甚少当面直夸其美。因而花弄影被他炽热的眼神盯着赞叹，不由得脸上发烧，又喜又羞，顺着旋势扑进他怀里，抱住腰背，把脸埋在他胸膛。

蓝田玉轻吻着她的头发，低唤："青洛。"

此时明月初升，柔和的声音脉脉如流水，清泠悦耳，令人心醉。

"玉，我爱你，好爱好爱。"花弄影轻轻道，心中是鼓胀的柔情与温馨，只有诉说，才能缓解它的奔涌。

蓝田玉笑了，柔声道："我知道，我也是。"轻托起她的脸庞，与她唇舌缠绵。

夜色顿时旖旎无比，甜香浓郁。

当蓝田玉轻轻为她脱下才刚穿上的霓裳云衣时，花弄影心里暗暗发誓：此生决不为第三人穿嫁衣。

两人倒卧纠缠于软榻上，美丽的肌肤比月光更皎洁，一室芳馨，胜于轩外荷香氤氲。低吟喘息声轻起，令夜空里的明月含羞半掩，月色也染上了桃红。

终于归于平静，花弄影与蓝田玉相拥而卧。每次看到蓝田玉幸福的神色，花弄影便会由衷欢喜。爱一个人便是如此，他的幸福便是她的幸福。

花弄影蜷在蓝田玉怀里轻道："玉，我爱你，直至我神魂俱灭。纵使有一日，你不再记得我，我也依旧爱你。这便是，我的永远。"因为你，我相信永远的存在。你是我的神、我的光、我的爱，有你在，我便无所畏惧。

"青洛，我不会忘记你的，无论何种情况。"蓝田玉柔声道，然而，却有说不出的坚定。

花弄影想起北羽滟说的话，轻叹口气。有些事非人力所能及，但她绝对相信，玉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只要他有这份真挚的心，其余又何必奢求？花弄影拥紧蓝田玉，珍惜着这一刻的幸福，把它化为永恒的记忆。

月上中天，清影轻移。玉洛轩内人如玉，俪影成双共枕席。

幸福是什么？幸福便是爱人在侧，触手可及，以臂为枕。

睡梦中的花弄影甜甜笑着，沉浸在蜜缸里。

嗯？脸上痒。呵呵，是玉。玉的吻总是这么的温柔，有如和风细雨滋润着她的心。

也未睁眼，花弄影伸臂搂住他的头颈，依入怀中，低喃了声："玉。"

然而下一刻她便后悔不已。因为，她嗅到了熟悉的淡淡兰香，若有若无。是天音！她叫错人了。她不是睡在玉的怀里吗？怎么变成天音了？有一丝疑惑，但那兰香的味道她闻了许多年，是绝不会错的。天音会生气吧，在他怀里却唤着玉的名字。

花弄影不敢睁眼，装着迷糊的样子，抱着步天音乱蹭乱拱，摸索着吻上他甜蜜的唇。轻舔啮咬，可是步天音好像真的生气了，并不松口。花弄影心虚，便加意讨好，努力再努力，香滑的小舌舔呀舔，辗转反复，终于撬开了牙关，长驱直入。

低哝着"天音"，花弄影为道歉使出浑身解数，灵活的丁香小舌极力挑逗他的舌头共舞，时卷时缠，时点时掠，逡巡过他口内每一分领土。初时步天音的反应颇僵涩，但渐渐模仿着动起来，后来积极回应，狂热地与她相缠绕共嬉戏，原本只是轻环着的手，也紧锁住她，似要把她揉入体内。

兰香之气似乎浓了许多？又一丝疑惑闪过，但没多想。终于结束了深吻，花弄影仍意识迷蒙，心里道，太好了，天音原谅她了。

"这便是世人所说的亲吻吗？感觉很不错。"极其悦耳的声音，好似晨光下清澈的山泉。

但听在花弄影耳中不啻惊雷轰顶，不是天音？！抬头一看，那人黑发黑袍，绝丽的姿容媚冠寰宇，与天音相似，却远胜于天音。

是他？！花弄影极度惊愕之下，竟吓醒了。

冷汗未干，而窗外月明如昼。玉环抱着她睡得正酣，脸上有轻浅的笑意，极幸福的神情。

只是一梦而已？花弄影呆了片刻，合眼继续睡。

清脆婉转的鸟啼唤醒了甜梦的花弄影，睁开眼，便看见蓝田玉清丽纯净的脸庞，正微笑凝望着她，于是，她也情不自禁地露出欢悦的笑容。

“玉。”抱住深爱的人，低喃着钻进他怀里，满心的甜蜜满足。这世界上，还会有比她更幸福的人吗？

“青洛一会儿便要出发去为苏公子采药，骑鹤去吧？”蓝田玉搂着花弄影，浅笑轻问。

花弄影伏在他怀里，双臂交叠枕在他胸脯上，回道：“嗯。你怎么知道？”

“这些日子以来你一直为苏公子的病情发愁，昨日里请了隐医陆微来，随后又召唤了铁翼鹤，自然便知了。”蓝田玉缓缓言道，笑容渐失，“青洛要亲自骑鹤前往，是去哪里？”

“隐医陆微说，京城东边的遗香山落雁峰绝顶生有一种开蓝花的莫婆草，可调和一切药性，我想去看看。”花弄影轻道，吻了吻蓝田玉的眼睛，“玉，没关系的，我骑鹤直接前往遗香山，不入城里，中途也不停落地面，便不会遇到二皇子。”见蓝田玉仍有忧色，笑道，“不必担心啦，玉，便是真被他瞧见，我在空中，他又能奈我何？”说着亲亲他脸颊，咯咯笑起来。

蓝田玉也笑了笑，轻叹一声道：“但愿如此。他对你非一般的执著，我总觉得，你此去会有变故。”

“不会有事的，玉，真的，放心吧。”花弄影柔声道，“玉，时辰不早了，用过早膳我需要收拾行装前往遗香山，如此方可在两日内归来。”

蓝田玉微笑道：“好。”为她穿衣着裳绾发。

两人整束洗漱完毕，一起在清风荷香中用完早膳，蓝田玉送她至玉洛轩门口。

“青洛，行前也记得与步公子等人告别。早去早回，我等着你。若三日后你仍未归，我会去京城寻你。”轻轻淡淡的语声，但却透出无尽的不舍与思念。

尚未离去，便已开始思念。

花弄影想到要分开两三天心中也极是难受，眼瞧得近旁无人，攀住蓝田玉长吻。这次却是蓝田玉先推开了她，微笑道：“再吻我可就不放你走了。”

花弄影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也只好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唉，仅仅分别两三天而已，为何也如此焦灼难忍呢？花弄影不敢回望，怕看到蓝田玉的脸就无法离开。

只是两三天的旅程，所以，行李极简单，不消半刻便收拾停当。花弄影穿着白色男式短装，为求安全稳妥，易了容。骑鹤飞行日晒强烈，为保护皮肤，带了顶纱帽。可惜，这里没有墨镜。

她先去与苏宇元、小君道了别，秋水又被派遣出去公务了，因此只去水碧轩看望了陆微。最后，到天青阁见过了天音。

花弄影戴上纱帽，一声长啸，铁翼鹤翩然降于身前。飞掠上鹤背，铁翼鹤轻唳展翼，瞬息间没入青空，影踪杳然。

我很快就会归来，因为，这里有我深爱的人与深爱我的人。

花弄影是这么想的。才出发便归心似箭。

然而，世事多出人意料。

却说花弄影骑鹤前往遗香山，一路无事，直达落雁峰绝顶。中途虽偶有停落，都是在深山野岭无人处小憩饮食，连个乡野村夫都没撞见。到达时已是满天繁星，午夜已过，按现代时间计，凌晨二时左右。平常这时候，花弄影早已安歇进入梦乡，但此时却不成，寻莫婆草为重。

在峰顶展望，高高低低方圆几百米，其中碎石巨岩零落，草木丛生。要在这里寻觅一棵开蓝花的莫婆草，只比大海捞针好一点儿。可问题是，这莫婆草，不知是否真的存在。

花弄影掏出一粒鸽蛋大小的夜明珠，顿时数步之内纤毫毕现。花弄影开始在在落雁峰绝顶小心翼翼地摸索寻找传说中的莫婆草。一寸一寸地扒着，不放过每一棵小草。

但是，结果很令人沮丧。

没有。

别说开蓝花的莫婆草，就连一块蓝石头都没有。

一失望，花弄影更是困得不行，看看天边已有丝光亮，太阳就要出来了。难道这莫婆草真是虚无之物？宇元的武功真的难以挽回了？

花弄影沉重地叹息。垂首。

咦？怎么感觉周围气氛有点儿不对。

花弄影一抬头，果然看到不远处大石上坐着个人，不，是妖。

黑衣黑袍，漆黑的长发如缀满星辰般亮丽，浓密如披风般倾泻全身，绝美的面庞白皙得耀目生辉，双眸也幽深胜于黑夜。

妖王北羽滟。

花弄影咬牙切齿。因为他正满面笑意地望着她，那种笑，仿佛看见了什么非常可乐的趣事。这死家伙，一直把她当玩物！狠狠瞪了北羽滟一眼，花弄影很快又泄了气。人家一开始就说了，把她当装饰物来着，比玩物还要低一等。说玩物还自我抬举了。

她继续沮丧，愁眉苦脸，视北羽滟为空气。

良久，花弄影都快睡着了，突然听到一悦耳的声音在近旁响起：“你为?么会在这里？来做什么？”

花弄影没好气地道：“你不是无所不知的妖王吗？还问什么？”

北羽滟倒没和她计较，声音仍是一如既往的平和，“我只能观阅与我无关的人物的过去未来，自与你订了契约，便只可知你过往，再无法得知你的未来了。”

是这样。妖王也会受到束缚，而非无所不能。也对，如果什么都知道，连自己以后会如何巨细无遗全明了，那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这么一想，心气好了许多，花弄影如实地把来此处的目的告诉了北羽滟。

“莫婆草？确有此物，就在你身边便有一株。”北羽滟淡淡微笑，意态悠闲。

“是吗？！”花弄影大喜，连忙环顾四周，却没找到，不由得怒道，“哪里有？你骗人！”

北羽滟正色道：“妖是不会说谎的。确实有，只是你看不到罢了。”

“当真？”花弄影疑惑，但看北羽滟神色绝无说笑之意，“那要怎么样才能看到？”

北羽滟望着她嫣然一笑，无比妖媚，花弄影瞬间也禁不住心神一荡，连忙自我克制，告诉自己妖王纯是不经意的罢了。

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她生生僵在当场。

北羽滟玉指轻点着自己的唇道：“你像上次那般亲吻我，我便让你看到莫婆草。”

花弄影呆怔了半晌，喃喃道：“果然不只是做梦……”想起自己当时的行为，脸火烧火燎起来。

“你的亲吻让我很舒服，取悦了我，我喜欢。”北羽滟哪知她的心情，笑眯眯道。

花弄影听了羞窘欲死，真想缝上北羽滟的嘴，让他再也说不了话。可惜，力量相差悬殊，她只空有恼怒的份儿。

“莫婆草一见日光便会化为飞灰，就快日出了，你需要尽速决定。”北羽滟好整以暇，坐在她身旁微笑道。

没错，天际已出现一线光芒，微微泛着鱼肚白。

花弄影心里焦急，但又无计可施，直如热锅上的蚂蚁。被迫亲吻妖王有伤自尊，但两手空空回去更是万万不行。眼看鱼肚白越来越明

显，大脑里紧绷着的理智之弦终于支撑不住，断了。

花弄影跳起来，双手捧着妖王的脸，嘴飞快地在他美丽的唇上沾了下，嚷道：“好了！快，莫婆草在哪里？”

北羽滟摸摸唇，摇摇头道：“不对，上次不是这样的。你若不能取悦我，莫婆草就拿不到。”

花弄影急得想揍他，但又不敢动手，直气得浑身发抖，“你先让我看到莫婆草吧，等采到了再慢慢来行吗？马上要天亮了！”

她急北羽滟可不急，慢条斯理道：“是啊，天要亮了，如果你再不快些取悦我，就来不及了。”

花弄影当真脸都青了，却拿他毫无办法。大脑急速运转，瞬息间闪过千百个念头，最后还是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只能妥协。

强忍着满心恼怒，花弄影吻上北羽滟的唇，狠狠舔咬着。

这回北羽滟一早就配合地轻启双唇，迎接她的进入，一手环抱她的纤腰，一手扶着她的后脑，令双唇更胶着。吸吮、缠绕，轻轻地舔咬、点掠，这次北羽滟做起来从容不迫，比花弄影更投入。随着吻的深入缠绵，妖王抱得越来越紧，呼吸也越来越急促灼热。兰香之气浓郁芬芳，醺人欲醉。

花弄影初时怒气填膺，但渐渐也被北羽滟的热情缠绵感染，险些忘记了莫婆草之事。脸颊感觉到阳光的温暖和明亮，她才醒过来，双臂全力推搡，头后仰，终于把身体从北羽滟怀里抠出来，唇舌也退出，叫道：“这次行了吧？太阳出来了，莫婆草呢？”

却见北羽滟雪白的脸染上了薄薄桃红，比黑夜更黑更深邃的双眸明丽动人，顾盼间媚艳蚀骨，荡心摄魂。唇色娇红润泽，嘴角挂着一根银线，在她说话时微微晃荡着，淫糜无比。

银线？花弄影愣了一下，顺着它的去向一看，另一端却挂在自己唇上。原来，那是两人唇舌交缠时相互融合的黏稠唾液所拉出的线。

在她采取措施之前，北羽滟又吻上她的唇，吃掉了那银线。所谓的分开，也不过相隔两三寸而已。

但花弄影很坚决，努力扭开头脸，躲避北羽滟的唇，一边大嚷：“莫婆草呢？阳光已经照上来了，你说话算不算数！”总算唤醒了北羽滟的理智，松开了她。

北羽滟很高兴，站起来轻笑道：“不必担心，此刻旭日初升，山石之后照耀不到，必有莫婆草。你先准备好盛纳之物。”嘬唇向她的眼睛吹了口气，芳馨扑面。

花弄影只觉眼中一片清凉舒爽，眨了眨，微合眼，再睁开，感觉视物格外清晰。她眸光流转，忽定在一处移不开了。

几步开外的巨岩下，有一株小小草，看着很普通，顶端却开着一朵蓝莹莹的小花。莫婆草！

花弄影高兴地叫了一声，冲过去，将它拔起！太过激动，力气使大了，手臂后仰，晨光正照耀在蓝花上。一阵轻烟腾起，小草化为乌有。

花弄影呆愣，刚是在做梦吧？莫婆草，果然如妖王所说，遇光即消。

她伸手解下系在腰间的厚实药囊，拉开口，准备采集莫婆草。这药囊是特制的，结实、防水、不透光。

绕到巨岩背后，果然看见不少莫婆草，花弄影大喜，双手齐抓，嘴巴都想凑上去咬！手忙脚乱地把药草装入囊中，又赶到另一块岩石后再行采集。饶是她紧赶慢赶采了半囊，其余的莫婆草还是随着太阳升起，一株株在她眼皮底下灰飞烟灭化为虚无。

花弄影大叹可惜，好生心疼。

?“呵呵！”北羽滟清亮的笑声如音乐般动听，“不必惋惜，莫婆草月升而生，日出而亡。今夜月上中天之时，又会长成开花。”

原来如此。花弄影的心里舒服了一些，但一转头，恶狠狠瞪向北羽滟，“你怎么还没走？”

北羽滟挑了挑漆黑修眉，“我为何要走？”

“哼，我以为你也跟莫婆草一样，被太阳一照就会化为灰呢。”花弄影满怀恶意地道，“平常你不都是夜晚才出来的吗？”

北羽滟淡淡笑道：“因为我不愿让别人看见我，也不想见到除你之外的人。凡俗鄙陋之人，不配见到我，也没的玷污了我的眼睛。”

花弄影抓着药囊冷汗涔涔，身体僵硬。她以为步天音已经够好洁了，但与北羽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人家才是洁癖的极致，连看到俗人都嫌污眼睛。呆立片刻，花弄影干笑道：“这么说，你愿意见我还真是我的荣幸了。不过我马上就要回去了，你若不走，就自己留在这儿吧。”说着长啸一声，召唤铁翼鹤到来。

跨上鹤背，花弄影回首向北羽滟粲然一笑，“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否则我怎么也采不到莫婆草的。”挥挥手，径自离去。

北羽滟伫立峰顶，望着花弄影骑鹤翩然离去的背影，嘴角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花弄影心情极好，在鹤背上伏望大地山川屋宇人物，如同一幅画，白云悠悠流过身边，如梦如幻。

但看久了头晕，再加上一宵未眠，累极乏极，眼皮渐撑不住，直打架，便打了个哈欠，趴在铁翼鹤背上，双手搂着它的长颈，想小睡一会儿。还没怎么合眼，就感觉身边气流不对，速度很快，又冷又急，隐隐有沉闷雷声传来。张眼一看，花弄影大惊失色。

不知何时，周围聚集了无数黑云，层层叠叠，密布了大半个天空，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眼见就有一场大雷雨，怎么办？

望下去，京城就在正下方。

降落到城中等雨停后再走？不行。想到龙擎天，花弄影心里就发毛。那只有尽速落到近郊了，否则一会儿电闪雷鸣，搞不好会被劈成焦人儿。

驱使铁翼鹤往近郊飞，铁翼鹤颇不满，伸颈长鸣，意似埋怨，但还是按她指示的方向飞去。它当然知道雷雨马上就至，不快降落不行。

花弄影是想着飞到郊外山脚找个岩洞避雨，可人算不如天算，才约摸离城十几里，大雨倾盆而注，没几秒就把一人一鹤浇了个透湿。急风狂雷，电闪炫目，莫说铁翼鹤惊得拍翼乱唳，花弄影也吓得几乎从鹤背上滚落下来。

冷风吹，急雨淋，目不可视。花弄影连打了几个喷嚏，只觉身体阵阵寒战，而脑袋里却沉甸甸的，眩晕中头痛欲裂，胃里翻江倒海，手脚虚软无力。

心知不好，花弄影努力保持最后的清醒，把装有莫婆草的药囊系在铁翼鹤脖子上，在风雨中大吼道："如果我发生意外，你就自己先飞回倾音园吧！"

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莫婆草送到，救回宇元的武功。想着，意识已模糊，手一个没抓稳，身体滑落，坠入风雨中。

危急时刻，铁翼鹤还算有良心，纤足一伸，拎住花弄影的衣服，再也顾不得花弄影先前的命令，急速下降，在暴雨中落在一条大道上方。把花弄影丢下，铁翼鹤长吟几声，意思是：看在你给我吃的几顿鱼分上，救你一命，仁至义尽，我先躲雨去了，祝你好运！

拍拍翅膀，铁翼鹤扑入近旁树林里去了。

花弄影落在地上，震痛使她微微睁了睁眼。暴雨如注，泥地激溅起的水花迷蒙了眼睛，望出去，是一片白茫茫雾蒙蒙的混沌世界，什么也看不清楚。耳里充斥着雷雨轰隆隆的鸣声，身上很冷，内里却在燃烧。没过几秒，花弄影又昏了过去。

狂风急雨仍在继续，毫不留情地拍打在花弄影身上，但花弄影已无所觉，只是身体轻颤着，不知是被雨打的，还是冷的。

这雨一下就是一个多时辰。终于，云收雨住，阳光灿烂，天地间一片清爽。

花弄影伏在泥地里，一丝动静都没有，犹如死了般。

又过了些时，远处有蹄声响起，杂沓而不凌乱。渐渐近了，可以看见华盖宝伞、銮舆旌旗、衣鲜马肥，相隔尚远已可闻隐约香风。

前头有眼尖的远远望见花弄影，立时飞骑禀报：“夫人，前方有一人倒伏路中，如何处置，请示下！”

轿中有一温和的女声道：“是男是女？”

“观其衣饰，华贵高雅，应是一身份不俗的年轻公子。”

“如此，便救下他吧。”

“是！”

队伍稍停，又继续前进，只是路中泥地里少了一人而已。

雷雨后的天空，碧空如洗。

花弄影什么都不知道。

迷糊中似乎有人帮她洗浴换衣，隐约听到惊叹声。后来，还有人喂她吃食饮水，用湿巾给她降温，周围似乎有不少人，总能听到低低人语，有男有女。

昏沉中意识偶尔稍微清醒，只知道自己发烧了，烧得晕晕乎乎。

口好渴，喉咙冒烟。再醒来，身体仍极虚弱。花弄影转动眼珠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在一极华丽的房间里，微有几分庸俗之感，但可以肯定，屋主非巨富则贵胄。屋内烛火静静燃着，近旁几榻上有几个侍女正轻伏着打盹儿。看情形，现在是半夜。

花弄影冷静回想了下，判定自己这是暑湿感冒，就是俗称的“热伤风”，必是因为过于累乏困倦，又遇急雨浇淋，抵抗力下降才使得病毒乘虚而入。

正?着，听见一男子压抑而愤怒的声音：“你们都怎么侍候的？竟全睡了？！好，那就永远不必醒来！”

众侍女惊醒，惶恐哭泣，“殿下恕罪，奴婢知错了！”

殿下？皇族？天，跟龙擎天有关系的？幸好听声音不是龙擎天本人，不幸中之万幸！

男子冷冷喝道：“来人！把她们都拖出去重责二百板子！”有仆侍应诺拖下。

“水……”花弄影好生焦急。

那男子立时扑到床前，惊喜道：“你醒了？！”将花弄影扶起，半倚在自己身上，从一镏金描花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小心地凑到花弄影唇前。

花弄影一边就着他的手一点儿一点儿咽着水，一边心里好生诧异。看他这情形，温柔得紧，跟方才呵斥侍女简直判若两人。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回想起半昏迷时的经历，心里一紧。很可能，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异常的行为。

花弄影把一杯水都喝了，才感觉口中稍微润泽了些，喉咙也舒服多了。

男子又倒了水来，柔声道：“还要吗？”

花弄影侧头看看他。

男子约摸二十三四年纪，有几分俊秀，金冠束发，石青色的便服质料上佳，做工考究，衣上绣纹极精致繁复。所用腰带镶金嵌玉，价值不菲。他正满脸堆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如果他不知道她是女子，还这样看她，花弄影可要全身起鸡皮疙瘩了。摇摇头，花弄影使劲挪动身体，从他身上移开。

“那些……侍女，放她们，回来吧。”估计是太累了才会不小心打盹儿的，就为这微小原因被活活打死，也太可怜了。

男子含笑望着她，“姑娘好生心软。那些懒惰之人，死了便死了，何必怜惜？我给姑娘换几个手脚勤快的便是。”说着又欲唤人。

花弄影轻道：“不了，我习惯了她们，换了旁人反不舒服。”他果然已经知道了她是女子，只不知，易容术被识破没有？

男子略沉吟，笑道：“姑娘既如此说，便依了你罢。”传令免了余下的板子，让她们回来。

不一会儿，那些侍女进门叩头谢恩。花弄影看她们面色苍白，估计已经挨了几板子了。“让她们先养养伤吧，如今脸色，我瞧着心里难受。”

“好，都依你。”男子柔声笑道，转脸便换了冷厉口气，“姑娘心软，饶了你们，还特别允许你们养两日伤再来侍候。下回若再敢犯懒，定重责不怠！退下。”

众侍女连声谢恩，鱼贯而出。

“姑娘可否告知芳名与来历？”男子微笑道，伸手轻搂花弄影。

花弄影身体虚软无力，无法挣扎，但心中不悦，冷冷瞟了他一眼。

男子讪讪缩回手，“姑娘昏睡两日，只怕饿了吧？喝点儿鸡肉粥垫垫肚子。”

男子拍了拍手，便有侍女提着食盒进来，端出一碗尚冒着热气熬得烂熟的粥，轻手轻脚放下，迅速退出。

男子端起粥，用汤匙轻轻搅着，看样子是打算亲自喂花弄影。

“请问高姓贵名，是你救了我吗？”花弄影对他如此的殷勤亲热颇觉不适，迟疑着问道。

男子舀了匙粥，吹了吹，听了问话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但随即微笑道：“不错，前日我从遗香寺回府，正遇你倒卧道上，便将你带回医治。”

言语间，有一华衣少妇走进，听得此话，顿时呆住。

花弄影与男子也发现了她。

花弄影目光流转间已将少妇上下打量了个清楚。宫鬓云髻，很大支的金凤头簪，看起来足有一斤半重，身着金红绣衣，钗环佩饰琳琅，珠光宝气。因为她的衣饰过于耀眼，所以花弄影反而忽略了她的容貌，到最后才想起要看她的脸。很普通的五官，但眉目间自有一股端庄之气，只是眼眸过于温和，显得有些怯懦，应是个教养良好的大家闺秀。

“殿下？”少妇轻唤着缓缓走近，眼中有疑惑不解。

男子脸微沉，看了少妇一眼，神色有几分凌厉。少妇讷讷，欲言又止，站在他身侧，小心地看着他。

男子转过头，又是温柔之态，“姑娘，这里是淳亲王府，我是世子龙亦筠。”瞟了眼少妇，停了停才道，“她是我的夫人，魏芷。”声音颇冷淡。

花弄影微笑，“原来竟是世子与夫人，多有失礼！”颔首为礼。

魏芷露出温和笑意，还未及说话，龙亦筠已忙不迭笑道：“姑娘莫要客气，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吧。姑娘芳名还未见告呢。”说着抚上了花弄影的手，轻轻摸揉，面有醉色。

花弄影缩回手，微有怒意，怎奈面对的是救命恩人，不好给他脸色，只得强笑道：“民女姓洛，单名影。多谢世子与夫人救命之恩。民女已打扰多时，现渐康复，请代我传话与碧水居掌柜成思悟，就道‘龙翔于天，影映碧水’，他自会来接民女回去。”

真名是绝不可以告诉龙亦筠的，龙影这名在京城有忌讳，卫华这名是桃源组织暗中首领，又是男身，现在女身已经暴露，不好再用。万般无奈，花弄影只好用了洛影之名。但成思悟只认识龙影，花弄影因此用了藏头诗告知身份。

龙亦筠重复了一遍“龙翔于天，影映碧水”，诧道：“这是何意？”

花弄影眼珠儿一转，迅速道：“呵呵，龙翔于天，便是道我如今身在大凌；影映碧水，是说我想见碧水居的掌柜。”说罢嘿嘿笑，其实心中忐忑，不知是否会被他发现真相。

“为何要强调你身在大凌？”龙亦筠道。

“因我一向喜爱周游天下，留日并不在大凌国内。”听他问这个，花弄影倒是松了口气。

龙亦筠微一沉思笑道：“喜爱周游天下，难怪发现你时身着男装，扮作男子确是方便行走。”

他笑得很惬意，魏芷却黯然，面有悔意。花弄影莫名，只是赔笑。

“只顾说话，却忘记小影的粥了。来，小影。”龙亦筠舀起粥递到她唇边，柔情脉脉。

魏芷瞧着不语，脸却青了，双手痉挛地扭着丝绢。

花弄影盯着那粥，好痛苦。张嘴不是，不张嘴也不是。当夫人的就在旁边虎视眈眈，她如何好意思喝人家夫君喂的粥？但救命恩人亲自动手，她不张口好像太不给面子了吧？

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顺从本心。略转头，花弄影挤出一脸假笑，“恩公贵为亲王世子，民女乃贫贱之人，不敢让世子亲手喂粥。若世子能唤侍女来代为效劳，这粥民女想必方能下咽。”虽是笑着，但眼中有坚决之意。

龙亦筠颇失望，缓缓缩回手，放下汤匙，拍了拍手，一名侍女应声而入。

“侍墨，侍候洛姑娘吃粥。以后你便专门服侍洛姑娘，须小心着意，若有闪失，必重惩！”

侍墨脸白了白，颤声道：“是，殿下。”端起粥碗的手在微微发抖。

龙亦筠在旁边笑看着，魏芷也没走。

于是，花弄影在几双眼睛的注视下，吞石块一般吃完了那碗粥，出了一身汗。这倒好，身体轻松了许多，只是又开始犯困。

侍墨扶花弄影躺下。

“小影好好歇息，睡醒了我再来看你。”龙亦筠柔声道。

花弄影嘿嘿赔笑。看着龙亦筠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出去，花弄影脸虽在笑，内里却很鄙夷。就算这夫人不是他所爱的，至少也该在别人面前稍微给点儿面子吧。

花弄影翻了个身，很快沉入梦湖。

一觉醒来竟无事，好生讶异。以前每次睡着北羽滟都会来骚扰，这次竟没来。对了，昏睡那两天也没来。是他转性了，还是终于自己认识到了无聊？不管怎么说，能好睡总是好事。花弄影心情舒畅起来。

“姑娘醒了？”侍墨轻喊一声，急忙过来扶她起床，服侍洗漱换衣梳妆。打点好后，侍墨又端来鲜浓鱼汤配熬得如糊糊一般的香米粥及几样精致小菜，一切做得干净利落、体贴周到。

花弄影很喜欢，吃完后感激地道了声谢。

侍墨惊异地望了望花弄影，低低回道：“姑娘不必客气，这是奴婢分内之事。”

花弄影笑着握住她的手，“侍墨，就算是分内之事，你为我做得这么好，我也该感谢你。”

侍墨看着她怔住了，许久才回过神。“姑娘真像天上的仙子一样，又美丽又善良，难怪世子这么看重。”

她这一说，花弄影倒想起来了，“侍墨，可否拿面镜子与我？”

侍墨很快把梳妆镜捧来。花弄影一看，果然易容术已破，显出真面目了。这便是龙亦筠如此殷勤的原因，纯为容貌而已。轻叹一声，如果她五官平凡，想必态度会大异。

懒懒摸着榻边几上的雕花，花弄影微蹙眉，愁容满面。不知道铁翼鹤把药送到倾音园了没有？一定要送到啊，否则宇元的武功怎么办？离开倾音园已经超过三天了，玉一定会如他所言，尽速赶来京城，天音也必不会落后，其他人大概也会追随而来。她也得快离开王府，与大家碰头才是。成思悟接到消息没有？何时会来接她呢？

“殿下！”侍墨的惊呼唤回了花弄影的神魂。转头一看，龙亦筠站在门口，凝望着她，一副神魂颠倒的表情，不觉好笑。她这一笑，龙亦筠更连魂儿都快没了。

好容易神归魂守，龙亦筠走到花弄影榻前坐下，痴痴以对，“小影休息好了，容色更增，当真是颜容倾世，令人目眩神迷。”

花弄影被他看得难受，转开脸道：“睡前曾托殿下请碧水居掌柜成思悟来接民女，可知他几时会来？”

龙亦筠一怔，讪笑道：“还未曾遣人去。小影刚醒转，仍在病中，只怕不宜随意移动，这事且先缓缓。”

只不过急性感冒而已，烧已退，人也醒了，就没大碍了，有什么不宜移动呢？花弄影在心里撇撇嘴，但也不好直驳他面子。“多谢殿下好意，民女身体已无大碍，乘坐马车到碧水居应该无妨。”花弄影尽量笑得娴雅客气。

龙亦筠皱了皱眉，“这事暂且不提。小影，你与碧水居成思悟是何关系？他可是你的长辈？”

“嗯，也可算长辈，在京城，成掌柜是我最亲近之人了。”算朋友多一些，但他年纪大得多，长辈也说得过去吧。

龙亦筠笑了，若有所思，“那他当能为你做主了。”

花弄影莫名，疑惑道：“不错，我京城里的事成掌柜都可管。那又如何？”他知道成思悟是我的人了？不会吧。

“小影。”龙亦筠伸手，欲抚她的脸庞。

“殿下，王爷请您尽快至书房，有要事吩咐。”门外有侍从高声禀报。

龙亦筠的手僵在半空。

花弄影趁机退开，避过他的手，微笑道：“殿下诸事繁忙，只好改日再谈了。”

龙亦筠极不情愿地笑了笑道：“小影多休息，我一有空便来看你。”

花弄影赔笑，心里道：不必客气，你有空还是多陪陪夫人吧。

目送龙亦筠离开，花弄影松了口气，总是假笑好累！

龙亦筠确实很忙，那天竟没有再来。

花弄影一直盼着成思悟接她离府，可等到日落月升星光满天也没一丝影踪。她?里知道，龙亦筠大概还没传信给成思悟，否则成思悟必会第一时间来见她。怎么办？看龙亦筠的态度，只怕不会轻易放她走。被救是好事，但无法脱身却很麻烦。可这府里，有谁能为她传信？侍墨是无法离府的，花弄影也不忍连累她。

花弄影在烦恼郁闷中睡去。

蒙眬中隐约感觉身边有人，有什么柔软湿润的物什摩擦舔舐过脸庞、嘴唇。是谁？极力睁开眼睛，屋内烛火幽明不定，天尚未亮。

面前特别暗，因为有人正俯在她身前，挡住了光。那人贪婪地舔吻着她的脸，好像盖章一样一遍又一遍。

花弄影呆愣了许久才确定，她不是在做梦。于是，她怒了，聚集全身的力量，扬手打去！啪！清脆响亮，干净利索。

“啊！殿下，是你？实在对不起，屋内昏暗，民女一时还以为是贼人呢。此刻是凌晨时分，你为何在此？”花弄影笑得很歉意很温柔，但眼睛没有笑。

龙亦筠抚着红肿的半边脸讪笑道：“小影，我担心你的病，所以，来看看。”

用嘴巴看吗？好先进的方法。花弄影心里鄙夷道，但却堆出满脸笑容，“多谢殿下，民女身体已大好，往后不必再担心了。夜深了，也请殿下回屋歇息，以免闲人口杂。”说着转头唤道，“侍墨，为殿下掌灯引路。”

一直缩在角落的侍墨应声出来，向龙亦筠躬身行礼，掌灯前行。龙亦筠只得悻悻然告辞离去。

花弄影长叹一声，坐着发了会儿呆，无奈地躺下，重新进入梦乡。

这次逃过了，下回怎么办呢？

第二日，花弄影醒来郁郁不乐，还是没想到好办法离开王府。身旁无可利用之人，身边无可利用之物。正愁思深锁、自我厌恶时，侍墨请她卧入帐中，放下帷幕，领着个背药匣的老头儿进来，说是殿下吩咐要再为她看诊。

花弄影自知已无大碍，但也懒得分辩，于是任由摆布。

侍墨为她挽起袖子，露出手腕，伸出帐外，又在腕上覆了块轻薄的丝巾，这才让医师搭上三根手指切脉。

过了会儿，老头儿缩回手，沉吟着道：“这位姑娘的脉象奇特，似极虚又似壮实，似细弱又似有力，似凝涩又似流畅，难以断然确诊。奇哉奇哉！”细思一阵，缓缓道，“恕老夫妄言，姑娘身体当是极其衰弱，然体内有一股神奇力量支撑，是以虚浮之上有壮实表象。但此表象却拖不过一年半载……”

“肖御医，此话当真？”龙亦筠踏入室中，脸色阴沉。

肖御医拈须道：“从脉象看来确是如此。另外，热伤风尚未痊愈，仍须调养。”边说边提笔在纸上刷刷写下药方，交给侍墨，“照方煎服，饮食宜清淡为主。七日内当可完全康复。”

侍墨拿了便转身出去配药，肖御医也向龙亦筠告辞。龙亦筠送至屋外，过了一会儿方归，眼中闪过一丝异光。

花弄影掀开帐幕钻出来，心道：没想到这肖御医倒不是庸人，宫内能留得此良医，说明朝廷还不是太腐败。

龙亦筠见了花弄影便如蚂蚁闻到蜜糖，黏着东拉西扯不肯离去。

花弄影再问起成思悟来接的事，龙亦筠又是支吾，并言语里或明或暗表白爱意，花弄影只当听不懂。

龙亦筠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搂住花弄影道：“小影，你是聪明的姑娘，不会不知我的心意，今日就实与你说了吧。我要娶你为素人，从此后你就留在府里。”

素人，在大凌富贵人家等同于妾的地位。再次一等的还有悦人，只比丫头好一点儿。

第四章 惊天密谋

第四章 惊天密谋

阎王令，死无幸，阎王追，命立摧！幸运到头是霉运。她采到了最好的麻痹药草，也探到了离开的最佳途径，离逃脱只差一步。就这一步之差，她便要殒命了吗?

花弄影已从侍墨那儿知道，龙亦筠除了正妻魏芷外，另有素人、悦人数十人之众。孩子有三个，最大的六岁。

如今听了他这番言语，花弄影心里极是恼怒，但却不好发火。因为，他毕竟是救命恩人。病中虚弱，花弄影竭尽全力才挣脱龙亦筠的手臂，累得气喘吁吁。

“殿，殿下，请不要这样！民女早已嫁为人妻多时，殿下的好意只能心领了。救命之恩不敢忘，唯待他日徐徐图报。请殿下尽速转告成思悟掌柜来接，或者劳烦殿下备车送民女前往碧水居。”

“小影已嫁人了？”龙亦筠脸白了下，又瞬即转为铁青，“嫁的谁？”目中闪过寒光。

花弄影暗里打个寒战，转开头，“只是乡野碌碌之人，殿下无须关心。但我等相爱至深，想来殿下必能体恤此情，不致为难我。”

龙亦筠沉默，嘴唇紧抿，双手背于后，握拳。

正僵持，侍墨捧着药盅进来，见屋内气氛不对，小心翼翼道：“姑娘，药煎好了。此刻微热，可要现喝？”

花弄影还未答，龙亦筠上前接过，背对着不知做了什么。花弄影见侍墨面有诧色，看了她一眼却嚅嚅不敢言。

“小影，这药还是趁热赶紧喝了为好。”龙亦筠转过身来柔声道，面容已如往常，眼中甚至微有兴奋之色。

花弄影暗觉蹊跷，微笑道：“多谢殿下，还是稍放会儿再喝吧。”

龙亦筠坐到她对面，端着药盅舀了一匙递到她唇边，殷勤劝道：“小影，这药如今不冷不热，喝着正合适。再放就凉了，你体弱，

喝了凉的只怕又伤了身体。来，喝了吧。”

若不是刚才见到侍墨的异样表情，听着他拳拳诚挚之语，花弄影只怕会真心感激。摇了摇头，花弄影嫣然一笑，“殿下，你且放着，让我自己来吧。”

龙亦筠神魂为之一荡，依言放下药盅，仍道：“小影快喝吧，要不让侍墨来喂亦可。”

侍墨闻言，趋步上前。

花弄影端起药盅笑道：“不必了，我自己来。”低头舀起一匙药汁。

龙亦筠的影像映在汤汁上，可以看见他脸上的喜色与期待。

花弄影轻嗅嗅，果然加了异物。嘴角勾起一丝浅笑，如他所愿，把药盅里的汤汁一饮而尽。

抬头，看见龙亦筠无法掩饰的喜色，笑道：“殿下，你似乎很高兴？”

龙亦筠干咳着转开视线，“哦，我想你喝了药，病一定很快就好了，所以很欢喜。”

“是吗？殿下如此关心民女的病情。”花弄影说着，忽然身体晃了下，手抚头，“咦，头怎的有点儿晕？身上好热。”

龙亦筠急忙道：“真的？那快回床榻上躺着，我扶你过去。”伸手欲搂，面上是掩不住的喜笑。

“不必了。”花弄影站正身体，推开龙亦筠的手，冷然盯着他，“殿下，民女头晕为何你满脸笑容？莫非那药盅里不只是驱风寒热暑之药？”

龙亦筠脸霎时白了，眼神有瞬间的慌乱，很快讪讪笑道：“小影你怎可怀疑我呢？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

“殿下你当真绝不会对我使手段？一定会尊重我的意愿？”花弄影紧追着问道。

龙亦筠沉默不答，却不时偷瞄花弄影，似乎在等待什么发生。

花弄影退开几步，冷冷道：“不必等了，你加入药中的是‘勇夫散’，只对男子起作用，女子服下无任何效用。方才你送肖御医出去时向他要的吧？肖御医只当是你自己要用呢，毕竟殿下后院素人悦人众多，须得大补。”说到最后忍不住好笑。

龙亦筠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笑意全失，眼睛渐作赤色。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你若乖乖从了我，我们一起享受鱼水之欢、荣华富贵。否则迫得我使用强力，你只是多受皮肉之苦而已。小影，你天人姿色，要伤了你的雪肌玉肤，我可心疼得紧啊。”边说着，龙亦筠边慢慢逼近，缓缓除去外衣，露出阴邪笑容。

花弄影早料得如此，也无惊惧，淡然一笑，“殿下可真是急性之人。难道只求一朝欢爱，不怕到头来怀抱尸骨吗？”

龙亦筠微愕，稍停，“此话何意？”

花弄影正色道：“殿下虽然俊秀风流，但毕竟我与良人多时感情，纵如何倾慕殿下，也不能一日半日便全抛开。若殿下愿耐心稍等，痴心未必空付，流水也非无情。”说到最后两句，微低头，轻言细语，仿佛娇羞无限。

龙亦筠呆了呆，大喜道：“你，你是说，你对我也有情意？”

花弄影头更低了，过了一会儿才小小声道：“不要说得这么明白嘛。”

龙亦筠喜出望外，张手便欲抱住花弄影亲吻。花弄影闪身避开，娇嗔道：“殿下，要有耐心。你若真心待我，难道连几天也等不了？”声音极其幽怨，委屈无限，再配上漾着雾气的楚楚明眸，当真是石人也会心软。

“好吧，便依你，等你三天。”龙亦筠缩回手。

“殿下，七天。”花弄影轻扯了扯他的衣衫，樱唇微撅，眸光流转，媚意入骨，蚀魂销魂。

龙亦筠只觉全身骨肉俱融化成水，连一丝力气也无，眼睛盯着花弄影无法移动，说不出话来。

“殿下……”花弄影又扯了下他的衣衫。

龙亦筠顺势坐在花弄影身旁的椅上，“好，七天。”

花弄影顿时笑了，好似漫天花落，青空乐响。

龙亦筠望着她欢悦之容，不知为何，心下也颇喜。其实此刻便是要求他等十天半月或更长时间他也无法拒绝，只是，花弄影不知道。

“找到了！殿下在此！”屋外有侍从声音嚷道，“殿下，今日巳时在王爷书房议事，您过时不至，王爷震怒，到处寻您呢。”

龙亦筠一惊，醒悟，暗道糟糕！他这些时日所有心神全想着夫人魏芷救回的这妙美人儿，醒时梦时都是小影的娇容丽姿，竟把父王多年来苦心孤诣谋划的大事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心有一时之悔，但转眼望见花弄影清绝丽绝的姿容，又不禁神魂俱醉，悔意全消。这样的天人仙子，能多看一刻，便是天地崩毁又与他何干？况且，一切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于是龙亦筠淡然自若地站起身，踏前一步，握住花弄影的柔荑，只觉娇柔香软，滑腻如脂，心里又不由得一荡。可惜那纤手很快挣脱了。

花弄影退开两步，莞然笑道：“殿下，王爷召唤，如不尽快前往，只怕会被责怪。”巧笑倩兮，嫣然容光，明眸顾盼，似嗔非嗔。龙亦筠只觉被她这般看上一眼，便是立时死了也不冤。

“殿下还不去吗？”花弄影蹙眉。这人怎的这般磨蹭？拖泥带水不干脆！

龙亦筠应道：“这就去。”极不舍地望着花弄影，缓缓挪动脚步。

花弄影好不容易看着他消失了，松了口气坐下来。

唉，装假累死人了！

侍墨真是善解人意，奉上一杯温茶，“姑娘，刚才奴婢好担心呢。”

花弄影轻笑，“方才多谢你了，侍墨。”虽然就算不提示，喝了也不会有事，但总是她冒着风险的一片好意。

笑容尚未完全展开，听得侍墨惊呼低唤了声：“娘娘千岁！”拜倒在地。

花弄影转头一看，心头微惊。

进来的是个满头银发的女子，但脸上无一丝皱纹，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容貌端丽，肌肤细白光润，眉梢眼角隐含煞气威仪，目光转盼间便似有利剑扫过，冷意森然。虽是盛夏天气，然宝蓝薄罗里外三层，衣装整束，却也不见她有汗意。

她也如天音一般，玉骨冰肌，冬暖夏凉？花弄影脑子里冒出疑问，因而忘了问候。

“好大胆子，看到娘娘竟敢不见礼？”陪同王妃进来的侍婢见了花弄影，呆怔了会醒过神来呵斥。

花弄影轻笑，躬身一揖，“民女出身乡野，见娘娘丰仪过人，一时迷失，少了礼数，还望娘娘大度，不予计较。”

王妃静静看着她，没有言语。

花弄影稍待了会儿，见她没有动静，便笑道：“王府里您是主人，但民女如今暂居此屋，还是假为东道，请王妃入座品茗。”微笑摆手请坐。

侍墨也乖觉地奉上茶。

王妃盯着花弄影，面无表情。

花弄影心里虽发毛，但面上仍努力保持笑容。

“你很好。”最后王妃终于开口，却只三个字，没有一丝温度的声音，搭配着没有一丝表情的面容。有一瞬间，花弄影甚至怀疑她是否患有面瘫？

“谢娘娘夸奖。”花弄影娴雅地微笑。

王妃转眼扫过侍墨与其他侍女，她们立即了然，悄悄退出房间。

哦，她来果然是有话要讲，什么内容呢？对她，花弄影还真是费思量，猜不着。

花弄影耐心等了很久，王妃却是稳如泰山，静如古松。在花弄影将要睡着的前一刻，王妃终于说话了。

“筠儿很喜欢你。”王妃说。

花弄影挑眉看着王妃。那又如何呢?

“你配得上筠儿。”

花弄影无语。

“你对筠儿不是真心。”

咦，她怎么知道？花弄影有些微惊讶。

“如此姿色，有心上人在先，怎会甘为素人？”王妃道出了原委。

她的头脑倒是很冷静。花弄影笑，“娘娘敏慧，确实会不甘心。”

王妃冷冷的眸光扫过花弄影，“筠儿的素人、悦人可以全部驱除，正室之位也可以给你。”

啊？花弄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只此一子，筠儿的愿望我都会帮他实现。”王妃缓缓道，轻啜了口茶，“筠儿昨日亲往碧水居见成掌柜，但成掌柜却不能允诺为你的亲事做主。因为你，筠儿这些天像变了个人。他既希望你留下，你便必须留下。”王妃淡淡言来，每一个字都冰凉。

身居劣势只好暂低头。花弄影笑得很温婉，“若我留下，王妃许我的正室之位如何实现？殿下的正室夫人非寻常人家，只怕不易休弃，而我的身体也不能久等呢。”

“虽不易休弃，但人的生命却是很脆弱的。”王妃的声音一直平淡无波，面容也始终无一丝波动。

花弄影却大大震惊了！她本只是好奇王妃如何能做出那样的许诺，想为难一下王妃，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而且，王妃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

花弄影呆住了，全身冰凉。

她自发呆，王妃只是冷冷地盯着她，“在皇家，心慈手软是大忌。”

花弄影苦笑，“不错，我并不适合生活在皇家。可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呢？”

“在筠儿厌倦你之前，你莫轻举妄动。否则，将有人替你受过。”王妃站起身，轻拍拍手，众侍女涌入，蜂拥着她离去。

花弄影兀自愣了一会儿，决定了往后几日的行动计划。

“侍墨，我想去花园走走。”或许那里可以寻到有利逃走的物什。

“可是，姑娘，”侍墨犹豫道，“姑娘病体尚未痊愈，只怕吹了风又要犯病……”

“已经没事了，总待在屋里好闷。”花弄影说着自行向外走去。虽然头还有些发晕，但慢慢走还是没问题。

“姑娘！”侍墨拦住她，支支吾吾，但就是不放她出去。

花弄影明白，侍墨也有难处，若她出去出了事，侍墨只怕会受罚。可她一定得出去，否则如何看清逃跑路线？

“小影，你们怎么站在门口？”却是龙亦筠来了。

花弄影第一次看到他感到欢喜，“我想出去走走、散散心，侍墨却不许。”撅起嘴，委屈地望着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楚楚怜人。

龙亦筠自然受不了她的撒娇，柔声道：“好，我陪你去。”

于是，花弄影顺利出了屋。

在漫步过程中，龙亦筠为了讨好花弄影，说了许多事性。

他的父亲淳亲王虽然娶了现今的夜厥王之妹为妃，但真正深爱之人却是大凌皇后、太子龙慕天的母亲——颜纱。纵使颜纱红颜早逝，他仍一直怀念着她，并将此爱转移至太子身上，力保太子，与拥护二皇子龙擎天的势力对峙。只是龙慕天本人却并不热衷于权位，既不喜结交朝廷权贵，又对政事民生毫无兴趣，只一门心思吟赏烟霞品鉴书画，弹琴抚曲悠游风月，一点儿也不合作，让淳亲王很是头疼。也因此，最初赞成长子继位的部分太子派官员也渐渐放弃了他，站在龙擎天一边，使得太子派越来越势单力薄，连皇上都有所动摇，意欲改立

太子，这严峻的局势令淳亲王伤尽脑筋。然而，近来淳亲王已想出妙策，可彻底解决问题，令太子之位稳如泰山。

“保得太子继位，我家便是最大的功臣。太子无意朝政，自然一切都由我父王把握，到那时放眼大凌，谁人不对我家敬畏三分？小影，如此荣华富贵，只你可与我同享！”龙亦筠握住花弄影的手，眉飞色舞，不可一世。

花弄影极窘。

虽然龙擎天是她最怕的人，但她也知道，朝臣会拥护龙擎天，不仅因为他少年了得、军功卓著，也因为他文韬武略熟稔于胸、关心政事、任用贤能、体察民情、雄图天下，确有经天纬地之才。当今皇上宠爱太子，但太子实不能担当国家重任，并且对治国安邦毫无兴趣，所以皇上才会考虑改立龙擎天。从江山社稷百姓民生来看，龙擎天为皇帝，是大好事，至少不惧外强，能保卫疆土。这一点淳亲王难道不知道吗？他是被对皇后颜纱的爱迷蒙了眼睛吧，所以才会一意孤行，坚持拥立太子。

淳亲王要怎样彻底解决问题呢？花弄影感到不安。

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龙亦筠的话，花弄影脑袋里乱成一锅粥。怎么办？她现在自顾不暇，如何管得上龙擎天的闲事？

“殿下，王爷请您立刻到书房议事。”有侍从出现。龙亦筠无可奈何地走了，满脸郁闷。

他走了花弄影倒是舒坦不少，至少可以放任自己的情绪，尽情胡思乱想。

花弄影就这样满脑袋浆糊，随意地乱走着。

“喂，阿七，今天怎么不叫官毕世过来给我们玩玩？”

“别提了，那小子被你们玩过头，快废了，现在在我家后院猪圈里躺着呢。”

“哈哈，那家伙以前多肥多壮啊，现在瘦得只剩骨头了，不说谁信他曾经是个络腮大胡子、胖得一个人衣服可装俩仨人！”

“他也蛮可怜，本来好好儿的，有一天突然发病，硬说自己曾经捡到一个非常漂亮聪明的女娃儿，可是被一个黑袍少年抱走了。还说那少年美得像妖魔，眼睛一看他，叫他忘记他就忘记了。满嘴胡说八道！”

“他也太好笑了，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哈哈！”

“就是啊，他那时在茗城当差，茗城的管事看他疯了本来还怜悯他，只不理他罢了。他却三番五次地拦着人家翻来覆去讲疯话，搅得管事怒了，把他暴打一顿赶出了茗城。他后来就成了乞丐，还是疯疯癫癫到处讲疯话。”

“也是遇上你这个好同乡把他带回来，他才有碗饭吃。哈哈，我们也可以时常拿他取乐！”

“那是，我的心一向很软的。”

“不过，那些女娃儿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听说王爷的封地茗城新城那边早些年一直收购漂亮小女娃儿，原来还以为是想养大了给殿下当侍姬之类的。可这么多年来，殿下的姬妾虽多，却没有一个是从那边来的。真纳闷，那些女娃儿到底上哪儿去了？你是从那边过来的，知道什么消息吗？”

“唉，现在没人，我悄悄跟你说，你千万别告诉别人了。光是茗城那些年就收了不下百多个漂亮女娃儿，全送到新城管事那儿去了，没一个回来的。可我后来有事去新城，一个也没看见，我这心里也是纳闷得很呢！有一次无意间听管事说，那些女娃儿是王妃让买的，这可怪了，王妃要这些女娃儿做什么？”

稍微安静了一会儿。

“你刚来不久可能不知道，王妃每年冬天都会去新城，住到春天回来。去的时候面色雪白，嘴唇也是苍白的，回来时唇色鲜红，容光焕发。我们原来都以为王妃身体不好，所以要去新城休养……”

“你的意思，是说……”

好一阵寂静。在隐蔽处听着的花弄影，可以想象到他们面无人色的样子，因为她自己也忍不住寒毛直竖。

“这事儿我们心里清楚就好，可千万别说出去，要不哪天掉了脑袋都闹不清。”

“嗯，知道。走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脚步声响，渐远渐消渐无声。

他们一走了之，花弄影却没法当做什么也没听到。这不是惊悚故事，是事实啊！好一会儿，花弄影才渐渐定下神，辨别方向。该回屋去了，否则侍墨该着急了。

分花拂叶，慢慢前行。

忽然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影，是谁？花弄影凝眸。

那是个青衫侍者，相貌朴实无华，是一旦进入人群便找不着的类型。但花弄影看他总觉得眼熟得紧。她还在脑海中搜索苦思，那人已经走远了。

花弄影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住的地方。这人对她太重要了，如果真是认识的熟人，说不定是帮她逃脱的关键啊！忽然灵光闪过，花弄影喜叫：“对了，是他！”赵诚！她所救活的投水女子黎汐的恋人！花弄影喜出望外，竟然在淳亲王府见到他，真是上天相助。只是，如何才能再遇见他呢？想了又想，只能再到同一个地方去等，碰运气。而且今天由于听到太多惊悚事件，忘记寻找逃跑道具了，无论如何都得再出去。

打定主意后，花弄影好吃好睡，养精蓄锐。

成功出去了一次，后面就容易了。花弄影以外出散心兼采花装饰房间为理由，带着侍墨一起，在后园徘徊，察看有无能配制合意药物的植物，来去时哄着侍墨在淳亲王府乱逛，记熟道路。

龙亦筠也并不太难对付，在花弄影和颜悦色地敷衍下，他虽时有动手动脚，但只要花弄影沉下脸娇嗔，也不敢过于逾越。

几次下来，混了个脸熟，府里各处守卫侍从都知道她是殿下最宠爱的姬人，也采集了一些可配制药物的花草植物，道路在刻意记忆下牢牢印在脑中。问题是，关键人物赵诚却一直没再遇到。

正自郁闷，忽然感觉不对，抬头一看，魏芷不时何时来了，满脸幽怨地盯着她。

花弄影吓了一跳，脱口道："你来做什么？"心里暗怨侍墨怎么不提醒一声呢。哦，对了，刚派她出去取冰和原料，想做盘冰花吃。那么，就是她与魏芷单挑了。

还想着要怎么劝退魏芷，却见魏芷扑簌簌泪落如雨，倒把她吓得连忙放缓了神色，手忙脚乱地找丝巾给魏芷擦，"你，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啊？"

魏芷推开她的手，自行掏出一条丝巾拭泪，抽泣道："我救，救了你，你怎么能，能恩将仇报？"

花弄影愕然睁大眼，"救我的不是世子殿下吗？"

魏芷摇摇头坐下，把救她的过程讲了，哭道："没想到，医师诊脉，却道你是女儿身！沐浴更衣后尽显真容，殿下一见便倾心了。原先他对我虽不宠爱，可偶尔也会与我相谈亲热。现在，连一丝情意也没有了。"魏芷说着愈加泣涕零落，哽咽不成声，"我若救的是只狗，狗会为我看家守院；我若救的是只鸟儿，鸟儿会为我婉转鸣唱。可我救了你，你却要夺我夫君！我，我好生后悔！"

花弄影听得尴尬无比，却难以辩驳。她虽无意夺人夫君，但事实上却等同如此，并且说不定还会害魏芷丧命，如果王妃当真下手的话。"夫人尽管放心，民女其实早已另有深爱的夫君，在此只是暂留，不日就会离开。"花弄影低声轻道，眼看着魏芷神色逐渐改善，泪也收了，又巧言诱惑，"然王府道路曲折繁多，侍卫重重，民女便有心尽早离去也不易，若能得夫人相助自是再好不过。"

魏芷虽懦弱胆怯，但事关她终身幸福，还是壮起胆子，给花弄影指点了一条隐秘道路，关卡少且直通后园小门。

“但这路分岔口也通往王妃的药圃，那里是禁止进入的，且有许多药草据说有剧毒，千万小心，莫误闯丢了性命。”魏芷说着，站起张皇四望，“也，也莫要让人知道，是我指给你道路。我，我要回去了！”言罢，魏芷匆匆离开。

花弄影却兴致大起，立即出发探路。奔往目的地中途，竟然发现了苦苦寻觅多次而不得的身影。花弄影大喜之下不失冷静，趁众人不注意，悄悄闪身隐蔽在花丛假山后。眼看赵诚沉着脸皱着眉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低头走来，花弄影待他经过身旁时突然将他拉入花丛里。

赵诚冷不防大吃一惊，见了花弄影容色，又一怔。

花弄影竖起食指在唇，低低问道：“赵诚，你怎么也在淳亲王府？”

“仙子认识我？”赵诚压低声问。

“我才不是仙子。还记得我教你的亲嘴救人法吗？我是那时按胸的那个人。”花弄影笑。

赵诚涨红了脸，恍然，“你，你是那个小公子！”

“对。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会在这儿？为什么愁眉苦脸？”

“这个，说来话长……”

原来赵诚是淳亲王府与别庄的行走侍人，已经服侍多年。那次回浮泽接未婚妻黎汐，却不想遭遇恩人迫婚事件。得花弄影救回黎汐，感激不尽，但多次登门拜谢却被告之主人出远门未归。（花弄影只是不想面对他的絮絮道谢而已。）赵诚无奈，只得带着黎汐回京完婚，后在京定居，此后生活平静和美，赵诚也照样为淳亲王府办事。但今天赵诚来王府交完差后，一时困意上涌，就寻了个僻静隐蔽处小憩，却不想听到了惊天秘密：淳亲王与心腹商议，由其设计，近日请二皇子到一个大臣家里，埋伏大量“雷神怒”（火药所制），将二皇子与众亲近臣下一网打尽。

“你确定没听错？”花弄影脸色苍白地问。

赵诚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那地方正在书房窗下，听得一清二楚。我虽是淳亲王府仆役，但也知二皇子为大凌战神，威震四国。边疆驱贼寇，国内平乱匪。近年夜厥日益强大，莽突也蠢蠢欲动，若无二皇子神威，只怕早已进犯。我，我……”

“你想向二皇子示警，却又感觉此举背叛了淳亲王，因而为难？”

赵诚不语，表示默认。

“赵诚，常言道大义灭亲，何况你只是淳亲王仆役。你对淳亲王的忠只是小忠，而对大凌的忠却是大忠。为国之大忠而弃主仆之小忠，天下人理当敬你。若为小忠而枉顾大忠，损国害民，纵天下人不怨责你，往后你却如何安枕？”

赵诚深思，颜开，“谢谢恩人指点迷津，赵诚再无疑虑。只是，我一介无名小民，怕进不了闵亲王府，如何迅速取信于二皇子？”

花弄影想了想，无可奈何，“我与二皇子有点儿渊源。你只消报上‘龙翔于天，影映碧水’，让人通传于二皇子，他自然便会见你，到时你如实告之即可。”又详细教给了他事前应付火药的方法，如用水弄湿引线、剪断引线等等。

“一切谨遵恩人教导。”赵诚躬身深施一礼，洒然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花弄影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龙擎天是知道龙影的，此去应该没问题。原来淳亲王的彻底解决方法竟是如此！幸得赵诚无意中听到，否则纵然龙擎天百毒不侵、有万夫莫挡之勇也难逃一死。大人物的奇谋妙策，往往毁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手。天意哉？人意哉？

花弄影心情愉快，继续前行。心中再无记挂，今天探清路线，明日凌晨就离开。打着如意算盘，花弄影乐颠颠地走着，感觉阳光灿烂，万物皆在微笑。真是称心的一天啊！

走到魏芷所说路径，哪有分岔口啊？没看见。花弄影呆在原地打转。

莫非，是隐蔽路径？如此一想，花弄影定睛细细审视周围环境，果然看出一丝异常。

走过去在一块挡道的假山石光滑的凸起处掰了掰，没动静；压了压，还是没动静；扭了扭，有感觉！花弄影喜上眉梢，一边感觉着一边旋转那凸起，听得有咯吱声作响，整座假山右移几尺，道路出现在眼前。

花弄影压抑着兴奋走入秘密园地，眼睛东张西望，心怦怦直跳。

不愧是王妃的专用药圃，没走几步，花弄影就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强效麻痹药的成分药草。她克制着欣喜，匆忙采摘，很快又发现其他好药，乐得手脚发抖，几乎不听使唤。

带出来的小药囊很快装满，花弄影只好望着其他想要的药草兴叹。拿不走，看看也是好的！花弄影于是开始逛药圃。

“啊！”花弄影吓得控制不住地尖叫起来。

原来，王妃的药圃不是个普通的药圃，除了珍贵药草，还养了许多毒虫毒蛇。

望着一笼笼一池池色彩斑斓、蠕动爬行、涎涕黏稠的蛇虫蝎蜥类，花弄影浑身发抖，潜意识想拔腿狂奔，可惜，脚软了。

好不容易能挪动了，却一不小心剐倒一个笼子。里面黄绿色的不知名大虫子迅速爬出来，八只长脚，有些像蜘蛛，却又不是，身上有很多金色斑点，头部两根纤长的触角，爬动时发出“罗只罗只”的奇怪鸣叫声。

虫子爬得很快！花弄影瞪着它们，吓得浑身发抖。

然而，虫子将靠近她时，却突然停住，转身，爬向另一方向，毫不犹豫，再不回头。

花弄影好生惊诧。为什么？

愣了一会儿，才想起身上戴着科嗦木香脂球，是蓝田玉为她以一支舞的代价向朵依玛换来的。香脂球在身，虫蚁蛇蝎皆退避。以前没遇到什么情况，几乎忘记这回事了。花弄影微笑，幸福的感觉弥漫过

心头。好想念玉他们啊，离园已经七八日，这会儿，他们大概还在赴京路上吧？离开王府，很快便可见到他们了。可是，总感觉好像分离了很久很久，想得心都有些疼。

头脑冷静后花弄影才想起，自己运气真是太好了。鲁莽地闯进来，却正好药圃无人。打翻虫笼，身上有万能避虫香脂球。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急急走出药圃，照样封好道路，倚着假山吁出一口气。这条路确实偏僻，她进出都没被人撞见。

花弄影继续前进，道路曲折迂回，有时没路了还需攀爬翻越，抬眼望去，离府墙外围已不远。魏芷确实没骗她，也不应该骗她。眼见不远处有岗哨，花弄影没打算硬闯，自己的武功如何心里有数。要出去，主要还得依靠药，而药，还没制好，行李也没打点好呢。先回去制药吧！

转回，花弄影对凌晨的逃跑计划信心十足。有了新采的药草，迷翻这些岗哨应该没问题。

但是，运气总有用尽之时。

“你是何人？竟敢闯入浣纱馆？！”有一威严声音喝道。

“浣纱馆？”花弄影诧异地重复了一遍，转过身，“这里是浣纱馆？我不知道啊，也没听说这里不许进。”

身前几步开外，立着个五旬老者，紫金冠，浅黄便袍，金缕腰带，眉目清雅，蓄着三绺髭须，气度高华沉着，目光犀利。但不知为何，花弄影隐隐感?他身上透出一种哀凉寂寞与孤独，还有，绝望气息。

注视着花弄影，男子眼中的惊艳只是一闪而过，又归于沉寂无波，“你不知道？你从哪里进来的？”

花弄影隐约感觉有点儿不对。魏芷为什么不告诉她这里是禁止进入的浣纱馆？她进来的小道不似自然就有，而像是蓄意开辟的密道。难道……

有冷汗沁出。花弄影没想到连看起来温柔怯懦、单纯善良的魏芷也会有心计。她太低估魏芷了。她早该知道，再柔善的人成了皇家人都不可能纯净。

“我从那边爬进来的。”花弄影指给他看，然后做出乖巧笑脸，补充道，“我住在宝荧楼，前些天才来的，不知道府里规矩，还望王爷见谅。”

在这一刻之前，花弄影从没想到，她竟然必须依靠最厌恶的殿下宠姬身份来挽救性命。

王爷果然微有动容，“原来，你便是近日府中盛传的亦筠的最新宠姬。亦筠这几日总是神不守舍，本王正想瞧瞧是怎么样的姿容能迷得他如此，果然是天人绝色！”走近几步细细打量，眼中有轻蔑之色。

花弄影只有强忍屈辱，保持沉默。反正就几个时辰了，过了午夜，她便要离开，小不忍则乱大谋，性命要紧。

可惜，事情发展并不如意。王爷把她带到一间雅室。

“虽然亦筠宠爱你，但你误闯浣纱馆，本王仍不能饶你性命。看在亦筠分上，赐你奇毒‘阎王追’，顷刻即死，毫无痛苦。”

花弄影握着青瓷小瓶，苦笑。

阎王令，死无幸，阎王追，命立摧！幸运到头是霉运。她采到了最好的麻痹药草，也探到了离开的最佳路径，离逃脱只差一步。就这一步之差，她便要殒命了吗？不！毒药吃下，殒命的是玉，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玉！她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那么，该如何是好？

花弄影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头。她面带凄容向王爷盈盈施了一礼，哀哀道：“民女出身乡野，难得殿下怜爱，携入王府，见识繁华，来此不过五日而已，却因误入王爷禁地而将魂丧。望王爷怜我薄命，让我略游览一番，也不枉我因此而死。”说着眼中聚集雾气，楚楚可怜地望着淳亲王。

先拖延时间，再见机行事，因地制宜，逃出生天。

王爷沉吟了下道：“也罢，反正你已进来了，便再看看也无妨，本王也正想走走，一起来吧。”声音也有寂寥悲凉的味道。

花弄影心中一惊。这王爷警惕性真高，好吧，就比比谁更技高一筹。

淳亲王走在前，花弄影随后。曾有瞬间花弄影想偷袭他甚至挟制他，但马上放弃了。因为，这王爷行步沉稳，落地几乎无声，看似徐步，速度却不慢，绝对是个练家子！而且武功很好，不是她能打倒的，如此，只可智取了。

浣纱馆，为什么王爷将这列为禁地，不许人进入呢？花弄影郁闷地想。好好一个大男人，居所却是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不怕人笑话吗？

突然，花弄影脚步一顿。浣纱馆？对了！龙亦筠曾说，淳亲王深爱着大凌皇后颜纱。莫非，这馆是为颜纱而建，所以才被列为禁地？

脑中豁然开朗，也明白为什么淳亲王的身影看起来总是那么悲伤了。所爱的人是兄长的妻子，而且已经逝去，即使遥望也不能，即使想念也违背伦理。他其实也是个可怜人。顺带也想到他的王妃和龙亦筠，同样可怜。丈夫始终爱着别人，纵使她已死；父亲最在意最关心的是别人的儿子。

不禁长叹，黯然。

“为何叹气？人终有一死，你不过早一点儿罢了。”淳亲王的声音很暗沉，仿佛来自于古墓，或许他的心早已入了坟墓，“这世上有些人该死，却总也不得死。有些人不该死，却早早离世。”

花弄影诧道：“谁人该死？谁人又不该死？”

淳亲王没有回答，自顾走着，好像本就只他一人般。

花弄影很想趁机悄悄逃走，但终不敢冒险。她只有一次机会，不成功便死定了。可心里痒痒，她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拉开距离。

“你已经游览够了吗？那便饮下剧毒，上路吧。”王爷没有回头。相隔十多米，语声却如就在身边一样。花弄影相信，只要他愿意，人

也可以立即到她身边，擒住她。没存侥幸心理是对的。

跟上淳亲王，花弄影嘿嘿干笑道：“王爷方才所说的不该死的人，是颜纱皇后吧？该死的人，恕我大胆，莫非是……皇上？”皇上死了你才有机会啊。

淳亲王转过脸，阴沉沉地盯了她一眼，“小纱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

花弄影生生打了个寒战，噤声。

又走了一段，淳亲王忽然道：“该死的人，是我。”

啊？花弄影莫名。为什么？这王爷真是让人弄不明白。

王爷还算好心，为她解了这疑惑。

“我一直以为，小纱爱的是我，嫁给哥哥是被迫的。于是，我与哥哥争夺皇位，希望继位，再把小纱夺回来。我派人施毒，却不想，中毒的是小纱。小纱善良，明知是我下的手，却故作不知，只为让我兄弟罢手言和。至此我方知，小纱真爱的，还是哥哥。那毒虽有解药，也不得全解，终使她早早离世。而我，想死却不可得。”王爷面无表情，眼睛里一丝生气也没有，“小纱不许我自尽，要我照顾慕天。”

花弄影感觉有些理解王爷了。至爱不在，生又何欢？不过，她现在没空同情他，她须得为自己的生命着想。

“王爷，皇后不爱您是当然?，因为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她。”花弄影微笑道，心里捏着把汗。

淳亲王转头冷冷盯着她，花弄影心里那个抖啊，他怎么跟看着死人似的。但花弄影表面仍维持着笑容，继续言道：“皇后心地善良，而您却好争夺好杀戮，与她心性相背，她如何能爱您？您为了思念她，建了这浣纱馆，却又在此杀人。鲜血污染了的浣纱馆，死魂哭泣哀鸣的土地，您认为皇后会喜欢吗？”

淳亲王终于动容了，冰封的脸庞终于有了丝裂痕，轻叹道：“不错，小纱最讨厌看到血，不应让血污了浣纱馆。”

花弄影暗自大喜，极力压抑才没表露于脸上。

“那么……”应该放我走了吧?

“浣纱馆内不行，你就死在外面吧。”淳亲王道。

花弄影被这当头冷水泼得呆怔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怒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杀我？我只不过是误闯了浣纱馆，若是皇后在此，她必定不喜欢看到你如此滥杀无辜。”

“我杀你，并不仅是因为你的误闯。”淳亲王无视她的暴怒，“亦筠一向妾侍如云，从不曾为女色迷惑。然自你来后，他为你神魂颠倒，三番五次误了议事。若留你，终有一日酿成大祸。”

走近两步，淳亲王注视着花弄影的脸，“多时之前，天下便盛传‘水漓天人’容色冠绝尘寰，当世无匹，古来未有。为此，四国竞相遣人寻觅搜问，水漓渡却道早已离去，不知所踪。如今，京中外客云集，悬赏重金欲一睹‘水漓天人’真容，而暗地里伎俩诡计层出不穷。祸乱将起，皆因‘水漓天人’而来。那么，这‘水漓天人’究竟在哪儿呢？”

花弄影无语，冷汗涔涔而下。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花弄影挣扎许久才道：“你如何能肯定我便是她？纵使是‘水漓天人’，也不必一定要杀吧？”

淳亲王嘿然哂笑道：“如此容貌，天下岂有第二人？以你的姿色，留在大凌，则招战祸；送与他国，则为国耻；若你迷惑国君权臣，更是祸世乱国之妖。”举手掐住花弄影下颌，“由亦筠即可见一斑。无论男女，太过美丽便是灾祸。”

原来他是这么想的，花弄影心头一片凄凉。

“走吧，到了浣纱馆外，把‘阎王追’饮下，尚可全尸。若我出手，你便不可能没有痛苦地死了。”淳亲王催促道，只因花弄影实在挪动得太慢了。

但又有谁愿意在青春年华、爱人尚在时急着赴死呢？花弄影决定能拖得一时是一时，说不准下一秒便有奇迹发生呢！

走得再慢那路也有尽头，眼看便要出馆了，花弄影一急，倒是灵光闪现。铁翼鹤！说不定它就在这附近。若它在，只要找到空子，乘上鹤背，便有生机。想着花弄影精神一振，嘬唇长啸。

花弄影的动作引起了淳亲王的警觉，“你最好不要打逃跑的主意，否则吃苦的是你。”

花弄影没理他，仰望青空。万里无云，碧空如洗。铁翼鹤呢？这下花弄影真灰心了。

出了浣纱馆，随意进了间屋子。“游览过浣纱馆，已经了了你的心愿，如今可以死了吧？你是逃不了的。”淳亲王坐在对面淡淡道。

确实，因为她的啸叫，淳亲王还唤了个卫士立在窗前，他自己则坐在门口方向，这次便是铁翼鹤来了也无计可施。

真的无路可逃了。晶莹的泪珠一颗一颗滚落下来，花弄影哀伤的目光缓缓扫视过王爷与卫士。她做错了什么？因为这容貌，便一定要她死不可？自己饮下毒药，死的却会是玉啊。

哀凄无助的眸子幽幽凝注着王爷，王爷转开脸，冷然道：“不要再拖延了，快快饮下便是。”

花弄影视线移过，正与卫士对上。

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帮我了吗？望着卫士，花弄影泪落纷零。

卫士没有表情的脸有一刹那的呆滞，很快低下头不看她。

就在花弄影彻底绝望之时，那卫士雪上加霜道：“王爷，此女甚不爽快，莫若属下灌她喝了为好。”

淳亲王点头，于是卫士离开窗口走过来。

花弄影心下更是慌乱不安。

随后的发展谁也想不到。

卫士绕过淳亲王身旁时，飞快出手点了他几处穴道，一把抓过桌上的毒药，仰首饮下，然后搂住花弄影飞跃出屋，纵跳起落，不过瞬间已翻过浣纱馆后墙，出了王府。

花弄影被事态的急剧变化震惊停机的大脑好容易恢复过来，欲待开口，而那卫士却一刻不停地奔跑腾跃，根本没机会说话。卫士终于住脚放下花弄影时，花弄影抱头蹲地头晕了好一会儿才能站起来，却又被吓倒了，只因那卫士肤色青紫，眼睛、嘴角、鼻孔都渗出血来。

“你，你，对了，你为什么要饮下毒药？就算要救我，也不必如此啊。”“阎王追”发作得太快，可说是无药可救。咦？照理说他饮下到现在早该死了，饮后跑动发作更快。那他怎么还活着？

卫士牵牵嘴角，似乎在笑。“王府死士身上都有种蛊，一旦背叛王爷，立时夺命。喝了‘阎王追’剧毒方能以毒攻毒，拖延时间，救你出府。我，我只能送，送你到此了，你要快，快走，王爷穴道一解，便会，追来……”扑通倒地，身体抽搐，肤色皆为乌紫。

花弄影没想到，他竟会舍身相救，泪盈于眶，哽咽道：“谢谢你，你可以告诉我名字吗？”

“许，许殊平。”卫士勉力答道，气若游丝。

“何方人氏？家中可还有人需要照顾？”花弄影俯身问道。

然而，她没能听到回答。卫士眼睛仍望着她，但瞳孔放大，再无声息。在花弄影犹豫着是否要把尸体带走安葬时，卫士的肌肤已开始腐烂为稠绿的臭水。

花弄影躬身向遗体深深施了一礼，掏出一块丝巾蒙面，含泪转身跑开。

这一切就发生在京城一个偏僻无人的巷角，喧闹繁华就在隔街。欢笑熙攘的人群又怎知几步之外有人正在死去？

花弄影虽想被救，却从不曾想牺牲他人。然而事实就是，别人为她而死了。她的生，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

疾步穿行在人流之中，花弄影悲痛的双眸无力辨别方向，只是不断地走、跑。碧水居在哪里？现在到了什么地方？离开京城已经很多年了，景物改变，看着四周，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花弄影放缓脚步，举目四望，内心张皇。

“嘿，终于找到你了，逆天之女！”清脆而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有一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挡在她面前。圆脸娇憨，眼睛也圆圆大大，小嘴俏皮地抿着，看着格外逗人喜欢。

花弄影一惊，转身便想跑，却又被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清秀少年拦住，一着白衣，眸闪银光，一着青衣，眸闪金光。

“呵呵，露、泉！让我们好生看看这以容颜倾世祸乱天下的逆天之人究竟有多美吧。”少女嬉笑着一扬手，花弄影的蒙面巾便到了她手中。

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万目共睹！花弄影低呼了声，以手掩面。四国都在寻她，京中处处都有搜索的人，若被见了真容，何处可躲?

“不必忧心，我已布下结界，外面的人看不到这里发生的事，也听不到这里的言语。”白衣少年微笑道，“我等并非前来捉你的，请放宽心。”

但花弄影此时有如惊弓之鸟，岂会轻易相信，仍警戒地打量他们，见他们都笑眯眯站着，神色温和，才稍微放松心情，环视周围。果如白衣少年所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却无一人看向他们，仿佛这里是异空间一般。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拦着我？有什么目的？”花弄影放下手。

那三人却看着她呆若木鸡。

这种惊艳之色，花弄影已见怪不怪，静静等候他们回神。

先恢复常态的两少年一起扯扯仍呆愣的少女，“馨，馨！”

少女醒觉，长叹口气喃喃道：“世上真有这样的美人啊！”冲花弄影嘻嘻一笑，“我喜欢你。你要听我们的话才能好好儿活着哦。”

花弄影愕然，什么叫“听他们的话才能好好儿活着”啊?

少女见花弄影一脸迷糊茫然，心知她没明白，笑道：“我叫温馨，白衣的是甘露，青衣的是甘泉，我们都是天狩门的。所谓天狩，即代天行狩，负责纠正命轮的错误，铲除危害民生、祸乱世间的根源，因此也有人称我们为‘天之翼’。‘天翼振翔，天狩降临’说的就是我

们。”温馨连说带比划，眉飞色舞。两少年有些好笑又宠溺地望着她不语。

“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哦……”温馨把花弄影的情况简单说了下，嘻嘻道，“没错吧？”

花弄影惊道：“你们怎么知道的？”

温馨得意道：“甘露善卜，通晓星象天命；甘泉能驭鸟，可与鸟儿交谈而知天下事。否则我们如何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呢？”

花弄影本来沉重的心情看着温馨轻松愉悦的笑脸也不由缓解了些，打趣道：“他俩确实有本领，你呢？你有什么长处？”

“说起我啊，呵呵，放眼天下，没有能在我手下走过十招的人类！”温馨下巴一抬，自信满满。

花弄影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女孩儿可真会吹牛！

“唉，我说的是真的哦。你别不信。”温馨撅嘴道，举起一手，“不信你看，我不必碰你，也可以让你按我的吩咐做。”

花弄影笑看着她，心里是一万个不信。

温馨自然明白她在想什么，也不说话，手一抬，花弄影便觉身体一轻，飘了起来。咦？！还真的啊！

温馨笑得很灿烂，手掌向上轻扇，花弄影便不断上升，越飘越高。

“呵呵！”温馨手一推，花弄影只觉一股大力迫得她身体无法控制地后退了几丈，还没来得及适应，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在空中翻转起来。偶然一瞥，却见温馨笑嘻嘻，手指不断曲卷，操纵着她的行动。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厉害了，放我下来吧。”花弄影嚷道。蓝田玉和步天音武功算很强了，但也没法做到。

不过，她这算武功吗？花弄影狐疑地盯着温馨，“你这，应该叫念动力吧？”超能力的一种。不过又有些不同，念动力好像不需要手势辅助，只凭意念就够了。

温馨大眼睛眨巴眨巴，“什么是念动力啊？你在我的气场内，我就可以用气波控制你。现在我的气场范围是方圆十丈，在这范围内的所有事物行动都在我控制下。随着修炼，气场还可以更大哦。”说着，眼睛弯成新月状。

原来如此。花弄影挠挠头，忽然醒悟，她怎么忘记正事了！

“你们到底找我有什么事？没事的话我要走了！”赶快回碧水居，安排成思悟应付王府的盘查搜捕，自己也得找个隐秘地躲起来。

“小影莫急，就说与你听。”温馨亲热地拉住她的手，“露，告诉小影吧。”

白衣少年微笑颔首，转头向着花弄影，“小影，你的身体原本注定夭折，却因为你这异世之魂附体改变了命运。而不应存在的你的出现，搅乱了命轮，也干扰、改变了与你相遇之人的命运。”

“干扰、改变了与我相遇之人的命运？此话怎讲？”花弄影诧异道。

“最明显的改变便是姻缘。”甘露淡笑道，“蓝田玉为玉王转世，原本无姻缘，由清修而顿悟化仙，飞升归位。他遇见你却动了真情，缔结姻缘。步天音，妖王北羽滟之发所化炼的墨玉素心兰之妖，原本也注定孤独，如今却为情所困，束缚于你。龙擎天，皇二子，天命帝星，与乐林王之女翼遐郡主本有姻缘，与你的相遇却切断了红线，打破了翼遐郡主的命盘，郡主因此命殒西天……”

“不要再讲了！”花弄影面色苍白，捂住耳朵。她从没想到，自己的生存竟害了那么多人。卿虽非我杀，却因我而死！

蓝田玉与步天音本无姻缘，倒也罢了，龙擎天的姻缘却是被她破坏的。小君、宇元、秋水，或许也是如此。对他们而言，她是灾星吗？冷汗渗出。

“小影，不要难过，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你能掌控的。”甘露温言道。

温馨也轻轻拍抚安慰，“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小影，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弥补被改变了的未来。”

甘泉只是笑望着，并无言语。

“弥补？”花弄影疑惑。

“对啊。天命不可违，小影，你就是因为逆天，身体才会支离破碎，无法长久，更无法孕育后代。而且，你与他们的相遇相识使命轮脱轨，若不纠正，天下大乱，烽火连疆，奇祸无法预测。小影，你愿意看到百姓苍生皆化白骨吗？”温馨难得露出严肃的神色。

“当然不愿意！说吧，我应该怎么做？”

“小影，你首要的便是继承翼遐郡主的天命。她的降生是为辅佐龙擎天统一四国，为他生育子女……”甘露轻言，花弄影却如五雷轰顶。

“生，生育子女？统一四国？”花弄影只觉大脑里嗡嗡作响，无法思考。

“不错。龙擎天命中有子，原应为他的正妃翼遐郡主所生，但如今翼遐郡主已逝，便只能由你来完成。”甘露正色道，话语里没有一丝玩笑意思。

花弄影呆了许久，终于冷静了些，“可是，我的身体好像有缺陷，无法生育。而且，统一四国，那不是要掀起战乱吗？”

“身体缺陷是由于你是逆天之人，但你成为龙擎天的妃子后，自然便能生育了。四国之战乃大势所趋，无法避免，所计较的是战祸时间长短。但若能尽快结束战争，减小伤亡及损害，完成辅佐统一四国的任务，你的身体也会不治自愈。否则纵有灵丹圣药，也无法阻止你的破灭。”

他说的都是事实，花弄影知道。千年妖力也只能延长她一年寿命而已，何况其他。

沉默许久后，花弄影踌躇问道：“我只完成辅佐任务，不当妃子行不行？”